

張九如編

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九如編

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卷頭語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我既寫畢了本書的最後一節，覺得尚有幾句瑣屑的話要說。

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至三十餘年時，本其心得，撰成學說，確認心爲萬事的本源，國事是人羣心理的現象，欲建設一個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的國家，必須先奠國基於方寸之地，及致力至四十餘年時，又書其經驗，遺囑後人，以爲要達到革命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共同奮鬥。先生的學說與遺囑，就引起了有著這本書的動機。這是民國十五年二月間事，當時頗有幾種感想，於今尙值得一說。

據天體力學的昭示，太陽系的行星，環繞太陽運行，而成不變的軌道，假使有其他恆星，漸近於太陽，其相拒相吸之力，侵入太陽系統範圍，則太陽系的行星軌道，必起革命，而與力所能及的其他恆星，合力構成一個新的軌道。天文如此，人事亦然。以前的政治經濟，是依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爲運行的中心，政治經濟的政策，恆決定於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意旨；及民主主義社會降世，其相拒相吸之力，變動了政治經濟的傳統軌道，於是政治經濟的運行軌道，由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私意之間，而移築於全體民衆公意之上；政治經濟如不依此新軌道運行，即不免所如輒阻。又據重學公例，物體下墜的速度，愈近心則愈速，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與時俱進，愈進愈速，其理即同於物

理，今後必急轉直下，不達不止，乃是必然的事實。但是多數統治階級資產階級，還在那裏拚命自圓其獨攬大權獨享大利的殘夢！

羣衆的心力，好像在社會的地質裏面流出的泉水一般，平穩的時候，可以灌溉一切，激烈的時候，可以淹滅一切，羣衆心潮的起伏，正不知要演出多少滄海桑田；但是常想獨攬大權獨享大利的多數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終於不能認識！

羣衆運動的動機，只在維持生存，擴張生命，或僅爲最簡單最原始的衣食要求，何嘗是無理取鬧？但是在終於不能認識羣衆的多數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看去，羣衆皆是不馴的暴徒，運動只是故意的搗亂！

羣衆運動的動態，常如一個鐘的擺錘，由右邊的極端，而騰轉到左邊的極端，乃是自然的反動作用，將來仍須歸結到正中；因爲重心本在中間，心理物理，無甚差異。但是不能認識此理的多數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終以爲羣衆運動必不能得其正，非加以制止不可！

不幸，羣衆在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心目中，祇是如此！

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舉措因革，未必全是專制，未必全是榨取，或發於獨見，或格於事實；但是羣衆愚不擇行，急不擇言，以爲革命事業，例應激急，政治革命固應澈底，社會革命亦儘可一氣呵成，而於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孤詣苦心，往往不能理解！

「統治階級都是剝奪民衆自由的惡魔王，只要是統治階級，不必問善惡，就該一律推翻，因為統治就是罪狀。資產階級都是壟斷經濟利益的賤丈夫，只要是資產階級，不必問利害，就該完全打倒，因為資產就是罪因。」這種錯誤，在羣衆情感衝激行動橫暴時，最易發生！

不幸，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在羣衆的心目中，又是如此！

世界全面積一萬三千四百萬方基羅米突中，竟有九萬方基羅米突的地面上，壓積着煽熾羣衆心火的燃料，幾把世界變成一個隨時可以爆發的火山。但是利令智昏的帝國主義者，還在那裏增加燃料，一朝爆發，雖得撲滅，然已焦頭爛額；其甚者更不免抱薪救火，愈救愈熾！

世界全人口十七萬萬五千萬人中，竟有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的人，在各方面均表現其苦痛怨怒掙扎奮鬥之狀，且時時準備向強暴民族聯合進攻。但是這種險象，在強暴民族看去，不過是螳臂當車，蚍蜉撼樹，而且螳螂蚍蜉，是應該被壓迫的，慮甚麼！

更不幸，被壓迫民族在壓迫民族的的心目中，又復如此！

這是很清楚的，各國政府與人民之間，資本家與勞工之間，強暴民族與弱小民族之間，佈滿着的暗礁，不消憑儀器探測，已映入我們的心頭眼底。我們要使全世界十七萬萬五千萬人的心潮，彼此交流，打破一切阻塞分裂的危險，必須剷除這種暗礁，開闢各方間交通峽。

開闢各方交通峽的十字架，正待我們不辭勞瘁，共同負起；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光榮，都建築在今日各方間的暗礁上。

但是我們的痛苦，也就深藏在各方間的暗礁之下。我們試抬頭一望，就可見全世界有多數領袖，不明世務，不諳人情，念念不忘統治羣衆，事事是驅逐民衆。這樣的領袖，想領導羣衆，統治一切，行麼？我們首先該領導的，就是這樣的領袖。我們再迴眸四顧，又可見全世界有多數羣衆，不學無術，認賊作父，愈求生路，愈趨絕境。這樣的羣衆，去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一切惡勢力，成麼？我們首先該打倒的，就是這樣的羣衆。

世界上無論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無論甚麼事業，都可以建立，只慮沒有規模遠大，條理精密，氣力充實，意志堅強的羣衆，共同奮鬥；尤慮沒有規模遠大，條理精密，氣力充實，意志堅強的領袖，領導衆庶共同奮鬥。若使真有這種羣衆，這種領袖，風雲際會，邪許同聲，則極其力之所及，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剷除一些暗礁，實不費吹灰之力。

這是我在五年前的感想，把五年前的感想，細加檢閱，尙未能稍減分毫。

著者在這五年中，參與了湘鄂蘇浙贛魯各地大小三百次以上的羣衆集會，閱讀了一百冊以上的心理書籍，七十冊以上的各國政治史，三十冊以上的罷工統計與學潮記載，旁搜博考以後，經過了幾番精研深思，始寫成這本書。在羣衆心理方面的努力，不僅描寫心理的現象，並解釋形成此種現象的原因，以冀求得其間的定律與原則。這固然是著者的野心，但在羣衆心理學的前途，亦確有超越於白描段階的可能。在領導羣衆方法方面，則力求各

種方法洽於羣情，中於事理，合於實用，其間雖有不能盡合效率的地方，乃是無可如何之事，因為從古至今，祇有面面俱到之法，沒有人人而悅之政；祇有節節制勝之戰，沒有久久不敗之兵。

這本書作輟無常，或草於軍書旁午之後，或撰於學校授課之餘，或記於羣衆暴動狂呼之中，其間待修正的地方，不知幾許。要使這種儉閒寫成的麤製品，進於完善，不能不望識者給我以正確切實的指教。社會心理學家愛爾烏特說：「才智之人所取於環境的，正和其貢獻於環境的相等。」著者在羣衆心理及領導羣衆兩方面的知識，取得於環境的，今日不過如此，其能貢獻於環境的，今日亦祇能如此；若譏我淺陋，我很承認；若責我不努力，我祇好背誦孟德斯鳩之言，以代答復：「你祇要費幾點鐘，就能讀畢我這篇論文，然而我耗在這上面的心血，使我的頭髮却轉白了。」

這本書在未產生以前，曾依據腹稿，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四五期學生九百餘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七期學生二千四百餘人，及黃埔軍校各期畢業同學所組織之特別訓練班五百餘人，講述一過，其材料分量，僅及此書二十分之一。當時聽者眉飛色舞，於吾言無所不悅，及其出而應用於軍隊民衆各方面，迭據報告，亦盎然有當於人心。如此看來，著者五年中耗在本書上的心血，似乎在時代轉動的巨輪間，足以增加一些推進的力量，並非祇贏得數莖白髮。

這是一本應用到民間去的著作，他的價值如何，民間自會根據事實，給他評定，不應請求高高在上的政治家

哲學家科學家先寫上幾篇藻飾的序文。

這本書裏頭所講的，有許多是先哲或時賢講過，並非全屬自己創見，祇因（一）起稿時很少翻查原書的機會，脫稿後又不易一一取出原書來校對；（二）學術爲公器，思想爲時代的產物，若認爲可採之說，就該直捷了當的採入；積此二因，所以沒有把材料的來處一一註明。

臨了，我還想和讀者說幾句話。讀者讀第一編，可以知羣衆心理學的用處，與研究方法，及羣衆心理的如何形成。假使無暇卒讀，就請讀第四章羣衆心理的形成與暴露，及第五章羣衆心理的轉變與演進，羣衆大端，了然於心，也可明白羣衆心理的概況。讀第二編，可以知羣衆情感的特質，理智的程度，意志的真象，凡領導羣衆的策略，皆產生於羣衆的情感理智意志之中。要明白書中何以決定如此的策略，要能活用書中指示的策略，要能在書中寫出的策略之外自己另定策略，就宜把本編詳細研究。假使無暇及此，就請暫時擱置，逕讀第三編；讀第三編，可以知領袖應如何修養，羣衆應如何對付。假使不暇卒讀，就請略過第一第二章，逕從第三章讀起。種種道術，融會於心，也可領導羣衆。假使賢勞過甚，簡直無暇涉獵此書，那麼僅把本書綱目翻閱一過，也可以啓沃慧心。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張如九序於軍政部祕書處。

劫後感

本書脫稿於民國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與上海商務印書館訂約於同年九月七日，約定於二十一年六月底

出版二十一年六月七日，我正於役隴上，接該館函，謂「大著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一書，正在排版，滬戰乍起，敵館全廠被燬，此稿亦已同遭國難矣，曷勝痛惜。」反復惠書，檢點篋稿，蒿目世變，百感交集。

本書第二編第四章第三節中，曾說「世界所以不能與理性同進化，實受與理性無關的情感激動之影響。今日導引民族者，最困難的事業，在調和各民族各種情感的激動；而古今大政治家的作用，也即在能調和各民族的情感激動，指示各民族的前途，使各民族走入合作互助的康莊大道，以消弭不幸的衝突，無理的侵略。」即本書第一編第二章第六節羣衆心理與世界和平中亦多發揮此意。九一八日本的侵佔我東三省，一二八日本的轟擊我淞滬，說甚麼生命線的要求，祇是大和民族被其軍閥政府所力行的侵略主義麻醉之下，一種佔有衝動的情感，中風狂迸，借中華民族爲其此種情感衝動的嘗試品，如果嘗試有效，再向其他民族照例發洩，其此種衝動而已。日本既狂肆其侵略的情感，自然會激動我國人自衛的情感，終必致激動其他民族義俠的情感，又難保不激動其他強暴民族效尤的情感，雖侵略情感，最後必遭人類公憤，世界公理的制裁，然世界必不免重罹浩劫。調和各民族各種情感的激動，爲現代政治上最重要的事業，爲現代政治家最困難的事業，不識現代政治家，尤其是日本有識的政治家，有此認識否？這是在本書同遭國難後的第一種感想。

本書第三編第四章第九節中，曾說「文化品爲人類的共業，世界的公器，文化品及助長文化的文化機關，即使爲敵人所經營的，亦當視同家珍，珍惜愛護。羣衆在情感衝動時，最易不顧一切，遇物即燬，領導者最須注意預

防。』又說，『就是兩國正式交兵，於敵方的文化機關及文化品，也宜力避攻擊，恪遵戰時國際公法的規定，免使世界文化蒙着不可補償的損失。』一二八日軍轟擊淞滬，開首第一砲，就將我國文化前途極有關係的商務印書館與東方圖書館打個粉碎，雖說是砲彈上沒生眼睛，難道指揮描準的日本軍人全沒腦筋，竟沒有一些極普通的戰時國際公法知識？難道不明白文化品爲人類的共業世界的公器，尤其是中國文化爲日本文化所由滋生的淵源？日本軍人未嘗不知，亦祇是在侵略情感衝動時，不顧一切，遇物即燬而已。丁茲世界暴風雨之前夕，吾人怵心既往，痛念將來，深覺尙不可避免的國際戰爭，如果不幸開幕，應如何領導士兵羣衆盡力愛護文化機關及文化品，又爲一大問題。不識現代軍人，尤其是日本軍人，有此感覺否？這是在本書同遭國難後的第二種感想。

本書第三編第四章第八節中曾說，『羣衆因受外界的激刺，情感的衝動，憤然以局外之身，強迫當局者僥倖以一逞，如軍備尙不能對外作戰，即強迫政府宣戰，財力尙不能建設大規模的博物館，即強迫教育當局開設瓊瑤玉佩，大放厥詞，切實計畫，却一些沒有。此時被要求者，拒之則不足以服其心，允之則力不能勝，排難解紛，最好用導之以弱點的一種手法。羣衆要打仗，就使他加入軍隊，同受訓練；羣衆要開辦博物館，就使他解囊傾助，則局外的羣衆，頓變爲局中的當事人。人皆有怕死與愛錢的弱點，必然知難而退。』真的，九一八國難發生，南北學生羣奔首都，要求對日宣戰，慷慨激昂，極難應付。當時我任軍政部祕書，曾向軍政當局建議，命願意加入戰場的學生，即日報名入軍隊訓練，當局即召集全體學生於軍官學校，宣佈政府已預備好露營，志願出關殺敵的，即日編入軍隊，速報名

留京訓練羣衆突聞此令，無一應者。我聽着，暗地裏吃驚不小。這件事，雖足以證明了我的著作中導之以弱點一策的有效，在領導羣衆方面，雖得一個勝利，而在民族國家的前途，實是一大失敗，一大恥辱。若使真遇敵人，首先倉皇奔避的，必非他人，怕就是這些情感熱烈意志薄弱外強中乾的青年學子。果然，榆關失守的噩耗方傳，平津一部份學生，就要求放假避難，我一年前的預料，不幸而中。國難正殷，如何變化青年羣衆這種弱點，鍊成強力，使之前能沉機準備，臨事能強毅應付，是我國今後教育上政治上一大問題，未識教育家政治家有此覺悟否？這是在本書同遭國難後的第三種感想。

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送印之稿中，有許多爲校閱時隨手增入，而爲現存原稿中所沒有的。於今披讀舊日印存的本書綱目，發見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節羣衆暴動的誘因項下，有法國大革命後歐洲羣衆暴動的誘因與結果一覽表一個綱目。第二編第一章第五節滑稽自喜項下，有愚人節與天真節的由來一個綱目。第二編第四章第四節羣衆行爲的價值項下，有法國大革命後六百年來歐美羣衆運動價值的總評一個綱目。第三編第二章第一節領導者應具的體格項下，有拿破侖被放再起後的失敗半由於精神挫沮身體虧損一個綱目。但翻閱現存原稿中，均無本文。此外未提作綱目，而爲被焚稿中所有，現存稿中所無的，一定還有許多。金甌既缺，胞與胥淪，這些慘被秦火的文字，又何心增補，留爲紀念國恥的楔子，似乎得可償失。這其間最難忘懷的，是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借內子蕞青，小兒一鶚，由秦度隴，曉發邠州，整理行裝時，現存原稿一冊，誤被目不識丁的長隨，委棄於字紙籠中，我六歲

的兒子一鶚見了，雙手攜回，告訴他的母親說，「這是爸爸做的書，我在門外字紙籠裏拾到的。」我聽了內子告訴我這件事，好不傷感，難道自稱東方文明國的日本，那樣的轟炸我國文化機關，焚燬我國文化物品，其知識道德竟在我家六歲小兒之下麼？我真不信日本人都和我長隨一般的見識。扶桑三島中，不乏明達之士，遲早必有喚醒其國民中風狂走的一日；惟懸崖勒馬，愈速愈利，不識現在已有布畫，已具決心否？這是在本書同遭國難後的第四種感想。

著者序於國際聯盟會公決不承認滿洲偽國日本慘敗於世界輿論之前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

目錄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之解釋

第一節 羣衆心理學定義

第二節 從羣衆心理學上解說羣衆領導

第二章 研究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的效用

第一節 羣衆心理在學術上的關係

第二節 羣衆心理在事業上的關係

第三章 研究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時適用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羣衆心理與領導法的困難

第二節 研究羣衆心理必要的標準

第三節 內省法觀察法實驗法的利弊

第四節	內省法觀察法實體法的兼用	三〇
第四章	羣衆心理的形成與暴露	三七
第一節	形成羣衆心理的條件	三七
第二節	羣衆心理將起的朕兆	四四
第三節	羣衆心理將成的朕兆	四六
第四節	羣衆心理形成的遲緩	五〇
第五節	羣衆暴動的誘因	五三
第五章	羣衆心理的轉變與演進	五九
第一節	羣衆心理的時間空間交感性	五九
第二節	羣衆心理的時代背景	六四
第三節	羣衆心理的民族背景	七一
第四節	羣衆心理的天時地利背景	七八
第五節	羣衆心理的演進	八八
第六章	羣衆心理的混一性	九五

第一節	知情意的相互關係	九五
第二節	沿用三分法說明羣衆心理的原因	一〇〇
第二編	分論	一〇二
第一章	羣衆情感的特質	一〇三
第一節	羣衆情感的不中立性	一〇三
第二節	羣衆情感的不含蓄性	一二〇
第三節	羣衆情感的不自持性	一二九
第四節	羣衆情感的不耐久性	一四二
第五節	羣衆情感的不平靜性	一五六
第六節	羣衆情感結論	一六四
第二章	羣衆理智的程度	一六八
第一節	淺薄散漫的吸引力	一六九
第二節	雜湊硬劈的整理力	一九四

第三節	牽強附會的運用力	二〇七
第四節	羣衆理智結論	二二五
第三章	羣衆意志真象	二二一
第一節	羣衆動作中有沒有意志作用	二三二
第二節	羣衆意志作用第一階段中動機的真象	二三六
第三節	羣衆意志作用第二階段中執意的真象	二四九
第四節	羣衆意志作用第三階段中力行的真象	二七三
第二編	羣衆領導法	二九九
第一章	羣衆與領袖	二九九
第一節	羣衆有服從領袖的性能	二九九
第二節	羣衆常需要領袖的領導	三〇一
第三節	羣衆運動常能造成意外的領袖	三〇六
第二章	領導羣衆者的資格	三〇九

第一節	領導者應具的體格	三〇九
第二節	領導者應具的才能	三一五
第三節	領導者應具的威望	三二七
第四節	領導者應有的修養	三三四
第三章	領導羣衆的通則	二四〇
第一節	養成羣衆共同的信仰	三四一
第二節	組織羣衆爲強固純潔的團體	三四六
第三節	明定羣衆運動的方針	三五四
第四章	領導羣衆的策略	二五九
第一節	先自立於不敗之地	三六〇
第二節	見幾立應	三六七
第三節	偵察羣情	三七二
第四節	號召羣衆的巧訣	三七八
第五節	威格羣衆的定律	三九七

第六節	暗示的用法	四〇六
第七節	激勵的可能度及用法	四一二
第八篇	任勢利導	四二六
第九節	因事制宜	四四九
第十節	因人制宜	四六一
第十一節	隨機應變的要則	四八〇
第十二節	戰勝攻取的韜略	四九四
第十三節	必得最後之勝利的明愛	五〇二

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之解釋

第一節 羣衆心理學定義

要理解甚麼是羣衆心理學，須先理解甚麼是心理學，次理解甚麼是羣衆。

心理學 *psychology* 是甚麼？是研究心的機能及其條件的科學。

心的機能，如感觀、記憶、想像、感情、意志等等，是人人所同具的。雖感覺的銳鈍，記憶的久暫，想像的精粗，感情的豐富，意志的強弱，各人不能盡同；然只是程度的差別，並不成有無的問題。此等機能的構成，不外幾個共通的基本原理，爲之基礎。心理學便是就此機能，研究其結構的狀況，發達的條件，活動的作用，與原因，從其所包然，而說明其



所以然，且預料其所必然，努力將他共通的基本原理完全發現的科學。

如再將各種解釋，與此種解釋對比，更見明顯。古今學者所下心理學的定義不一，或認爲研究靈魂 soul 之學，或認爲研究意識 consciousness 之學，或認爲研究行動 behavior 之學。但是靈魂是宗教家語，意義曖昧，不應採用。意識學意雖明白，但所指太狹，又不足以概括心理學對象的全部。因爲「無意識」亦爲心的機能之一，如把心理學認作意識學，不啻擯棄了無意識的心的機能之研究，立說頗不周到。行動學要算近時學者所下最新鮮的定義，自有其獨到之處，但意義究不免太泛，容易和生理學的對象混淆，未許遽認爲適當之論。截斷衆論，另標確話，當以「心理學是研究心的機能及其條件的科學」較爲允當。

次釋羣衆，crowd 羣衆是甚麼？是在特殊情形之下，各種人有意的或無意的集合，集合後各種人的感情思想及動作，因交互刺激和交互反應，不期而趨於同一現象。此時各人的個性及意識，頓歸隱沒，別有一種集合的心意發生，爲時雖暫，然其特性的表見，極爲明瞭。此種集團，便叫羣衆。

與羣衆一語相類似的他語，爲數頗多，非加對比，不易定其範圍，別其異同。卽羣衆一語的定義，亦須藉此對比，始能彰著。

羣衆與民族、社會、團體，三者不同。民族 (nation) 是以一定的自然條件爲基礎，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的，生出血統相同，語言生活宗教風俗習慣亦無甚差異的人類集團。羣衆的血統語言生活宗教風俗習慣，不

必完全相同，其結合亦並不以一定的自然條件為基礎。社會 (society) 是個人與個人間有秩序的有機能的永久的精神結合體。羣衆雖亦屬於精神的結合，但暫而不常，脆而不固，缺少秩序，雖有傾向於一定形式而活動的機能，但不如社會機能的近於固定，容易把捉。團體 (group) 是社會中特殊的具體的組織，一社會中得包括宗教的職業的政治的各種團體。團體比諸社會，既然更見整齊，則漫無秩序的羣衆，自然更不相同。

羣衆與民族社會團體不同，聰明人若望文生義，亦可明白，既云民族或社會，實已默示其為平常一般人有秩序的機能的永久團體；且指一羣人的全體而言。既云團體，實已明示其為平常一般人中有組織的秩序的機能的結合；惟僅為社會的部分，並非全體。民族、社會、團體的特性與其不同點，既如上述，則羣衆為非平常的，非全體的，非永久的，無組織的，無秩序的，雖有機能而容易變化的集團；為全社會或全民族中一部分人暫時的變性結合體，已甚明白。

羣衆與公衆 (public) (民衆與公衆同) 有相同之點。公衆雖是專指平常一般的人，平常一般人的情感思想動作，雖然常常表現其各別的個性，時時不改其普通的常態，並沒有集合的形式；然對於利害相同休戚與共的各種大問題，總有一致反應的傾向；雖無集合的形式，實有集合的意識。 (collective-consciousness) 此集合意識，不但公衆有，羣衆也有；不但有，而且是形成羣衆與公衆唯一必要的心理狀態。因為集合意識如凝結潛隱，使成為社會的信仰與論風俗習慣，亦即成為公衆的公意。如狂熱的表出，便成為一種羣衆的力量。羣衆與公衆的差

別，祇由於表現集合意識的方式不同，而其同成於集合意識，實無差別。

更就集合意識的由來而論：不論何種意識，要能成爲集合的意識，除非是社會上各分子所公有的意識，至少也總是爲社會上大多數分子所公有的意識；否則便無集合的可能。故所謂集合的意識，與普通概括的（general）意識一樣。公衆的公意，是普徧概括的意識，羣衆的羣意，常藉普徧概括的所謂公意者而發展。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Jmile Durkheim）祇見一面，以爲一種現象（現象卽意識之表象）之能成爲普徧概括的現象，是因既已集合而始能普徧概括的，並非因既已普徧概括而始能集合的。好比一種團體行動之施及於其內部各分子而成爲一致的行動，是由團體力量而使個人如是的。涂爾幹却沒有回頭想一下，團體行動，自始就是集合各個人的行動而成，必先各個人有了性質相同的行動，始能凝成團體的行動。必須一種行動既存在於各部分，始能及於全體。像這種由普徧概括而始能集合的駁論，還不是和涂爾幹那種由集合而始能普徧概括的立論，一樣的可以言之成理麼？

就使說羣衆心理和各分子心理的總和，大有出入，另有一種新的性質，不能謂羣衆心理卽同於公衆心理。但各分子的心理，無論如何『虎變豹變』，他究竟是形成另有一種新性質的羣衆心理之本質，且饒有左右新性質的羣衆心理之力。試看法國的羣衆特質，不同於德國的羣衆特質，中國的羣衆特質，不同於俄國的羣衆特質，卽由於德人、法人、華人、俄人本質不同之故。換言之，羣衆心理，總逃不出以民族心理爲底本的個人心理之支配。既知羣衆

心理，不但和公衆心理同出一源，而且常受公衆心理的影響，就可澈底明白羣衆心理必和公衆心理有一致之點。總之，羣衆心理不是單獨存在，他與社會上公衆的意見，刻刻互相刺激，互相反應，他從公衆的意見中來，還向公衆的意見中去，自始至終，就與公衆意見劃分不開。可說羣衆是熱烈暴動的公衆，公衆是冷靜安定的羣衆。亦可說羣衆是集合意識沒有狂熱表出以前的公衆，公衆是集合意識沒有凝結潛隱以前的羣衆。

羣衆和公衆沒有多大分別，這一點，另一個法國社會學家名叫達爾德（Gabriel Tarde）的，也看花了眼。他以爲羣衆是一種由多人接觸而產生的精神傳染之總體，公衆純然是一種精神的集合體，無關各個人集合與否的。武斷羣衆精神必待多人接觸後而始由傳染的方式產生，與不待集合而精神早已默契的公衆，顯然不同。他不知早已默契的公衆精神，卽爲羣衆精神之本源，羣衆精神卽因此而與公衆精神有相同之點；直和涂爾幹一樣的錯誤。

達爾德的觀點，既偏於一面，他更由此觀點，以武斷羣衆心理學家呂邦（Gustave Le bon）所說的「現代世紀是羣衆的世紀」一句話，是由不知羣衆與公衆二者不同而起。他更瓊琚玉佩，大放厥辭，以爲「古代才是羣衆的世紀，現代實是公衆的世紀」。希臘羅馬時代的雄辯家，中古時代的傳教者，無一不吸引千萬羣衆臨場靜聽，一到演講者去，羣衆就鳥獸散了。現在的公衆，便不如此。範圍極廣，來勢極猛，更不爲時間空間所限制。其原因則由現代交通術和印刷術各種力量有以助成之。」其實呂邦早看清羣衆和公衆沒有絕對劃分的可能，同時亦看到現

代交通術印刷術各種力量足使羣衆運動的範圍日廣，聲勢日猛，不爲時空所限制。故於其所著羣衆心理(Crowded Psychology)中，開宗明義，即說不必互相聚首，只須彼此有相同的心理，亦可視爲羣衆。呂氏所謂「今日是羣衆的世紀，」絕不是有所蔽的「諛詞。」

心理學與羣衆的定義，既俱釋明，則羣衆心理學是甚麼，容易答復了。羣衆心理學(crowd psychology)是研究全社會或全民族中一部分人暫時的變性運動時心的機能及其條件的科學。

準據羣衆心理學的定義，則羣衆心理學的對象，便是羣衆間交互刺激反應的方式條件，與所包含的原理，以及此種刺激反應的結果。其中主要問題，是羣衆間如何刺激反應？怎樣能刺激反應？此種刺激反應有甚麼規則？如何因情景而變移？羣衆互相刺激反應所發生的影響是甚麼？各種不同的羣衆集團中所有互相刺激反應的情形怎樣？同異如何？……等。至於怎樣領導羣衆的動作，使他們合乎某種需要，是羣衆心理學在應用方面應有的研究，亦是研究羣衆心理學者重要的責任。

第二節 從羣衆心理學上解說羣衆領導

一 羣衆是否值得領導

領導二字，含有指導啓示鼓勵校正監督各種意義，含義極明，應毋庸議。現在先應審議的，第一是羣衆是否值

得領導？第二、是根據羣衆心理學的領導，是否萬能？請先研究第一問題。

在過去的君權時代，萬幾皆決於君主一人，羣情如何，輿論怎樣，終不甚問。即使過問，也不重視。羣衆本身的力量，更微弱得怪可憐了。一朝高壓，終生懼伏，稍加反應，就逃不了「頑民」「叛徒」的罪名，駢首受戮，莫敢誰何。過去的君權時代，固然如此，就是現在民權時代，猶常不能盡免。即號稱民國的我國官吏，在上海南北和議開會時，依然瞧不起羣衆，竟有人主張局門會議的。他們的理由是說，「不要受羣衆心理的影響。」又如五四運動時，愛國之士，風起雲湧，尙有人說「這不過是一種無意識的羣衆心理的舉動。」在專制餘毒未消，封建思想未清之人的腦筋中，一提起羣衆兩字，早就覺得不安，好像是可憎可厭，一概不必理會他的。這種見地，如一百四十餘年前的路易布朗地下有知，我知其必背誦他生前的話，以教訓我國民，「爲了要維持與燃熱國民會議所代表的風爐，需要從街上吹進來的風。」「在那些偉大日子的騷動中，產生許多聰明的思想，每一暴亂，都充滿了思想。」當時的國民會議，必恃街上的民衆，用暴動的力量，去強迫他們做革命的工作，早爲路易布朗一眼瞧透。百餘年後的官僚會議，又何獨不如此。

我們如平心靜氣一想，必可以覺悟。時至今日，不但不應蔑視羣衆，而於一切事業的建設上，且應借重羣衆。此種事理，昭如日星，不必旁證博考，僅看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年法國羣衆所建樹的功業，就可證實。歷史告訴我們，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法國，政治腐暴，經濟貧絀，每年有三分之一的人民，淪爲餓鬼。及經過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年

革命羣衆的奮鬥，卒誕生了一個新的法國。一七九二年農民的力田，以及一七九四年農村的豐收，頓使法國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衰而復興，死而復蘇。這種空前的偉績，不但使法國保王黨的著作家，不能否認，且使法國革命羣衆的敵人，如德奧等國，亦驚歎法國生產率的突躍，認爲羣衆奮鬥的結晶。克魯泡特金於其所著法國大革命史，力加以公正的論斷，「我們假使繪畫歷史的進化線，便見此線在平日總是緩緩上昇，要是羣衆起了一次革命，線即突然向上跳躍。英國突昇的時期，是清教革命時代，法國則在一七九三年平民及工人等短褲黨革命時代。」

不但如此，法國農民焚燬賣身契反抗地主的暴動，其結果實解放了全歐洲的農奴。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間法國民衆中流行的經濟思想，實啓示了現代社會主義者土地國有，工商業社會化的主張。所以克魯泡特金又說，「世界歷史有一定律，即在兩大革命之間的一百年或一百三十年上下的一時期，其性質均由上一次革命決定。國家的制度，亦均努力實現上一次革命的意義。凡在上次革命紛擾中所發生的偉大思想而未及實行的，將構成紛擾平定以後的時代進化之材料。」

真的，距今一百四十餘年前法國羣衆奮鬥的遺產，到於今已結了果實，將來的成就，更是未可限量。試看自由平等博愛幾個大字，都成爲光明燦爛的火把，照耀我們的前途，指示我們的康莊大道，不都是一七九四年以前法國羣衆努力之所賜麼？如果不是腦府中上了門門的人，何至對於偉大而顯著的羣力，全不想見。

不過那些憎惡羣衆的人，當然要『惡而知其美；』而我們站在第三者地位的人，操觚敘述羣衆的動作，尤須能『好而知其惡。』羣衆是情勝於知，知被情蔽的怪物。如果責望他有始有終有倫有序的擔任建設工作，自然是不可能，就是聽憑他做破壞的工作，而不加以領導，亦是很危險。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家步社和魯 Buehoy et Roux 說得不錯，他們說，『凡是促進革命實現的羣力，應早納之於法律範圍以內，以免社會滅亡的危險。羣衆憤怒和暴動的開始，宛如浪潮的力量，可以推翻其他力量所不能推翻的障礙。但是浪潮如不迅速回到水道中去，那就變成水災，毀滅禾稼和房屋了。』

然則我們有甚麼方法能使此種勇往有餘而理智不足的羣衆，走上軌道，範我馳驅呢？這個問題，真值得今日治國長民者的慎重考慮。

歷史上豔說的開國帝王，小說中描寫的草莽英雄，以及創立宗教的教主，橫行市井的豪強，因其生長民間，對於羣衆心理了解極確，故驅使羣衆的手腕，亦甚得當。劉邦與朱元章崛起民間，熟諳民情，所以能知人，能用人，能建帝王之業。拿破崙祇明白法蘭西人心理，不明白異族人心，故雖然稱帝自雄，終不免一敗於西班牙，再敗於俄羅斯，霸業中輟，至死不悟。制馭羣衆，原不是容易事；可是無論何人，如果要嶄然露頭角於今日羣衆勢力活躍的世界大舞臺，終須對於羣衆的方寸地，先一一認識清楚，才有下手處。退一步說，即使不想制馭羣衆，亦當想出個不給羣衆所制馭的道理，才不至被羣衆拖累。研究羣衆心理，便是使羣衆走入軌道，範我馳驅的不二法門，便是制馭羣衆

而不爲羣衆所制馭的第一前提。

我們在事實的需要上，當然要去制馭羣衆；但是在羣衆的心理上，有沒有接受我們制馭的可能？仍是一個尙待考慮的問題。據動物學家研究的結果，不論何種動物，在他們羣集之時，常有求一材力出衆者領導他們的傾向，如果真有材力出衆者乘時崛起，則他們那種搖尾束羽帖然就範的聲色，的確是睽然現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一切動物，尙且如此，何況號爲「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闕之市，必立之平。」是人類集合時自然的要求。「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是無人主宰時一定的結果。因材力高下不同，問題複雜不純，需要材力高者領導於前，補救於後，使複雜的問題，得以解決，乃是理所必然，事所必至，所以蘇俄波爾希維克黨人，儘管高唱平權，把一切舊有制度，一脚踢翻，可是羣衆擁戴領袖主持大計的習慣，終不能破除；而被擁戴爲領袖的，仍不出列甯杜洛斯基斯丹林數人。全俄民衆對於列甯杜洛斯基斯丹林的服從，更甚於昔日的服從俄王。

二 根據羣衆心理學的領導是否萬能

羣衆雖然需要領袖，如領袖的資格不備，領導的方法不合，羣衆必不願降心相從。因此，領導羣衆，自有其法，必得其法，始能泛應曲當。英國評論報 *Commentator* 對於政治心理會說：「今後必有一天，發生一種關於駕馭術的不可思議之書。假定心理學的程度，與幾何學及機械學相等，則將來預言一種論據在人類心理上的影響時，其正確必和我們今日預言月蝕相同。心理學擴張之點，苟能如此，則如何使人變更意見的定律，必能發現。精神的組

織，可以擬之如打字機，只消一撫其柱，要打的字便能打出。』如此看來，苟得其法，不但能使我們的舉措，確能適合羣衆的心理，并且能使羣衆的心理，來適應我們的舉措。所謂得法不得法的關鍵，即在懂不懂羣衆心理；懂得羣衆心理，領導羣衆便能得法；不懂羣衆心理，領導羣衆必不能得法。

但是羣衆心理學的應用，在領導羣衆上，並非沒有限制，要是責望於他的過大，便容易使他的範圍擴充到他尚不能爲力的境界。因爲：

(一)各種問題，總不簡單，常滲入許多原素。在分析研究之時，此種原素一些不能忽略。我們要得正確的結果，不但對於一種工作，必須分析研究，即工作所包含的一切行爲，尤須統籌並顧。例如在實驗心理學所得結果之中，有所謂「忘記曲線」，此曲線表明人類忘記的平均速度與時間的關係。人類忘記力在方學習後之一定時期內極速，後即漸緩。有人主張用這忘記曲線做投遞招攬生意書信的標準，以爲可得大效。他的理由是說，忘記力在初起一時期內既甚速，則在此一時期內寄信的次數宜密，其後寄信的次數可以漸疏。究竟此種理想，能否從試驗室中極簡單的試驗，應用到極複雜的實際生活，如通信購物之類，尚須取決於其他占有同等重要地位之原素。又因：

(二)心理學終限於決定達到一個目的的方法，而不能決定目的的自身。例如心理學可以指導我們怎樣從一個證人處探聽消息，而使他自己不覺得，或竟違反他的意願；但是此事究竟應做不應做，尚須求教於倫理學社會學，方能決定。心理學可以指導我們怎樣能引誘一個不願意買貨的人買貨；但是此種舉動是否合於道德，亦非

心理學本身所能判決。簡單說，心理學儘可以決定方法，但目的與價值的決定，便不在其範圍之內。有此二因，所以羣衆心理學，應用於領導羣衆問題上，不是萬能的，是有限制的，是有困難的。

第二章 研究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的效用

羣衆的力量，今後將叱咤宇宙，凌駕一切，作各種學術的背景，做各種事業的盟主。順之者生，逆之者死，殊不容疑。趁此羣力尙未盛大的當兒，說明羣衆心理在學術事業上已發生或將發生的關係，明示研究羣衆心理的重要，倒也足以喚起衮衮諸公的及時修省。

羣衆心理，實與今後的任何學術任何事業上，都要發生關係，任何學術與事業，都要受其影響。茲僅就政治、法律、商業、工業、世界和平運動五者，略爲解說，其餘讓讀者自去玩索。

第一節 羣衆心理在學術上的關係

一 羣衆心理與政治

政治是甚麼？中山先生說：「政就是衆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據此解釋，則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的工具，不是管理「衆人」的工具。不過衆人之「事」，皆由「衆人」發生，政治根本的作用，雖在管事，却不能不管人。故政治所要對付的問題，常涉及人類和其環境的各方面。政治既須管人，又須管人事，那麼

人類在甚麼情形之下，便可算是幸福，便可自覺滿足？人類根本的普遍的要求在那裏？一切措施，怎樣纔能適合人意？所有對付衆人的材料問題，方法問題，程度問題，範圍問題，都須有透澈的了解，與適當的解決；欲求得透澈的解決，與適當的解決，便有待於心理學的指示。

又政治須指導人與人的關係，如何能使社會中人互相合作？互相了解？如何能使各機關中職務的分配，適合各職員的材性？如何能使各職員熱心服務？且如何能登庸材性合格的人員？亦有待於心理學的幫助。

今後的世界，是受羣衆勢力支配的世界。從羣衆勢力下發生的問題，其糾紛複雜而且怪異的程度，必遠過於平常一般人發生的問題。應付這種糾紛複雜而且怪異的問題，其艱難亦必遠過於應付平常一般人發生的問題。如不能窮原竟委，認識其來龍去穴，必定得不到一個適當的對付辦法。窮原竟委的下手處，便是羣衆心理。如不明白羣衆心理，不但不能解決羣衆所引起的糾紛複雜而且怪異的問題，且免不了愈解決愈糾紛，斷送了主持解決者的政治生命。

因此，近來的政治論，遂有一個很重要的新趨向，就是從物觀的政治論，傾向到主觀的政治論。從前的政治學家，都用生物學的或社會有機體說的方法，以解釋社會現象，認社會是自然生長發達的。現在政治學者，眼見衆人勢力之大，便趨到人的方面，用心理學來說政治現象與政治制度，說政治是人造的，是爲人造的。人類生活現象，是心理作用的結果，人類的歷史，是心理作用過去的陳跡，國家社會中一切制度，是心理作用的產兒，都是用以達

到人生目的的橋梁。這是很明顯的，已把人進到主體地位，把國家退到客體地位了。試看由國家爲人生目的說，變到國家爲人生工具說，不是在政治哲學上已經掀起了大革命麼！

此外羣衆心理在選舉上組織政黨的關係，亦甚重大。如何能得羣衆的票舉？羣衆所喜票舉的人，必具何種才能？如何始能感召同志，組織政黨？如何始能團結黨員，鞏固黨基？如何始能發展黨務？如何始能促進黨德？如何始能使人服從黨紀？惟有求教於羣衆心理學，纔能給你正確有效的指示。

二 羣衆心理與法律

甚麼是法律？從心理學上看來，法律是阻制一般人某種行爲或喚起一般人某種行爲的一種刺激物。誠然，法律的良不良，適不適，應從社會經濟各方面去評判；但是法律的有效沒有效，是心理學上的問題。因爲法律既是阻制或喚起一般人行爲的刺激物，則此種刺激物究竟能否阻制或喚起一般人的行爲，其關鍵在心理方面，即在人類的理知感情意志各方面。

從心理學方面看，有效的法律，必須具備三個要件：（一）必須對於一般人都是有效的刺激，（二）必須是強度相當的刺激，（三）必須是不違反目的的刺激。

爲甚麼必須具備第一個要件呢？因爲「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須把法律中各條文宣傳到民間去，家喻戶曉之後，才能信受奉行，發生效力。如仍有不守法律的，便當從心理上求出其不守法律的動機，以便

修改法律，或逕懼戒犯人，此是法律頒布以後政府應負的責任。在訂立法律時，必須熟察各種民衆的程度及其需要，與社會最近的趨勢，妥訂立法的標準。凡良好的法律，不在沒有人犯，在有少數人犯，如法律既出，而絕對沒有人犯，則不是法網太寬，寬到各種行爲都抵觸不到法律，便是法網太嚴，嚴到各種人都強制個性去規避法律。前者之弊，不足以維持社會上應有的秩序；後者之弊，不足以保存各種人應發展的個性。如何使法律嚴寬適中，既合羣性，且不喪個性。又如何使賢者俯而就，不越過法律而爲善；不肖者仰而企，不破壞法律而爲惡；狂者範我馳驅，於法律以內求進取；狷者發揚踔厲，盡法律規定之義務？都須從心理學上去研究。至於文字簡單，界說明白，尤爲有效法律的要件之一。要是文字不簡單，便容易誤解，致各方面發生無味的爭執，甚或引起民衆舞文弄法的過失。要是界說不明白，可以釀成民衆的裂痕。美國南北戰爭，便爆發於南北民衆對於憲法條文解釋的不同。原來美國憲法對於主權所在這個問題，初未確定，南北數邦，各執一說。及經過了四年的血戰，才把這一個問題解決。從這種事件看來，便知法律對於一般人的作用，除須有有效的刺激以外，更宜注意刺激的簡要而明白，不簡不明，必釀大禍。

爲甚麼必須具備第二個要件呢？因爲法律的目的，在限制或喚起一般人的各種反應。如要限制或喚起一般人的某種反應，則所用的刺激，必須具有相當的程度。譬如要使人不奪取他人的財物，照例是用拘禁罰款各種條文去阻制他；可是要使人真個不奪取他人的財物，則所定懲罰的條文，必須具有相當的程度，使其避免懲罰之心，勝於覬覦他人財物之心。又如要使人捐貲興學，通常是用嘉獎條例去喚起他；可是要使人真個捐貲興學，則所定

嘉獎的條例，必須具有相當的程度，使人希望嘉獎之心，勝於捐貲興學之心。要決定某種法律所規定的懲罰或嘉獎，應有如何的強度，這完全是關於人類行為的阻制問題，就是心理學的問題，應用心理學的方法去解決。

現今法律上規定的懲罰，實不盡合用，如規定犯某種行為的拘禁十日或一月，爲何只拘禁十日或一月，而不是多幾日或少幾日呢？立法者最初並無科學的根據，以後又不知依據統計，參照事實，勤加修正。故受法律的拘禁者，往往拘禁期滿，卽又犯法；或拘禁期未滿，卽已悔改，法律既無相當的強度，所以刺激不生效力，甚或流爲具文。卽所定嘉獎，在受者看去，亦常有「名器太濫，毫不值錢」之感。

爲甚麼必須具備第三個要件呢？因爲法律如不建立於民衆心理上，則法律對於民衆刺激的結果，可以反於刺激的目的，卽反於立法的目的。此但證以從前法國各法律招致的反響，便可憬悟。如頒布航業獎金法，本是鼓勵航業的；結果則航業衰微，每年徒費四十一兆佛郎。一九〇〇年限制工廠兒童工作法，本是保護兒童的；結果則兒童犯罪的數量激增，僅巴黎一城中，兒童因無所事事而流爲匪徒之數，就由一一七四人增至二二七三人，如此之例，爲數頗多。總之，凡一種民族，不能採用心理不同民族的法律，一種法律，不能行於心理不合的民衆。如法律與全民衆或全民族心理不合，必致全民衆或全民族皆爲犯法之人。少數人犯法，爲罪；若一切人皆犯此法，卽已變爲權利，以犯法爲生活上正當的需要了。

此外犯罪的審判，犯罪人的感化，判別證人供述的誠僞，及證據的虛實，許多法律上問題，都和心理學有密切

關係。至於對付愨不畏法的羣衆暴動行爲，法律刺激的強度，必須達到何等，或止於何等，方能引他在法律範圍之內向前進行，更爲今後立法者最宜注意的一個新方面。

羣衆心理，可以左右審判官，及操縱法律的事例，亦頗不少。如法國愛散士裁判所 *Court of assize* 的陪審官，常被羣衆感情所誘惑，演成種種謬誤。所以裁判所長倍賴氏 *M. Bernard Geajoux* 根據其經驗，發爲妙語道：「女子如欲得陪審官的施恩，只消惑以巧笑美目便得了。」又無論何國法官，如審判羣衆運動中羣衆所犯的罪，常照法例減輕，即執法如山的酷吏，一遇羣衆或左右人的包圍關說，便能處以寬大。

第二節 羣衆心理在事業上的關係

一 羣衆心理與商業

商業的主要目的在售貨，所謂售貨，就是用某種刺激去引起他人的一種行爲，故根本上商業亦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貨品有合時不合時的分別，購貨者有互相倣效互相鄙棄的風尚，故實際上商業且是一個羣衆心理學的問題。

心理學在商業上的應用，可分四方面：(一)消費心理學，(二)廣告心理學，(三)售貨心理學，(四)商店管理心理學。

(一)消費心理學 人的需要，不專在衣食住用，尚有舒適，清潔，娛樂，誇耀，裝飾，聚集，保險等慾望。此等慾望，同時又受心理上抵抗力的限制。最明顯的抵抗力，如收入能力的限制，支出力，儲蓄本能的控制消費慾，此為消費者普遍的心理。但是從另一端看，對於特殊商品，願付特殊價值的習慣，在特殊地點，願購特殊貨品的習慣，及對於特殊貨品，要求特殊數量和樣式等等習慣，又為消費者常有的特殊心理。又有並非特殊的貨品，亦非消費者樂購的貨品，惟受羣衆心理的支配，因羣衆都認為特殊，且有爭購的行爲，至使本不歡迎者亦驚奇爭購，此亦為消費者常有的羣衆心理。

(11)廣告心理學 在1750年愛迪生 Addison 江生 Johnson 於他們所辦的瑣談(The Tatler) 逍遙(The Idler) 旁觀(The Spectator) 各報中，對當時印刷品中常見的廣告心理之價值，曾為論文，說「廣告一物，非獨以心理的原理為根據，且可藉以規卜人類的天性。」廣告和心理的關係，於二氏論文中，可見一斑。

據我們所知，心理學的態度和知識技術三方面，皆可應用於廣告上。其在心理學態度方面的，有下列各事：(一)分析所售之物在心理上的根據。(二)分析所售之物的種類及式樣。(三)分析廣告後的結果。其在心理學知識方面的，有下列各事：(一)順應購者的目的及用品。(二)研究關於貨物的注意，知覺，興趣，記憶，聯想，情緒，暗示，選擇，行為等律。(三)研究關於裝置，陳設，商標等感情，及美意的原理。(四)研究關於印刷照相及圖樣等讀法，及知覺律。其在心理學技術方面的，有下列各事：(一)用認識法，開閉速示器等，測驗注意的價值，及明了度等。(二)用印感法，定

色彩圖樣，廣告位置，包裹名稱等效力。(三)用比較法，測量陳述的引誘力，讀者的反應，消費者的癖性等。(四)用統計法，測量用貨人的心智及社會上影響，分析銷路，比較各種方法，及製表格等。

(三)售貨心理學 售貨的要道，不但要使人購買，且須使人購買後覺得滿意。使人購買，是一種行爲的控制；使人滿意，是一種反應的引起；兩者皆爲心理學上的事情。售貨者如能熟諳下列各項，如人類先天與後天的意向，選擇的習慣，要求的強弱，以及關於面容，情緒，信仰，回想，論辯，推理，暗示等普通知識與學說，和鼓動羣衆相互爲我宣傳的方法，自然能引起消費者的慾望，促進消費者的努力，提高消費者的生活標準了。

(四)商店管理心理學 選擇店員，分配工作，促進業務，都是管理商店所有的問題。選擇店員，除用精密的心理測驗及能力測驗外，沒有別的妥善辦法。分配工作，包含了行爲的互相銜接原理。促進業務，包含了店員的待遇和獎罰問題。也處處用到心理學的知識。

二 羣衆心理與工業

資本，勞力，原料，機器，是工廠中必不可缺的四要件。但是要使資本原料機器的效率高，便須先使勞力得法。使勞力得法，自然可使資本原料機器合乎經濟的生產。所以我們用經濟學物理學化學的知識，去研究資本原料機器的節省問題時，我們尤須用一種科學的知識，去研究勞力的節省問題。這種科學的知識，必須求諸心理學。因爲人的勞動，完全是一種行爲，研究如何節省消耗體力的行爲，屬於心理學範圍之內。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之下，勞力成爲一種貨品，只求以較少的資本，產生較多的貨品。至於勞力的浪費，絕不過問，甚至生產的過剩，也不暇顧。因此，工人身體的健康，生活的幸福，都被犧牲，所有生產，都失了人生的意義。今日社會中最重要、的勞資問題，皆由此心理中一念的錯誤釀成。現在從心理學的觀點，知道工廠的生產，本是人類的一種行爲，其中最重要的成分，是人所加入的勞力，和因此所得對於人的結果。人類的經濟行爲，在滿足慾望，而要滿足慾望，必須犧牲勞力。如所費的勞力甚少，而慾望能得充分的滿足，方合效率。舊日工廠的效率觀念，是資本主義的，是基於物理化學的知識的；今後的效率觀念，應基於心理學，而以人類爲立場。

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偏重於物質方面，忽略了心理方面，所以他的學說，不能完全合乎事實。他以爲資本家要能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資，二是延長工作時間，三是抬高出品價值。這三個條件，核之美國福特汽車廠情形，完全不對；該廠工資頗高，工作時間頗短，出品價值頗低，而其盈餘的價值，則超過於其他汽車廠；這便是福特廠能適應工人心理需要的明證。

工業的效率問題中，尙有工人動作的經濟與不經濟問題，每一工作，可容得各種方法去做。當各種方法進行時，有容易產生疲勞的，有不容易產生疲勞的。而在各種方法中，且有包含不必要的動作的。究竟何種動作容易發生疲勞？何種動作爲不必要？近代心理學家，頗多發明。至於使人不感覺疲勞的方法，亦可在心理學上得到。管仲使跋涉的士兵，同聲唱歌，遽能忘勞；曹操使欲飲的士兵，舉目望梅，遽能解渴，這便是利用羣衆心理，使他們精神上互

相暗示互生變化的一種作用。勞動者在用力工作汗滴如雨之時，先由一個略能說笑的，信口胡謔了幾句故事，於是大家「亥育」「亥育」的用力，他又贊上一句「杭育」一唱一和，樂而忘倦，這更是羣衆娛樂心理的結果。要是二人獨唱，無人應和，則興趣不濃，不久仍可以回入疲勞的感覺。

總之，今後工業界，在積極方面，要使工業發達，必須能理解工人心理，妥爲管理；在消極方面，要免除惰工的暗潮，罷工的暴動，又必須理解工人的羣衆心理，善爲應付。

三 羣衆心理與世界和平運動

戰爭是從羣衆心理中迸出的一種暴行，心理的原因較多於物質的原因。因爲人類除滿足其物質的需要外，尚有滿足其精神的需要在。所以英儒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大聲疾呼的說，「戰爭所由起的最終原因，並非經濟的或政治的……自實際上講，此種原因，係由人類大部分感有衝突而非調和的衝動……凡好爭與好勝的衝動，（即因抵抗反對與貫徹主張而感愉快之性）差不多爲大多數人所固有。彼釀成戰爭，致使世界的國家極難實現的，厥惟此種衝動。」又說，「戰爭的發生，大率由於衝動的生活。每次衝動，各誘發一系列的附帶信念。此類信念的第一着，多自視爲優秀特選的民族。故只認本民族的利害爲確有關係，此外各民族，皆視同一種材料，專供優秀民族的支配。如此的態度，在近世政治中，便實現爲帝國主義。」凡此精神上正當的不正當的各種需要，在不能一要便得時，即一呼百應，如癡若狂，發生戰爭的狂熱，此種狂熱，因羣衆心理的互相激盪，互相刺激，益至不可收

拾世界的和平，遂遭蹂躪。世界的和平，既破裂於羣衆心理上，還須從羣衆心理上設法消弭。所以羅素又說，「欲使未來的世界，不像現在的可怕，那麼必須解決的問題，在防止英德兩國於大戰勃發時所陷入的心理狀態。彼時這兩國差不多爲自負與嫉妬之神話的代表，一方面爲冷酷的自負，一方面爲狂熱的嫉妬。」又說，「僅藉理性作用，斷不能防止戰爭，必有積極生活的衝動與感情，乃能抵抗引起戰爭的衝動與感情。」

即近年英國勞動黨領袖麥克唐納首相，親赴美國，提議於一九三〇年在倫敦開海軍會議的計畫成立之後，美國國務卿斯蒂生君宣稱，「英美所樹立的風聲，係道義的而非軍事的。」英國某名士亦說，「軍縮問題，與其說是軍事專門問題，不如說他是政治問題；與其說是政治問題，又不如專說他是心理問題。」都能一語破的，搔着癢處。國際間許多糾紛，大半從心理感情作用而來。假使各國國民，在心理上都能打銷其以武力爭勝的錯誤觀念，以道義相交，一致同情於依國際協商之法，代替海陸空軍之決戰，則真正和平，可以見諸事實。麥克唐納與美總統胡佛都能勘透此點，故雙方能披肝瀝胆，一掃多年鬱積的暗雲。麥氏北美之行，於改造國民心理上，實可發生廣大悠久的影響。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內瓦合衆社電，謂國際聯盟會將舉行心理分析及理智研究，如何使世界跳出目前的危機。此主張先產生於德國，現由瑞士著名心理分析家福祿賴爾教授提出於國聯。此項計劃，顯然由於世界大銀行家財政家聲明，說現在的恐慌，大半是心理的，如社會能恢復信任，信用可以重新建立，世界商業便可中興。現在世界一般心理，遠過於現在恐慌。大戰以來，社會狃於接受命令，關於思想行動，個人獨立意見，完全消失。因此，

許多國家，有誇大的國家主義存在，成見偏見，參雜其中，人民多受中世紀心理習慣信仰的影響，宜用近代的理智衛生法，予以剷除。總之大戰後全世界皆受道德衰落的犧牲，此項道德衰落，因經濟衰落而深刻化。資本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皆不能解決，其最後結果，人性將爲道德所苦，和中世紀的神祕流行病一般，於是有許多人主張國際既有國際衛生組織，辦理世界公共衛生，應立即由國聯組織一相同機關，專管心理分析，及腦的衛生，其工作應根據最近之科學方法，脫離一切政治哲學的影響。現世界慧眼爛識之士，既認定人心與世界治亂的關係，既從心理上準備世界和平運動，則其間須努力解決的心理問題，實在不少。如怎樣養成人類有積極的衝動與感情，使抵抗引起戰爭的衝動與感情？怎樣引導人類好爭好勝的衝動，從死滅的方向，以入於生命與生長的方向？怎樣化除人類自負與嫉妬的心理？怎樣發展人類本能的親愛，減少人類本能的嫌惡？怎樣使羣衆能平心靜氣，去設想戰爭的損害，以消滅羣衆的癡狂行爲？這些重大問題，統須從羣衆心理學中求出治本治標的辦法。如不基於心理學，必無所得；即有所得，亦必不合。

第三章 研究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時適用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羣衆心理與領導法的困難

研究羣衆心理的程序，和研究其他科學相同，應先觀察事實，次就觀察所得的與以解釋，最後推闡出共通的規則及其構成的原理。可是其中困難之點，實較其他科學爲多。

(一)心的活動，曲折幽微，無從透視，我們所能觀察的，祇是由活動表出的心理現象之片段，不是心理活動的全體。觀察如誤，真相已非，那裏還談得上解釋。

(二)所謂解釋，須決定其因，預測其果。心理活動的因，隨複雜繁變的刺激而構成；複雜繁變的外界刺激，已很不易尋其端緒，察其起訖，別內心的反應與其本有的潛勢力，交相乘除生滅後的現象，越加糾纏詭譎，聯綿不斷，互爲因果。所有遠因，近因，永久因，暫時因，最難分析。因此，共通的規則，便不易肯定。

(三)羣衆散聚無常，其所表現的心理現象，不但紛紜詭變，並且斷而不續，過而不留，「出入無時，莫知其向。」因此在研究時，不但難於把握，並且不能如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科學的可以反覆觀察。

自然界中一切可觀察可經驗的事物，都叫自然現象。自然現象，可大別爲生物的現象，心理的現象，物理的現象三種。故科學的分類，也得大別爲物理的科學，生物的科學，心理的科學三種。物理的科學，包括物理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化學，礦物學等，以研究物理的現象爲範圍。生物的科學，包括生理學，形態學，遺傳學，位緣學，胎生學，細胞學等，以研究生物的現象爲範圍。心理的科學，包括心理學，經濟學，民俗學，言語學，藝術學，社會學，政治學，犯罪學，歷史學等，以研究心理的現象爲範圍。心理學是三類基本科學中的一類，是研究同類科學的基礎。其同類科學，又是研究心理學各種材料。因此，研究心理學時，必須將政治，經濟，藝術，歷史，社會，哲學等，記述人類活動的一切科學，一併研究，始能得豐富的材料，與有力的證據。這還是但指研究純衆的心理學而言，要是講到應用的心理學，涉及領導羣衆方面，那麼物理的科學，和生物的科學，至少也須有相當的領略。我國先民，一眼認定治國平天下的工夫，必本於格物致知，確是探本之論，所以研究羣衆心理學，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

(五) 領導羣衆方法的研究，尤爲困難。一方面是羣衆心理的詭變不定，不能預製泛應曲當的方案。他方面是領導者的心理，與被領導者心理互異，意見隔閡，不易相喻。即使預定的方案，可以適合於羣衆，但是此方案一入領導者的心目中，往往發生化學作用，會改變原案的精神。古人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能精一執中，常用惟微的道心，去克制惟危的人心，以領導羣衆者，實在不易得。既不易得，則羣衆心理，便會因領導者心理的不同，跟着變遷。此時羣衆的心理，又另生一種活動，另發一種現象。於是領導羣衆的方案，與羣衆心理的研究，

益臻繁難。

第二節 研究羣衆心理必要的標準

研究羣衆心理的困難，既如上述；而研究羣衆心理所必要的標準，又極嚴正，起碼須具備下列二條：

(一) 所觀察所經驗的現象，必須亦能爲他人觀察經驗得到的。

(二) 所觀察所經驗的現象，必須不受觀察經驗者自身之影響的。

必須如此，然後研究的結果，可以成爲互相傳遞的而且是共信的知識。惟其如此，始能使人不但接受我研究所得的結果，並且能接受我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的方法。有時還可以用我的方法，來批評我的錯誤，或補充我的不足。又惟其如此，纔不至於把心理學認做一種神祕的魔術，以爲他能做出不可思議的事情，責望過奢，失去科學的態度。且惟其如此，始知我們所能研究的，非羣衆永久如何的問題，乃羣衆將至若何的問題。

近世自然科學所用的方法，如能盡量應用，自然可以使研究羣衆心理者做到適合標準的地步。自然科學所用的方法有幾個特點：(一) 重事實而輕理論，一切理論，都以事實爲歸宿；解決一切問題，都以事實爲基礎。(二) 以精細的實驗法爲主要方法；普通的觀察法，僅作補助之用。(三) 常用數學做敘述自然現象的工具，力向精確細微的方面求去。(四) 常用儀器補助感官的不足。此四者，爲自然科學方法的基礎。研究羣衆心理學的方法，雖不能完

全建築在這基礎上，但是終須盡量做去，做到「雖不中亦不遠」的地步。

第三節 內省法觀察法實驗法的利弊

研究羣衆心理的困難如彼，所需的標準又如此，則今日流行的內省法，觀察法，實驗法，究竟何種最能解除困難，易合標準，是急應解決的。待我先行敘述，再加批評，然後決定研究羣衆心理的方法。

一 內省法 *introspection*

此是用自己的心力，返觀自己心的機能，或觀察人家心的機能之法，爲直接的主觀的研究法。惟其中有很多不可恃的地方，最顯著的，是心的機能之流動，和各人個性的差異。

心的機能，變化甚易，我方欲觀察我現在心的機能，可是一呼吸間，此心的機能，已屬過去，新機能早已代之而起。內省法用於感情方面，更加困難；因爲感情與知識，不能並盛，當喜怒哀極盛之時，要注意觀察，不但做不到，即使做到，可是喜怒之情，即時消滅，已變爲智的作用。一線希望，只有在喜怒之後，靠記憶的餘蔭，補做返觀內省的工夫。

其次，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如把自己獨具的特質，誤認作一般人都有，則人人既各異其特質，即不免人人各異其所見，終無法求出一個共通的規則。

因此，內省法雖在心理學的研究法上，早已占了一個主要的地位，仍不能單獨使用，須待觀察法的幫助。

11 觀察法 observation

此是專觀察他人已表現於外的行爲，以求得他人心的機能之法，爲間接的客觀的研究法。

此法亦有缺憾：（一）我所以能知他人心的機能和我相同，原是從我自己心的機能上類推而得。既須類推，那已超出觀察範圍，稍不謹慎，便易把先入的成見，作解釋外物的根據，產生錯誤的結論。（二）我們能觀察的東西極有限，如來去極迅速的事象，或由極微的原因中所起的新事物，都是觀察不到的。

因此，觀察法雖能廣搜博採，以察知一般的傾向，而不局限於一已範圍之內，足以救內省法武斷之弊。可是偏重觀察，忽略內省，結果又不免隔膜與疏忽。故除觀察內省兩法並用外，還須另覓助手，求助於實驗法。

III 實驗法 experiment

實驗法原是一種觀察法，不過比觀察法有幾點長處：（一）實驗法不像單純的觀察，尊重主觀，他是可以把同一的經驗，試行在許多人上面，可以繼續實驗前人或前次研究的事項或結論的對不對，以便隨時訂正。（二）觀察法必須在心的機能已表現於行爲有心象可見的時候，才可用。假使想觀察的時候，沒有心象可見，便不能繼續研究。實驗法可以用人力的設計，造作條件，引起某種心象去觀察，有反覆觀察的可能。

實驗法也有不少的困難：（一）此法祇可用於簡單的心的機能，不可用於複雜的心的機能。如祇顧適合實驗的目的，（不適用於實驗的便拋棄）把複雜的心的機能，分析爲許多碎片的要素，以行實驗法，則實驗所得的與本

來的狀態，未免相距太遠。(二)實驗論者注重把心的機能，爲量的研究，反對以前那種質的研究。量的研究，是以心理學上的測驗作根據，測驗固非全然不可能，可是任何心的機能，如認爲必須測驗纔能得到他的真相，未免把心的機能，完全看做物的作用了。況且心的機能，能否用量的研究法，還多爭論。譬如說實驗法可以隨時喚起某種心象去觀察，要知道隨時喚起的心象，與本來自發的心象，極難相同，那又何能測得一個真相出來呢？

因此，實驗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法，他祇能補內省法觀察法的不足，是在研究的便宜上，稍加人工的一種觀察，決不能完全取內省法觀察法而代之。

第四節 內省法觀察法實驗法的兼用

從前文論斷，內省法，觀察法，實驗法，各有利弊，不能單用一種方法解決心理學上全般問題。最近心理學家對於各種方法，亦抱兼採並用的態度。

例如內省法，在最重綜合研究的機能派心理學 (functional psychology) 大家詹姆士 (James)，固然認爲可常信用的心理研究法。即完全立足於實驗法上面，而反對綜合研究，主張用分析法分析心的複雜機能，以觀其簡單原素的構造派心理學者 (structural psychology) 漫特 (Wundt) 亦說：「實驗法的發達，乃由於科學的內省之可能。」故構造派常以實驗的內省做基礎，以實驗的外察做補助的補助。即機能派雖然重用內省法，

但是也很注重實驗法，他們論意識狀態時，最重那種狀態的生理的要件。由此看來，內省實驗二法，常為構造機能的二派並用，已無可疑。又如行為派心理學家 (behaviourism-Psychology) 瓦岑 (Watson) 等，雖然否認意識，把表出外面的動作做研究心的機能之階梯，注重觀察的研究法，其實他也脫不了內省法。譬如由行為以判定心的機能怎樣，最初一點，還是看我自己怎樣一種心的機能，所以生怎樣一種行為。有此種根據以後，才得推到他人身上。如若不然，你并不是我，怎樣知道我心的機能。因此，行為派雖高築著「反對內省法」的旗幟，結果還不能不在機能派常用的內省法之旗幟底下去活動。同時，他又不能不兼用構造派常用的實驗法；因為他們既把外面的動作做研究的對象，當然不能不極力在表出的方面去探求，所用表出的方法之中，以言語表出法為最可重視。這雖是心理學上的創舉，但結果也處處要借實驗法做臂助。無論那一派的心理學家，不能不兼用內省觀察實驗三法，實是基於事實上的需要。

研究普通的心理學，既不能不採用各法，則研究羣衆心理學，自然亦須並用各法，且更有並用各法的需要，為甚麼呢？

因為如用內省法時，觀察的是這個心，被觀察的也是這個心，一個心分作主客兩部，以研究在常態時的心理，已覺其觀察難得正確；如將自己在常態時之心的機能，去度量失去常態的羣衆之心的機能，又何能得當！如欲乘自己為羣衆的一分子時，依據自己刻刻詭變的心的機能，去度量全羣刻刻詭變的心的機能，則自己心的機能，早

被羣衆的心潮捲去，決不能跋足漩渦，抽心羣外，跳在空中去研究。即使能跋足漩渦，抽心羣外，則此心已不是羣衆的心，又怎能知道羣衆的心的機能？故無論爲個人時，爲羣衆的一分子時，都不能專用內省法去研究羣衆心理。如在退出羣衆隊伍以後，訴之記憶，再行觀察，把所記憶的盡行記錄，然後加一番解釋，用所能記憶的分量，必更少於研究平常個人心理的記錄。因此，專用內省法研究羣衆心理，比用以研究個人心理更難，所以更有並用各法的需要。

又因爲如專用觀察法研究羣衆心理，則當頭第一難關，便是羣衆之心的機能，生滅變幻，異常迅速，非常飄忽，誰有那種敏銳的眼力能够看清楚他。第二難關，便是羣衆心的機能之變化，往往發動於一種極細微的原因，由此擴大影響全體。而此極細微原因的發動處，往往在全羣中的一隅或一二人，不但極細微的原因不易看出，即原因的發生地也不易找到。第三難關，由雜亂的羣衆活動上，所表出參互錯綜的因果，不但置身事外的看不全，捉摸不定，便是置身漩渦的，也莫明其來踪去跡。第四難關，假使觀察者自身始終沒有參與過羣衆運動，經歷過羣衆生活，則觀察時，便免不了祇憑個人在平常生活中所疑結的成見，以解釋羣衆的活動，把他當作實際的觀察，發生意外的錯誤。即使經歷過羣衆生活，則前所經歷的，與今所觀察的，是否一致，亦成疑問。因此，專用觀察法研究羣衆心理，比用以研究個人心理更難，所以更有並用各法的需要。

復因爲如專用實驗法研究羣衆心理，則困難顯然可見，前文不是說實驗法不可施之於複雜的心的機能麼？

羣衆心的機能之複雜詭變，前文不是已經說過了麼？又前文不是說實驗法注重量的研究，是以心理學上的測定作根據麼？羣衆之心的機能，不獨因種族及分子的不同而變遷，又隨着環境刺激的性質、程度及久暫而轉移，又從何處可以測定他全部的真相呢？並且如果依極端行爲派的主張，不承認有所謂精神作用，只把行爲做研究的對象，那麼所謂「羣衆心理學」只是「羣衆行爲學」，行爲是由環境刺激而生的反應，固然處處都可以觀察；但是人類的精神作用，是否存在？人類是否和機械一樣，一切行爲可用機械律相繩？在刺激以後，反應以前的種種經過，究竟怎樣？要不要研究？便是行爲派學者，自己也始終沒有堅決的說明。人類不是死物，羣衆更是生龍活虎般最會變化的東西，不但不能用機械去測，便是思議也不可能。因此，專用實驗法研究羣衆心理，比用以研究個人心理更難，所以更有並用各法的需要。

研究羣衆心理既須並用三種方法，這三種研究法，究以何者爲主，何者爲從，始最合效率呢？當以觀察法爲主，以實驗法與內省法爲從。三法運用的過程，便是先就羣衆的心象，如容貌態度言語動作等發現於外的表徵，注意觀察，以求得羣衆心的機能。次運用實驗法，設法在各種羣衆間，引起某種心象，以驗前一時或前數次在某種羣衆間的觀察是否錯誤。觀察所得的是否可以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羣衆中得到證明；如有不同，或竟錯誤，便加修改。在實驗時最要注意的，有兩個大問題：（一）何種刺激，能引起何種反應？（二）何種反應，能用何種刺激去引起？知道了第二問題，我們就能預知羣衆的行爲。知道了第二問題，我們就能控制羣衆的行爲。羣衆行爲的預知與控制，

是我們研究羣衆心理學者所要達到的目的。至於實驗的材料，不必限於當時此地的羣衆，便是古代或他國的羣衆活動，有傳記逸話歷史繪畫新聞等記載者，亦可用爲實驗與比較的材料。復次，用內省法，將自己成爲羣衆時的種種心的機能，從頭回憶，仔細分析，與着手研究的材料相比較，以作實驗的基礎，然後妄下解釋，推闡出共通的規則。平時更須對於記述人類活動的一切科學，有深刻廣博的研究，始能豁然貫通，破除障隔。

總之，把其他科學中已確定的定律和原則，用來解釋羣衆中活的各方面，雖是顯有限制，亦無不可採用之理。推求真理之責，付諸統計法，爲最可恃的辦法。現在的統計法，雖於羣衆心理學問題，沒有多大的功用，但是果能注意選集，小心應用，自能產生相當的價值。斬絕的說，把其他科學原則上演繹所得的結果，與從歷史上人類學上實地觀察上所統計歸納而得的羣衆生活之結果，併合起來，自可得完全的羣衆生活原理。前文所述研究羣衆心理的困難，自可解除。

而且從因果律的性質上講，則因果的關係，不過是可以互從推知的意思，即遇甲現象發生，知道乙現象亦將發生，見甲現象到某程度，就知道乙現象到某相當的程度。一切心理現象，是受此種因果律支配的。從心理現象中從事即因求果由果推因的工作，以成科學的知識，是可以爲力的。當然心理現象的因果，比物質現象的因果，複雜得多，可是不能說沒有因果。而且從安斯坦的相對論上看，更可以證明物質現象，就是心理現象，比如風的方向速度是頃刻變化的，但是不能說他沒有因果可言，不能阻制氣象學者對於風向風力的預測。心理現象，亦是這樣。有

人上了柏格森的惡當，說心理現象是『純粹綿延』，不能把他分作各個的狀態，不能說某狀態是某別種狀態的因或果。此說的不對，杜里舒早把他駁過。一切心理現象，不是永久綿延的，是有間斷的，我們可以從他的間斷上，看出他的因在何處，果是甚麼。然則心理現象，既有因果，又可以分析他的因果，而因果律的性質，又不過是可以互從推知，是指同一類心理的因，可推知其能得同一類心理的果，並不一定說同一個心理的因，必生同一個心理的果。則心理現象的可以分析，羣衆心理的可以研究，不容再疑。乾脆的說，人在完全相同之內部的及外界的情景之下，必可以產生相同的心理活動。同一的觀念，同一的情緒，同一的意志，必隨同一的刺激而生。那絕對不相聯繫的原素，與過去未來沒有因果關係的孤立動作，是平常人所沒有的。假如有，就是精神的錯亂，就是心靈生活的完全破壞，就當列入瘋人心理學中去討論，羣衆心理學，自然無能爲力。

根據經驗的事實，分析綜合，求出一個近真的公例，叫做科學。故科學所推尋的公例，本是：（一）在某種條件之下，會發生某種現象。（二）欲變更某種現象，當用某種條件。某種現象既可以用人力變更，而羣衆在某種條件之下，又可以從心理學上知他會發生某種現象，則我們欲使羣衆變更已發生的現象，或引起羣衆發生未發生的現象，實有可能性。欲使這種可能性成爲事實，便當研究羣衆領導法。領導羣衆之法，必須把羣衆心理學做基礎；把民族心理學，政治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應用心理學等做顧問；把中外古今領袖人物領導民衆或羣衆的經驗記錄做導師；把有關治術的學科做助手；然後身入羣衆間，以察羣性的好惡，心置羣衆外，以避羣力的搖亂，神而明之，化而通

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

之，必有所得。

第四章 羣衆心理的形成與暴露

第一節 形成羣衆心理的條件

羣衆心理，必在某種條件之下，始得形成；如缺乏某種條件，必不能形成。形成羣衆心理的條件，有先天的後天的兩類：先天的條件，是從民族性產生的民族意識；後天的條件，是（一）各人反應某種刺激的歷史相同，（二）各人對於一問題有相同的認識，（三）各個人間有互相刺激的可能，（四）各人對於刺激有合力反應的需要。請詳其理如左：

一 從民族性產生的民族意識

甚麼是民族性？據麥獨孤說，「民族性是一種集團心性 (a collective-mind)，是一民族中各個人間互相影響時所產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意志；大不同於孤立的個人之思想，亦不是孤立的許多個人之心的活動之總和，他是由數千百年中之自然的活動和社會的活動所產生的，對於各個人具有壓迫的和敦促的勢力。」

甚麼是民族意識？據梁啓超說，「是對他而自覺爲我之謂。彼，日本人，我，中國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

「國人」之一觀念浮於腦際者。」

據此，民族意識，乃是先天的民族性，益以後天的遭遇而形成之民族氣度，民族情思；亦是先民的心血，今人的努力，未來的希望之總和；亦即是一民族共同的信仰好惡趨避要求之總稱。他有浸潤民族之功，有融和民族之用，有馳驟民族之力。此種意識清醒而濃厚的民族，常能同患難，共安樂，羣策羣力，共赴一的，型成可貴的羣衆心理，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如法人之於自由，平等，博愛，英人之於獨立，美人之於進取，沒有一人不是同心同德，篤信實行。其互信的產生，先由於共信的確立；而共信的確立，即由於民族意識的顯著。惟其民族意識顯著，故對外的抗衡作用，對內的和諧關係，若發展到白熱度時，便能出於不自覺，發於不自知，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反之，如此種意識淺薄，淡漠，則雖同一民族，互相漠視，互相歧視，甚至互相殘殺；即遇民賊的壓迫，或外族的侵凌，而同仇敵愾之心，不能必有；就使有亦不能持久。因爲彼此既無深信，又無默契，且無同一目的，即有聯絡，亦不過發軔於自利的觀點，自利者利盡而交疏，原是必至之勢。

二 各人反應某種刺激的歷史相同

羣衆心理的形成，其原始的條件，是從民族性上產生的民族意識，已如上述。其次，便是各人皆有相同的反應某種刺激之歷史。原始的條件，儘管具備，可是因環境習俗的關係，他的力量，往往隱而不顯，昏而不明，泛而不切，甚或漸滅而不存。必經相當次數的喚起與應用，其本性始能發展。又必使所發展的本性，各人有同一的傾向，得一致

的經驗，然後各人的心理，遇事能立即趨於一致。蓋各人所得的刺激，儘多相類，而各人因本性習慣的不同，反應刺激的方式與程度常不免互有差別，此種事實，已為心理學者所證明。各人反應各種刺激的方式與程度，平日既不相同，故一旦雖遇互有利害關係的問題發生，而各人對於此問題的理解，感情，與意願，自必無從一致。蘇門答臘之巴達士 Batas 民族，性本和善，可是兒女見他們的爸爸老了，就求爸爸自懸於樹，他們在下面抱樹狂撼，亂念咒語，祝爸爸落地。及屍體落下，再用莊重的宗教儀式，殺而食之，以為大孝。老態龍鍾，是父親給予兒女的刺激，殺父而食，認為孝道，是兒女給予老父的反應。此種反應，欲使中國人表示同情，絕不可能。即凡遇孝道問題發生，決不能使巴達士民族和中華民族基於同一觀點，以形成同一的心象。若平日從沒有遇着某種刺激，則更無從發生一致的反應。處於北美洲極北部及格林蘭島等地的愛斯基馬 Esquimo 民族，據挪威探險家雷騰氏 Mr. Christian Le-Den 調查，他們視殺戮異族人是超出範圍的舉動，與他們談歐洲大戰，他們忽驚奇大呼「鉛披南可尼」其意是說我們極為懼怕。與彼族所謂智識階級談及此事，就回得更妙了，「只有白種人幹這種事，我們是絕對沒有的，也許白種人不是完全人類，血管中怕有獸類的血吧？」自歐戰發生以來，人類頓受一絕大的刺激，無論加入戰局者，或中立局外者，都危疑震驚，滿抱悲觀，可是愛斯基馬人的心中，絲毫不稍受此空前大戰的影響。這因為愛斯基馬人平日沒有戰爭的觀念與行為，故沒有受過戰爭的刺激，既沒有受過戰爭的刺激，便沒有反應此種戰爭刺激的習慣，故對於歐洲大戰，不但不生反應，并且不感刺激。所以歐洲儘管演成空前慘劇，形成全歐洲人民的恐怖心理，

而愛思基馬人却安樂如故，誰也不能使愛思基馬人與歐洲人形成一致的羣衆心理。

三 各人對於一問題有相同的認識

各人反應某種刺激的歷史相同，是習慣方面的條件；各人對於一問題有相同的認識，是知識方面的條件。知識是指示吾人行爲的方向，與決定吾人行爲的計劃和程度之導師。不幸因所受教育的不同，各人的知識程度，差別得太甚了，有時遇一粗淺普通的問題，亦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人的見解感覺，絕不相類。甚或麻木不仁、熟視無覩；不但各人對於同一問題的認識不同，而且各人對於同一問題的能否感覺，亦未易肯定。知識程度不同，固然常使人羣分解；若知識程度相類，則其使人羣團結之力，必遠過於使人羣的分解。共信既立，互信必深，互信既深，團結必固。社會心理學家愛爾烏特說，「理想、信仰、法度、及價值，於維持社會之共同一致，非常重要。故凡人類之羣，皆有此種智慧，常常流行，以指導管轄各人的行爲，理想、信仰、及法度的儲積，有時稱爲「社會心」（social mind）。若此等流行於社會中的智慧原素，既相同而又調和之時，即化爲羣衆動作的單元，處此複雜文明的大社會中，第一大問題，是如何能使信仰及價值的適當一致，以保持各人處理一共同問題時動作的單元。」所謂形成社會心的智慧，即是各人對於同一問題相同的認識。惟有此相同的認識，始能形成社會心，即始能形成羣衆心理；反是則否。此種事例，歷史上處處可見。近者如最近中國人對於補救金貴銀賤的方法觀念，不能一致，或認限制現銀進口，加徵進口稅，足以抬高銀價；或認此法實行，必愈使銀價低落，金價高漲，各人對於方法問題的認識不同，議論各別，

故如何補救金貴銀賤的舉國一致之心理，終於無從形成。遠者如遜清光緒年間的救國問題，革命黨一眼認定惟有推翻滿廷，建設民國，始能求得中國的獨立與自由；保皇黨的觀察則不然，大唱其君主立憲的別調；於是由不一致的輿論，形成不一致的人心，兩兩對峙，其流毒之深，直到辛亥革命尙不能使國人的心理，一致贊助中山先生的主張。

四 各個人間有互相刺激的可能

羣衆的結合，固須有共同的反應，而最要的條件，在各個人間，尤須能互相刺激。因爲就事實上觀察，各人的知識程度，儘管相同，但是各人對於同一事件的反應，從來沒有完全相同，始終一致的。所謂羣衆心理的一致，只是大致相同，並非絕無差別，假使真有絕對相同的反應，亦只是例外，不是常態；而且從羣衆團結的價值上審察，最貴有共同的目的，行爲却不妨有差別，毋甯有比較的差別，惟比較有差別的行爲，始能分道揚鑣，各人盡其力之所及，分別擔任一種工作的各方面，得分工合作與比較切磋之利。否則羣力雖大，思想不免簡單，行動不免呆板，決不能呈現如火如荼之觀。再就羣衆運動的慣例上審察，目的又無須一切皆同，有時各殊的目的，偶然應用同樣的手續，這手續也能使人團結。譬如羣衆的需要，常不相同，或爲要求增加工資而來，或爲要求減少工作時間而來，或爲拒絕監工人而來，來者的目的不同，而其表現的行爲，求達目的的手續，常趨於一致。手續既趨於一致，則至少當各人集合行動時一剎那間的心理活動，亦必趨於一致，何況各人集合行動的時間，又決不止於一剎那呢。

各人能不能互相刺激，爲羣衆心理能不能形成的一大關鍵。各個人間互相刺激的阻礙，爲地域的隔閡，特殊勢力的遮蔽，邪說謠言的搖亂，以及其他使各人休戚不相關利害不相謀的種種魔障，而知識的低微，感情的冷淡，自亦爲阻礙原因之一。庚子年間，義和團崛起，形成北方農民一致排外的心理，然終因地域的隔閡，與基於東南互保條約而產生的特殊勢力之遮蔽，不能刺激南方民衆的精神，不能得到南方民衆的同情與援助，任憑他八國聯軍把北京城鬧得烏煙瘴氣，神號鬼泣，而上海人的花天酒地，依然如故。當時南北羣衆心理的歧異，直叫見者發怔，聞者驚疑。最近如反革命者逞其簧鼓，淆亂國是，蠱惑人心，革命的民衆儘覺得外侮日深，國難正殷，奔走呼號，聲淚俱下，然而終不能激起被反革命者麻醉了的民衆，使之相應。試看掀動世界視聽的中東路慘案，我國領土被蘇俄蹂躪的在三百數十公里以上，損失的戰費在四千二百餘萬以上，塗炭的生靈難以數計，同江富錦的全邑掃劫，呼倫貝爾的獨立運動，又爲我民族我國家最近五十年來所有的極大損失。蘇俄的強暴，我國的恥辱，不是比五卅慘案，沙基慘案，濟南慘案，還大了百倍麼？然而重重魔障，蔽塞了民衆的聰明，搖亂了民衆的心志，遂使五卅慘案，年年有激烈的紀念，而對於僅隔一年的中東路慘案，就不聽得民衆有甚麼呼號；沙基慘案，歲歲有深刻的追想，而對於爲時未久的中東路慘案，就不聽得民衆有甚麼傷感；濟南慘案，幾乎人人有沉痛的哀詞，而對於受辱最甚損失最大的中東路慘案，反不聽得有甚麼呻吟的民衆。國人心理的反常，民衆感覺的麻木，可算得已達極點了。凡遇此種情勢，計惟有去其隔閡，揭其遮蔽，破除邪說，辨正謠言，才能使各人的精神，有互相刺激，互相感召，形成羣衆心理。

戮力以赴國難的可能。

五 各人對於刺激有合力反應的需要

各人儘管具備着前列四個要件，要是對於某種刺激，各人沒有合力反應的需要，或甲對於乙的反應，視為不干已事，利害上不免秦越相視；或乙的反應不能與甲的反應並起，時間上不免超前或落後；或甲乙都認某種刺激無關大體，不必共同應付；或甲乙認某種刺激容易應付，少數人致力便足；或竟一二人感覺某種刺激，而衆人都不知不覺。在此種種情形之下，則各人對於某種刺激的突起，必不感覺合力反應的需要，即或有所感覺，而竟無結合力。在此種各人心理活動應該一致而竟不能一致之時，苟不幸外力加入，作有意或無意的離間，陷入各個擊破的絕地，那麼本來孤掌難鳴的，到此竟以為鳴之不對；本來認某種刺激容易應付的，到此竟認為不必應付；本來認某種刺激無關大體的，到此對於某種刺激竟將信將疑，若有若無了。至於本來認某種刺激不干已事，或反應時間超前落後的，早已被外力打擊得色相皆空，竟以為並沒有某種刺激了。試看當陝甘民衆飢荒到日死千百人時，而東南民衆賑災恤鄰的一致心理，無意中受了軍事的打擊，竟以為陝甘並沒有饑荒到這般田地，很難回復各人良心上賑災恤鄰之自然的一致的需要，不是很顯明的證據麼？夫以每日餓死千百同胞的極大而又極慘的刺激，尚不能喚起一部分軍人與全國民衆合力應付的同情，其原因不但在軍事的遮閉隔絕，亦因為全國民衆的需要是賑災恤鄰，一部分軍人的需要是爭權奪利，各人需要不同，故各人對於每日餓死千百同胞一大事件的刺激，不能有

同一程度的感受，不能發生合力救濟的反應。

第二節 羣衆心理將起的朕兆

人類的慾求極多，不可以數量計，但是此極多的慾求，實不外從求名，求安，求愛，求新四種基本慾求中蕃變分化而出。此四種基本慾求，如得相當的滿足，則心平氣和，各人皆能自樂其樂，自利其利；如不能得相當的滿足，則各人『不平則鳴』的心，必引起衆人的共鳴，形成騷動不安的局勢。

騷動不安的感覺，最初各人並不甚清明，只因爲慾求受了抑制，心中微微覺得不暢快而已。對於抑制的由來，模糊不分，並不去找尋他的根苗。抑制的魔力，將肆威到何種地步，亦沒有引動各人的想像。卽微微覺得不暢快的對象，究竟是甚麼，亦只是依稀彷彿，不能確指。然而各人生活失了興趣，時時表現懶散蕭索無聊煩悶的消極態度，却是不可諱飾的心象。醞釀復醞釀，終使各人心的深處，不約而同的暗藏着一種說不出的痛苦，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的強烈要求。前次不覺或半覺的不安，其對象已若隱若現，呼之欲出，各人已漸漸的認識甚麼是使已不安之源了，不安的生活，已漸漸的具體化了。由各人生活不安的具體化，又進而爲普遍化，默契化，深刻化。蓋不論在甚麼社羣中，每由少數人的不安狀態，傳染及於多數人，更由多數人不安的表示，返照及於其初少數人的不安，使少數人初步的不安，形成進一步的不安，而少數人進一步的不安狀態，仍傳染及於多數人，互相刺激，互相反應。

各人不安的心理，不言而喻。彼此冥合。但是不安的原因，究竟在那裏？已被認識的不安之源，是否確實可信？却依然不敢自信。各人對於不安之源的認識，既徘徊於「是耶非耶」之途，出入於「將信將疑」之間，不由不形成各人牛也似的磨旋動作。不見那老牛麼？在他受了驚恐，或忍不住渴熱時，便會不安起來，有意無意的，沒精打采的，慢慢的磨圈兒走動。這種動作，乃是一種不安和恐懼的表示。人類亦常有這樣的行爲，西廂記描寫鶯鶯小姐「坐又不安，立又不穩，登臨又不快，閒行又困，鎮日價情思昏昏，一片無俚心緒，確可爲心理不安欲求不遂者寫照。假使社會上一般人的生活，都陷入此途，那麼一觸即發，一拍便合，羣衆心理的萌動，必一發而不可遏滅。

此猶僅就內在的心理變化之特徵而言，若就表現於外的社會現象觀察，則常羣衆心理將起之時，亦有顯著特殊的徵兆，發現於各階級中。凡上層與中層階級中，對於歌哭釣遊之地的一切現象，表示懷疑，表示厭惡。鄉下人向城市尋樂，城裏人向鄉下漫遊，甚且呼朋嘯侶，遠適異國，那便是上層和中層階級煩悶不安的特殊行動中表現的特殊徵兆，亦即是羣衆心理行將形成的徵兆。十三十四世紀中，歐陸人士，極感生活不適，遂有周遊各地的大學生，一批批的出現，開關文藝復興運動之門。近百年中，俄國人遊歷的風尚極甚，培植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根苗。此種例證頗多，不必盡舉。印度布拉門教徒，視出國遊歷爲危害階級制度之媒，嚴加禁止，他們所見雖然聰明，但是他們只見到遊歷是危害階級制度之因，而沒有見到各人感覺生活不安是產生遊歷之因，故祇知爲治標的禁止，不知爲根本的救濟。下層階級呢，其生活的不安，也表現出意義相同而形式略異的行動，甚麼浪人啦，流氓啦，乞丐啦。

地痞啦，不斷的在下層社會中增加。我們一向歷史上檢查，即可見此等人常繁殖於強烈的羣衆運動或大革命前期的社會中，而爲革命羣衆所由造成的原料。當革命羣衆將暴動而尙未暴動之時，社會上犯罪與自殺的慘劇，激急的增加，近年中國犯罪者與自殺者的數量，突飛猛進，故羣衆運動的次數，亦幾與日俱增。「山雨欲來風滿樓」各種羣衆心理的形成，自有其不可掩飾的朕兆，只看留心民隱者能不能觀察入微罷了。

第二節 羣衆心理將成的朕兆

將起的羣衆心理之朕兆，雖是爲將成的羣衆心理之前驅，但是往往容易變移，或竟消滅。此節所述，是必有羣衆暴動緊隨着發生的重要朕兆。社會上如有此種朕兆，很明顯很普遍的發現，則不必有甚麼先見本領者，始能預言危機已到，即稍有近代常識的人，亦能診斷出羣衆暴動的必不可免。

社會上一切制度的作用，都在維持秩序，安定人心。一切制度所以能產生此種作用，全在統治階級的極力施行，知識階級的極力擁護與平民的絕對服從，而知識階級擁護之功，尤推第一。不論何種制度，必經知識階級的宣傳讚美，實力推行，作平民的表率，爲平民的導師，然後制度的基礎，始能鞏固，制度的作用，始能發生。一切制度如此，一切統治階級的地位能否鞏固，能否得民衆的擁護，其關鍵亦操在知識階級手中。

從歷史上觀察，不論如何善良的制度，或如何聖明的統治人物，當他開始與民衆發生關係時，總能博得民衆

的好感；可是時過境遷，從前的制度或統治人物，又總不免落伍，而且很容易落到與民衆極不相入的地步。同時統治階級，又總是極力維持那種不合時宜的制度，藉以維持自己的權威；於是感覺銳敏的民衆，便不時感到壓迫，壓迫的原因何在，却不明白。在民衆初感到壓迫時，知識階級因爲常生活於統治階級優待條件之下，一方面既感到痛苦，而他方面對於統治階級又不免存着報恩之心，故民衆對於現狀雖表示不滿意，知識階級却很不以爲然，常與現狀以有力的辯護。可是不滿意現狀的民衆心理，終是一天深似一天，足以搖動知識階級對於現狀的信心，使他一天減似一天，不久必能使知識階級也感受得流行的不安，而開始表同情於被壓迫的民衆。再過若干時，卽知識階級的自身，亦會直接感受到壓迫了。於是知識階級，便會隨處注意發現現狀不安的原因，又要憤怒起來，開始向現狀攻擊，更會提倡起來，鼓吹民衆信奉他們所認爲善良的制度與人物。智識階級向統治者倒戈的史例頗多，且隨意舉一二件爲證。羅馬帝國衰落時，安節羅斯與古斯丁哲羅姆等智識階級，轉移其擁護政府之心而擁護教會，識者觀此朕兆，早知教皇代替人皇的時機將到，一致的羣衆心向，亦將成熟。俄國知識階級心理的逐步轉變，更爲明顯。多斯泰夫斯基 *Dostaeysky* 托爾斯泰 *Tolstory* 的不滿意於現政府，甚於以前的閣歌兒 *Gogoe* 布斯金 *Pushkin* 及其後克羅泡特金 *Kropotkin* 開爾基 *Korky* 的攻擊現政府，又更甚於多斯泰夫斯基托爾斯泰；最後到沙 *Tsar* 皇政府沒落的前數十年中，簡直要找一個擁護現政府的次等角色，亦找不到。若非完全瞎了眼的，祇在這件事裏，便可以看出政府的毀滅，乃勢所必至的了。

知識階級倒戈的最大效果，便是開始作宣傳的進攻，宣佈統治者的罪惡，與制度的不合時宜，使統治者失去民衆的信仰。而且能使民衆的意識着魔，只覺得統治者不管是誰，一例都是魔鬼；不問那一種現行制度，一例都是不合；世界上除了壓迫之外，更無他物；人生的意義與價值，除了與壓迫者奮鬥以外，亦無他事。處處覺得待遇不能平等，時時覺得動作不能自由，只要稍加挑撥，民衆的公憤，便如野火一般的延燒起來。要是知識階級趁火打劫，指出甚麼人或甚麼事是施行壓迫的原動力，使民衆的忿怒集中於某一制度或某一人物，那麼這種熱烈尖銳的刺激，他是如何的激動了如沸如焚的被壓迫民衆之血，使每一個人的每一血球，都沸騰到白熱度呵！

本來，各人對於現狀不滿的心理，最初是淺薄的，散漫的，甚麼人都被埋怨，甚麼制度都被譏議，不滿的目標既多，攻擊的力量便分，各人的心向，各自趨於混戰，而不能一致，所謂羣衆心理，便在若有若無如現如隱之間。及智識階級指出要害，集中民意民力於一個焦點，羣衆的心理活動，自然既深刻，又極整齊了。

其次，資產階級的倒戈，也往往給羣衆心理以有力的促進。資產階級向來是利用農民的困貧，召募他們到工廠；又利用當時政治的腐敗和財政的紊亂，攫取各種的壟斷權，而且利用借給國家的債款以博厚利，可說與現政府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但是一到現政府每况愈下的時期，就會發生疑懼，表示不滿，他對於他的壟斷事業，借給國家的債款，所取得的地產，所開設的工廠，都有些放心不下，常常感覺到自己將與現政府同入破產的地步。爲防患未然計，就不免變更態度，贊助貧民的暴動，以圖推倒現狀，另闢局面，建立他們可以憑依的政權。這種事理，我們可

以在法國路易十六時代的最初十四年（一七七四——一七八八）所發生的情形，得着證明。資產階級既然倒戈，在現政府方面，因為失去了全體的援助，愈加顯現其衰頹的情狀，而啓示羣衆進攻的機會。在羣衆方面，因為得着了資產階級的同情，不但在精神上激增興奮，即在物質上亦常得到資助。於是從前本來攻擊現政府的，至此愈加奮勉，從前站在旁觀地位的，到此投袂而起，「天下土崩」的形勢，「羣起亡秦」的舉動，亦就一發不可收拾了。

復次，說謊盛行，謠言蜂起，亦為羣衆心理已趨成熟，羣衆暴動行將發生的朕兆。有意的說謊，與無根據的謠言，向來是民衆不滿意於現狀的產物。因為羣衆痛惡現狀，對於現狀惡劣的形容，常不免過甚其詞。若想掀行波瀾，以遂其得隴望蜀之願時，則對於好消息的傳播，又不免擴大範圍；於是遠離事實的說謊，放之則彌滿六合，跡之則不見其根。以耳為目的民衆，卻信以為真，於是有意說謊，又一變而為無據的謠言。所以當謊話謠言以及攻擊人物的文字在社會上傳播得愈甚的時候，便是羣衆一致心理愈易形成的時候，是羣衆騷動最易發生的時候。例如一七七五年，法國民衆乘路易十六將要加冕的機會，就捏造政府的命令，向各處傳開，說國務會議將麥價減至十二利華一石。由假傳聖旨引起的騷動，雖遭撲滅，但所留的影響極大，各黨間的爭鬪，宛如鼎沸，小冊子的傳播，幾如雪飛，有的攻擊內閣，有的說親王之間有反對國王的陰謀，其中更有十二分嘲弄王權的，羣情騷動，勢將燎原。及一七七六年廢止行會以後，又立即爆發一種謠言，大家傳說，不但廢止行會，一切封建的奴役加賦稅都取消了。此種傳說的結果，竟引起了抗繳租稅的暴動。克魯泡特金於其所著法國大革命史中說：「只要得到一些鼓勵，再加上各

處傳來的不靜消息，都足以使他的民衆暴動起來。各地農民，好多次假借國王或議會的名義，以爲其運動的護符。法俄各國的農民暴動中，農民總說有某種力量準備作他們的後盾，借此以安慰搖動的人心，使各人團結起來，一致行動。』又如清教革命中，馬普立勒特的小冊子 (Marpelate Tract) 和那大抗辯 (Grand Remonstrance) 是最厲害的攻擊文字。美國那篇獨立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又顯然是殖民諸州自一七六五年亨利巴特里克 (Patrick Henry) 及奧替斯詹姆士 (James Otis) 發明了他的「五種決議」之後，無數宣言與決議的總結。像洪水般流行的攻擊文字，要是統治階級妄想用壓力去禁止他，則其結果必招民衆更甚大的忿怒，而攻擊的文字，仍得用改頭換面之法，與世相見。這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辦法，聰明的政治家，必不肯幹。「見幾而作不俟終得」的先知先覺之人，更必以最善的努力，去消弭行將形成的羣衆暴動。

第四節 羣衆心理形成的遲緩

羣衆心理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來甚漸；如但就其已成熟時暴動的現象立論，認爲突如其來，驟不可測，便不免錯誤。形成羣衆心理所以遲緩的原因，至少有四種：

第一、無論何種民族，大都抵抗不過習慣的束縛；習慣的魔力，可以使人沈醉麻痺於舊制度舊生活中，忍受深痛巨創，而不知在他的生活系統中，丟去習慣已久，久而不聞其臭的腐化制度。因爲可與樂成，難於圖始，及安分

守己，不敢妄動，本是人類的常態。惟其爲人類的常態，故不論何人，初感覺一種制度不適於生活的時候，終不肯忍痛一割，心目中猶深深地印着當年乃祖乃父贊美此種制度良好的聲音笑貌；而其自身從前對於此種制度並不感覺甚麼不好的回憶，更足以起其擁護到底之念。世人常誤認現行的不良制度，只須稍加改良，即可恢復原狀的，皆由此種常態而生。因此，各人對於舊制度不滿意的心理，不易及時形成；而同時各人不滿意舊制度的心理程度，也參差不齊，不易一致。不易一致，亦即爲羣衆心理不易形成的原因。再就羣衆行動的方法上觀察，古代猶太羣衆永是用石軋死犯罪之徒，亞歷山追亞的羣衆，永是從高建築物的頂上，拋下犯罪之徒，行動方法的不肯改變，即由於心理積習的不易轉換。心理積習既如此頑固，則除非有極大的刺激，與極長的時間，必不足以衝破其守舊之心。所以亞歷山追亞的人民，要把他們從拷打基督教的邪教羣衆，變爲拷打邪教的基督教羣衆，約費了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工夫。又如倫敦的羣衆，把他從聚衆滋擾新教的舊教徒，改化爲聚衆滋擾舊教的新教徒，費時尤多。把激烈的皇權羣衆，化爲激烈的共和羣衆，比將同數量的人，與以各個的感化，更爲遲緩，更爲艱難。總之，人類守舊性，是使羣衆心理形成遲緩的第一原因。

第二、好奇喜新，原是人類本有的特性，只因環境束縛與生活艱難的關係，逼得人類此種特性，常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在此種情勢之下，舉動不敢破格，行事只得照例。有時極願破格一動，而終於不敢破，極不願照例行事而終於不得不照例。雖有人苦口婆心，把另一種良善的制度或辦法貢獻給他，他總是皺眉搖首，不敢接受。新制度

或新辦法儘管勝過舊的十倍，可是只因接受的人發不出勇力來，非到萬分需要時，必不敢立刻採用。譬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以後，全國民衆承十餘年軍閥政治的茶毒，差不多無人不以急求休養之心，作苟安一時之念，一方面既欣幸於統一的完成，而同時不敢且不願再納如何的代價，以求鞏固統一的基礎，故此後中央政府的軍事動作，頗不易得民衆一致的同情。這顯然是民衆當大努力與極疲困後一種惰性的表現，亦顯然是環境逼迫與生活艱窘中一種懦性的表現。此種惰性與懦性，遂成爲羣衆心理形成遲緩的第二原因。

第三、羣衆心理的構成，固然特有促其構成的對象，使衆心共趨於一的，此外尚須賴各人互相默契。默契的意義，包含着互相感應的作用，羣衆中每一分子對於其他分子的感情態度，都能起立刻自動的反應。但是這樣的默契，在大的人羣中，乃是一件發達極緩的東西。爲甚麼呢？因爲甲能表同情於乙丙，是因甲的心中，對於乙丙的感情與態度，先已有了容受性之故。此種容受性，必須甲乙丙同在一很長的時間中，受得共同的經驗以後，始能具備。原來人類受暗示而起的感應，是以過去的經驗爲條件，感應只生於被暗示喚起的概念，並不生於暗示者心裏所存的觀念。要是自己沒有舊觀念作基礎，則無論如何有力的暗示，亦不能促起感應。絕無承受感應的基礎，而憑空感應，是心理上從來不曾有過的。換句話說，羣衆只肯接受與其舊經驗同在一條線上的暗示，而不能接受從未接受過的任何暗示。感應既須借重舊觀念，舊觀念的構成又須經相當的時間，而構成各人同一的舊觀念更須經相當的時間，則羣衆心理的構成，決不是叱嗟可辦，已甚明白。故構成共同經驗的遲緩，又爲形成羣衆心理不得不遲

緩的第三原因。

第四、極愚蠢極貧苦的最下層階級中人，認此種生活，早已決定於命運，絕非人力所得補救，故索性聽天由命，不存甚麼好的希望。惟有經過統治階級一度改良他們的生活以後，此種極愚蠢極貧苦的人，漸漸的開拓了眼光，看見一些天日，得着一些知識，束縛稍鬆，喘息稍蘇，便會改變了從前聽天由命的觀念，想用人力爭勝。於是從前所能忍受的生活，漸不能忍，從前所愛戴的制度，漸知厭棄。此種人不滿意現狀的心理，和統治階級所給予的知識，成正比例。知識愈得的多，便會愈要求更好的生活，與更大的自由；要求不得，便會同心協力，出以暴動，從事抗爭。小的壓迫，在身分愈高的人，愈覺其不可忍，對於己身所受一些不平等待遇，感覺特別敏銳，便由於此。所以從歷史上看來，民衆想推翻一種壓迫制度的心理，往往形成於那種制度的壓迫力較前低減的時候。民衆最革命最急烈的動作，亦常在壓力較爲稀薄之時。中國革命，成功於戊戌維新，民知稍開以後，而不成功於戊戌維新以前；宗教革命，不爆發於最無道的約翰十一世教座之下，而爆發於較有道的黎奧十世莅位之時；便是明證。構成民衆對於某一事件齊起厭惡的心理，必在壓迫稍鬆，民智稍開之後，則又爲羣衆心理之形成所以遲緩的第四原因。

第五節 羣衆暴動的誘因

羣衆心理雖已形成，未必立即形之於暴動。暴動的主因雖已存在，然不得引誘暴動的近因，必不會突然爆發。

譬如火藥雖然埋伏，要是沒有使火藥爆發的導火線，那麼埋伏的火藥，儘可以永不爆發。

羣衆暴動的誘因：在政府方面，是統治者力量衰落的暴露，與統治者遠出乎衆人意料之外的專制；在民衆方面，是飢寒的驅迫達到極點，對於負責政府的需要，更感急切，集會結社機會，隨時加增。茲分闡其理如下：

第一、當羣衆暴動之前，統治者之材輕任重，不能勝任，久已成爲事實了，只是還沒有很鮮明的暴露出來。一到統治者暴露其能力絕對不能勝任時，羣衆便再也不能忍耐，急激的暴動，必一躍而出。巴士提獄（Prison of Bastille）的防守司令德勞奈，是一個極沒用的懦夫，當時竟有三分之二的守卒，與民衆表同情，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故羣衆乘間突起，攻破了巴士提獄。英政府處理波士頓（Boston）茶黨的危機，好似兒戲，放着有力量的海陸軍不用，住在波士頓的人，誰都知道必有搗毀茶船之事發生了，他卻一些不覺得。茶黨事件發生後，議會所通過的波士頓口岸議案，及他項法律，可說笨極，可說是火上加油，卒使星星之火，至於燎原。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當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爆發之頃，好像沒腦筋一般，時機儘管嚴重，他仍把久已同情於人民的軍隊，留駐彼得堡（Petrograd），又拒絕選用一個對多馬議會負責的政府，硬把自己陷於重圍，隔絕了自己的親信部隊，且生生的讓他親信部隊駐於離京極遠之處，陷於重圍之中。當時掌管全國鐵路的官吏，革命傾向，很爲明顯，并有人迭次向他警告，他卻依然任其在職。這一切措施，簡直表明了連開一升雜貨舖的腦筋都不够的人，在那裏統治一個帝國啊！從這些史例上看，便知「木腐蟲生」，「船破水入」，都是不可復施掩飾的事實。

第二、統治者遇羣情不滿時，往往趨於剛愎，驅於意氣，他既處於騎虎難下的環境，再也不要希望他能够懸崖勒馬。那種一往直前，不顧禍福利害的心理，如用『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俗語去形容他，萬分恰合。統治者此種心理，常形成極端的專制，形成遠出乎衆人意外的專制，愈趨愈甚，愈甚愈趨。那種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的狀態，已隨着專制程度的陡增，暴露無遺。可憐的羣衆，忍無可忍，終不免於鋌而走險了。在清教革命及美國革命開始爆發時，特別的政象，便是統治者的行爲特別專制，如搜捕議員，加徵茶稅，統治者的兇殘，燃燒了羣衆的熱血，終於激起了羣衆的暴動。於此有須聲明的，上節說羣衆的暴動，都在壓力較小之時，本節又說在統治者特別專制之時，便是激起羣衆暴動的機會，豈不自相矛盾麼？不，並不矛盾！上節所謂壓力，是確能壓得住羣衆的實力，若真有實力把羣衆壓到喘不過氣來，羣衆也只得含淚忍受，不敢冒險一試。要是統治者並沒有甚麼實力，只憑着一股虛驕之氣，倒行逆施，羣衆不全是瞎子，終有人會看出破綻，窺破真相，倡率了被壓迫的同志，起來暴動的。這乃是統治者的壓力有虛實，並不是作者的措詞有矛盾啊。

第三、最足以激起羣衆暴動的，是飢是寒。一般人在飢寒交迫時，甚麼行爲都可以做得出，暴動是算不了甚麼的。攻破巴士提獄的羣衆，許多是餓着肚子的，在佔領巴士提獄的前一日，他們還搶劫了拉撒里人（Lazarites）的寺院，抄沒了其中五十車以上的麥子充飢。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亦有同樣的情形，長列的麵包隊，人數多至數千，在革命爆發前數星期，各大城市的每一救濟所門前，都擁擠着索取麵包之人，三月八日麵包的騷動，擾亂了聖彼

得堡全城，正是俄皇政府顛覆的前兩日啊！食物缺乏，激起暴動，是無可倖免的物質現象。即使食物的缺乏不到極點，而精神的誘因，也足以引起暴動。貧民不滿意於自己的貧乏，及妬忌富者的富有，是最普遍的社會現象，是最普遍的人類心理。不幸今日社會的經濟組織，常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貧民的不滿意與妬忌，便跟着繼長增高起來，便會發生乘機伺隙沒收富者財產的決心。須知社會既重視財產，則貧民要多得財產，不僅是單純的生活問題，還牽涉到多得財產足以表彰威望的地位問題。所以當英國宗教革命時，有人提議宗教的改革，能把可恨的教士之財產奪過來，補充自己的財庫，增高自己的地位。羣衆聽得，便潑風也似的起來，努力從事那種宗教的改革。

第四、當社會秩序久流於極端紛亂時，嗚嗚望治的民衆，便渴望有一個能負治安責任的政府出來，盪平大難，恢復社會的秩序，維持民衆的安寧。即使因時而起的政府，極端專制，只要能夠適合民衆亂極思治的需要，民衆亦能忍痛歡迎。巴黎民衆服從斷頭機的殺戮，遠勝於平時服從法律的制裁；列寧的專制，比任何俄皇都厲害，俄民俯首帖耳，甘之如飴，決非無因。政府首要的職務，是維持秩序與安寧，遇政府沒有力量行使其首要的職務時，時局必十分嚴重，此時民衆急切的需要，便是一種超越現行法律而具有力量的政府。有力量的政府，是文明社會中基本的必需品，是超於一切需要之上的第一需要。試看凱撒（Caesar）克林威爾（Oliver Cromwell）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列寧（Nikolai Lenin）所組織的革命政府，何等專制，所制行的法律，何等猛酷，但是切莫駭怪啊，他乃是民衆的意旨，在直接的活動，他乃是一切法律的創造者與戰滅者，他又是一切權力最初的發源與最終的

結果啊！此種現象，切莫怪民衆樂受極端的專制啊！這乃是從「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的心理作用上，形成了「飢不擇食寒不擇衣貧不擇妻」的可憐生活啊！

第五、在交通方便，消息靈敏，民衆容易結社集會的社會，最能廣播統治者的弱點，增加民衆精神的緊張。只消有少數暴烈分子，提出一句口號，或一個標幟，不管那口號或標幟的對不對，總會立刻散佈各處，使職業與地位不同的人，發生相反的感情，他能激起一方面的愛慕與忠誠，又能激起他方面的惱怒與怨恨，相激相盪，愈演愈烈，終使民衆鬱而未發的種種情緒，遂得乘時崛起，爲激烈的總暴露。如法國革命時，「自由」「博愛」「平等」「皇黨」「貴族派」「君主派」「無褲漢」（當時過激共和黨之賤稱）的口號，及紅帽章，白帽章，百合花形紋章，三色旗的標幟，傳播之速，如霆如電。在俄國革命時，「沙皇黨」「鮑爾希維克黨」「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中產階級」「蘇維埃」的口號，及赤色旗的標幟，流行之盛，無以復加。到處發生的急進會社，所謂「蘇維埃」的，如雨後春筍。此種急進會社的巨量發生，乃自美國革命以後一切現代革命開幕時的普通特徵。交通便利，能使羣衆運動急速開展，歷史上最顯著的事例，是巴黎民衆在攻破巴士提獄的前日，成千累萬的集會於（Hotel de ville）決定組織一枝國民衛軍，中選的四萬九千人，在數點鐘內，便組織完畢，分配妥當，個個發誓忠於國民大會，於是一個獨立而有維持治安力量的新政府，造成於一日之內，其成功如此之速，便是受交通便利之賜。又如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爆發了「麵包之亂」，多馬議會中的急進派，計畫了一個新政府，在短短的五天以內，這新政

府便把聖彼得堡及莫斯科收入掌握，一星期後，俄皇便遜位了。俄國革命運動的成績極爲迅速，便是因爲革命發生的社會，在交通宣傳上具有迅速的現代設備之故。此外如德國革命，奧國革命，亦和俄國同樣的迅速。近十餘年來，中國因外資的侵入，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全國交通，得了一部分的完成，大規模的工業，多少發生於都會，商旅更往來於通都大邑，革命的民衆也就漸有團結的機會，故十五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全國民衆一致奮起，不到兩年，平定全國。故交通便利，消息靈敏，最足點燃民衆的欲火，引他爆發。

第五章 羣衆心理的轉變與演進

羣衆心理，與時代環境，互爲條件，若時代有變遷，環境有改移，羣衆心理即不能無轉變。又形成羣衆的分子爲個人，故羣衆心理終不能脫離個人知識程度的影響。個人知識程度，又隨着時代的演進而提高，則羣衆心理自能隨着個人知識程度的提高而演進。故本章有關明此種原理的必要。

第一節 羣衆心理的時間空間交感性

從構成反應的條件差別上看，在異時間異空間，或異時間同空間內，不能夠成完全相同的羣衆心理。從社會思潮派別與人類生存欲望差異上看，在同時間同空間內，可以成完二類以上的羣衆心理。再就人類精神溝通的力量上看，在同時間異空間內，可以形成相同的羣衆心理。更就習慣的原理上看，反應時間和空間的新舊大小，在形成羣衆心理上，有難易的分別：

一、羣衆心理，多半起於被動，爲反應環境刺激的產物。要是構成環境的時間及空間，都不相同，那麼環境給與吾人的刺激，便不能相同，羣衆心理，也要隨之而異。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決不能引起同一的羣衆心理，就在

夏天種於沙土中的豆，不能和春天種於黏土中的瓜相同，是同一個道理。

甲地方與甲時代所以能構成甲種的環境，發生甲種的刺激，必具有發生甲種環境與甲種刺激的特殊原因，和特殊條件，不易用人力變更；故對於甲種刺激的心理反應，亦不易用人力改造。例如民衆雖然都需要一種解決生活問題的主義，然而中國民衆最需要的是三民主義，決不能強使中國民衆也和俄國民衆一樣的需要共產主義。即使中國民衆將來也有需要共產主義的可能，但是可預言的，中國民衆需要的共產主義，必不能和今日蘇俄式的共產主義完全一樣。況且需要共產主義的時間，又決不是最近的將來。要是蔑視了羣衆心理的空間性與時間性，強使今日中國民衆採用蘇俄式的共產主義，終必激起羣衆反抗的暴動。所以說，從構成反應的條件差別上看，在異時間異空間，不能形成完全相同的羣衆心理。

空間雖同，時間不同，那麼因爲民衆生活程度生活方式等與時俱進的關係，彼一時與此一時的民衆需要，必不能完全一樣，由生活問題之刺激而引起的心理反應，亦必有以異於其他時代。就和同是生長於長江流域的人，因爲時期的不同，形成冬季愛日夏季畏日的不同心理，同一道理。所以從前的中國人，總是一德一心的愛護君主專制，今日的中國人，便同心竭力的愛護民主共和了。十七八世紀中，歐洲民衆都崇拜資本主義，到十九世紀以後，歐洲民衆對於資本主義的厭惡，便與日俱增了。心理的變遷，所以如此，自然是從前人類知識半開，賴有君主包辦一切，從前人類需要大宗商品，賴有大資本家經營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因爲生活上的需要不同，環境給與人類的

刺激各異，凡此構成心理上對於制度的反應之條件，與時俱變，故形成的羣衆心理，亦不能完全相同。所以又說，構成心理反應的條件差別，異時間，同空間，仍不能形成完全相同的羣衆心理。

二、各個人的思想與欲望，因為各個人強弱賢愚的秉性，和所受教育所操職業的不同，遂顯出許多程度和種類的差異。由此產生的社會思潮，亦百派爭鳴，各執一是。但人類是羣衆生存的動物，因為要達到生存欲望的滿足，及受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心理共鳴律的支配，便不免『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結成各種團體，分成各種黨派。每一團體每一黨派中，必然具備人類生存欲望裏面所包含的幾種性質，每一團體每一黨派生存欲望所含的性質越強，則每一團體每一黨派內恃的結合力，與外用的抗拒性，越是堅固而明顯，輕易不肯互相遷就，定於一尊。故儘管同處一個地方，同在一個時間的民衆，各個人的欲望思想行爲，本就有了差別。及遇着一個問題發生，各個人的見解，自然不能一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勇者見之便不問情由立即着手去幹了。從各個人的組織上說，至少可以組織兩個以上的黨派，從各個人的心理上說，至少可以形成兩類以上的羣衆。所以同處一個環境，同在一個時代，同致力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問題，而各人的求法不同，中國國民黨內各派，與黨外各黨，都自以爲是，以人爲非，心理上的成見既深，彼此合作的互信，遂不可能，而國民黨的團結，因之不能強固。最近二三年來，生生的把中山先生遺交下來的中國國民黨，裂得粉碎，黨內的分派，黨外的異黨，至少均在二個以上，跟着各黨各派搖旗吶喊的羣衆，其心理的不同，亦至少在兩類以上。所以說，因為社會思潮派別與人類欲望差異，在

同時間同空間內，可以形成兩類以上的羣衆心理。

三、羣衆心理，是注重各個人心理的一致，不注重各個人形體的集合。如多數人於無意中集合一地，既無同一的目的，又無同一的行動，各個人的個性及意識，並未隱沒，凡羣衆所有的特性，亦絲毫沒有構成，那只能叫作烏合之衆，不得謂之羣衆。所以但注重各個人形體的集合，在羣衆心理學中，是沒有立場的。既注重各個人心理的一致，那麼儘管各個人所處的空間不同，只要各個人的心理活動，在同一時間內，卻能無間遐邇，異地同心，亦得叫做羣衆。

從事實上考查，人類在同時間異空間內，往往有異地同心的活動，如當國家有重大事故時，散居各地的人，於同一時間內，思想，感情，動作，不約而同時趨於一致，互相呼應。古人說：『東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其實從普通生活上發生的普通問題，無論何方人的觀感，儘可一致，不限定東方人與西方人如此，更不限定東方的聖人與西方的聖人始能如此。又何況今日交通便利，消息靈通，同一意見的形成，各人心理的溝通，較古代容易數倍呢。所以英人倭拉士 (Wollas) 說：『當廣範圍的奮興時，遠距離的人所受印像的影響，（如新聞記事圖畫之類）亦與接近者同其程度，是因為視覺與聽覺的想像力遠近相同之故。』所以說，人類精神溝通的力量，能使在同時間異空間的民衆，形成相同的羣衆心理。

四、凡人在某一環境中生長慣了，則由某一環境中發生的問題，其引起反應的時間，可以縮短。生長在某一環

境中愈久者，則其引起反應的時間，亦愈可以縮短。爲甚麼呢？因爲同在一個環境內的人，習慣相若，風尚相同，彼此容易認識，情感利害容易一致，往來利便，聲氣易通，故遇有公共問題發生，因各人互相刺激之容易，得以減少引起反應所需的時間。譬如吾人做常做的事，每比做新做的事迅速，初學外國文的人，看書的速率很小，走舊行的長途，常覺速於走新遇的短路，這都是因習慣及感情有無的關係，所以引起反應所需的時間有長短的不同。若習慣愈久，感情愈熟，則引起反應所需的時間亦愈減少，直達到不假思索，一激便應的圓熟境界。并且吾人在習慣的環境內，甚麼事總容易引起注意，按照反應定律，若在一刺激未至之前，先有準備，則刺激一發，反應也立刻隨着表現；那麼在注意時，可以減少引起反應所需的時間，自無可疑。反之，如不甚注意，沒有準備，那麼吾人的趨向未定，精神未凝，刺激雖來，自然不能迅速反應。總之，舊居的環境如故人，聲音笑貌，耳熟能詳，極易反應，故反應極速。新入的環境如生人，笑啼俱非，處處隔膜，極難反應，故反應極遲。

空間範圍的大小，與反應時間的遲速，亦有關係。空間範圍小，則反應時間速，空間範圍大，則反應時間遲。鷄鳴狗吠之聲相聞的小國，其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故不遇刺激便已，一遇刺激，互相反應之速，速於置郵而傳命。反之，空間範圍過大，則每一刺激的傳播，必甚遲緩，即每一刺激的到來，必極微漸。按之刺激公例：刺激程度的增減，若是驟然的，反應易於發生；若是微漸的，刺激可以全失其力。忽寒忽熱的氣候，人人都能知覺，倘寒暑是由積漸來的，人人都不易知覺。刺激的驟漸，和空間的小大有關，空間小的，刺激的來勢必驟，空間大的，刺激的來勢必

漸。若空間範圍過大，交通工具又不完全，無論何種刺激，總不容易迅速傳播，即不容易使人人感覺其到來的驟突，反應之遲，實不能免。美國人排斥東亞人的變動，本始於太平洋沿岸，而被及於其他各地；今則運動的中心區域，已逐漸改變態度，而在此種態度尙未影響到的各地，其排斥東亞人的心理，反較中心區域爲高，這就是空間範圍過大，新刺激不易傳播的鐵證。

各人反應一種刺激的時間，既因習慣的有無，及空間的大小，而有遲速的不同，那麼各人對於一種刺激，雖然都有相同的反應，但或先或後，此起彼落，便不能在同一時間形成同一的心理。所以說，反應時間的遲速，和空間的新舊大小，在形成羣衆心理上，有難易的分別。

第三節 羣衆心理的時代背景

有何種的時代，必有何種的羣衆心理；何種的羣衆心理，必有在何種時代，始能形成；未來時代或過去時代的羣衆心理，必不能形成於現代。不識時務的笨漢，製造輿論，躡級以求，夢想形成將來始能形成的羣衆心理，不惜拐騙羣衆，盲從共產主義；或大開倒車，強奸民意，迷戀着已經過去的黃袍加身運動，威脅羣衆服從君主專制主義，必定徒勞無功。

今日羣衆心理所由產生的背景，極普遍的，是政治、經濟、國際的不平等、不自由。爲甚麼一切人民沒有平等參

與一切政治之權利爲甚麼一切法律沒有公平裁判一切人民之價值？又爲甚麼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不能完全自由？思想起來，鬱鬱不樂，一加比較，憤憤不平。於是普通選舉運動，婦女參政運動，推翻專制政治運動，遂由羣衆的心田中，乘時生長，其勢如春花怒放，如夏麥翻浪，誰也不能阻止。爲甚麼資本階級可以安富享樂，不勞而獲？爲甚麼貧民階級終日勤勞而不得一飽，所有生產利益，都入資本家的囊中？爲甚麼擔負生產大任的勞工，徒有神聖的虛名，慘受奴隸的待遇，連言語行動也絲毫沒有自由的餘地？想來想去，好不傷心。於是憤懣不平之氣，發露爲社會革命。社會革命，本是數千年來社會上各階級各團體努力奮鬥以求優越地位及勢力的一種最廣大最延長的人類生存運動，到現代而益劇，他已進爲世界上天字第一號的大問題，他已成爲世界上十六萬萬民衆心頭間共有的問題。至於要求國際地位平等，不願受他國的壓迫束縛，亦爲各國民衆今日一致的要求。古今來一切革命運動，皆因不平等而起；希臘羅馬時代奴隸的革命運動，因身分不平等而起；中世紀農民的革命運動，因社會地位不平等而起；十八世紀中等階級的革命運動，因政治權利不平等而起；現代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因經濟生活不平等而起；現代被壓迫國家民族的革命運動，因國際間種族間待遇的不平等而起；不平等實爲萬惡之本，社會騷動之原。地位既不平等，行動便不能得着自由，不自由，毋寧死，於是以萬死博一生的羣衆暴動，遂瀰漫於今日的世界。

事到如此，事到如今，不必再用文明的假面具，來隱飾現代的醜惡了。自從十五世紀的殖民運動，十七世紀的

商業主義和開明專制，十八世紀的機器生產方法的利用，和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匯合而成的近世帝國主義，支配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的人口與土地，使其成爲商品銷售所，原料供給地，和投資場所，逼得一切被壓迫國家內的經濟基礎，發生動搖、變化、崩潰、破產等等非常現象。弄到現在國際政治問題，完全集中在一個糾紛矛盾和應付上面。眼見得全世界被壓迫民衆心弦的緊張與共鳴，必日甚一日，終有一天，震撼了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打碎了被壓迫民衆的鐐鍊！

從世界全體着眼，固然到了今日，將形成全世界羣衆一致的心理；即從各國羣衆心理分別觀察，到了今日，亦自有其與從前不同的色彩。歐戰前，各國勞工團體，無論其爲左派右派中間派，都有革命的社會主義之傾向。歐戰後，便漸棄其革命思想，而取進化的改良的態度。社會主義系的勞工團體，且對共產派取防禦的態度；如法國最有勢力的勞工總同盟（C. G. F.）本是革命的大本營，現在已趨於穩健化了。左派共產系，雖離此總同盟而另立統一勞工總同盟（D. G. T. U.），亦不過鼓吹革命的空論，並無實際的發展。這都是傾向於理想的法國國民性成的，亦因時代的關係始能促其形成如此的心向。

更就中國特殊的環境，研究中國羣衆的心理，亦自有其特殊的背景與特徵。

中國民衆，爲文化衰退，經濟落後的民衆；所處的環境，爲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層層包圍的萬惡社會；所過的生活，爲失業、失戀、失意、流離、死亡、自殺的病態生活。背景如此，要求便生。民衆在政治上所需要的自由平等，是都能

享受政治上應享受的權利，力避歐美民主制度國家的覆轍，致一國政權，爲國內強大民族及資產階級所私有。在經濟上所需要的自由平等，是一方面消滅過去所有外資的侵略，以免國內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受其威脅破壞，並以政治和法律的力量，厲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辦法，以達到私人資本制度的完全消滅。他方面在雙方平等互尊的條件之下，吸收外資，並發達國家資本，從事建設，開發利源，所有民衆，都能得到衣食住行樂育的充分滿足。在國際上所需要的自由平等，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成爲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凡此要求，雖今日尙未能形成四萬萬人一致的心理，但是大勢所趨，環境所迫，以及先知先覺者的奔走呼號，必能把不知不覺的民衆完全喚起。無論在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總因所處的環境不同，而隨時形成恰合各時期的心理。

中山先生說：『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從心理的建設上論，自宜先致力於正心誠意，而後推極其效於治國平天下。若從心理形成的原因上講，則環境的勢力，大足以左右心造時勢的英雄，可使一切境由心造；爲時勢所造的英雄，則一切心由境造。羣衆之起，多半起於時勢之所造，有怎樣的時勢，便形成怎樣的羣衆心理。羣衆心理如果健全而有力，則其結果亦往往可以造成時勢。文藝復興運動，必起於十五世紀『黑暗時代』之後，宗教革命，必起於十六世紀，法國式的革命，必起於十八世紀，德奧意各國的革命，必起於十九世紀，蘇俄式的革命，必起於二十世紀，中國的國民革命，必起於今日，這都是時代的魔力，在那裏驅迫的啊！時代未到，任憑他有甚麼人鼓動挑撥，也發不出革命運動，時代既到，則羣衆心力所趨，革命聲浪一發，無論專制

帝王，或專制帝王的功臣走卒，就都要手忙腳亂，一籌莫展起來。聖彼得堡羣衆的麵包聲，可以嚇得殺人不眨眼的哥薩克騎兵，在馬上發抖；柏林市上的紅旗影，可以使百戰不撓的普魯士軍隊，棄甲曳兵而走；全國同盟罷工的羣衆暴動，可以使素號安樂國的瑞士，也會發現。若時代祇到某一步，便祇有某一步的羣衆運動，所以十九世紀以前，無論何國羣衆，祇歡迎法國式的革命，誰也沒有夢想到蘇俄式的革命。時代又進到某一步，則羣衆對於革命方式的要求，又會進一級，所以能由政治的或經濟的或國際的片面革命運動，而進於聯合政治經濟國際三者作一根本總解決的國民革命運動，以求實現三民主義的世界。民衆心理的趨向如此，決不是突然而來，憑空而起，都是時代的大力量，在那裏驅使引誘之故。

即以數十年來直接間接受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論，因為時期成熟與未成熟及其轉變的關係，羣衆心理亦形成前後不能相同的五大段落。

從一八八五年中山先生立志推翻清廷，建立民國，至一八九五年十年之間，民衆對於革命的心理，是厭惡痛恨毒罵。其時代背景，則因民衆承太平天國已倒，帝國主義者變換了威逼手段而用利誘方式以侵略中國之後，歌舞太平，樂而忘亡，男子只管講究做八股，女子只管講究纏小腳，此外甚麼事都不管。故中山先生儘管拚命去做革命運動，只落得民衆恭上他一個瘋癲神經病的徽號。

從一八九五年中山先生起第一次革命軍於廣州，至一九〇五年十年之間，民衆對於革命的心理，是由譏笑

誹議而進於贊美同情好感。其時代背景，則爲民衆眼見中日戰後，中國吃了大虧，列強瓜分中國海港後，又要瓜分中國陸地了，覺得創鉅痛深，總須補救。混之蚩蚩，雖然不明白革命的意義，却已經明白中國的危急，或對於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已不把瘋癲神經病等非人性的稱謂送他，而另換了大逆不道謀反作亂等人性的徽號了。及庚子年闖了大禍，皇帝們狗也似的連夜逃竄，民衆都知道滿洲政府不是東西，若不將他驅除，整個中國必然被他斷送。又因戊戌維新運動，叫醒了整天睡在故紙堆中的一部分人民，對於舊制度文物發生了懷疑。因此之故，民衆對於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已表示同情，由大逆不道謀反作亂等不名譽的徽號，另外恭上他一個極光榮的救國志士之徽號了。

從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年，中山先生統率中華革命黨，與軍閥及帝國主義者苦鬥的一個時期中，民衆對於革命的心理，是由心理上淡淡的稱譽，薄薄的同情，與消極的接受，而進於實力上積極的佐助，行動上壯烈的表現。達到此種地步的時代背景，則爲帝國主義者由武力瓜分中國的計畫，進爲經濟侵略的共管，用心更毒。滿洲政府爲防革命黨人而訓練的新軍中，反參入無數革命分子。壓迫的方法愈厲，反動的方式便愈多。自中國同盟會本部成立，黨員激增，宣傳周到，喚醒了大部分被壓迫民衆。數年之間，革命黨人連續不斷的流血，洒遍各處，那種義俠精神，實足以感動富有尚俠好義性的中國民衆。時代需要革命，既如此急切，如此顯著，在時代大浪裏進行的民衆，自然站到革命軍的旗下，都響應辛亥八月十九日之役，一舉而驅除滿洲政府了。中山先生得着『國父』及『中

『國華盛頓』的徽號，乃是時代已至的產物，非突然而來的啊。

從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中山先生遺命中國國民黨繼續國民革命工作的一個時期中，民衆對於革命的心理，反由熱烈的贊助，深厚的希望，而退於失望唾棄厭惡懊悔，直至於認賊作父，亂找出路。使民衆墮入苦海的時代背景，則爲民元以後，帝國主義者勾結着南北大小軍閥，蠱惑民衆，轉變民心。國外窮奢極侈的舶來品，則向奄奄垂盡的人民，不絕的引誘，國內大小軍閥的混戰，又向久不聊生的人民，任意的斲傷。風雨如晦，世亂如麻，可憐的民衆，再也想不出半條生路來，其視滿清末造，反有唐虞三代如在天上之感；民國七八年的民衆，則又視民初如唐虞三代的不可幾及；過我而去的，皆屬唐虞三代，逆我而來的，遂是滔滔橫流。民衆的心理如此，其厭惡革命之深，自然與時俱進。失望了數年的民衆，忽然看見蘇俄革命成功，便急不暇擇，認蘇俄式的革命，乃是一條生路，便又不免踏上歧路，把將入黎明期的中國，重又回到漫漫長夜裏去了。故本時期的革命，因民心離散，遂入於頓挫之境。

自十五年國民革命軍重振旗鼓誓師北伐以來，重又喚起民衆已死的心灰，得着民衆如火如荼的擁護，爭先恐後的參加，人心一變，國運轉隆。其時代的背景，自然是民衆已到了被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及帝國主義者加緊環攻的時候，不得不集中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拼命奮鬥；而中山先生的人格與主義，亦已得民衆的認識，故無論軍閥如何頑抗，叛變如何迭起，終不足以壓縮民衆贊助革命的熱心。戴季陶說：『問題的真實性，終久會把真理表現出來；時代的需要，畢竟會把他真正的領袖尋出來。所以多年受中國民衆冷遇的三民主義，和創造三民主義的中』

山先生，到了這真實的需要現出來的時候，無論情願與不情願，只要是想革命的人，自自然然地，被世界的時代力催迫着，集向孫先生的旗下來了。」

第三節 羣衆心理的民族背景

羣衆心理和民族的特性，民族的地位，有深切關係。民族特性是形成羣衆心理的先天條件，民族地位是形成羣衆心理的後天條件。民族特性，便是表示某一民族和別民族不同的要素。民族地位，便是一民族的分子感覺自己民族和別民族處境不同的意識。僅具民族特性，則形成的羣衆心理，雖然顯現其與他民族不同之點，但是引起其形成羣衆心理的範圍，祇在本民族內，不易涉及他民族。有了民族特性的差異，更有民族地位不同的感覺，然後引起羣衆心理的機會較多，範圍較大；有時竟可以引起站在同一個地位上的各民族，形成心理上的一致趨向，行動上的連環陣勢。

茲先說明民族特性在形成羣衆心理上的關係。構成民族的要素，是血統、語言、生活、宗教，以及風俗、習慣。各民族性格的特別，便由血統語言生活宗教以及風俗習慣不同之所致。血統是鑄定民族氣質的原素，語言是表現民族思想的工具，生活是表示民族謀生的方式，宗教是培養民族信仰的要件，風俗習慣是範圍民族行動方式的質力。各民族的血統、語言、生活、宗教，以及風俗、習慣，既不相同，則各民族的氣質、思想、信仰、行動方式、生活方式，便不一

樣。各民族的氣質、思想、信仰、行動方式、生活方式，既不一樣，則構成人類心理的種種要素，先已不同，由此構成的羣衆，表面上雖然一致，心理上自不免許多參差了。

一民族和別民族區別的普遍特徵，非常顯著。德意志人的沉毅堅忍，美利堅人的進取活潑，法蘭西人的浮囂快樂，日本人的偏狹鄙吝，中國人的優柔寬大，希臘意大利人長於美術文藝的天才，俄羅斯人饒有沉雄果敢的勇氣，英吉利人富於獨立創始的性質，都是一種民族具有的普遍特徵。所以同一羣衆運動，因為民族特性的不同，有的很是叫囂暴亂，有的便較鎮定。就歐洲講，因為英德等北歐各國的羣衆性質較爲平穩沉着，法意等南歐諸國則不然，故當社會主義家開國際的會議，集各國勞働者代表於一堂，總是不能調和。在德國那些勞働者，也還整飭肅穆，在法意等南歐諸國就狂亂不堪了。又如法蘭西革命，騷擾到不知所云，意大利無論戲館演技場，也都異常嘈雜，就因南歐國民性易於興奮激動，不若北歐凝重靜穆之故。就亞洲講，因為中國民族精神，不同於其他民族，故數次愛國運動，儘管罷學罷市，羣衆却充滿了忍耐犧牲自制和平的特徵，比之歐美罷工風潮，日本鬧米舉動，有其勇氣而無其亂暴。總之，意大利法蘭西等拉丁民族的羣衆運動，如花如劇，頗不足畏。英德美等條頓民族的羣衆運動，有商人性質，處處打算，雖然可怕，還不是最可怕的。惟有斯拉夫民族的俄羅斯羣衆，幽涼沉雄，宏遠強毅，拿破崙用五十萬鐵騎壓俄境，俄人直取其數百年的國都，五六十萬人口的大都會，付之一炬。近年蘇俄革命，直把舊派人物殺得血流漂杵，絕不一動其慈悲之心。其氣魄的雄，手段的蠻，直叫人害怕到極點。偉大的中華民族，一旦恢復了民族

的自信力，發展了現代的知能，則所表現的羣衆運動，亦必別開生面，特著怪績。故民族精神，在羣衆意響上有極大的影響。民族精神健全，使羣衆不良的特質漸失勢力，乃是根本的法則，普遍的公例。

中華民族的性質，因爲受了數千年風習禮教的陶鑄，更有特異的地方。名分主義深入人心，遂形成安分守己，不求進取的特性。命運之說，蠱惑衆庶，遂形成聽天由命，不甚努力的特性。近數十年來，西歐拜金主義，傳染全國，於是富貴觀念，又充塞社會。已富貴者極力表示自己的富貴，矜誇之心特盛；未富貴者勉強表示自己是富貴，虛偽之心大作。富貴如可求，即犧牲道德，犧牲他人，亦覺值得的，今日處處可見。於是羣衆在社會上失了互助性，個人在職務上失了責任心。遇着權利，如強盜分贓，你爭我奪；遇着義務，如強盜招供，你推我賴。近十餘年來的政局變化，社會混亂，遂無一不以富貴爲中心。武人想得富貴，就鬧了一個藩鎮跋扈，朱溫再世；文人想得富貴，又鬧了一個文人無行，馮道復生。富爲經濟不平等的特徵，貴爲政治不平等的特徵，不平則鳴，無怪其然。

互助精神，責任觀念，既已缺乏，於是對於國事便形成問而不問，不問而問的態度。消極的，是不論要不要問，一概不問；積極的，是不論能不能問，一概要問。不問的固然是不作，全問的亦僅是任意雌黃，隨便攻擊。破壞之後，不求建設，打倒以後，便不負責，種種舉動，都成了一種幼稚病。本來中國人對於事情，研究少，判斷多，努力少，批評多；對於人物，原諒少，猜忌多，贊助少，攻擊多；多少年來已鬧了一個三代以後無完人，現在更是處士橫議了。

因此，近數十年來，中國的官吏雖然貪污昏庸，民衆受了名分主義的麻醉，運命觀念的迷惑，以爲官吏有勢力，

有威權，我們既出了賦稅，官吏不再來找尋我們，就算是愛民如子了。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老百姓，總是偷空去務他的農，乘機去作他的工，變着方法去經他的商。即使被官僚軍閥們壓迫到忍耐不住，來一下羣衆暴動，亦容易被官僚軍閥們用一些富貴收買，用一些手段離間，火熱的血心，可以在五分鐘內冷到零度以下。但是以上所云，只是我民族一時的病態，並不是固有的根性，只消實行中山先生提倡的主義十分之一二，便可霍然病愈了。

次說明民族地位在形成羣衆心理上的關係。風的鳴，因氣的不平；流的急，因地的不平；團體的衝突，因利害關係的不平。統是受外力的壓迫，環境的影響。各民族所處的地位，如不平等，便足以激起地位不平民族的公憤。地位愈惡的民族，惡感的激起亦愈易。惡感程度愈深，則反動力量愈大，反動範圍亦愈廣。如果壓迫力愈大，覺醒的民族愈多，由覺醒而復興的民族愈增，則此種環境的暗示力，異常強大，足以使頑夫廉，懦夫立，其所表現的羣衆勢力，震撼大地，莫能抵抗。試看土耳其民族解放的成功，和中國革命運動的驚人進展，他是如何的給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衆一個絕大興奮啊！再看，近年來愛爾蘭民族和印度波斯阿富汗各國民族的獨立運動，朝鮮台灣民族前仆後繼的奮鬥，菲律賓濱民族的獨立要求，墨西哥以及拉丁亞美利加民族對北美帝國主義的反抗，猶太人烏克蘭人對沙俄帝國主義的反抗運動，凡此轟轟烈烈的事實，他是如何的引起被壓迫民族或民衆的同情啊！

從橫的方面看，近代世界最大的革命潮流，當沒有過於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了。睜眼一看，那些在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以及各地飽受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民族，不是已經形

成了普遍的反帝國主義之高潮麼？在以三民主義爲立場，國民革命爲出發點，世界革命爲歸宿的中國國民黨革命旗幟之下，我們又可以顯然地看出他的陣勢；第一步，當然是造成一個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努力革命的連營寨，在聯合戰線之下，同帝國主義者拚命，以求實現中國的自由平等。第二步，又必然的以中國爲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而以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與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爲左右兩翼，以求世界各國的自由平等。此種連營寨，必然繫在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及民衆所締的同心結上。此種同心結，又必然締於各民族相同的背景中。以往的歷史，如美國侵略下的中南美諸國，因皆站在不自由的地位，具有主權損失的背景，便形成A B C 三國（阿根廷巴西智利）聯盟抗爭的羣衆運動。最近的事實，如中國民族對於土耳其阿富汗印度朝鮮台灣各民族獨立運動，表示十二分同情；及土耳其阿富汗印度朝鮮台灣各民族對於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感覺十二分興趣；都因爲地位相同，所以心理一致。

若再從縱的方面說，羣衆心理的轉變，又和民族地位的轉變，有密切關係。例如中國羣衆心理，自鴉片戰爭以後，幾經變遷，而每次變遷，都以民族地位爲背景。最初和外人通商時，自視爲中華上國，視人爲蠻夷戎狄，無論何處的中國人，一見了歐美人士，總是萬衆一心的亂嚷着「洋鬼子洋鬼子」此一期的羣衆心理，可謂鄙視異民族的羣衆心理。及眼見外洋來的洋貨，充斥市場，洋教會，洋學堂，也佈滿各地，事事物物，都不適合大中華民族的老胃口，便形成了排外的羣衆心理；義和團亂殺外人，便是北方農民排外心理的大暴露。到後來迭受對外戰爭的損失，便

又覺得只要是外國的，什麼都好，只要是中國的，什麼都不好，視人過高，自視甚劣；於是由排外的心理，一變而爲畏外的心理。到於今每况愈下，軍閥官僚，媚外於上，土豪劣壓，買辦階級，媚外於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民衆，卽脅肩諂笑，跟着叫『洋大人！』『洋先生！』降至今日，羣衆對於異民族的心理，更墮落到十八層地獄，商船商店，懸掛外旗，住宅張貼教會標幟，金錢存儲外國銀行，內地不安，寄寓租界，內亂不已，希望外人共管；更由媚外的心理，直降爲恃外的心理了。對外的羣衆心理，由鄙視變爲排斥，由排斥變爲畏懼，由畏懼變爲諂媚，由諂媚變爲倚賴，都由各時期中，中國民族的地位先已變遷了，遂形成羣衆心理的變遷，不是突然而來，無故而起的啊！

民族地位，與民族特性，雖然都是形成羣衆心理的背景，但民族地位的力量，終於敵不過民族特性。站在同一地位上的各民族，雖可以形成心理上一致的趨向，行動上連環的陣勢，但因各民族間感情思想的方式各各互異，雖以利害關係站上一條戰線，步調必不能整齊，面目必不能一樣，外表雖似融和，內部必仍渙散。拉丁民族的羣衆，無論其主張的是革命，或是保守，他們總想依賴國家扶助，以達其目的。只要目的可達，便不免傾向於中央集權，甚且主張狄克推多制，一切舉動，自有一種戲曲的小說的性質。至於條頓民族，如英美人民，便不然，獨往獨來，一切皆訴之於個人的創造力，並不想依賴國家。以思想方式論，法人具有邏輯的演繹的傾向，英人具有經驗的歸納的傾向，儘管所處的地位相同，而解決其所處地位的方法與態度，必不能完全一樣。同一社會主義，及平民政治，世有若干國，卽有若干派，其原因卽在民族性質的各別。

共產主義者，以爲階級意識，必然克服民族意識，這顯然是不明羣衆心理之誤，祇要觀察事實，便知其妄。如奧匈社會黨內，德意志人派和捷克人派之民族的軋轢，終於一九一一年，使社會黨內捷克人派和奧大利社會黨分離，而參加捷克的民族運動。歐戰時候，法國無產階級與其同一地位的法國無產階級拼命，不因地位相同而攜手。德國無產階級也向其同一地位的英國無產階級肉搏，不因地位相同而袖手。這些事實，都足證明民族特性形成羣衆心理的力量，較大於民族地位。

民族特性與民族地位在形成羣衆心理上，又有相質相劑的作用。單舉中國歷史，即可證明，如一方面，漢族對於東南方民衆，常居主動地位，常取進攻政策，常用壓迫手段。對於西北方民衆，常居被動地位，常取保守政策，常用防禦手段。其結果，遂形成西北民衆終不能與東南民衆合作，及東南民衆終瞧不起西北大漢和北方侏子的敵對心理。他方面，中國舞臺角色，常以漢族爲正生正旦，滿蒙回藏族爲淨與副淨，正生正旦以唱工及做工見長，淨與副淨以架子及武工見長。故漢族的文風，蒙滿回藏族的武力，各有其特色。又以漢族的同化力甚強，常同化其他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特性，形成健全的心理。被同化的民族，自亦改變他的性情。所以歷史上漢族與其他民族每經一度的競爭，文化便昂進一回。不幸近百年來，漢族受異民族的蹂躪，太頻仍了，文化因而退步；移入南方的北方民族，又太不爭氣了，安富尊榮，武力因而退步。南北民族同時退化，中國舞臺角色，不能支持自己舞臺門面，遂使他洲脚色，夢想奪取中國人後臺老板的資格，迭演種種慘劇。民族特性與地位改變，則其所形成的羣衆心理，自然與前不

同，這是很明白的事實。

第四節 羣衆心理的天時地利背景

人類心理差異的要素有三：一爲種族遺傳，二爲社會環境的陶鑄，三爲自然環境的薰育。種族遺傳與社會環境的陶鑄，已在民族的背景，及時間空間的交感性中，分別說明。自然環境，即指天時地利，天時即指溫、熱、寒、冷、風、雨、晦、明，以及氣壓、天變、旱魃、饑饉、洪水等等。地利即指海濱、沙漠、平原、高原。夫溫熱寒冷風雨晦明以及氣壓天變旱魃饑饉洪水等等天時，與海濱沙漠平原高原等等地利，皆具有偉大的淫威。種族的盛衰，人口的增減，民族的文野，社會的隆替，皆直接間接和他有密切關係，不但爲形成人類心理根本的要件。

人類處於酷熱之時，精神昏沉頹唐，欲與天然力相爭而不可得；若處於嚴寒之時，精神顛頓萎縮，與天然力相抵太劇，沒有餘力及於他事。欲形成各人同一的心理，從事同一的運動，實不可能。生長於地帶熱而氣候燥的民衆，耐勞而性躁，常有暴動之舉，如阿刺伯人便是。生長於地帶寒而氣候溫的民衆，沉忍而遲鈍，富有保守的性質，如英人、荷蘭人便是。生長於溫帶而天朗氣爽之處的民衆，活潑而靈敏，但不免有輕浮操切的傾向，法蘭西人便是代表。若生長於熱帶，而空氣潮濕中的民衆，又不免流於懶惰懈怠，不想做事，馬來人便是明證。因此，各地民衆形成的羣衆心理，其難易、久暫、熱烈、平庸、穩健、浮泛，各式各樣，絕不相類。黑爾拔哈 (Häipach) 說：「人種乃至族性間的根

本差異，實因乎氣候作用，」的有見地。

高原之民，逐水草而居，除血族以外，沒有旁的妙法使他們團結，雖有如成吉思汗帖木兒等強悍英雄特出於其間，終不能建設一個鞏固的國家。故高原之人，人各一心，最不易形成羣衆心理。平原之人，安土重遷，繫累重重，如交通不便，亦不易使一盤散沙的民衆，從事於步伐整肅的羣衆運動。故平原之人，祇能使極小部分的民衆，形成羣衆心理；而羣衆心理的格調，亦少激烈。海濱之人，活潑進取，行爲思想，無限自由，羣衆心理，容易形成，亦容易轉變。德儒里革說：「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誠然不錯。至於印度氣候酷熱，以前印度人憤宗教的腐敗，苦政治的暴虐，與感受呻吟於酷熱的炎威之下，殆有同樣的感想。仰首北望，則喜馬拉耶山的高峯，皚皚積雪，沁入心脾，釋迦產生，遂遁入雪山，以求超脫，而救濟殘酷之社會。至今甘地氏率羣衆爲不合作的抗英運動，猶未脫釋迦救世的方式。俄國氣候嚴寒，冷風刺骨，最宜養成羣衆冷酷無情之性；故皇室時代的殘虐，與其人民暗殺之風盛行；而今日蘇俄共產黨之殺人放火，慘刻寡恩，尤有「從古如斯，於今爲烈」之觀。

里爾拔哈說：「人種乃至族性間的根本差異，實因乎氣候作用，」的有見地。最顯著的事例，是南北美洲民衆心理的差異。美國南部各省，因爲氣候炎熱，最宜於種植棉花烟草，而能忍受那種炎熱去種植棉花烟草的，以黑人爲最宜；於是最不合人道的黑奴制度，就產生於這個條件之下了。當時黑奴的使用，南部各省的民衆，幾認爲天經地義，無人能辨認其錯誤；但是北部民衆，在僱用白人工作較使用黑奴爲合算的條件之下，不久就發現奴隸制度

的不合人道。此種發現，因南方民衆的心，早被黑奴給與他們的利益所蒙蔽，所以終不能使南方民衆首肯。因爲南北民衆心理的不同，於是解放奴隸與保存奴隸的心潮，左右了當時美國的政治，掀起了美國的南北戰爭。這可怕的南北戰爭，可說發生於南北相反的氣候。因南北氣候不同，所引起的政治心理的分歧，至今依然存在。民主黨的在南方，與共和黨的在北方，就是一個最準確的反映。

美人會依實驗心理的方法，測量氣候影響個人身心的淺深。其法在二年四季之中，依於氣候的變化，測量各廠工人每日工作的能力，所得結果，則爲影響最大的，是寒暖的變遷，其次是濕氣的濃淡，至於晴雨表的變化，則無甚影響。依此得了一合理的推測，即在華氏六十度至六十五度，爲身體活動最適當的溫度，換句話講，就是當午溫度，升至七十，入夜，則降至五十五度的時期。據漢丁頓說，精神活動最高點，爲華氏三十八度時，冬夜有霜，夏日熱度，高不出七十五，且常有風雨氣候之變化的，爲最適宜的氣候。由此可知氣候終年不變，或祁寒酷暑之處，皆不適於人類身心的活動。由此亦可知在何種氣候之下，最易形成羣衆心理，在何種氣候之下，最不易形成羣衆心理。

偉大的自然現象，固然足以陶鎔偉大人物，可是過於偉大，便容易使人發生恐怖之念，想像力過敏，理性因以減縮，其妨礙人心發達，阻滯文明進步之處，實在不少。如自然現象得其中和，則人類的自信力，可以不被自然界的威力所壓縮，非但不恐怖他，并且愛美他，利用他。例如亞洲非洲美洲可怖的自然現象，較歐洲爲多，不但山川河嶽沙漠等終古不變的物如此，即地震颶風疫癘等不時的現象，歐洲亦較少於他洲。所以安息時代的文明，大率帶恐

怖天象之意。宗教的發達，速於科學，迷信的勢力，強於道理，都由於此。埃及及祕魯墨西哥印度人所崇拜的偶像，都不作人形；及希臘文明肇建，然後所塑繪的羣神，始為優美人類的形貌，其宗教始發於愛心，而非發於畏心。故埃及及安息的文明，使人與神的距離遠，希臘的文明，使人與神的距離近。由人與神距離近的文明，所陶鑄的民衆，多聽天由命的心理，少與天爭勝的胆智，休想他們能發生慷慨激昂的羣衆運動。由人與神距離遠的文明，所陶鑄的民衆，多冒險進取的氣魄，容易發生如俄如潮的羣衆運動。

自然疆域，與羣衆心理，亦有關係。英在自然區域內，易生國民共有的通性；其積漸而成的文化，亦絕少受外界的影響，故其國家特質獨著。較諸德國，適得其反。德國境界，概屬人爲，常動搖不定。歐洲諸國，除奧意大利外，如丹麥希臘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等，其自然界域的明分，都勝於德國。人都知德國國家主義鼓吹的熱烈，而不知德國移民，最易與人同化。中歐諸國內，幾乎沒有一國沒有德人，但是總容易除其國籍，與人同化。即移居美國的德人，對其祖國，亦少眷戀的情感。德人的特徵，不若英法的顯著，論者歸於無自然疆界的影響，確有見地。否則鼓吹國家主義極熱烈的德國，怎會有此種現象呢？這無怪俾斯麥不取疆域的國家主義，而獨倡文化的國家主義啦。從此看來，立國於天然疆域內，常易發生強烈國民的精神，較彼人爲疆域的國家，確不可同日而語。無論何種羣衆心理，在天然疆域內的國民，容易形成，在人爲疆域內的國民，不容易形成，亦可以一言而決。

地利足以影響於羣衆政治心理的事例，最顯著的，有下列數例。第一例，是住居波斯東部塞斯頓溫地的原始

居民，他們主要的政治觀念，是逃稅；因為他們所居之地，蘆葦叢密，很容易隱藏自己的身體或所有物於其中，那些收稅官吏，老是沒法尋得他們的蹤跡，結果遂養成了他們逃稅的觀念。離此不遠之地，生長於空曠地面中的農民，其政治觀念，即完全相反，視稅收爲季候一般的不可逃避。這顯然是因為他們的地理環境，不如塞斯頓地方的可以供給一個逋逃藪之故。此不但原始人如此，就是開化的人亦常常如此。試看第二例，當美國東部沿海一帶的人民，投票贊成造船津貼之時，內地各省的人民，沒有不持着極端反對的論調。這又分明是內地各省人民，因為所居地位不同，用不着造船之故。再看第三例，美國西部人民，因為面對着亞洲，不感覺亞洲移民的需要，故極端排斥我們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入口，且欲強迫美國全境都採取拒絕中日人的政策。而面對着歐洲的東部人，其情形與亞洲恰相反，故對於歐洲移民感到極烈的興趣，且盡力破壞政府加於歐洲移民的一切限制。東西方人對於移民問題意見的不同，其故實由於生活地位的不同。更看第四例，美國南北戰爭的主要分割線，本是界乎南北之間的；但是南部因阿普拉慶山脉的關係，又使高地居民與低地居民起了裂痕。高山居民生活在農田很少生產不多的地形之中，遂認爲奴隸的應用，非但不合人道，且無應用的力量。因此，該地人民遂不能與附近平原居民之有奴隸者取一致行動，常勾結北方軍隊入境。至今這些區域的居民，尙未改其故態，依然與北方的共和黨合作。還有第五例，英國人民因所居地出產的不同，遂形成不同的羣衆心理，惹起重大的政治問題。此一問題，經過整個世紀的爭執，至今猶懸而未決。英人所謂：「黑英格蘭」就是煙霧瀰漫的工業區域。此區域大部分位於中央高地，南至加帝福，

北及約克夏，均在其中，所產之礦最富。所謂『絲英格蘭』就是東南部的農業平原。工業區域居民最大的需要，爲豐富而便宜的食物；故黑英格蘭的人民，最盼望的是自由貿易，進口食物無須納稅。絲英格蘭的農民，對於此問題的認識，却完全相反，以爲他們的力量，無論如何，是不能與富有大平原產麥區域的國相競爭的。當俄羅斯阿根廷加拿大那些國家的貨物進口時，若征以重稅，可使英國境內的農產品價格提高，而農村的地主及農民才得日臻於榮盛。因其觀點的不同，遂唱出『保護貿易』的口號。黑英格蘭的礦產，與絲英格蘭的土壤不同，至今竟成了英國兩大政黨的分野所在。從羣衆心理形成的條件上觀察，可以斷言英國的關稅問題，是永遠不會得着能使全國民衆都很滿意的解決的。因爲礦產與土壤常與人以相反的利益，形成相反的情感。客觀的利益，與主觀的情感，既然不同，關稅政策，自然無法趨於一致。至自由貿易政策的所以能繼續數世紀而不潰，則完全由於工業及礦產區域的工人衆多，勢力較大之故。即完全在於由工人羣衆心理中所發生的力量，足以壓倒農民羣衆心理中所發生的力量之故。

若專就中國各部說，則因各部天時地利的不同，各部羣衆的心理，亦頗有出入。北省夏日如炎，冬寒粟膚，沙霾時沉，驚風怒捲，遂陶鑄出黏液質與胆汁質的民衆。蓋寒氣博宕，足以緊束膚表的纖維，增其彈力，使血液的運行促數，而心臟益形其快利。血液的內應既速，營衛力便隨之而進。又以氣壓之高，溫度之下，體性成熟較晚，得遂其天，故身體特強；且所食爲麵餅鷓豚豆類，纖維既粗，脂肪更富，腦滿腸肥，致神經的運用，稍感不靈，遂形成了多行爲性，少

感情性與理解性的北方大漢。更因喜食酒葷蒜富於刺激性的物品，刺激過甚，奮興極易，致罹神經衰弱，促迫易怒，直率寡歡，胆大妄爲之病；加以偏處帝都之故，積受專制的淫威，薰沐官僚的習氣，便又形成了重保守，喜儲蓄，善服從，愛直爽的特性。因此，北方的羣衆感受刺激的能力，比較遲鈍，反抗環境的運動，比較減少；惟及其既已感覺，既已發作，則慷慨悲歌的羣衆運動，規模常宏遠，局勢常壯闊，氣魄常磅礴英鷲，有俊鶻盤雲，橫絕朔漠之概，決非脆弱的東南人民，所能學步。

東南各省，土肥物豐，氣候適中，山淡水秀，風光細膩，常爲名姝才子的產地，多血質人物，到處可遇。夫人生常觸暖氣，則肌膚的纖維弛緩，常食稻米，則胸質柔脆，血液清浮；加以佐味的魚腥薑桂，助其發揚，則好動惡靜之思，已有搖搖不自持之概；而侈靡之習，遊蕩之風，亦因飽暖而日甚。惟其性浮而易激，所以容易暴動，亦容易靜止。血氣既平，便悔前事的孟浪，不再思澈貫初衷；所以鄉下農夫，解衣挽袖，摩拳擦掌，口作賭鬪之辭，身作欲鬪之勢，可是掌及人而，終於不敢竟拍人面；所以五卅羣衆運動，倡導者雖多東南之人，而冒死輕生，至於犧牲生命者，少東南之人；卽有東南之人，殺身成仁，然亦勞工多而智識分子少。近更因常與外人來往，知識較富，名利心較重，常易爲外物誘惑，不能堅持主張。故志同道合的羣衆運動，不難於轉瞬間趨於分化，至於破裂，甚或投機變節。如單純爲東南人發起的羣衆運動，其規模必空泛，其局勢必若斷若續，其氣魄必文弱脆薄，脫不了緩帶輕裘，徐歌慢舞之觀。但是在其運動之前，饒有考慮、計畫、組織的性能，不若北方民衆的蠻幹，亦甚顯著。

嶺南氣候含熱帶性，且濕氣最盛，時有南風雷雨蒸暑之候。南風使人意氣沮喪，煩惱驚悸，慊忌作業，厭食不眠。雷雨使人興奮，疲勞，憤怒，不愉，痿痺，好鬥，有酒精的作用。蒸暑內含高溫和強濕，使人睡眠不安，身心的作業力俱退，而成無感覺的疲勞。加以天香薰襲其鯁，魚貝激發其味，當地之人，欲不為烈情質，亦不可得。南人因浴於熱氣，故腠理柔脆；因纖維緻細，故血氣銳敏；因身體柔弱，故畏死特甚；又因感官靈銳，故刺激其心慮，觸處皆通。積此數因，遂充其畏死之情，成為畏餘事之性；更充其畏餘事之性，轉使畏死之情反弱，以成其冒險蹈難之習。所以今天元氣衰弊，即見詭竄媮惰，倦憊茫然的冷性，明日元氣旺盛，又見躁急易怒，輕死暴發的熱情。黑爾拔哈說：『南方氣候，有興奮與弛緩相反二種作用。』若從他們歡喜遠涉重洋的事實上看，又知他們希冀心甚重；從他們不惜以賭蕩家的事實上看，又知他們僥倖心極大；從他們睚眦必報，械鬥甚盛的事實上看，又知他們猜疾心頗深；若再從他們生長之地，兩面瀕海，言語風習，迥異內地，各方面觀察，又可以斷定他們是一種富有獨立進取意志的人民。具此種種因素，今後虎擲龍拿的大業，驚天撼地的活動，必得繼續國民革命運動的大潮，由嶺南向長江黃河流域以北，倒捲而邁進。總之，嶺南民衆，不動則已，動則必有新鮮的活躍的銳利的色彩，使北方民衆睜開了昏花睡眠，初則驚眩而不敢逼視，繼則欣然接受，給以沉着的助力，與盡力的推行。

西南各省，夏無東南之熱，冬無東南之寒，春多晴朗，秋多罩霧。因為晴朗，常生人清新愉快之情；惟因高峯阻障，又不免催人入於疲勞弛緩與奮沮喪各途。因為罩霧連天，尤令人沉鬱憂怖，倦業減食。風物明媚，既與人怡悅之思，

而氣候上又易引人鬱陶之態，於是西南人遂爲多血質而兼烈情質的民衆。於是西南民衆，遂表現着輕生死，重然諾，言必信，行必果，明恩怨，嚴報復，急人之急，赴人之難，侮上而矜下，以殺身成仁自號的特徵。由此特徵，遂產桂贛的三合會，川黔，貴湘的哥老會，以及太平天國的人物。近數十年來，廣西民食多艱，游勇腐集，椎埋相結，故其人最喜亂。復因山川紆繞，地少平原，人民含山谷氣，饒自尊心，雖有朋黨，而不善合羣；雖敢急人，而自己有難，不求人急；雖無臂助，而苟有合於血氣之私，則自任孤行，亦所弗顧；因爲自尊，故酷愛自由；因爲急人之急，故鄉土觀念特甚；因爲山境閉塞，民識固敝，故無遠慮，偏保守，眼光狹，度量小，富於競爭心，及排外心。上文所云，皆偏於烈情質的一面；若從其多血質的一面觀察，則詐虞、佻健、洗樂、浮動之風，實不讓東南人獨步。西南民衆的特性，既已如此，山川的阻隔，又已如彼，故不容易發生羣衆運動。萬一發生，則消極的破壞的運動，常多於積極的建設的運動。

以全國民衆的特性論，因鐵道沒有偏設，尙不足以彌補東西向河流的缺憾。凡河流南北向的，便能連貫寒溫熱三帶之地，調和種種的氣候，人情物產，減少利害的衝突。若河流東西向的，便不同，所經之區，同一氣候，同一物產，同一人情，遂使此河流與彼河流之間，往往各爲風氣。美國的河流，皆自北而南，故東西異尙，常能均調。不幸中國的河流，皆自西而東，故南北殊趨，常起衝突。國家的政權，雖能統一，民衆的精神，不能統一。南北的羣衆心理，往往不能一致，此亦一大原因。

滿洲氣候甚寒，濕氣甚盛，冰天雪地，三時皆然，陶鑄出驍悍果決勇往不撓的胆汁質民族。今因受清代二百餘

年的驕養，復染內地娛逸之風，遂一落千丈，變成依賴、怠惰、驕奢、保守，入於黏液質而不自知。此等民族，幾近漸滅，決不能望他形成有價值的羣衆心理。

蒙古人居於寒國，食獸肉馬酪燒酒麵粉，故體強性殘，獷勇善戰。後因滿清政府力獎宗教，百計愚民，遂致生齒不繁，風習日惰，天賦強質，流爲弱品，其不能從事現代的民衆運動，可以斷定。但是強鄰逼處，競思問鼎，一旦受外力的挑撥與駕馭，則本其血氣剛悍之姿，必將如雷雨的暴發，使人措手不及。但是此種人的羣衆運動消滅亦很容易。其消滅的現象，髮髯雪解，雲散煙消，霧斂。

甘肅新疆回民最多，因氣候地勢食物宗教關係，養成殘猛暴烈之性，扶危助弱之德，團結力極強，共患難之心極堅，爲純粹胆汁質的民族。清同治光緒間，天山南北路，及陝甘諸回並起，清軍出關征剿，雖殺得回人伏屍遍山遍谷，回人全不畏縮，歷時數年，方始鎮定。如此悲壯熱烈的羣衆運動，實由於萬衆一心之所致。歐戰以後，土耳其人潛入新疆，煽惑回人，運動獨立，並擬聯合亞歐各回教徒，組織一個大同盟，雖至今尙未成功，但是此種消息，實在不可輕視。

西藏青海，地處高寒，空氣燥薄，四時積雪。雨雪之候，使人悒於憂恐，善倦淺眠。又有寒瀉之氣，中人輒痞，加以強鄰四通，偶一失着，噬臍莫及。因此，當地民衆，畏死之情極殷，自存之念極切，憂鬱之性日見增高。該地苗族甚多，宅心善疑，反復無常，且富於殘殺妬嫉之性。如此雜湊的民衆，必不能形成一致的羣衆心理；即便偶能形成，亦最易被人

用種種伎倆分解，使自疑貳。真個是「自鄙以下，斯亦不足畏也矣。」

第五節 羣衆心理的演進

人心是活潑潑的雪境，不是死板板的殭物，人類社會間祇有與時俱進日新月異的羣衆心理，絕對沒有一成不變終古如斯的羣衆心理，本節將說明其理。

在未入本文以前，先要將呂邦 (Lebon) 的偏見駁過。呂邦是法國心理學者，羣衆心理是他很負盛名的著作，許多學者都很愛引述他的話。但是呂邦拘泥着社會有機體的學說，很帶些守舊的性質，在他未受歐戰教訓以前，尤其有許多偏見。故此他反對法國革命，反對平等思想，反對平和，對於現代急劇變化的思潮，很抱悲觀，對於社會組織的改革，很是持重。因此，他對於羣衆心理的舉動，貶抑多而贊美少，老大不歡喜。即比治荷特 (Bagehot) 和他爾地 (Tarde)，亦各有身世之感，常是杞人憂天，深怕盲從及無意識的衝動，足以壞事，故對於羣衆運動的立論，亦多悲觀的成見。最不可上他們的惡當，把羣衆心理的舉動，看得一文不值。

像呂邦一類人根本的錯誤，在認理知完全沒有指示情感的力量，且認羣衆心理的活動，完全出於情感的衝動，因以錯誤，遂不免蔑視羣衆。揭破了此種錯誤，則羣衆心理之確能演進，不言自明。

人類必先有了理想，然後能熱烈的發動，積極的追求。人類必先有從理智中產生的理想，然後能形成可以實

現而且是已經或將要開始去實現的熱望中的境界。赫德斐爾 (Hadfield) 在他著的心理學與道德中說：「理想是具有某種性質的觀念，他與事情極相允洽，以至於能够吸取我們的一切情緒，而具有供應自我實現的潛力。我們有許多觀念，每個觀念，於我們的品格多少總有影響，祇有理想能够引導我們到我們所追求的完成。」又說：「正常的理想，就是能吸收一切本能的情緒而使精神得以和諧；能刺激意志，以追求一共通目的，而使心靈的個人揉成一個有機體；能够滿足自我完成的欲望，而取得自我的實現與快樂。」此可見理想之心靈的成分，富於情意的分子，理想的功用，亦很偉大。

由上面的分析與證明看來，心靈活動中之具體的理智，實在不是嚴厲而冷酷的旁觀者，乃是在情意域中永久活動之一物。世間除了瘋子以外，決沒有全受情感支配的人，即決沒有對於當前的事務，全不明瞭，目的的觀念，全然沒有，目的與手段的是否適應，全不斟酌，利害的輕重，全不計較，只是閉着眼睛去瞎幹的人。總之，理知在行爲中，多少總有他的地位。他最大的功用，就在確定衝動的方向，而使衝動適合於一預計的標的。衝動而有標的的觀念，就成目的了。目的的發生，最少當說是理性的起點；并且我們既能追問達到衝動之標的的方法是否適當，既能追問採用這些方法的理由何在，便能再進一步而追問這些目的是否適當，採用這些目的的理由何在。這種追問，本屬常有，我們因鑒於某種目的的不適當，從而拋棄某種目的，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在生命已經演進，智慧已經擴展時，不但實現衝動的方法可以改變，就是衝動的本身也有改變的可能。我們平日說慣了的自我實

現，實在是人類最需要的心靈活動。能刺激意志，以滿足自我表現的需要者，就是理想。我們在閒居時期，萎靡不振，因為沒有刺激意志之適當理想之故。我們在恐怖、憂愁、失敗、疲勞之時，柔弱無力，頹唐無聊，一任衝動的流動，亦因沒有刺激意志的適當理想之故。反之，若當時有一個新理想產生，便頓時精神振作，意興發皇，心有所注，目有所營，恢復自我的權力，發揮意志的作用，滿天愁雲，霎時消散。從此種事實看來，可以斷定在尋常情形之下，理想是引起人類活動的發動機，是滿足人類自我實現之需要的刺激物。由此斷定，更可以肯定的說，理智是人類在尋常情形之下發生活動的導師，有了理智，始有活動。不過理智要能左右羣衆的行爲，必須變爲一個象徵，必須使他人格化，與情感相結合，然後他的權勢，始不可侮，而所謂羣衆心理，始得形成。若人類在尋常情形之下，理智左右情感之力，則顯然比在羣衆中爲大。此理既明，則唯情主義者和唯理主義者雙方的論調，都是片面之談，不是持中之論。

羣衆心理不能受個人心理的影響，個人心理不能不隨智識經驗的進步而上進，此一定例，未許輕易推翻。個人心理演進，羣衆心理亦隨着演進，此一推理，誰也不能否認。集合許多個人心理，形成能活動的羣衆心理，和集合許多腦細胞，構成能構思的個人心理，同一體用。人類心理發達的自然次序，是先有欲望，後有企圖，先有目的，後有計畫。幼稚的個人及羣衆之思想，關於欲望的很發達，關於計畫的很寥寥，乃是心理演進上當然的現象，必有的過程。幫助心理演進的條件，一是智識的增加，二是經驗的豐富，三是環境的改良。

刺激意志的是理想，建設理想，以知識發達爲必要條件。知識發達的人，纔有健全的理想，纔有合理的自我表

現，纔有純良的品格。赫德裴兒說：「意志之恰當的刺激，特別適於激發自我去活動的刺激，就是理想，就是引致全人格之完全實現的那個觀念或對象。」麥獨孤說：「意志就是品格之在活動中者。」又說：「品格的單元是情操與潛意識。」又說：「品格的標的，就是道德情操之和諧的體系。」凡此，都可以看出品格的本質，就在組織、組織的單元，是情操，情操的構成分子是種種衝動與情緒。夫種種衝動、情緒、情操的本質，雖不是都是純良的，但是可用理智去洗鍊他；其發動的方向，雖不是都是適當的，但是可用理智去指導他；其相互間雖不是都是適當而和諧的，但是可用理智去統整他。凡人所追求的目的，所寶貴的利益，有的時候，雖然不一致，不合理，但是既經有了相當的智識，多少總能統整他的生活，使各部分趨於和諧，多少總能改正他的活動，使活動方式漸漸的合理。無論如何抹煞智識，抬高情感，但是智識豐富的人，他的心理活動，總比較的健全，由智識階級構成的羣衆運動，總比無智識階級構成的羣衆運動，方式來得完善，計畫來得周到，團結來得堅固，乃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依此論斷，人類的智識，如永不進步則已，要是多少總有進步，則羣衆心理的舉動，亦必多少總有進步。

其次，羣衆運動所以被人視爲沒有甚麼價值，其最大的原因，一在羣衆精神上的自相紛擾，前後矛盾；一在羣衆的動作與環境太不和諧，招人厭惡。世間事變紛紜，應付本難恰當，而每一事所寓有的衝動，又往往有不同性質的幾種，在應付不適當時，難免其中有一二種不能滿足；於是因外界事理的不周知，致引起精神上的紛擾。且一種情境，究竟要用何種行爲處置，亦難固定。在這種時際，單靠知識還不够，還得有豐富的經驗；有了豐富的經驗，始能

使對象有明瞭的體系，精神有和諧的組織。但是精神的和諧，與目標的體系，不是可以不勞而獲的，必獲之於力行。力行是理想的試金石，是舉動的鍛鍊所。一種心靈的活動，表現一次，則以後的表現，就改進一層，且容易一分，此是心理學上的一個法則。此法則成立於人類的記憶力，因為有記憶力，過去的行為思想欲念，都可積累着，成爲一種逐漸增大的勞力；而記憶力的應用，則必恃有力行後得着的經驗。人類之能進步，實由於此，人類經驗之可貴，亦由於此。羣衆運動，是修正羣衆不良運動的良方，羣衆運動的次數愈多，則羣衆所得運動的經驗愈富，而改進運動的可能性，便愈充足。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以爲『一切罪惡，都由有機體不知如何適應環境而來；惟因有機體總犧牲一切以求適應環境而保其生，故罪惡有日漸減少的可能。』可謂信而有徵的觀察。

復次，羣衆運動，多半是環境產生的影子，羣衆運動的形式，多半是環境的倒影。有怎樣的環境，便產生怎樣的羣衆運動。秩序不良，組織不佳的社會，產生的羣衆運動，便愈見其混亂。如社會的秩序與組織比較妥善，則羣衆運動亦比較高明。此外如社會上的風俗習慣法律以及輿論，如很健全，那麼風俗習慣法律輿論管束羣衆之力，不但和理智管束個人之力相等，而且過之。有一顯著的事實，可以證明此說：歐美習俗尊敬女子，所以有女子時，羣衆便肅靜和順；若素來卑視女子的國家，羣衆間如有女子加入，非但不能整飭羣衆，反愈加惹起羣衆的見人瘋，色情狂，益發放肆謔浪了。至於羣衆在美靜的環境中，不易發生暴動，在騷擾的環境中，不能運用思考，更爲常見之事。又如北京上海廣州三處，因社會環境不同，羣衆運動的方面，亦有多少的差別。北京爲官僚政治集中之所，民衆注重於

監督政治，所以五四運動起於北京。上海爲洋商勢力匯萃之處，民衆注重於民族運動，所以五卅慘案起於上海。廣州爲革命勢力孕育之地，民衆注重改革社會，所以海員罷工成於廣州。可以引起五四運動，五卅慘案，海員罷工的事端，到處都有，只因北京、上海、廣州的社會環境不同，所以羣衆運動的方面遂異。愛爾烏特於其所著社會心理學中說：『社會組織與生活的發達，正與合作的活動力在羣衆中的發達，成正比例，羣衆中個人與個人的合作，若能持久，卽成習慣，遂爲社會組織永久的實質。一羣之中，個人與個人之間，其合作形式的改變，或互相適應形式的改變，引出羣衆之心理的生活，正如個人之心理的生活，集中於個人適應的程序。』又說：『藉天擇及習慣的作用，又藉物質上限制之交互調停，心與心的動作及反應，卽變爲有秩序，有定限，且無間斷的程序。』觀此，則羣衆心理的演進，與社會秩序的演進，實有相質相劑，互相因果的關係。社會環境，決沒有終古如斯，一成不變之理，其必與時俱進，乃是理所必然，勢所必至。社會環境既會演進，則羣衆心理的隨着演進，乃亦是必然之理，必至之勢。

羣衆心理，會隨着個人智識增進，經驗豐富，及社會環境的改良而演進，已如上述。何況向上之心，乃是一自然現象，完成法則 *law of completeness*，是生物界極有勢力的法則。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各個人都有自然的向上之心，各個生物都自然而然的努力追求自己的完成。生活的豐富與上進，是生活的標的。無論是何種的慾求，其要求圓滿，都極互久。這向上之心，與完成法則，顯現在生理上，就是健康；顯現在道德上，就是成德；顯現在宗教上，就是神聖；顯現在地位上，就是平等；顯現在行動上，就是自由；顯現在心理上，就是自我實現。無論何種的羣衆運動，其根

本的動機，皆出於向上的完成的要求，決沒有自覓死路的羣衆墮落運動。羣衆運動的動機，既皆可貴，如與以知識上經濟上環境上適當的幫助，豈有不奮發圖強，力爭上乘之理！

第一節 知情意的相互關係

知情意的相互關係，可從數方面來說明；第一，從心理活動的狀態來說明；第二，從知情意互為條件的情形來說明；第二，從知情意互為界限的情形來說明。

何以能從心理活動的狀態來說明呢？因為心理活動，是整個的活動，不是片面的活動；其活動狀態，是處處互相維繫着向外擴張的波紋式，或是處處互相糾合着向內進展的螺旋式，決不是節節相續的接線式，或是若斷若續，或有或無的脫線式。所謂知識情感意志，只是整個的心理活動之過程中，特別顯著於某種情形之下的活動現象。當某種活動現象特別顯著於某種情形之下的時候，同時亦有其他種活動現象的全體存在於某種情形之下，不過現象比較的不很顯著。故知識情感意志乃是一而三的，不是三而一的，是三位出於一體的，不是一體成於三位的。

知情意不但在每一事件上化合而起，即在事件中亦有呼應作用。知情意前後相續相距的，中心好似兩石投

水，形成一種連錢波，互相影響，互相化合，決不同隨便畫兩個圓圈，邊線各不相觸。過去的知情意，早已化成精神界整個的經驗，此整個的經驗中，再也分不出誰是知，誰是情，誰是意。經驗足以影響現在的心理活動，又既如前所述；則現在的心理活動中，即使可以指出誰是知，誰是情，誰是意，然因受了由過去知情意化合而成的經驗之影響，現在的知情意中，都有過去的知情意三者之成分混入，即使可以指出，亦已無從下手了。因此，在一個動作中，硬分片段，說這是知識表演，這是情的表演，那是意的表演，固然不合；就是在前後各個動作中，硬分界限，說現在動作中的知情意，和過去動作中的知情意，絕對沒有關係，也是不對。總之，心理活動，無論在時間上，在性質上，總是整個的，總是有相互關係的。

何以說知情意是互爲條件呢？這個理由很簡明。健全的人類，沒有無情感無意志的知識，亦沒有無知識無意志的情感，更沒有無知識無情感的意志。

先解說沒有無情感無意志的知識：不論何種知識，決不是憑空得來，亦不是完全由外面注入，總以內心的接收爲必要條件。內心的接收，無論其爲由於需要，或由於興趣，總不能脫離情感的活動，興趣是情感的產物，需要亦必賴情感的鼓動，始能表現於動作；若吾人對於各種知識，既不感興趣，又不覺需要，絕無情感的熱焰，燃燒着追求知識的慾火，那麼冰冷的知識，終於不能和人類發生關係。當吾人求知識時，是知道求知識的知識，和歡迎知識的情感，打成熱火一團的活動。即在吾人使用知識時，亦何嘗不是知識受了情感燃燒後的發光活動。平常所謂理性

與慾情之爭，亦只是說與情感相伴的理性，和思想原質少而情感原質多的慾情，二者互相衝突而已；若冰冷一般的純粹理性，自始便沒有和慾情爭持的需要。由此可知無論求知或知識，總須伴以情感的熱力。至於知識不能脫離意志亦然，此只消用幾句成語作一解釋便得了。吾人求知知識的態度不一，除「生而知之」的人以外，便是「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學非有決心或毅力不行，非有意志不生。至於「困而知之」的，又可見其知識的得來，顯然靠着剛果不屈，黽勉不輟的大毅力。吾人用知識的態度亦不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的，已到從容中道的境界，無須意志的監督；利而行之的，尚有須於情感的興奮與意志的催促；至於勉強而行之的，便澈始澈終，總賴大毅力的堅持。即此，亦可見吾人無論求知或知識，總須滲透以意志的大力。

次解說沒有無知識無意志的情感：情感的發生，有一定時間，必在對外有甚麼感觸，或心中有甚麼好惡之時。感觸與好惡的發生，亦有一定程度，必在對於外界事物有相當認識，或對於心中問題有相當記憶或了解之後。要是對於外界事物，全不認識，那麼塊然之物，與不相干之事，何足以勞吾精神，動吾感想，不但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連到水是不是春水，春水會否吹皺，也茫無所知，又何論漠不相關。要是對於心中問題，早已忘懷，或並不了解，那麼即使問題很大，與我何干？只是不識不知，無知無惡而已。夫感情的內容或對象，必與記憶及思想相聯絡而始可能；而感情的強度亦必與前此的感情相比較而後出。感情中必含知識的成分，處處可見。可知情感的發生，多少總須靠知識引導，絕對不靠知識做先導的情感，是沒有的。發生情感，雖然用不着意志，但是要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

便不免用着懲忿窒慾的克己工夫。要貫徹好惡，又不得不有矢勤矢勇必信必忠的毅力。節婦殉夫，忠臣殉君，烈士殉名，貪夫殉財，何一不由堅強的意志伴着熱烈的情感而來。所以絕對無意志的情感，是沒有的。如果有，那只是情感中粗淺的衝動，不能概括情感的全體。

再解說沒有無知識無情感的意志：尚一個人沉毅用壯，鏗而不捨，要貫徹其一種主張，或達到其一種希望之前，必先經知識的指示與決定。要是沒有知道要做甚麼事，或但知道要做，而沒有知道必須貫徹其做，那麼優哉遊哉，不免中途而廢了。中山先生知難行易之說，亦可謂知先於行，行必先知之說。先須知得透澈，然後能行得篤實。透澈是知識之工，篤實是意志之力，其理甚明。至於感情與意志親密的聯絡，在強烈及明晰的感情，足爲意志的動機中，可以看出。『不願意做』、『抹抹敷敷』是吾人日常常說的一句話，亦是常見的一種事實。願意不願意，是情感有沒有的結果。抹抹敷敷，全不用力，更是沒有意志的特徵。沒有情感，便生不出意志；如有意志，必先有情感。一切情感，皆以實現於活動爲最終的階級，皆以實現於活動爲必然的需要；若有意志而絲毫沒有情感的人，不但現在所不會有，恐怕將來亦不會產生。

何以說知情意是互爲界限的呢？就是知必以情與意爲界限，情必以知與意爲界限，意必以知與情爲界限。

先解說知必以情與意爲界限：所謂知必以情與意爲界限，就是說，知識必須是情感的情感意志的知識。不論何種知識，必須合乎人情，適乎世事，且可以推行盡利，始得爲之真知識，始有可貴的價值。具此條件的知識，必是情感的

意志的知識。如知識中缺乏情感的成分，在積極方面，必無益於人，必不能做一切建設的導師，祇為裝飾個人娛樂個人的奢侈品。魏晉清談，知非不高，何補於經國大計？在消極方面，必有害於人，投機取巧，忘恩負義，假公濟私，損人利己，都是薄情郎幹的。退一步說，即吾人所謂「心死」，所謂「稿木死灰」的人，亦都是缺乏情感之病，並不是缺乏知識。如知識沒有意志的成分，在守法方面，不免明知故犯；在接物方面，不免自欺欺人，無論作何事，終不免逡巡却顧，半途而廢。三思而後行的季文子，十步九算的桓範，總失於知識有餘而意志不足。自殺的，患神經病的，亦皆成於神經過敏，而意志薄弱。世上有不知亦能行的漢子，却沒有無意志而亦能努力的怪物。所以必須是情感的意志的知識，知識始有價值。人的知識必須以情感與意志為界限，始不流為冷血動物，始不流為懦夫。

次解說情必以知與意為界限：所謂情必以知與意為界限，就是說，情感必須是知識的意志的情感。情感如沒有知識做指路牌，必將在情不自持之時，墮入茫茫情海，至死不悟；牢騷不堪的屈子，痛哭流涕長太息的賈生，淚人兒一般的林黛玉，都坐於情有餘而識不足。下至盲從的暴徒，狂放的蠢物，亦皆害於感情用事。昔張獻忠將屠城，某僧求他饒恕城中的百姓，張獻忠對某僧說，你若吃人，我便保全此城，你若仍吃素，我便立屠此城，不幸某僧慈悲之心有餘，應變之才不足，終於不肯吃人而保全此城。情感如沒有意志去維持，容易消失，容易轉變，所謂「五分鐘的熱度」並不是沒有情感，是情感只能堅持到五分鐘，五分鐘後便情意闌散了。所謂「棄舊戀新」亦並不是沒有情感，只因用情不能終始如一，遂不免走入歧途了。總之，情感是盲目的，必須知識去指導；情感是短命的，必須意

志去延續。

再解說意必以知與情爲界限；所謂意必以知與情爲界限，就是說意志必須是知識的情感的意志。世上剛愎自用，倒行逆施的人，都是意志堅強而知識淺陋的人。惟其意志堅強，故剛愎自用，不知道集思足以廣益。惟其知識淺陋，故倒行逆施，不知道妄爲足以殺身。張獻忠是一個意志特強的怪物，他立的「七殺碑」上說，「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他的殺人不停手，是他的意志特強處；他誤認萬物是天生的，人應當報天，養人的大德，却全不想天是個虛名，萬物仍生於人力，人皆自食其力，與天無干，是他的知識淺陋處啊。知識淺陋而意志堅強的人，他是多麼足以闖禍呵！而且張獻忠儘管殺得人血流成河，儘管看着人斃，就死，全不動心，像他這種忍心害理，又是意志特強而情感特弱的表現。

從知情意的活動上看，三者本是一物；從知情意的本質上研究，三者本是互爲條件的；從知情意的健全上觀察，三者又必須和諧的。則知情意的相互關係，可以洞明灼見了。

第二節 沿用三分法說明羣衆心理的原因

自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以來，心理學上所用知識及意志的二分法，十八世紀的德國心理學家皆襲用之，而但視感情爲二者間的連鎖。至盧騷 Rousseau 論感情生活的重要以後，在心理學的分類上，遂大有影響。自康德

Wundt 應用此知情意的三分法後，遂爲世人所公認。康德以來，欲約一切意識狀態爲唯一的原質者，尙皆未能成功；但是知情意三分法，在近時心理學界，已漸漸的失其勢力，不甚流行，乃是無可諱的事實。

況且知情意即使可以達到分業的境界，然按之舊日心理學家所述知情意的分業要件，亦不能應用於羣衆心理上。（一）所謂吾人必先有充足的勢力，以抵抗種種的印象，減殺其直接的影響，然後更豐富的內界活動，得以喚起。凡意識作用愈分化愈複雜的，所需的勢力愈大。要是勢力不跟着分業俱增，則意識生活，必有羸弱僞頗之弊。在羣衆却沒有抵抗種種印象的充足勢力，故動作時知情意混雜之至，絕少分業的可能。（二）所謂心理上分業愈甚的，大腦的活動愈爲複雜，羣衆的大腦活動，比較簡單，故談不上知情意的分業。（三）所謂刺激的被反應有一定時間，如刺激強烈而明晰，且曾經熟習，則反應所需的時間短。反之，則反應所需的時間長。若同時欲以特別的活動，反應許多的刺激，則反應所需的時間更長。羣衆運動時，外來的刺激甚多，且不免曖昧，而急性的羣衆，又無暇與以辨別，結果便不免胡亂反應。雜起突出的知情意，更糾紛到萬分。

知情意三分法既不合，用三分法研究羣衆心理更是牛兜不對馬嘴。爲甚麼還沿用三分法呢？有數個原因：第一，因爲羣衆心理學，是面目生疏的科學，爲便利研究者熟習計，遂不免沿用世人「耳熟能詳」的舊例。第二，三分法雖然不合理，但是用來研究羣衆心理的全體，尙可包括一切，沒有顧此失彼，掛一漏萬之弊。第三，知情意三者，只把他看作分綱分目用的標號，和（一）（二）（三）或（子）（丑）（寅）的意義沒有兩樣，決不把他看作

心理活動中單純的一種類或一方面，故沒有甚麼流弊。

第二編 分論

第一章 羣衆情感的特質

情感在個人行爲上，本具有很大的力量，有時足以顛倒黑白，左右一切。而在羣衆行爲已經發動之後，更一躍而爲威德巍巍的太祖高皇帝，理知與意志，往往韜光斂曜，退處於臣僕地位。故在個人心理學中，尙可列知識於首席，而在羣衆心理學中，不得不讓情感據第一把交椅。羣衆情感的構成，有五個主要特性：一、不中立性，二、不含蓄性，三、不自持性，四、不耐久性，五、不平靜性。此五種特性，亦只是比較的，相對的，不是一般的，絕對的。羣衆情感之不含此五種特性的，未嘗沒有，但只是例外，只是少數。

第一節 羣衆情感的不中立性

羣衆用情，往往趨於極端，失之過度。其能保持中立狀態，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可說沒有。本來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平居深思的個人，尙且做不到，何況情不自禁的羣衆。不過羣衆用情的過度，更甚於個人，所以他的不中

立性，特別顯著。最顯著的，是憤激過度，誇張失實，黨同伐異，專橫苛暴。所以關爾德 Tardé說：「羣衆的相似，有一定痕跡可尋，如非常的不容忍，可笑的自尊，似多病的輕於惡辱，由全能幻想發生無責任的熱感，不可限制互相奮發的感動之類都是。或崇拜，或憎惡，或呼萬歲，或咀死亡，羣衆絕不知道中庸。」

一 憤激過度的原因及價值

所謂憤激，是指羣衆對於一件事或一個人的憎惡反抗，或希望要求，超過應有的分量，或可能的範圍，往往釀成大禍而言。羣衆所以富於憤激性的原因有五：

(一)各人在團體中，總覺得人多力大，聲勢煊赫，再沒有別的力量能够和我抵抗，一念之差，萬事都易，便意氣發抒，態度矯矯，以爲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沒有不可達的願望。欲望固然過高，而局量又不免近於褊淺；意氣固然極盛，而行爲更不免流於躁急。局量褊淺，便不能容物；行爲躁急，便不能就範。不能容物，便多爭端；不能就範，便多變端。當他激起爭端發生變端之時，又因自信太深，一切不顧，終不免於挫折。既經挫折，又不心服，更不放手，於是由騎虎難下的形勢，逼出惱羞成怒的情火，雖是殺人放火的勾當，也不惜以身嘗試，雖是無關得失的小事，也不免大發雷霆。即使明知要幹錯了，心中也會自圓其說，暗暗點頭道：「幹錯了不要緊，不是我一個人幹的，就是有危險，大家可以負責，我個人不會吃虧。」良心一橫，更加拍着胸膛說：「怕甚麼！刑法是社會造成的，我們這些羣衆，便是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便沒有刑法，刑法儘管厲害，是管不着我們的。」於是幹就幹個痛快，甚麼刑法，甚麼怕懼，一

概不曉得。

(二)另從一方面看，又見得羣衆情感的所以偏激，不但生於恃衆倚勢的一念，亦由於衆情的互相磨盪，互相激射，通常稱人類的大怒爲「發火」，既名發火，則人類發怒的心理，和發電機因衆輪互相磨盪則生電的物理，實多暗合。發電機中各個輪子互相旋轉，互相激射，便生電火，輪子轉得越猛，磁石的強度越高，電便發得越烈。若構成發電機的大小輪子及一切機件愈多，則所發的電量亦愈多而愈烈。要是只有一二個輪子活動，其餘的都停止了，那便不能發電；即發電，亦不強烈。羣衆憤激程度的增進，亦復如是。譬如在開會時，某甲本想破壞會場，起初不過據理反對，稍會說了幾聲「反對，反對，不贊成」，其他很多的人，也跟着喊「反對，反對」，於是某甲破壞會場的勇氣，更進一步，摩拳擦掌，高叫「打打打」附和的人，因爲某甲聲色俱厲，自己不由的也提高了激昂，跳下座位，伸起手來，打向前去，雖釀成流血大禍，亦所不惜。到了此時，竟會使某甲覺得非如此不可了。反過來說，假使某甲第一次表示態度後，就有人在旁向他嗤笑，那麼他一定束馬收兵，不敢再動。即使有一二人挑撥，也會按住心火，使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這都是常見之事。一個人在被衆人慙恚的時候，往往以爲公理都在自己一方，有權勢地位的人，容易受羣小包圍，都是這個原故。

證以事實，則民國十九年十一月間，金中與南中比賽足球，南中連負二球，一部分觀衆，即出以打公證人的口號。當時旋呼旋止，尙未牽動全局，而南中球員，受了觀衆心理的影響，亦以爲公證人真有不公平處。不多時，觀衆漸

漸侵入界線，不便比賽，公證人便宣告暫停，以便勸告觀衆退出；不料命令一下，從此多事，金中球員圍坐休息，該校啦啦隊，亦與球員蟬集一堆，且大啦特啦，慶賀勝利。一部分觀衆，即擁入場門圍觀，不足，譏之以語，又不足，投之以石，氣餒囂張，自以爲是。於是圍中人無明火起，有還之以語的，也有報之以石的，弄的全場噪動，叫打之聲，不絕於耳。圍中人知道寡不敵衆，便衝開一條路，突圍而出，誰知大門早已關鎖，而後方且罵且追的，如錢塘江湖水一般湧來，金中球員在此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之際，怒不可遏，大嘯一聲，返身撲去，足下瓦礫，盡成武器，節節反攻，追擊的羣衆，氣爲之餒。後經旁人調解，於是一場假戰，一場真戰，都不了而了矣。發怒既與發電之理相同，所以小說家描寫憤怒，愛用『無名火發了三千丈高』，或用『無明火』，都只是描寫過分的憤激，過分到使人莫明其如此發怒的原因何在，也不能名他的怒是甚麼怒。

(三) 個人一入羣衆隊裏，被羣衆的氣勢所鼓盪，不免情緒緊張，智慧低降，原爲不可掩的事實。智慧既然低降，則辨別是非的能力，便被羣情的高潮汨沒。情緒既然緊張，則恩怨好惡，必不能得其正。在這種的感情用事之下，於是眼中只見人家的不是，不見人家亦有是處。此種態度，自己先已自陷於不是；而自陷於不是的程度，又不幸每况愈下。其初還想依據自己的，責備人家的不是。到後來便渾忘自己的不是，只去找尋人家的不是。其初還能把人家真的不是爲不是，到後來簡直把人家絕對的是爲不是，以掩飾自己的不是。是與不是，遂顛倒於方寸之中，而不可以復辨，照此行去，即不免見人便恨，遇物便惡，憤怒不平之氣，幾乎上貫九天，下澈九地。

(四)到處奔跑，是羣衆運動所不能免的。到處奔跑而仍不能達目的，又是羣衆運動的結果常如此的。前者足以使羣衆的身體，感覺着過度的疲勞；後者足以使羣衆的精神與身體，都感覺過度的疲勞。羣衆的身心兩方面，突然的受着這種沒有範圍又沒有希望的過度疲勞，已經很不願意了，不幸再鈎起了平日久蓄於心的種種不平之意，平日常發牢騷的種種不樂之事，舊恨新憤，相激相盪，又怎能不暴發出一肚子戾氣來呢。到此境界，又不免循着觀念聯合的規則，與情緒進行的形式，擴大其憎惡的範圍。按觀念聯合的各條規則中，有這麼一條：凡觀念聯合時的興趣不同，則其所喚起的觀念亦異；心中愉快，則所思的常爲樂事，心中悲哀，則所思的常爲恨事；性之憂鬱的，每觀一事，但見其暗黑方面，而遺其光明方面；性之快活的，又但見希望的一面，而遺其失敗的一面。情緒進行的各種形式中，又有這麼一種：凡物理上的活動，與精神上的作用，都是愈強而愈廣；攪水的力愈強，則水波的範圍愈廣，憤怒的情緒愈強，則憤怒所及的範圍亦愈廣。羣衆既受了觀念聯合規則與情緒進行形式的兩重支配，更不免對於眼前一切人物都感不滿，一例的咒詛起來，不但阻礙其欲望的人物，要受咒詛，就是幫助他的，也免不了被他咒詛。記得某軍支隊，前年到一個鄉村，鄉村中人，真個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跋涉勞頓的軍人，得着老百姓如此的竭誠優待，若非木石，該怎樣的表示感激呵。誰知他們不但不感謝老百姓，並且把所有盛飯的木桶盪箸，一起都打壞了，問他們爲何如此，却沒有一個回得出來。此在心理學上研究，只是極普通的遷怒。他們受了極度的磨折，無論向那一面，都要出一出氣，如此而已。深刻些說，其實他們過慣了非人性的生活，憤懣極了，常時要暢暢快快痛哭一

回，洩洩怨毒之氣。但是一些眼淚，也早已變成汗出賣乾淨了，欲哭無淚，只得乾號。打壞木桶筮箸，只算是乾號的一種可憐方式啊，謂爲遷怒，還只是隔靴搔癢之談咧。若單純的遷怒，則有如寶哥哥不得林妹妹的歡心，把通靈玉死命來摔。學生們當廚房老闆把菜飯燒壞了的時候，把飯桶飯筮擲得隨地打滾，身軀四裂。乃至做丈夫的在外和人嘔了氣，或是中風白板上有些不順利，回到家裏，把拳頭脚尖孝敬老婆。父母拌了嘴，或演了全本鐵公雞以後，把兒女罵得一佛出世。都是遷怒出氣的舉動。你如要叫他們牙清齒白的回你個根由，你也少不了受他們的唾面。

(五)改良現在的生活，發展將來的幸福，是人類共同的希望。從前人類希望生活改良之心固然也有，但決沒有如今日人類希望的迫切；因爲從前人有超生極樂國的希望，可以虛構一個極樂的來生世界，自娛自慰。現在可不行了，人類的宗教信仰，比較薄弱，祇知求幸福於現實的世界之中，故希望改良現實生活之念，甚爲迫切。可是希望是希望，事實是事實，希望總不能立即成爲事實；而同時資產階級的享用，窮極奢侈，相形之下，益使生活艱難的貧民，自慚形穢。須知近代階級鬭爭的原因，與其說是由於麵包的不能均分，不如說是由於奢侈品的不能均佔。大凡事物一名爲奢侈品，其意就是說那是少數人的專利。一種事物既爲強有力的人所佔有，最足以引起大多數人特別的感觸。因爲奢侈的現像，老擺着可望而不可即的架子，陳現於窮乏人感覺官體之前，遂使窮乏人的感覺，特別敏銳，奢侈品的形色，特別刺眼，涎羨不得，便生怨怒，由得不到奢侈品而起的怨怒，常甚於因得不到生活必需品而起的怨怒。祇看對於社會制度發生問題的人，每不在貧乏不能自存的窮漢，反在中產以下差能生活的工人，便

可以參悟個中消息。孔老夫子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確有見地。此種由比較而生怨怒，由怨怒而憤激的心理活動，若出於民族間的問題中，更是厲害。例如俄國人的粗野散漫，世所公認，一聽到拿破崙第一侵入，俄人的性格大變，無論男女老少，悲憤激越，都有執干戈衛社稷的決心。那時法軍擄俄兵服役，必先烙其手，俄兵問爲甚麼如此，便說這是隸屬法軍的記號。俄兵聽得，好不憤激，遽自斷被烙之手，擲在地上，忿忿的回道：我們亦是偉大民族，怎能隸屬於你？你要我們的手是可以的，你儘管拿去吧！

結論：如利用羣衆情感容易變移的特性，把羣衆輕發妄用的憤激，好好轉移，引他向外抗強敵內鋤國賊的大題目上發動，且好好培養，使他勿餒，使他持久，真可以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不能利用之於正當工作，那麼戾氣所鍾，暴動所至，足以擾亂社會國家的安甯，斲喪民族的元氣。

二 誇張失實的原因及價值

凡喜歡矜異炫博，言過其實的，叫做誇張。羣衆富於誇張性的原因有三：

(一) 凡人皆喜自炫其聰明才力的過人，他人能做的，我如不能做，他人能說的，我如不能說，輒認爲奇恥大辱。必須他人能做能說的，我更比他人做的好，說的好，他人能做一種事，說一種消息的，我更比他人做的多，說的多，方顯得我不是個平常人。在羣衆中間，方能同鶴立雞羣一般，嶄然露頭角。此種心理，原是人類的普通心理，本不限於羣衆，不過羣衆更甚罷了。羣衆既富於這種好勝性，遇事便免不了張大其詞。一聽得人家偶有違言，必極說他們如

何交惡，如何決裂。一知道人家稍有往來，必極說他們如何親善，如何勾結。人家如有罪，必加以極醜的唾罵，罵得人家狗血噴頭，一文不值。人家如有功，又愛用神祕之說稱揚他，把人家抬得同天神一般。臧否人物如此，傳述事情亦復如此。說勝利之事，必極稱當事者神妙的才能；如艱難之事，必力描其危急的狀態。雖所說未必爲虛，但是擴其面積，增其重量，加其速度，結果至處處與實際不符。假使有一件事，人家不知而祇有自己知道時，更炫爲獨得的祕密，視同可居的奇貨。凡此舖張揚厲的根因，實基於好勝好自炫的一念。

(二)芸芸衆生，爲名忙，爲利忙，勞心苦，勞力苦，日常工作，實已飽受了種種刺激；此外都市的繁囂，如車馬聲，機器聲，以及強烈的電光色彩等等，又爲眼前耳邊無可避免的刺激。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人，身體上自不免感到疲勞，而同時要求刺激之心，也因之益加急切。這和常常喝酒的人，喝得口胃麻木，非吃些辛辣之物，便不覺得有味，同一理由。可憐擾攘不休的人們，覺得人生太苦悶了，太平凡了，便時時求新奇，求怪異，換句話說，便是時時求刺激。試看有許多人，以看悲劇爲快事，認冒險爲娛樂，力求精神與官能刺激的，不是一種普通現象麼？這種普通現象，實是近代流行的『都市病』。近代的羣衆，尤其是過都市生活的羣衆，在熱烈的空氣中，口音稍低，尙被蔑視，言語無味，必遭斥逐；於是想在羣衆中表現自我的人，沒有不認驚世駭俗的談吐，爲出色當行的要件，所謂『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成爲引起羣衆注意的信條。盲目的羣衆，得此誇張的宣傳，信以爲真，且從而推波助瀾，加倍放大。新聞記者覷破此點，所以總喜歡搜求些光怪陸離的新聞，以刺激閱者的精神，掀動閱者的眼目，博得閱者的歡迎。

無論智愚賢不肖的閱者，也總愛看此種新聞，藉作茶餘酒後的談助。黃慧如陸根榮算得多大的人物，也值得上海各報連篇累牘的大書特書哈哈，這便是報館記者迎合羣衆好奇心理的口供啊。近年各界所作討伐軍閥或反革命者的宣傳文字，發表愈後的，措詞愈厲，所述被討伐者的罪狀亦愈多，這也並不是開首作宣傳文字者遺忘了幾件被討伐者之罪，也只是後之作者爲引起羣衆愛閱計，不得不張大其事，以求勝於前文。

(三)人既置身於大羣，即喪失其精確觀察的眼力，甚麼事物到眼，祇能瞧見他塊然的全體，不能察出他精微的部分。事物的真相既然不明，形之於言詞，遂不免信口開河，胡說亂道。一人張大於前，經若干人轉輾張大於後，轉述不已，張大亦不已，所謂謠傳，由此形成。此種無心的誇張，又恆有基於有心的虛構的，每當統治階級例行逆施要任意箝制人民言論自由之時，終不免引起反動。統治階級的愚魯與頑鈍，過失與恥辱，虐政與罪案，殘忍與輕浮，總被民間一次二次乃至百次千次的提及，總要受到政論者最尖刻最普遍的譏評。「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湧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乃是千古的論。統治階級的罪惡，經過如此的揭發，自然有一大部分是事實，然而儘管是真實的事實，經過千百口千百次的複述，也定然要失其真相，言過其實的。經不住又因爲所揭發的情形，越是驚人，越是興奮，民衆便越是愛讀，政論者的名望，也越是卓著。而每一政論者又都想在他淘糞的文章中，比其他同人淘得更多更臭。於是在統治階級本身上，固然穢德彰聞，天下之惡皆歸之，而在輿論方面，除了確是實情的醜聞以外，又加上許多莫須有之事，捕風捉影之談，僅此惡意的宣傳與無意的複述之結果，已足使羣衆犯了誇大狂而不自知。

何況羣衆自身又喜歡鋪張揚厲呢！

結論：在此民可使由之亦當使知之的時代，無論行使何種政令，必先家喻戶曉，咸使聞知，然後政令能如水之流行。因此，宣傳實爲必要。既云宣傳，至少總帶三分誇張色彩；要是劃一不二，真實無妄，便不免索然無味，減少力量。羣衆既富有誇張性，如能加以領導，使他從事於有益政令的宣傳，必收事半功倍之效。苟不幸任其作杯蛇市虎的謠傳，含沙射影的胡說，那麼社會的秩序與安甯，本來是裝置在羣衆心上的，紙老虎到此地步，就有被志大言大的羣衆，萬口吹破的危險了。人類多少總具有的誇大狂，不發於此，必發於彼，因勢利導，實有賴於賢明的政治家。

三 黨同伐異的原因及價值

不願容納他人的意見，不肯容任異派的存在，排拒的性行，常易趨於極端，叫做黨同伐異。羣衆所以富於黨同伐異性的原因有五：

(一) 羣衆沒有辨別事件真僞是非善惡的聰明才力，亦沒有從容商量事件真僞是非善惡的較良機會，總以個人直覺所得的粗淺知識，認爲精微，認爲正確，而於他人的意見，以爲錯誤，以爲偏見。對於人物，亦是如此。幾視自己團體內的分子，爲不可侵犯的神聖，爲不容訾議的仙佛，爲萬全萬能的上帝，爲絕對善美的安琪兒。同時對於眼前或心頭的異派人物，則以爲叛孽，以爲惡魔，以爲不值一擊的乳臭小子，以爲必須打倒的人類公敵，凡此正義觀念與鑑別能力的幼稚，即產生十分自信而不信人的頑蔽心理，因而構成一切黨同伐異的事實。所有歷史上「順

我者生，逆我者死，』和『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等等好同惡異的相斫事蹟，大半成於此十分自信而不信人的一念。

(二)前已講過，羣衆中的各個人，皆有不自量力，愛出風頭的癖性。出風頭最簡捷的法兒，是高聲激烈的打罵。苟不幸在衆人都飽蓄着排斥異己的憤懣時，只消一二桀黠者攘臂一呼，應者立即四起。故愛出風頭的桀黠者，常在人叢中窺伺此種機會，乘機起事，求達其名震全體，領袖羣倫的大願。在這種形勢之下，最受犧牲的，如不是異黨，便是已爲大多數人對之敢怒而不敢言的本黨領袖。惟有打倒他人所欲打倒而不敢打倒的領袖人物，最足以誇炫自己的胆量魄力，最足以收拾人心，更可以出足風頭。桀黠者胸中既橫着這個野心，那麼弦上之箭，勢必乘機暴發。如本派壁壘森嚴，無懈可擊，則被攻擊的對象，必爲異黨，於是『砥排異端，攘斥佛老，』聲勢兇猛，若決江河。經過一度進攻之後，加入戰團的分子，又沒有一個不拍胸膛，翹大拇指，爭以發難的首功自居。搶出風頭的心理，淋漓畢現。

(三)羣衆運動，不出兩種性質，如不是積極的要求甚麼，便是消極的打倒甚麼。無論要求與打倒，各人胸中所懷不平之氣，總是如水在隄，如虎在柙，時時刻刻，都有衝破藩籬的動勢。要是求而不得，避而不能，則一股不平之氣，頓時風起雲騰，雷震電迸，在急激的進展中，釀成過情的忿怒怨毒。此種過情的忿怒怨毒，必求發泄，於是凡與已立異的人，便爲其發泄怨氣的尾閘。常見公衆集會之地，登壇發言之人，一有違反衆意的論調，不待話畢，便已楚歌四

面，異口同聲的怒罵醜詆。此時發言者如果眼光不明，依然執着前言，不稍改變，那必然逃不了被人毒打。決隄之水，出柙之虎，必極盡其衝突咆哮的能事。

(四)從歷史上觀察中國社會，則門戶之見，門第之見，和地方觀念，非常有力。黨同伐異，是丹非素，抱一種學說爲正鵠，排斥以外的學說。此種見解，開始於春秋戰國時代，盛行於兩漢兩宋，歷明及清，至今猶盛。至於階級制度，閹闕思想，春秋時盛行，至戰國末年而全廢，三國六朝時代又盛，沿至初唐，猶未革除，現在在農村社會間，頗有勢力。而南人冒北，楚人斥齊，以個人鄉土爲本位，排斥鄉土以外人物的方輿之見，自創始於春秋戰國，盛行於兩晉南北朝，歷宋元明清，於今爲烈。所謂省界及南北界限，都屬此種謬想的表示。今日政治界教育界實業界中的大小人物，各私其親戚，各黨其鄉人，爭權奪利，互相排斥，雖犧牲國家及團體的利益，有所不恤，都由地方觀念的作祟。我國民受了數千年來門戶之見，門第之見，地方之見，種種偏見的陶鑄，幾成爲民族的特性。所以不論何種羣衆運動，開始雖能一團和氣，齊赴一的，不多時便分派別，自相排擠，內鬩到一場糊塗了結。

(五)黨同伐異的行爲，與原始的好同惡異之獸性，尤有密切關係。生物學家常說，洪荒時代，萬物並生，種類與數量極多，因爲同類總是殘殺異類，日見減少，所以生物爭存，律稱同化。『從前張勳縱兵南京，白狼橫行西北，現在盜匪遍滿全國，遇着東西便掠，遇着房屋便燒，遇着婦女便淫，遇着人民便殺，千年以前歐洲異族相殘所不忍做的，我國的兵和匪悍然做着，不以爲怪，這是甚麼緣故呢？沒有別的，就是好同惡異啊！就是憎惡他人的財產身分，不同

自己一樣，必定要毀滅了他，叫他人完全和自己相同，然後快意的一種獸性的發作啊！所以黨同伐異的原因，又和原始的好同惡異之獸性有關。原始的獸性，受着刺激，得着機會，發而爲黨同伐異的行爲，乃其必然的出路，並沒有利己心存在。人類爲嫉妬所驅使而殺人，和爲憐憫所驅使而救人，是同一根性的自然作用。如一定要問其動機是爲己或爲人，在某種場合，實爲多事。

結論：黨同伐異之性，向好的方面看，便是保護同種，抵抗異族，團結同志，攘除奸兇的因素。向不好的方面看，便是專制徇私的根因，便是博愛大同的仇敵。運用其長，消弭其短，是羣衆運動中最須注意又最費力的一件大事。

四 專橫苛暴的原因及價值

剛愎自用，遇事獨斷，甚至橫行不法，刻毒萬分，絕無一些兒謙和態度，此種性行，便叫專橫苛暴。羣衆所以專橫苛暴的原因有六：

(一) 羣衆常好急效，而沒有忍耐力，不論對於甚麼事情，總希望一氣呵成，一求即得。可是事實的時間性，與羣衆的希望心，總不能相合。事實與希望，既處於不協調的地位，而拂遂之來，挫折之多，又終不足使羣衆反省改行，祇足以激成他們的剛愎，逼成他們的負氣，因此，鋌而走險，以圖一逞的專橫舉動，遂一發而不可遏。然而事實依然是事實，希望還只是希望，專橫儘管你怎樣的專橫，結果終於不能使你立刻即得；而且「欲速則不達」是事實成敗的定律，因爲要立刻得到結果，又在鹵莽滅裂之中，反造成了許多的虛隙，反動搖了自身的立腳點，希望的愈速，結

果反愈遲，羣衆火烈似的性子，越加按捺不住，專橫的行動，便越加厲害。

(二)羣衆缺少深思遠慮的工夫，認一時的己的直覺，爲合理而真確的見解，遂以爲自己對於現在或將來世界的幸福，獨得祕鑰。以爲如果依據他們做去，足以使一切人民，永得快樂，過去的痛苦，永不再現，新世界的光輝，朝晚便得實現，熱忱與夢想，一時都到了極度。及見急激的改革不易收效，便一變而出之以暴舉，從前的熱忱，忽然冷落。當此之時，想排斥過去，而過去則時時湧現，想實現未來，而未來的進路又動輒被反對派所阻絕，於是不得不訴諸暴力，出以強制。不論如何的暴力與強制，自己也認爲十分正當。一七九二年九月，法國的大屠殺，可以爲證。當時都主張殺盡囚徒，使獄舍一空，參加虐殺的人，在三百以上。各人都同時充任裁判官與劊子手的兩種責任，都自信其所爲乃出於愛國的義務。至於自身所爲，是不是犯罪，誰也想不到。他們既自以爲職務重要，即在舉事之始，構成一個類似的法庭。在此類似法庭之下，立於被告地位的人數極多，議定先從貴族僧侶官吏等下手，依次盡殺不留，不必分別審判。此時貴族僧侶官吏的地位職務，一入於自命愛國志士之羣衆眼裏，即認爲有罪的鐵證。除此數種人以外，便或驗其容貌，或察其聲譽，以斷定他們有沒有罪。此種殺人辦法，羣衆心滿意足，認爲異常合法，要是說他們不該如此，死也不服。所以充當革命裁判檢事的加爾雷被逮後，在法庭自供道：「每日銃殺一百五十人乃至二百人，共銃殺五千多人，我是承認的。我當時受公安委員會的命令，及議會的贊同，故擔任此種救世主的工作，不想現在得了個殘忍刻薄之罪。」

(二) 嫌惡是人類的一種本能，據羅素說：凡本能上認人羣是可嫌惡的，無論用何種論辯，終不能反證人羣爲無可嫌惡。」由此可知當人類嫌惡的本能發作時，誰都要受他的侮蔑，以侮蔑他人爲快樂。如古代卡黎爾 (Carr-Lylo) 之本能的嫌惡，達於極點，對於多數人類，均持侮蔑態度，而對於著名殘殺人民的大屠戶如菲烈特勒 大王，法朗西亞 博士，哀爾 省長等，反極表滿意。羣衆對人的嫌惡，走到卡氏 那種程度，原是常事。最足以惹起羣衆嫌惡的，不在他人思想的不同，而在信仰的各異，思想之敵猶可忍，信仰之敵則決不能容。既不能容，便橫肆攻擊，任意虐殺。法國革命時，羅蘭 Roland 領導之下的平原黨 Girondits，其殘忍和羅伯斯比爾 Robespierre 所領導的山岳黨 Mountains 一樣。他們第一宣言，即以排擊失敗的敵黨爲職志，對於九月虐殺事件，不但不以爲非，而且以爲能。由此更可知受羣衆的攻擊而失敗之人，如希望羣衆仁慈寬大，乃絕對不可能。

(四) 胸襟偏狹，不能容物，是羣衆不能免的缺點，前既說過。惟其偏狹，故常昂首天外，目無餘子，虛驕之氣，詭訕之聲音顏色，往往拒人於千里之外。這副嘴臉，這種態度，施之於人，便來兩種反應，在氣量宏大，識解卓越的人，常以「犯而不校」的君子之道包容了他；在胆小力弱，恐怖特甚的人，又常用「退避三舍」的無抵抗法應付他。這兩種反應，無論那一種，都能使羣衆從「到處無敵」的虛假經驗上，愈頑固其「上天下地惟我獨尊」的錯誤觀念。於是遇事獨斷，以爲人言都無價值，處事橫暴，妄認吾力足以勝人。一再嘗試，一再遇着他人不屑校與不敢校的反應，遂使專橫的行爲，煞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幾視爲立身行事的天經地義。

(五)羣衆運動，如充滿着革命意味，則舊社會的秩序，常不免被羣衆突然推倒，造成紛亂的局面。即人類相與的舊習慣，亦將一齊衝決得絲毫無存。當社會秩序與人類習慣破壞之後，各人往往有一種趨勢去回復到單簡而野蠻的行動，可以鬧到同禽獸一樣的地步。本來人類原始的獸性，沒有完全淘汰，平日只被社會秩序與人間道德等重重鎮壓了不易露而；及革命時代，給了個好機會，讓人類的橫暴和野蠻性，出頭露面，赤裸裸的發洩個暢快。無論那一國，當革命時代，總是流氓結合和暴徒橫行的好機會，一方面沒有支配人心維持秩序的习惯信仰和輿論，他方面羣衆的動勢都有回復到原人行動的傾向，兩方面互相激盪，竟會演出父子兄弟互相殘殺的慘劇。但是切莫以爲橫暴是由革命才起，由革命才成啊，革命不過給羣衆一些機會，在社會中去作比平時更甚的橫暴活動罷了。

(六)人類都有爭勝於人與不甘受屈於人的心理，如果不幸受屈於人，則將視爲不共戴天的大仇，必求報復。實行報復時對於仇人的行爲，必極其苛暴蠻橫，只要可以一吐胸中怨氣，就不暇問其行爲的影響於國家民族如何了。一七九三年法國里昂被國民大會的軍隊從吉倫特黨手中奪回以後，有好些人提議用吉倫特黨會想毀滅巴黎的計畫來毀滅里昂，並於廢墟勒碑「里昂既對自由宣戰過，里昂就不應存在。」這個愚蠢殘酷的復仇計畫，雖然沒有實行，可是殺人已殺到屍如山積了。他們所以如此的殘忍，很顯明的，是想超過馬賽反革命黨人的所爲。及一七九四年七月，羅伯斯比既已被捕，反動派被報復心理劇烈的激盪，遽演成了以殺人爲娛樂的行爲，臨街人

家的窗子，出租爲觀看殺人的高臺，索價之高，租者的踴躍，幾令人難以相信。婦人們都穿着盛服，得意揚揚的高坐在窗子裏，彷彿看甚麼趣劇一般的快樂。一部法國大革命史中，有許多的殘忍行爲，都出於報復的心理。但此種報復，尙可以說是發動於國家大事，不幸世上還有睚眦之怨必報復，最顯明的，如一九三一年二月德國左派各黨在影戲院反對開映普王大腓特利克歷史影片，險些釀成大暴動，經大隊警察逮捕示威者數十人，纔能驅散。左派各黨所以反對這本影片的原因，完全因爲憤恨國家社會黨的阻撓開映西線無戰事影片之故，因要報復前怨，就也同國家社會黨一樣的借題發揮，硬指此片爲鼓吹帝制思想，反對和平主義。如此種細微之事，用心尙且如此，橫暴尙且如此，那些較有關係的問題，可藉口攻擊以圖報復的，自然不問一切，任意橫行了，死傷人一千數百萬的歐洲大戰，其動機大都是出於羣衆復仇的一念，又何常是爲國爲民的純正思想呢！

結論：橫暴苛虐，是羣衆必有的性行，是社會進化最大的阻力，如果在一個時期中，發生這樣不幸的暴動，則民衆全副精神，都會生生的糟蹋完結，社會就會魚爛瓦解，而無政府的形勢，亦可以延長。在此種危險恐怖時代，如果沒有再造乾坤的領袖出現，結果便免不了受外族的征服或統治。如果領導得法，那麼社會上深根固蒂的惡勢力，倒全仗羣衆專橫苛暴的性行，才能掃蕩個乾淨，砒霜巴豆雖是大毒大瀉之藥，只要用的得當，亦頗有益生命。寄語秉國鈞的諸公，昔日的專制在帝王，今日的專制在羣衆，昔日的暴君，每一時期只有一人，今日的暴君，每一時期可以有無量數人，昔日的專制暴君，可以廢得去，今日的專制暴君，無法換得盡，這多麼够衰衰諸公的肝食呵！如何轉

禍爲福，轉暴爲良，終須悉心研究，才有所得，只要肯悉心研究，亦終必有所得。

第二節 羣衆情感的不含蓄性

指天誓日，出肺腑相示，心直口快，無些子城府，抒情如倒掛銀河，一瀉無餘，不少存蓄，又如弦上之箭，一觸即發，不少停留，是羣衆心理特徵之一。此種特徵之最顯著的，是坦率無隱，是表情奔迸，是好鳴不平。

一 坦率無隱的原因及價值

有話便說，得機便幹，愛怎樣說，便怎樣說，愛幹什麼，便幹什麼，坦易真率，絕無欺詐矯飾，叫做坦率性。羣衆富於坦率性的原因有五：

(一) 凡引起羣衆運動的問題，總有關於公共利害的，與平日個人的好惡，絕不相同。直接引起羣衆運動問題的人，又必爲較多數人，亦非如平常小問題的只有一二人。在個人與個人之交涉時，總覺個人的利害關係，比公共的利害關係，更爲密切，計較之心，亦復較深；既深於計較，於是言語行爲，遂有可以公開或不可以公開，可以明言或不可以明言之分，胸中城府，舌端吞吐，終於不能避免。羣衆向較多數人發生利害衝突時，雖有計較，決不甚深。由羣情相互激射而出的一股勇往直前之氣，可以驅使各人各向其心之所安者前進，成敗利鈍，初不必個人獨負其責。平日個人行事時遮遮掩掩鬼祟祟的態度，到此全用不着。因此，羣衆運動的表面上，總有一股光明磊落坦白率

直的爽氣，撲人眉宇。

(二) 龐然自大，目空一切的羣衆，有甚麼難事在他們眼裏，要幹便幹，要說便說，怕甚麼阻撓，怕甚麼挫折。退一步想，即使遇着阻力，也定然可以運用衆人之力，與以克制。再退一步想吧，即使衆人之力，克制不住，至於失敗，那亦爲全羣的利害榮辱問題，不只是個人的利害榮辱問題。何況在今日人山人海的大勢力襲脅之中，區區阻力，怎當得起萬衆的一蹴！羣衆們顧盼自雄，百端自解，於是自信而又自大的成見，橫塞胸中，而坦易率真的莽男子行動，就不可一世的突現於世了。在他們一往直前，萬弩齊發的當兒，一時真似有「邦有道其直如矢，邦無道其直如矢」的剛直之氣，又真似有「我行我素誰毀誰譽」的獨立不移之性。總之，世間有長慮却願的個人，沒有長慮却願的羣衆，懷疑躊躇四字，在羣衆字典中向來不見半個。

(三) 眼中人多，耳中聲激，胸中力強，是羣衆不幸的錯誤的認識。在如此不幸的錯誤的認識中，就深深埋藏了羣衆烈情暴行的火藥庫；而挑撥羣衆暴動的導火線，就是外界的阻力。羣衆心目中認爲不合意的人物，便成爲火攻的對象，雖爲莫須有的事，亦不難坐實其罪。若有人明白指出其錯誤，有時儘可當面承認，却終於不肯改過，錯了儘管認錯，大胆妄爲却依然大胆妄爲。所有猜忌排他等性，在平時常能出之以和緩或宛委曲折的，至此即不免張脈憤興，變爲激烈而直捷的憎惡，演出野蠻人跳蕩粗豪的武劇。雖平日藏頭露尾遮遮掩掩慣了的人，至此亦全忘其所以，也想乘機試試身手，出出風頭，不再藏拙。醜態也好，怪現像也好，乃至使乖說謊也好，統讓他赤裸裸的表現，

絕不爲異，且自以爲智。好起來好得可愛，壞起來也壞得可怕，到處亂碰亂進，絕無成見，絕無選擇，絕無躲閃。

(四)不分彼此，不分黑白，把團體以內的人，一概看作同自己一般，是粗豪的羣衆最豐富的心理，惟其視人如己，所以沒有不可對人言的事，惟其一視同仁，所以沒有不可與共事的人。那種廓然大公的心理，遂形成他們「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的壯快率真行動。此種行動，並非麻木不仁，亦非暴慢無禮，更非玩世不恭，只是一團春夏之氣，在那裏駘蕩着，氤氳着，把各人沉浸到天真爛漫坦率活潑的世界中去，渾忘了冷暖的人情，炎涼的世態，同喝醉了酒一般，醉醺醺，熱烈烈，看得世界上一切的一切，都是一樣，沒有甚麼分別。我們被羣衆熱情陶醉了的時候，在某一個時間內，常會遇着這種情景。

(五)人類本沒有保守秘密的本性，善於保守秘密的，政治家外交家，只是後天的習慣，只是應付環境逼迫的一種苦工夫。所以箝制喉舌，嚴守秘密，不論何人，總認爲一件苦事。惟有傾情一吐，暢所欲言，則人人認爲最自由，最爽快的生活。個人一入羣衆隊裏，時時有說話的機會，而且人廬言雜，甚麼人都有，甚麼話都可聽到，他人的談吐，一觸及耳鼓，饒有挑逗自己暢談胸臆的勢力。即在平日守口如瓶的積世老虔婆，也禁不住羣衆話潮的激盪。坦白的態度，率真的言語，遂至個個皆然，人人不免。

結論：此種坦率性行，善用之，可以使世事齊向光明正大開誠布公的大道之上行去，揭除人類一切營利狗私的黑幕，剷盡一切鈎心鬪角的秘密行爲，公開一切國家大計。如不能善用他，則鹵莽足以敗事，可以使有關民族國

家運命，而必須深謀遠慮的問題，如國防計畫，作戰方略等等，減少其效率，甚至完全失去其作用，於國際上常陷於不利的地位。

二 表情奔迸的原因及價值

凡在行動上有所求，或有所避，而在動機上實在沒有明確而固定的目的與意義，只是熱烈的爆發，一瀉無餘的發洩，直到情潮涸竭，意興闌珊為止。此種性行，可稱奔迸；羣衆表情所以流於奔迸的原因有五：

(一)人類本是愛活動的最高等動物，鄉居的人爲甚麼總要向都市跑，都市的人又爲甚麼總要向最熱鬧的地方跑呢？便是因爲都市及最熱鬧的地方，最饒有活動機會之故。莊子說：「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喜甚麼？無非是喜活動伴侶的惠臨，可以一解離羣索居的苦悶。詹姆士 James 也曾說過：「孤獨是人生最大苦惱之一，長久閉在荒島中的人，如見一個人的脚印，與遠遠的一個人影，最能激動他的回憶。」回憶的是甚麼呢？還不是當年羣居之樂麼？這些事實，總顯示着人類好動惡靜的本性。可是日常生活中，因爲禮教法律的重重束縛，與業務的息息羈繞，却不容你橫生豎長，得着個暢暢快快的活動機會，你要自由，舊社會叫你服從法律，你要平等，舊的風俗習慣說階級是天經地義的，只此已足使青年要發生「何處是我歸宿？何處是樂土？」的悲哀了。加以朝夕過從的，又總是那些人，互相活動的方式，又老是那麼一套，像這種單獨陳舊的活動，豈足以滿足各人好動惡靜的情欲，無怪各人的生活，老是感覺到乾燥無味，單調無奇，沉悶復沉悶，苦燥復苦燥，要像魯智深的「淡出鳥來」了。

難得加入三教九流的羣衆隊裏，似魚入海，如虎歸山，怎得不手舞足蹈，橫衝直撞，掙脫平日的束縛，圖個一天半日的快樂。於是奔迸的表情，衝決的行爲，由此形成。

(二)羣衆運動，在主動者本有一定的目的，或有所要求，或有所反對；參加運動的羣衆，分子太雜，程度太不一律了，未必能夠明白目的的存在，或始終能夠固守原來的目的。然而各人胸腔裏，却沒有一些牢騷，或因功名的蹭蹬，困之於前，或因衣食的艱難，迫之於後，或因性慾的要求，形之於夢寐，或因家長的專制，束之於朝夕，滿胸滿腹，抑鬱煩惱，側身天地，了無生趣，憔悴困苦的生活，也挨得夠了；尤其是今日的中國人，到處過着受氣的生活，從國外方面來講，受了矮子和碧眼兒的氣，從國內方面來講，受了軍閥官僚的氣，從租界方面來講，受了紅頭阿三的氣，從思想方面來講，受了箝制輿論的氣，真要氣到發昏章第十一。及一朝捲入熱烈亢進的羣衆運動大浪之中，不由的踴躍着向前衝去，以發洩其堆積在肚子裏的種種牢騷，衝決暴烈的性行，遂一發而不能自至。呂邦說，「人類性格，變更甚緩，而環境則因科學及工業的進步，進化甚速，要使今日人類感情與其環境相適合，甚不容易，所以各人都有感覺到鬱悒不樂的神情。」物質的環境，時時在那裏突飛猛進，而人類的感情，却老是頑固不移，即使變移，亦望塵莫及。終日過的生活，既和環境脫節，不相應合，怎得不鬱悒煩惱，亂找出路？一遇機會，又怎得不放縱恣肆，以求快意呢？

(三)無論何人，只要一入鬧鬧潑潑刺刺的羣衆大隊，腦筋便會失去作用，熱烘烘的一個頭腦，不能爲當前的

問題，冷靜一下，深思一下，所謂『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運思過程，到此層層喪失。即使有少數頭腦鎮靜的分子，想用其思考力，考慮其當前的舉止進退，也不由自主，早被羣衆掀起的大浪，裹脅了去。有時如果稍露徘徊顧慮的態度，就不免屈受羣衆的嘲笑譏責，立刻把反動或怕死的罪名，生生的栽上。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憑你如何倔強，到此也只得俯首聽命，隨人進退；因此，所有動作，十之七八是受脊髓的支配，非腦筋所得過問，即非理性所得判別。於是無意識的妄動，無思慮的蠢動，無計畫的亂動，無步驟的暴動，驚惶失措的騷動，種種既不自然又沒主張的動作，只是隨着情潮的洶湧起伏，夾雜錯亂的迸出，一些扭捏也沒有，一些隱瞞也沒有，一些修飾也沒有。那種淋漓盡致，心蘊氣盛的情形，見了令人發怔。

(四)羣衆交相刺激的力量，非常厲害，所有外來的刺激，一及於正待活動的耳目，便立即發生反應，刺激愈大，反應愈強，反應的人數愈多，則反應的速度與強度亦愈增。碰着意外的過度的刺激，突變的情感，一燒燒到白熱度，或大叫一回，或大哭一場，或大罵一下，或大跳一陣，照那情感的原樣子，一毫不變的迸裂到行動上；尤其是在哀痛憤恨憂愁時，他們的行動，能和淚帶血的噴出。而和淚帶血的悲壯行動，每每引起全羣的慷慨激昂，泣數行下。易水送行者的流涕，田橫島五百壯士的自殺，雖發於各人自然而然的真情，亦有賴於各人互相刺激的力量。反之，如羣衆散爲獨居的個人，雖亦免不了感受外界種種的刺激，但是情感的熱度，比較單弱，容易熄滅；而且臣心如水，物來畢照，饒有判別利害，決定從違的餘力，決不至用情過度。

(五)個人置身於組織嚴密，秩序井然的社會中，無論如何凶惡，終不敢彰明較著的爲非作歹，多少總有些顧忌。及廁身羣衆中，環境受左右前後許多人熱烈的刺激，便不免胆爲之大，氣爲之壯，頭腦爲之熱昏，血脈爲之憤張。放眼一看，只見一衆熱烘烘無紀律的同伴，左衝右突，萬頭攢動，低頭一想，我又何必獨靜。於是對於法律制度道德宗教等等的制裁，絲毫不放在心上了。又見得自己蝨處大羣之中，如海中一針，即使由我闖下了大禍，責任却不一定由我獨負；即使有人要拘禁負責的人，正如大海撈針，何從撈得；衝上前去，好不威風闖下禍來，誰能查出？主意一定，便浩浩蕩蕩，殺奔前去了。各人既存如此的觀察，既打如此的算盤，於是一人步，衆人趨，一夫呼，萬夫嘯，一部分人既然大發其無計較的盲動，別部分人越趨於無意識的盲從，一部分人既然亂打其尋開心的算盤，別部分人越加流爲「撒爛糊」的頑笑，真個是銅山崩，洛鍾西應，真算是撐肚直腸，盡情發洩。

結論：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了！羣衆的熱情奔迸起來，甚麼東西也擋他不住。他們走的方向，如果正當，可以打倒一切惡勢力，即使不能功成，也可以做成仁取義的烈士。要是走錯了路，便不免擾亂社會秩序，斲傷民族生命，徒然流爲殺人放火的兇手，或引入自殺的短見。

三 好鳴不平的原因及價值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急人之急，如出於天性，叫做好鳴不平。羣衆所以好鳴不平的原因有三：

(一)好羣的高等動物，同情最爲發達。羣衆值環境刺激，情感興奮時，尤易有同情的表現。一人怒，他人亦隨之。

而怒，一人恐怖，他人亦隨之恐怖，如響斯應，如影隨形，這顯然因爲人類具有互相類似的情感，故一經挑逗，就會應合。而不安於痛苦的情感，則尤爲各種情感中最富於記憶性的一種。與愛患相終始的人們，痛苦的經驗，比較豐富，人類的容易共患難，不容易共安樂，以此。寫悲苦的文章容易好，做歡愉的文章不容易好，亦以此。羣衆一見強陵弱衆暴寡的不平情形，義憤填胸，奮臂相助，顯然因弱者恐怖的表示，直接刺激羣衆的恐怖，喚起其痛苦的舊經驗之故；且弱者的恐怖，同時足以激起羣衆的兼愛，由兼愛與現狀的衝突，致轉入苦痛，更由感受苦痛而求發散，因求發散苦痛而作不平之鳴，乃是情感進展時客觀的主觀的兩條路線上必有的交點，亦是自然的趨勢。此種趨勢，真是「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此種好鳴不平的行爲，亦真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出於天性的要求。

(二) 前述的那種同情，全係天性的結晶。人類因受教育之故，又常由天性的同情中，產生理性的同情。所謂理性的同情，是憑藉天性的同情，加以自省的力量，與修正的工夫而發展的。因爲他受理性的制裁，可以改正同情的情緒之方向，而保存同情本有的性質。所以在社會發展的各方面，均有極高的價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種推恩的主義，完全建立於理性的同情之上。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及軍閥帝國主義者的羣衆運動，亦由理性的同情，同情於被壓迫民衆與被侵略民族的痛苦之所致。人類因爲有了此種理性的同情，所以發抒其同情的範圍，漸次擴大，而可以發抒其同情的機會，亦漸次增多。今日茫茫人海中，不平的風浪，到處可遇，

隨時可觀，如不加以制裁，不但狂風險浪，常把可憐的弱者倒捲了去，就是強者的自身，雖然安分樂業，目下無人敢來侵犯，但是狂風險浪，日見掀張，大有使強者載胥及溺的趨勢；羣衆仗其理性，推想到此，又那得不急人之急，先爲自己留地步呢？此雖不免夾雜了一些利己的見地，可是利他的抱不平，終依於利己的見地上而緊張，益使他有隨時隨地表演的可能。

(三)無論何種社會，多少總帶些愛打不平的風尚。此種風尚，久而久之，可以形成全體民衆普遍的嗜好，行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終生由之而不知其道。一遇打不平的好漢，演出打不平的武劇，在不知不覺之間，就眼識給他迷漾，腦筋被他搖颺，神經向他營注，併身併命，與打不平的好漢，迸合爲一，不由地加入戰線，共鳴不平了；即使事過境遷，而在相當時間以內，猶有餘怒，猶有餘勇，此種情實，不必多覓例證，只要看看影戲的總愛看范明克的武俠影片，看小說的愛看水滸傳的武松殺嫂，看了以後，終不能釋然，在數日以內，必有餘戀，必有餘快，就得明白。尤其是我們中國人，飽受先民豪俠好義的熏陶，如信陵君、虞卿之徒，犧牲生命及一切利益，以救朋友的急難；又如墨子、魯仲連之徒，對於他人的急難，雖然和我不相關，又並沒有求我，但是認爲大義所在，大局所關的，便銳身自任；像這種義俠行爲，常使國人觀感興起。又飽受了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水滸野叟、曝言等武俠小說以及武俠戲劇的熏陶，弄到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愛打不平的好漢思想，充塞於平民社會之中。哥老會大刀會的結合，義和團的犧牲生命，亂殺洋人，都由於此。

結論：不平的社會，幸有愛打不平的羣衆，時時給以制裁，纔不致走入太平的惡境。但是麤心辣手的羣衆，容易自命好漢，也不問青紅皂白，也不辨是非順逆，攘臂努目，亂打擂臺，演成義和團的慘劇。怎樣使羣衆天性的同情，進爲理性的同情？秉國鈞者，應當及時努力。

第三節 羣衆情感的不自持性

羣衆胸無定見，只是隨境應付，所以外界的聲色貨利，以及邪說暴行，總容易動搖他的心志，燃燒他的情慾，使他恍惚不能自主，麻醉不能自持。最普遍的不自持性，就是（一）易受暗示，（二）容易輕信。

一 易受暗示的原因及價值

環境或對象在吾人無意識或半意識之間，所表示的勢力，適與心的感受程度相應，結果引起吾人的動勢，且使此種動勢，立即實現於行爲，叫做暗示。羣衆易受暗示的原因有四：

（一）羣衆頭腦簡單，智力低落，對於一種問題或事物，本無詳細深刻的研究，領袖者對於該問題或事物，亦只是粗枝大葉的提示，不足使羣衆完全了解，其能靜氣平心，聽取領袖對於該問題或事物約略提示者，至多十分之五，此外則聽之藐藐；此十分之五靜聽領袖提示的羣衆，其能默記於心，且能領會要旨的，又只有五分之一二。對於各問題或事物老抱着那種『不求甚解』之態度的羣衆，可說是胸無主宰，空空如也。空虛的心，最易接受外界簡

明有力的暗示。至於暗示的是否合理，却置不問。一方面既有不求甚解的惰性，而不幸他方面又有對於當前問題或事物急急求得解說的渴望。要是一種解說一經得到，便以爲天經地義，再也不願另求別解。更不幸因爲各人密集一地，耳濡目染，非常容易，所以感情貌似冷淡，其實在冷淡之中，早潛伏着一種注意的傾向，時刻想找一個機會活動的羣衆，一受暗示，便感而遂通了。心理上的傾向與需要，及其態度的粗疏，既然如此；而一切暗示，又都受「先入爲主」一定律的支配；所以最初的暗示，又不難在傾刻間藉濡染的力量，傳遍全羣。

(二)羣衆裁奪案件的定律，判決是非的公準，分別取捨從違的原則，往往是建築於同伴數量之上的，即建築於全羣中大多數人的行爲表現之上的。市本無虎，三個人說有虎，便都毛骨聳然，真以爲景陽岡上吊睛白額的大蟲張牙舞爪，立刻奔來了。曾參本沒有殺人，既有三個人說曾參殺人，就是最知愛子性行的慈母，也不免投杼而走了。僅是一種無稽之談，算得甚麼，可是一經許多人宣傳，尙可以搖惑獨居深念的個人；何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口號，又何況利害切身的問題，經許多人高呼大叫於躍躍欲動的羣衆之前，豈有不立即響應之理。且羣衆互誘的程度，與互誘人數成正比，互誘的愈多，投入彀中的便愈易。放眼四顧，只見人都如此，人既如此，那必定有可以如此的理由，并且必定得着可以如此的利益，我又何憂何疑，而不如此呢？設想簡單的羣衆，既存此念，常能自思自解，自去找出一種理由來，作他同化於人的依據。杜撰一種理由，以爲隨人步趨的根據，還只是羣衆動作的例外，不是常例。常例是連杜撰的理由也不需要，只是不知不覺的亦步亦趨，無意識的盲從。盲從的原理，同於物理的共鳴。

且盲從之於羣衆心理學，同於習慣和遺傳律之於生物學，吸引律之於天文學，運動律之於物理學，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

(三)近代的人，有一種怪癖，諱言崇拜英雄，而說服從主義，貌似看重事實，而心却羈於理想。少數有勢力的人，如呼喊出一般人所不能否認的什麼原則來，不怕沒有羣衆附和。所以帝國主義者利用羣衆的先天本能，與後天成見，把帝國主義的思想和哲學，盡力宣傳，深入人心，使羣衆在不知不覺間，變爲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做帝國主義工具的新聞記者，更利用羣衆恐懼的本能，始則誇張敵國的強盛與野心，使晨起閱報的民衆，在飯桌上對着匙碟戰慄；繼則提出擴張海陸軍備的辦法來，安慰恐慌萬分的可憐蟲。這樣的做下去，便做到侵略異民族以自生存的政策上去。什麼殖民政策，什麼通國皆兵政策，都是從羣衆的恐慌本能上演繹出來的。像這個不背常識而又似合邏輯的議論，筆下生花的著作家，與舌鋒銳利的演說家，自能用來催眠全國的民衆，使他們誠惶誠恐，俯首聽命。一九一七年，蘇俄十一月革命的成功，即成於羣衆互相暗示的心理與恐懼的本能之上。在十月二十四日，數百布黨黨員，與少數戍兵，突然把克倫斯基 Kerensky 政府推翻，羣衆莫明其妙，甚且惡恨他們此種野蠻的手段。眼明手快的布黨，最能認識羣衆心理，又最能利用羣衆心理，以助長他們的勢力。俄國人民的性格，是最柔弱，最容易誘惑的，意志又非常不定，布黨便乘着俄國人民甫經脫離極端專制思想的束縛，走向自由之路的時候，且乘着當時各種勢力游離分數與混亂的時候，首先拿出新奇而武斷的思想加以束縛，提出幾個簡單的口號，利其誤解，很輕易

的把全俄農工兵攪在掌握之中。更進一步，用紅色恐怖的策略，採取最殘酷最武斷的方法，求達他們的目的。執行紅色恐怖的屠殺機關，名爲契卡（Cheka）的，到處都是。他們在渥里次克刺死和列甯 Lenin 被刺之後，公然的說，『讓我們的敵人，整百殺却！不錯，整百還要加整千！讓敵人溺死在他們自己的血河裏，只有無數血河，才能抵償列甯和渥里次克的血。血，血，血，愈多的愈好！』在此口號下，被屠殺的人，霎時便上二千。紅色恐怖的情形，可見一斑。社會到恐怖時代，秩序易亂，即易於推翻現政府。而且人心到恐怖時期，除了服從施行恐怖者外，別無逃死之法，所以易於幫助施行恐怖政策去推翻現政府。布黨恐怖政策的產生，即產生於此種心田之中。

（四）崇拜英雄，迷信英雄，本是各民族的通性。當其從事於熱烈的羣衆運動時，此通性更得發揮的機會。羣中苟有威名蓋世的豪傑，或其熱誠能吸攝一世之人的真男子，出其大好身手，指揮羣衆，則無老，無少，無貴，無賤，無村，無俏，會完全把他們所希望的，所要求的，傾心傾意，傾身傾命，寄託拜倒於此種人之一身，視爲萬能，視爲萬應。如一八六一年意大利百戰功高的加里波的 Garibaldi 將軍，漫遊英國，舟抵梭倫善頓，方登陸，英人如螞蟻一般，奔集於江邊，頃刻間，即滿萬餘人。握不了的手，接不了的吻，握手啦，接吻啦，鬧了半天，還不能前行寸步，直弄得將軍試劍活潑的手，攣腫了不能動。將軍風塵蒼古的面，也積滿了垂垂欲滴的唾涎。將軍數十年來出入必借的深赤外套，已給熱狂崇拜的羣衆，你摸竊一塊，我橫奪半片，裂成百數十瓣，各寶其一寸一縷，互相炫耀。英國全國的社會，無朝，無野，無老，無幼，個個都同失了腦力，失了心力一般。心中腦中，再也不知道有甚麼職業，有甚麼學問，有甚麼娛樂，有甚

麼煩惱，只知道有一個加里波的將軍。羣衆崇拜英雄，迷信英雄的氣像，如此，如此。嘻，大丈夫，真男子，固不愁羣衆不歡迎呵！羣衆既有崇拜英雄迷信英雄的根性，此種根性的擴大，便是接受一切勢力的暗示之根因。

結論：暗示是傳情與授意時必要的而且有效的方法，羣衆易授暗示，正是領導羣衆者深厚的憑藉。領導得法，便如磁吸鐵，如形投影，要使天下崛強的英雄，入我彀中，也不甚難，何況使最易接受暗示的羣衆，範我馳驅。可是暗示的方向，如稍錯誤，則領導者差之毫釐，羣衆便謬以千里了。

二 容易輕信的原因及價值

個人平日決不信的事物，而在事物的本身上亦決無可信之道，但是此種事物一入羣衆耳目，即引起極端的信從，且有立即表現於行爲的動勢。此種性行，叫做輕信。羣衆容易輕信的原因有七：

(一) 風俗習慣的勢力，常在暗中操縱吾人的思想行爲，吾人的思想行爲，常受他的支配，終不自知。戊戌變法之際，要把廟宇改作學校，當時的輿論，格格不相入。曾有一賣菜男子，攘臂努目，抗論於衆人之前，說廟宇爲從古所有，怎麼可以廢棄。嘻，『從古所有』，豈但廟宇，攘臂努目，爲『從古所有』抗爭的，豈但賣菜男子。凡迷信舊的勢力，或保守舊的風俗習慣，都是受了『從古所有』的誤。不幸社會上又有所謂『向來如此』的一說，強者壓迫他人，好似一種權利，弱者奴隸於他人，又好似一種義務，不爭氣的羣衆，幾認爲向來如此。習於『向來如此』的故見，又適以堅其『從古所有』的信仰。於是『向來如此』與『從古所有』，狼狽爲奸，互相標榜，永久支配了吾人的思

想行爲，使吾人生活於其支配之下，養成了奴隸的習性，盲從的慣例。羣衆既早已養成了奴隸的習慣，與盲從的慣例，一旦突被強有力者引誘，雖非向來如此，雖非從古所有，但是只因其奴性已成，盲從已慣，亦遂安之若素，從之如流，信爲固有，認爲應當，不知道辨別其是非善惡了。

(二)行動沒有目的的人，不論甚麼怪事或幻影到他眼前，他總接受。處事沒有定法的人，不論甚麼空想或懸談到他耳邊，他總聽信。以不甘虛靜，必求寄託的心，遇着不落平凡，新奇可喜的事，正如乾柴碰到烈火，自然一觸即發。至於活動的對象，究竟怎樣？活動個甚麼？所爲何來？發誓沒有弄個明白。只知道是大家開會，並不知道開會是反日，只知道是放假，並不知道放假是紀念國恥。即使有幾個較有思想的庸中佼佼，然而他們的思想，又只是不思想的思想，古人崇拜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今人迷信馬克思列甯克魯泡特金，一倡百和，並無澈底研究，與充分的解，惟隨多數人的是非爲是非。心的感覺，好似鏡的鑑人物，見美的就美了，醜的就醜了，麻子就麻子了，絕不加以思索，問個究竟，於是教會學校，一定是文化侵略，傳教之士，一定是宗教侵略，資本家一定是剝削工人，不問傳教者資本家是否個個如此。畫幾張符，念幾句咒，打倒，打倒，一呼百應，不論何種情形，概以畫符念咒籠統了之。一盲前導，衆盲後隨，盲盲相引，各各自信，自信者愈多，互信亦愈甚。例如女子纏足的惡習，流傳了千年，而千年中間反對的人，不滿半打。無聊的文人才子，反以爲三寸金蓮，步步動人，贊美之詩，臭不可聞，與又臭又腐的小脚，互相輝映。富有嗜癩癖的羣衆，一時沒有高尚的審美觀念，遂顛倒沉醉於女子的三寸金蓮之中，信爲絕世美女應有的姿勢，而不能辨

別其是否合理。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大事，如周勃要誅呂時，士皆左袒；王莽將篡位時，天下吏民前後爲莽上書頌功德的四十八萬七千餘人；楊度孫毓筠發起籌安會捧袁世凱做皇帝時，各書勸進的，紛紛四起；凡此胸無定見，盲從附和的史事，都可和文人才子歡迎臭而且腐的女子小脚，等量齊觀。

(三)羣衆的情感，激烈的多，平和的少。激烈的情感，最富於急遽性，欲逕向其目的前進。至達到目的的手段，則急不暇擇。於是自己一得之見，或外界先入之意，遂得做其行動的主宰，引起其異常的信託。而且羣衆運動，多半爲着一種希望而起，若在他們積勞積瘁，積怨積患，積慮積望之後，所希望追求者將要獲得之時，驀地噩耗傳來，說希望又要成泡影了，或說反對者又準備用武力壓制了，故意將情勢說得十二分嚴重，則羣衆對於此種消息，更以爲千真萬確，如沸如焚，立起反抗。前者如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時國民議會決議的人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法王不予批准，人民久不得消息，謠言蠱起。其時凡爾賽宮大開宴會，法王之后及太子均列席，席間有的高譚闊論，有的信口亂唱，有的猜拳行令，有的拔劍亂舞，鬧個不亦樂乎，似乎對於人民渴望的人權宣言之批准，沒有介意的必要。於是民衆的失望更甚，謠言更囂塵上。那時歲荒民饑，丹頓便歸咎於法王，向羣衆宣傳道：『市民麵包的缺乏，都因王安居深宮之故；假使把王迎到巴黎市來居住，就不會再受饑餓了。朋友，請鼓起勇氣，我們去歡迎麵包師，和麵包師的妻子來啊！』因此稱法王爲『供給和製造麵包的人。』一少女乘亂大呼『麵包麵包』敲着大鑼，在巴黎市中狂奔，驚動了數萬婦女，一個個散髮赤足，各執武器，口喊『歡迎麵包師，』直攻入凡爾

賽宮 Versailles。這是十月五日的事。法王不得已，即於次日隨衆遷入巴黎，居於推勒里宮 Tuileries。後者如同同年七月，法國革命黨攻毀巴士的獄，可以爲證。當時法王決意解散國民議會，並派兵入巴黎，以防羣衆暴動。市民見兵士入城，大起恐慌，莫知所措。那時有一位辯護士名叫對穆郎，向大衆說道：『不好了，不久官兵便要屠殺全市的人民了，你們趕快武裝起來，保護自身，和爲國效勞的國民議會啊！』市民聽得，頓時憤激起來，攻毀巴士的獄，大起革命運動。此可見羣衆對於一問題沒有辦法渴望解決的時候，如有人暗示一線希望，便信爲確實可靠了。

(四) 思想言論主張辦法等抽象的東西，如能引起各人的興味，且有滿足各人希望之可能性的，便最能使人信受。至於思想言論主張辦法等等內容究竟如何？是否切合實際？羣衆便不求甚解。政治家一眼看破這一點，所以常提出可以容得許多人任意解釋的空泛名詞，投合羣衆心理，惹起羣衆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以能轟動一世，便由於此。那些外貌甜美內容空泛的東西，乘隙而入，必然引起羣衆『正中下懷』的歡迎。儘管旁觀者覺其無有是處，而在羣衆心目之中，却無所謂善，無所謂惡，無所謂利，無所謂害，無所謂合理，無所謂不合理，無所謂可行，無所謂不可行，一憑着操縱之者高聲唱，低聲語，催眠復催眠，由催得如醉如癡的心田上，抽出如火如茶的情苗，結下了『不知而行行而不知』的意果。此在一八三〇年法國『七月革命』中，有一鐵證。當查理十世 (Charles X) 逃亡以後，共和黨人公推拉法夷脫 Lafayette 組織臨時政府，且嚴防貴族的侵入，和反動派的敵抗，君主政治，可算得沒有恢復的可能了；那知當時袞袞諸公，都逃不了羣衆心理的支配，一經路易腓力普 Louis Philippe 花言

巧語，百般蠱惑，便將年老心軟的拉法夷脫，頓時說得服服帖帖，信仰君主專制同不可侵犯的神聖一般，在萬目睽睽中，卿卿我我，攜手同登平台，拉氏便抱了路易，表示親密，路易也搖亂了三色旗，表示同情。此時共和黨人也受了催眠，將革命的雄心，軟了下去，歡迎路易爲主，宣布君主立憲，卒至革命事業，功敗垂成。真的，渴望心身可以安頓而又不求甚解的羣衆，總是不去辨別外來的邪說諂笑，是真是假。此外尙有更顯著的事例，就是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之夜，法國的貴族和教士，宣布放棄封建的特別權利，在國民會議中，唱雙簧似的，欺騙民衆。當貴族原則上接受買贖封建權利的主張時，大家要求教士宣布他們自己的主張。教士們也完全接受買贖教會的封建權利之辦法，只是提出買贖的金錢，不得在教士中造成個人的財富，而以一切宜用於公共事業爲條件。當時一個主教痛言農民田地所受地主獵狗之害，要求廢止畋獵的特權。貴族立刻用一種熱烈的高聲相報，贊成此種意見。當時會議場中羣衆的歡欣，達於極點。國民會議於夜間二點鐘散會時，大家都感覺到新社會的基礎，已經創造成功，而不悟已經上了貴族和教士的惡當。因爲所定的贖金很高，遂使此種贖回，變成不可能。到了一七九二年，羣衆的被人欺騙，更可痛心。馬拉很傷心的說：「我們爲恢復自由，已經鬪爭了三年，而我們現在距離自由，還是同從前一樣的遠……」：在國家舞台之上，只是佈景換了，同樣的角色，同樣的陰謀，同樣的動機，依然存在。」「現在國家下層階級的人，被迫得單獨的和上層階級鬪爭，這是很傷心的。無論他們最初得着甚麼利益，結果終會被上層階級的詭計所暗算。上層階級中有知識的，富足的，狡猾的人，最初參加反對專制君主，不過是爲反對人民的地步，他們先取得人民

的信仰，利用人民的力量，以欺詐的手段，取得他們從前所攻擊的那種特殊地位。」

(五)恐怖又爲促成羣衆輕信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羣衆感到自己的生命財產名譽家屬有重大危險的時候，心心念念，殷憂着危險的到來，想像着危險的慘象，愈想愈怕，愈怕愈想，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時時刻刻，覺得在惡魔監視之下，立刻要遭遇可怖的死亡。各人在自己腦海中，排演了一幕更甚一幕的傳奇劇，各人却不自知，竟把幻想和事實相混，主觀和客觀相合。在情緒如此緊張之下，要是有人傳佈不利於己的謠言，謠言儘管離奇怪誕，而在平日儘管會把謠言打相當折扣的聰明人，到此也神經過敏，信以爲真。當西洋人初到中國內地傳教之時，鄉下老百姓，乍見那些高鼻子碧眼珠的洋鬼子，不由的疑鬼疑神，相驚伯有，說甚麼要拐小孩子去燒煙囪，燒過了火輪船才會發火啦，甚麼挖人的眼睛去配藥，配成了便可以醫治瞎子復明啦。那洋人傳教，當然要行些小惠，使人信從；又大都知些醫藥常識，配合些硼砂水，給附近鄉民醫治眼疾，也是常事，經此一傳，便成了妖魔鬼怪了。便更有附會謠傳，說某家某家平白地丟失了幾個小孩，就此不知下落，後來有人看見已給洋人投入火輪煙囪之內。某家某人好好的睡在床上，一雙眼珠，不知何時給人挖去，鮮血淋漓，看看已死，却有人在教堂裏看見一對眼睛，裝在洋人的火酒瓶中。諸如此類，越說越像，越像越說，頓時激動了老百姓恐怖的心理，和排外的義憤，各地教案，都由此釀成。卽一九二九年二月間，印度巴羅達地方，還鬧了這種笑話。民間散布一種謠言，說奉回教的巴桑人，拐騙小孩，作造橋的祭品，頓時騷擾起來，巴桑人被印度襲擊死傷的甚多。及拐騙謠言傳到孟買區北部全境，雖經政府發表闢謠文

告，仍然無效，鐵路工場及紗廠工人因此罷工的，一時達五十萬以上。而最近（一九二九、一〇）江蘇溧陽，也演過一幕滿城風雨的趣劇。城內有一家傘店，祭祀甚麼祖師，豬頭三牲。供過以後，說是要送祖師回公，在門前大放其爆竹，一陣劈劈拍拍的聲音，傳到站崗的警士耳鼓裏，就去干涉，說現在地方不靖，這種聲音，有礙治安。傘店裏老闆一聽，話雖不錯，可是一大掛爆竹正放到中間，勢不能止，就和顏悅色的說，下次不敢。警士見他仍在燃放，以為藐視警章，不容分說，即向空中拍的一槍，傘店老闆臉都嚇白了。旁邊人看見警士開槍，嚇得亂竄亂奔，距離稍遠些的商店，起初聽見劈拍之聲，倒不在意，及見許多如潮水般飛跑的人，知道不妙，一定出了甚麼亂子了。（該地去歲曾被土匪陷城兩次，）不暇探聽，即紛紛閉市，一家如此，家家如此，弄得全市停業。一時風聲緊急，於是城門也關起來，街上除有幾位警察，簡直沒有個行人。各行政機關裏的官員，以訛傳訛，也紛紛走避，不要遇着匪人吃眼前虧。這時候，完全入於恐怖的状态中。半晌，纔由公安局派人向商家說明原委，通令照常營業，大家方纔安心。行政機關裏的官員，也得着公安局的報告，暗說一聲慚愧，仍舊紛紛回衙辦事。諸如此類，都是羣衆自作自受的。羣衆當自己排演自己觀賞恐怖的傳奇劇之時，辨別真偽是非的能力，早被恐怖湮沒盡淨，還憑甚麼來裁定取捨從違呢。

（六）吾人從出了母胎，墮入花花世界，一到兩隻小耳朵稍會聽話之時，朝朝夜夜，在母親大人膝下，聽慣了神話寓言，甚麼月亮姐姐會下來同人遊玩啦，玉皇宮怎樣的好頑啦，小肚子裏裝滿了這套把戲。聽取又驚又喜的神話寓言，可說是吾人幼年時代最歡迎的教材，愛聽神話寓言，幾乎成了人類第二天性。人類既有此種素養，所以荒

誕不經之說，道聽途說之事，以及想入非非之談，一入羣衆耳中，就如舊雨重逢，故人復至，頓時把他信得千真萬確，而且煊染得天花亂墜，所有吃奶時就開始陶養的嗜好與習慣，從頭喚起。義和團團員，滿口神仙降世，一肚子齊天大聖觀音娘娘，確信扶清滅洋的使命，天老爺已把他擱在自己的肩上，諸聖菩薩已在自己的左右前後保護着，督促着，槍砲可以不入，一息不容少懈。幹啊！幹啊！於是蠻幹起來了。我們笑他發瘋麼？而在他們却信爲神聖的使命啊！此外如英雄傳記，神童故事，亦爲吾人在慈母懷中時常聽到的新聞，不知不覺，便養成了吾人崇拜英雄服從首領的習性。於是老戴着假面具的首領，專弄玄虛的英雄，遂玩弄羣衆於股掌之上。而不識其假的羣衆，反以爲『使君厚我！厚我！』至於迷信泥塑木雕的偶像，地點的風水，以及面目上貧富貴賤之相，也早就在幼年時代耳濡目染，信以爲真了。當吳淞新築鐵路，恰巧上海發生瘟疫，羣衆依據其幼年家庭教育之所得，硬說瘟疫是鐵路惹起來的。一時羣衆鼓噪起來，拆了鐵路，投之江中，信爲得計。可憐的羣衆，一些辨別真假的眼識性靈，早被無知識的母親，於無意中淆亂了啊！

(七) 利誘威脅，亦可以引起羣衆輕信。利是大家要的，威是大家怕的，不識不知的羣衆，更不免貪小利而怕威脅。野心者利用羣衆弱點，遂得爲所欲爲，得所欲得，把好似百鍊鋼的羣衆，輕輕地化得柔可繞指。此類事例，兩見於民國十八年間。十月間，北平總工會委員爲抗拒改選事，竟煽動人力車夫，擊毀電車數十輛，釀成暴動。用行駛電車影響人力車夫生計之說，爲煽動羣衆的武器，結果則數千車夫，同時桎梏於光明殿前。好事者問其何故而至此，何

爲而出此，此數千車夫，除了愁歎啜泣，或嚎啕大哭以外，都瞠目不知所對。那些利用工人運動做吃飯碗的委員們，早縮得不出頭，站在旁而又驚又笑。及十二月間，青島人力車同業公會，因車夫工會要求減租，使力與車夫工會以破壞，利誘車夫楊某劉某，向工人挑撥，激其反對工會，並聲言如能停工一日，去包圍人力車夫工會者，即給洋一元。可憐知慮短淺的車夫，遽入圈套，上人大當。及既覺悟，損失已不貲了。車夫被人利用，輕聽詭計，因爲知識太低，本不算甚麼一回事；尚有知識較車夫高出百倍，且正在師長教導之下的中等學校學生們，一到成爲羣衆時，也不免輕信人言，會和黃包車夫一般見識。民國十九年四月間，南京和記工廠工人，因要求加薪罷工，經調解者議妥復工條件，工人認爲滿意；不料當開工之際，忽有一部分尙未領到入廠證的工人，受三數人的煽惑，竟聚衆痛毆開工的工友。更不料別有用心者，乘機散布謠言，竟謂英兵槍殺工人。當時有幾個學校中少數學生，也不調查真相，問個清白，即派隊四出宣傳，並組織「和記四三慘案後援會」，幾乎鬧得滿城風雨。經當局者將經過情形詳細解釋，始各散去。當羣衆被人利用時，整個腦袋，在不知不覺間，都交給利用者支配，其可憐大率如此。

結論：輕信由於不辨，羣衆基於第一原因而不知辨，基於第二原因而不能辨，基於第三原因而不暇辨，基於第四原因而不需辨，基於第五原因而不敢辨，基於第六原因而本沒有辨的素養，基於第七原因而又不悟不辨的危險。世情險惡，歧途百出，不能一概不辨。事理繁賾，知難行易，又不能一切都辨，且亦不必一切都辨。那種事應使羣衆辨？那種事不必使羣衆辨？要使羣衆辨的，又怎樣領導他辨？權衡輕重利害，剖別是非順逆，有賴於輔世長民的巨人

長者。

第四節 羣衆情感的不耐久性

狂風暴雨不終朝，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人情，大都相同。氣燄不可一世的羣衆運動，自然不能強立不返，經久不衰。羣衆情感的不耐久，最顯着的，是變移無常，和戀舊如命。

一 變移無常的原因及價值

本來的目的尚未達到，便中途改變了行動，隨時可以移向到旁的目的上努力去，恬不爲怪，若固有之的，謂之變移無常。羣衆情感所以變移無常的原因有十：

(一) 魚龍雜處，職業不一的羣衆，各人的情感利害，當然不能一致，則各人對於一種問題的解決，其希望的程度，自然不能相同。而且各人要求的或反對的目標，既多且雜，常不能集中各人的意志於某一制度或某一人物之上。又因爲各人的知識程度參差不齊，對於一問題的觀察，自亦不能一律。更因爲各人反應各種刺激的習慣，有健全與不健全的分別，同一刺激，有些人立即發生反應，有些人漠然不生關係。即在刺激的本身，亦極有差別。有些刺激，有接連引出數個刺激，喚起數個反應的可能。有些刺激，只能喚起一種反應。加以近代新聞日刊的發達，不論如何衝突的意見，都得宣傳。各種言論，聽人取捨，羣衆思想混亂到不可究詰。這麼一來，在羣衆的情感上，就有好風好

兩的互異；在羣衆的理智上，又有見仁見智的區分；而在各人的利害關係上，且有畸輕畸重的差別。所以各人的努力，遂有久暫大小的不同，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苟有少數人退步於前，即有一部分人追隨於後，羣衆的陣線，便爲之動搖，公共的意向，便爲之分裂了。

(二)羣衆運動，大都屬於臨時集合，平時無相當的訓練，臨事又無嚴密的組織，與適當的支配。其努力一種問題，只是乘興而動，興盡便止，其處置一件事實，只是隨事對付，臨時支措，很少堅持的意志，與一定的計畫。既少堅持的意志與一定的計畫，便不必有貫徹主張的繼續動作。加以人類的神經衝動，常循抵抗力弱小的運動通道而行。假使神經系的排列，不是確定的羣組及連鎖，則神經衝動將循各種運動的通道，找尋出路。須知吾人的反應，多半是碰機會的。同一刺激，一時可生此種運動，一時又可生彼種運動，凌亂無次，沒有任何適合性。(appropriateness) 即衝動將同時傾瀉於數條途徑中，而生散漫的運動。以容易愛走通路的神經衝動，不幸遇着變幻不測的羣衆風雲，於是動作更趨於散漫，且入於雜亂，流於矛盾了。如北平法大學院學生二百餘人，本來是爲着接收女子學院房屋而出發的，但是他們竟打傷了女學生，并且同時也打傷了自己的同學，理由何在，誰也講不明。所以當他們受外力的刺激而發生動作時，好似一堆枯葉，陡的遇着疾風，一時狂飄亂舞，茫茫地不知歸宿何處，可是風一靜，便墮地了。因此，他們在前一秒的時間，絕不自知其後一秒時間的動作怎樣，且有不自知其這一剎那的如此動作作用何在的，更有不自惜其此一時間的動作與前一時間的動作背馳的。又不幸利害關係不同的各人，總有一些苟安小

就的觀念，只要自身方面稍得一些便宜，便會站開不管。我們要羣衆不變初衷，直是夢想。呂邦在他所著的革命心理中說：『人類心理的組織同機械一般，所有動作一失其定性，則凡境遇習慣時勢都得進而奪其心理上的主權，歷史上的人物，大都傀儡登場，』可謂慷慨言之。法國革命時代，以堂堂自負的王黨而議決廢棄君政，以高談人道者而爲九月屠殺的厲階，以主張平和者而陷法國於戰亂的旋渦，凡此矛盾的性行，實在是呂邦感慨所從來的痛根。

(三) 在知識道德不足的人，對於公共利益，絕不如其對於私人利益的努力。即使參加羣衆運動，亦只是旅進旅退，絕無堅決的主張，甚或私自推諉，常以爲今日之事，其量過大，決非我這麼一個『小區區』加入，所能加減增損。而且我現在尚有某事某事急待辦理，不如先去，我即使不參加到底，而參加到底的還有這許多人，在此抽去我一個，可保沒有甚麼損失；可是一羣之中，作如是想的，多得不知若干，結果，熱烘烘的舉動，多以虎頭蛇尾了結。更有自昧自棄的，他們以爲像我這種人物，車載斗量，我即使加入，又有甚麼益處，絕不明羣衆的需要個人，正如貨棧的需要貨物，所有貨物盡入於棧，棧的實力始能表現，所有個人盡編入羣衆隊伍，羣力始能偉大，人雖微末，亦有用處；此義不明，故半途而廢的人，常不能免。還有胆小氣餒的，以爲我們這種要求，未免太大了，所以要求許多時，也沒有得到甚麼，眼見得對方的壓迫，將更加厲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倒不如及早抽身去罷；這一走，又走了一些人；即使不走，也因恐怖的緣故，多少總要改變了他們的初意。以上所述自相推諉的，自昧自棄的，以及胆小氣餒的，在羣衆

中本只有極少數人，且必須經過客氣用事的階段，到了相當的時間，始能發生。但是不論人數如何，只消一隅發生了這種現象，立刻會影響到全局，形成不可遏止的騷動。

(四)論起政治知識，大部分的羣衆，實在卑淺而不敢恭維，一定的是非，可說等於零，或者近於零。他們容認一種政策，不過爲少數人所煽動，並不是先知道了此種政策有可以容認的價值而後容認。所以當他們擁護一種政策時，擁護的勢力，不由於確信，而由於盲從。因此，一方面有「人亡政息」之虞，繼續的人，無論其承繼的遲速，一聽改弦更張，羣衆也就不去擁護其前日所擁護的政策。一方面又有忘德念怨之事，執政者偶有蹉跎，羣衆不但加罪於其人，并且加罪於其所施之政。積此二因，當政府更迭升降之時，凡事都有大退轉大變移的現象。卽如中國驟從專制而至共和，一般人只知有共和，對於共和一名詞的內包，並不會領會，各人所共是非的範圍，極爲疏闊。當時政黨政治的呼聲，主權在民的提倡，叫得震天價響，一轉瞬間，主張政黨政治，主權在民的人，排斥乾淨，神武總統總攬統治權，國會黨禍之說，卽代之而起。此種羣情變移的原因，實基於國民心理所共是非的，太茫漠，太無確知。

(五)羣衆對於乙有所希望時，大半是對於甲不滿意的反應，而乙究如何，是否勝於甲，實在沒有仔細考慮過，所以不消多時，又會把乙推倒。反之，如對於乙之爲人早已研究清楚，則其對於甲的攻擊，對於乙的擁護，決不至於如此輕率。例如我國人民，初因滿洲政府的淫威，共和之理，未常得着顯然的稱道，但知厭惡專制，羨慕共和。一方面厭惡得愈深，他方面卽羨慕得愈切，羨慕愈切，愈無暇去考求其利害得失，以爲只要推倒專制君主，建立共和，便

得了。等到既得共和，大家得着議論國事的自由權，於是從前所虛擬共和的好處，未見一一實現，而從前所沒有聽到的共和之缺點，反處處聽到。大家所覺知的，不必真個確當，不易指摘的弊害，也不必根於共和政治而生。即使真爲共和的弊害，亦未必有搖動政體的價值。只因爲民衆不聽得於沒有決心採用共和的昔日，偏偏聽聞於已經採用共和的今日，所以不免貿然自覺當初採用共和的失算了。所以一朝有人倡議廢棄共和，便不暇比較短長是非，閉着眼睛，隨聲附和了。要是在事前經過幾度詳細研究，既知道共和的所以善，又聽慣了他人所論共和的不善，追求其故，下最後的決定；那麼民衆深知共和的真相，將來如有人將專制勝於共和之說淆亂聽聞，只因此種言論早在下決心以前，聽個明白，胸有成竹，自然不會被他搖惑。凡事謀而後取的，得以固定，取而後謀的，必至疑棄。不幸羣衆對於政治運動，謀而後動的少，動而後謀的多，動而後不謀而妄動的更多，所以常在變移反覆之中討生活，終不能擇善固執。

(六) 凡人當革命成功之始，喁喁望治，責望極奢。可是事實上決沒有一一如願以償的可能。責望復責望，責望到飽滿度，終不免有一二次的暴動，僥倖以一逞。僥倖不遂，客氣早洩，沒精打采，廢然思返，乃是必有的段階。在他們當初以春秋責備賢者的口實，求備於人，用意極盛。及其求而不得，雖然蹴爾呼爾，待以極輕薄的態度，也可以認受不辭。試看民國二三年間，袁世凱獨攬大權，老氣橫秋，民氣是何等的銷沉呵！可是有心人如果回想到民國元年時代的囂張，就可知必有此番的沉默；而且此番的沉默，又爲此後五四運動時民氣激昂的醞釀。羣性變移無定的段

階，大都如此。法國革命運動，目的在求自由平等博愛，及求而不得，得而不能固執，反一落千丈，歡迎專制魔王拿破侖 Napoleon 一時視拿破侖的窮兵黷武，重稅濫刑，種種暴戾恣行爲，幾以爲當時政治上的天經地義。此種心理的改變，如問之於任何個人，可知其都不以爲然，不以爲然而終於不得不然，這便是羣衆情感富於變移性的緣故。

(七)羣衆在所求不遂，而意氣尙未平服時，往往旁溢斜出，任意牽附，遷怒到沒有甚麼關係的問題或人物上去，以洩其憤，以出其肚子裏的怒氣怨氣鬱氣。東鄰王媽媽，西邊潘小姐，因爲一些事相衝突，就破口大罵起來，起初還各據其理，唇舌往還，後來便漸漸離題，目的物移到個人的私事，或身世上去。我罵你偷漢，你罵我做賊，一來一往，打過幾百個回合，那麼他們的高曾，曾玄，以至十八代的血統，都帶點危險性，一概免不了辱罵，結果與最初相爭的一點，簡直離開十萬八千里。田小二被張阿三欺負了，却又打他不過，他當着阿三的面，固不敢說甚麼，但他回到他的府上以後，就會拿黑木炭在牆壁上畫一個阿三，然後用惡語咒他，用石頭搥他，這麼一來，他的怨氣，算是已經發洩，大仇也算是報了。記得小時候，在學堂裏，先生命我們束了三個稻草人，背手細着，倚在牆壁上，然後叫我們用石去擲，用箭去射。先生說，這草人是三個買國賊，他們辱國喪權，本當碎屍萬段，但他們躲在北京，奈何他不得，所以只得辱他們的替身，來洩胸中的無明火。又如比賽足球時，失敗的一方面，慣會借題發揮，甚且以踢人爲目的，以踢球爲手段，藉以雪恥報仇。此類出氣的方式，任何個人，都會用這麼一套；及身入羣衆隊裏，即變爲遷怒的動作。一九

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德國國喪紀念日，柏林市民三萬餘人，舉行壯烈的示威運動，要求政府否認本國所負歐戰責任，拒絕戰債，改締凡爾賽條約……種種妄求，都是德意志民族生命國家生存所不可缺的正常要求，不料其中有學生四千餘人，結隊向柏林中央大街前進，大呼『打到共和，建設帝政』，好似認共和政府不足以洗雪國恥，惟有帝政可以圖強一般。此種錯誤的聯想，不相關的牽涉，雖是國權黨別有用心，也實在是羣衆的變移性，在暗中作祟。

(八)接近的聯想律，支配吾人思想行爲的力量甚大。所以一觀念既喚起其他一個觀念以後，能隱而不見，其他一個觀念反而得勢。此例在有些人視金錢爲有獨立的價值時，最爲顯著。金錢本來只是購買其他物品的手段，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也不可欣賞，可是貪夫忘其所以，竟以金錢之故而愛金錢，甚且盡拒其所能購買的物品，一味的收貯金錢，朝夕摩挲，把他同心肝肉兒般看待。那些殉財的貪夫，其用情自目的而移於手段，更直以手段爲目的，變移到莫明其妙，無非是接近的聯想律，在那裏支配了他，可憐他始終不悟啊。此外衝突的聯想律，與接近的聯想律，有時亦生相似的結果。假使他種思想，與現在正要憶起的相似，呈現出來，則該思想常能操縱注意，而排去所欲求的思想。如我不能憶起某甲之名，忽想到某乙之貌同於某甲，於是由某乙之貌，想到某乙之職業生活，及其所到之處的風景，迆邐聯想，結果把某甲忘到九霄雲外。而情感思想的轉移，遂至於不可究詰了。

(九)精神感覺疲勞時，亦最易變移初衷。羣衆感覺精神的疲勞，尤甚於個人，因爲羣衆要求達到的目的，往往不能一蹴而幾，然在羣衆主觀的見地上，却認爲可以即得。一到事實與希望表示不和諧時，就覺得經過的時間，已

經很長了，不勝厭倦之至。厭倦既起，則對於事物的興味，愈趨愈弱，愈使厭倦的程度增高。夫情感愈反覆，則愈減其活潑及強烈之度，乃是情感的反對律必然的結果。卡儂（Walter b Connon）深明此理，所以他著的痛饑懼怒時的身體變化中，表示在將要比賽足球以前，不贊成開熱烈喝采的祝勝會，煩擾與賽者的精神，弄得他臨陣就覺疲勞，此理確是不錯。在比賽以前，即熱烈喝采，可以使與賽者一方面感覺此役經過時間的過長，一方面又擾亂與人比賽的心志，最足以促進疲勞。若在神經的本身上講，則吾人如不斷的使用同一神經弧，神經系統中的神經鍵，便感疲勞。疲勞的神經鍵，對於衝動的通過，抵抗力較大；若抵抗力太大，則衝動完全不能通過該神經鍵，就要岔入其他神經鍵，而行於其他通路中了。吾人動作的變移，半由於此。

（十）狡猾的當局者，弄些手段，也足以轉移羣衆的視線，改變羣衆的意向。羣衆的忿怒，可以被他們集中於實非壓迫之真因的制度或階級上，激起羣衆對於此制度或階級的怨毒，至於實行攻擊在這個當兒，當局者便能救護其本階級及所代表的制度，使得繼續存在。這種策略，在羣衆對於壓迫的真因，沒有真知灼見，而政論家尚爲當局者作走狗時，頗有勝利可期。當十五世紀之初，英國民衆對於教會深致不滿，十五年中三國會，迭請英王沒收教會財產，救濟貧乏的國庫，名正言順，一唱百和。機警的教士們，便設法激起英王亨利五世（Henry V）征服法國的雄心，及民衆同仇敵愾的精神。對法之戰，終於實現。那阿琴科爾一役的大勝利，所獲巨額的財貨與威名，竟完全吸收了羣衆的注意，因之反對教會的革命運動，被延擱了一百多年。日本田中內閣，眼見得自己被國人攻擊到不

能存在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引起全國人一致對華的心理。他那種古舊的狡謀，也得到一時的勝利。藉開釁於國外的辦法，用聲東擊西的手腕，以轉移羣衆對國內壓迫的注意，本是老奸巨滑的當局者常常沿用的狡謀。而當時被其支配的羣衆，終不能立刻覺悟，這也是羣衆心理的一大弱點啊。其餘如跳舞、宴會、宗教運動，那種狂歡節式的鼓舞，有時也是藉耀武國外一法，以發洩羣衆不滿的代用品。蓋情感的分量，本有限制，如果在一種方式中用盡了，便不能再供用於另一方式，須經過相當時間，恢復原狀之後，始能供用。

結論：基於此十大原因，羣情的變移無常，遂不能免；既不能免，於是對人，不免喜怒無常，好惡時變；對事，不免虎頭蛇尾，或竟背道而馳。而且不論何種運動，又不免帶了幾分浮動性，當其浮動時，儘管鬧得濁浪排空，天地變色，可是並沒有支持不落的實力。在怒潮飛漲到最高時，便是他漸次低落時。那些帝國主義者，看清了羣衆的弱點，不動聲色，冷眼旁觀，待他高潮落下，再作處置，真是應付羣衆的好手。要是在他高漲時，貿然加以壓力，那就是「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愈壓愈高，反要遭着滅頂大禍。古人說得好，「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所以十分乖覺的帝國主義者，敢大胆的說，「中國人排外的熱度，祇有五分鐘，此時不要去睬他。」其實歐美人士從事於羣衆運動的時候，其熱度又何常不是五分鐘呢？呂邦說：「感情記憶，既爲時不久，便可以解釋民族生活的現象，其報恩固不可冀，然其報怨亦不足畏。」語雖感慨，確是實錄。站在輔世長民的見地上論，羣衆情感，有不可屢變移的，有不可不變移的；同仇敵愾的情感，不到國恥已雪，不可變移；一切有利於發展民族國家社會的情感，而又爲正義

人道所許者，更是海可枯，石可爛，此情永不可變；至於投機倒戈，朝秦暮楚的下劣情感，不可不變；而侵略他人，只圖自肥的原始情感，更不可不急變。應變移的，如何使之變移？不應變移的，如何使之不變移？這乃是今日身居領導民衆地位者，最不可等閒放過的一大問題啊。

二 驚新轉舊的原因及價值

迷戀原有狀態，沒有改進現狀的誠意決心與計畫，苟且偷目前的小安，不顧慮將來的大禍，表面雖然驚新，結果仍落舊套的叫做驚新轉舊。羣衆所以有驚新轉舊性的原因有四：

(一) 情緒足以妨害觀念的聯合，致智識上生偏狹的見解。古代希臘人視國外的民族爲蠻夷，中國人也以華夏自居，而用蠻夷戎狄稱四鄰。儘管智識上已經明知其非，而情緒上仍不免因循隨俗，不肯遽加改革。所以智識上的維新易就，而情緒上的改革難成；非經悠久的歲月，情緒不能得着真正的改革。有時精神上的革命，僅及於現於意識中的；至於潛意識的暗流，則仍循其故道，爲表面的運動所不能及。但看近代各國革命後，終不能免於反動，就可知表面運動的結果如何了。所以呂邦說，「羣衆意見特徵之中，有二種相反的特徵，一爲動性(mobility)，一爲定性(stability)。動性似爲羣衆的常例，但羣衆意見，好似海波之覆靜水，表面之動，隱藏下面之定，爲百年來歷史中常見之事。在羣衆常有的動性之下，在其發生暴動的憤怒歡欣怨恨之下，常存有頑固保守的本能。拉丁羣衆爲主張革命最烈者，同時亦爲最保守者。經他們破壞的制度，常爲他們所恢復。」蓋破壞是羣衆一時的浮動，保守

是民族多年的頑性。一時的浮動，決不敵多年的頑性。所以骨子裏潛伏着的守舊性，根深蒂固，時有待時而動的傾向，且富有乘機崛起的能力。新的刺激一斷，舊的原形就活現了。這樣，羣衆守舊的頑性，直同黑紙一般了。初看似乎甚麼色彩都抹得上，而其結果則甚麼色彩都抹不上，就是抹上的，也都失去了他的原色；如非先用極大的漂白工夫，休想他呈露光明燦爛的新觀。

(二)羣衆雖擅長反抗與破壞等等舉動，但是他們從事這種舉動，並無精密的計畫，一貫的主旨，與貫徹主張的決心。其熱刺刺表現於外的，雖似富有革命精神，其實只是客氣將事。碰着高興，或遇着憤怒，便吆喝一陣，暴動一回，打倒，打倒，擁護，擁護，還你一個口號，此外實在不可以再問。甚且以爲那一件是那一件非，不過是憑空講講，並不作爲自己行動的標準，更不認爲切身利害的關係。即使有領袖指導，示以規則，可是或視爲不甚重要，並不遵守，或不加細察，貿然照辦。他們對於規則，既然蔑視，或不詳究，同時又不把是非做標準，所以在服從命令之下的行動，是盲從的，而在越出命令之外的行動，是獸性的。無論盲從的或獸性的行動，他的力量，都只能毀壞事物的表面，不能改進事物的實質。他們興到就做，做過便丟，斷不會從是非上頭，批評一回自己的行動，更不會從結果上頭，綜覈一下名實的差別。守舊的性行，就在這種放縱浪漫之後，保持其原來的地位，形成其封建的勢力了。我們談革命史，總深怪革命事業多不徹底，要知道這便是羣衆驚名不求實的緣故啊。大概不論那一國的羣衆，對於典章制度，只喜歡變更其名稱，要變更名稱時，每不憚訴諸激烈的革命行爲，至於典章制度的會素，爲先代改遺，而真有待於改革

者，却反置之不問。所以革命運動，雖然接連的發生，而所得的效果，終極膚淺，此種情形，雖今後的羣衆，可以改良，可是今日以前的羣衆，到處如此。例如辛亥革命，羣衆見滿清已倒，以爲革命已成，就不去注意革除滿清政府遺留下來的及其所恃以生存的思想制度；丙辰之役，羣衆以爲袁世凱已倒，共和已得保存，便不去用力掃蕩袁氏所釀成及其所恃以存在的軍閥勢力。這兩役雖經中山先生大聲疾呼，再接再厲，終於不能得到羣衆的諒解，遂使國內政治，直到於今，才有一些清明的曙光。

(三) 惰性是羣衆在熱烈的運動之後，最易發生，又最看得出的。當他們並肩齊驅猛向前進時，其間本沒有甚麼聯絡，所以從其外表上看去，或從其整個的團體上看去，好似羣衆都很大胆，都很勇敢，其實此種大胆與勇敢的表象，是形成於互相倚賴，一到剩了極少數人時，他們畏首畏尾的程度，却遠過於平日的個人。再看在一大羣人齊向前驅與敵對壘的時候，各人心中，雖甚憤激，同時亦不免有些動搖；這個動搖，却又不能成一個決心退出隊伍的力量。因爲大家都暗暗在那裏想着：與敵人衝突的危險，還是若干時以後的問題，現在一走不脫，就立刻成爲衆人羣起攻擊的事實了。像這種外強中乾的心理，雖不是各人都然，然而不能說絕對沒有，卽此，便已釀成了羣衆心理上對於一切事物改革不敢堅持到底的弱點。而且人到沒有真實勇氣之時，對於立刻要解決的問題，總不甚希望他立刻解決；而對於日後要求的問題，又往往希望避過了他不提。後唐潞王從珂說，「勿言石郎，使我心胆俱碎，」其實不講石郎，石郎還是要來的，他只想躲過這一時的困苦，就是和羣衆不願意理會若干小時後的事情一樣。又

如武安君在長平坑趙卒，項羽坑秦卒，亦是一樣，數十萬人死完了，都沒有逃走和反抗的行爲，可以見得羣衆裏面，不但爭先的要有勇氣，就是率先退走的亦須有勇氣，看別人不走，心裏儘管不敢進，而脚下却到底不敢退的。沒有勇氣，大半是吃了惰性的虧。并且惰性這個魔鬼一到，可以使羣衆對於以前一切轟轟烈烈的舉動，頓時會自己發生厭惡，凌亂無秩序的狀態，眼睛裏看不下，索性廢然而返，漸漸趨於苟安偷活姑息的無聊生活。即使新的局面，並不凌亂，但是因爲沒有過慣，新的法律，沒有守慣，處處與生活常態格不相入，亦不免有回憶舊狀的癡心。要是曾經失敗過的羣衆，一到兩陣對圓，更如驚弓之鳥，得失之念，無時或釋。既已勞心力於患得患失，惰性的魔鬼，更易作祟。試看失敗的候選人，倦於思想，倦於行動，而且倦於戀愛，便可想到失敗的羣衆，也倦於再動了。苟不幸羣衆手造的統治階級，反不如前，則惰性的反動，更加厲害。英國自民主政治進行之四十五年間，勞動者對於代議機關，極爲失望，每按保守主義者的信任票，覺得他們所定雇主與勞動者的約束，尙無欺詐的行爲，這顯然是羣衆感覺了失敗後的反動。要是感覺失敗，鼓起勇氣來，再接再厲，未嘗不可以達到初志，只因惰氣已經佔據勇氣的位置，遂祇心向後倒退，不敢向前再進了。

(四)除舊布新，是一種艱難繁重的工作，必須各人皆有偉大的勇氣與信心，始不至半途而廢。但是這種偉大的勇氣與信心，羣衆自始就沒有具備，當他們一鼓作氣時，大家攜着手，叫着口號，脫離了爲舊制度舊習慣形成的古堡，烈烈轟轟，向新的前途衝去。他們不怕局外人的非笑，因爲他們有大夥兒的同志，給他們安慰與鼓勵。衝了幾

回，情勢一變，最初合夥兒前進的人，現在有的因爲意興闌珊，精力疲倦，已無前進的能力與興趣，只得回到古堡中去，紓散他們的喘息。有的因爲自身已經得到一些好處，分到一些賸餘，覺得社會待他們尚好，早回到古堡中去苟安一時了。有的閱世太深，覺得睹大乾坤，不是少數人可以旋轉得來，救世之心雖然未改，而積極的革命勇氣，却變爲消極的長吁短嘆了。還有的是因爲舊日釣遊之地的老同伴，仍苟安偷活於古堡之下，而且不時的向他招手，諷他回頭，他不看猶可，回頭一看，又把舊時閒居偷樂的生活，以及富於麻痺性的下等娛樂，都回憶起來了；於是他便拋棄了尙未成功的革命工作，重復走到那舊制度管轄之下的古堡中去了。羣衆中既然免不了這些人，就免不了開始除舊布新，入後棄新戀舊的結果。革命貴共同奮鬥，羣衆的性行，既不能始終一致，怎能共同奮鬥；而且除舊比較容易，布新實在艱難，無關重要的古堡，有時只消搖旗吶喊，掌打腳踢，就可把他廢除；至於新的建設，必須勞心焦思，胼手胝足，辛苦經營，始能告成。其實不僅新的建設不容易，那些根深蒂固的舊道德舊制度，正如銅牆鐵壁，巍峙於各級社會之中，要想三掌兩腳，就把他翻倒，決無此理。掃除此種道德制度的艱難，亦實不亞於新的建設。所以羣衆對於除舊布新的運動，初總似乎是一帆風順，著著前進，入後總不免破帆轉舵，退轉於舊的漩渦之中，以度其得過且過的生活了。

結論：戀舊性在保存善良的風俗習慣文物制度，與恢復固有的民族精神上，自有其相當的效用；但是凡須保存的事物，原是已經存在的，只消各個人不改其常態，已可辦到。如須恢復的民族精神，又必須有妥善的計畫，精到

的設施，不是亂擾擾的羣衆運動，可以咄嗟立辦的。因此，戀舊性在羣衆運動上，沒有甚麼用處。羣衆運動上既然用不着戀舊性，而羣衆的戀舊性，又偏要乘機發現，伺隙而動，所以歷史上的羣衆運動，終不能做得到家，甚且會駕了已覆之車，倒開於絕險之途，揚揚得意，不知大禍臨頭的。如何使戀舊性不在羣衆中胡亂作祟，也是領導者宜求解決的重大問題。

第五節 羣衆情感的不平靜性

興風作浪，惹是生非，一刻不肯安閒，并且一事不肯落於恆蹊，愛過不平凡的生活，旁觀者見了，總以爲他們害甚麼神經病，而在他們却沾沾自喜，絕不以爲輕薄，是羣衆特徵之一。此種特徵，可分爲二，一是活躍自得，二是滑稽自喜。

一 活躍自得的原因及價值

手足耳目，時刻想法活動，并且要想出新奇的方式來活動，活動合不合理，要不要遭人嫌惡，一概不問，而自己心頭眼底，却很得意；此種性行，叫做活躍自得。羣衆富於活躍自得之性的原因有三：

(一) 從事羣衆運動的，以青年爲多。青年正在生理發育最緊張的時候，血氣是剛強的，筋肉是飽滿的，天機是活潑的。他生理上的要求，使他時刻起種種的衝動，以發洩其身體中自然的勢力。身體中自然的勢力，只要可以發

洩，便可以不問發洩的方法有沒有危險。街市的兒童，往往奔走於自動車之前，或追逐於摩托車之後，以為快樂；英德兩國的智識階級，每年費數個月的時間於亞爾勃（alps）山，以求得無限的痛苦；都是發躍身體中勢力的變態行爲。市井無賴之徒，見了鄰居大火喝采，見了犯人受法庭杖責喝采，此並非同情心的消滅，也實在是身體中勢力急求發洩，急不暇擇，遂被道德家生生的誣栽他一個『幸災樂禍』的罪名。羅素以為『凡有血氣之人，甯願居於可怖的世界，而不願加入柏拉圖 Plato「里巴比力」 Republic 國，與施偉夫 Swift 的「何謙悟」 Hou-chuennne 國。因為那些建設理想國的，對於人類良善生活的構成，多出於根本錯誤的假定，他們不知道人類幸福的大部分，唯賴活動。耽於被動的享樂者，僅為一小部分。即存在享樂中的愉快，亦惟在活動的餘暇，始愈覺其可貴，那些提倡改良社會的人，如理想國的發明家等，恆忘却人性最顯著的事實，就是活動。』這種推想，確有見地。我們如果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但生活平凡，而且會感着寂苦。因為無事的苦，比甚麼苦痛還要感着沒趣，還要感着悲哀。我們在煩忙中，儘感痛苦，可是精神終可得着成功的安慰。若不幸感着無所事事的痛苦，那就不但當時發生一種蕭條落漠之感，而且即伴有世界將要快到末日的隱痛。這種情感，無論何人，都容易發生。我常在首都國民大戲院看影戲，常見銀幕未揭開以前，不耐枯坐的觀眾，拍掌說笑，把影戲說明書，摺成紙箭，飛滿全場，把手電燈開得光煜煜的，到處亂照；平時小孩子的舉動，大家揚揚得意的照抄一遍。羣衆的好動惡靜，大率如此。而其所以如此的好動惡靜，原因就在發洩身體中自然勢力。

(二)發洩身體中自然的勢力，是生理的需要。此外尙有心理的需要一個原因。所謂心理的需要，是不論何人，總不願緘默，不願坐冷板凳，不開口和不動作的痛苦，比任何痛苦還厲害。而且一個人廁身大羣中，同一個皮球投入旋渦一般，圓滑的皮球，其自身本充滿了活躍的傾向，靜止原不是他的本性，一到投入旋渦，以動遇動，動動相接，那得不大動而特動。風雲際會，興高采烈，自然極騰躍活潑的奇觀了。環境與自身互相激動，既爲必然之理；而環境逼迫自身不得不動，又爲必至之勢。你不見鄉下人往往被城市中人嘲笑麼？阿木林，阿土生，曲辮子，傻瓜，不都是呆頭呆腦的鄉下老百姓，硬被城市中浮薄少年恭上的徽號麼？此種風氣，在羣衆運動中，更加盛行。假使一個人在龍飛虎躍的羣衆隊裏，擺出龜行鴨步的樣子來，放出瞠目結舌的呆相來，或眼觀鼻，鼻觀心的，露出道學先生的斯文態度來，一定少不了受左右前後人的嘲笑謾罵，且避不過前後左右人的推挽揶揄。一個人無端被辱於大庭廣衆之間，乃是天字第一號的恥辱，任何人也不願忍受。反之，如果你的活動，比他們厲害，你的神氣，比他人活潑，在眉飛色舞，手足蹈之後，往往能得到衆人的喝采擁護，有時還被衆人選舉爲首領，爲主席，爲甚麼長，甚麼幹事，便覺得一時片刻的所得，榮於千秋萬歲的華衰了。活動有榮，不動有辱，而在內的性靈，又時時有動的傾向，人非真個傻瓜，又爲甚麼不活動呢？所以羣衆的活躍自得，乃是勢所必至，理所必然，情所不可禁。

(三)凡人都有自我表現的要求，假使一個人廁身於羣衆隊裏，則其要求自我表現之心愈切。爲甚麼愈切呢？一，因廁身於大羣衆的人，處處感覺到自己茲處其間，正如萬木叢中的一木，最不容易使人注意，既自知不容易使

人注意，於是如何便能引起他人注意的打算愈甚。二，因既已置身於廣大羣衆之間，又時時感覺到如有特別之點，能引起許多人注意，就可以出足風頭。既自知大庭廣衆之間，是出風頭的最好場所，於是如何始能利用機會出足風頭的設想，念念不忘。積此二因，所以一個人廁身於羣衆隊裏，要求自我表現之心愈切。有了自我表現的要求，遂形成了活躍自得的行爲。如要得個證明，只消到戲院裏去研究一小時，就會知以上我的解釋，信而有徵。我們中國人到戲院裏去，不但是聽戲看戲，或者鑒賞藝術，還希望大家聽我的戲，看我的戲，要大家鑒賞一個我。試看那一羣羣走進戲院的人，從買票的時候起，直到開幕的時候爲止，那一個不在那裏找機會，要他人知道這戲院裏添出一個他來了呢。呼喝茶房啦，碰茶壺蓋啦，故意咳嗽啦，種種把戲，已足以極視聽之娛。在法定的開幕時間未到以前，照例還要表現三四陣催開幕的滿堂掌聲，以及灣了指頭放在嘴裏吹出來的示威之聲。更有人以爲掌聲叫聲，太普通了，不足表現自己的特別本領，就用劇場所發的說明書，摺成鳥形，號稱紙箭，用力向前擲出，和箭一般的飛去。胡亂飛箭還不够，活躍得更厲害的，還揀那大家所耳而目的摩登女郎，箭箭射在地蓬蓬鬆鬆的頂上，必待引得哄堂大笑，或滿堂掌聲，然後快於心。所以在我們中國的戲院裏，不必等到台幕揭開，台下羣衆活躍的把戲，已經儘夠娛樂大家的了。若在開幕以後，則意想不到的怪聲叫好，更會使向未聽聞的看客，聽了要作三日嘔。像這些奇形怪聲，表演者常感覺到無限的自得之樂，而其原始的動機，固出於自我的表現，但一到淋漓盡致樂而忘形的時候，就會不知所以，忘其所以了。

結論：生命是刻刻活躍的質力，人是時時活躍的動物，世界是天天活躍的結構，甚麼不活躍，甚麼便死滅，即使一時不死滅，至少也免不了平凡。我們的生活，如果落於平凡，那便是陷我們的知情意各種生活不能發展的鴆毒。因爲既已不求自我的表現，則涵養感情，磨練意志，增長知識的機會不生。試問這種人的生活，如何能改造全社會的文化？又如何能進步？惟有賴各個人的活躍，各個人始能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思所未思，做所未做，而社會上生活的價值，亦始能重新加以估定。那些富有創造力的英雄，胆敢把智愚賢不肖聖者狂者天才白癡等等一切社會上的評價，都給他一個翻案。又會把聲光化電毒蟲猛獸等一切自然界的東西，都尋出一個利用。這些活躍性的業力，誰也不能掠美。但是活躍和羅素說的衝動，是一路的，衝動有創造的佔有的之分，活躍也有創造的佔有的之別。活躍的性能，如不用之於創造，便會用之於佔有，或會用之於既不創造又非佔有的無目的行動。使羣衆把活躍的性能，儘量向創造方面發揮，是領導羣衆者當務之急。此一問題，如何始能得到圓滿解決，似乎也是一個絞腦筋的難題吧！

二 滑稽自喜的原因及價值

眉飛色舞，裝模作樣，趣語憨態，淆亂真偽，在出其不意之間，揀得他人人心弦弛鬆，笑口突開，而自己的表面上，却旁若無人，行所無事，心中又不勝愉快，認爲得計。此種性行，叫做滑稽自喜。羣衆滑稽自喜的原因有三：

(一) 人類在沉悶而緊張的空氣中，忽而表示癡憨，故作趣語，乃是生理上必然的要求。吾人身體中過剩的精

力時時尋覓出路，如一時覓不到出路，便會在百無聊賴之中，認滑稽爲尾閥。兒童爲甚麼多笑？因爲兒童體魄的發育最速，精力的積聚最富，所以要求發洩過剩精力的機會亦最多。軀體偉大，精力瀰滿的成人，具有笑癖的頗多，亦由於此。青春少年，往往屢發癡笑，吃吃不休，因爲其時的發育及伸張力，亦迥出乎尋常之故。如美國心理學家霍爾氏（President Hall of Geare University）所述，常有十九歲至二十四歲的少年人數個，在聽到友人噩耗時，互相聘顧，羣起而笑，笑後始覺其悲慘。其理由亦卽在此。此種少年，自己不知爲甚麼發笑，和兒童沒有兩樣。他們似乎可以自知的，只是忍俊不禁，自制不住而已；而所以忍俊不禁，自制不住的原因，可是一些也沒有想到。如給他此種情景以較明的解釋，便是呼吸逼塞的緊張狀態，突然經過最坦蕩最直捷之途，輕輕的解釋盡淨，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由此過程，結晶爲笑。通常所謂『我不得不笑』、『我的發笑，所以免除一種壓迫』、『我只覺笑的突然而起』、『我覺得有刺激及潛行的感情，從胃中衝到口邊』，這都是表示其相迫的感覺。羣衆運動時，各人情緒的緊張，迥異尋常，而公共欲望的不易滿足，也迥異尋常，大家在此緊張煩悶的空氣中討生活，自然異常感覺壓迫，張口一笑，以舒鬆其緊張，乃是生理上無可奈何的表現。

（二）組成羣衆的分子，煩惱的多，快樂的少。吃不飽，煩惱；衣不暖，煩惱；寢不安席，也煩惱；言論行動不能自由，又煩惱；地位財產不能平等，更煩惱；不得志的，那裏肯干休，一肚子煩惱；已得志的，那裏便滿足，還是煩惱；跟着舊禮教走的，固然有煩惱；隨着新思想走的，也還是不如意。可憐羣衆，爾許煩惱；而這一篇煩惱賬單，又緊緊的實貼在腦膜

上，不易一筆勾銷。一到各個煩惱分子集合，那真是傷心人遇傷心人，流淚眼看流淚眼，加倍煩惱，加倍牢騷了。人到煩惱之極，別無他道可以發抒時，只有遷怒和自解的兩條出路。遷怒是將胸中一股牢騷之氣，不問是非，借題發揮；自解是自己到了無可奈何時，想出無聊的辦法，聊以解悶。滑稽突梯的行爲，有時便是聊以解悶的現象。據柏黎歐 (Proyer) 蘇雷 (Sully) 及 希恩 (Miss Millicent Shinn) 女士等，對於兒童發笑的研究，則笑的發現，每爲心力過張的反動力，而於寬慰心神有特別效用，這真是笑的永久目的，是以思想進行的暫時阻礙，減輕精神上的負擔。康德 (Kant) 因此便說滑稽乃成立於緊張突然消滅之處。不過此處當有分別，由呼吸逼塞的狀態而突然得以弛鬆，張口一笑，乃是生理的要求；由滿腹牢騷而設法抒解，破涕一笑，乃是心理的要求。由心理要求而起的滑稽，其中注意的張弛，更多於情緒的張弛，即知的較多於情的。所謂知的分量較多，是比較之詞，乾脆的說，只是稍具意識的作用而已。此種滑稽和遊戲娛樂同一形式，都含有玩耍的性質，都不用着很多的注意和精力，簡直可讓高等知識中樞，都去休息，以博一剎那間與世相忘的樂趣。綁赴刑場就戮的犯人，臨刑前高歌狂笑；肩負重物的勞工，在汗滴如雨時哼着山歌；都是無可奈何時的滑稽表演。其笑頗苦，其用心大可憐。即最近（一九三〇、二、一、）美國衆院中提出耶穌會將水變酒，應加彈劾一案，提案的滑稽，亦爲同一心理原因。想謝飛議員提出此案時，定然有一肚子說不出的牢騷，不由的遊戲三昧，鬧出這一段趣史。更近的事例，又有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日本衆議院開會，因在野黨質問義務教育費增額案，議場屢次陷於混亂，當時濱口首相，偶與幣原外相私語，口唇微動，在野黨青木

精一見了，便說濱口口舌都動，在議場上吃東西，太不謹慎。同黨原憲兵衛也附和着說，濱口正吃洋糖，他也喜歡甜的物事。濱口聽得，破顏一笑，原氏又說，獅子（濱口的綽號）你這東西，竟笑起來了！於是滿場大笑，形勢益亂。這是衆人在混亂中，嘻笑怒罵，藉以解悶的趣史。

（三）人們在大庭廣衆之間，如猝然感覺自己的優勝，或自己的不如人，皆易逼出滑稽的色相來。譬如預想他的勢力，遠過於自己，不料比賽的結果，自己忽勝於他人，倉猝間強烈的自尊之情，往往忍俊不禁，不由失笑。此在個人如是，而軍隊尤甚，如打敗敵人時，所發的嘲笑，不但含輕蔑的意味，亦因本來視敵人爲極有勢力的心象，突然變爲敵人失勢的心象，竟在瞬息之間，使自己覺得以前料敵的錯誤，今日自身的光榮，前後比較，不由不笑。至於初時吾人被幻影所蒙蔽，生了一種希望，後來暴露這個希望的大大幻妄，絕無是處，也會啞然失笑。霍布士 Hobbes以笑爲勢力的猝感，可謂一言中的。記得民國十八年十二月裏，暨南大學球員，和交通大學球員，比賽足球，彼此從羣衆心理上，鬧出許多滑稽。暨南男女啦啦隊，面塗五顏六色，好像舞台上的小丑，頭戴一頂五色花綫做的高帽子，和凶惡魔鬼一般，帽上或大書「土地之神」，旁邊還注着，「我是山中老土地，今日光臨到這裏，若有人來敬奉我，我就竭力保護伊，若無人來敬奉我，我就保護我自己，走到徐家匯路上去，恭祝諸君皆大歡喜。」或大書，「姜太公在此。」所穿衣服，亦光怪陸離，令人捧腹。交大啦啦隊，則在雙方劇戰之時，亂敲鑼鼓，和舞台上兩軍相戰的調調兒，完全相同。雙方啦啦隊的奇形怪相，滑稽突梯，實含着兩種心理，一方面是借此襯托己方勢力的可怕，

一方面又是恐怕己方勢力不如人，借此虛張聲勢。

結論：滑稽的行爲，自己感覺趣味，他人亦會感覺趣味。趣味是活動的源泉，趣味乾竭，活動便跟着停止，人若至把趣味喪失掉的時候，哭喪着臉，捱過幾十年，則生活便成了無意義，生命便成了沙漠，雖然生存，也不過行尸走肉。無論一個人，或一個社會，如果充滿了頹唐落寞蕭索乾癟的情緒，那麼癆瘵的人，或癆瘵的社會，早被醫生宣佈死刑，人生幸福，社會文化，永遠不會有長進。何止沒長進，甚麼壞事也都從此產生出來。譬如缺乏燃料的機器，不但停擺，還要生鏽，產生許多毒害的化合物哩。成天價亂碰亂迸，嘻皮笑臉的羣衆，趣味是最濃的，領導者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使他做有益於社會的工作，他們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於是賭錢酗酒，爲非作歹，到處表示其脫略不羈的態度，做出佯狂放浪的行爲，充滿了玩世不恭的神氣，結果會鬧到被人嫌惡，悵悵無之，如俗語說的『沒趣一齊來』，不但落落寡合，把事業的興味，一齊打落冷宮呵。

第六節 羣衆情感結論

羣衆的憤激過度，誇張失實，黨同伐異，專橫苛暴，由於羣衆情感的不中立性，羣衆的坦率無隱，表情奔迸，好鳴不平，由於羣衆情感的不含蓄性，羣衆的易受暗示，容易輕信，由於羣衆情感的不自持性，羣衆的變移無常，驚新轉舊，由於羣衆情感的不耐久性，羣衆的活躍自得，滑稽自喜，由於羣衆情感的不平靜性，至於羣衆情感的所以不中

立，不含蓄，不自持，不耐久，不平靜，又自有其共通的根本原因。共通的根本原因是甚麼？如限我作一針見血之談，我就說，情感的本形，本就是不中立，不含蓄，不自持，不耐久，不平靜的。如果情感有中立，含蓄，自持，耐久，平靜的現象，那祇是矯飾的假相，不是原有的本形。本形的情感，一旦得着伴侶，就會天真爛漫，活潑潑地，誠意的發出。今人受了禮教的蠱惑，法律的威脅，反認本形的情感，爲變態心理，而於變態的假相，反認爲原始的情感，可算得是終生不解的大惑了。由此可說，共通的根本原因，是久被束縛的原始情感，乘機活動。

人類自始就是純情感的動物，那些指導情感方向的知識，與強制情感進退的意力，都只是後起的能力，且只是情感的產物。知識愈多的人，情慾愈大，動情愈易，今人情慾的橫行，遠過於古人，實由於今人知識的廣大，遠過於古人之故。知識祇能助桀爲虐，擴大情感橫行的方面，而不能幹父之蠱，幾諫情感的橫行。所以羅素說，「各人的要求慾望，不以自身生活範圍爲限，凡有遠大心思，與活潑想像力者，往往視社會的成敗，爲一己的成敗，且依據社會的成敗，而認自身生長的進步，或受抑制哩。」夫慾望擴大到認社會的成敗爲自己的成敗，既由於心思的遠大，與想像力的活潑而來，則廣大的知識，足以引起廣大的情慾，可知並非著者一人的偏見。又說，「所有哲學主義，對於人性的衝動，總是抱着阿逢的態度，希冀委曲求全，其目的在供給一種類似理性的根據，以放任人類的衝動。」所有哲學，對於情感的衝動，既立於「逢君之惡」，「長君之惡」的地位，則知識祇能助虐，不能幹蠱，亦非著者個人之臆說。

不錯，情感衝動的不合理，理智常會感覺到；但是只到感覺的程度爲止，要他邁進一步，達到監督指導的程度，可很不容易。當一種情感衝動之初，如理智能乘機奮起，給他有力的干涉，告訴他結果的不良，則衝動與先見之間，必致發生衝突。如衝動力薄弱，自然受制於先見，聽命於理性，成爲理性的行動。反之，如衝動力堅強，挾着大意力向前直衝，必定否認先見的正確。且歷史上賦性勇敢的英雄烈士，雖明知結果不良，依然無所顧忌。諸葛亮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不能逆視，全是情感在那裏說話。其實三分之局，他在隆中，早已看定，成敗利鈍，何常沒有逆視。如此云云，只是受了先帝托孤之重，三顧之感，一腔感激報恩的熱情，不能自抑，遂不禁鞠躬盡瘁，「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罷了。情不自禁，勇於自信的羣衆，所有一些薄弱的理智，那裏當得起情火的一焚。

單純的理智，如果要能支配情感，而且把佐助衝動的大意力，收爲己用，則理智的自身，必先化爲一種更強烈的情感，始能約束所欲約束的情感，唯有反對的進步的情感，爲能抑止原始的粗糙的情感。古今來倫理學家所談的理性，因爲過於消極，且乏生氣，所以終沒有直接得着抑制情慾的效果。就是偶然表現其抑制情慾的奇蹟，也終在一種情慾已被他種情慾代替之後。此時理智所打的，只是死老虎，不是活老虎。如果虎虎有生氣的的情感，理智是奈何他不得的。

近代多數人的純真情感，常爲封建制度與封建思想所拘束，不能得着自由發洩之途。其結果，或缺少活力，或誘致強烈的反動。如不幸缺少活力，則一切文化，一切幸福，都無希望，奄奄就斃的民衆，自不能形成心同理同的羣

衆。若出於強烈的反動，則羣衆心理，卽由此形成。羣衆心理形成的根原有二，一是本能的親愛，二是共通的志向。所謂本能的親愛，卽與他人相伴而感愉快，見他人存在而感慰藉，遇他人痛苦而感不樂，且與以同情的援助。凡生物學的集羣，由家族而迄民族，均依相當的本能親愛而結合；卽於此基礎上，成立共通的志向。故共通的志向，常爲本能的親愛或嫌惡所生的結果。凡非協力無以達到的目的，不能不賴各人通力合作。政黨與工會，殆全依一共通目的而成。民衆處於交通便利，智力進步，經濟組織不公平的今日，對於生活問題，既有相同的感覺而且感覺得非常之速，所以共通的志向，容易成立。本能的親愛或嫌惡，容易表現，而久被束縛的原始情感，便容易脫穎而出。羣衆情感之盛，實由於此。乾脆的說，羣衆的成立，以情感爲根本的要素，如果沒有情感，就沒有羣衆。羣衆的情感，以原始的本形爲原則，如果帶着一些中立，含蓄，自持，耐久，平靜的色彩，那便是例外，便是變態，便是荀子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的人爲的假相也，就是大學所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的小人，不是「誠於中形於外」的羣衆。只是今日的社會，不得不賴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的政策，來維持秩序，保障安甯，依於此種政策而產生的一切政策，自然須求適應，須合時宜。如果放任羣衆情感用事，乃是識時務的俊傑不肯幹的。

第二章 羣衆理智的程度

誰也不能說羣衆絕對沒有理智，而同時誰也知道凡人成爲羣衆時，他的理智，是不能與他爲個人時相提並論的。有組織且有訓練的團體，可以集合各人的小智，而爲團體的大智。諸葛亮說的『集思廣益』，俗語說的『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種效績，誰也不能抹煞。羣衆不過是心向偶然湊合的東西，組織訓練都說不上，各人各不相謀的智慧，豈但沒有集益的可能，而且會被狂浪滔天的情潮，攪亂了智慧的指南針；即不然，也要想入非非，改變了構思的常態；再不然，也會被紛如散錢，不相聯貫的心頭雜念，拆毀了思維的軌道。所有智慧南針的攪亂，構思常態的改變，思維軌道的拆毀，以及瑣屑的回憶，條來條往的心影，師心自用的臆見，鹵莽躁急的武斷，無一不使思想的能力，萎縮低落。然亦只是萎縮低落，決非完全泯滅。故羣衆理智與個人理智的不同，只是程度的差異，並不是有沒有的區別。

杜威 (John Dewey) 論思想分作五步：(一) 感覺疑難，(二) 指定疑難之點究在何處，(三) 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 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種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五) 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不錯，凡是健全個人的健全思想，所謂科學的知識，總有

這天造地設的五步。如果用這五個步驟，以繩羣衆的思想，那真是『曲高和寡』，一步也不合拍。須知羣衆思想不能合五步，簡直和聾子的不能辦五音，瞎子的不能辦五色，同一缺憾。蚩蚩者氓，只有粗枝大葉的思想，所以思想的步驟，也只得粗枝大葉的給他分作三步。那三步呢？第一是吸引，第二是整理，第三是運用。

從生活的環境中，吸收今人或前人的經驗，以擴張自己的理智，是吸。從自己的腦子裏，引出新問題，喚起舊經驗，以鍛鍊固有的理知，是引。由外吸內，由內引出，吸之不足，繼之以引，引之不足，繼之以吸，那是一切思想的發足點。把由外吸入，由內引出的材料，分別其同異，權衡其輕重緩急大小精粗，使有統系，使有規律，叫做整理。把整理過的材料，以應付疑難的問題，或當前的事實，更預備將來的生活，叫做運用。羣衆的思想，能够經歷這三步，做到相當程度，便也算難能可貴了。

不必諱言，羣衆的吸引力，是淺薄散漫的，談不上精深，說不到純粹。整理力不免犯着雜湊硬劈的毛病，無所謂絲絲入扣，羅羅清疏。運用力也是牽強附會，不能恰合分際，恰中肯綮。

第一節 淺薄散漫的吸引力

依據吸引力的定義，則認識力，記憶力，及想像力，實爲構成吸引力的三大質力。有認識力，然後能發現新材料，以擴張理智的外延；有記憶力，然後能喚起舊經驗，以保留理智的本質；有想像力，然後能引伸舊經驗，發現新意象。

以豐富理智的內容。吸引力的最大效能，便是擴張理智，保留理智，及豐富理智。如缺其一，吸引力的金字招牌，便不能存在。理智是思想的泉源，泉源濬得到家，思潮自然遠大。下文卽就認識記憶想像三方面，爲羣衆思潮作探源之論。

一 羣衆的認識力

摧毀了舊時心理學分類的壁壘，把甚麼感覺，知覺，類化，一齊包圍到認識力的陣營中來，分頭解決，想看官們不以作者爲沿用帝國主義吧。

我們偶然聽得一種聲音，他是從那裏來的？究竟是甚麼音？一概不知，這祇是感覺。稍加辨別，知道聲音發生的地方，又知道這是甚麼音，便已由感覺進而爲知覺了。感覺與知覺的共主，便是直觀。直觀本是個無知匹夫，必具備少傅少保的感覺，與太傅太保的知覺，左右夾輔，始得明四目，達四聰，南面稱尊。如果得着合縱連橫的機會，用同化的政策，把新得的觀念，融合於舊觀念的系列中，使新觀念越加明確，成爲不侵不叛之臣，那便是類化了。認識力必經感覺知覺類化三級，始能完成其使命。但是羣衆的感覺力知覺力類化力，與個人的感覺力知覺力類化力不同，所以羣衆的認識力，與個人的認識力不同。怎樣不同？待我慢慢道來。

(一) 羣衆的感覺力 視覺，聽覺，觸覺，筋覺，以及味覺，嗅覺等等，都是隸屬於感官的員司。感官爲便利政令的行使計，不得不設官分職，各司所事。可是這些員司，跑到羣衆隊裏，便不免瀆職枉法，昏庸糊塗到不堪收拾了。

羣衆視官的昏庸 一切感覺的成立十分之九恃視覺。在浩蕩的羣衆運動中，一眼看去，只是林林總總的頭顱，和紛紛攘攘的活動。各個人的活動雖有差別，可是在身入其中的羣衆看去，好似一樣，瞧不出差別來。在羣衆心慵意懶，游思幻想時，外界的現象，儘管紛紜蕃變，也只是「視而不見」。即使靈機偶動，想觀察一番，然注意不專，結果依然是「熟視無覩」等於色盲。你以為他們都有亮晶晶的一對眼珠兒麼？嘿，如果向他們細加追問，必然出你意料之外，還你個瞠目不知所答。俗說「有眼不識泰山」這句話，除掉瞎子以外，只有羣衆可以通用。

但最奇怪的是羣衆，最會轉變的也是羣衆。若當羣衆精神貫注，意興健旺時，那又一身都是眼，無論甚麼，總能引得他們眉飛色舞，東張西望。這是因為羣衆心中，除掉早已帶來的牢騷煩惱以外，便沒有先入為主之見了。空洞的心地，容易受外物的引誘，乃是必然之理。然而除掉衆所指目的仇人，相見分外眼明，認識特別清楚，會達到一夫注目，全體皆裂的境界以外，其餘利害關係較淺的事物，那就是注目儘管注目，印象却異常淺薄的了。過眼煙雲，是經不起有心人追究的啊。

錯覺幻覺等病態的視覺，尤為羣衆易犯之病。一二人的錯覺或幻覺，頃刻間會傳染及於全體。又因全體受了一二人的暗示，可以愈使此一二人的錯覺或幻覺，逼肖真相。充其量，會把粗淺的直覺，與虛幻的心影，印合為一。換句話講，就是能把觀察未明的事物本形，和腦中所有顛倒迷離的變相，混為一談。例如聖喬治現身於耶路撒冷 Herusalem 城堡，其始不過有一人於醉眼朦朧之中，鬚髯瞧見；到後來能使十字軍中上千成萬的赳赳武夫，都似

目擊其狀，深信不疑。足以證實羣衆視覺易犯病態的事實頗多，最著名的莫如海軍少佐裘利腓立克氏 Julian Pei 所著海洋之潮流中一事。書中說，有軍艦名卑爾普爾的 Bellepoule，因同時航海的某巡洋艦，忽遇暴風，吹分兩處，便在海上注意尋覓。此時天氣清明，海波不驚，艦中瞭望人，忽地發出一個望見某巡洋艦的信號，於是船員的視線，都集中於信號所指示的方向。上自官佐，下至水夫，都見前面有一個木筏，載滿被難之人，木筏後面，拖着數艘小船。此時衆人便斷定這便是某巡洋艦失事的徵象。艦上的海軍大將，便下令放小船數隻，趕去救護。將接近時，還隱隱地瞧見波光中有無數被難人，伸手呼號，悽慘之極。逼近一看，唳！剛才所見的，只是一束斷枝敗葉，浮沉海面而已。羣衆視覺的錯誤，如是如是，豈不可笑。他所以如是如是的，全因爲一部分人早具有潛伏的而且是一致的注意力，一受瞭望人的暗示，遂陡的觸動其機。又因互相暗示的作用，遂使無論官佐水夫，莫不迷茫顛倒於幻覺錯覺之餘，以假爲真，習非勝是了。呂邦說，「世上疑點最多之事，卽爲多人共見之事。如果說此事是千萬人所共見的，無異說此事去真相千萬里。」這種譏評，雖有些過分，却極有道着處。

發生幻覺的笑話，究竟還不算多；最易犯的，莫過於錯覺，尤莫過於指鹿爲馬，馴至鑄成李代桃僵之大錯而特錯的錯覺。你想，誤認對方人物，使毫無關係者竟遭毒手，而真正的事主，反得逍遙事外，那不是羣情憤激，手忙足亂時，常常可以遇到的大笑話麼？最近（一九二九、八、二、）江蘇如皋鄉民，因求雨敬神，聚衆二三百人，手持香火，擁入薛窰小學，口呼燒死校長，教員王聚五，沒有逃脫，直被羣衆燒得焦頭爛額，大家以爲此行不虛，目的達到了。那

知經旁觀者一聲說『錯』羣衆纔同醉醒了夢醒了一般，覺得錯燒了人，說聲慚愧，一閃而去。像此種忙亂中的謬誤，可說是羣衆運動中的家常便飯咧。

由此看來，萬目睽睽，反不及一二人的獨具隻眼。所以不及，有多種原因，一、因衆目互相勾引，衆心互相激盪，弄得眼花撩亂，癡心妄想。眼花撩亂，癡心妄想，卽爲幻覺之根。二、因眼光與事物接觸的時間，異常匆促，弄得眼力疲憊，心力交瘁。眼力疲憊，心力交瘁，卽爲錯覺之因。三、因用志多紛，心神不定，萬象皆不易入目，種下了視而不見之因。四、因中心空洞，無所宗執，一切皆易動目，成爲游目無常之根。由此四因，生此四病，遂病得羣衆的視覺，不實，不盡，不精。

羣衆聽官的昏庸 言語爲交換知識意見的利器，聽覺則爲傳達言語的要具；而在羣衆運動間，聽覺尤爲重要，爲甚麼呢？因爲在喧囂的場所，呼口號，讀宣言，傳達命令，報告消息，如聽覺不靈，就老大不方便了。豈但不方便，有的時候，說不定還會因聽錯了演出不幸而可笑的趣劇咧。例如一七二九年五月七日，爲上海春季香檳大賽馬之期，上海跑馬廳中，觀衆數萬人，看檯之上，萬頭鑽動，擠得水洩不通。下午四時二十分左右，第九次香檳賽的牌子方懸，全場觀衆，正聚精會神，抄錄馬名，研究其實力之際，不料馬霍路上，忽的砰然一聲，其音甚巨。當時前排看客中，就有人口呼『啊唷』向後倒退，其旁一、二千人，皆莫名其妙，誤以爲適聞所聞之聲爲槍聲，前排倒退的，必已有人中彈，遂驚駭萬分，爭先奔避。一部份人竟如潮水般的衝上大看檯上，一部份人則急急趨臥於看檯四週的地上。以避無情的槍彈。有被擠倒，略受微傷的，有欲逃而失鞋的，亦有撕破衣服的，一種驚駭惶避之情狀，真不是一言可盡。仆

臥於地上的數千觀衆，後因未聞其他聲響，始敢起立，趨回原處，但臥地已有五六分鐘之久了。事後調查，則此種巨聲，實係牆外（馬霍路上）一汽車胎爆裂所致，並非槍聲。其最初聞聲而退之人，亦非中彈，實係猝然受驚，耳鼓突受刺激所致。然因此引起一場小紛擾，跑馬廳中三萬觀衆，俱連帶受無謂的虛驚，事後思量，頗覺可笑。

而且羣衆紛擾不安，言語雜遝，百脈憤張，故所發之音，總是極其錯雜的噪音，又總是強烈急激的高音。被這些噪音高音刺激慣了的羣衆，耳孔的鼓膜，差不多已流於頑厚麻木了。輕柔的聲調，那裏容易打入耳鼓；即使偶然打入，亦只是斷斷續續，支支節節，不易整個的得着。因此，羣衆的聽覺，有時直有『萬耳同聾』的怪態。此猶就羣衆精神沒有十分渙散時而言；要是精神渙散到極點，就是強烈急激的叫喚，也是『聽而不聞』，現出一種『不聞不問』的神氣，形成那種『不癡不聾不作家翁』的昏庸老朽之態。

可是莫以爲羣衆老是那副癡聾昏庸的面目啊，須知他們遇着公敵時，那不但有離婁之明，而且有師曠之聰，只要一聽得公敵的聲效，聽覺就立刻呈露了變態。他們的公敵，分明是極和平極輕緩的說話，偏會聽成極激烈極橫暴的論調。所謂『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便是羣衆遇公敵發言時聽覺突變的注釋。至於斷章取義，隨意誤解，生生的栽成公敵之罪，也是常事。本來，羣衆的耳朵，是變得很快的，有的時候，固然甚麼都聽不進，甚麼重要消息，都把他當作耳邊風；但有時因爲自己沒有主張，只要一注意，甚麼謠言，甚麼媚語，都會入耳，耳朵一軟，一切的一切，便都會軟下來了。羣衆情感的容易變移，兩隻軟下來的耳朵，是應該分擔責任的啊。

羣衆觸覺及筋覺的淵源 分布於全身及皮膚中的觸神經，一觸外物，即傳達其刺激至腦中，發生一種感覺，這便是觸覺。全身皮膚中觸神經最多，而感覺最敏的，要算是口唇舌頭指頭。

觸覺本爲被動的，羣衆的觸覺，有時且由被動的而進於麻木，流於不動。程度深的，說不定更會由麻木而進於與外物絕對相反的感覺，只要一受他人的暗示，與精神的傳染，那麼明明吃的是甜糖，偏覺得是苦黃連，明明握的是軟棉絮，偏覺得是鋼鐵，明明觸及的是一塊冰，偏覺得是一把火。如盛行於美國的兄弟會，志願入會的，照例須備嘗苦楚，始能得着資格。舊會員吩咐新會員做的苦差使很多，而且有愚弄新進者以爲娛樂的慣例。他們愚弄的方法很多，最滑稽的，是使新進者解衣露胸，兩眼用白巾蔽去，然後舊會員在一旁說道，現在要用同熨斗一般的器具，盛滿了火燄熊熊的炭，熱力至少在華氏寒暑表二百度以上，一觸你的皮膚，立刻就會焦爛的，你怕不怕呢？現在就向你胸前熨了。一人說，數人和，聲勢真可駭人。又有數個人說，少待片刻，俟熱度減低些，再動手吧。此時衆人都裝腔作勢，極力形容火的猛烈。不多時，有人從箱中取來一塊冰，驟然送入蔽目者的胸部。蔽目者始則愁眉不展，繼乃大聲叫道，啊，灼死我了！火力這般的強烈。從羣衆心理學上解釋，此時蔽目者的心血，受羣衆的煽惑，已沸騰到白熱度，超越麻木的階級，形成變態的感覺，所以衆人雖去其巾，叫他自視胸前堅實的冰塊，他反不信啦。

退一步說，在個人受了外物之機械的刺激時，即生一種「壓迫覺」，感覺着有甚麼東西在那裏壓迫他。而在心粗氣浮，性躁情旺的羣衆，即使受外物的刺激，不會如兄弟會中人的反感，然雖有刺激，木然不覺，亦算不了例外。

所以常情緒激動最烈的時候，其最後的一級，和麻痺假死，很相類似。與此種狀態最相近的，是恐懼者的失去知覺。悲哀者的昏倒。斯多噶派學者 (Stoics) 及殉道者，從容接受火刑時，所作呆板的反應，以及戰場中兵士安然忍受刮骨削肌的痛苦，都是情感熾烈到白熱度時的徵象。又如物觸於身，在個人不但知道壓迫，且能確知身體上受壓迫的部位，所謂『部位覺』，而羣衆又或可以喪失此種部位覺。又如在個人接觸外物時，並能知外物的寒暖。『溫冷覺』甚爲清楚，而性行粗暴的羣衆，如非寒暖之度極高，或竟不能覺得。

筋覺爲加力於外物時所起的感覺，爲自動的，而非被動的，手足必待運動而後有感覺，非如視聽等不需運動耳目而聲光自能射入。

無論由手足等運動而生的『運動覺』，或由外物的抵抗此運動而生的『抵抗覺』，總勝於被動的觸覺，且能匡正其他感覺的謬誤。然在羣衆張脈債與，互相暗示時，筋覺並不一定優勝於其他感覺。手足的運動，雖似自動，實際上多半是被動的，是受了衆人運動間接的暗示，或直接的刺激，不知不覺的蠢動；和睡裏夢裏的反射運動，有時簡直沒有多大的區別。

羣衆其他感覺的糊塗 辨別甘苦辛酸鹹淡的味覺，及辨別香臭的嗅覺，當個人已成爲羣衆中一分子時，亦遠不如獨處時的敏銳精切。有時還會迷離顛倒於衆人互相暗示之下，鬧到不知所云。你看，奸雄曹阿瞞，信口開河，只說了一句前面有梅子，頓時喉嚨裏乾出煙來的丘八，酸滴滴的流出水來。小兵張三，回頭見李四唾液向肚子裏

嚙，嘴裏就越加饑涎直滴。李四一眼瞧見張三饑涎直滴，越加閉不上唇舌，一陣酸氣，直酸到牙根深處。其餘全軍士卒一時都鬧着嘴裏酸水倒流，簡直沒有一人鬧着口渴了。這不是羣衆味覺的糊塗麼？還有那海畔逐臭之夫，他們的嗅覺，至少也受了一些羣衆心理的影響；否則決不會一人嗜臭，偏有許多人共逐的。

分布於人身全體的交感神經，自能感知身體各部的狀況。營養滿足時，感覺飽滿；飲食缺乏時，感覺飢渴；此種有機感覺，能使人時時刻刻知道生活狀態如何，簡直是一種最正確的「生活狀態寒暑表」。但是這個生活狀態寒暑表，一遇着他所寄跡的主人，成爲情緒熱烈的羣衆時，便要不正確。身體所起的狀態，究竟怎樣了，却無暇知道。所以不知飢渴，不覺疲倦，一往直前，外強中乾，是羣衆在情緒激烈時的普通現象。

羣衆感覺總論 感覺的程度與刺激的強度相應，刺激過小，不起感覺，必至一定限度，感覺方始發生。若刺激既增，則感覺的強度，亦必隨之而增。但是就各個人觀察，感覺增加之度，決不如刺激之速。據德之心理實驗家奈爾 (Feschner) 等研究，刺激的增加率爲等比級數 (1, 2, 4, 8, 16, …) 感覺的增加率，則爲等差級數 (1, 2, 3, 4, 5, 6, …) 此種差別，在個人則然，在羣衆便不盡然。有時羣衆因受同羣人的暗示，其原有刺激的增加率，雖仍爲等比級數，然其感覺的增加率，則可由等差級數而進爲等比級數。因爲同羣人的暗示，已爲一種刺激，此種刺激，與引起羣衆活動的刺激，容易合而爲一。嚴格的講，依然是刺激的激烈增加。不過此時等比級數的刺激增加率，已不甚合乎規則。因爲有的暗示，可以加入原有的刺激，有的暗示，却沒有加入原有的刺激，所以只得形成無規

則的等比級數，或爲 1, 2, 3, 4, 10, 20, 26, 52, …… 或爲 1, 2, 4, 6, 12, 20, 40, …… 有時羣衆又或因爲精力疲勞，神經衰弱，感覺麻痺，致刺激的增加率，儘管爲等比級數，而感覺的增加率，則不能成爲規則的等差級數，或爲 1, 2, 3, 3, 4, 5, 3, 5, 3, 或爲 1, 1, 2, 3, 3, 4, 5, 6, 4, 3, …… 卽等差級數，有每下愈衰，向後倒退的傾向。因爲到了一定時間，精力就愈衰疲了。所以刺激雖加，而感覺終不免愈過愈不靈。

大抵感覺的增加率，進爲無規則的等比級數，可與刺激的增加率並駕齊驅，總在羣衆活動開始之時，始有此種成績。至於感覺衰落，不能保持其規則的等差級數，總在羣衆活動將要停頓之時，始有此種現象。

(二)羣衆的知覺力 知覺是甚麼呢？他是感覺的復合作用。單一的感覺，實際上絕不能存在。外界的刺激，雖然有純一的，可是所引起的感覺，終於複雜不純。吾人日常所見所聞的事物，並非成自一種聲音，或一種顏色，實在成自聲色諸相，以及過去經驗的集合。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何以知其爲鐘聲？又何以知其爲寒山寺的鐘聲？因爲聽官在此時聞其聲，觸官在從前覺其剛，視官又在從前見其形狀，顏色，過去的經驗，認識其各種屬性，由茲數官所得的聲色形質等等，彙集於腦，纔知道是鐘。又因過去經驗的指示，知道此處並沒有別的鐘，所以能斷定他是寒山寺的鐘。故知覺必彙集數種感覺而後起，必待數種大腦作用而後成。

知覺既成於感覺，感覺程度如不甚高明，則知覺程度亦不會精確，乃是必然的因果。羣衆的感覺力如何，前文既已明言，則羣衆的知覺力，決不如個人知覺力的精確，不說也可明白。

分明自己的勢力不大，何以羣衆偏覺得聲勢煊赫？分明錯在自己，何以羣衆偏覺得錯在他人？分明經過的勞力時間很長，不過努力時變化多端，饒有趣味，何以羣衆在當時偏覺其甚短，而事後追思，又偏覺其甚長？反之，分明經過的努力時間甚短，不過努力時動作單調，索然無味，何以羣衆在當時偏覺得度日如年，而事後回憶，又偏覺得是光陰似箭？分明八公山只有草木，何以苻堅的士兵，覺得山上敵人甚多？即如前文所述的事例，分明耶路撒冷城堡上沒有甚麼，何以十字軍見神見鬼，眼見聖喬治在上？分明海中只有斷枝敗葉，何以卑爾普爾軍艦中人，眼見某巡洋艦在那裏載沈載浮？如是等等，都只是視覺聽覺觸覺，以及過去經驗，在精神失去常態，彼此互相暗示時，一種複合的與變態的作用。

究竟知覺的錯誤，有幾個型式？主要原因是甚麼？普通說，那型式是兩個，一個叫『看錯』，一個叫『沒見』。看錯有兩種，一是增加了一些事物內容中本來沒有的東西到知覺裏，例如當我們有綠的感覺時，心頭眼底的確有一個綠的東西呈現。如果再往下想，『這裏有一隻蘋果』，便在感官所得之外，加上許多東西了。像這種『無中生有』的添鹽加醋，是知覺中常有的錯誤。一是看錯了事物各部分的位置，如讀『如何』爲『何如』，認『東方』爲『西方』，是常有的事。換句話說，錯誤雖只有兩種型式，却有三種事實：（一）忽略，（二）加添，（三）錯排各部分的位置。這三種錯誤，羣衆在事物的任何一步內，均能發生；而在任何一步內均能發生的，也祇有這三種錯誤。

『沒見』在知覺所有的外界或物理的條件，不甚相宜時，就會發生。凡過於細微瑣屑的事物，固不足以打動

羣衆粗疏昏庸的感官；若刺激力過大的事物，亦不足以使心志容易變移的羣衆，能有持久的感覺。凡來去過速，如曇華一現的事物，羣衆固是一瞥即了，見如不見；若進行過於平凡滯慢的事物，亦不足以引起羣衆躁急游移的感覺。尤其是許多事物在同時間內，突飛猛進，疾如流彈，混如一片，好似迅速旋轉的車輪，其中一根一根的輻，旋轉到不能明辨時，更不能使不耐煩不細心的羣衆，能夠知覺。因為他們對於前一個知覺還未終止，後一個事物又已發生，是罰誓也不會得着明確的知覺的。凡歷史太長，距離太遠的事物，固不能使眼光如豆，患近視病的羣衆，知覺得分毫；若距離過於接近，利害過於關切的事物，亦不能使眩亂顛倒的羣衆，破除當局者迷的常例，得着明確的知覺。凡此過大過小過慢過速過遠過近的事物，都會矇蔽了羣衆，眩亂了羣衆，使他走上『不聞不見』之途。

此外還有『熟視無覩』、『和主觀的偏見』、『生理的差異』三者，也是羣衆知覺錯誤之因。

凡見慣聽慣的東西，在心理上都有強烈的印象，他的力量，常會暗示我們傾向到習慣了的方面去，叫我們只是跟着傾向往下活動，絕不覺得活動的歷程中有甚麼錯誤夾入。此種情形，在心粗氣浮的羣衆，更易發生。譬如下面數個口號中，分明有許多筆畫錯誤的字，羣衆因為看慣了，喊慣了，可是一個也看不出。（筆畫錯誤的標以○號）

打倒帝國主義○

擁護國民政府○

完成國民革命○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普通所謂『司空見慣』所謂『充耳不聞』都和熟視無覩同一意味。那些慣從死人堆中殺入殺出，枯了萬骨而成功的朋友們，耳不聞子遺呻吟號泣之聲，目不見災民宛轉塗炭之狀，也許是中了知覺麻木之毒吧！若一定說他們喪心病狂，不恤民瘼，似乎尙不是誅心之論啊。

主觀的偏見，亦爲知覺錯誤的一個原因。若有恐懼迷戀悲傷等情緒夾入，則錯誤更易。培根（Bacon）說，『人心就同不平的鏡子一樣，他所攝的自然界之影相，不能和自然現象完全相同。』不平的心鏡，對於自然現象的鑑別，已經可以生出不同的意見，那麼對於活潑潑的社會現象的觀察，更容易不同了。

若依失勒（Schiller）說，『這些不同的意見，不是完全由於問題中事實的繁複，亦由於觀察者生理組織的不同。』那麼主觀的心理的情境，也是緣於客觀的生理的組織。例如甲見貓而歡悅，乙見貓而惡恨，甲見紅色而鬱悶，乙見紅色而愉快，就是因爲甲乙二人生理組織不同，故感觸同一的東西，可以生不同的反應。所以對於同一的社會現象，甲可以抱樂觀，乙可以抱悲觀，甲乙二人既各有其生理的差異，則其對於錯誤的知覺，自己總不以為錯誤，不盡是後天的習慣，并患了先天的毛病。

羣衆的知覺，既容易錯誤，而不容易正確，所以容易被野心家利用。古今來野心家常用影響模糊之談，去煽惑

羣衆的思想，操縱羣衆的耳目，以求達其所大欲，而不幸的羣衆，也老是上了他們的惡當。你看，那耕田漢子陳涉，小施其篝火狐鳴之計，只是「大楚興，陳勝王」，幾個人鬼頭鬼腦的嗚嗚一呼，便會使全體士卒，且驚且恐，且距且躍，且信且拜，奔走相慶相告語，一致擁戴陳涉爲王之心，如同鉄鑄一般，不可動搖。當時九百餘名戍卒，竟沒有一人聽出其假，想來真堪發噱。再看，那跪在地下給圮上老人穿鞋子的張良，只在九里山上，叫漢卒吹洞簫數闋，小施其四面楚歌之計，竟會使西楚霸王手下的強將勁卒，以及江東八千子弟，一個個黯然銷魂，喪失鬥志。又使力拔山，氣蓋世，身經七十餘戰，戰無不勝的英雄，只落得隨美人名馬之後，自刎烏江。最奇怪的，是使當時無論何人，都辨不清「楚聲」的詐僞。正是，思想起來，好不傷感人也！我想當時大澤鄉和垓下假使只有少數離羣索居的人，沒有許多人熱哄哄的攢聚一處，那麼陳涉張良無論用甚麼鬼計，唱甚麼歪調，怕沒有那樣容易擾亂獨居深念之人的知覺吧！

(三)羣衆的類化力 類化是觀念作用之一，要知道甚要是類化，應先知道甚麼是觀念。

直觀之物既去，而此物的肖像，仍留存於意識闕而不去，或所行的事既已了結，而此事的經過情形，仍存留於意識闕，沒有跟着了結。這種心意作用，名爲觀念。觀念爲高尚思想的基礎，惟有觀念，吾人的心意始可以超越於現在之上，始可以保持過去的歷史，發生未來的希望。

觀念可分數種：分別就一事或一物之各方面而得的各種觀念，爲部分觀念。僅從一事或一物整個的外形上

而得的粗淺觀念，爲全體觀念。人類知識的歷程，總是先得全體觀念，然後分析而得部分觀念。

羣衆對於事物，往往囫圇吞棗，絕少分析，故其眼中的事物，大率是塊然混然的，即其心中的觀念，大都爲全體觀念，很少部分觀念。

與當前事物沒有直接關係的舊觀念，亦不易再生於羣衆意識閩中，其意識閩的狹窄，舊觀念的易受限制，遠過於個人。其能再生的舊觀念，如不是由於以往直觀事物的再認，即爲與當前事物有直接關係，而其關係且甚密切的。純粹再生，則絕無僅有，并且所有再生的觀念，又大都爲不隨意再生，或反對意識而忽生觀念，或不能隨意意識而喚起觀念。其能從自我的意志，而自由喚起觀念，成爲隨意再生的，亦絕無僅有。所以羣衆的觀念，十分之八九，是外鑠的。吾人的觀念，如不能純粹再生，便不能對於外物有真知灼見；如不能隨意再生，便不能說這是真正我所有的觀念。羣衆的觀念，既由外鑠，不能自主，故一遇外界刺激繁複時，便發生許多不可思議的聯合觀念，即不合理的聯想。如見亂雲而想及黑馬，談孔子的學問而想及孔明的鵝毛扇，往往不倫不類，任意喚起。

何謂觀念，羣衆的觀念如何，已解釋清楚，表過不提。下文即說明何謂類化？羣衆的類化力如何？

在舊觀念的系列中，融合由直觀而成的新觀念，叫做類化。例如眼中見狐，即知狐具備何種特徵，已由直觀而成觀念了。而狐的新觀念，與犬的舊觀念，互相結合，使狐的新觀念，益加明確，便是類化的功效。有時不必從外界的事物上類化，即二者皆爲舊觀念，亦可互相類化。由此看來，類化乃是增長知識的方便法門，補助耳目之力的重要

工具。

羣衆類化之力，常較個人爲鈍。當他們趾高氣揚，潑刺刺向前活動時，各種舉動，往往純由脊髓主持，向來主持思慮的腦筋，被擠入無權無勇的地位，卽其觀念界所存的舊觀念，亦被摒於意識閼之最下層。所有直觀的門戶，如耳如目，又同陶淵明未歸前的家門一樣，雖設而常關，外界的事物，極不易惹起羣衆開門接納。卽使能激得羣衆的視聽，又往往爲羣衆的意識閼所擋駕，雖然入了耳目，却進不得腦府，所以極不容易聯結舊觀念，而生類化作用。明狐從眼前跑過，有時不見其爲狐，卽見其爲狐，亦僅到『見』的程度，或進到『知覺』的程度，却不易臻於類化程度，與犬的舊觀念結合。所謂不易，並非絕對不可能，實有類化的可能性，惟不易立刻類化，其間必多停滯阻礙，甚或流於頑鈍不靈，比不上個人類化力的敏捷罷了。

不但不如個人類化力的敏捷，并不如個人類化力的嚴正。在各人興高采烈，旁溢斜出時，他們的思想，亦是浮泛不切，支離不接，模糊不明，遊移不定。思想既無體系，則所有構成思想的種種條件，種種心理作用，亦無體系，且無段落，更無起訖，其來也不知其所自來，其去也不知其所自去，其結合也不知其何故結合，其分散也不知其何故分散。驟見一狐，無端會想到一龍，狐與龍絕無類似之點，不知何所見而結合，又不知從何思路而得結合。既想到龍，則狐的新觀念，無端消滅，往往又由龍的舊觀念，而天上地下，想入非非，而若有若無，終歸烏有。此種不嚴正的類化，直同叫化子唱十八扯一般，越扯越遠，越遠越不嚴正，其結果非但不足以使知識保持秩序，使之明確，而且會使知識

零亂散漫，破碎虛空。

羣衆類化力所以遲鈍與不嚴正的原因，實甚簡單。精神瓦解，是羣衆易犯之病，意識中既爲一個觀念佔據，就排斥一切，不願吸引其他觀念，所以羣衆除掉他們胸中早有的成見與希望，同銀行支票一般，可以保存，并且預備在此時取出來兌現以外，其他事物，概不足以惹起他們注意，喚起他們興味。注意與興味，爲類化作用的前驅，前驅既失，自然無從引出類化。同時尚有一部分羣衆與此相反，胸中沒有成竹，沒有先入之主，任何事物，均足引起其興味，感覺與味的方面既多，於是魚龍混雜，眼花撩亂，注意不能集中於一點。注意之點不定，則一國三公，無所適從，類化依然無法成立。

二 羣衆的記憶力

因知覺作用而認識的事物，構成觀念以後，事物雖不在眼前，而知覺所得的觀念，仍保存於意識中，可以復現的，叫做記憶。記憶出自知覺，知覺成於事物，所以記憶的性質，與知覺相符合，亦與事物相符合。但是從實際上說，知覺作用本來不完全，本來不能普遍知覺事物一切的性質；出自知覺的記憶，尤其變本加厲，和事物相去更遠，不過大體不差，所以還有代表事物的價值。

記憶的事物，與實在的事物，在個人已經不能完全相符，也不過是大致不差，何況知覺力較個人更爲低下的羣衆呢？羣衆記憶力的薄弱，由於知覺的太不完全，可說是先天的胎裏病。羣衆的記憶，既犯了先天不足之症，所以

對於事物，就是有一些半些的記憶，只算是未滿月份的小產，小產的嬰兒，耳鼻面目等等，又那裏會得清楚完全呢。

先天不足之症，且擱過不談；即論養成記憶的後天條件，羣衆也是不完備。養成記憶必備的要件有五：（一）熱心反覆，（二）振起興味，（三）問題適當，（四）集中注意，（五）經驗明確。此五要件，實不易求之於羣衆。

從（一）看，羣衆的動作，大都類於一闕之市，乘興而起，興盡即止，無論那一種動作，都很少反覆的機會。即使遇利害切身的問題，有再接再厲的運動，亦祇能記憶此大問題最能刺激身心的一二點。此一二點，並不是問題的主要點，祇是由此問題產生的特別情形。此一二點的記憶，亦有相當時期，及時過境遷，欲其反覆，且欲其熱心反覆，實爲不可能。

從（二）看，羣衆對於一種運動的興味，初起時雖甚熱烈，然使對於此一運動，在情緒上沒有極快樂或極不快樂的感觸，則一到意興闌珊時，便淡然漠然，對於前事，幾如夢境，絕不覺其親切有味。又使對於此一運動的意義與目的，自己並無真切的認識，祇是人云亦云，旅進旅退，則當他隨人動作時，本已不甚感覺興味，及伴侶既散，些仔興味，便完全消滅了。在此兩種情勢之下的羣衆，實在沒有振起興味的可能。

乾脆的說，羣衆對於其所從事的問題，可說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有求而來的門客態度，門客只認得利祿，並不關心主人的真相，所以有些人在活動時似甚起勁，一到停止活動，和家人妻子閒談時，便不免自打嘴巴，詆毀活動無甚意味了。又一種是寒暄存問的泛交態度，泛交的人，覲面相親，反面未必相識，遇着喜慶之事，未必不住賀，患難

之事，未必不慰問，可是心中決不存絲毫真切的欣戚，所以又有些人，貌似極努力公共問題，而真精神却不貫注。羣衆裏的分子，既各別存着這兩種態度，所以對於一事件的熱心反覆，與振起興味，實在很不容易啊。

再從（三）看，問題的分量與實質，如不能適合於各人的身心，那麼各人對於此問題實際上並無發生努力解決的需要。當他們逐隊游行，徜徉途中，心中就使有甚麼籌畫，也多半是別一問題。對於公共問題上雖偶有見聞，但是或因知覺纒成，印象未深，未及記憶，便已消失；或因雖入記憶，不能強固；或因興味索然，易感疲勞，一切見聞，不入耳目。遂至散隊歸來，對於當時活動情景，竟不能有所告語。

更從（四）看，衝突的聯想（*conflicting association*），是擾亂記憶的魔鬼，如果他種思想，同現在要正憶起的相似，搶先呈現出來，那麼這種思想的魔力，實在足以操縱注意力，而排去所欲求的思想。羣衆的眼，是一雙五花撩亂的眼，羣衆的耳，是兩隻萬籟羣攢的耳，他的眼底耳邊，真是五光十聲，却似開了個雜貨店，紅的，黑的，大的，小的，形形色色，都送進眼來；又似在雜貨店裏做了一個水陸道場。磬兒，鉦兒，鏡兒，一齊響到耳鼓中來。他們的注意力，真是分散到不能集中，糾纏到不可清理了。所以在他們苦苦地回想五卅慘案的情景時，忽因眼前五三慘案的情景，搶先呈現，佔據領域，遂阻止了五卅慘案的聯想，是常有之事。鄉下老媽子，初到五都之市，只見五顏六色，人來人往，自以爲甚麼都瞧見了，及回到家來，却是糊糊塗塗，一樣也說不清，這是甚麼理由呢？一言以蔽之，雖不是受了羣衆的影響，的確是受了羣物的影響啊。真的，注意同戀愛一樣，記憶同結婚一樣，戀愛不專一，鬧着甚麼三角戀愛，

四角戀愛，結果必不能圓滿，必不能得到洞房花燭的結婚；注意不專一，一刻兒東，一刻兒又西，也決不能得到銘心刻骨的記憶。普天下失戀人，和普天下健忘人，想都只是犯了個不專一的毛病吧！

復從（五）看，所得的經驗，如果是很明清的，很確定的，那麼事後思量，容易正確，否則便對於當時情景，模糊依稀，不能確指了。羣衆所得的經驗，好似浮光掠影，不能深入，在當時已經若有若無，不可捉摸，及時過境遷，怎得不若存若亡，掛一漏萬呢？於是不可思議的記憶，便憑空發現了：或將想像過的情景，誤記爲確會見過的實境；或將期望過的理想計畫，誤記爲確會發生過的事實；或將在北平見過的怪現象，誤記爲確在南京見過；或將從前由旁人敘述的故事，誤記爲自己遇着的經歷。至於忘却國恥，靦顏事仇，種種出乎常情之外的舉動，亦皆由於當時所得國恥的經驗不甚明確之故。

凡人記憶力的強弱，與年齡的大小，又有關係；幼年期最強，老年期最弱，年愈老則愈弱，大抵十歲至二十歲時，爲一生記憶力的最高度，三十歲至四十歲時，遞減至二分之一，五十歲至六十歲時，遞減至四分之一。羣衆爲年齡不等者的集團，而最容易從事羣衆運動的人，大率爲三十歲至四十歲間之人，雖不在記憶力極弱之時，然已在記憶力中落之秋；所以羣衆的記憶力，在本質上已不甚強。

記憶力的方面；各人不同。美術家長於視覺的記憶，人物山水，一入眼簾，即能本其記憶，形諸繪畫。而常人之中，亦有視覺的記憶極劣者，通行之路，往來已數十次，然對於其地的風景，還不能詳細記憶的，往往而有。音樂家長於

聽覺的記憶，不論甚麼大籟人籟，一經聽得，便聲入心通，自能吹奏。然亦有人對於常聽的音樂，終於不能辨認的。各人記憶力的差異，本甚顯著，羣衆各分子的記憶力，自然不能一律。集合記憶力極差別的分子爲一團，各人卽有甚麼記憶，也是各有對象，不易同心同德，互相攻錯，互相補救，使不全的記憶，達於完全。因此，從記憶力的全體上衡量，亦已落於水平綫之下。

雖然，雖然，羣衆雖不能完全記憶一種事物的詳細情形，但一種事物的概況，是死也不會忘掉的。他的原因，是由於他們所從事的新鮮對象，不同於平日的簡單生活，而且對象的性質，多少總足以勾起情緒，或恐怖，或歡娛。凡恐怖或歡娛的經驗，最易記憶。恐怖經驗之甚的，或至變更腦神經的組織，引起變態的現象，雖欲把他忘却，却終不能忘却。因此，羣衆對於痛苦經驗的記憶，和暈船病有同樣的情形，舊恨新愁，迭起橫生，第一次猛上心頭的痛苦，方纔過去，可又很容易的重復乘上了思潮洶湧中的海船，去重嘗那暈船的痛苦。剪不斷，理還亂，縷縷恨絲，直繞得羣衆百脉債張，暴躁不安。

三 羣衆的想像力

任意連結數個舊觀念，變形而構成新觀念，叫做想像。想像亦爲觀念再生的一種，其與記憶不同之點，卽在觀念再生時變形與不變形之別。想像雖然不受時間空間的約束，然其所用的材料，必由經驗得來，並非絕對的自由，自有其依屬的性質。可是羣衆想像的自由程度，遠過於個人，從一粒粟中想成大千世界，從一滴水中想成海國蛟

宮，線索不定，思潮橫溢，是羣衆腦海中最易幻成的奇觀。

想像可分爲無意的有意的他動的自動的四種，羣衆的想像，則無意的他動的，常較多於有意的自動的。試看羣衆一受着外界的刺激，聲也好，形也好，有時就會對着他想入非非，神游天外。而其所以想入非非，神游天外的原因，是否完全由於所受外界的刺激，誰也不能斷定。想像的境域，與刺激的本身，總是若即若離，若有關係，若無關係，當其神游天外，想入非非時，並非凝神壹志，推敲尋繹，其所得的境域，只是得之於無意中。若要他專心致志，想像一事件的現狀，一問題的因果，從有意的自動的想像上，產生科學的實行的想像，脫離好高騖遠不着實際的夢想，以入於想像的常軌，決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有二個：一個是目前沒有善良的材料以引起其正常的思攷；又一個是當時沒有平靜的機會，以供其精心結撰。

最能轟動羣衆，引起羣衆想像的，莫過於不常見的事物，或怪誕不經的新聞，那些大犧牲，大勝利，大罪案，大奇蹟，大計劃，最容易聳動羣衆的耳目，低徊嚮往，不能自己。如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爲國犧牲，辛亥革命成功的迅速，中山先生建設十萬英里鐵路的偉大方略，黃慧如和陸根榮發生戀愛的出乎尋常，都能叫羣衆驚心動魄，念念不忘。要是事物的本身並沒有驚世動衆的資格，而其表現於世的方式與機會，最能刺激羣衆的視覺，觸動羣衆的聽覺，則其結果，也足以移奪羣衆的心志。譬如招商局的新華輪船，沉沒於香港附近，死傷數百人，損失十餘萬，犧牲不可謂不大，就是管理此船的外國人，照例也逃不掉殺人之罪，可是我國人對於這件慘案，並不甚震駭錯愕，當時悽

慘的情狀如何，也少有人想像。而同時被日本人在漢口殺死的水杏林，人只是一個，命只是一條，比起新華輪船沉沒的損失，真是『渺乎小矣』。可是羣衆驚惶憤激奔走相告之狀，幾遍全國。這是甚麼緣故呢？便是兩件慘案表現於世的方式和機會，各不相同之故。大凡表現於世的事物，如果表現得愈突兀，而且愈和羣衆心坎中所常注意之點相接近，便愈有力量。日本人是我們中國人不共戴天的公讎，他是欺侮我們中國最厲害的一個國家，這個印象，這個創傷，早已深深的刻入羣衆骨裏，沒事時尚且痛恨他，何況他又殺了我國當代一品老百姓水杏林？而且水杏林的死狀，又明明白白的擺在羣衆眼前，水杏林屍體上每一滴血，都能引起羣衆的血淚，那能不引起羣衆很深刻的想像？日本帝國主義之兇殘呢？新華輪船上的屈死鬼，死了還是倒霉，在他們沉沒大海時，衆人既沒有眼見，死後的慘狀，也沒有眼見，管理輪船的外國人，如何的昏庸不管事，事前也沒有知道，所以船沉了就算沉了，人死了就算死了，沒有人與以深刻的注意，熱烈的指責。所以最能轟動羣衆，引起想像的事物，不必在事物的本身如何；即事物的如何發現，及觸耳刺眼的狀態如何，也很有關係。

羣衆的想像，既然容易超越常軌，所以不規則的幻想，也往往發生。妖魔鬼怪，無端出沒，海市蜃樓，憑空結撰，一切幻相的由來，誠然是心理關係，但不能說生理沒有關係。吾人用腦過度，希望不遂，及腦中動脈不舒，生反射作用，由腦刺激眼底網膜，再由網膜刺激外物，亦皆爲引起幻想，形成幻相之因。見堯於羹，見舜於牆，羹牆和堯舜絕無類似之點，爲甚麼能從一小碗的羹中，一方塊的牆上，幻出巍巍乎蕩蕩乎的唐堯虞舜來呢？這便是由於上述生理的

心理的兩種原因而構成之特殊現象。如果是心廣體胖的人，便不會有這種現象發現。呂邦說，「羣衆心中的幻相，大都由於一人物一事件一變故而來，雖是假相，羣衆却儼然認爲本形。譬如睡夢的人，停止了推理能力，不可思議的幻相，便乘間發生了。如果少費攷慮，那麼所有形形色色，都會雲散烟消，不留痕跡。羣衆因爲缺乏攷慮窮理的能，遂無所謂疑信有無之見，他們所皇皇然聳人耳目，確乎如見其形，如聞其聲的，實在就是我們所認爲疑信參半，有無不定的一種境界。」確是最中肯綮之談。

若當羣疑衆駭，人心都在恐慌的時期，則對於一問題或一現象的想像尤其會鬧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並且把一切衆生都引入癡心夢想的一途。例如民國十八年年底，十九年年初，全國人心驚惶不安，高唱救濟銀價，抑制金價。到兩三個月後，忽而論調一轉，大家好像以爲銀價跌落，是不可救藥的了，我國還是改革本位，以圖自全吧。於是金本位，虛金本位等呼聲，成爲一種極時髦的論調，要人演講，經濟學家論著，風動一時。甘末爾（國府財政顧問）幣制草案頒布後，洋博士洋顧問的主張，更把一般人嚇倒，好像我國立刻可以改金本位，又好像我國不改金本位就不得過去，弄得全國人都在催眠狀態之中，大家發生了兩種幻想，一種是銀價將要跌到不值一錢，同羅布馬克的廢紙一樣；一種是中國商務不發達，全是用銀本位之故，一改用金，馬上就可以安定匯率，發展貿易，如魔術手法一般，七寶樓臺，平地湧現。這兩種幻想，全是謬誤，謬誤之起，實起於心理的恐慌。

羣衆的心意狀態，既易想入非非，既易信假爲真，所以領導羣衆的人們，愛利用假相，去博得羣衆銘心刻骨的

紀念，羣衆的想像力，直是產生大政治家及專制魔王勢力的根源，同時也是大政治家及專制魔王束縛羣衆馳驅羣衆的利器。你看，佛教回教耶教的崛起，法蘭西的大革命，社會主義的風靡一世，那一個不是羣衆想像力上所受印象的結果。舜何人，予何人，如能立奇績一二件事業上，至公無私的羣衆，就在此一二件事業上想像我們前程的遠大了，看我們同萬能的上帝一般了。

想像所具的權力，在羣衆感情緊張之時爲最大，而在領略事物意義之時便會萎縮到沒有。試問將要爲國捐軀的羣衆，果何所爲而死？爲的土地麼？氣候麼？歷史麼？人口麼？物產麼？風俗習慣法律制度麼？從旁觀者想來，似乎就是這些東西。可是羣衆當存亡危急之秋，心中所存的，並非可以名理解析的國家觀念，乃是對於一種事物富有情感的想像之境，或爲其歌哭釣游之地的一些人物街市之影，烏雀江河之聲，或爲其故鄉的一棵小樹，朝夕相親的一間破屋，或簡直爲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中華民國的羣衆，一聽到堂哉皇哉的「中華民國」一詞，便起敬起愛，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意大利的羣衆，一聽到婉約可聽的「意大利」一詞，便津津有味，念念不已；羅馬人舍身爲國，乃在花枝上的銅鷹；英倫人的捐軀授命，乃在高懸空中的旗幟；蘇格蘭人的摩頂放踵，乃在管絃的音響。想像力的偉大，真可以「化腐朽爲神奇」。

想像不但有益於團體，就是在想入非非者的本身上，也有其心理生活中合法的地位。想像可解放羣衆嚴重作業的緊張，和遊戲作用笑談作用有同樣的功效。所以勤勤懇懇的勞心者，往往在純潔的惡作劇中，尋求舒暢。絲

毫不苟的邏輯家，每藉雙關戲語（Pun），覓取欣快。煩惱的羣衆，如有豐富的善意的想像，當然可以減少其抑鬱牢騷之氣，緩和其激烈苛暴的衝動。不過客觀的事實或真理，和主觀的幻相或奢望，應有明白的鑑別；要不然，簡直誤認幻相或奢望是可以實現的事實或真理，那麼失望的結果，便要越發煩惱牢騷了。

第二節 雜湊硬劈的整理力

經過感覺知覺類化而記憶的事物現象，是散漫的，雜亂的，必須把散漫雜亂的許多事物現象，細細看出他們異同之點，才算得上有價值的知識。把許多事物的內容，仔細審察，看出他的性質結構來源等等，叫做分析。將分析的結果，分類組織，明定統屬，叫做綜合。由分析而知各事物的異點及其內容，由綜合而知各事物的同點及其體系，二者皆能拯救我們的知識於散漫雜亂之中。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分析綜合，誠然能拯救我們知識的散漫雜亂，但祇能在平常的個人身上發生效力，若在個人變爲羣衆時，他就沒有用武之地了。少些說，雖然不是一些效力也沒有，但大大的減少效力，却是事實啊。

一 羣衆的分析力

人生一切問題，都先要分析，纔能得着解決；尤須分析得正確，纔能解決得圓滿。秦始皇當七雄並立的時候，把山東諸侯的形勢，分析得十分正確，纔定下遠交近攻的政策，得到統一天下的結果。袁世凱在民國成立以後，民治

主義勢不可遏的時代，要想做皇帝，他分析國勢的眼光，有所蒙蔽，所以終究做不成功。共產黨在中國正需要三民主義的時代，却把這個需要分析錯了，以為要的是共產主義，所以儘管把共產主義喊得震天價響，一些也得不到民衆的同情。不但個人功業的成敗，與分析有莫大的關係，就是羣衆的行爲，靠着分析的地方，也很多。可是分析不是個容易事，沒有相當本領，固不能做分析的工夫；有了相當本領，沒有相當的時間，也不能做分析的工夫。

要有甚麼本領，纔能做分析的工夫呢？

第一步要能一眼看出事物的大概情形：不論分析何種事物，總要先知道他內容的大概，纔能引起興趣，惹起注意，促起研究事物的努力。羣衆和其所從事的事物，雖然有密切關係，但總是「魚相忘於江湖」的樣子。有時他們的活動，雖甚熱烈，可是誰也看不出他們鮮明的旗幟。他們主張的是甚麼，和別人不同之處在那裏，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就是說出，可是所說的話，往往容得幾方面解釋。老實說，他們的目的，是籠統的，思想是籠統的，言語也是籠統的。他們以籠統的頭腦，籠統的耳目，遂產生籠統的活動。這個門裏穿一穿，那個窗裏張一張，你又如何會看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呢？即使有甚麼看見，也只是東面一鱗，西面一爪，又如何會一眼看到底，看出事物的全體大用呢？又即使他們真正要認識事物的全體大用了，也容易被他人的偏見所煽惑，被自己的成見所束縛。聽了他人的話，受了自己的愚，竟會把自己的心，引到不知歸處，把主要的目的，都忘得不知所云。

第二步要能看出事物的因果和關係：羣衆如能看出事物的大概，只能算已到關頭的伍子胥，不能就說是

已經過了昭關的伍子胥。要想對於一件事物的性質，有真知灼見，還須把事物的起源和歷史，細細認識清楚。要知道不論何種事物，都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的，也不是單獨從地中跳出的，都有他縱橫兩個系統。縱的系統，是指事物的因果律。有這件事物，自然會有那件事物；必須有這件事物，纔能有那件事物；倘若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那件事物便會有或纔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這叫做因果律。橫的系統，是指事物的普遍性。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有甚麼關係，有多少關係，最有關係的幾點在那裏，不關痛癢的是那幾點，相同的是那幾處，相異的又是那幾處；此種相互間的普遍性，都須從許多各自分離的個體中發現。要觀察出事物的因果律及普遍性，太不容易了，第一件，要羣衆肯觀察；第二件，還要羣衆會觀察。粗心誠然觀察不出，仔細不一定就會觀察得出。笨伯固然觀察不出，弄聰明有時越加觀察不出。觀察事物因果及關係的條件，起碼也得有兩樁：第一樁，是對於所觀察的事物，要有很大的興味，注以全副的精神，目不旁瞬，心不旁騖，像莊子講的承蜩丈人，「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吾蜩翼之知。」第二樁，要抱完全客觀的態度，不容攙入絲毫主觀的僻見。這第一樁，羣衆便罰誓也做不到。他們看事物，同鄉下人看戲一樣，對於舞台上穿紅袍的進去，穿綠袍的出來，何嘗注意過？就是有一些興味，也散漫淺薄得可憐，何嘗能够集中？表面上甚麼事物都會惹起興味，骨子裏對於甚麼事物的興味，都不會濃，絕不像莊子講的承蜩丈人，不知天地萬物；倒像孟子講的奕秋之高足，一心想射鴻鵠咧。這第二樁，羣衆也是辦不到。社會上似是而非的僻見，在各個人未成羣衆之前，已播據各個人的心中了，一旦集合成羣，相激相盪，表面上越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實際上

便越加離題十萬八千里。而且這種僻見，他的威權極大，常爲羣衆的審判官，遇有任何爭論，總是向之上告。

若不嫌詞費，我就舉個事實吧。金價飛漲，銀價大跌，爲一九三〇年中國一大損失，朝野上下，驟呈一恐慌狀態。社會人士對於此一大問題認識的幼稚，與執政諸公受了羣衆心理的影響，舉棋不定，莫衷一是，都不必諱。上海市面上標金的漲落，實是跟着先令的長縮而定，先令長，則標金落，先令縮，則標金漲，標金決不能離先令而獨立，先令爲因，標金爲果，能操縱先令，始能操縱標金。皇皇然的羣衆，反認標金投機，是銀價低落的原因，未免倒果爲因；而且金貴銀賤，爲世界的現象，自有其世界的關係，決非中國單獨努力所能救濟。以禁止上海的標金投機，爲救濟世界銀賤的方法，可謂隔膜之至。至於以禁止現銀進口，爲救濟之法，結果又必適得其反。因爲世界最大的銀場在倫敦，銀的價格在倫敦論定，此次銀價之跌，大半由於倫敦標準銀價之跌。如中國禁止現銀進口，或徵收稅金，或中國竟改用金本位，那麼倫敦市場中的賣者更多，買者更少，世界產銀，將失一大銷路；銷路減少，銀的標準市價，必更大跌而特跌，勢必使中國的銀價更受其影響。這彷彿在焦頭爛額之後，更把羸危瘠體，送入火燄中，作爲添薪資料，除了嗚呼哀哉以外，更有何說。又有一部分羣衆，主張廢兩爲元，以資救濟的。試問廢兩爲元，於金銀市價，有甚麼關係呢？又有一部分羣衆，主張將上海所存銀條，廣鑄銀元，以消納的。試問銀條變成銀元，銀條還是銀的，同一多銀，何補於金銀比價？還有主張海關稅收入改銀爲金的。試問所收的金，一部分仍用金還外債，一部分又須易銀還內債，除掉減少一些海關收入的損失以外，還有甚麼餘金可以保存呢？這些錯誤，都由於看不出金貴銀賤的真正因果，及中

國金貴銀賤問題和世界市場的密切關係。所以看不出真正的因果，和世界的關係，一大部分是誤於主觀的僻見，并且還攙入一些別有作用的成見；一小部分是誤於不能用全副精神來研究這個大問題。

等三步要能確定事物的意義：事物的大意，已得要點，也已經知道，再進一步，便應把事物的意義，清清楚楚的確定下來，然後做別的工夫。

世界上絕無思想的東西，對於事物，雖然一些也沒有了解，可是一些也沒有誤解。羣衆並不是絕無思想的礦物，乃是粗有思想的動物，只因爲他們的思想粗而不精，雜而不專，淺薄而不深刻，故往往陷於謬誤，而遭誤解誤認之害。誤解和誤認，常由於意義不定。所謂意義不定，可分兩種：一種是意義含混不清，在無意之間，至對於他人或他物，發生誤解之處。一種是意義紛歧，有意曲解，致事物失去真相。夫有意的牽強附會，雖屬荒謬，在個人倒還不失爲明知故犯的把戲，實在有納入正軌的可能。就是意義儘管誤謬，只要赤裸裸的表現出來，也還可以糾正。唯有意義不清楚，那便真同紐股兒糖一般，不易加以分析，而且過於脆弱，不能做其他信念的支柱。無奈羣衆心目中事物的意義，偏是不清楚的，不正確的，同時又時時爲社會上新奇複雜的事物所侵襲，弄得所見所聞的，只是渾然一體，同然一聲，一切的一切，模糊含混到不可究詰，平時所賴以區分而識別事物的本領，蕩然無存。那種模糊迷離的情景，好似蘇州人乍聽得福建人講話，不能了解其意義，以爲和鉤勒格磔之聲相同，或以爲和外國人的說話相類。又好似劉老老初進大觀園，沙漠人初航大西洋，不明遊戲者的參與複雜遊戲，未入工廠者的忽遇複雜機件，迷離撲朔，

不辨甚麼。又好似中國的鄉下人，看見許多西洋人，和一羣羊，一畝麥相同，祇能辨別其形色上最大的差別，饒是各人有最顯著的特徵，却看不出；即使看出一些，也是不甚正確。即使偶而看得正確了，也是游移不定，不能保留。羣衆對於事物的意義，不能認識清楚，大致如此。這不是有意的牽強附會，乃是無知識的模糊。所以你如給他糾正，他根本就不承認自己糊塗，又怎得會接受你的教訓呢？事物的意義，既不易使羣衆認識清楚，所以羣衆對於各種事物，各種人物，或各種問題，往往誤會到不可思議，而對於事物的分析力，亦很不容易增高。

第四步要能比較事物的異同：責望羣衆能做比較的工夫，越發難如登天了。第一步的難，難在看出真相。各種事物的真相，觀察不清，便無從比較。不能善用五官和腦筋，把五官和腦筋當做最複雜最靈妙的儀器來運用，便不能觀察。若不能鑽入事物的裏面去研究，繞着事物的周圍去研究，跳在事物的高頭去研究，即使能善用五官和腦筋了，也不能用到各方面去，只是「管中窺豹，時見一斑」所得的知識，雖然精確，到底不完全；試問這種苦工夫，羣衆能做得麼？凡讀過前文的，怕都不敢答個「能」吧。羣衆眼中的事物，既失去真相，所以在其施行比較時，如爲同一事物，就不能認定事物在空間時間不同時去比較；如爲各異的事物，又不能就各事物的要點去比較。這真是捫燭扣槃，全無是處，刻舟求劍，笑話百出咧。第二步的難，難在發現特徵。從類似的容易混淆的許多事物之個體中，發現每個個體的特徵，最要有胆識，膽子和識見太小的人，決沒有勇氣和能力去發見他人所沒有發見或不敢發見的事物特徵。譬如說，「老虎是惡獸」，要發見這句古老話的真不真，先要有「敢於推翻成議」的大胆，次要

有明白獸類必具備何種性質纔算是惡的卓識，再次要有小心推論大胆判斷的能力。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爲甚麼人殺老虎不算惡？若說殺同類算是惡，只聽見有人殺人，從沒聽見老虎殺老虎。然則人容或可以叫做惡獸，老虎却絕對不能叫做惡獸了。殘殺同類是人的特徵，不是虎的特徵；像這個特徵的發現，豈是不求甚解沒有胆識的羣衆所能倖獲。

羣衆的心，時常出入於煩瑣事物之中，所有一知半解，或從皮相與記憶得來，或由耳食與舊說而成，各自分立，不相聯屬。心上滿載了這些雜碎的知識，好像負着重擔一般，無時不急求卸出。所以每逢一件正待研究的事物，或正待解決的問題，只是感覺煩亂，不肯靜心推究；如得着一種說理或主張，只消似有真理，就遽下斷語，立即承諾，馬虎虎的使心中不安寧之狀態，就此告終了。要是遇着不合自己胃口的問題，更是給他個不了了之。如達爾文 Darwin 所說，「常人偶見事例與自己所好之說相反的，容易敷衍過去。」以上所說，還不算十分撒爛污的羣衆。更有每况愈下的羣衆，遇着事物，見過一面，就算認識清楚，好像前清時代的皇帝，在奏摺上批了「知道了欽此」五個大字，就完了。所以我說，責望羣衆做比較的工夫，難如登天。

羣衆觀察事物的真相，既不清楚，比較事物的屬性，即不正確，比較事物的屬性既不正確，取同捨異的抽象作用，便不會適切。羣衆所認爲同的，未必真是同，所認爲異的，未必真是異，羣衆所謂同異，真是「異乎吾所聞」，不足登大雅之堂的啊。

看出事物的大概情形，看出事物的因果和關係，確定事物的意義，比較事物的異同，這四步工夫，羣衆都不易做到，這誠然有關於羣衆的本領如何，但是饒他有天大本領的能者，平日條分縷晰，可以在雞蛋裏分析出骨頭來，秋毫上分出長短，看出粗細來的人，一到成爲羣衆，受了羣衆心理的暗示，又因爲時間的匆促，也許會對於泰山脚下的草木土石，也都看成一色，分別不出一些特徵來的。特徵中至少包括性質結構來源三者，羣衆即使能夠看出事物的特徵，也只能從事物的粗枝大葉上指出他的結構，而且只是結構中形式的一部分，至於內心的結構，如性質來源等，依然分辨不出。

羣衆的分析力，既然那樣的不行，所以無論做甚麼事，總不能把事情的要點，和將來的結果，分析清楚，拿出自己的主張，去贊成或反對。只是人云亦云，隨聲附和的舉手，或是閉着眼睛，守株待兔似的待命運或他人來決定。程度好一些的，雖知道分析的重要，也能夠把事物來加以分析，但是問題內所包含的東西，那些的重要的，那些是不重要的，那些是虛的弱的，那些是實的強的，那些是可以不必注意的無關痛癢的東西，還是分辨不來。譬如討論「政府如果實行菸酒公賣，不如絕對禁止，」不善分析的羣衆，往往先去討論「飲酒吸菸是不是不好的德性，」然後再討論應不應禁止。其實本問題的要點，只在決定菸酒公賣和絕對禁止兩個辦法，那一個最好；至於飲酒吸菸，是不是不好的德性，並不是要領所在的地方，儘可置之不論；然而羣衆偏要去論，所以分析的工夫，依然不到家。程度再高一些的，能分辨出事物的輕重強弱虛實各點了，但是還有一間未達，不論何種事物，總有幾個方面，只分

析自己的一面，不去分析對面和側面的情形，是萬萬不夠的。所以兵家常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這種分析對面和側面情形的工夫，羣衆是萬萬做不到的。譬如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日本海相財部彪，在海軍會議閉幕後歸國的時間，有人送他一柄小刀，叫他自盡，並散發傳單，不許他登岸。從這件事研究起來，就有正面反面側面三個方面；而在羣衆觀察，多半只能觀察正面，便是海軍會議的結果，日本人都不滿意，所提的『七成要求』，沒有完全達到，遂不免認財部彪是一個喪權辱國的出席代表，不願意他生入國門。至於反面的情形，是當時日本最近議會裏面，朝野兩黨，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如今民衆之中，又有這樣激烈的表示，雖說是個人行動，也足見人民對於政府失望之點甚多，隨機即發，政治上實在滿佈着不安的現象。這種顯然的反面情形，羣衆那裏看得到，得了一些正面情形，早已心滿意足了。還有側面的情形，是日本人民監督外交當局的心理，甚爲嚴厲，不稍寬假。這種特殊意味，也是顯然可見的，然而羣衆更不暇分析到這一步。

因爲不善分析，所以往往被人暗算，上了人家的圈套。人家用意義含混，形式曲折的話，誘我承認，若在深思遠慮的個人，便會看出他的技倆，料定將來要受他的束縛；然而心直口快的羣衆，不知他用意所在，往往輕易承認。結果，人家便乘間抵隙，利用所承認的話，大肆攻擊，且把所承認的話，穿鑿附會，任意利用。這種利用，這種攻擊，是最厲害不過的。世界上各種的羣衆運動，其初轟轟烈烈，不轉瞬便受人離間，被人利用，至於冰消瓦解的，不知多少，就是這個緣故。又豈祇上了人家上的惡當，說不定還念自己作孽，自己上當。從何見得？從羣衆不善分辨舉動的是非順

逆，結果的成敗利鈍上見來，又從羣衆因爲不善分辨，往往把枝節問題，誤認爲根本問題，把手段誤認爲目的，種種輕重倒置上看出。

二 羣衆的綜合力

從分析換一個方面，把有相同特徵的各事物，歸成一類，許多類歸成一部，許多部歸成一組，如是綜合研究的結果，始能從許多各自分離的個體中，發現出他們相互間的普遍性，構成事物的公例，獲得思想經濟之效，這乃是知識上必要的工作。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在二千多年前已經說過，『沒有學問是研究分個的，』我要補上一句，『沒有學問不是從研究分個而進於一般的。』換一句話便是『所有事物，必從分析而進於綜合，始能得着精確周徧的理解。』

羣衆做綜合的工作，最顯著的，有五種缺點：

第一、社會上的事物，真是森羅萬象，根枝交錯，全仗吾人有網羅萬有，包舉一切的大眼力，大氣力，大識力，纔能握住要領，操縱全局。羣衆眼孔如豆，見不到遠處大處，眼前的事物，就以爲是天地間一切事物的代表，天地間一切事物，祇不過如此。眼前事物，倘得一知半解，便欲然自足，囂囂自得，自以爲萬物萬事，我皆明白。見解上既有此自以爲是的錯誤，綜合時遂多掛一漏萬的弊病。你看，工人自以爲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就可以改良生活，而不知在法律上求得地位，在教育上求得知識，在習慣上求得善良品性，更能從根本上改良生活。商人自以爲減輕捐稅，

停止內亂，就可以一本萬利，生意興隆；而不知增進商業知識，提高商人地位，發展交通事業，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鞏固國家的主權，以及有關於金融事業的着着爭勝，一一建設，尤爲發達商業的根本辦法。中國的工人商人，眼孔如豆，所見不廣，所以爭來爭去，都是爭的枝葉問題，反把根本大計，遺落在本題之外，不知收回題內，努力作一總解決。其實此種錯誤，又何祇是中國人如此，法國革命時蕭美特 *Chamette* 目視當時國民會議議員綜合力的薄弱，很沮喪的說，「國民會議，因爲注意於許多瑣碎細微的辯論，而失去歐洲人的信仰，招致宮庭的侮辱。其演說雖甚激昂，但是一切的結論是……對國王應再上一次新的呈文。」真的，他們常用幾點鐘的時間，連續討論派見國王的代表團應由若干議員組織，或議會大門應開兩扇與一扇的問題。從此看來，羣衆綜合力的第一缺點，要算是掛一漏萬，捨本逐末了。

第二、如非羣衆認爲極有利害關係的事物，則其對於此事物的偶然注視，不過是生命的漲溢，豐盛精力的流露，過賸勢力的伸入社會關係；而其對於事物求知的動機，不過由於好奇好動，要想得一些新的資料，以自娛樂，同胃力強健者時時尋求新的食物一般，並不在尋求事物的原理原則，所以只能在鹵莽躁急之中，看出事物一些表面，至於幽曲晦雜的事物性質，終於諱莫如深，看不出來，就是看出，也很粗淺，很殘缺。可是豬油蒙了心的羣衆，却自以爲我都分析清楚了，這是相同的，那是相異的，這是一類，那是又一類，言之津津，自以爲是，而不知誤把絕無關係的東西，硬拼雜湊在一起啊。他們把鯨魚視同鱒魚鯉魚一般，列入魚類；把安南也視同法國本部一樣，說他行的

是共和政治。如此錯誤，還不算奇。最奇怪的，是把中山先生致力的國民革命，視同列寧的蘇俄革命，把三民主義，視同馬克思主義。但仔細想來，這也不算奇。最奇怪不過的，是把革命者和反革命者視同一物，把共產黨和國民黨看作一派，軍閥反抗革命軍，喊『討赤』，羣衆也真以爲是『討赤』，軍閥侮罵孫中山先生爲愛唱高調的『大砲』，羣衆也真以孫先生爲『大砲』。似此不倫不類，合在一起，自以爲很中肯綮，是羣衆綜合力的第二缺點。

第三、羣衆不但有掛一漏萬之病，而且常有以小包大之誤。事物都有歷史和現狀，如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現況，以及其間變遷沿革之處，沒有相當的認識，就要在綜合時鬧出笑話。這個笑話，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中，曾經說過。南洋羣島中的呂宋，千數百年前的華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了。及呂宋被西班牙佔領後，華僑就稱西班牙人爲呂宋人。及華僑跑到墨西哥、智利等國，見了西班牙人，也稱他爲呂宋人。不多時，知道所謂呂宋，尙有所從來的祖國，於是呼西班牙爲大呂宋，呼南洋羣島的本呂宋爲小呂宋。從事理看來，祇可把西班牙綜括呂宋，不可把呂宋綜括西班牙；只因華僑起初不知有西班牙，只知有呂宋，遂不免以小包大，犯了邏輯的大病。這是羣衆綜合力的第三個缺點。

第四、如上文所述，事物的全體，羣衆固然看不到，即使看到，而所謂全體，空空漠漠，不落邊際，其心以爲散亂特殊的，都已包括其中了。至於如何連綴而成全體，全體中包括些甚麼，其實沒有分析清楚，只是意識中好像感覺到如此而已。究竟如何，却甚含糊。因此，確實的意象，清切的區別，所有藉以構成公例，以表其中關係的要件，

均甚缺乏。於是事物的界限，總是清釐不出，劃分不定。有時勉強歸類，而歸類的結果，各類互相交錯，互相掩蓋，得不到着清晰嚴格的思考，求不出清晰嚴格的公例。譬如庚子那年，義和團起於北方，當時的羣衆，對於義和團的行爲，便論斷不一。有的說他是愛國的行動，應把他歸入忠臣義士之列；有的說他是迷信的行爲，應編派他於邪教之中；有的說他是胡鬧，是暴動，應把他看作土匪大盜暴民亂賊，『比而誅之。』到於今，且有人認他含有民族革命的意味，應在最近革命史中，得一地位的了。究竟像義和團那種行爲，應當歸入何類？應如何堅決明白的定下一個公例？凡行爲如此如此同義和團一樣，便是甚麼？這種綜合力，求之於羣衆，絕不可能。所以羣衆規定的事物公例，其內容非常游移，某件事物可以綜括在第一公例中，也可以綜括在第二公例中，至於第三第四公例中，也都有某件事物作爲例證。如此外延內包，可以任意伸縮，可以互相掩蓋，是羣衆綜合力的第四個缺點。

第五、綜合而成的概念，須用名稱表出。表出概念的名稱，文典上叫做『名詞』，論理學上叫做『名辭』。無論名詞也好，名辭也好，在平時即使能下得適當的，一旦變爲羣衆，便糊塗了。牛頭不對馬嘴的名稱，往往脫口而出。欲表示一概念的本質，必須附以相當的說明，然後可與其他概念區別。這種說明，叫做『定義』。譬如『人爲哺乳動物之一』，就是人的簡單定義。下定義本不是容易之事，即使在平時能下適當定義的知識階級，一加入心粗氣浮的羣衆隊裏，就會變成一個詞不達意的蠢漢。至於剖析一概念，將其內容所包含的各部分，逐一明示，叫做區分。譬如人類概念，可區分爲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紅種人棕色種人。此種區分能力，不易責望於羣衆，上文已經說得

很詳。

確實、完全、明瞭、緻密，是概念的四種要性。確實與明瞭，是名稱和定義所必須具備的要性；完全和緻密，是區分必須具備的要性。看前文所述，便知羣衆對於各事物所得的概念，未免虛浮而不確實，缺漏而不完全，晦蒙而不明瞭，疏忽而不緻密。概念的本身，既不確實，不明瞭，不完全，不緻密，又怎能責望他復能就概念的對象上加以鮮明的表出呢？就使名稱定義都會用，因為概念的對象不明，還不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麼？

上述五個缺點固然生於羣衆綜合能力的不够，亦由於羣衆的性急。人類本有好作綜合的癖性，往往從不多不確的經驗之中，未能了解事物各方面的關係，而遽作綜合的工夫。羣衆更容易貪綜合的美名，而陷入於急促的綜合 *hasty generalisation* 弊途。培根說：『我們的智慧，無須再加翅膀，但須有鉛錘作個墜子，使他緩緩地進行。』朋加烈說：『古人綜合，現在我們笑他以不同爲同；我們綜合，誰能知道我們的子孫不笑我們以不同爲同呢？』現在我們笑羣衆的綜合，正和我們的子孫笑我們的綜合一樣，不過羣衆綜合的可笑，更多於我們罷了。

第三節 牽強附會的運用力

整理過的知識，遇着使用的機會，就拿出來用，用的時候，要會隨機活變，使呆板的知識，足以應付活動的事實，叫做運用。一知半解的，不够運用；食古不化的，不能運用；不通事理，不達人情，不解問題內容的，無法運用。岳武穆論

兵有兩句頗撲不破的名言，「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用兵打敵人，是如此，用知識應付事實，也是如此。

運用知識之難如此，不幸一知半解的羣衆，基本上就沒有夠用的知識。就是平時儲蓄的一些粗淺之知識，事到臨頭，忙亂不了，還有甚麼心思去應用他呢？至於事理如何，人情怎樣，問題有怎麼的內容，那更是不求甚解，莫名其妙了。本來無心去運用，那裏還說得上運用之妙。因此，關於運用知識時必要的兩種能力，（一）判斷力，（二）推理力，非常的薄弱，往往呈露其牽強附會的醜態。

一 羣衆的判斷力

決定事物的關係，分別事物的是非曲直的，叫做判斷。一方面因為羣衆的辨別力萎縮到等於零，他方面又因為羣衆性急似火，急於判斷，所以羣衆的判斷力，十分薄弱。

羣衆辨別力所以萎縮的原因有四：（一）心理上受了先入為主那個定律的支配，乘虛闖入的主張或思想，往往視同天經地義，完全接受。若本團體中根本的預存的意見，則尤為羣衆判斷事物的有力標準。大眾所公認的意見，常為羣衆間的真理，輕易推翻他不來。（二）心理上又受了崇拜偶像那個定律的支配，除在其職業的專門問題之上，判斷稍能得當外，此外便一任有地位聲望者的指揮。凡有地位，有聲威，平素「久仰大名無任欽遲」的人，不論他說甚麼，做甚麼，都能使盲從而醉心的羣衆，視同真善美的神聖，無懈可擊，無疵可吹。（三）凡表面寬和，內容酷虐的制度法律，而又紆徐為妍，出之以漸，不用雷厲風行之手段的，羣衆便如入鮑魚之肆一般，久而不覺其

臭。所以無論其內容如何，只要表演時化裝得好，便能迷戀羣衆的耳目，叫他辨別不出。（四）一切事物，往往其中涵有許多細目。此種細目，與事物的要點，並非都有關係。究竟那個有關係，那個沒有關係，事物的上面，並沒有繫着標籤，除掉能說話的事物中有關係之人以外，事物自己不會告訴我們說：『我是有關係的，你用我。』而能說話的人，所說的話，或早有成見，或別有作用，也不可一概信用。而且具有指示或證明之價值的事物，他的標準，並非寄於意義的顯晦。有關係的特徵，向來不見於表面。必須把細目加以鑑定，汰除無關緊要的，保留可爲解決疑難之導線的，始能得解決之端。所謂底蘊，所謂癥結，非廣搜證據，細加推勘，有洞察的能力，決無從發現。像這種細封密縷，艱難曲折的工作，豈是羣衆所能勝任。羣衆心粗氣浮，環境又太嘈雜，鑑別是非善惡的靈機，正同着了灰塵的明鏡一樣，即使本質尚佳，虛靈不昧，而其功能之不能發揮，誰都不能免。所以事物所涵的細目，在羣衆眼中，不是一齊都有關係，便是一齊都無關係。事物的是非善惡，在羣衆看來，也很簡明，和我意見相投的，是是的善的，和我意見不相投的，是非的惡的。是非善惡，一覽即得，片言可決，有甚麼相持不下呢？事物雖有表裏，在羣衆看去，也只是渾然一致，表現於外的，便是事物的真相，沒有表現於外的，基本上就沒有那回事，甚麼底蘊啦，癥結啦，只是哲學家或神經過敏者欺人之談。所以吹着風，就說要下雨，見了表面，馬上就判決，再也不會鑽進事物的深處，去推勘一回，研究一番的。

羣衆判斷所以急遽的原因有四：（一）凡無可致疑的事物，他的意義，非常明顯，不須深考，於此只有知識和認識，沒有判斷。如果事物完全可疑，他的意義隱約不明，又祇有不可索解的神秘，判斷又無從發生。凡可以發生判

斷的事物，總在此兩者之間，必定暗示了若干不同的意義。在數種可能的解釋相持不下的時候，始有爭點。就數種解釋上，分別是非，決擇其一，始成判斷。不幸羣衆眼中的事物，不是看作非常明顯，不須深考，就是認爲非常神秘，無從了解，往往走到兩個極端。於是直捷輕率的斷語，衝口而出。對於看作非常明顯的事物，斬釘截鐵的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合，這件事如何如何，那件事怎樣怎樣，舉動言語，總表示着十分精明果決的神氣。對於認爲非常神秘的事物，又搖頭皺眉的嚷着世界上那有這種事，太離奇了，問他做甚。舉動言語，也總表示着十分精明果決的神氣。這兩種判斷事物的態度，異常急速。果決確是果決極了，精明確離了十萬八千里，一些影子也沒有咧。（一）吾人對於事實所發生的思想，不但有遲疑敏決的不同，亦有繁雜簡單的分別。思想過簡，有惟我獨尊，無勞軒輕的爽快；沒有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的麻煩。不必特意判斷，而判斷的能事已顯。如果思想過於繁雜，則種種意象，參互錯綜，正負兩面，互相牽掣，不知道如何取捨，或竟徘徊其中，不知去向。猶豫復猶豫，往往不能下最後的斷語。不幸羣衆的思想，簡時太簡，所以用不着判斷；繁雜時又過於繁雜，所以有時又不能下最後的判斷。遇到意見煩亂，委決不下的問題，往往不了了之，或任意採取一種辦法，胡亂了之。不了了之，和胡亂了之，都可謂不判斷的判斷。如要責望他把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暫時成爲懸案，待審問慎思明辨一番後，再下斷語，是不願意的。（三）羣衆與問題相接時，未嘗能虛懷以待，虛已以聽的。所有種種習慣的了解方法，所有種種習慣的判別態度，或種種曾經推衍的意義，積累於心，一觸即發，所以斷語的急速，同夙構的一般。其所應用的某種了解方法，某種判別態度，或某種意義，是否適合於

當前的問題，實在未許樂觀。任何方法或態度或意義上，又都沒有生出一張毛遂的嘴巴，自贊自荐的說，「在這件事中，用我，用我，」好像奇事國中阿梨斯的幻餅上，有「食我」的字樣。所以羣衆不審擇而判決的斷語，錯誤百出。

(四)羣衆在精神緊張，態度慌張，對於一個問題，認爲異常嚴重時，老是隨便說話，輕率主張，至於鬧出很可笑的判斷。例如當金價飛漲，銀價慘落時，政府諸公，竟有主張取締交易所，以謀救濟的，這真是最奇怪最滑稽的一件事。不過政府始終未見實行，想已知其無益而止。然社會上竟有一種議論，謂金價之高，由交易所操縱而來，禁止交易所，即可平定金價，把九江路幾個標金經紀人，看做比美國銀行大王之勢力，還要大，竟可操縱全球金銀價值，那不是極奇怪而帶滑稽性麼？要知道金銀的價值，重在金匯，不重在標金；金匯受標金影響，不過一時，標金跟金匯上落，是爲常例，這是大小虛實的關係。即使封閉交易所，金匯價值，絕對不受絲毫影響，只有投機者加多些。因爲沒有標金投機，則投機家均走到金匯一路，格外熱鬧，外國銀行買賣，是無從取締的。世界上金銀投機市場有四處，倫敦紐約孟買上海，範圍廣大，波瀾壯闊。祇知有標金，祇知有上海交易所，真是坐井觀天，談金銀問題，還差得遠哩。

因爲辨別力薄弱，及判斷的急遽，所以羣衆的判斷，如繩以判斷的常軌，可說都是出軌的。火車出軌要軋死乘客，羣衆的判斷出軌，是更會壞事，更會殺人的啊！待我把判斷出軌的情形，分解於下，好叫「乘客上下車時常心。」

判斷可從性質分量及程度上，加以區別。例如斷言「梁啓超是反革命派，」是肯定判斷；斷言「梁啓超不是反革命派，」是否定判斷。肯定和否定判斷，都是以判斷的性質分的。肯定判斷，比否定判斷容易些，因爲否定判斷

是須提出理由，加以辯論的，不如肯定判斷的只消隨人舉手，僅有應聲蟲的能力，便可應付。所以心粗口快，不耐久思的羣衆，容易誤將否定判斷爲肯定判斷。不但心頭眼底，容易看見「是」的一面，不容易看出「不是」的一面，就是舌端唇邊，也容易說出「是」的一面，不容易說出「不是」的一面。又不但容易肯定他人已經肯定的判斷，也容易肯定他人已經否定的判斷。他人說「梁啓超是反革命派」，羣衆也很肯定的說「是的」；他人說「梁啓超不是反革命派」，羣衆也很肯定的說「不是」。要他否定他人的肯定，或否定他人的否定，比較艱難的多。而且一呼而聚，一闕而散，自己沒有機會發見判斷的謬誤處，又沒有接受他人疑問的肚量，也沒有看出他人不信用我言語的眼光，更沒有反省前言之時間，所以誤認否定的爲肯定的以後，也不易改正，只落得謬誤到底，肯定到底。

「梁啓超是反革命派」，這個斷言，是梁啓超的全體包入反革命派之中；「梁啓超不是反革命派」，這個斷言，是把梁啓超的全體，提出反革命派之外，都是指着梁啓超的全體而下斷語，叫做全稱判斷。「梁啓超有反革命處」，「梁啓超有不反革命處」，這兩句斷話，都是僅指梁啓超的一部分而說的，叫做特稱判斷。全稱判斷，和特稱判斷，都是以判斷的分量分的。全稱判斷，比特稱判斷容易；因爲特稱判斷，必須先把被判斷的對象，細細分析一下，看其中各部分有沒有不同之點；不同之點發見了，方纔知道這幾點是如此如此，那幾點又如彼如彼，不可一概而論。知道了不可一概而論，方纔能分別判斷。分別判斷，是成立特稱判斷的必要方式，其難可知。至於全稱判斷，比較容易，如果不負甚麼責任，只消概括的籠統的武斷一下，便可交卷。羣衆對於事物，總是不求甚解，不去分析。即使要

分析，也沒有機會給他分析。所以往往囿圖吞棗，以偏概全，全稱判斷，脫口即出，應該特稱的，都誤爲全稱。失言麼？羣衆不自知；虛妄麼？羣衆也不能自明啊。

「梁啓超怕要反革命哩！」「梁啓超想不至於反革命吧！」此種不能確定的斷言，叫做蓋然判斷。「梁啓超已死了，必不能再作反革命或革命的事。」此種斷言，在事實上有必定如此之理，在措詞上有確實堅決之力，叫做必然判斷。蓋然判斷或必然判斷，都是以判斷的程度分的。蓋然的判斷，總有不易決定的幾點，由各人自動的把他暫時擱置，懸而不論，待繼續努力後，再下斷論。此非有慎重的態度，緻密的考慮，虛懷若谷的心，是辦不到的。而且僅得了個蓋然性的結論，心中總覺尙有牽掛，不很痛快，遠不如必然判斷的直捷爽快，一了百了。蓋然判斷既如此，你想羣衆能辦得到麼？性急似烈火，心粗如野牛的羣衆，對於疑惑不安的心理現象，必求立刻解決。只要立刻得到解決，那麼不論甚麼方式，都可採用。真革命的也好，反革命的也好，發起性子來，就一概指爲叛孽。良民的財產也好，叛徒的財產也好，動起怒來，就一律沒收充公。舊制度舊文化中有價值的也好，沒價值的也好，發起牛脾氣來，統給他一個打倒。乃至對於目前煩惱生活，只要立刻得到痛快解決，就是自殺也願意。因此羣衆的眼裏，只有必然性的事物，沒有蓋然性的問題；羣衆的嘴裏，只有必然性的武斷，沒有蓋然性的平論。

總之，健全的直觀，確實的觀念，是使判斷精確的要素。言語審慎，性情鎮靜，是使判斷精確的規律。無論要素與規律，羣衆皆不易具備。訴諸理性，本諸直觀，不受其他勢力的暗示，又爲判斷的要件，而羣衆也沒有自由運思，不受

暗示的可能。故有時羣衆判斷事物的錯誤程度，遠在常人言思擬議之外。一二個有聲望的人，大號疾呼的說，「不孝的人，一定都要被雷打。」無量數盲從的羣衆，就異口同聲的應着，「對啦，不孝的人，一定都要被雷公爺爺打死的。」不錯，他們自然聽見過某個不孝的人被雷打死，但是這可是一件必然性的事麼？還是一件偶然性的事呢？許多不孝的人，是不是都被雷打呢？許多被雷打的東西，是不是都不孝呢？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爺爺，會專打不孝人，那些理由，會完全說得出麼？這些待考的問題，羣衆是不會有的；就是偶然有，也不去考的。少數有帝王思想的野心人，痛哭流涕的說，「中國有了皇帝，就太平了。」無量數盲從的羣衆，都點頭鼓掌的應着，「對啦，只要有了真命天子出來，天下就太平了。」皇帝是不是比總統好呢？皇帝獨裁的政治，是不是勝於民主共和的政治呢？要得到天下太平，應當具備甚麼條件？那些條件在皇帝脚尖蹂躪之下，容易具備呢？還是在總統領導之下，容易具備呢？這些待考的問題，自始就不會有；就是偶然有，罰誓也不去考慮。考慮本來不輕易談的，第一要找得出證據，第二要說得出理由。盲從的羣衆，既不肯虛心耐勞去找尋證據，說明理由，也不願負找尋證據說明理由的責任，判斷下得容易，自然流於謬誤了。

經過羣衆斷定的事物，錯就直錯到底，要他改正過來，真是千難萬難。倔強，負氣，好勝，自以爲是，是羣衆最顯著的特性。你如說他「錯」，他們偏要說「不錯」。你如說得越發起勁，他們就回護得越發厲害，「不錯，不錯，他們不錯，」還你一百二十個不錯。你如要他們拿出證據來，說出理由來，他們說不錯就是證據，不錯就是理由，此外沒有

甚麼鳥證據，鳥理由。你如眼光不明，還要說下去，哼，你的精皮膚，就逃不了他們的一陣毒打。羣衆的武斷，直會叫我們聽了氣破肚子。俗語說，「自古君子避醉漢，」我要贅上一句說，「聰明人避羣衆的武斷。」

二 羣衆的推理力

由一個或二個以上的既知判斷，以演繹出新判斷，叫做推理。論理學上的既知判斷，叫做前提。間接推理中，有大前提小前提兩個。新得的判斷，叫做結論。綜合前提與結論，表示推理之過程的，叫做推理式。

推理有歸納法演繹法二種，由各種事物中求出一般的原則，爲歸納的推理法；根據一般的原則，應用於各種事物，爲演繹的推理法。

受過相當教育，有了相當知識的人，又須處於安靜的地方，基於公平的心理，推理始能嚴密正確。羣衆逼處於緊張混亂的空氣中，各人又都帶得一些成見而至，知識又不夠解決其目前的難題，其推理能力，自然談不到嚴密正確四字。至於因果的推斷，與類比的論證，一樣的不能妥當。

(一) 羣衆歸納能力的幼稚 羣衆歸納的推理，最大的謬誤，是論證不健全，無法構成健全的前提。不健全的論證有好多種，聽人家傳說城北兵變，便信以爲真，且推斷城南城東城西也在那裏鬧出兵變，此種以耳代目，以偏概全的推理，乃是由於證據出處的不可靠。自己懷着對於某一個官吏搜括錢財的怨恨，便斷言國民政府下的官吏都要錢；此種「想當然耳，」信口開河的推理，乃是由於所引證據的根於成見。在國軍編遣期間，偶然看見國內

一二處地方有招兵的舉動，便湊合起來，糊糊塗塗的下全稱肯定，說今日全國各地方都在那裏招兵。這是由於所根據的實例不多，未能免於偶然湊合之所致。在某種時間，羣衆更會鬧出不可思議的笑話，見過一二個中國共產黨員穿着赤色的襪子，便說凡穿着赤色襪子的，都是共產黨員。見三四個有短鬚的老黨員反對民衆運動，便說凡有短鬚的老黨員，總是反對民衆運動的。赤襪子與短鬚，都不是性質相同，可以代表某種意義的東西，赤襪子在共產黨員腳上，是共產黨員的用品，在國民黨員腳上，便是國民黨員的用品，赤襪子無所專屬，無所好惡；短鬚亦然，短鬚在甲黨員的嘴上，是甲的附屬品，在乙黨員的嘴上，是乙黨員的附屬品，短鬚自有本性，與民衆運動的反對與贊助，絕不相干。錯誤到如此可笑，是不明「結論所概括的東西，關於所論之點，性質必須相同，然後可以類推」的定律。羣衆更有很不中平公道的推理，不但叫人聽了笑脫牙齒，說不定還要氣破肚皮哩，自己是資本家的集團，硬斷言凡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都是共產黨，這是常常聽得到的。還有極不合情理的推理，叫人聽了只覺得他可憐，不覺得他可笑的，例如自己不明物理，聽着狗哭，便說家裏不久要死人，見着彗星，便爭說要起兵災。

以上一切謬誤，都起於論證的不健全。論證的所以不健全，或起於知識不夠，無意的誤蹈；或起於處心不公，有意的故犯；或起於時間不足，沒有細心推理的機會；或起於環境不良，沒有自由推理的可能。一切推理的條件不備，則推出結論的前提必誤，一着錯，滿盤輸，前提既誤，結論自然不合了。

(二)羣衆演繹能力的幼稚 歸納推理，是演繹推理的先導，演繹起頭的地方，就是歸納終局的地方，故演繹

結論是否正確，須看他所根據的原則，即須看原來的歸納推理，是否嚴密。若根據不嚴密的歸納結論，則必不能得正確的演繹結論。如前所述，羣衆歸納推理的能力，既極幼稚，那麼演繹推理，自然也隨着幼稚。

在一七八八年法國革命羣衆大暴動時，羣衆常捉了法院的法官看管起來，以爲可以藉法官的在場，使暴動有法律的根據。他們的用意，好像是說，「當法官面前做的事，都是合法的，我們暴動有法官監臨，所以我們的暴動是合法的。」這種幼稚的演繹，豈不可笑。又記得曾有共產分子，在泰安散發一種攻擊國民政府的傳單，被警察拘辦。那散發傳單的人便道，總理所定國民黨政綱第六條，及原有的中華民國約法第五條，皆明白規定人民在法律範圍內有言論著作等自由，我今天散發的傳單，是我的言論，我的著作，所以我有自由宣布之權。他這個論斷的小前提，不是真的，因爲傳單裏所講的話，是煽動人民攻擊政府的話，便是擾亂治安的一種運動。凡擾亂治安，是法律所不許的。這種傳單，既是法律範圍以外的東西，所以小前提的斷語，是虛假的，這都是因爲實質錯誤而鬧的笑話。

還有邏輯上的錯誤，羣衆也很易犯，易犯的錯誤，可分四種：

其一，是措詞不容易包括一切。例如頭腦不清楚的羣衆，容易說，「有些國民黨員不忠實，李某是一個國民黨員，所以李某是不忠實的人。」既明明說出有些國民黨員不忠實，就可見一定有些國民黨員是忠實的。大前提所包括的國民黨員，只是國民黨員的一部分，不是國民黨員的全體。羣衆對於李某，只知道他是一個國民黨員，怎

樣能夠決定他是在忠實黨員的範圍以外或以內呢？這是草率措詞，未及包括一切的錯誤。

其二、是說話的順序不容易合法。這也可以常在羣衆中聽得到的。羣衆常叫着，「凡宣傳打倒帝國主義的人，都是忠實黨員，王某不是宣傳打倒帝國主義的人，所以王某是不忠實的黨員。」宣傳打倒帝國主義的人，並不能把一切忠實的人都包盡，有些人雖然不宣傳打倒帝國主義，却也是忠實的人。忠實的人，可以盡其忠實的方面很多，並不是祇以宣傳打倒帝國主義爲忠實的範圍。王某雖然不在宣傳打倒帝國主義之人的範圍以內，却不能說他不在忠實之人的範圍以內。可見「凡宣傳打倒帝國主義的人，都是忠實黨員」和「王某不是宣傳打倒帝國主義的人」這兩個前提，對於王某的忠實不忠實，絕無確定關係。兩個前提的說話，和結論的說話，不是一脈相承，故推出的判斷，牛頭不對馬嘴。而且他的論證裏面，前後的名辭，形式不劃一，一時說「黨員」，一時又說「人」，所指不同，範圍各異，更無從得着正確的結論。像這種錯誤，羣衆最容易犯。

其三、是容易不顧正題，信口開河。此種錯誤的原因，或由於看不清問題的重要部分，或由於推理能力的薄弱。錯誤的形式很多，或離開正題，去攻擊對方的私德。如見不平等條約不能立即取消，便抨擊外交當局吃花酒，娶小婆的不是；飲酒娶妾，與不平等條約的不能取消，毫無關係，可是羣衆竟會把他牽在一起，扭做一團。或引證毫不相干的過去歷史，去坐實對方的罪。如所爭的問題，是「趙某是不是販土案中的人」，却說「趙某曾經吃過花酒，逛過審子，抽過大煙，所以販土案一定同他有關係。」挾妓飲酒吸煙，是品行上的事，和販土案毫無關係。像此種不依

據確實證據的隨便推測，牽強附會，是羣衆最易犯的。或拘執舊例，反對新制。如戊戌變法時，嚴禁女子裹小脚，廢除男子做八股，蚩蚩者氓，聲勢汹汹說：「裹小脚和做八股，是從古所有，向來如此的，怎麼可廢？」如此一味武斷，不明事理，不具理由，是羣衆的拿手好戲，也可說是羣衆的看家本領。或東拉西扯，支梧搪塞，如國民黨禁止黨員的小組織，羣衆便說：「區黨部區分部不是國民黨中的小組織麼？」又如羣衆不願輸財資助中央辦理編遣國軍，便說：「編遣會議，是騙錢會議。」或岔到枝節問題上去，同時將若干個枝節問題，併在一起混戰。例如討論「我國運動員在遠東運動會中慘敗的原因」一個問題時，討論者受了羣衆心理的影響，容易把下列的枝節問題，拉在一起爭辯：（甲）參加的人員，不注意衛生，不知珍重；（乙）由祖國到日本，一路之上，備受長途跋涉之苦，精神不免損耗；（丙）不知利用新聞政策，加意鼓勵與宣傳；（丁）助威的啦啦隊，人數不多，聲勢太小。而於平日缺少練習，訓練不得其法，種種根本問題，反不能集中精力去討論，叫人聽了簡直摸不着頭腦。像此種信口扯淡的遁辭，時時變更論點的游移之辭，是羣衆最易發生的傳染病。或誤解對方的議論，對方說：「學生不應看有害的小說，」羣衆便易誤解爲「學生不應看一切小說。」對方說：「羣衆在遇外國人要開鎗殺害中國人時，可以用正當的防衛手段，先開鎗打死那個外國人，」羣衆又易斷章取義，認爲可以隨時鎗殺外國人。此外如穿鑿附會，把對方人的議論，隨意顛倒，亦爲誤解對方議論的一種。所有或攻擊對方的私德，或引證不相干的過去歷史坐實人罪，或拘執舊例反對新制，或東拉西扯支梧搪塞，或同時併入許多枝節問題去混戰，或誤解對方議論，都是不顧正題，信口開河的各

種錯誤形式。

其四、證據不合，隨意專斷。此種錯誤的形式，也有多種。或不顧事實上的先決條件如何，憑空擅斷。如當舉國皇皇於金價飛漲銀價慘落一大問題時，有許多人以為增加國內貨物輸出，是救濟銀市的一個治本辦法。其實不然，金票騰昂，則輸出增加，原為極自然的因果；但有一先決條件，則其輸出貨物，必須是國外市場需要的貨物。其向來輸出的所以停滯，必須單純的由於海外賣價的不敷成本，或僅敷成本。如是，則一旦金票騰昂，即不啻賣價的增加，出口商有利可圖，輸出自可增加。我們如一考我國輸出貨物的狀況，多半是不具此先決條件的。我國輸出事業的所以萎靡不振，往往是質的問題，而不是價的問題，是因品質惡劣，不適用於用，而不是賣價的不足與人競爭。例如茶價之廉，已達極點，金票既趨騰昂，然終未聞此山積的存貨，能因而輸出。猶憶倫敦銀價跌至二十二三辨士時，國內樂觀論者，即預言輸出的可以旺暢，而銀價的跌落，終屬於我有利。我們如一檢一年來的輸出狀況，當可於事實上證明其預言的猶夢癡了。或循環論證，起初是先把張某抽大煙的一個傳說，當作真實的，其次即根據這個還沒有證明的前提，下了一個結論，再次又用這個結論，去證明起初當作真實無妄的那個前提。不見那可憐的民衆麼？受了共產黨的拐騙，上了共產黨的圈套，至死不悟。如問他為何入共產黨？就說因為共產黨是最好的黨。又問他為甚麼是最好的黨呢？就說共產黨既然成爲一個黨，當然是最好的。這種答語，只是轉輾相證，一些理由也沒有。如把他們這種話簡單的排列起來，就等於說，「共產黨因爲是最好的黨，所以是最好的黨。」或竟不用證明，直接武斷，如

說「張獻忠李自成是個大土匪，因為他們到處劫掠和盜匪一樣。」這雖有許多話，好像已經證明，其實一些實在的材料也沒有，如把那些粉飾語揭開，便等於說「張獻忠李自成是個大土匪，因為他是個大土匪。」

以上所述四種錯誤，便是邏輯上的錯誤。有此邏輯上的錯誤，更加上實質上的錯誤，便造成了羣衆演繹推理的錯誤。把錯誤說得好看些，就是幼稚。

(三)羣衆推斷因果能力的幼稚 凡事總有個因，又總有個果，無論由果推因，或由因推果，羣衆總不易正確。由果推因的不易正確，種類很多。第一，分明所推定的前因，沒有發生後果的確實力量，羣衆却莽莽撞撞，偏信自己所推定的很正確。如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成功，便說他的所以成功，是全憑一張嘴的力量。中山先生的嘴會說，當然也是成功的一個小原因，除此以外，如三民主義的力量，滿清政府的腐敗，革命黨員的奮鬥等等，都是他成功的前因中之最大部分。僅提一個嘴巴會說的極小原因，如何會成革命的大業，世界那裏會有這種便宜事？第二，分明所推定的前因，與所觀察的後果中間，有別的旁因攪入，羣衆却草草率率，一口斷定所推定的前因，是造成後果唯一無二的力量。如國民革命軍在打倒軍閥後，一切建設，不易進行，分明有惡化分子，腐化分子，軍閥餘孽，帝國主義者，種種勢力從中搗亂，羣衆却以為只是中央政府不努力一個單純原因，却不知道他所說不努力的前因，和所見建設無成績的後果之中間，分明另有種種搗亂，成爲幾個獨立的旁因，時時攪入。第三，分明所推定的前因，在行使作用的時候，有別的阻力攪入，以阻撓其作用，羣衆偏以為所推定的前因，確已發生後果。如張作霖被炸

於皇姑屯一案，當此案未發生前，革命軍正與張作霖慶兵，尙未全勝，及炸死於皇姑屯的消息一出，都異口同聲，認爲革命軍所爲，却不想革命軍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所致力的革命運動，早受張作霖實力的阻撓，當時並未發生效力，炸死張作霖實爲日本野心家田中內閣頑的把戲。第四，分明遺落了最近最大的前因，而祇認較遠較小的前因，是產生後果唯一的力量。如金漲銀落問題，分明與此次內戰中央軍與閻馮軍之戰很有密切的關係。沒有內戰，我敢斷言金價決不會漲得這麼高。試想，戰爭用的，大而至於槍砲，彈藥，飛機，唐克車，小而至於被服，鞍轡，藥料，綳帶，那一種不是舶來品，那一件不是用金匯買來的？除了幾萬或幾十萬傷亡的人命是真正國貨外，餘外都是洋貨。誰想得到殺人的戰場，竟是推銷洋貨的大商場？他們砰砰的幾百響大砲，要使全國老百姓每人少吃一碗飯；他們燦燦的放了一日機關槍，要使我们多典幾回衣飾。這並不是故作驚人之談，事實上因果關連，確是如此。戰爭用的洋貨，究竟多少，很難調查，約略估算，雙方戰事所用，大概總在五百萬磅以上，至一千萬磅光景。照近日匯價合算規銀，就是七八千萬，至一萬三四千萬兩。中國本是入超國，又加上這一大批進口貨，而且萬急火急，一兩日內就揭一二百萬磅，所以匯豐銀行先令掛牌，有一天連縮四次，這是歷來所少見的，金價焉得不高，銀價焉得不跌？內戰直接的破壞財產，是看得見的，間接的抽捐募債，加重人民身擔，也尙有人知道，惟獨影響金融，使我們的生活憑空加增無限困難，羣衆總未及注意。

由因推果的不易正確，亦爲羣衆所常有，其不正確的形式，亦有數種。卽第一、所觀察的前因，並沒有發生所推

定的後果之力量，羣衆常以爲確有。第二、所引過去的經驗，並不能證明所觀察的前因，必能發生所推定的後果而無例外，羣衆卻以爲必能，更以爲絕無例外。第三、所觀察的前因，在行使作用的時候，有被外力阻撓的趨勢，羣衆卻不知顧及。第四、所下的結論，並沒有用確實的證據證實，羣衆卻以爲千真萬確。

由因推果，與由果推因，共通的錯誤，亦很多。一是常把眼見先發生的事，誤認爲因，後發生的事，誤認爲果。如眼見極少數奸商把金子販運到國外，一旦忽驚心銀價慘落，於是不暇深究，一口斷定金子出國，是銀價慘落的前因，銀價慘落，是後果；而於世界存銀過多，中國匯兌無權，種種原始原因，及生活程度增高，全國經濟破產，種種重大後果，一概不見不問，祇見了這一個問題的中間一段，這可算得是民國十八十九年間我國羣衆一致的見解了。二是牽強附會，錯誤到底。如從前有好多美國學生說：「美國某城刑事案件，所以比其他城市格外的多，是因爲城中所住的中國人很多之故。」三是倒果爲因，把後果誤認爲前因。如國民黨因爲黨員的共信不堅，互信不深，遂至產生了許多小組織，把整個的黨，陷於四分五裂。分明黨員的共信不堅，互信不深，是因黨的破碎是果，羣衆卻以爲黨員的分化，是由於黨的不健全，誤認黨的不健全爲因，黨員的分化爲果。四是把後因誤認爲真因。如近來民衆憤於各地土匪的蜂起，不加思索，便說是國民黨統治全國以後的結果。其實土匪的橫行，確是從前軍閥當道的時候已有的事實，並不是國民黨統治全國以後始發生的。民衆流離失所，急不擇言，遂把國民黨統治全國以後的一個後因，誤認爲真因了。可憐羣衆，你們所疾首怒目認爲真因的，那知是在土匪蜂起的結果已經發現之後方始發生的呢？

(四)羣衆類比能力的幼稚 兩件以上不同的事，如已經知道其間有些性質相似，便推論其間的他種性質也必然相似，便是類比。譬如日本和德意志，雖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但是其間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如用類比法一推論，便可明瞭。這種推論法，時常是由已知的一個，推到未知的一個的。羣衆類比的能力，亦極幼稚，所以幼稚的原因，有多種。一是相比的東西，其所比之點，相類的常少，而不相類的常多。如眼見日本採用了君主立憲制後，國力日強，民智日進，以爲中國若實行這個政制，一定也有很好的成績。殊不知日本的國民性，與中國人不同，所憑藉的環境，所處的時代，中日兩國亦各各不同。各方面的情形既是大相逕庭，當然不能援以爲例。又如不顧時間性和空間性，貿貿然用唐虞三代的治績，來繩今日中國的政情，用歐美社會的情形，來比照中國社會的狀況，經過一度牽強冒率的比照以後，便歎息痛恨於現政府的沒用，乃是羣衆最易發生的「神經病」。二是類比所根據的事實，常不能真確。譬如中國共產黨徒，受了蘇俄共產黨的蠱惑，以爲蘇俄自革命後，產業發達，富力平均，社會經濟狀況，頓時改善，主張中國也應採用蘇俄式的革命。殊不知蘇俄自革命後，社會紛亂到不可收拾，工業不能維持現狀，生產日趨減少，據蘇俄最高生計會議主席索哥夫報告，最重要工業產率，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較戰前僅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棉花僅達平時產率百分之十，收歸公有的工廠四千多個，停辦的到有二千，搶麵包，燒工廠的風潮，時常發生；及列寧改變態度，採用新經濟政策後，社會始漸免紛亂。但社會安定的基礎，業已破碎，挽救依然甚難。我國生產落後，正所謂尙在前期資本主義階段，共產黨閉着眼睛，尙欲行使蘇俄補救未遑的階級鬭爭，打倒資

本主義，其愚真不可及。他們類比能力的幼稚，更不待言。三、說到三，真是可歎，不但是不正確，說不定還要自投羅網哩。粗心大意的羣衆，有的時候，自己所引的譬喻中間，隱含了不利於己的相似點，自己不覺得，一說出去，卻爲對方的人所利用，結果同啞子吃黃連一般，說不出苦來。譬如紗廠工人新組織一個消費合作社，大賣股票，因爲要想多消股票，便天花亂墜的說，消費合作社，同恆新紗廠一樣，將來一定與恆新紗廠同樣發達。於是出賣了許多股票。但是股票雖然賣出，束縛自己的羅網，卻跟着買進來了。那恆新紗廠的股票，所分的利息很重，這些消費合作社的股東，知道這個內容，便就紗廠工人最初所下的消費合作社與恆新紗廠無異的類比論證，作如下的推論：「消費合作社，既與恆新紗廠無異，那麼我們股東所分的利息，便應與恆新紗廠股東所分的利息相同。」那已經成立多年的恆新紗廠，他在營業上已有勢力，股東雖然多分一些利息，依然可以賺錢；新組織的消費合作社，設備費既多，銷路反不廣，那裏有許多利息可分呢？只因可憐的紗廠工人，類比的時候，不很小心，終於自投羅網，有話說不出，有苦吐不得。如要維持說話的信用，只好虧折幾個血汗得來的本錢了結。

第四節 羣衆理智結論

凡國際間或國家社會中來了強有力的壓迫，團體內部發生擾亂，以及物質界無端有變更，這都是羣衆思想的前提，即羣衆思想所由發生的背景。凡許多心同理同的分子，因爲批評現有的制度宗教等等，而發表反抗的言

論或行爲，這是消極的羣衆思想。如許多心同理同的分子，共同改變生活的習慣，或變通團體的基本組織法，爲着公共利益，一致進行，這是積極的羣衆思想。思想是隱微的反應，沒有發聲的言語，以各人本有的理智爲策源，而其結晶則仍朝宗於理智之源海，加入本有的理智中，而爲新增的理智。思想有理智指導，始不入於狂妄，理智得思想引伸，始不流於枯竭。羣衆本有的理智程度，既然不見得都高，而臨時的思想能力，又皆突然退步，所以本章論羣衆的理智，用心雖甚公恕，而下筆仍多貶辭。

羣衆理智程度的所以過差，其原因已分別散見本章各節，而其共通的根本原因，實在只有兩個：一個是環境的喧囂，一個是情感的跋扈。

先說明環境喧囂和羣衆理智退步的關係。凡人類思想的進行，有一定的歷程。最初對於不論甚麼問題，祇能看出個大概，或竟不覺，其後乃胡思亂想，遊移倘恍，無所宗執，最後鞭辟此疲乏散漫的思路，使之奮勇向前，抱定「有勿思，思之勿得勿措」的態度，然後思想的功能始顯。而羣衆思想的進行，往往只到遊移倘恍，無所宗執的一步。因爲無所宗執，索性把胡思亂想，一筆勾消，免卻許多麻煩。何以只到這一步而不能鞭辟入裏呢？這便是喧囂的環境，作了阻力。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是思想必要的條件，必有的階級。羣衆對於物理人情，都不清楚，談不到知止；對於物理人情，既沒有真知灼見，胸中便沒有定見定識，定力，行爲也沒有定向；既沒有定見定識，以及定向，便不免心猿意馬，胡思亂想，妻財子祿，時時動心；既不免心

猿意馬，胡思亂想，妻財子祿，時時動心，便把一顆心擾亂到不能安閒；心既不能安閒，時時在那裏記念着妻財子祿，或心猿意馬，無所宗執，那裏還能在一個問題上，專心致志的加以思慮呢？內心的不能定，不能靜，不能安，既已如此，而所處的環境，又是人聲鼎沸，空氣緊張，意見紛歧，就是一等大知識人，到此也頭腦昏亂，百脈憤張，又那裏會保持思考的本領？所以英人華拉士 Wallis 說，「美國議會舊式的討論，及新式的處事方法，其大部分的時間，都屬虛費。因為基礎不良，所以理智的效果，亦為虛偽。如西部南部的議員，來自田間，及到首都，一望國會的議場，就急忙忙的跑進公事室，口授書記作報告，至於所議何事，多沒有了解，忙碌雖不讓人，效果終於不佳。」又說，「英國議員就其座位後，便有各種慣例與因習，使他不得凝神靜思。有某政治家及某哲學家曾經向我新當選的一個朋友說，從今以後，君已入於不得動作不得休息的環境中去了。」比治荷特是巴爾馬士頓 Palmerston 內閣的閣員，他在一八六七年給友人一封書，書中也說，「內閣如一個無秩序的集會，發言者多而諦聽者少。」一八九九年羅士比 Rosebery 回憶他四年前做總理時的經驗，也說，「內閣會議，各部員以極少的時間，絕無標準，臨時集合，以討論倉卒的問題。」受了羣衆心理影響的議員們，閣員們，我們思想低下的現象，以及所以低下的原因，都被倭拉士 比治荷特羅士比里在寥寥數語中，說得很明白了。形之於言動的思想，既有如此的現象，遂使人對於羣衆本有的理智，有一落千丈之觀。

再說明情感跋扈和羣衆理智退步的關係 羣衆最易集合其情感，最不易集合其智慧，讀過本編第一章羣

衆情感之特質的，總能明瞭。所以不論何種目的的羣衆運動，當其突發之初，雖有言之成理的口號，用自由平等那些好聽的名詞作其標幟，藉以號召天下，可是一到天下之人都響應，則向所鼓吹的理由，宣佈的主張，無形中拋向腦後了。那時只是一股熱烈之氣，在那裏驅使一切而脆弱的理性，已爲情感的激動所利用，時常杜撰出一種似是而非的理由，以爲其情慾衝動的護符。大學所謂「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忿懣好惡憂患恐懼，羣衆心理中常有其一種，乃至一種以上，所以羣衆的思想，常有所偏，而鑑別人情物理的智慧，常有所昧。思想既偏，智慧既昧，於是「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既不能察出親愛之人的壞處，又不能知道嫌惡之人的好處，見了這一面，就不見了那一面，無怪羣衆所認爲好人的，就以爲天神也不過如此，認爲惡人的，直以爲惡到狗彘不食，分別認識的能力，一些也沒有。而且處事接物時，知彼知己的要件，亦衰落到一些也沒有。己身的固有才能，與本羣的實力，既不自知，己身以外各方的情勢，更不能知。能自知的羣衆實在不多見；然而羣衆中各個人卻以爲自己沒有不知道的事。不知彼而致失敗，或猶有深悔無知人之明的人；不知己而致失敗，就沒有人不以爲是時運的不佳。妄自信的羣衆，常占百分之九十餘，能自省的羣衆，實不到百分之一二。一朝得志，都以爲是自己的所長，一朝不得志，便推諉於他人的所短，不說某人誤我，便說某人僥倖，覺得自己百是而無一錯的觀念，非常頑強，所以能自知的羣衆，終是極少。對方的情勢如何？環境的狀況如何？所求事物或成或敗的原因何在？羣衆又不知鑑定，且不能鑑定，更以爲這個小問題，不必鑑定。即使有一部分人要想

鑑定，可是四顧他人，皆表示着已經鑑定了的神氣，無端便受了暗示，以爲照他們行去，一定不會錯到那裏。於是初則隨波逐流，不多時又推波助瀾了。其實要想鑑定的一部分人，不是挖苦他們，實在也並沒有甚麼獨具隻眼的見解啊。所以能知彼的羣衆，更無從產生。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理智程度的退化，可見一斑。

羣衆理智被環境喧囂或情感跋扈的妨害情形，已分別說明。要是喧囂的環境，和跋扈的情感，同惡相濟，狼狽爲奸，那麼羣衆理智，更會墮落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對於事，竟會忽然推翻其平日信爲天經地義的事；對於人，竟會忽然殘殺其平日奉爲神聖的人。前者俾輅華納 *Biland Varnes* 所記法國革命的迴想錄中，說的很深刻；他說：「爲世詬病的決議案，向來不是我們所願意如此的，事前一二日，還沒有此意，可是一到議場，就沒有我們開口的餘地，剎那間的危機，逼得我們抹煞事理，隨人取決。」後者台恩 *Taine* 說的很沉痛，他說：「法國革命時，革命黨人殺戮無辜，同類相殘，簡直司空見慣，毫不爲異。丹頓本是左黨的首領，革命的元勳，左黨竟會在右黨面前高叫着：『丹頓可殺，丹頓可殺。』無因無由的，將他送往刑場。右黨又竟會在最熱烈的拍掌聲中，對於平日深惡痛絕的郭特爾拔 (*Collet d'Herbois*) 克松 (*Coushon*) 羅伯斯比爾 (*Robespierre*) 等，表示極端的同情，致使平原黨山嶽黨等所共厭棄的赤人政府，繼續在職。」此類事跡，可謂滑稽之極，幾令人索解不得。但是稍明白羣衆理智退步的原因，就不以爲奇了。

但是羣衆理智的退步，是在一個時期與經驗的段階中暫時表示的現象，若時期與經驗的段階進一級，則理

智也自然會進一步。法國大革命時的革命羣衆，因為迭經挫折，屢受事實的教訓，他們的理智，就有很顯明的邁進。克魯泡特金在法國大革命史中一再的說：「民衆和接近民衆的革命者，如馬拉等，完全明瞭革命環境的危險，對於客觀的形勢，永久有一種很正確的直覺。雖然他們不能精密的說出來，不能用學者的言辭擁護他們的先見，但是他們很快的抓住許多線索，猜中了推勒里宮庭裏所醞釀的陰謀，非常明瞭國王和王后勾結了德人，催促德國軍隊攻巴黎的革命黨，實行賣國的動作。他們的揣測，比政客的預料，高明得多。」又說：「當時大衆在巴黎和在各省逐漸發生一種思想，要對推勒里王宮施以嚴重打擊，他們認為假使路易十六留在王位之上，舊制度對法國永遠是一個威脅。」這是克氏記載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羣衆的理智程度，及路易十六死於斷頭台上以後，克氏又寫着說：「有些人確信要毀滅封建制度，僅在法律中登記着，是不够的，把共和國的國徽，印在公共建築之上，把共和國的名字，印在公文之上，只是創造新制度的一個原始條件。他們想從革命教訓中，發現在精神上物質上提高民衆生活的真正方法。凡如此了解革命的人，背後常有大羣的貧民，極力贊助。此種貧民，即爲受了革命的訓練，能够思想的貧民。」

第三章 羣衆意志真象

好多人說，吾人精神使用的原素，祇有感覺與感情兩種，此外別無可以做第三種原素的意志。因此，就有許多人說羣衆是情感衝動的動物，絲毫沒有意志的行爲。這種觀察，是否正確，在本章第一節中，編成專案，把他解決。

在觀念中有所需要，或在情感中有所愛憎，以需要爲動作的理由，或以愛憎爲動作的彈力，都能就預想的結果中，使行爲有所傾向的，叫做動機 (motif)。意志作用，以動機爲基礎，動機實爲意志作用各階段中第一階段。在此第一階段中，衝動和潛意識的勢力頗大，他們老站在黑暗地，竊據了作戰指揮官高喝「衝鋒」「向右轉」等口令的地位，所以在本章第二節中，分別給他寫照。

就相持不下的數個動機，與游移而未確定的傾向中，決定一個目的，選擇一種動作，在一個時期中，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的，叫執意 (volition)。執意是安定計畫，貫徹主張，使意志漸趨於實現的中心勢力，在全部意志作用中，實居於第二階段。他具有作戰指揮官運用戰略的材能，及督率隊伍，認清了目標，努力前進，鏗而不捨的威力。構成執意的要素，則爲注意、願望、信仰，所以在本章第三節中，分別給他寫出真相。

經由審慮選擇決斷等作用，規定了目的，計劃，手段，從而發之於行爲，以完成意志作用的，叫力行。意志作用，到

了力行一階段，便已到了最終點。動作的力量，以及習慣本能和動作的關係，乃至倫理學上所謂行爲的價值，都已到了程功考績的時期了。所以在本章第四節中，細細把他考究一番，同時作爲意志作用的結論。

第一節 羣衆動作中有沒有意志作用

一 意志是甚麼

意志是甚麼呢？好多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當吾人有所知覺，或有所記憶時，而心懷不安，常欲於心中引起一種變化，以驅除此種不安之情；基於此種希望驅除不安的動機，以引起變化的結果，使不安之情易而爲滿足之感，發強剛毅，求仁得仁；當其活動時，具有目的觀念，與達此目的之手段觀念，并伴隨着努力的意識，此時能動的要素，最居優勢；如此的精神作用，便叫意志。意志作用，並不是精神作用的原素，乃是精神作用的複合作用，除感覺情感等的複合外，未嘗含有特異的原素，即並不是一種特殊的能力。

二 意志作用的類別與發達

意志作用中，究竟包含些甚麼作用？所包含的在羣衆的活動時，是不是都有，或者有而不完全？應該先把他提到科學室來剖解，把剖解的成績，製成標本，纔能叫人家知道羣衆的意志是如此如此。

若從動機的形式上剖解意志，便見得意志作用可分三類：（一）意識中祇有一個動機，用以規定意志的，叫

衝動作用。(二)意識中同時有數個動機，其中最強的一個，不待奮鬥，已足以壓倒一切而規定意志的，叫有意作用。(三)數個動機並存於心，勢力相等，經過競爭後，卒有一個動機戰勝其他數個動機的，叫選擇作用。衝動作用的勢力最大，衝動一起，就沒有其他的動機能制止他，而能立即成爲意志，發爲運動，初未嘗有利害之見，故有爲外物所左右而不能自主之感。當其運動之際，雖彷彿自覺其動機的所在，在運動之後，雖粗知其結果的如何，但是在沒有運動的前一刹那，動機和結果，都不能預知。有意作用與選擇作用便不然，因數個動機爭欲規定意志以表現於運動，其決定比較複雜，故自我的表現力極強，不易受外物的束縛；尤其是在選擇作用當權時，能徐徐地回憶起舊經驗，以預測運動的結果，而定取捨。

有意作用與選擇作用，是天生的天才麼？不，不完全由人力修鍊而成。當精神作用未甚發達之時，經驗隨得隨失，不能藉記憶之力，以指揮其行動，所以對於當時的刺激，僅以一個動機去反應，沒有數個動機的競爭。到後來精神作用逐漸發達，能保留並且利用過去的經驗，以指揮行動，對於當時的刺激，便有數個動機同時並現，以相牽掣。於是「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極簡單的衝動作用，一變而爲較複雜的有意作用，再變而爲極複雜的選擇作用。

三 羣衆運動中饒有意志作用

够了，意志作用的意義，類別，進程，既然如此，也很够解決羣衆有沒有意志那個重要問題了。不安的知覺或記

憶，個人有，羣衆也有；希望驅除不安的動機，個人有，羣衆更有；由希望變化而得一種結果，使不安之情，易而爲滿足之感，個人能達到，羣衆亦可以達到；其間僅有一些差別：羣衆所達到的滿足，不如個人所達到的真切，有時且不免自欺自誤，沈溺於錯誤的蓋然的虛假的現象之中，而自以爲結果圓滿。

自然，第一類的意志作用名叫衝動的，在羣衆活動時，老是劍拔弩張，斬關奪塞，跋扈到不堪，跳上第一把交椅，而不以爲僭。衝動到極點，足使心君蒙塵，四肢放恣，塊然一身，簡直同行尸走肉一般，不但不能預知其運動的結果，并不能自覺其運動的動機，而流入「反射運動」，當局者既然不知所云，旁觀者越發莫明其妙；即使天牖其衷，偶然看出利害得失，然而終於被一種強迫觀念（compulsory idea）所左右。動機一發，欲罷不能，選擇和禁止的自由權，可算得被奪殆盡，比精神不甚發達者，祇以一個動機去反應外界刺激，還要不如些呢。但是意志作用進程的定律，個人並沒有專利之權，羣衆也可以使用，而且有使用之可能性，乾脆說一句，羣衆在進化史上，也自有其進化的地位的。參加運動的次數既多，至少亦必有幾方面能够得着成敗利害的經驗，此種經驗，就足爲羣衆改進運動的教訓。意志作用的發達，必與知識作用的發達相並行，經驗既積，教訓既多，選擇的能力便饒有發展的餘地。一旦有粗莽的動機崛起，自能與以裁制，使不得爆發。此種選擇工夫，自然不甚高明，去取之間，豈能無誤；但是既能裁制，既知選擇，即不能否認意志作用已茁發了精進的萌芽，即不能說羣衆絕對沒有意志，或說羣衆永遠沒有意志。更從情感方面論，情感作用，皆有形諸外部以成運動的傾向，此種傾向，實在就是意志作用的基礎。故意志作用

與情感作用有密切關係。若羣衆運動的教訓，時時增加，自能引起選擇的情感，以抑制衝動的情感，以選擇的情感，抑制衝動的情感，此種能力，本不須外求，轉念即得，惟爲衝動的情感所蔽，則有時而昏，而其本體之明，終於不滅，故饒有光復的可能。如此，更不能說羣衆祇有原始的意志作用（即衝動作用）而無進步的意志作用（即選擇作用）。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雖然不尊，不尊不信，」待我舉個實例作徵，索性給久被政府諸公蔑視的羣衆運動，上一個勸進表，和前清皇太后萬壽節恭上尊號一般，尊他一尊，信不信由人。讀者請了！五四運動，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羣衆雖然到處鬧着罷學罷市，但是對於事實的認識，既無何等錯誤，對於自身力量的觀察，也沒有甚麼離題太遠之處，一切要求，更不算過分，所用的方法，就是頭腦清楚的旁觀者看去，也不能不認爲妥當。這種成績，豈是得之偶然，其間精心考慮審慎選擇的工夫，豈能一筆抹煞。賣國賊曹陸章一去，商人便次第開市，賣國賊一日不去，便一日不開市；而在罷市期間，又並沒有甚麼暴烈的舉動。此種發強剛毅的工夫，殺敵致果的膚功，若不是極品的意志在那裏當前敵總指揮，如何做得到呢！他們發起反抗賣國賊的運動，雖然稍遲，沒有未雨綢繆，預早防制的先見，但是比當時一般官僚，還在那裏不管國家存亡，國民死活，要拚命借重人家的軍閥財閥來擴張自己的勢力，相形之下，也就算得有先見的了。況且在二十一條提過來的時節，他們就早已有過反抗的舉動，怎麼可彎着舌頭說羣衆全沒有先見呢！凡此事實，還不够上羣衆有智有情有意的尊號麼？如果還是不信羣衆運動有相當價值，偏要用高壓之

力生生的壓服羣衆，那祇得由他自掘墳墓吧！

第二節 羣衆意志作用第一階段中動機的真相

固然，引起羣衆動作之動機的，並不限於慾望、衝動和潛意識，一定還有其他要素。但是引起羣衆動作的動機，以慾望的驅使、衝動的鼓動和潛意識的活躍，爲引起動機的最大勢力，乃是極普遍極通常的事實。敘述普遍通常的原理原則，略去較細小的原素原因，原是本書一貫的體裁。

衝動可說是隨時發生的動機，潛意識可說是久已埋伏的動機，慾望則介乎二者之間，較隨時發生的衝動，則自有其相當的隱伏時間，惟常不若潛意識的經久。衝動的動機，有立刻發爲行爲的勢力，他和行爲非常密接；潛意識的動機，沒有直接發爲行爲的可能，他和行爲有相當的距離；慾望的動機，雖然沒有立刻發爲行爲的勢力，但他與行爲的距離不若潛意識那麼遠大。

一 海一般的羣衆之慾望

慾望是甚麼？他和意志及動機有甚麼關係？羣衆的慾望如何？是本文所要講明的。

(一) 慾望的定義 一種動作的狀態，是爲一定的結果而動，在未達到結果以前，除非爲別種衝動所中斷，必繼續進行，至達到結果而後已。目的既已達到，便入於比較靜止的狀態。動作完成時的結果，使是動作繼續進行的

目的，此種目的，即爲規定動機的趨向與範圍之所在。像這種當動作繼續進行之際，可稱爲對於動作的目的，正有所「慾望」(desire)。此種慾望，可稱爲動作的一種動機。

慾望的構成，一部分是慾望的本質，一部分是對於我們需要甚麼的一種信仰。那原始慾望的本質，卻是無從認識的。此無從認識的質素，似乎是推進的，不是引進的，是從本體發出的衝動，不是理想的誘引。惟其如此，故爲自發的動機，不是外鑠的動機。此種原始的慾望，人類和其他動物，可謂相同。至於需要甚麼的一種信仰，惟人類始有。不快(discomfort)的感覺，是人和其他動物都有的，若由不快的感覺，喚起有意識的動作，以生出確定或不甚確定的變化，使此種感覺停止，另生一種愉快(pleasure)的感覺，并有使此種愉快感覺得以延長的動作，此則人和其他動物大有分別。其他動物的動作，雖然有繼續性，但是始終爲不快的感覺所衝動而已，其所得愉快的結果，亦只是偶然得之於無意。人類則不然，他會想到動作的前因後果，到了甚麼地步，可得甚麼結果，即使不能必得，亦總希望能得，此種胸有成竹的態度，便是人和動物的慾望所由分，亦即爲人和動物一切動作的動機所由分。

(二)慾望和意志的關係 慾望既然是爲着一定的結果而動的一種動機，當其動作進行之際，當然伴有目的觀念。如何可以達到目的，最要的方法，是篤守一種動作，繼續進行，故達到目的的手段，慾望中亦常存在。繼續進行，不達到目的不止，其中一股活潑之氣，堅持不捨之力，顯然的現於四體，發於動作。當一種慾望正在進行之際，如果有別種慾望，中途發生，或開始就有兩種以上的慾望，同時並起，在事實上卻沒有同時得到滿足的可能，則選擇

作用，自會隨之而起。大抵最感覺需要的一種慾望，最能得到進行的優先權，需要較次一等的，擱在後面，或竟存而不論，甚且與以有力的制裁，其結果則貶落到意識的冷宮，成爲潛意識。「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是食慾的選擇。「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是人生觀的選擇。普通人自然對於人生觀的選擇，沒有如選擇食慾的容易，或選擇的結果，竟甚錯誤，但這是知識問題，不是選擇作用的有無問題；選擇作用，是明明存在的，不過程度不佳而已。

不管是英雄的征服慾，學者的智識慾，小孩子的遊戲慾，青年男女的性慾，詩人的感情激昂，都不外生命表現之內的慾望。既企圖生命的表現，就顧不得甚麼利害關係，與夫道德的制裁，法律的桎梏，過去因襲的束縛，以及一切他種外力的阻撓了。因此，慾望便成爲一種人物乃至一個世界成功和毀壞的原素，人物愈偉大，慾望亦愈奢豪，「斗筭之器」的小人，所求不過飲食男女，固然是「何足算也」，用不着注意；而偉大人物的慾火，因爲太強烈了，不肯受孔門中庸二字的拘束。如果缺乏了理智的選擇，則可以毀壞一切，世界上法律道德以及一切物質文明，都當不起慾火的一焚。歐洲大戰，損失財產多至二千四百九十萬萬金圓，人口死傷多至六千萬以上，莊嚴燦爛的建築物，變爲瓦礫場的，更不知多少。帝國主義者的占有慾，充其極，足以毀壞世界到這般田地，卻不能不令人提心吊膽，如果選擇得當，創造慾能壓倒占有慾，那麼不論在甚麼方面，總可以時時發見新大陸，天然領域中的聲光化電，都得爲利用厚生之資。大凡科學家和探險家，都是以好奇心和創造慾爲發出點，不論何種試驗，何種目的，是爲人

是爲已，說到猛進衝鋒的精神，勇氣總是一致的。歐美民族早已充滿了這種精神勇氣，所以事事能作時代先驅，始有空前的發明，偉大的事業。慾望能創造世界，能毀滅世界，他的勢力如此，所以他在意志之中，占着很高的位置，他在一切動作之前，成爲有力的先鋒。慾望中既含有目的觀念，達到目的的手段觀念，並有繼續的努力，選擇的作用，則其和意志該發生如何的關係，若把前文所謂意志和意志的起源，仔細檢查一下，也就可以明白了。

(三)羣衆茫無涯際的慾望 慾望的大小強弱，常由其所希望的事物上所示可能性的程度如何而定，事物所示的可能性愈強大，則慾望亦愈強大，事物所示的可能性愈弱小，則慾望亦愈弱小，此爲通例；此通例遇着羣衆，便會失真，所謂失真，即是事物所示的可能性，明明弱小，然在羣衆看去，卻很強大，羣衆一寸心田，常被樂觀的未來，或遊戲的現在所占而不覺有絲毫的阻礙；故但知進取，但知要求，而不知壓足，別成一種習慣，叫做偏向；此偏向，又極易達到最高度，成爲癖性。待既成爲癖性，則向前猛進，不可以理喻了。凡如斯狀態，總名爲慾情。慾情有時與激情容易相混，可是二者之性質，絕然不同。激情爲強烈的情感，祇暴發於一時，不如慾情之強固而有繼續的性質。以激烈的忿怒，與復讐之念，相比較，就可知二者的區別。羣衆激情多於慾情，大部分動作，看似有所欲，其實多半是有所激。既屬於激情，則當其發生時，雖然心意的全體，都被擾亂，知識的運用，都被阻撓，但是騷動只存於一時，不若慾情集其勢力於精神的根底，時時要求滿足。康德說得好，「激情好似洪水的橫溢於隄上，慾情好似源源不竭的暗流，時時嚙其隄根。激情好似中風症，慾情好似肺病，激情好似醉，慾情好似癡。」二者的不同，非常明顯。如此，羣衆激烈

的忿怒，暴動的行為，雖時常發生，而時過境遷，就歸停頓，或竟消滅。所以要打消羣衆的暴動，雖不可以理喻，卻可以靜待。至於有關於根本的慾情，羣衆和個人一樣，不易打消；有時即使壓制下去，亦只是暫時退隱，成爲潛意識，決不是根株斬絕。

比較頭腦冷靜，識解高明的羣衆，有時雖然可以看清事物所示可能性的程度，然當物事的可能性弱小，而自己的慾望則甚強大時，即又不免慾望與恐怖兩種設想，交戰於意識中，不能自決，疑惑的狀態，因之紛起。疑惑的特質，含有一種不得休息的痛苦，羣衆又必進而求其得一解決，只要能停止精神上不得休息的痛苦，則其所決的在何方面，可以不問，於是出於殺人或自殺之一途，以求精神達於安寧之域的，往往而有。故羣衆暴動時，殺人放火的行為，或赴湯蹈火的膽氣，大半出於慾望與恐怖交戰時的自己解慰作用。如果羣衆明白事物所示可能性的程度很爲弱小，而自己的慾望則甚強大時，不發生慾望與恐怖的交戰狀態，即又容易走到反對方向，形成自信力與慾望聯盟的局面。事實雖很明顯的告訴他，希望太奢了，不能如願以償，然自信力卻鼓勵他說：「有志者事竟成。」我們人多勢大，沒有不能成功之理。於是深不可測的慾望，填滿了自信力，而主觀的自信力，又邁進一步，即誤認爲客觀的事實所示之可能性。此種自信力，若一變而爲刺激力，意志即由此成立，不顧一切的暴動，即由此發端。如此說來，羣衆的慾望，無論其對於慾望對象所示的可能性是否認識，即使認識，又無論其出於恐怖與慾望的交戰，或自信力與慾望的聯盟，就大體而論，總足以形成羣衆茫無涯際的慾望，且由此發生縱慾的暴動。暴動雖然可以靜待

其自己銷沉，慾壑可不能希望他自己縮小。慾壑既然不能縮小，機會一到，依然會興風作浪，發生暴動的。

二 衝動大浪裏的羣衆動作

甚麼是衝動？爲甚麼叫衝動大浪？羣衆的衝動作用中有沒有選擇作用存在？羣衆衝動的結果如何？是應分別研究的。惟分別研究後，始能看出衝動和意志的關係。

(一) 甚麼是衝動 衝動是整個的動作受着抑制後一種動的傾向，純是對於外界的阻撓，以及身體的不能一致反應而言。凡在環境裏有困難不能解脫之時，習慣不能適應之時，情緒的表現於外，甚或使習慣破裂，發生無定向動作之時，便都是衝動發生之時。動作愈受抑制，衝動就愈加強烈，愈感到不方便，就愈覺到衝動的厲害。所以衝動是內強外弱的反應，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反應，是不成熟的反應；在動機方面說，是隨時由一切不如意的心境中發生的新鮮動機。

(二) 爲甚麼叫衝動大浪 人生失意事十常八九，方纔解脫一個枷鎖，重又套上一條繩束，方纔過了一個譏察嚴密的昭關，重又走上一條比上天還難的蜀道，所謂一帆風順，扶搖直上的境遇，只是送行文字中好聽的祝頌語，可憐現在的世界，那裏會有這種事實呢？所以人生實在是永遠在感覺不方便中過活的生活，永遠是內強外弱，力不從心的衝動生活，亦永遠是不成熟的生活，生活在如此方式中如此進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雖不是浪花淘盡英雄，也總算得上風浪險惡，前浪催後浪的生活吧！如此，人生一切動作，還不是在大浪裏滾麼？尤其是羣衆

運動，環境是十分困難，習慣又往往不適用，在在使其發生無定向的動作，在在使其情緒緊張到亂找出路，衝動的強烈，迥然異人，所以在衝動大浪中的動作，極其翻騰起伏的奇觀。如果有人利用他們那種欲出無路，欲罷不能的衝動，那真是「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而其勢力之大，真和「沛然莫之能禦」的洪水一般，結果足以「泛濫於國中」，使當局者有「其魚」之歎。

但是衝動並不是原動力，他的本身並沒有甚麼可驚的力量，其所表現於外的力量，是環境代他造成的。他同大水一般，你只要給他放到海裏去，他就不會泛濫在陸地上，作威作福。要是加以抵抗，加以阻障，那便不得了，本來向下的水，可以沒頂，可以過額，可以上山，當局者要不是腦筋中上了門門，如何會笨得同夏禹的父親大人一樣，只是到處亂築堤，把水圍在陸地上，釀成日後衝決的大禍呢？或謂「水無有不下」，是水的性，「朝宗於海」，是水的目的，衝動既如水，難道衝動亦有目的麼？我說，怎麼沒有？衝動是不成熟的反應，論到不成熟，意思中就有成熟，成熟不就是目的麼？誰能說衝動沒有目的呢？

(三)羣衆的衝動作用中有沒有選擇作用存在 飢思食，渴思飲，是人類以及一切動物自然的需要。如思食不得風，思飲不得飲，臟腑中便發生騷動，口鼻手足也發生尋覓食物的傾向。騷動就是形成衝動的要件，傾向就是指導衝動出路的潛力。騷動是由內而外，再由外而內，內外夾逼的不安狀態；傾向是使衝動具備目的觀念，及手段觀念的有力態度。既有不安狀態，又有目的觀念，及手段觀念，則選擇作用，自會隨之發生。當吾人思飲思食的衝動

同時並起，而事實上不能同時都得滿足時，則必選擇其間最感需要不容稍緩的一種，現於動作，行有餘力，再依次及於其餘的衝動，使他一一滿足，乃是生活的常態。所以衝動雖似為無意識無計畫的動作，然吾人因受經驗的指導，每能盡較善的努力，以求得較大的滿足。就是純受外界挑撥而突起的衝動，儘管像乾柴遇着烈火，有立即爆發之勢，但是心中終不免有多少顧慮。一味逕情直行，置禍福利害身家性命於絕對不顧的，到底不多。在更事較多的人，動心忍性的工夫，更為顯著。即如鄉下農夫，無端受着他人毒罵的刺激，頭頂上冒出火來，大有飽以老拳的衝動，可是儘管捲袖子，撩褲子，繞辮子，怒目裂眦，揭指蹬足，無所不用其極，而最後的一擊，終於不肯輕發，終因利害觀念，橫梗胸中，彼此都不敢上前拚個你死我活，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無非是選擇能力常超越於衝動勢力之上，非到萬不得已，決不願亂幹啊。總之，經驗與修養，是人人都有的，不能說羣衆一些沒有。經驗與修養較高的羣衆，在刺激來時，所有衝動，能暫停不發，能暫忍住「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故態。雖然不發，隨時都有發的可能，於是成爲未發而待發的衝動。這種衝動，叫做態度。我們常說「羣衆的態度如何」，此一言之中，已顯示羣衆衝動有選擇作用的存在了。

(四)羣衆衝動的結果 衝動的爆發，總是由於刺激。刺激力大，衝動的爆發便烈，刺激力小，衝動的爆發便弱，此一定律，支配了交生迭起的數種衝動。凡刺激力最大的問題，總是利用此一定律的支配力，去壓倒刺激力較小的問題，而刺激力較小的問題，亦總是接受此一定律的支配，讓刺激力最大的問題得占優先的解決權。至於得占

優先解決的問題，在客觀上是否爲最急需解決的一個？即使是，事實上有沒有儘先解決的可能？即使能的，解決以後所得的結果，是不是有客觀的價值？是不是對於各個人有利無害？即使有客觀的價值，對於各人有利而無害，是不是他的價值及利益真正超出於其他問題之上？凡此客觀的明辨，羣衆是無暇過問，并且無能爲力的。只是倒嚥着一口不如意的熱血，被驅迫於最強大的刺激，立即噴出血來，予以熱烈的反應而已。當此種衝動突起之時，氣勢十分蠻橫，一切刺激力較小的待發衝動，都韜光隱跡，退避三舍。但是常言說得好，「暴雨不終朝，」氣勢儘管兇猛，不消多時，或因衝動的動作，突遇阻力，或竟因衝動遇着誘力，或因衝動本身發生惰性，原來的氣勢，便不免頓挫消失或分散，可以無理由無條件的投降於潛伏的另一衝動之下，發爲別一種動作。此乘間崛起的動作，又因受着阻力，或誘力，或惰性，照例的而且加速的頓挫消失或分散，讓位於另一個勢力更較小待時而動的潛伏衝動，形成第三種動作。如此互相乘除，互相消長，致各種衝動，均以無結果而散。所以各種衝動，雖然在沒有發生彰明較著的動作之前，會具備何故需要動作的目的觀念，以及如何依次反應的選擇觀念；在彰明較著的動作已表現之際，會接受這一個支配大小刺激的定律；而結果如何，終於不能預料。羣衆的意志作用，不能維持到底的致命傷，就在此。而且當一種衝動性的動作獨占勝利時，常不顧一切，儘力爆發，雖然被他暫時降伏的衝動，有四面楚歌之勢，他可全不覺得，依舊在左衝右突跋前衝後的盲動狀態之下，不顧一切的亂幹。及幹到進退不得的地步，同羶羊觸藩一般，又會不顧一切的撒手而去。「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八個字，可以寫盡羣衆衝動性的動作。

羣衆衝動性的動作，遇着機會，又會變化百出。有時對於運動觀念，早已忘卻，只是漠然由單純的對象觀念，而引起運動，成爲一種觀念運動的動作 (ideo-motor action)。此種動作所由起，大抵有一個強有力的觀念，堅據於心，只是意識這個觀念，而并無繼此觀念以營動作的意識；甚或既有相當於這個觀念的運動，而自己仍不能意識其有運動。有時把僅有的對象觀念，一併忘卻，成爲機械的反射動作。在此種情形之下，無論叫喊鼓掌暴跳，自己的意識，總不清楚，人家喊「打倒爸爸」，也會不知不覺跟着喊出，人家狼奔豕突的亂竄，也會不知不覺跟着亂竄，究竟何所爲而喊，何所見而竄，哈哈，一些也不知。

三 潛意識勢力的活躍

甚麼是潛意識？潛意識在個人變爲羣衆時，勢力如何？本題皆有說明的責任。

(一) 甚麼是潛意識？潛意識 subconscious 是潛伏在意識作用之下未達意識閾的心意作用，或稱下意識。此種心意內容，雖於現在的意識狀態中，未及明認，而實對將來的意識狀態作一預備發展的要素。吾人日常行動，常受潛意識作用的影響。匆遑出門，忘卻攜帶必需之物，中途悵惘不快，若有所失，卻想不出爲着甚麼來，及細檢所攜，方始覺悟出門時有所遺忘，此種悵然若失而不自知其故的心意狀態，便是潛意識發生作用時的現象。夜來惡夢驚心駭目，晨起已經忘去了，但是鎮日價終覺得快快不樂，不甚爽快，到底爲甚麼呢？也無非是惡夢所歷的經驗，依然潛伏在意識閾下，阻人與會之故。此外如酒後胡鬧，病中囁語，都出自潛意識作用。所以酒醒病愈後，追問他

說的甚麼，做的甚麼，茫然不能作答。

在吾人做兒童的時期，潛意識就萌了一些芽。做兒童的，天真爛漫，獸性衝動，滿肚子貯了一些孩兒氣的慾望。這種慾望，大半與愛情或色慾有密切關係。及年齡漸大，受了倫理宗教教育的影響，以及法律制度的束縛，覺得那些孩兒氣的慾望，大半與世相衝突，於是不得不忍受辛苦，耐下性子，把原來不爲社會所容許的慾望壓制下去，以迎合環境。可是那些被壓制的慾望，並非根株撲滅，不過躲藏在意識舞臺後面罷了。他們依然盤踞於心意的深處，瞞過意識的覺察，偷偷摸摸的活動。入世愈深，被壓制的慾望愈多。凡被壓制在意識闕下的慾望，遇着性質相同的，就結爲伴侶，混成一氣，狡焉思啓，正如獄中囚徒，互相暗結，企圖乘機越獄一般。

狡焉思啓的潛意識，偷偷摸摸的活動着，何以不被意識察破呢？依福魯德（Sigmund Freud）說，意識和潛意識，處敵對地位，界限森嚴，好像一個在門裏，一個在門外。意識有一種壓力，那種壓力，好像一位關門令尹，站在「意識重地，閒人免進」的禁牌旁，時常防禦潛意識破關而入，擾害意境治安。在心理健全時，意識的壓力，常比潛意識的動力大，所以潛意識不敢越雷池一步，祇好在自已的境界活動。

（二）個人成爲羣衆時是潛意識最活躍之時。意識闕有變態時，叫做意識闕狹窄。如放心，暗示性亢進，及已達於刺激極度而尚不起感覺的感覺脫失 *anaesthesia* 都是。意識闕愈狹窄，則意識的能力愈小，潛意識的勢力便愈大。羣衆的意識闕最爲狹窄，所以羣衆的潛意識最爲活躍。當個人成爲羣衆時，總易暴露放心，感覺脫失，暗示

性亢進，種種病態。不論倫理宗教教育法律制度的束縛力如何，意識都置諸不聞不問，平日壓制慾望的職守，完全曠廢，平日所下的戒嚴令，完全失效。潛意識於是趁此機會，爲所欲爲，一切不爲社會所容許的慾望，久久封鎖在意識閘下的，或改頭換面，蒙着假面具實現，或逕明目張膽，赤裸裸的表現。所以羣衆的行爲，有時變爲暴徒，有時流爲瘋狂，常不爲道學先生及法律家所許。即便意識的壓力，沒有完全喪失，可是殘餘的壓力，異常薄弱，總不能阻制潛意識的竊發。潛意識闖到意識境界，遇着殘餘的意識，還在那裏站崗，便不免大起衝突，意識與潛意識到衝突時，神經就起了錯亂的現象，動作就往往鬧出笑話來了。若要舉例，歐洲大戰中，英法兵士，常患神經病，便是最好的例。上次歐戰中，英法兵士因患神經病而被遣歸的，非常之多，醫生以爲是受了礮彈炸裂的震撼，和炸藥中單養化炭的熏染所致，但是沒有離英國的兵士，也有發現同樣病症的，經過精密的研究，始知和潛意識作用有關。兵士在戰爭中，心境極不平安，一方面戰場上橫尸流血的慘象，使他們刻刻危懼，刻刻有逃命的念頭；他方面而責任心和愛國心，以及同伴相互間的堅持心合作心，又把逃命的念頭勉強壓制住，成了潛意識。戰情一天緊似一天，危懼心和責任心的衝突，便一天強似一天。到後來，各人潛意識的勢力，堆積到極高度，互相激盪，互相暗示，潛意識和意識的衝突，便猛然暴發，把神經弄得顛倒錯亂了，這是戰時神經病的原因。

如前所說，我們的心境，簡直是個戰場，一方面倫理，宗教，教育，法律，制度所範圍的意識，處於防守地位，時時堅固壁壘，以備不虞；他方面被壓到潛意識裏去的重心獸慾，又時時枕戈待旦，相機而動。平日雖有發洩的辦法，或在

睡夢中化裝爲夢，或在文字上發爲詩歌，或在閒居時肆意爲不善，都能把打在十八層地獄下的慾望，偷偷摸摸，發抒一二；但是意識的壁壘，究竟森嚴得厲害，終於不能暢所欲言。及個人集爲羣衆，那真是同病相憐，同聲相應，平日一些也不能發洩的童心獸慾，到此可以發洩了，平日不能發洩個暢快的童心獸慾，到此可以淋漓盡致和盤托出了，於是過激的動作，一發而不可收拾。在旁人看去，好像太過分了，一個芝麻大的問題，用不着那麼起勁，不知他們動作之中，實伴有許多過去的牢騷在內啊。過去未得發洩的牢騷，鬱爲胸中塊壘，即所謂潛意識。吾人成爲羣衆時，不但久貶落在冷宮的潛意識，要求重見天日，就是眼前的環境，也處處勾引固有的潛意識，洒一掬同情之淚。想過些平民生活，減輕些工作壓迫的人，偏有資本家橫肆搗亂，他們只一舉手，一投足，就把勞動家壓得喘不過氣來。想圖個世界和平的人，偏有那些帝國主義者天天預備着幹大規模殺人放火的勾當。且不要說遠了，就是想老老實實做個好人，但是說話做事，不知道多少要遷就他人的意思，伺候他人的顏色，眼中極看不下的人，也不能不恭維兩句，心中極不高興做的事，也不能不做兩宗。倘若你一切不顧，那麼你前後左右的障礙物，可就多了，不是說你違抗禮教，就說你干犯法律，或者說你反動。你想，人生苦悶到這步田地，豈不是時時觸動過去被壓迫的潛意識，造成裏應外合的形勢麼？潛意識處心積慮，久以發洩爲最渴望的蘄求，一旦得到外援，豈肯甘休。所以舊恨新愁，和淚帶血的倒噴而出了，即使用着九牛二虎之力，與以剋制，可是剋制的痛苦，時時衝上心頭；只要看吾人嚴守一種秘密，心中何等奇癢難禁，若告訴人一遍，就覺舒暢不少；再想要笑不笑，心中又何等難受，笑出以後，便如釋重負，非常快

意就知道潛力不得發洩的苦悶了。而且慾望勉強被壓制，每不是出於人願，爲甚麼一定要壓制？倫理宗教教育法律制度所以定要他壓制的緣故何在？羣衆豈能一一明白？不明白理由，而偏要勉強壓制，羣衆怎會願意？夫潛意識需要發洩的情形如此，羣衆的潛意識可以暢快發洩的情形又如彼，所以一到個人成爲羣衆時，潛意識就像得了大赦令一般，個個活躍出來，爭求活現於動作了。

潛意識是羣衆活動最原始的基本動機，不必如衝動的必待目前環境之抑制，始能發生，始能新成爲動作的動機，他早在吾人做兒童時代，就已經受了環境的抑制，逼成一種勢力，潛伏在心意中，時時刻刻有成爲動機的可能了。羣衆容易暴動，就是因爲潛意識的力求發洩。羣衆動作容易變移，乃是因爲潛意識不止一個，各個潛意識的交互發洩。羣衆動作大多混亂，乃是因爲每個潛意識的搶着發洩，一時並起。

我們天天想做些表現生命的事，卻事實上偏偏來壓抑我們，不讓我們盡量表現，然而我們想表現的熱望和努力，沒有一天減少，一得機會，就捲土重來，以求補償。佛洛伊德(Freud)所謂「心的損害」卒之心的損害，亦終得到稍稍補償的功效，尤其是羣衆運動時所得的補償爲最多。這正是人生最有價值和意義的地方，亦即是羣衆的意志作用最有價值和意義的地方。

第三節 羣衆意志作用第二階段中執意的真象

認定目的，安定計畫，使主張得以貫徹，意志趨於實現，此種心意的努力，叫做執意。執意的行動，和反射的本能行動之不伴以目的觀念的，及衝動的行動之雖有目的觀念而鮮經審慮選擇以出的，顯然有別，比照看來，則執意的意義更明。

吾人意志之表現於外的爲行爲，蘊於中的爲注意；而此行爲與注意的發生，皆有對於衝動求得美滿結果的希望。小兒或動物，但恃本能以滿足其衝動，年事少長之人，便對於可使衝動滿足的事物而生固定的信仰，即使事物不能如願以償，然在其心理上則存一必能如願以償之心，繼續進行，始終不渝。注意則心不旁鶩，目不旁瞬，集中精力，念茲在茲，實爲鞏固執意所必需的精神作用，亦實爲凝成意志所必具的重要原素。信仰是執意的防腐劑，是意志的元氣；假使信仰不能確立，則朝秦暮楚，隨波逐流，精神早已瓦解，人格早已分裂，還談得上執意麼？因此，注意、信仰，是鞭辟吾人心意趨向於一點，努力於完成一個對象的二要素。吾人要明白羣衆的執意怎樣，便須明白羣衆的注意、信仰、羣衆的注意、信仰究竟怎樣呢？聽我道來。

一 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的注意力

甚麼是注意？注意和意志有甚麼關係？注意的生理條件與羣衆的注意力，注意律與羣衆的注意，是本節應有的說明。說明後再作一結論，則羣衆的注意力如何，可以完全明白了。

(一) 甚麼是注意？注意和意志有甚麼關係？在一個時間內，意識出自有意的集注在一個對象之中，并伴有

努力的，叫做注意。

出於自動，且有固定持久之力的動作，不但是執意所由成立的要素，亦即是意志的表現。若動作完全出於被動，又沒有固定持久之力，雖不是完全沒有意志之人的行爲，至少也是意志薄弱之人的舉動。注意的條件，一是有意，二是集注，三是努力，此三者實在就是形成執意，完成意志的要素。

意識狀態，時或凝聚，時或散漫，世人常以心意的全力，凝聚於一事物，意識在整理狀態之時，認爲注意；如在散漫狀態之時，認爲無注意。先有了這個成見，再去觀察羣衆，只見羣衆的意識，往往暴露散漫的樣子，便一口斷定羣衆的心理活動中，說不上注意，這就錯了。凡人在無思無慮無聞無見之時，意識的狀態，儘管散漫，然注意仍舊存在。除掉熟睡及酒醉以外，實在沒有一刻沒有注意，不注意東，就注意西，不過注意的方面比較泛雜，注意一個焦點的時間比較縮短，注意的程度比較不甚深刻而已。就說下棋吧，拜奕秋爲着棋老夫子的頑皮學生，儘管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只能說他不注意奕，卻不能說他不注意射，注意在彼而不在此，甚爲明白。就是專心致志往西方取經的唐僧，偶然心猿意馬，神思不定，但在每一剎那間，亦必有所注意，每一個注意雖祇有一剎那，但是決不許一筆抹煞，說沒有注意甚麼，不過忽注意彼，忽注意此，沒有一定的方面罷了。如此，吾人不論爲個人時，或爲羣衆時，只要不在意識作用完全停頓的睡眠或酒醉時間，可說無時無注意，無人無注意。

(二) 注意之生理的條件與羣衆的注意 羣衆意識所以散漫的原因，由於生理勢力之有限制，與外界勢力

之無限制。吾人置身於大場廣衆之間，外界的事物，與內心的感觸，足以刺激神經系統的，不可勝數。此不可勝數的刺激中，不能一一盡入大腦半球，以喚起作用，不能喚起作用的，即不得入於注意範圍。注意時大腦的作用有二，一方面是積極的集注，他方面是消極的禁止。譬如吾人方注意視覺的刺激時，視覺中樞與視覺機關間，視神經的門路大開，其餘勢力波及於大腦的四方，四方的勢力 energy 緣此來會，以助其活動。但是大腦半球中所儲的勢力，本有定量，今既集注於視神經一隅，則他處的勢力必減，勢力既減，則活動的門路必塞。所以方聚精會神，熟察毫末的，問他不知道答，喚他不知道應，完全入於「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狀態之中。大腦的勢力既集注某處，清宮除道，以歡迎某刺激，某刺激既入，則其他刺激或入門見阻，或戶外見擯，不得與之俱入。可是那些不得與之俱入的刺激，決不甘休，決不退縮，時常徘徊戶庭間，乘機伺隙，希圖闖入。加以吾人的意識，性好流轉，不願停滯於一隅，其流轉殆如水性的就下，水勢的橫決，終不易強加阻遏。在離羣獨居的個人，尚可依據調節作用，以爲注意的準備，如閉目以辨味，屏息以辨聲之類，可以防制他種作用起而擾亂我所欲喚起的注意。若一入大羣之中，那麼散處於四周的刺激突增，所欲攻入腦府的刺激，正如四路起干戈的英雄，合縱連橫，西嚮攻秦，而性好流轉的意識，又在「咸陽宮」中內應，更無暇爲注意的準備，以調節感覺機關，於是「戍卒叫，函谷舉」，外界許多刺激，爭先入關，紛紛擾擾，意識遂陷於極度的散漫，而其注意力即不免流入極度的低弱。

因爲大腦中的儲的勢力本有定量，故注意的範圍與強度，成爲反比例。集注於某處的勢力愈多，則留守故處

的愈少，活動的門路因之愈狹而愈塞；反之，如集注者少，則留守者多，活動的門路，猶得賴以存在。是故注意之度愈強的，即其範圍愈狹；反之，其度愈弱的，即其範圍愈廣。故專一的注意強而狹，散漫的注意弱而廣，羣衆的注意範圍極廣，故羣衆的注意強度極弱。

注意之生理的條件，除呼吸變化一端以外，還有腦中血液變化的關係。周流腦中血液的變化，足以左右注意作用的強弱遲速。譬如動脈的血，不入於腦，注意作用便會中止，或僅有不潔的血灌輸腦際，注意作用亦會紊亂，強度銳減，速度銳退，無可倖免。因為每一個注意活動，必破壞大腦組織的若干部分，其愈速而強的，其所破壞的亦愈多，而恢復此破壞的部分，以供給後起之注意作用的，必賴血液的營養；營養愈足的，注意便愈強愈速，否則弱而鈍。這個生理的條件，羣衆又不易具備。羣衆這個怪東西，性子是躁暴的，心弦是緊張的，血運是加速的，百脈是僨張的，所以動脈之血，常周流在四肢，而不能集趨於腦部，已犯了注意作用緣以中止的病。就是偶然要想鞭辟散漫的注意力，去注意一件事，又因為注意的動員令，是在匆遽急忙中下的，血球倉猝應命，不及汰擇，不潔的血球，或疲勞的血球，都混入腦府，便又犯了注意作用緣以紊亂的病。無論前一種病，或後一種病，犯了總叫注意弱而鈍。

(三) 注意律與羣衆的注意 羣衆注意力的低弱，即按之注意活動的一般法則，亦無可倖免。注意活動的法則，一是關於刺激大小強弱的比例。刺激強大的，喚起注意愈易。設有強大刺激與弱小刺激同時並起，則必集中注意於強大者，而遺棄其弱小者，置螢火於電燈之下，雖有離婁之明，也易忽略，奏妙樂於市聲之中，雖有師曠之聰，也

不易辨，這是極普通的事實。羣衆在紛擾喧嘩的場所，唯有出以極激烈的聲色，始能凌駕一切，博取勝利。人人都知道激烈聲色的有用，故人人力求聲色的激烈，求者愈多，則後起的聲色愈加激烈；既習慣於激烈的聲色，則聲色之不激烈者，必無復引起羣衆注意的能力。聲色就是一種刺激，不強大的刺激，既不易喚起羣衆注意，故羣衆的注意強度，每况愈下。二是關於刺激的對比。刺激的強弱大小，或相等，或較遜，如能與同列刺激的外貌不同，使人心頭眼底有一種意外之感的，亦易引起注意。譬如在許多身長頭大的印度人中間，夾入一個日本矮子，在許多白色人間，跑進一個黑人，那麼沒有人不注意於日本矮子及黑人的。羣衆神馳四方，目迷五色，平淡普通的事物，從來沒有注意過，而天地間的事物，又多平淡無奇，故羣衆的注意力，也很平淡。三是關於刺激的變化。注意往往集於變化的刺激，如刺激遇板滯而少變化，即使偶一注意，不多時就遺棄了。入鮑魚之肆者，因為鮑魚雖臭，終是一樣的臭，所以久而不聞其臭。天地間事物，雖不是都像臭鮑魚，可是沒有甚麼特異的變化，卻同鮑魚一樣。儘管有甚麼新陳代謝，面目總是大同小異。天地和天地間的人，變戲法的本領，既不高妙，不能時刻變出光怪陸離動心奪目的事物，惹人注意，故羣衆的注意力，常在水平線以下。

再按之注意起伏律，亦見羣衆注意薄弱之不可免。注意的起伏律告訴我們，當我們注意一事物時，注意作用時起時伏，他的樣子好像山谷邱壑。聽同一鐘聲，覺得忽高忽低，看同一圓圈，覺得忽大忽小，如此印象強弱變化的現象，就是受了注意起伏律的支配。據實驗的結果，起伏的時間，大約三秒乃至三秒半。據萊曼 Lehmann 的研究，

以爲注意的起伏與呼吸的變化有關係，既製曲線以示注意起伏的時間，又據實驗製爲呼吸運動時間的曲線，二線相較，適相符合，因爲一呼一吸的時間，亦適爲三秒半。由此推知注意的強度減少於吸氣之時，增加於呼氣之時，在呼氣將終吸氣將始的中間，則達於極點。如把萊曼發見的定律，當作測量器，以測量羣衆的注意，則羣衆注意的起伏斷續，飄忽不定，自爲必至之現象。爲甚麼呢？因爲羣衆總不是保持平常生活狀態的人，或則百脈憤張，駭汗奔走，或則喘息方定，疲勞過甚，或則心思同井上吊桶一般，七上八下，沒有安定，其呼吸的短急促數可知。注意的起伏，既與呼吸的變化有關係，羣衆的呼吸既有如此變化，注意怎得不起伏無常呢？

(四) 結論羣衆的注意 積了以上種種原因，一方面遂使羣衆的意識散漫，注意鈍弱，他方面又使羣衆的注意十分偏頗，大都受外力的支配，由外力以引起。故自注意的對象說，有感覺的注意，與智的注意之不同，羣衆則偏於感覺的注意；此因智的注意，必以觀念記憶概念等爲對象，不如感覺的注意輕而易舉，只消以感覺的刺激爲對象。又自注意與對象的關係說，有直接的注意，與間接的注意之區別，羣衆則偏於直接的注意；此因間接的注意，須注意於自身本無興味的事物，必待與其他有直接興味的事物相聯結，而後始得蒙吾人注意，遠不及直接注意的直捷，只消注意於自身有興味的事物，無待與他事物相關聯。更自注意發生的方法說，有有意的注意，與無意的注意之不同，羣衆則偏於無意注意；此因有意的注意，必須觀念明確，目的預定，發爲自動的精神活動，過不如無意的注意，生於不知不識之間，只消爲被動的反應之容易。感覺的注意，無意的注意，其原因大抵存於外界，此兩種注意，

大抵爲外鑠的反應。直接的注意，其原因雖或存於吾人精神之中，或起於外界刺激之力，然仍以起於外界的刺激爲多。

(五)羣衆注意力薄弱的鐵證 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夜間，法國國民會議整夜的開會，當洛葉侯爵(Count de Noailles)和愛吉雍公爵(Duc d'Aiguillon)提議廢除封建權利及取消貴族的特權之時，南錫和沙脫爾兩個地方的主教提議廢止什一稅之時，頓使會場充滿了熱烈的空氣，光明的景象在那一夜的會議中，大家看見貴族和教士先後登壇爭論誰當先廢地主法庭，大家聽見貴族們主張免費和平等的法庭，大家又看見普通的地主和教會的地主放棄他們的畝獵權……於是大家充滿了歡欣，尤其備受第三階級的歡迎。可是在這歡欣的當兒，兩個貴族和兩個主教，膽敢在他們的演說中，插入了「封建的權利和什一稅的取消，須備價買贖，」這樣一個可怕的條文，而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因爲大家沒有注意到，就不幸造成了以後慘酷鬥爭的禍根，使封建的特權，直延遲了四年，到一七九三年的八月中，才能廢止。這是羣衆注意力薄弱的一個鐵證。其實當時不但注意力向來號稱薄弱的羣衆沒有注意到，連當時的歷史家也會受了羣衆心理的影響，措詞多不合事實的真象；有的說，「那一次的集會，是一個神聖的節日，講壇變成了祭壇，會堂變成了教堂。」有的說，「這是財產的巴多羅買之夜 Saint Barthélemy。」(即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法國慘殺新教徒的日子，此處係借喻財產的被毀滅之意。)至於國民會議在八月五日和十一日所通過的限制法令，第一條的其餘條文，完全都把他忽略了，誰也沒有

注意到，只有馬拉看得清楚，他曾很沉痛的寫道：『爲什麼這樣無限制的歡樂呢？爲什麼這麼愚蠢的高興呢？革命直到現在，不過是人民傷心的一夢啊！』

二 富有宗教性的羣衆之信仰

信仰的定義，構成特性，及羣衆信仰的構成特性等問題，是本文應有的闡述。

(一) 信仰是甚麼 信仰非印象之結果的一種表象，亦非概念之分析綜合及比較之結果的一種思維，乃過去全經驗之結果之意識一般的狀態，對於外來影響之自我反應的狀態。其中含有知與情的原素，實基於吾人經驗的全體，與吾人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所作成之宇宙觀及人生觀相調和。信仰與理智不同之處，就在信仰常常是出發於心理的，而理智則出發於數學的論理的；信仰是主觀的，而理智則爲客觀的；信仰不欲僅止於蓋然的，而必達到必然的，理智雖然亦欲達到必然的，而有時不能不退居於蓋然的；理智中可以容納懷疑，信仰就壓根兒容不得懷疑，有了懷疑，便沒有了信仰，他與懷疑恰站在勢不兩立的反對地位。信仰中雖然含有理智的原素，理智可不能干涉信仰的成立，逮至理智起來辨駁信仰不能成立時，信仰早已構成了。信仰的確立，每在理智的辨駁尙未決定之前。所以當理智發心着手與以辨駁時，信仰已『黃袍加身』，目空一切，在方寸靈臺中，占據了第一把交椅，理智只得退居輔相地位。就是說得好，假使理智是皇帝，則信仰至少是太上皇，表面上雖不臨朝聽政，骨子裏仍是要發號司令，使理智『北面而朝』的。要是到了理智審查得信仰正確無誤之時，則信仰已不成爲信仰，而成爲

一種理智了。在事功上論，往往有理智的判斷上以爲極不可能的事，而靠着信仰的力量，竟可以實現的。李廣之矢，可以貫石，及知爲石，就屢試不中，可知智識與信仰是兩事，而任何難事，信仰堅定的，往往可以通過。以近年德俄革命的成功說，亦皆是信仰堅定的結果。要是不然，一九一八年，少數德國社會黨，豈能推翻數百年愛戴的皇室？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豈能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成功？可知政治潮流，苟有信仰堅定之人，自有轉移之法。若認爲事事受環境的支配，事事須請理智當顧問，那惟有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成而已。

(二) 信仰如何構成 吾人信仰的構成，特有性格觀念，需要，利益，激情等內部的要素，及政治，教育，民族，習俗，社會，環境等外部要素。而內部的要素，又須恃外部的要素爲發動與擴張的媒介。內部要素與外部要素苟缺一，信仰便不能構成。先就內部的要素說，其一，性格是各民族信仰歧異的主因，世界所有大戰史與哲學史，乾脆的說，大都是人類性格衝突史。因爲性格不同，纔有甲民族的信仰與乙民族的信仰之衝突，一元的信仰與多元的信仰之各執，於是愈衝突，愈鬥爭的大戰史，與愈辯論愈距離的哲學史，就在宇宙間鬧得烏煙瘴氣了。信仰以彼此差別的比較而著，含有區別的意味；假使各人性格相同，信仰一致，那就只覺得人人心理生活的混同，說不上你信仰甚麼，我信仰甚麼，信仰二字，就根本不能成立了。其二，民族的觀念，確定民族多數的意見及信仰，爲民族公共的志向慾望之綜合。此種觀念，足以操縱人類的生死，歷史上人類爲觀念而死之志，常切於滿足物質的需要之心，即觀念的滿足，較勝於身體的需要。無論宗教的理論的藝術的政治的信仰，其獲有勢力，總在一種觀念經衆人承認而自

凝結之後。此種觀念一旦普及，力量就出，其始則各人歡迎鼓舞之情由之而發動，其後則制度文學藝術及種種生活方式由之而確立，即在最瑣細的事情中，亦被其滲透。執有最優越的勢力，不知其勢力優越的人，往往即為受其勢力重壓的人。其三，需要為吾人意見行為及一切社會進化的大原動力之一，其中以饑餓之力為最強。使吾人穴居的遠祖躋於文明之域，並使大多數人勞動以自給的，可說都是饑餓之力。荒野之中，驅蠻族使向羅馬，而變易歷史的，亦為饑餓之力。降至今日，他的作用，並未減少，有人說社會問題，就是胃的問題，並非無見。如此說來，信仰的最初動機，是不外乎食品的需要了。原始的人，習知自然界一切大力都能夠支配他們的饑餓問題，太陽能夠烤長食物，也能夠燒枯食物，雷雨能夠救活食物，也能夠漂淪食物，這個現象，原始人看在眼里，想在心裏，就和自然界的大力，發生關係，表示好感了。於是設法和自然界聯絡，希望更能得到援助，有時還要陳訴心願，供獻禮物，漸漸形成日後的宗教。所以信仰的最初動機，不過是人類個體中生理的驅使，和下等動物的向光性向熱性，沒有差別。我們翻開宗教史來一看，就知道沒有一個民族原始時期的信仰，不是託跡於宗教，沒有一個宗教不是脫胎於原始民族生理的需要。原始民族那種拜自然說神話的舉動，雖然是「餓鬼牽空磨」，毫無實益，卻也出於至誠，成於至信，絕沒有絲毫虛偽夾在其間啊。現代人的信仰，亦復如是。其四，利益具有使人認自信為有利者，必為真理的威權，他的力量，超出於理性之上，各人信仰的不同，皆視利益為準，凡認為有利於己的事物，無論其利能否得到，所需的代價如何，總是念念不忘，迷信不悟，所以在政治上，私益常為主要的原動力。打開政黨史一看，每見致富的社會黨，流為

保守派，保守派中的不平人，甚易變爲社會黨，常以爲奇怪，以爲滑稽，若繩以真理常隨私益變遷的定例，就會恍然明白了。所以性格，觀念，需要，利益四者，爲構成信仰的內部要素。

若論構成信仰的外部要素，則政治有激起並規範吾人好惡的力量；教育有養成並轉移吾人好惡的力量；民族習慣社會環境有固定並束縛吾人好惡的力量，這數種力量，雖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可是他總蹣跚於吾人心意中，潛滋暗長，形成天性，泱肌淪髓，并爲生命。若遇有和他臭味不投的另一民族習慣，社會環境，以及政治教育，他就與以頑強的抗拒。而且他對於性格觀念需要利益激情等信仰的內部要素，具有繼長增高的權力，站在發縱指示的地位，吾人一種信仰的蹶起，現於四體，發諸行動，其決心實基於此。所以民族習慣，社會環境，政治教育等，一方面爲陶鑄性格觀念需要利益激情的工具，而他方面又爲鼓動性格觀念需要利益激情的先驅。換句話說，外部要素，是使羣衆抱定一種信仰，同時拒絕他種信仰的要素；又是催促內部要素成熟，引起內部要素爆發的要素。

(二) 信仰有甚麼特性 信仰最大的特性有三：其一，求安性：詹姆士 James 說：「信仰是掃蕩一切理論的

研究的不安之心理的狀態。」巴斯卡爾 Pascal 說：「人類常偏於信，至於他的所以信，不是由於證據的明確，是因快樂而歡迎。」可知不論人類信仰的對象如何，而其動機總含有祛苦尋樂的臭味。一切宗教的成立，都推本於信仰。信仰分他力的信仰，和自力的信仰兩種。他力的信仰，可以基督教及佛教的淨土門爲代表，爲絕對的憑依，絕對的信賴，即所謂安心立命的意識狀態；自力的信仰，可以釋迦自悟的宗教，及禪宗的宗教爲代表，爲絕對的自由，

絕對的解脫，即所謂大悟正覺的意識狀態。但是兩者雖有自力他力的不同，而求究竟證信（ultimate conviction）卻是一致，而藉以鎮定吾人生活上的苦悶煩惱，求達愉快安適境界，卻是一致。鎮定生活上的苦惱煩悶，以導之於信仰一途的辦法，最爲便捷；故凡在知識不能達到的部分，皆可藉此省卻許多迷惑，許多麻煩。所以說，信仰有求安性。其二、自是性：信仰爲主觀的，理智爲客觀的，凡主觀的皆有不能聽命於客觀的之通性，故信仰不知有甚麼理性，亦不知有甚麼矛盾，尤不知有甚麼原理原則。信仰的對象如何，除信仰自身可以測量其價值外，沒有其他度量衡可以測其價值，論其當否。在科學上號爲萬能的理智，一遇信仰，常常失其權能。理智固未嘗自認敗北，然有時竟會低首下心，順受信仰的驅遣。甚且想出一種比較說得出的理由來，給信仰張目。若理智要動搖信仰，僅能在信仰爲時間所消耗之後，做『落井下石』的無聊舉動，時間如未到來，便休想動得信仰分毫。如果不自量力，與信仰開戰，結果必遭信仰蠻橫的抵抗。在個人如此，在羣衆則尤然。那種從其所好，行其所安，止其所欲止的孤獨倔強之性格，實是信仰本身最強的特性。所以說，信仰有自是性。其三、排他性：信仰固然排斥理智，信仰尤其排斥他種信仰。理智之敵，猶或可忍，而信仰之敵，則決不能容。因爲信仰在吾人心腔中，是富有獨占性的，在同一時間和空間，不能並存兩個以上絕對不同的信仰。無論何人，總認自己信仰的事物或方法確爲解決某種問題的唯一必要之工具。既確信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空間中的一些問題，一定只有某種事物或方法可以解決，則其心理上絕不信仰其他內容不同性質各異的事物或方法可以並用；即使勉強並用，心中總是時時感覺不安，最後的結果，依然是兩種以

上不同的信仰中之一種，排別一種而定於一尊。至於排斥信仰不同於己的異端，可更厲害了。法國平原黨的殘忍，比之山岳黨，沒有兩樣，他們第一次的宣言，就以排斥失敗黨員爲職志。他們對於九月虐殺事件，不但不任咎，而且以爲能，前文已經說過了。推其用心，充其舉動，不殺盡敵黨不止。而他們所認爲敵黨的，每不在於思想的不同，而在於信仰的各異。故凡政治宗教之爭，失敗者如希望制勝者給以寬免之典，直是夢想。這差不多是一切暴舉的通例，徵之史乘，歷歷不爽的。聖脫馬（Saint-Thomas）書中所云，「異端是一種罪惡，負此罪惡的，應以死亡擯之於世外。」這真是赤裸裸的表現其排他性了。所以說，信仰有排他性。

（四）流於迷信的羣衆之信仰 信仰既具求安性，自是性排他性，故每易於妄用，妄用的結果，就成迷信（*superstition Aberglauben*）。迷信的表現，就是誤鬧，就是蠻幹。迷信非他，是在可以憑依知識不必憑依信仰之時，而亦欲憑依信仰的心理狀態；此時知識雖然明示着可以効力，總是不睬，只憑信仰去支配。迷信與信仰，在客觀的批評者有時辨之甚晰，而在主觀者或爲成見所蔽，不易辨認。羣衆常爲成見所蔽，所以信仰每易流入於迷信。其信仰的構成特性，原和個人信仰的構成特性相同，惟其信仰之入於迷信，比個人爲易，故其信仰之暴發於動作，常較個人爲烈。

當羣衆信仰中的求安性發作時，任何事物，任何動作，都被他確認爲娛樂的材料。如法國大革命中，巴黎羣衆虐殺一千二百乃至一千五百所謂「國民仇敵」之後，沒有一人不深信其舉動的合於正義，羣向當局要求報酬。

就中最熱心者，且希望政府授與一等大勳章咧。在他們執行虐殺時，一種興高采烈的神氣，和殘酷無比的手段，直叫人看了發怔。其實他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只要可以得到心安，這就不限於殺人，就是自殺，羣衆亦常認爲樂事。基督教徒所崇奉的女聖培爾培徒 (Sainto-Perpetue)，本是一個生長貴族中的美女，只因秘密信仰了基督教，就不惜紆尊降貴，犧牲色相，自願把衣服脫得赤條條的，呈露她肥白光嫩的肉體於衆人之前，給猛獸吞噬，而不願在帝廟案前焚些許香火，人不堪其憂，而培爾培徒女氏不改其樂。又如當波斯的巴比教 Babyste 盛行時，波斯王以爲用極刑即可消滅這個新信仰了，然其結果則如郭畢諾 (Gobineau) 所說，「婦女和孩子們，體無完膚，身上每一個創口裏，都燃了火引，走向劊子手之前唱着，「我們從上帝那裏來，現在仍向上帝那裏去！」一人昏倒於地，就用刀鞭擊醒他，使他起立，起立後依然手舞足蹈，唱着「我們屬於上帝，我們仍然皈依上帝！」及上刑場，雖有人勸受刑的人背棄異教，就得免死，可沒有一人採納。某劊子手向兩個兒童的父親說，你如不改教，我就在你的胸上殺你的兩個孩子，那個做父親的，立刻睡下身子來，給劊子手作殺子之臺。他十四歲的大兒子，搶上一步說，我是長子，我應先死。當此之時，巴比教徒都出而爭死，并有一個信教徒，不待劊子手動手，就自懸於鐵布利至 (Tebriz) 城牆之上，叫道「師傅，你心上歡喜麼？」此外如俄國的司哥卜西 (Squpsy) 教徒，美國的摩爾門 (Mormons) 教徒，所受的虐待相同，不改其信仰相同，而反以身受虐待爲安樂亦相同。

當羣衆信仰中的自是性發作時，認本團體的所作所爲，都是對的，凡反對本團體所作所爲的，都是不對。團體

所承認的意見，常爲羣衆的真理。無論工人法官政客，沒有不主張其本團體的根本意見，是他們裁判事物判斷問題的標準的。事物的真偽，總看他是否合於團體的意見，然後斷定。各個羣衆團體，結成一閉關自守的部落，各具有大家承認而未嘗爭論與懷疑的意見，以爲其團體行動的標準，凡不贊成其意見的，決不能生存於其中。當他們顛倒於一種公共意見之中，總覺得四周的人物，皆屬同志，一切的事件，皆屬同調，同沈溺於賭博之徒視草木皆有指示賭博勝負之靈一般。因此，歷史上許多大事，皆從迷信自己的心理舞臺上，一幕幕的扮演了。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衝突，那一件不是由此發生的呢？你看，摩罕默德 (Mahomet)，不自量力，自信上帝命他建設一種新宗教，用以再新世界，世界因之變亂一一五年。法國提倡第一次紅十字軍的要人隱士彼得 (Pierre Lermite)，自信上帝命他奪基督墳墓於異教人之手，億兆人爲之死亡。德國提倡新教的路德 (Luther)，自信教皇是冒名頂替的無賴之徒，又確信淨地 (Purgatoire) 未嘗存在，於是大好歐洲，爲此類真理流血放火的，直到數百年。宗教法庭，妄信上帝要大焚異端，於是西班牙人死於積薪之上的，不知多少。沙勒九世及路易十四世，妄信世界創造者不容有新教徒，爲滅絕計，前者屠殺，後者戰爭，鬧得鬼哭神號。國約政府，妄信應斷多數人的頭，用保人類的幸福，結果激動戰爭，而一種獨裁制度，死三百萬人於歐洲戰場之上，積爲「京觀」。現代無產階級，自信社會主義可以再新世界，不惜如醉如狂，犧牲了生命，以求實現。凡具有自是性自信力的人，沒有不剛愎自用，蹂躪世界的。羣衆如爲此種人所引導，就同乾柴上着了烈火一般，頃刻間可以燎原。所以歐西哲學家常說，「平民政府有時在半瘋癲人之手。」這

種自是性自信力，如果引導得法，却也大有用處。他實在是民族活動的大興奮劑，不甘受異民族支配的大抗毒素，爲我總理中山先生所大聲疾呼，喚起我中華民族用力恢復的寶貴精神啊！

當羣衆信仰中的排他性發作時，雖爲充滿恩愛的父母子女夫妻，亦不能相容，互相詬訾，彼此分離的家庭慘劇，古今歷史上不少實例。最近我國國民黨員的愛子，因信仰共產主義而反對他們的爸爸，脫離他們的家庭，遠留蘇俄，自以爲是的，爲數頗多。夫羣衆好同惡異之性，至大至剛，極難變更，及其發爲行動，至猛至烈，不可逼視。歷史中宗教革命，政治革命，民族革命時，對於異教徒異政黨異民族的慘殺，每達於極點，並不是緣於事實的需要，而且不慘殺還可以給事實許多便利，無奈排他性同魔鬼一般的在心中肆威，凡不同於己的，覺皆有可殺之道，殺機一動，反對派就無可倖免了。羣衆處置敵黨的手段，固然如此毒辣，就是處置本黨中稍有異議的分子，也是一般的殘酷。爲保存其勢力，鞏固其壁壘計，絕不容本團體內發生異議，絕不許有其他意見攪入團體意見之中，只要聽了一個團員發表的意見，就可知全體團員的意見。故全羣的心理，皆爲奴從的心理，全羣的人格，皆爲奴從的人格，與原始種族構成的要素，幾乎相同。如非最進化的民族，決沒有個人性格加於羣衆性格之上的可能。團體的壁壘，既然如此的森嚴，自然對於團體以外的意見或人物，沒有容納的餘地了。個人的排他性，有時或出於理性的指示，並可以容納合理的態度；惟羣衆的排他性，出於情感的激動，不受理性的指示。吾前文固曾說，各種衝突，皆爲情感的衝突，思想的衝突可以調和，情感的衝突不受調和。即較爲明白的心理學者，亦總認社會所以不能與理性同進化，實受

與理性無關的情感激動之影響。今日導引民族者，最困難的事業，在調和各民族各種情感的激動。而古今大政治家的作用，也即在能調和各民族的情感激動，指示各民族的前途，使各民族走入合作互助的康莊大道，以消弭不幸的衝突，無理的侵略，決不在用理性消滅此種情感的激動。

(五)宗教性的羣衆之信仰 人類本是不能一日斷絕希望的源泉，缺乏安頓身心之材料的；如果斷絕了，缺乏了，生活必定感覺枯寂，意興必定流於蕭瑟，所以人類皆有宗教性的情感。此種情感，必有一極簡單的特徵。特徵是什麼？是人類的心地上，終要舉出一種東西去崇拜他，畏服他，擁戴他，做至尊無上，無所不能的神聖，並且到處傳佈，排斥異議，如有異議的，便視爲大逆不道。民衆既具這種情感，終必找一個可以寄託這種情感的對象，不必一定崇奉神明，膜拜帝天，但使一主義或一人物足以滿足他們需要的，則他們崇拜這種主義或人物，就同神明帝天一般。自古創教的教主，和獨標新主義的政治家，都明白羣衆有這種心理，所以極力感動羣衆，務使他對我有渴慕的情感，且使他承認所求的幸福即在崇拜與服從的中間，引得他不辭磨頂放踵去追求他所希望的幸福。到此地步，民心自然歸向於我，我亦可以躊躇滿志。我到躊躇滿志時，即使我所倡導的不合於理，羣衆亦必盲從，亦必維護，而且不辭取猛烈的手段，給我宣傳。

凡帶有宗教性的羣衆，帶有宗教性的事件，他總另有一個世界，決不能用科學的眼光去看他，決不能用理性的力量去征服他。凡有信仰的羣衆，對於他所信仰的事，總含有幾分獸氣，他自己已經是不知其然而然，旁人越加

莫名其妙，你如要把他信仰的對象，從理性上給他分析，指出他的不對，破除他的迷信，一定是徒勞無功。因為和他的立場不同，他立足在情感的世界，你立足在理性的世界，信仰是情感的產物，不是理性的產物，只有情感能征服情感，理性必不能征服情感，凡在情感範圍內引起的行動，理性實在沒有力量攻破。

信奉神明的民衆，固可以用種種方法使他信奉我們的『無神論』，但是這個無神論，一經羣衆信奉以後，如果看一看他們排斥異己和篤信『無神論』的狂熱，和從前信奉神明的態度，有甚麼分別呢？還不是殺出了一個玄關，又跌入一個迷魂陣，從新把『無神論』做一個新宗教麼？他們信仰的對象雖變，他們宗教的情感，終不因此消滅啊。大抵羣衆的胸中，空洞無主，急要得着一個祀奉皈依的對象，比其他需要更急。我們欲使羣衆崇拜我，擁護我，視我們爲萬家生佛，必須深明此種心理。

我們慎勿以爲羣衆此種信仰，無益而有害，須知世上頂天立地的大事業，都從這種熱烈的信仰中奔送出來。信仰是神聖，信仰在一個人爲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爲一個社會的元氣。法國心理學家呂邦在他所著的見及信仰一書中說，『信仰一旦普及，便成引力的中心，民族的生存，受其周圍的吸引，文化的各種元素，都受他烙印；所以文化皆被信仰的名稱，如佛陀文化，回回文化，基督文化，皆爲最正確的稱謂。而且羣衆承受一種信仰以後，便不啻賦予民族一種中心的思想，由此思想的集中，可以致民族的統一及健強。』

(二) 革命與羣衆宗教性的信仰之關係 羣衆的信仰，既富於宗教性，所以歷史上一切大革命的發生，總在

羣衆對於革命的信仰同神明一般而成爲革命教之後。這顯然是因爲人類總有一種惰性，即使對於現狀深感不滿，即使有極強烈的經濟之刺激，極英明的先覺之指導，而實在的革命，仍不能即起。如果欲使革命確實發現，那麼宗教性的發動力，是絕對必要的。所以呂邦斬釘截鐵的說，一切大革命，莫不有宗教的原素存乎其間；若沒有這種超乎理智的神秘發動力存在，大革命決不能實現。法國哲學家索勒耳 Sorci 給這種革命的精神發動力，取名叫『社會的神談』(social myth)。甚麼是社會的神談呢？乃是革命領袖所提示的觀念，和社會被壓迫階級的基本能慾，鎔合而或的東西。從對於現狀的無數批評，及對於將來的無數希望中，逐漸發生的一種新理想，新福音。凡被壓迫階級的一切希望，自最強以至最弱的，都包羅在內。並把無定的將來，描寫得活靈活現，把所宣布的政策，說得同一定可以兌現的銀行支票一般。他在社會中的發動力，除了食色二字之外，再沒比他更大的了，他可以使貪夫廉，懦夫立，也可以使廉夫貪，立夫懦。

歷史上的偉人，當其進行一種特別艱鉅而且危險的社會工作，必用特種方法，使羣衆感受得精神上的助力。纔成。必設法使得他們自覺是『替天行道』，『奉天承運』或其他類似的莫明其妙之語。社會神談的爲物，主要性是超乎理性，或次於理性，或二者兼具；而其力量，並非發生於他的自身，乃是由於對他發生的強度信仰而來。使徒說，『這個足以戰勝全世界』，歷史上偉大的革命，都是這句話的解釋。

宗教革命之際，異教徒常被排斥，一查政治大革命史，就見相類似的新信仰間，他的抗爭尤爲激烈。例如法國

山岳黨與其他共和黨，本爲同一革命黨，但是因爲信仰的形式不同，不免盡力攻擊。山岳黨新信徒的傳播教義，極爲有力，簡直把斷頭機帶到各地去，以便隨時使用，和摩罕默德左手執刀右手執經的凶惡面目一樣。羅伯士比爾說：『要使共和政體成立，必先殺盡反對派。』加爾留說：『如不能把我們的思想革新法蘭西，甯使他化爲墳墓。』他們對於革命教理上的革新力，既抱極強固的信仰，與各國宣戰以後，又向神前宣誓，作一種曆書，造成所謂正理的新神，向之舉行禮拜式。後來羅伯士比爾又立自我教以代之，自己充任大司祭，禮拜式仍繼續照辦。可是新信仰雖強，由此種新信仰而出之山岳黨政治，實極單純，只是非常執政官所持的一種平等社會主義。原來革命領袖所持爲唯一的武器，第一是許多殺人的斷頭臺，第二是一張能說的嘴，不過他們的政論，簡直是兒戲。所以台恩氏譏笑他們抽象的言論，如天然，理性，人民，暴君，自由等，紛然雜陳，好比氣球的膨漲飛騰，在空中往來衝突，此外便無一可視爲事實的。他們的信徒，亦祇有三十萬人。他們所以能恃少數的信徒，和不健實的政論，征服全國，建一暴民的小黨，關於上，以支配人民，並無甚麼神計妙算，最大的憑藉，就是強有力的信仰。人民的信仰弱，黨徒的信仰強，強信仰與弱信仰爭，強的必勝，弱的必屈服。惟信仰能鑄成強意志，惟強意志能支配弱意志，此爲一定不易之理。然而山岳黨何以終不免於失敗呢？羣衆心理又告訴我們，山岳黨把民衆壓制到忍無可忍時，多數的弱意志，便依於同一反對的心理，彼此結合，於是弱意志的總合，其力又足以制勝強意志。凡壓制愈甚，被壓制者的結合必愈力，反動的勢力必愈大，此乃不可否認的人情與物理。

(七)羣衆之意見與羣衆之信仰的差異 有人說，羣衆信仰的力量價值及其不易搖動滅絕等等，若誠如尊論，那麼法國自一七九〇年起至一八二〇年止，其中三十年間，何以羣衆的操守，變移不定，初則勤王，繼則革命，不多時又信奉帝制，最後仍歸於勤王？何以又在宗教方面，最初信仰加特力舊教的，繼而信仰無神教，不多時又信仰有神教，最後仍信仰加特力教呢？何以約法會議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向來高掛着打倒君主剷除宗教之旗幟的，一遇拿破崙做了大皇帝，便匍匐稱臣，高呼我王萬歲；又在路易十八復辟之時，雙手捧着大臘燭，參與宗教賽會，前後如出兩人呢？再在文學美術的革命方面看，何以自然主義，浪漫主義，神秘主義，兔起鶻落，消長不定，昨日不虞之譽的，今日就變爲求全之毀呢？所謂羣衆之信仰不易變更，怕不足徵信吧！我說，這是羣衆意見的變更，不是羣衆信仰的變更。信仰的不易變更，和他的不易建立一樣。建立一種信仰，必經深長的歲月，與有力的陶鑄。及其既已建立，一旦要拔而去之，他的不易，亦和建立相等。信仰是富於求安性的，富於自是性的，富於排他性的。惟其求安，所以不願輕易紛更，釀成精神的不安；惟其自是，所以其內容的貧乏與鄙陋，或已到破產之時，自己總不覺得；惟其排他，所以其內容如何，又不受他人客觀的討論。因此，信仰的臭架子，容易撐持得下。即使信仰的根本已經動搖，而依於信仰而生的制度，仍能保持他舊日的勢力，則已經動搖的信仰，尙能託庇於制度勢力之下，苟延其垂絕的生命。及至信仰已完全喪失其維繫人心的效力，而制度的威嚴亦掙扎不起之時，於是霹靂一聲，激烈的革命發生了。革命開始之日，便是信仰告終之時。舊信仰必賴激烈的革命始得結束，革命又必乘舊信仰已失效力始得發動。於此可見羣

衆信仰勢力之大，如信仰自身沒有喪失效力，即使用革命手段去對付他，也奈何他不得。

舊信仰一旦變更，新信仰尚未設建，在此青黃不接之時，羣衆的思想，必定混亂不一，羣衆的行動，必定反覆無常，而國家社會的生命，亦日在危疑震撼驚濤駭浪之中。此種危象，必待新信仰成立之後，始得穩定。試看，羅馬人民有崇拜羅馬的公共信仰，羅馬就稱霸天下；一到狂熱的信仰喪亡，羅馬就一蹶不振，大好河山，終被富有公共信仰的北方蠻族囊括而去。由此看來，國民公共的信仰，是支柱文明，維繫國本，發揚民族精神，開展羣衆生命，所不可缺的要素。羣衆拚命擁護他們的信仰，至死不變，並非無故；而信仰的不易變更，又自有其各方面的價值，亦非頑固。至於實行家處處求適合此種信仰的面目，立法家事事想應用此種信仰的原理，哲學家美術家文學家都不能脫離此種信仰的範圍，更非無理的盲從，也可想見。

羣衆的信仰，不易變更，既如上述；羣衆的意見便不然，意見是信仰的寄生物，信仰如大浪中的柱石，意見如寄生於柱石上的蘋藻，蘋藻隨着大浪而生長，也隨着大浪而死滅。法國在一八二〇年前，政治上的柱石是王政，宗教上的柱石是加特力教，所以變來變去，仍舊回到王政和加特力教方面。王政和加特力教，是當時民衆的根本信仰，革命運動中所提倡的共和及無神教，乃至文學美術的學說，是當時民衆浮動的意見；浮動的意見，隨時而興，隨時而廢，流徙靡常，信仰和意見，可以同時存在，各行其是，不相衝突。但是意見儘管有七十二般變化，和齊天大聖一樣的本領，一個筋斗雲，就是十萬八千里，總不會跳出如來的手掌。信仰又像長江的大流，儘管容得意見在那兒逆流

或漩渦，結果仍舊是隨着大浪朝宗於海。在歐戰時候，各國工人依舊是站在民族國家的利益上，和敵國的工人鏖戰，好像從前高呼的『工人無祖國』、『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等口號，都是錯誤一般；此不足深怪，因為平日呼的口處，是意見，今日接受動員令去打他國的工人，是基於民族國家的信仰，各有其立足點，並不衝突。而且羣衆的意見，實際上必賴有根本的信仰主宰網維於其間，始能集思廣益，利於國家社會；若根本的信仰既失，而一時的意見又紛歧雜出，則毫無定識定力的羣衆，附以飛揚跋扈的氣燄，臨以莫衷一是的環境，正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必陷國家社會於混亂無極。要是惡意的野心的邪說，乘隙而入，更會把羣衆驅上死路，斷送國家民族的生命而不自知。

研究到此，放眼一看我國民族前途，真是危險萬分。一千年來，我國民衆始終不曾有一宗真正的信仰，就使有甚麼信仰，亦只是借信仰的對象，幹利己的勾當。試想，復辟派領袖，會打復辟派領袖；洪憲走狗，鬍匪頭兒，可以聚攏在一處幹事；國民黨黨員，一會兒可以拜倒在共產黨旗幟之下，一會兒又投降於軍閥及帝國主義者夾袋之中；這是何等的怪現象！再向民間看，和尚廟裏，往往把關帝財神呂祖濟公閻王釋迦孔子等等，一切仙佛鬼怪，供在一處，一例看待，又是何等的滑稽劇！像這樣的民族，處這種的世界，如不亟起糾正，將來終有認賊作父，歡迎異族做主人翁的一天。所以中山先生大聲疾呼，提出保持民族自信力的口號，以爲恢復民族地位的要件。

第四節 羣衆意志作用第三階段中力行的真象

有了動機，又固執其從動機中發生的意見及信仰，並想再進一步，把他的意見及信仰努力實行的，叫做力行。在羣衆力行方面，最須研究的有三個大問題：一、本能和習慣，在羣衆動作中，有甚麼關係？勢力如何？二、羣衆對於外界各種的刺激，是不是同樣的反應？如果不是，那麼何種刺激，最易引起羣衆的反應？何種刺激，就不容易引起羣衆的反應？三、羣衆動作，在倫理學的見地上，價值如何？

一 羣衆動作中的本能和習慣

本文要解說的，是本能和習慣的定義，本能和習慣在羣衆動作中全體的勢力。

(一)本能和習慣的定義：凡未具一定目的之觀念，又無可以遂此目的之預備練習，而其行動自然和目的相合的，如是能力，便叫本能 (Instinct)。動物學家摩剛 Morgan 以爲本能的定義中含有四個觀念：(1)第一次發現就完備的，以別於習慣。(2)一類動物所共有的，以別於遺傳學上無可追溯的突變 mutation。(3)有競存之功用的，以別於無定向動。(4)可以改變的，以別於呼吸消化等生理作用。四個標準中，當然以(1)爲最切實。而行爲派心理學家，也只承認這一個，最近行爲派的主張，一串有組織的動作，必須先天就是那樣，才算本能，確是一針見血。

習慣 habit 乃指神經活動的一定傾向。凡由外來刺激，以引起神經流，必有反應作用，繼之以起。此作用見之於動作時，常取一定的慣略，形成較有定形的行爲。如是能力，就叫習慣。習慣都由意志活動屢次反覆構成，是後天的能力，與先天能力名爲本能的不同的。

(二)本能和習慣在羣衆動作中全體的勢力。本能和習慣，在羣衆動作中，處處占有相當的勢力，本能和各種動作的發端有關，習慣和動作的秩序或組織有關。譬如羣衆的破壞鬥爭，是發端於本能，而其敢於破壞，敢於鬥爭，就是習慣使然。假使過去的破壞鬥爭，常受社會的裁制，就不會養成破壞鬥爭的習慣。既沒有這種習慣，則雖有破壞和鬥爭的天性，終不敢輕於發動。無如一方面現代社會文化的力量，鄙薄得可笑，管束孤立的個人，還只是顧此失彼；而他方面現代人類發洩獸性的方式，又狡滑得可怕。你看，社會文化，怕吾人鬥爭本能足以擾亂治安，就訂立許多法律去禁止他；不料鬥爭的本能太乖覺了，就借着「優勝劣敗天演公例」的大牌子，或「戰爭是教育的利器進化的要件」等鬼話，公開宣傳，別求出路。社會文化又怕淫慾的本能足以破壞秩序，就想出冷酷的禮教去約束他；不料淫慾的本能過刁滑了，就借着「戀愛自由」「社交公開」等等冠冕堂皇的名詞，到處活動，化裝表現。本能依了經驗的指示，用了習慣的妙法，時時改頭換面，和文化爲敵，可憐的現代文化，已夠疲於奔命了。加以各種本能的反動，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互相接合，混雜援助，至爲複雜，我們只能把複雜的電場（electric field）中電流的接合混雜援助那種圖形來表示。不獨在某種一定個人的動作或社會的適應中，各種本能是聯合一致，而且

他們的聯合，亦互有移動。所以在文明社會中，簡直找不出很簡單清楚的社會活動，可叫做本能的活動。在一切人類社會中，本能的反動，爲許多習慣所變更，或遮蔽；因此那種活動，尤其複雜，而社會文化要想去管束他，益發不易。何況遇着眼中既瞧不起禮教法律，而心中又久恨禮教法律在平日常和自己爲難的羣衆，聯合起來，整個的侵犯；而且把平日遮遮掩掩化裝表現的不暢快辦法，一脚踢倒，索性赤裸裸的暴動，紙老虎一般的禮教法律，有甚麼辦法呢？還不是退避三舍，暫時藏拙麼？

關於羣衆和社會禮教法律衝突的情況，本書各章，已說過好多次了，現在索性推開窗子說亮話吧。所謂社會，他的真意義，不外乎各個人互爲環境，共同的養成習慣；而此一習慣，在當時此地的人，共同的用得着，形成彼此相與之間的信條。此一信條通行之地，便是社會面積所及之處。所謂社會中的個人，其成立也必有一定的條件，必須我是你的環境，你在這環境裏養成習慣，而你也給我養成習慣的同樣機會，於是我與你兩個人纔是同一社會的分子。在各人互相刺激，共同養成習慣之後，又繼續不斷的努力，擴張自己的習慣，習慣增加一些，就環境跟着拓開一層，那種意義和環境差不多而名稱好聽一些的所謂「社會」也者，也就推廣了他的範圍。從此看來，社會原來是成於羣衆之手，羣衆已權界，只能在法律上勉強劃分，心理上實在沒有那種可能。社會既是成於羣衆之手，那麼「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羣衆愛幹甚麼，就幹甚麼，愛推翻原有的社會，就推翻原有的社會，原有社會中的禮教法律，既已失了當年玉成人的歡迎，自然等於廢物了。此理一明，則所謂社會文化，並沒有甚麼神奇在那裏，自始

就是一種繼續不斷的方法，忙着去利用或管束人類的本能，使人類養成善良之習慣的。其管束的結果，也太可憐了！祇能使人身外面的橫紋肌，受些約束，不能使人身裏面的平滑肌，斷絕騷動；祇能使人類在動作上戴些假面具，不能使人類的心理上有甚麼改善。具體的說，禮教祇能使人不「綫兄之臂而奪之食」，不能使人肚子不餓，或餓極而不起「盜心」；法律祇能禁人「踰東家牆而搜其處子」，不能禁人「知好色則慕少艾」；現代人類對於麵包問題和戀愛問題而起的暴動，比從前厲害萬倍，就是禮教法律不能改善人心的鐵證。禮教法律原是羣衆公認的習慣，一遇羣衆不承認他的時候，他的效力自然完全剝奪了。

且此理既明，則所謂人生，也只是互相刺激而養成各個具體的習慣。除此以外，儘管人生哲學用何等高尙的目的，冠冕的意義，來號召我們，但是我們從心理學一方面看社會作用，總不過如此。即所謂人格，也只是習慣的總和，除此以外，並沒有甚妙義了。此外如極端個人主義的偏重本能，極端社會主義的偏重環境，亦只消把習慣分析一下，就知個人與社會都不成其爲對待的學說。

有時因爲先知先覺者的倡導，後知後覺者的實行，已把環境改變了許多，使社會邁進了一步，而一般不知不覺的落伍之人，一切動作，就和環境發生衝突了，於是站在社會進化最前線的人，以及跟着社會進化的人，就笑他頑固，罵他昏庸老朽。這些習慣趕不上環境的人，遇着困難，又總先歸咎於環境。例如生活程度加高了，生活能力依然如故，總不歸咎於衣食住的習慣停滯不進，而每嫌收入與物價的不平等，這是社會的實情。一定要達到大失敗，

始回頭看自己的習慣。等到這般人感受習慣困難之時，却已被早已脫離習慣約束的人，譏笑毒罵到體無完膚了。從另一方面看，當這般落伍的人歸咎於環境之時，也嘗把倡導社會進步的先知先覺者，和贊助社會進步的後知後覺者，罵得狗血噴頭，「反叛」「輕舉妄動」「破壞秩序」都是落伍者罵進步者的專門名詞。其實在心理學上講，雙方的見地都對，而雙方的笑罵都不對。進步者固然沒有脫離環境，落伍者又何嘗有一刹那脫離環境？落伍者與進步者不並立在一個環境之中，落伍者信仰他們原有的習慣是合理的，等於進步者信仰他們新得的習慣是合理的。進步者如用理性去解剖合理的習慣，向落伍者說，「如何如何纔算得合理的習慣，你們所保守的，如何如何的不對。」這種話說一萬遍，也無用，因為落伍者和進步者不同一個環境。假使進步者拿一萬個進步者一致的眼光，歸納得一個客觀上萬人一律的習慣標準，而落伍者的眼光，却是排行在第一萬零一之後，他們自會依據第一萬零一以後的許多落伍者一致之眼光，歸納出客觀上另一種萬人一律的習慣標準。所以進步者所認為合理的習慣標準，在落伍者看去，完全不適用。反之，落伍者所認為合理的習慣標準，在進步者看來，也是完全不適用。老實說，人生不是這樣呆板的，人生不過無量數的個人，各各從其所好，行其所安，在那裏動。

同理，所謂羣衆心理，所謂變態心理，雖然在負有維持秩序的政府諸公看來，是不顧禮教，不守法律，有擾亂社會之嫌；其實變態的羣衆，並沒有一刹那脫離環境，擾亂社會。他們正在公共的現實的社會環境之外，另外構造一個安身立命的社會環境。在動作過程之中，自然免不了混入許多無益而有害的動作，但是在動作者自己並不覺

得，只覺得我行我素而已。羣衆拘泥着過去的習慣，發而爲不合社會環境的動作，畢竟是誰的過呢？仔細想來，實在是社會環境的過；尤其是現代的社會環境，往往把整個的人羣，橫斷縱分。主張社會主義的，就把整個的人羣，從橫的方面，割據了一部分。主張國家主義的，又把整個的人羣，從縱的方面，割據了一部分。而各個人附屬的團體，事實上却不祇一個，一個工人團體中，有好多種宗教團體在內，在宗教的信仰方面，某個工人和耶教國接近，而在職業方面，却脫離不了手工業尙得盛行的中國。然而國家主義者，拼命的縱分了世界中一分人，強迫他們養成服從本國命令的習慣；社會主義者，又拼命的橫分了世界中一部分人，驅使他們養成服從本階級命令的習慣。而社會主義者橫分世界人類的，不近人情，更比國家主義者縱分的厲害。人類果可以一刀兩斷的橫分麼？也許刀口上還有第三階級吧？人類已經飽嘗着習慣呆板的痛苦了，現在又給他硬加上這許多界線，縱也分，橫也分，可憐二十世紀的人類，左右做人難，難乎其爲好人。在未出母胎以前，各國家，各階級，早已設下了圈套，磨刀霍霍，等着劃分；一出了母胎，就無端跌落在刀口之上，聽人宰割。就使最會運用功利論的算盤打算的人，也只能在一個小範圍以內，作一些計較，又何嘗能通盤籌算，養成「八面鋒」的習慣，放諸四海而皆準呢？因此，各人的習慣，總不能泛應曲當，常和社會環境站在衝突的地位，就成爲現代人類的人格上不可療治的傷痕。若不明此理，信口痛罵他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未免冤枉。他人何嘗一定是有心作僞，大言不慙；只是這一階級，或這一國家的言，與那一階級或那一國家的行，不相溝通罷了；在他人自己，又何嘗覺得有衝突呢？然而自己不覺悟，他人終必來非難，是現代社會最不忠恕

的現象。爲了各個人習慣的呆板，尤其彼此都有不能相諒的呆板習慣，社會就從此不太平了。太平世界，必成立於一切平等彼此相信的條件之下，現代世界既缺乏了這個條件，如何會得太平呢？

但是用不到着急，建設太平世界，未嘗不可能，只看如何改善各人習慣。習慣決不是一成而不可變的，他富有「窮則變變則通」的可能性。習慣是禮教法律以及一切制度的預備，禮教法律，及一切制度是習慣的應用，而其結果還是成爲習慣，禮教法律及一切制度從習慣來，還到習慣去。參透了個中消息，就會發現解決現代社會問題的另一路徑，去補充唯物史觀者所發現的路徑。

習慣的效用，不外乎使人類物作，可以省時省力。在一串肌肉已經制度定了一個習慣以後，可以減去無關緊要的動作，集中精力時間於必不可少的幾個要點上去工作。工作雖然屢次反覆，全身並不覺疲勞。其餘用不着的官體，可有機會去對付環境裏其他的刺激。若從社會全體論，又必賴各人有一些呆板的習慣，互相刺激的可能，然後彼此相與之間，始能發生人格上的信用。所謂信用，原不過信仰他人有呆板的習慣，願意冒一些危險。信用的基礎，本是建設在大多數人共有的習慣之上，如果各人的習慣不同，或者習慣太會變遷，信用就破產了。

話又說回來了，人生只是各人互相刺激而養成各個具體的習慣，人格只是習慣的總和，社會只是各人互爲環境共同的養成習慣，社會文化只是使人改善習慣的繼續不斷的方法。如能改善了習慣，就能改善人格，改善社會，人生觀可以止於至善，文化可以日臻圓滿。人生，人格，社會，文化，只是一個東西，孔門注重「一以貫之」，可算得

真知灼見，目光如炬。我們所謂養成習慣，理應連環境社會人格人生文化都養成在裏頭，不應在習慣以外，另覓人格，另建文化，另立人生觀，犯了多元論的毛病，使偽君子有作偽的餘地。那些作偽的先生們，起初目中有妓，心中無妓，後來目中有妓，心中有妓，最後目中無妓，心中有妓，自以爲習慣與人格截然二物。正人君子不妨逢場作戲，而主觀的人生哲學者，如韓文公先生，却又不知上了甚麼人的惡當，或着了甚麼魔，自己不悟，還是得意揚揚。你看他所定的社會倫理，有了『行而宜之之謂義』已經恰到好處了，偏又加上一句『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義外求德』，於是偽君子就有在習慣以外求人格的滑稽舉動了。社會的習慣，只是行而宜之，就是吾人的人格，人生，文化，亦只是行而宜之，在行而宜之外，別去找尋甚麼德，如不是無知的畫蛇添足，就是有心的作偽欺世。

言歸正傳，習慣既是人格人生環境社會文化的基礎，今後人類應如何發強剛毅，發展意志，奮雷霆萬鈞之力，反覆養成善良的習慣，鏗而不捨，弗得弗措，實爲必須研究的重大問題。

二 羣衆對於各種事實刺激的反應力之差別

刺激是甚麼？羣衆反應各種不同的刺激，有怎樣的差別及價值如何？說明於下。

(一) 刺激是甚麼？有機體的環境，如人物，事情，一切自然的變化，當與有機體相接觸時，能使他發生反應的，叫做刺激。光能發生視覺，聲能發生聽覺，故光和聲都是刺激。社會的風俗法律，能喚起我們種種動作，體內的飢渴，能發生飲食的動作，亦可名爲刺激。

一定的動作，常被一定的刺激所喚起。能夠喚起這動作的刺激，叫做適當的刺激，若刺激不適當，動作就不能發生。故聽覺只能被聲音所喚起，他種刺激，就無此作用。視覺只能被光線所喚起，他種刺激，亦無此作用。這叫做刺激的適當性。

性質及強度相同的二個刺激，在二個不相同的環境之上，常喚起相異的動作。我們不怕動物院裏的老虎，常怕山上的老虎，老虎的刺激雖然相同，而老虎所在的環境不同，所以老虎所喚起我們的動作，也就不同了。可見動作不但為同一的刺激物所決定，並且為有機體的環境所影響。這叫做刺激的環境化。

刺激必須達到相當的強度，始能喚起我們的動作。譬如日本人諷刺我國人只知從事內爭，因為諷刺的力量不強，就不能喚起我國人的覺悟或痛恨。要是諷刺我們『怯於公戰勇於私鬥』的原始人一般，熱罵冷笑，萬分侮辱，我國人就會自怨自艾，同時也痛恨日本人的侮我太甚。刺激達到能使動作發生的強度時，叫做刺激閾。一切在刺激閾以下的刺激，都不能喚起動作，這叫做刺激的強度閾。

強度太低，不能喚起反應的刺激，若把他集合起來，反覆表現，則強度增高，所要喚起的反應，因之發生。譬如第一次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因為人聲鼎沸，羣衆都聽不見，及連呼多次，羣衆就齊聲應和了，這叫做刺激的反覆作用。

二個以上的刺激，都有喚起同一動作的作用，往往能彼此互助，使動作更容易發生，且增加動作的勢力。譬如

日本欺我太甚，演過五三慘案以後，我們本要誓死也不用日貨了，忽然又來了一個慘殺漢口水杏林案，於是我們抵制日貨愈加堅決。這叫做刺激的互助性。

若二個以上性質相衝突的刺激，同時發生，則他們不但不能合作，而且要互相干涉，使我們陷於左右做人難的絕地。結果，兩種刺激，都不起作用，都不能喚起我們的動作。譬如我們受了日本欺侮的刺激，要抵制日貨，而同時感於國貨缺乏的刺激，要製造國貨；但是國貨既不能立刻製造，而日貨又不能一概抵制，於是抵制日貨和製造國貨的動作，都入於不可能。而深感日本欺侮太甚，與國貨缺乏的刺激，都流於不生作用。這叫做刺激的干涉。

一塊糖的刺激，能夠喚起小孩子吞嚥饑涎的動作，一小張紅紙則不能。但糖和紅紙，是常相聯絡的，當糖刺激吞嚥饑涎的動作時，紅紙也同時存在，到後來紅紙自己也能發生糖的作用，小孩子一見了紅紙，就聯想到糖，跟着就發生吞嚥饑涎的動作。如此原始刺激物不必存在，只消有常和原始刺激物聯絡的事物，他就會替代原始刺激物，發生同一的作用。人類這種能力，叫做刺激的交替反應力。人類所以勝於下等動物，全仗有交替反應的本領。但是在粗心人眼中，不明交替反應的緣故，突見某種刺激，喚起了出乎意外的特種動作，就不免認為奇怪。

刺激既有這樣六種不同的性質，現在就要研究那幾種性質的刺激，最容易引起羣衆的反應，那幾種性質的刺激，比較不易引起羣衆的反應了。

(二)羣衆反應各種不同刺激的差別現象及其原因和價值 羣衆雖然容易發生動作，但是因為各種事實

刺激力的不同，動作的發生，自有難易的差現。現在就我國過去的羣衆運動中，區別其發生的難易，並抉出難易的原因，最後評判其價值。

一、從國外來的刺激，羣衆容易反應，在國內發生的刺激，羣衆不容易反應。例如前清時代，粵漢鐵路事件的對美片馬事件的對英，民國時代，五四運動的對付賣國賊，山東問題的對日，五卅慘案的對日，五卅慘案的對英，羣衆都有壯烈的運動，而且愈到後來的運動，根抵愈加沈厚，精神愈加健實。這許多運動的動機，都是感受外族壓迫的刺激，運動的對象，都是壓迫我們的外族。至於對內問題，如三一八慘案的對付段祺瑞，動機雖起於對外，事實却變爲對內，因爲刺激性不同，所以反應力不大，不多時便由冷淡而歸於消滅。又如一一二二慘案，完全屬於對內，所以只是曇華一現。

爲甚麼從國外來的刺激，容易反應而發生運動，在國內發生的刺激，不容易反應而發生運動呢？至少有三種原因：第一，因爲羣衆對於異民族壓迫的刺激，感受力較爲敏銳；對於國內人的壓迫，見慣了，受慣了，神經便不免近於麻木。第二，因爲羣衆感受國外的刺激而發生動作時，國內當局常不願意直接抑制，有時還暗表同情，所以羣衆運動容易發作，運動範圍容易擴大。第三，種族觀念橫互胸中，對於「非我族類」的舉動，無論其爲助我害我，總存着一個「其心必異」的成見。所以外來的刺激，一激便應，一致對外的運動，一觸即發，對於國內政府的侵壓，則因爲惰性的驅使，却容易存着「得過且過」的心理。就使權利被政府侵略去了，也容易入於「楚弓楚得」的觀察。

所以激烈的反抗，非到萬不得已時，總不易發動。第四、國外來的刺激，較簡單新鮮，容易把多數人的情感燒起來。內政問題，較複雜平淡，要轉幾個灣，始能了解，多數人看得不痛切，不着急。第五、對外問題的運動，和國內專權的人，沒有甚麼直接觸犯，危險程度較少，多數人樂得附和。內政問題，則任提何件，都和目前盜國殃民炙手可熱的人，短兵相接。危險程度甚大，稍爲計較一下，瞻顧一下，便不肯上前了。這五種原因，實在都和前文所述刺激的環境有深切關係。

對外問題易發動對內問題難發動的羣衆運動，因爲本末倒置，常不容易得着好結果。對外運動必須以國內政治修明做前提，必須政府先確立一種對外政策，然後羣衆的運動，方有依據，否則不但得不着當局的指導，有時還免不了當局的壓制，三一八慘案的由來，便由於此。

二、羣衆在對人問題上所受的刺激，容易反應而發生運動，在對事問題上所受的刺激，不容易反應而發生運動，例如羣衆以前的對袁對段對徐對曹對曹對陸章，乃至於對陳炯明，最近的對鮑羅庭賀龍，都是很激烈的。至於對袁世凱所遺留的軍閥制度，對段祺瑞徐世昌所遺留的官僚習慣，曹錕所遺留的賄選弊政，乃至「一切的封建思想，封建制度，羣衆便一習而安焉，熟視無覩，」極不易引起注意。即使發生對付的運動，亦只求達到改變名稱，變將軍爲督軍，又變督軍爲督辦，便算了事。

爲什麼對人問題容易發動，對事問題不易發動呢？這當從刺激的強度與方面去求解釋。人治主義的觀念，傳

襲至今，根深蒂固，芸芸衆生，常以爲國家的禍福，都是政府中人造成的。至於政府中人憑藉着作威作福的制度法律，却是瞧不出，看不到，捉摸不定。所以不良制度法律的刺激力，在刺激閾以下，不能喚起羣衆的動作。至於攻擊個人罪惡的口號，他的刺激力，已達到發生動作的強度，故容易號召羣衆。

由此種反應所出的運動，缺點極大，實際上補益於國家的極小，因爲不是惡貫滿盈的人，不能成爲攻擊的目標，是第一個缺點。等到惡人已成爲攻擊的目標，作的孽已是不小，被他敗壞的國事，已是不少，就使他攻擊去了，國家的損失，已經不容易恢復，是第二個缺點。費九牛二虎之力，去了個鄧騰，來了個梁冀，去了個劉瑾，來了個魏忠賢，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必須再待他罪惡顯著，才能成爲攻擊的目標，入於改易的時機，一誤再誤，輾轉相遞，終得不着根本解決的辦法，這是第三個缺點。

三、羣衆在枝節的局部的問題上，容易發生運動，在根本的全部的問題上，極難發生運動。例如辛亥革命運動，不發難於滿清政府全體腐敗的大問題上，反發難於爭鐵路國有的局部問題。又如近來中日交涉，羣衆不激烈抗爭，日使芳澤的推翻成議，毀壞國際交涉的信用，反大起運動於漢口水杏林案。又如從前日本取締留學生事件，遂有全體回國的運動，現在日本出兵山東，侵占濟南，妄想根本的推翻革命勢力，留日學生却沒有全體回國的運動。還有地方上事件，常易起罷市運動，中央全部事件，不易見罷市運動，這些都是明證。至於最顯的最親切的明證，又莫過於祇有孫總理能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大問題在同一計劃中謀全部的根本上解決，不像英國的祇做了民

權運動，又不像奧國只等到資本生產出了毛病才去做紛亂的經濟鬥爭運動。世界上把民族運動政治運動經濟運動三種合而爲一的運動，祇有本黨的總理見得到，做得出，這更可證明一般羣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弱點。

這種弱點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第一，是由於刺激沒有達到發生動作的強度。羣衆識見不大，眼光太小，對於具體的一件事，或能看出他的利害，至於抽象的複雜的問題，其中利害如何，非有精密的頭腦，繁複的推論，不能說明。羣衆對於這種事件，既不能明白他的關係，便無從引起干涉的行爲。第二，是由於刺激沒有適當的環境；即由於交通不便，社會組織不完全，國與羣衆關係的密切，遠不如地方與羣衆關係的黏切固結。故羣衆對於全國公共問題，不容易有利害切身的感覺，對於一地方一局部的問題，感覺力便比較的銳敏。

此種運動，犧牲太多，成效太少，凡事不經根本上解決，則枝葉問題，無從解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無濟於事。即使能從解決枝葉問題上，得一些結果，亦決非澈底的辦法。而且解決枝葉問題時，所出的代價，有時並不小於解決根本問題。羣衆的精力，既然耗費於枝葉問題，便對於根本問題，不暇注意。況且枝葉問題，層層相覆，互相牽涉，解決一層，又來一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羣衆應付到後來，便力疲心厭，效力大減；所以此種運動，是很不經濟的。

四、羣衆在補救既往的問題上，容易發生運動，在建設將來的問題上，極難發生運動。例如以前多次的路鑛運動，及最近對外對內種種運動，都到政府某種罪惡已經覺發，社會已經大受禍害的時間，方一致起來，想法補救。至於事前防制罪惡的立法運動，根本消滅罪惡的教育運動，過去的我國羣衆，却不易做到。即如各國對於民族民權

民生問題，都沒有預先設計，都在遇着特殊的事務發生以後，隨時設法應付的。除了本黨總理，還有誰能養成博大的眼光和精神，能預先爲國家定出長治久安的大計畫呢？

羣衆所以追悔過去，疏忽將來的原因有四：第一，因爲已受的罪惡及禍害，很明顯的擺在眼前，刺眼刺心，忍耐不住，所以一呼百應，運動即起，極合於刺激的適當性。至於將來建設的事業，建設的方案如何，意見既不易一致，將來的效果如何，各人更沒有把握，距離刺激太遠，如何會得引起反應？第二，羣衆一方面既不甚感覺建設事業的切要，要把各人的心意凝聚於一點，使他從事運動，異常困難。一方面又不信自己有建設大事的能力；既厭事，又怕事，怎能有從事建設運動的勇氣？此種情形，按之刺激公律，相差太多，刺激的強度既然不足，且犯了刺激的干涉性，如何能發生建設將來的動作呢？另一方面，又有偷活苟安的惰性，自然缺少勇猛精進，建設將來的心力。第三，因爲羣衆的性情，最利於破壞，最不合於建設；而且中華民族生長於專制政體之下，國家建設事業，由來都憑聖君賢相去包辦，人民絕不過問，所以對於各種的建設運動，不感覺需要，也不知道自己已有責任。這一層，在刺激的反覆律上，一些沒有根據。向來沒有建設歷史的羣衆，自然不會憑空生出建設的觀念。第四，中國人法律觀念，極爲薄弱。彼歐美人心目中確信沒有法律，便不能保障自由，既有法律，自由當然得着保障，此種信仰，大多數的中國人，實在沒有，所以對於建設的立法運動，不感興趣。這一層，在刺激的反覆作用上，又沒有一些根據。

此種偏於補救過去的運動，效率亦極低。羣衆運動的所以可貴，貴於經過幾次運動以後，能把當時大多數人

的主張，變成公共的制度，把空洞的輿論，變成實際的法律。制度既立，則產生罪惡的機會，自然減少；法律既訂，則違犯法律的罪惡，都知迴避。爲肅清弊政起見，現在惟有此爲比較有效的辦法。並且法律效力的強大，全在於羣衆擁護法律的熱烈，經過羣衆運動而得的法律，在先天上既得着強大的實質，在後天上必得着有力的保障。所以立法的運動，在各種運動中，收效最豐，植基最固。歐美的政治運動，大半屬於此類。我國人却不然，不用力於『曲突徙薪』，專求效於『焦頭爛額』，弄得過去的政治罪惡，不易矯正，呼號奔走，勞而無功，未來的政治罪惡，接連而起，防不勝防。總理五權憲法的制定，便是使人民先得自衛的武器，以預制政府的橫暴。

三 羣衆行爲的價值

開首早就說過了，本文將給羣衆動作一個總考績，同時作爲意志作用的結論。現在依據此旨，從行爲的種類，行爲有沒有利益的裁判標準，說到羣衆行爲的價值，最後作一總論，以結束本編。

(一) 行爲的定義 此處所下行爲的定義，頗爲嚴格，凡一切動作可以在社會倫理上估量價值，并可以在法律上負荷責任，依據自己的意志而活動的，纔是本文所研究的行爲。

(二) 行爲的種類和羣衆的行爲 有機體的行爲，極爲複雜，爲便利研究起見，可把他分爲下列數種：第一、外表的行爲，和潛伏的行爲；外表的行爲，是表現於外面，而爲外人所能直接觀察的動作，如言語、寫字、旅行、歌舞等等，都是潛伏的行爲，是不表現於外部，而非外人所容易直接觀察的動作，通常所謂思想、記憶、夢等等都是。但是潛伏

的行爲，和外表的行爲，性質都是一樣，只是程度的差別。羣衆的行爲，屬於外表的多，能夠潛伏的少；即使有潛伏的，但是潛伏的時間，總比個人行爲上潛伏的時間爲短。羣衆容易暴動少思者，就是缺乏潛伏行爲的表示。第二，目的的行爲，和手段的行爲：不論做甚麼事，總須經過一定的手續，始能達到目的。我們要請中央政府限期肅清盜匪，必先有開會辦呈文推請願代表種種預備。這請中央政府限期肅清盜匪，是目的的行爲，各種預備，是手段的行爲。羣衆的行爲，開始往往注意於目的的行爲，忽略了手段的行爲；到後來又容易停滯於手段的行爲，放鬆了目的的行爲，開始是爲目的而不擇手段，入後是誤手段爲目的。第三，立刻的行爲，和延宕的行爲：吾人一受刺激，立刻對這刺激發生明顯的動作，就是立刻的行爲；反之，若雖受刺激，而這刺激所要喚起的動作，須經過一時間後，始能實現，就是延宕的行爲；延宕的行爲，大多屬於潛伏的目的的行爲。羣衆立刻的行爲，常多於延宕的行爲，這一點，呂邦最看得清，所以他認『被暗示的思想直現於實行上』爲羣衆心理特徵之一。第四，可能的行爲，和實在的行爲：實在的行爲，是已經實現而可以觀察的行爲。可能的行爲，只有行爲的可能性，在未實現之前，沒有確實的存在，但遇適當的刺激時，就成爲實在的行爲。譬如孟子遇着問題發生時，總有好辯的習慣，他那種習慣，並不是時時存在的，必須在孟子受着『不得已也』的刺激，挺身和楊墨及他人爭辯的時候，始有實際的存在，始能叫做實在的行爲；倘若他沒有和人爭辯，他的爭辯的習慣，就不存在了，所存在的，只是行爲的可能性。如把行爲的可能性，在羣衆心理上觀察，則羣衆比個人爲大。往往有一種很小的刺激，不易引起個人之動作的，偏容易引起羣衆的動作。若只容易引

起個人平常之動作的，偏容易引起羣衆的暴動。此指既成羣衆以後而言。若羣衆心理尙未形成時，則羣衆尙爲個人，其不易引起動作，當然列在個人心理中立論。第五、有秩序的行爲，和紛亂的行爲：有秩序的行爲，是有組織而不紛亂的行爲；紛亂的行爲，是無條理無組織的行爲。羣衆的行爲，有秩序的少，紛亂的多，不必申說，誰都明白。

(二)裁判羣衆行爲有利與否的標準 就大體分別，行爲的作用，可分爲三種：第一、是有利益的行爲。第二、是無利益的行爲。第三、是有害的行爲。所謂利害，只是比較的，不是絕對的。同一行爲，在某時間某空間爲有利，而在另一時間另一空間，或爲有害。殺人是不道德的行爲，但是以殺止殺，使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就是消滅社會危險，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必要手段。責罵自己的兒子不受教訓，是有益的行爲，但責罵家裏的貓狗不聽命令，就完全是無益的舉動了。行爲之有利益與否，總視時勢和環境的情形而定。情形變更，行爲的作用和價值都因之更易。五柳先生覺今是而昨非，並不是以前的行爲本來錯誤，而且當時並不發見錯誤，只是從「不爲五斗米折腰」的時勢和環境中看去，始覺得從前是錯的，現在是不錯。前清末年，中山先生倡導革命，當時大家以爲有害，到於今就認爲有利的行爲了。列甯式的革命，在大地主橫行的俄國社會，未嘗沒有某種方面的利，在今日的中國，可就完全變爲有害無利的行爲了。今日萬國交通，利害相錯，每一個國家，時時受着其他國家的影響，以其他國家爲一大環境；又時時給影響於其他國家，做其他國家總環境的一部分。因爲科學的發達，機械工業的進展，今日環境時時變化，且有時變得很快很驟，於是文化經濟各方面都落伍的民族，往往發生不適合於環境和時勢的行爲。就是一個閉關

國家的民衆，因爲知識趕不上他人，行爲亦有適當不適當的分別。

行爲不能適合於環境和時勢的人，至少必具下列三種條件中之一，始能生存於社會。其一、適當行爲的質量，必須超過於不適當行爲的質量。如果不適當的行爲，數目既少，關係較小，性質不十分厲害；而適當的行爲，數目較多，關係較大，性質極爲厲害，則瑕不掩瑜，一眚不掩大德，饒有保持生存的餘力。其二、所生存的社會環境中，十分危險的刺激物，必須甚少，保護能力幼稚者的設備，必須甚多。環繞我們的危險物，常隨社會的進化而減少，即使危險物不能完全消滅，但因爲保護我們的社會設備，與時俱周，所以能生存於危險的行爲不常發生之中。譬如無知的兒童，不知甚麼是危險，時時可以發生危險的行爲，因爲社會常常格外保護他，常常有人看顧他，使一切的危險物，皆不能接近他，所以無知的兒童，能生存於時時可以發生危險的行爲之中。其三、遇新環境的時候，必須能營新的適應。換句話說，就是自己能滅除有害的或無利益的行爲，而選擇能適合新環境新要求的行爲而保存之。譬如兒童初次見火，就伸手去拿他，所以手被火灼傷，能保存這種經驗，以後再遇着火，就不會再發生伸手拿火的錯誤了。

(三)羣衆行爲的價值 羣衆行爲，偏於何種，裁判羣衆行爲的標準如何，已明白指出。明眼人如把(一)

(二)兩段文字對照閱讀，就可參悟羣衆行爲的價值如何了。富於外表的立刻的行爲，缺少潛伏的延宕的行爲，結果就流於直率鹵奔的暴動。目的的行爲，和手段的行爲，不能始終認識清楚，結果就是行爲的不經濟，不貫徹，不統一，常把可能的行爲，激成實在的行爲，結果就不免蠢動騷動妄動，往往發生一切不需要的動作。紛亂的行爲，常

多於秩序的行爲，結果常常妨害社會的安甯，甚至斲傷民族的生命。如此看來，羣衆的行爲，不但沒有甚麼益，說不定還有害咧。吾人生於今日突飛猛進的世界，一舉一動，總要講經濟，講秩序，講效率，始能使個人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得到圓滿的進展，與有力的保障。從三民主義上講，亦必須有如此的行爲，始能達到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的目的。今日環境和時勢所需要吾人的行爲如此，不幸今日羣衆的行爲，却不如此，其不合於環境和時勢，顯然可見。論理，適者生存，不適者死滅，羣衆心理的行爲，似乎不能再發生於今日了，何以今日羣衆運動，偏繼續不斷的發生，大有與時俱增的趨勢呢？此決非無故而然，其間必有所以繼續發生的條件，自可想見。前述行爲不合於環境和時勢的人，而能生存於社會的三個條件，羣衆必定具備，又顯然可觀。按之第一個條件，自然不能說羣衆適當行爲的質量，超過於不適當行爲的質量；但是羣衆行爲中，自有其獨到的特質，有非個人行爲可以和他媲美的。而且按之第三個條件，并回想第一編第五章所述羣衆行爲的演進，確實可以斷定羣衆適當行爲的質量，有日漸增加，不適當行爲的質量，有日漸減少的趨勢，適應新環境新時勢的能力，有日漸擴大的現象。若按之第三個條件，那麼羣衆更振振有辭了，錯誤行爲的責任，羣衆自身不應完全承當。羣衆本來是能力幼稚的東西，容易發生危險的動作，全靠負有領導羣衆責任的政府，格外護養他，教導他，使一切危險物，皆不能接近他，使最低限度的生活，常能付給他，他始能安居樂業，不發生危險的動作。無奈今日各國的政府，放棄了保護羣衆教導羣衆的責任，對於社會中十分危險的刺激物，如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又沒有有效而合理的取締。環繞羣

衆的危險物，一天多似一天，一旦羣衆走入險路，畢竟是誰的罪過呢？今日稍明政理的政府諸公，難道連專制帝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一些認識都沒有麼？

羣衆行爲過誤的責任，我已說明，不應由羣衆自負；可是由羣衆行爲而成的功德，却又不許羣衆以外的人掠奪。因者功德是羣衆自己做出來的，過誤是社會或政府逼出來的，來由不同，功過自當分任。

莽羣衆動作也有功德麼？我說有。羣衆的動作，在理智方面，雖不能占高位，在道德方面，可不低下，有時且高過於個人的道德程度，如爲公忘私，爲國忘家，豪俠好義，殺身成仁的行爲，或竟爲上智的哲學家所不及。試看東征的十字軍，一七八三年的義勇兵，吳越交鋒時的敢死隊，田橫五百壯士，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以及五卅慘案中愛國健兒，五三慘案中革命志士，那一個不是以身殉道，甘之如飴的！這種特異的行爲，必須在羣情互相刺激，互相觀感的時候，才能表現得壯烈而真切。當他們赴湯蹈火，一呼百應的當兒，如問他們爲什麼如此，大半瞠目而不知所答，充滿了「誠於中形於外」的精神。近世同盟罷工之舉，層見疊出，然而工人所注意的，常在主動者的命令；對於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種種問題，有時反不甚注意。又如歷史上大戰事，性資如何，亦不是人人所能明白，但是人人都能不顧死活的冒險衝鋒。從這些事實上，可以明白一己的利害問題，雖然是個人行爲的動機，要是個人已成爲羣衆中的一分子，那便一己的利害，反在不甚注意之列了。羣衆雖係無意識的表現出這些美質，我們可不必深究。而且他們無意識的做去，不經推理，也不當引爲憾事。如果他們在甚麼時候都有慎重的推理，并且打算直接的利害，

那會弄到地球上簡直沒有文明，人類簡直沒有歷史，也說不定。巴遜 M. Bergson 謂「過於反省之人，則天下無可爲之事。」確有見地。民衆政治所以勝過那些寡人獨裁的政治，雖然有許多理由，然而在大體利害上比較，不斷於個人的利害問題，實在就是一個極強的論據。的確，一件事情，關係的人越多，就越要講公道。在羣衆心理的時候，自私自利的見解，拿不出來；就使拿出來，也叫人容易駁回去。要求公道最通的辦法，自然是聽取公衆的意見。所以少數人替民衆打主意，不如民衆自己打主意；就是替他們打了好主義，也要提出來讓他們自己去參詳。近人主張打破國際的秘密，是怕當事的人，爲着一部分極少數的利益，犧牲其他大多數的利益。歐戰後中日兩國的密約，就犯了這個大毛病。大凡講究私利的人，遇事不願公開，不是說「築室道謀，三年不成」，就說「羣衆沒有見識，祇要少數人負起責任。」想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去冤誣羣衆。到得結果發表，當然是一件不公道的事體，說甚麼負責，也不過是一句「悍然不顧」的蠻話。如果他有一點虛心，我想拿法國幾個史家的話，給他熟讀。彌修勒說，「法國革命時擔當重要任務的，只有人民。」奧利兒說，「法國的革命，並不靠奇傑之士，我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七百九十九年的記錄，就知道當時轟轟烈烈的事，簡直沒有發起於個人的。路易十六也罷，羅伯斯庇爾也罷，丹頓也罷，馬拉也罷，都不是釀成革命的人物。那麼法國革命實際上的奇傑是誰呢？是法國的羣衆。」呂邦說，「凡人在羣衆之中，自有其特殊的行爲，最著的是勇敢與熱忱，他們實在合不避罪不怕死兩種性格兼而有之。惟不避罪，故不怕死，惟不怕死，故亦不避罪。所以就知識說，他們固然比個人性格爲劣，而就精神說，他們實在比個人

性格爲優。」又說，「羣衆常在熱情之下，發揮其剛健不撓的勇氣，而使利他主義發展至於最高度。爲信仰故，雖然犧牲性命，亦不惜。」

卽在下流之徒，一旦身入羣中，亦有能在社會秩序混亂時，表現他高潔之操行的。史家台恩氏，嘗舉一七九二年法國的屠殺事件以爲證。當時暴徒殺人如麻，然而見了被害者的珠玉金寶，完全把他放在委員桌上，沒有一人染指。又如一八四八年法國大革命時，攻擊篠列禮的亂黨，狼奔豕突，搶入宮中，不但不取宮中羅列的珍寶，并且肚子餓了，也不食宮中的糧食餅餌。羣衆的道德程度，有時竟能高潔無瑕，亦可見一斑了。

個人雖不能一定給羣衆的道德所感化，可是被羣衆感化的個人，亦是常見的。而且此等感化力的發生，又不必限於重大的事件，卽在細微的事件中，亦常能發生的。試觀劇場中觀衆對於劇中人的道德，常有過量的期望。再看羣衆集會之場，雖有鼠竊狗偷的小人，夾雜其中，亦必遮遮掩掩，怕露馬脚，決不敢把他們不道德的常態，發露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間。假使偶然聽得猥褻之辭，便嗷嗷呼斥，說他有傷風化。其實演講者措辭雖然不免猥褻，可是比他們平日接談時言不及義的程度，總是文雅萬倍。平日接談時，絕不反對，甚且附和，當衆演說時，便不表同情。這便可以證明羣衆道德確有感化個人的力量。羣衆行爲固然不中庸，不經濟，然而中庸與經濟的概念，實際上於真正良善生活的根本條件，猶有所未備。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倫理學一書，其中有最光芒而最精警的一句名言，「中庸是道德的正義，但是最高大而最優秀的志願，却是極端。」總之，羣衆行爲的優點，有識的史家，總是誇

不絕口。有識的政治家，還不該與羣衆適當發展優點的機會麼？

呂邦成見太深，把破壞和建設分得很開，以爲文明的建設和引導，要靠少數的知識者做去，不是羣衆的事；羣衆的力，全然是破壞的，他們的動作，好像人的病體死體到腐敗分解的時候，那些黴菌的動作。實在把羣衆冤枉得過甚了。他提出少數智識者的引導來，幾乎把羣衆壓死。如果少數智識者不要羣衆，如何能成功他的建設事業呢？這些地方，只消用克利士丁漸的議論，就得校正他的錯誤。克氏認個人和羣衆有相互的作用，羣衆印受個人的特性，又會反應到個人。較之呂邦的話，圓滿得多。羣衆在破壞時代，像死體的黴菌，在建設時代，就是人身上的生活細胞。這個道理，呂邦總不能不承認吧！

瞎了眼睛，或者橫着成見的人，常把革命的羣衆，一例認爲勢力過大，危險性過甚的暴民。其實羣衆在革命運動中，雖然是重要角色，但是發生的危險次數很少，且有些重要的革命暴民，簡直沒有出現過。就是法國大革命最，有勢力最橫行的暴民行動，在五六年時期，也只有五六天。最近蘇俄革命中，暴民有力的大暴動，亦只有一九一七年二月及十月兩次。

以爲革命的羣衆，比較其他羣衆更爲殘酷橫暴，這種觀念，固然無理；以羣衆的暴行，爲革命社會的特色，也沒根據。一讀法俄革命史，就得明白。倘若以爲革命的羣衆，是乞丐流氓大盜竊賊種種無產階級所組織的團體，這種觀念，更加錯誤。固然，革命的羣衆中，免不了這些無產階級；可是在革命運動中，擔任重大工作，具有偉大勢力的人

物，總是知禮節明事理的人民，或竟是愛國救民的志士仁人。倘若以爲無產階級的羣衆，其暴行一定比知禮節明事理的人厲害，那更是沒有研究過羣衆運動史者的胡說。美國最抱守舊主義的暴衆，動輒用私刑拷打敵人，殘酷達於極點，然而執行私刑的人，難道都是無產階級麼？歷史告訴我們，當時高等國民之參加的人數很多啊。波士頓茶黨的組成分子，不是監獄裏逃出來的罪徒，乃是知禮自尊，由家庭中出來的青年子弟。有名的李衛包爾 (Paul Revere) 及楊博士 (Dr. Young) 均在其中。襲取巴士提獄的暴衆首領，你道是無產階級中的乞丐流氓麼？他正是一位頗有地位的商人咧。哥爾頓之亂 (Gordon Riot) 也可算得美國史中範圍最廣，時間最長的暴民運動吧，但是他們的首領，不是別人，乃是一位公爵的兒子。而他們發生的社會，却是一個安定守舊的社會，喏大的暴民運動，結果一些也沒有威脅到英國的社會組織。如此看來，無產階級的行爲，何嘗一定橫暴於知禮節的大人先生。大人先生們的行爲，又何嘗沒有橫暴過分的地方？至於暴民活動的不容易危及社會，觀於哥爾頓之亂，更可明白。

革命羣衆的行爲，往往呈現高度的奇觀，因之引起一般人如鄭人的相驚伯有，以爲爲厲特甚。其實羣衆的暴行，並沒有超出其自身尋常所具的性質以外。佛來文戲場中的羅馬暴衆，不是處於世界史中最太平的時期麼？但是他們所表現的特徵，和巴黎暴衆在最兇惡的恐怖期中所表現的，有甚麼區別呢？康得法克斯 (Comte de Fairs) 卡普特普西 (Capital de Buch) 等，是溫恭有名的武士，他們所率領的羣衆，又是知禮節的貴族，然而他們的野蠻橫暴，全然和耶克里之亂中的任何農奴和農民的暴行相等。不論甚麼宗教，甚麼階級，甚麼黨團的暴衆，或戰時

平時的暴衆，發起獸性來，真是『牛羊何擇』，真是『二邱之貊』。

歸根結底一句話，任何羣衆的行爲，比羣衆中任何個人的行爲，好便更好，壞也更壞；而他的好壞，實取決於他的環境及領袖，而非取決於組成這羣衆的社會等級。然而做壞事的責任，應寫在領導者的名下，做好事的功德，應寫在羣衆自己的名下。領導者如果是很賢明的，我敢大胆斷定，羣衆名下的功德分量，必定不止此數，有隨時增加的希望；而領導者名下所記做壞事的責任，必不會永遠如此的重大，有日漸減輕的可能。

第三編 羣衆領導法

第一章 羣衆與領袖

人類都有領袖慾，支配慾。領袖慾支配慾大小不齊的羣衆，有無公認某人爲領袖，服從某人來支配的性能？這是第一個必須先決的問題。其次，即使在主觀的心理上，羣衆有服從領袖之支配的性能，但在客觀的事實上，羣衆對於領袖的支配，有無需要？亦爲先決問題之一。又次，即使事實上需要領袖，但與此事實有關係的人物中，有無確能領導羣衆的人材在內？又是一個有待先決的問題。如果這三個待決問題，都遭否決，或否決其三之二，乃至三之一，就談不上如何領導羣衆的方法。因此，這三大問題，須先解決。

第一節 羣衆有服從領袖的性能

從一般生物觀察，不論爲禽爲獸，乃至細微的蜂蟻，都顯然有服從領袖的本性。這種本性和植物及單細胞動物的向光性，向熱性，同出於「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一向號稱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其服從領袖的性能，決不

在禽獸蜂蟻之下。

若謂既具有領袖慾，支配慾，就不能有服從性，實非洞見本源之談。領袖慾支配慾的形成，若從行爲主義的社會心理學上觀察，自始就恃有服從性爲資料。惟其一方有服從性然後他方的領袖慾支配慾始能成立。一方的服從性愈大，他方的領袖慾支配慾便愈熾。服從性如乾柴，領袖慾支配慾如烈火，柴愈乾，則火愈烈，柴如不乾，火即息滅，物理如此，人情亦然。假使人類的服從性，同濕柴一般，無論用文火溫，武火炙，或用「君子之德」使之風靡，終不能發生作用；則所謂領袖慾支配慾，必早已如火之息滅，又如如男子乳房之退化，決沒有至今日而愈熾之理。

軍隊爲有組織的羣衆，無論用募兵制或徵兵制而成立的軍隊，其服從統帥的指揮，皆如馴羊一般，一聲衝鋒令下，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儘管自知危險，可不敢自動退却，此幾成爲歷史上千篇一律的顯例。然而對於羣衆久有嫌惡的成見之人，却仍有異議，以爲軍隊是特殊的羣衆，不能和工人並論，今世的工人，簡直是一羣好亂的暴徒，一切不問，不服一切，還有甚麼領袖在他們心目之中呢？此種懷疑，可謂不思之甚。工人的敢於暴動，由於成羣；而羣之所以得成，不消說，其中必有鼓動之者在，又必有指揮之者在。試問鼓動者指揮者何以能行使其權力，貫徹其主張，還不是工人先有奉令承教的性能，可供鼓動者指揮者的利用麼？若謂工人羣衆服從領袖的性能，遜於軍隊羣衆，尙說得通；若謂工人羣衆無論對於誰都不願服從，豈有此理。

據過去法國勞動聯合會會員格利費耳 D. Griffuelhes 之革命家的旅行一書，就可證明工人有絕大的服

從性。

『馬賽 Marseille 岸邊，每處有工團代表一人，權勢赫奕，往往因一細故，此代表在工人勞動正殷欲罷不能之時，即鳴小笛，笛一鳴，工人即離工作之地。若問他們何以罷工，可沒有一人知道。由此供狀，可見羣衆服從性之甚。而且工人的服從，有時可致歷史上最酷暴的專制帝王所不能求的犧牲。巴黎附近某磚廠主人之事，誰都知道；此廠主欲退業，而無嗣續，便將磚廠改爲股份公司，以股份分贈於其廠中工人；又爲避免廠務中落計，暫時仍由其負管理之責。工人忽得大利，不勝歡迎，不想事爲勞動總聯合會所聞，深懼廠主和工人同意之端一開，後事不可爲，就命工人拒絕廠主所贈股份，工人竟犧牲所得，帖然從命。』

總之，人性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有支配他人的領袖慾，他方面尤有接受他人支配的服從性。只除掉在同一時間的同一問題上，領袖慾支配慾不能和服從性並立以外，其餘總是陳力就列，因時制宜。在不得不服從時，就俯首帖耳，服從他人的支配；在可以領袖羣倫時，就發號施令，支配他人的行動。

美儒高文 Garnin 以爲服從乃人類極普通之事，行政家所治之人，都是久習於此道的。又以爲人類不獨有服從的慣性，而且有輸誠的忠心，此由於人性的演進，及受家庭學校教會職業的薰陶而來，實爲信而可徵之論。

第二節 羣衆常需要領袖的領導

羣衆有服從領袖的性能，誠然可信；但事實上羣衆是不是需要領袖去領導他們呢？我說，需要有三種情勢，常常起急切的需要。

第一、羣體愈擴大，愈需要領袖的領導。爲甚麼呢？因爲團體愈擴大，則在人的方面，分子愈駁，意見愈歧。其在事的方面，事件愈繁，問題愈雜。一方面需要領袖去組織他們，使一個一個的人，分任一件一件事，一件一件事的事，分配一個一個的人，人和事配置得非常適當；一方面又需要領袖去領導他們，使人和人中間的關係，事和事中間的關係，都得調劑，常能保持協調的前進的態度。像這樣的經緯萬端，無論如何，羣衆是幹不好的。何以幹不好呢？一、因爲羣衆在各自專門的職業以外，對於其他問題，多不清楚；就使清楚，也沒有甚麼主張。如沒有才能出衆者統率他們，代他們主持一切，必然一籌不能展，一事不能成，眼見一個團體，同沒有發動機的機器一般，直弄到鏽壞了結。二、因爲各分子在羣體之中，相見不相識的，不知多少。因爲平時多不相識，遂至臨事各不稱職。有才能的，因爲沒有被他人發現，無從發展其才能；平庸的人，因爲沒有被他人覺察，不免貽誤大事；懦弱的人，唯唯諾諾，隨人進退；懶惰的人，躲躲閃閃，遇事規避。卒至一羣之人雖多，而負責之人甚少，眼見一個團體，又同沒有調節機的機器一般，必至於破裂而後已。若要甄別人才，分配任務，增進羣體間的友誼與合作，免除隔閡，誤會，攘功，卸責，嫉妬，傾軋，以及一切不幸的情事，那一件不需要領袖？在這種情勢之下，把種種嚮導的責任，舉而委諸領袖一身，那是羣衆必然的要求。總之，羣體本是一個最活動最複雜的組織，組織的中間，必須有一個重心，去調和各部勢力。組織的後面，必須有一種

動力，去推進各部勢力。羣體中間的領袖，便是具有調和力的重心，及推進力的動力。若在智識低下，組織能力薄弱的羣衆，尤其需要領袖，不但需要領袖去領導他們活動，並且需要領袖去領導他們組織。必先把羣衆組織好了，纔能運用組織去推進羣衆的活動，調和羣衆的活動。

第二、羣體遇危急之時，則領袖的需要愈切。爲甚麼呢？因爲每當大難臨頭之時，蚩蚩之氓，不但倉皇恐怖，方寸已亂，想不出捍患定變的計畫；其中不忠實的分子，還不免投降失節。當此之時，最賴有賢明的領袖，鎮定人心，挽回頹勢，使羣體危而復安。果有旋乾轉坤的領袖，能見人之所不能見，爲人之所不能爲，則衆望所歸，倚若長城，乃必然的事實。

若在羣衆用激烈手段，突然破壞舊社會秩序而不能共謀新建設之時，則羣衆間一致的趨勢，最易回復到簡率而野蠻的行動，甚至鬧到同禽獸一樣的地步。愈過愈甚的紛亂局面，直令人有『漫漫長夜何時達旦』的感傷，此種無政府的恐怖，暴徒統治的黑暗，在法國大革命中，就可以找出許多例子。在這個時期，羣衆中未嘗無覺悟痛悔的人，只因大勢所趨，殺機已動，野蠻手段使用的太滑手了，急切收束不來；此種社會情形，顯然就是史家所謂長期革命情形。據愛爾烏特觀察，通常可以縮短此種情形的一線希望，似乎只在一個強有力者的降生。新秩序的建設，常以英雄的人格爲基礎，不在一些理想的主義。如果這個再造乾坤的英雄不出現，結果少不得這個民族要被異族所征服。真的，當社會過渡時期，必須有任重致遠的英雄，出而爲急遽的複雜的適應，始能避免絕大的危險；而

此時羣衆需要英雄爲領袖的心理，亦較平時爲急切。如果真有強有力者崛起於時局混亂之中，受任於民衆嗚呼望治之際，羣衆每不惜授以無上的特權，使得憑藉其權力和威望，以謀社會秩序的恢復。革命時代迪克推多的出現，何嘗全是那種偉人的催眠其部下；不過因爲那樣一個人物被其部下選出，認爲恢復社會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罷了。這個選出的人物，是否賢明，是否沒有野心，是向來沒有標準的。如果革命時代中，迪克推多的代表，如凱撒、克林威爾、拿破崙那類人，永不出現，則可以斷言他們的地位，因羣衆的要求，也終要被才能較差的旁人填補了去的。

患難時期的羣衆，常急切的需要領袖，一翻歷史，隨處可見。文弱的雅典，蓬蓬戰雲，起自東方，舉國之人都有「倭我后」後來其蘇」的渴望，沈美司鐸克爾 Themistocles 遂開從來未有之局，而以海軍雄視希臘。林肯認政府爲人民的政府，爲人民所立，爲人民而設，故遇有危難之時，此公的權威，亦爲向來總統所少有。總之，當社會机隍之時，或青黃不接之際，或羣衆角立之秋，領袖的需要愈殷，所謂社會的救主，就從此誕生了。

第三、一切事業愈趨於科學化，則羣衆需要領袖的領導愈甚。爲甚麼呢？因爲凡科學化的事業，第一須講效率。今之工業，既迫於工人的加薪，又迫於業主的貪利，地主的增賃銀，管理的求速效，如受播蕩，動搖不已。因而工人則求其敏捷，出品則求其由製造至於裝運毫不停頓，資本則求其源泉活潑，川流不息，可說無一處無一事不求其成功速而收效大。處此情勢之下，實有待於賢明幹練的領袖，鞭辟頭腦呆滯舉動牽掣的羣衆，邁進數步，從物競中求

得成功。第二，須認清因果，智識階級專門技術的進步，已顯然爲近世文化的真正發動機。機器改良，勞動分業，及指揮者能力的發展，致使工人的任務簡單，幾無須多大的學習。智識階級的任務續增，其辛苦亦隨之愈進。工人的勞動時間，辛苦程度，遂與智識階級的勞動辛苦，成爲反比例。工人如不是忘恩負義的小人，他是該如何的感謝智識階級的厚賜呵！然而事有適得其反者，智識階級的需要，莫急於今日，而其不爲工人所容，亦莫過於今日。工人心目中，對於若干智識階級勞作時間較少而收入轉豐的，輒認爲不合於正義。其實精神勞作之能率，必須含有教育在內，較諸祇以肉體勞作的，當然需要稍多的安樂與休息。精神的勞作，在生理上消耗較大，卽此一端，已應有較優的報償。如果連這一個理由還不肯承認，則精神生活受害於淺見的人，實甚於故意的仇視行爲了。然而工人或因智識淺陋，或因受人挑撥，終於不明此理。這一個重大問題，已經鬧了數世紀，而今且愈趨於擴大，如不解決，恐必有某一個民族將淪於萬劫不復之域。此一問題的消滅，必須有身入工人階級中的賢明領袖，使工界羣衆自覺其真正利益的所在，及其今日地位的由來，發見智識階級的絕跡或衰落，卽致自身的貧苦衰敗。這種領袖，必爲今後工人羣衆中最迫切的需要。

卽在政治革命的事業上論，如不講效率，不明因果，則一般人對於現狀不滿的心理，必散漫而容易消失。起初種種制度，種種人物，都被埋怨，都受攻擊；惟因目標過雜，用力不專，不明那一種制度或那一種人物是使自已不滿意的主要原因，結果往往勞而無功，惹起一肚子煩悶。當此之時，如有對羣衆革命運動乘時貢獻的領袖，集中羣衆

的普遍忿怒於一點，使不游移，使大家認識公敵之所在，那麼羣衆對於這個領袖的歡迎，他是如何的熱烈，亦可以想像而得。

第三節 羣衆運動能造成意外的領袖

從前節看來，羣衆確實需要領袖的領導。但當羣衆需要領袖時，事實上有沒有領袖人才，可以滿足羣衆的要求？顯然是一個重要問題。

這一問題，若從羣衆的性行上論，就覺得領導羣衆者，不特有特異的天才，只在極平常的人力。羣衆的理智，是退落於平常人所有普通程度之下的；而其情感的熱烈，則超出於平常人所有普通程度之上。最重要的領導，就在回復羣衆普通程度的理智，並利用其熱烈的感情，引他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一步步的做去。這種任務，只要是一個常識豐富經驗充足具有毅力的人，就能勝任，不必靠甚麼全智全能的天縱之聖，也不必靠甚麼三頭六臂的英雄。莫說不必靠三頭六臂的英雄，而且就是有了三頭六臂的英雄，過猶不及，或者反不能擔當領導羣衆的任務。這個理由，說來較長。先看西洋自文藝復興以來，英雄的世界，不是大部分已經變為平常人社會了麼？無論從政治方面看，或從文學方面看，都見得英雄的崇拜，早已失掉了中世紀的風氣。就是中國現在，也正入於改造倚賴英雄觀念的時期了。其中緣由，無非因為少數出類拔萃的英雄，為羣衆創造新世界，發明新事業，則有餘；如為羣衆建立

模倣的標準，指示成功的寶訣，則不足。羣衆是連平常人都不如的變態人，他與英雄之間，相差不知若干級；相差愈遠，模倣愈難。英雄的言語舉動，每不易爲變態的羣衆所了解。羣衆眼中的英雄，不是一個可以模倣的社會之人，是一個不可幾及的天宮謫仙。只看羣衆對於英雄，如不是視同天神一般的崇拜他們，就是「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的咒詛他們，就可以明白個中消息了。因此，現代羣衆，多半已知道取法乎上，未必達到目的，英雄與鬼神，同是超越尋常而不可模倣的怪物；要模倣，還是在我們儔輩之中，選出比我們稍勝一籌的普通人；他們成功的歷史，我們都能了解，容易引導我們的模倣。而且他們現身說法，以身作則，平易近人，無甚高論，處處容易使我們亦步亦趨。這一個覺悟，就引起了民治的精神，羣衆知道集腋可以成裘，衆志可以成城，三個臭皮匠，可以敵一個諸葛亮；又知道衆擎易舉，孤掌難鳴；在這些教訓上，又喚起了羣衆有組織始有勢力的覺悟。從前靠了英雄的天才，爲我們創造的新世界，發明的新事業，現在須自己創造，自己發明了；英雄所成就的業力，我們如有了組織，自己也有成就的可能了。所謂民治精神，就是普通一般人結合的方法。如此看來，社會上平常人的發現，一方面給依賴英雄的心理一個重大打擊，而他方面就給腳踏實地的領袖人才一個容易產生的機會。他在今後社會進化史上，實在占了極重要的一頁，很明顯的將爲今後社會進化的新記錄。

領導羣衆，既不須如何出類拔萃的英雄；而今日的羣衆，又已經覺悟莫測高深的英雄，高深不可幾及；則羣衆所需要的領袖，最適當的，已不外乎常識豐富，經驗充足，具有毅力的平常人。乾脆的說，只要他是比羣衆稍勝一籌

的人，他就可做羣衆的領袖。這種人物，如說在羣衆中一個也選不出，誰也不能承認。只消羣衆確實需要領袖，而可以充任領袖的人，又能眼明手快認識羣衆的需要，乘機崛起，設法表現其才能，不等開錯過了機會，則必能成爲時勢所造的英雄。你看，法國大革命中，震爍一世的羣衆領袖，除了馬拉是較有特出之才，而且爲富有科學知識的人以外，餘如羅伯斯比爾等，那一個不是才能不及中庸的平常人？那一個不是在羣衆需要領袖領導之時乘時竊位行險僥倖的人？這可見羣衆需要領袖時，雖只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的人物，也捧之如同天帝，倚之如同長城了。一九三〇年，印度羣衆抗英運動的領袖甘地氏，於其率隊赴海濱之先，寫成一文，說明彼若被捕，必有應時勢而產生的領導人物，繼續他的志事。中有最明澈親切的數語：

『此次運動，倘能得良好及忠實的開始，我料將得全國一致的響應。但人人欲此運動成功，必須保持非武力反抗政策，遵守紀律，毋得違越。人人須各守其崗位，必領袖者召喚始出。據我所信，及前此經驗所示，此次運動，必得羣衆響應；而羣衆運動，自能造成意外的領袖。此於全世界皆然，印度未必獨異。』

第二章 領導羣衆的資格

羣衆需要領袖，既如第一章所述的那樣急切，但是如沒有人具備領袖的資格，或者領袖的資格過嫌不夠，羣衆也不願隨便擁戴張三李四自誤誤人的。

能引起羣衆擁戴的領袖，總須於外觀的形貌，內具的智能，社會的地位，至少有較優越的地方。如何纔是較優越呢？敬貢愚見於下。

第一節 領導者應具的體格

羣衆大半是崇拜偶像，眩驚壯觀的皮相之人，如有軀幹雄偉，狀貌魁梧者，驕地呈身於羣衆眼前，則赫赫巍巍的氣概，先教羣衆目眩心驚，神移氣奪，顛倒震懾，而不能自持，所謂「一見傾心」，可常在此種情勢中看到。你看，漢代王商，身長八尺餘，容貌奇偉過人，直教來朝的單于，一見倒退不迭，野心戢了大半。再看，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的楚霸王，把江東八千子弟，收得服服貼貼，直到被困垓下，兵盡力窮之時，瞋目一吼，還能把楊喜連人帶馬嚇得驚退數里。這就可見長身偉貌的人，凡事總先占了個上風。反過來說，那些侏儒短小面目可憎的人，饒你才能出衆，權勢

過人，但與人覲面之初，總不免先吃了個見面虧。楚王瞧不起滑稽多才的淳于髡，楚人叫堂堂相國晏子鑽狗洞，若非身材特別渺小，何致遭人侮辱如此！

體格雄偉，足壯觀瞻，能令人震懾傾倒，這還是外觀問題，而且屬於天生，非人力所能補救；惟有附麗於體格的體力，常爲一生事業成敗的淵源。體力強健充實的人，始能耐人之所不能耐，勝人之所不能勝。弱不禁風的人，力不足，氣不壯，艱難繁重的大任，休想他能負得分毫；就是勉強奮鬥，結果也只落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而已。試看五代之亂，李亞子喑鳴叱咤，目無羣雄，一到衰老時，就不免泣下沾襟，身死伶官之手。李亞子不足數，開國帝王劉季，當其年富力強時，視項羽如無物，及垂暮之日，連遠不如項羽的黥布彭越，都以爲可畏，顯然是在享受子女玉帛之餘，四肢百體同歸朽落，觀察不能精明，智慧不能運用，思慮不能銳入，而胆氣也不足以舉事了。古今能負荷艱鉅，開拓世界的偉人，總須有絕人的異質。史可法督師七日，目不交睫。拿破崙治軍，每夜只睡四小時。格蘭斯頓垂老時，還能步行百餘里。俾斯麥體重二百八十餘磅，筋骸強固，故能冒風雨寒暑，櫻患難勞苦，立非常事功。卽名震全球現任英國首相的麥克唐納氏，身重亦一百六十八磅，且具有尊嚴而又漂亮的身段。羅克喬治重約一百七十餘磅，在國際政治界上，亦具有赫赫的大名。體力如果充實，則軀幹即使不甚雄偉，然奮鬥到底，必能得最後的勝利，終非外強中乾虛有其表的人所能望其項背。而且龐然大物，或反臃腫而不適於治事，短小者活潑敏捷，反足自豪。法國亨利第四，軀幹何嘗高大，亞歷山大及訥爾遜 Nelson身材何嘗雄偉，就是名震一世的拿破崙也很短

小，且常用駿馬代步，以掩其侏儒的體態。所以有領袖羣倫的抱負之人，當致力於可以爲力的體力，練其筋骨，習於勇毅，以彌補體格的不足，不當以侏儒短小而自棄。若不注意體力的增進，則一入羣衆間，水源食料，極易發生恐慌，各種疾病的媒介，極易傳入，而裂日寒風濕地冰天，又隨時可以侵襲，弱不禁風的領袖，又怎得不半途病倒！

體格短小的人，饒有擔任偉大事業，成就偉大人物的餘地，自然不該自卑自棄。而體格雄偉的人，更較適宜於充當領袖，愈宜自珍自愛。據美國統計所示，無論行政的或學術的領袖，他們身體的高度與重量，總過於經營平凡事業的平凡人。當時曾有人發函二千四百九十七通，徵求美國各界知名之士的體重與高度，應徵者計四十種人，國中俊英，約盡於此。

茲將四十種人的高度與重量，分別彙列一表，讀者細加觀覽，可以知行政領袖，大都軀幹之高，體質之重，過於學術家。而智力優越的學術家，身高則位在第二十種人以下，體重則有六種人歸入下層。（高度以英寸計，重量用磅計。）

第二表首領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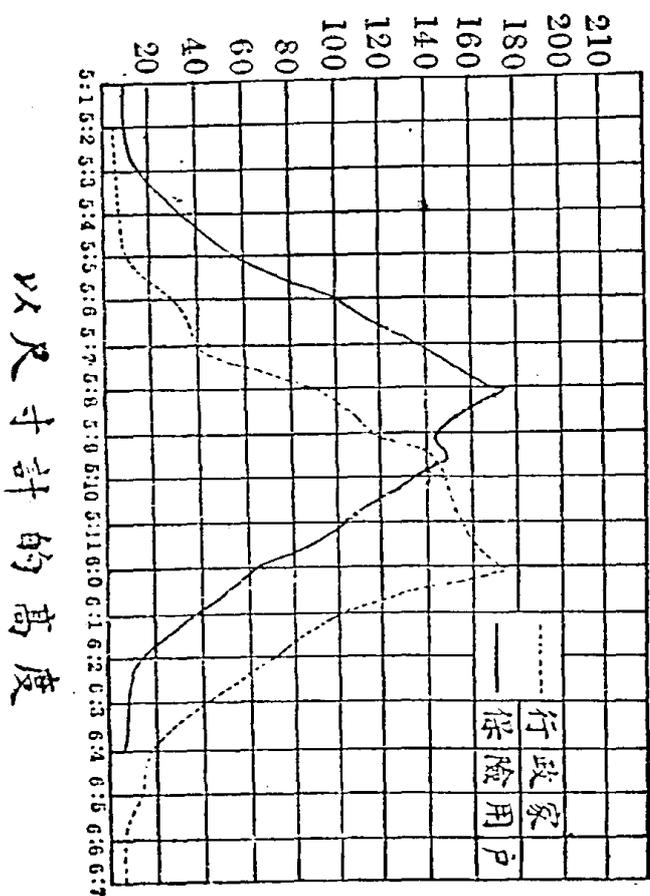
列次	類 別	重 量
1	清道監督	216.7
2	警察長	202.4
3	看守長	191.2
4	慈善會會長	190.4
5	救火會會長	189.4
6	青年會幹事	188.6
7	銀行行長	186.8
8	工廠監督	186.7
9	工團團長	186.3
10	鐵路總理	186.3
11	工黨之組織者	186.1
12	參議員	185.0
13	禁酒家	181.9
14	售貨經理	182.8
15	世界工黨	182.2
16	省長	182.0
17	改革家	181.7
18	大學校長	181.6
19	公司經理	179.8
20	市立學校監督	178.6
21	車頭房之監督	177.0
22	市長	176.9
23	主教	176.4
24	禁酒會之職員	176.3
25	保險經理	175.2
26	出版家	171.9
27	律師公會會長	171.5
28	社會黨之組織者	171.0
29	經濟學家及社會學家	170.8
30	製造家	169.9
31	教會會長	169.8
32	發明家	169.4
33	法院院長	169.0
34	藝術家	135.7
35	商人	163.7
36	講師	162.3
37	音樂家	161.9
38	哲學家	158.4
39	著作家	158.0
40	心理學家	155.3

第一表首領的高度

列次	類 別	高 度
1	改革家	5.11.4
2	清道監督	5.11.3
3	看守長	5.11.3
4	省長	5.11.2
5	察長	5.11.1
6	社會黨之組織者	5.10.9
7	鐵路總理	5.10.9
8	大學校長	5.10.8
9	經濟學家及社會學家	5.10.8
10	銀行總理	5.10.7
11	參議員	5.10.6
12	主教	5.10.6
13	律師公會會長	5.10.5
14	市立學校監督	5.10.4
15	工團團長	5.10.4
16	教會會長	5.10.4
17	公司經理	5.10.4
18	救火會會長	5.10.3
19	禁酒家	5.10.3
20	青年會幹事	5.10.3
21	世界工黨	5.10.3
22	發明家	5.10.2
23	著作家	5.10.2
24	售貨經理	5.10.1
25	藝術家	5.10.1
26	市長	5.10.0
27	工廠監督	5. 9.8
28	保險經理	5. 9.7
29	心理學家	5. 9.7
30	慈善會會長	5. 9.6
31	法院院長	5. 9.6
32	哲學家	5. 9.6
33	商人	5. 9.4
34	車頭房之監督	5. 9.3
35	禁酒會之職員	5. 9.2
36	講師	5. 9.2
37	製造家	5. 9.0
38	工黨之組織者	5. 8.2
39	出版家	5. 7.9
40	音樂家	5. 5.

行政家身體的高重，既逾於智力優越的學術家，亦逾於平常一般人。今以業保險者之所紀爲張本，列表如下：
 (見美 The Association of Life Insurance Medical Directors and the Actuarial Society of America 所製之 Medico-Actuarial Investigation)

第二圖
 行政家與保險用戶高度的比較
 事件之數目



如以所得的張本，研究行政家軀幹大小與地位輕重的關係，亦可見地位較重要者其軀幹亦較雄偉。(下表

所列，乃以地位大小比較人的軀幹。所謂小，只是職位稍微，並非其人有可議之處。）

第 三 表

地位與軀幹的關係

種 類	高 度	差 數	重 量	差 數
1主教	5:10.6		176.4	
2小城宣教師	5:8.8	1.8英寸	159.4	17.0磅
3大學校長	5:10.8		181.6	
4小專門學教校長	5:9.6	1.2英寸	184.0	17.6磅
5市立學校監督	5:10.4		178.6	
6小城之小學校長	5:9.7	.7英寸	157.6	21.0磅
7各省律師公會會長	5:10.5		171.5	
8各邑律師	5:10.0	.5英寸	162.4	9.1磅
9售貨經理	5:10.1		182.8	
10售貨人	5:9.1	1.1英寸	157.0	25.8磅
11鐵路經理	5:10.9		186.3	
12站長	5:9.4	1.5英寸	154.6	31.7磅

第二節 領導者應具的才能

一 領導者須具備智仁勇三達德

要知道領導者應有如何的才能，必先知道今日羣衆運動中的羣衆應有如何的才能，然後領導羣衆向應有才能之途進行的領導才能，始可以確定。詳細些說，因為羣衆的才能，不夠做羣衆運動的工作，所以要有人領導；領導者的任務，就在補足羣衆不夠的才能。用甚麼去補足他，是材料問題；怎樣去補足他，是方法問題。領導者必須有高過於羣衆才能的才能，纔有補足羣衆才能的材料；又必須有運用自己才能的才能，纔有補足羣衆才能的方法。要知道怎樣纔是高過於羣衆的才能，怎樣纔是能運用自己才能的才能，須先知道羣衆應有的才能，及今日羣衆性行的真相。

人類心理，可分知情意三部，故本書研究羣衆心理，亦分知情意三部分去研究。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之爲智仁勇三達德。所謂達德，是四通八達，因應咸宜的道德。三者到圓滿發達時，究竟是怎樣的狀態呢？孔老夫子告訴我們，「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今日所需要的羣衆，就是具有不惑不憂不懼之才能的羣衆。對於普通問題有相當的認識，是羣衆起碼必須具備的不惑程度；努力爲公衆謀利益，不憂一己利益的得失，是羣衆起碼必須具備的不憂程度；對於認爲應做的事，熱烈勇往的做去，不把甚麼惡勢力，甚麼大阻力，放在心上，是

羣衆起碼必須具備的不懼程度。從羣衆心理上觀察，今日的羣衆，表面上好像能够不惑不憂不懼，而實際上實在是一羣大惑不解，憂懼交迭的可憐虫。因此之故，今日羣衆運動，就無一不以慘敗了結了。

二 智者不惑的條件

怎樣纔能領導羣衆，使羣衆具有不惑的起碼程度呢？最要緊是領導者自己先能不惑。怎麼樣纔能不惑呢？其條件是練達羣情，洞明時勢，知彼己，辨是非利害。

一、在某種情形之下，便會有某種的羣衆動作；某種的羣衆動作，可用某種方法去發展其中的長處，矯正其中的短處。民之情僞，雖不能盡知，總須知其大概，尤須能見微知著，觀過知仁，更須能知人善任，因材施教。領導者如果有這副眼光，則對於羣衆的忠佞賢奸，不僅一目瞭然，且由此可以得着周旋羣衆的常識與判斷，優於採取適應眼前事態的行動，見得到，拿得定，發得開，收得住，精敏果決，沒有一些遲疑不決的態度。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惑，第一須練達羣情。

二、世事的成住毀敗，常隨時勢轉移；時機未熟，則雖如中山先生的志切救世，獻身以謀革命，猶不免遭民衆的非笑與漠視，雖欲爲國民的嚮導，然獨行而無與從，雖欲爲國民的前鋒，然深入而無與繼，事倍功半，不勝惋惜。而且成之甚難，敗之極易，時機既熟，則一呼百應，事半功倍，成之甚易，敗之極難。并且時機既失，便不再來；時機既失而仍欲有爲，所得必不償所失。領導羣衆者必須有洞明時勢的慧眼，始能當機立斷，因利乘便，以最少的努力，得最大的

勝利，又惟有看透時勢的慧眼，始能分析那一件事應做，那一件事不應做，那一件事可先做，那一件事只得後做，那一條路是生路，那一路是絕路，不動則已，動必合理而有效。亦惟有識時勢的慧眼，始能臨事不惑，事前不憂，事後不悔，到甚麼時候做甚麼事，在甚麼環境行甚麼主義，一切落伍、幼稚、夢想、越級、種種錯誤，種種反動，都不會發生。一言一行總是非常的精明，非常的果決。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惑，第二須洞明時勢。

三、羣衆需要的是甚麼？厭惡的是甚麼？現在的動作，將有如何的變化？凡此羣衆方面的情勢，是應知道的。統治階級爲甚麼不贊成羣衆的要求？統治階級與羣衆見地的差異，究竟在那幾點？有沒有使雙方見地接近的可能？如沒有接近的可能，行將有如何的險象發生？凡此羣衆與統治階級兩方面的情勢，是應知道的。在自己指揮之下的羣衆，有沒有被其他黨派蠱惑或離間的弱點？其他黨派統率之下的羣衆，強弱如何？他們常用何種戰略？凡此敵方情勢，也是應知道的。羣衆平日對於自己的信仰如何？自己平日領導羣衆的成績如何？現在自信有沒有領導羣衆的把握？如有把握，有幾分把握？如無把握，將釀成如何的局面？凡此領導者自己的能力問題，更是應該知道的。古人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以爲果能知彼知己，雖敗而必可收拾。領導者如果有知彼知己的能力，成敗早已了然，心中必無滯疑。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惑，第三須知己。

四、領導羣衆者最重要的目的，在於領導羣衆從事合理的運動。運動的合理與否，別於是非，是非的分別，則在於兼利與私利。羣衆爲國家民族中之一種集合體，不能脫離國家民族而爲自私自利的運動。如運動之利於國家

民族，而兼以利於羣衆自身者，則爲是；犧牲國家民族的公利，而獨求自身的私利者，則爲非。是非不明，便不免倒行逆施，從謬誤的心理中，幹出損人不利己的愚昧而野蠻的動作。利害與是非，本相因而至，舉動是的，常得利；舉動非的，常受害；是非關頭，就是利害關頭。那些不明是非順逆之徒，常逞一朝之忿，爲非作歹，結果終於自尋煩惱，常掘坟墓，實在都是可憐不可笑的妄人呵。領導羣衆者自己如果是一個識是非明利害的好漢，是總會把羣衆從歧途徬徨或倒行逆施中解放出來的。否則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世間甯有是理。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惑，第四須辨是非利害。

三 仁者不憂的條件

怎樣纔能領導羣衆，使羣衆具有不憂的起碼程度呢？要羣衆不憂，自然先從領導者自己不憂做起。領導者怎麼樣纔能不憂呢？其條件是認定犧牲一己以救世爲畢生最大天職，洞明宇宙進化是逐步漸移，並能副之以勤慎誠實諸美德。

一、我們若以四子書解釋仁字，可得四種意義。大學說，「一家仁，一國興仁。」則仁是齊家治國的要道。中庸說，「力行近乎仁。」則仁是重實行而不尚空言的要素。論語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則仁是倫常中不可缺的要件。孟子說，「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則仁是推己及人的要訣。一個人要履行這四種意義的任務，總以犧牲一己去救世爲前提。不肯犧牲自己，固然不能行仁；若犧牲自己於聲色貨利之中，而不能鞠躬盡瘁於救世的盛業，

亦不得謂之行仁。仁者看見了世人的墮落，社會的醜態，必不忍不負責任的肆意譏評，或消極的傷心落淚，甚或大唱高調，置身於西山之頂，採薇自樂，而笑罵下面的社會在那裏開倒車。他們總是抱定一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到民間去實地觀察。就是十二分墮落的民衆中，十二分醜態的社會裏，亦能很勇敢的走進去，學佛家所謂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不但自己擔任救世的重任，而且盡力使全國民衆都憬然於救世工作人人有責。成功固好，不成功而殺身成仁，亦覺心安理得。這種工作，並不完全是苦的，只要有革命的勇氣，其中自有不少樂趣。諸葛亮食少事煩，人不堪其憂，他却不改其樂，這種精神，就是從損己救世的見解中產生的寶貝。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憂，第一須認定犧牲一己以救世救人救國爲畢生最大天職。

二、現在的世界，自然不是圓滿的世界；在現在不圓滿的世界中，無論做甚麼事，自然處處感覺着不如意。但是從仁者看去，總是生趣盎然，無入而不自得的。爲甚麼呢？因爲仁者看得宇宙和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只是人生的活動，宇宙的進化，全基於人類的努力。所以易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生觀既是宇宙觀，那麼宇宙本來是一件永遠不會圓滿的東西，易經六十四卦所以始於「乾」而終以「未濟」。正惟永遠不圓滿，纔容得人類永遠努力向前。每一代人類的努力向前，本來只能在宇宙進化的遙遙的長途中，往前挪進一兩步，絕對沒有一蹴而幾於圓滿境界之理。仁者看透這個道理，所以對於不能圓滿那個問題，永遠不去憂慮他。仁者又看透在宇宙進化的長途中，雖然不能一步成功，但只要努力一點，總會進步一點，距離成功的境界總會接近一點，所以抱定

「自強不息」的弘毅精神，去幹那種「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勾當。領導羣衆者，如能認清宇宙進化是逐步漸移之理，自然會不憂成敗得失，掃除了許多無謂的計較，只就其所認爲應做的事，一步步的向前努力，直努力到「死而後已」了。中山先生說：「四萬萬人都是阿斗，中國國民黨便是扶翼阿斗的諸葛亮。」這真是藹然仁者之言，凡領導羣衆者，所當深明其故的啊。但諸葛亮是容易做的麼？試一考查諸葛亮的史實，便會教領導者該如何的努力了。諸葛亮一生的大方針，是「漢賊不兩立。」工作的精神，是「成敗利鈍，非所逆視。」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領導羣衆者若能够如此，那麼愚昧如阿斗的羣衆，纔會得着賢明的扶翼。若是不然，便會因計較利害得失的原故，使許多應做的事，擱置不做，把許多應該爲民前驅的責任，逃棄不負，只是終日哭喪着臉，忍看斯民之「淪胥以鋪」了。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憂，第二須洞明宇宙進化本是逐步漸移之理。

三、我們如不立志領導羣衆，便罷；若想領導羣衆，則勤勞謹慎，缺一不可。勤勞的反面是懶惰，謹慎的反面是粗忽，懶惰的結果，必是事事廢弛，粗忽的結果，必是事事錯誤。事事廢弛，事事錯誤，如何會不弄到一身煩惱呢！仁者看透這種道理，所以時時勤勞，處處謹慎。你看，釋迦救世，朝晚不暇進食，孔子行仁，席不暇暖，墨子兼愛，突不得黔，只要有利於天下，何慮勞身焦思，糜頂放踵。同時他們都很謹慎，不論幹甚麼事，總不掉以輕心，所以事不廢弛，行不錯誤，能做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境界。有憂時，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免除私憂，即所以免除煩惱。今日領導羣衆者，其勤勞謹慎皆有過於古人的必要，既須身入民間，博考輿論，以免一意孤行，或被入朦蔽；又

須慎於命令，以免朝令暮改，妄事紛更。如果平時不接近民衆，臨事亂發命令，必致跋前踬後，動輒得咎，落得個衆叛親離，憂傷憔悴而去。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憂，第三又須副之以勤慎的美德。

四、勤慎還不够，更須副之以誠實。惟誠實的人，纔能感動羣倫，使人心悅誠服。惟誠實的人，纔能至誠不息，集中精力於應做的事，不旁鶩，不躲懶，不中途叛變。亦惟誠實的人，纔能充任羣衆的忠實領袖，矢勤矢勇，必信必忠，爲羣衆謀福利。那些拐騙了羣衆以謀個人利益，或最初尙能爲羣衆犧牲，而一遇難關，就垂頭縮尾，把羣衆遺棄的人，都是羣衆的罪人。雖然羣衆被人利用了一時，看不出，然十日所視十手所指的結果，終於要被羣衆看出了真相。饒他技倆如何鬼蜮，終不能以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到那罪惡貫盈的時候，千刀王莽，刺盡了他的臭皮囊，三豕蚩尤，磔透了他的惡魂靈，智瑤的頭，千人共食，董卓的腹，永夜長明，身死骨寒，遺臭萬年，又何止是自尋煩惱呢！所以真正具有領袖才能的人，決不敢欺騙羣衆，更不願欺騙羣衆；而羣衆鑒於他的忠誠惻怛，肝胆照人，也總是死心塌地的願供驅策，效死不去。證以歷史，歷歷不爽。試想，精誠所至，天下歸心，那是何等的快樂呵！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憂，第四還須副之以誠實。

四 勇者不懼的條件

怎樣纔能領導羣衆使羣衆具有不懼的起碼程度呢？最要緊是領導者以身作則，先自不懼。領導者怎樣纔能不懼呢？其條件是心地光明，臨變鎮定，治事敏捷，持志堅毅，而對於努力奮鬥犧牲等等革命的道德，能時時去加以

新的估量，與嚴格的追求。

一、一個人若是意志薄弱，就是有豐富的智識，臨時也會不敢用，就是有優美的情操，臨時也會變了卦。要使意志堅強，第一件須要心地光明。凡心地光明行誼磊落的人，心中自有一片大道理，可以對越上帝，可以剖示羣衆。立足點既極穩固，又極正大，自然會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充塞於一舉一動之間，理直則氣壯，乃是必然的結果。孟子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可知氣壯完全基於理直，胆大完全基於心公；若是心地曖昧，私慾充塞，那麼一切行爲，總不免鬼鬼祟祟，遮遮掩掩，時時顧慮着輿論的制裁，恐懼之心，便與時俱進，饒他是百鍊鋼，也不免變爲繞指柔了。昔人說，『無慾則剛』，這話誰也不能否認吧。領導羣衆者，如果心地十分光明，不想利用羣衆，做圖謀個人福利的工具，不願坑陷羣衆，做試驗不合時宜的主義之材料，便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醜態，絕不會有畏首畏尾的恐懼之心，自然會遇着應做的事，該怎着做，便怎樣做，而且一點不遲疑，扛起來便做，堂堂地做一個一無所懼的勇者。孔子說，『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這是何等的光明強毅！老實說，做領袖不做到如此，決不會成一個領袖。果真光明強毅如此，還有甚麼可怕。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懼，第一須心地光明。

二、世變日亟，決非我們的智識所能完全逆觀，如果一味與世浮沉，隨波起伏，必不免與羣衆同陷苦海，又何能

領導羣倫有志領導羣倫的人，總當以不亂的心知，審察問題的表裏，應付萬變的事態，然後能以靜制動，以定制變，泰然超越於一時的紛紜變態之中，而獲得最後的勝利。要是不然，則方寸如麻，吾心先亂，就是遇着極平常的問題，怕也不能靜思遠慮，處理得洞中肯綮吧。羣衆本來是好動惡靜，易亂難治的東西，尤其在謠言迭起之時，最容易騷動。未亂易治，既亂易治，亂本不怕，惟有在人心騷動之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叫做將亂，將亂最難處理。若張皇其詞，遽用處理已亂的手段去處理，不免急則生變。若蔑視變端，誤用處理未亂的手段去處理，又不免養癰遺患。惟具有神定氣閒，心細如髮的才能者，纔能以不慌不忙的態度，用不激不隨的手腕，盡最善的努力，應付這已亂未亂的狀態。若在狂瀾震天，羣情鼎沸的極亂時期，或危疑震撼之際，自然更須澄心定慮，且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的鎮定本領，纔能衆醉獨醒，主持劫運，領導羣衆回復清醒的意識，改正瘋狂的舉動，以免暴民橫行的慘劫。果真如此的站得穩，看得透，則饒他世亂如麻，總能勇於處理，還有甚麼難關可怕呢？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懼，第二須鎮定。

三、機會之來極微混，其去極迅速，既去以後又極不易再現。如果千載一時的機會，既已到來，沒有眼敏手快的本領，見微知著的智慧，迎頭趕上去利用他，那麼偶一蹉跎，就成千古大恨，他人既然猛着先鞭，我就有望塵莫及之懼了。蒯通因韓信不知利用機會，曾說：「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揮。」又說：「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他對

於知而不卽行，行而不敏捷的人，真可算得是痛下砭針。可惜韓信因循濡滯，遂遭漢高毒手。專制帝王的喜怒，固然無常，而羣衆情感的變動，尤爲可怕，偶一不注意，他就會改變其原來的主張，忽而打倒，忽而擁護，給你個冷不防。如果應付再不機敏，必致變亂迭起。惟精於此道者，治事始有銳敏之觀，即使猝遇大變，亦不致驚惶失措。我既着着爭先，得心應手，羣衆就甘拜下風，不敢搗亂，乃是必然的因果。昔西班牙王向亨利第四挑戰，亨利毅然告訴他的使者說，「請你的主人留意，在他沒有踏上馬鐙之前，我就高據鞍上了。」亨利第四自信其有警敏的天才，所以對於西班牙的挑戰，毫不畏懼。故領導者要能不懼，第三須敏捷。

四、我們既已生存於物競的世界，則我們所遇的，無處不是險境，無事不是難題，而且所做的事業愈大，所遇的艱險亦愈多。不過我們在這個大鐵爐一般的世界中，如爲平凡的材料，固不免溶解；若是銅筋鐵骨的好漢，亦必從爐中磨練出來，順境與逆境，本是相間迭來，順境固然不能常遇，逆境亦實在只有此數，若能困知勉行，強毅勇往，則盤根錯節之既破，必有應刃而解之一日，否極泰來，是必然之理。如明白此中消息，則與境遇的鬪爭，既不可避，就不可怕。所以赫胥黎說，「現在要治道有功，非與天爭勝不可。應該沉毅用壯，拿出大丈夫的本領，強立不返，可爭可取，而決不可投降。所遇的善，自然珍愛他，維繫他；要是不善，也沒有甚麼憂戚懼怕。」領導羣衆者，若在遭逢挫折時，誠能百折不回，則其志願才氣，自可以開拓心胸，一股磅礴勇往之氣，先足以凌駕艱鉅，而一種任重致遠的宏毅精神，尤足以貫徹始終。試看摩西憫憐猶太人受厄於埃及，立志救援，但是他的工作，困難極了，最初猶太人不能理解其

苦心橫肆抗阻，經過十餘年，猶太人覺悟了，而埃及人又極力阻止，經過十餘次苦戰，始能逃出。然所欲至的樂土終不能一蹴而幾，又徬徨沙漠中四十年，愈挫愈奮，卒告成功。再看十九世紀初年，英國急進黨唯一無二的一名議員，把普通選舉法案，提出於議會，立遭否決；但他毫不灰心，明年又一字不易的提出。年年否決，年年提出，一連提了七年，仗他這種堅毅的工夫，遂使普通選舉，成爲全世界的天經地義。我想領導羣衆的人，多少總要碰着摩西那種的境遇，忠而見疑，不蒙羣衆諒解，難關重疊，時被敵人阻厄的。又多少總會碰着急進黨黨員那種時機，曲高和寡，孤掌難鳴的。若沒有一些堅毅工夫，嚇都嚇退了，那裏還會冒難奮進呢？拿破侖說：『兵家勝敗在最後十五分鐘，在我困難之時，敵人亦在困難之時，在我疲乏之時，敵人亦在疲乏之時，乘敵人困難疲乏的當兒，我鼓足餘勇，繼續奮進，則勝利就不得不歸我了。』此可知要得勝利，必須堅持到底；但自信力不強的人，必不能堅持到底。要得堅持，須先自信。伊尹說：『余天民之先覺者也，余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余覺之而誰也？』孟子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這真是領導羣衆者應有的覺悟，應有的自信，也是應有的豫適。故領導者要能不懼，第四須堅毅。

五、努力奮鬥犧牲，是最重要也是最平常的革命道德。必先求得努力奮鬥犧牲的正確意義後，再肯定應該如何實行努力奮鬥犧牲，以便時時檢省，時時踐履。

努力是用其已有的力，去做力能勝任的事；而且有時期知力所不逮的事，也得設法去求其逮的意思。要做到

這種工夫，第一要有正確的主義和政策爲方針；不然就會努力錯了方向，而遭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之懼的。第二、要本中山先生『知難行易』的精神，拚命做應做的事；不然，勇氣不足，會發生惡勢力輕侮環攻之懼的。第三、要在努力工作以外，分出餘力，努力於學問與體育；不然，力的質與量，沒有增加，會遭逢力竭聲嘶之懼的。第四、要努力於訓練羣衆，激增全羣的力量，共同努力，繼續努力；不然，會感覺到任重力弱，鼎折餗覆之懼的。

奮鬥是當他人或他種力量向我侵犯壓迫或阻撓時，我竭力戰勝了他，而實現自己最正確的主義政策的意思，道高一尺，魔高千丈，環境中所有惡勢力，向來是勾結着來阻撓我們正義的舉動，我們越是要革除惡勢力，而惡勢力困獸之鬪，也越是厲害。而羣衆的愚昧，與社會心理的軟弱，又爲工作前途一種極厲害的消極的阻力，這種阻力，最會教我們對他哭笑不得。惟勇於領導羣衆去革命的領袖，常下絕大的決心，常鼓極大的勇氣，以再接再厲的精神，認準惡勢力的所在，迎頭奮鬥，毫不畏縮，其結果亦常得勝利。

犧牲的意義，是犧牲自己，去救國家民族，而不是提出自己去犧牲他人。其犧牲自己，亦不是僅僅爲了個人，或爲了一派，一系，一事，一時，而與國家民族的永久問題無涉。凡國家民族正當革命過程之中，實在是整個民族正輪着一個過渡與犧牲的時代。若與其他先進民族相比較，便處處感覺自己和整個的民族，都已淪爲過渡時代的犧牲品。此時全在領導者肯加多自己犧牲的分量，始能縮短全民族普遍犧牲的時間，與減輕全民族普遍犧牲的分量。領導者如果忘却自己應比他人更多犧牲的天職，甚至連和一般羣衆所同有的犧牲都希望獨自獨免，則領導

者退出了犧牲，就是退出了革命，自處於被革命被領導的地位，靜待他人再來革命，再來領導。革命與被革命，領導與被領導，如此起伏循環不已，結果一定使全民族久停於可怕的普遍犧牲之中，甚至使這種犧牲，越過越可怕，而至於不能補救。所謂過渡時代，便只有延長下去，而終於渡不過去，長久飄流在險惡的水面上，而有沉淪苦海，萬劫不復之懼了。稍微有心之人，那得不為這一個民族的前途慄慄危懼呢！中山先生的遺教，「革命者，不是成功，就是成仁。」不論成功或成仁，總以能够犧牲自己為先決條件。

歷史上勇敢的領導者，不但能認清努力奮鬥的意義，切實遵行，而且能體行犧牲的意義，見危授命，毫不畏縮，故其領導的資格，卓絕一世。所以領導者要能不懼，第五要對於努力奮鬥犧牲等等革命的道德，能時時去加以新的估量，與嚴格的追求。

第三節 領導者應具的威望

威望是甚麼？是氣概魄力滲入羣衆心目中的一種印象，是施及於人類心意中的一種權力，是一切權力的中樞，是羣衆把偉大而健全的見識及功業聯在一起的特種觀念。不論著作藝術功業道德，只要他具有形成威望的資格，一旦形成了，總足以麻痺他人的評判與研究能力，使他人的精神上，既然威服他，同時又有些害怕他。本來可以自主的心意，到此恍恍惚惚，貼貼伏伏，完全受他統治，好似感受電氣者所受一種微妙不可思議的感覺一般。從

來掌握世界支配權的，無論爲一種思想，或一種人物，總憑藉着這種不可抗的威望，去伸張他的權勢。

威望雖有多種，大綱可別爲二：一爲外來的威望，二爲內在的威望。外來的威望，乃由特殊的權勢地位財產服裝勳章等等所生的結晶。除此以外，便爲內在的威望，爲各人所專有，非由『外鑠』乃是品性與學問的結晶。如果一個人既具備此種威望，又加上地位財產服裝勳章等等外來的威望，自然是相得益彰。即使沒有外來的威望，那麼內在的威望，仍可以巍然獨存，而且具有不可動搖的真價值，有時也能表現其勝於外來的威望之面目，使衆人共視，令衆人傾倒。前者如『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後者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一等偉人摩罕默德釋迦牟尼孔子孟子以及近代的中山先生，其骨已朽，離世已久，但我們一提他們的大名，一想他們的爲人，便不由的油然而生尊敬之心。

內在的威望，很不易造成，歷史上轟轟烈烈的好漢，大概都只有外來的威望。外來的威望，雖不及內在的威望，但是如果具有權勢，佔有地位，擁有財產，服裝俊整，勳章煥耀的人，即使他本身的價值不見高貴，那威望却赫然歸附，而民衆亦翕然畏服了。僅具有外來的威望，而令人一見即震懾傾倒的，歷史上不少其人，如德賴色 *Delassard* 當開關蘇彝士運河時，英人反對極烈，然一經現身倫敦，立使萬民愛戴，投票立集。德賴色能立刻使反對他的民衆一致擁護，是何等的魔力！汪膽 *Yandamme* 不怕鬼神，獨一見怪傑拿破侖，就震恐顫動到同沒見世面的三家村中小孩子一般，以爲極其威烈，足以使人蹈湯赴火而不敢辭，其勢力之大，且使其敵人崇拜如不及馬利伽洛林

(Marie Caroline) 布爾本 (Bourbon) 王朝之婦，馬利鐵來司皇后 (Marie-Therese) 之女，是應視拿破侖爲仇敵的，乃視爲神聖，她的書信上說，『這是世界所生的最大偉人，他的勢力，剛快、堅忍、活動、才幹，足使我羨慕不置。有此君主，真是一國的大幸。我固然要民國的失敗，但須保存本拿破爾特 (Bonaparte) (拿破侖的姓) 如果他不幸而死，大家應把他散成灰，送一劑給各君主，送一劑給各大臣。』拿破侖能教立於仇敵地位的璇宮豔婦，又驚又愛，把他同心肝肉兒般看待，試想又是何等魔力！德賴色與拿破侖，當時並沒絕異出衆的學問，只因具有不可一世的氣魄，故能使人一見之下，凜然若不可侵。卽如雄冠佩劍的一般將士，玄端深衣的普通法官，因服飾的暗示，亦常使人發生懷刑畏威之心。真的，外來的威望，具有不可思議的攝力，饒他是篤信社會主義之徒，打着不求個人富貴利達的旗幟，但有朝一日，忽見王侯的華貴，也不能木然無動於心。所以派司夸爾氏說：『我曾細察英國國民性，英人本自命富於理解力的，一旦和貴族接觸，可就利令智昏了。貴族說坐，纔坐；貴族說去，就去；一呼卽諾，不敢少違。身和貴族距離愈近，臉上就愈現笑容。要是貴族假以辭色，便眉飛色舞，樂不可支。他們崇拜貴族的心理，簡直通乎血管，動乎四體，好似天性一般。此和西班牙人的愛跳舞，德意志人的愛音樂，法蘭西人的愛革命，各成爲特有的嗜好。有人說，英人天性愛馬，又愛莎士比亞的劇曲，據我所見，這都不及他們愛慕貴族的程度。君不見描寫貴族生活的書籍，飛遍國內，人人愛讀麼？』派氏所說，雖屬有爲而發，事實却信而有徵。

領導羣衆者，如果具有社會生存所應具備的性行，而顯著豐滿的表現於外，使羣衆心目中，認爲最利於本國

體的生存競爭，言行舉止，釐然有當於人心；那麼領袖的威望，已經具備，吸引羣衆的權力，已經得到。一旦現身舞臺，與羣衆接觸，竟可以興奮羣衆的精神，迷漾羣衆的眼識，搖颺羣衆的腦筋，集中羣衆的注意，轟地入據羣衆的靈臺，致羣衆五體投地，不能自持。要是面目可憎，言語無味，態度鄙瑣，舉動輕佻，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一些沒有光明俊偉神聖不可侵犯的氣象，那麼無論你怎樣的才高識廣，外貌先就被羣衆瞧不起，那裏還談得上領導呢？所以領導羣衆者，必須具備相當的威望。

所謂相當的威望，不須天縱，只在人力。如在言語方面，字字清晰，語語合理，雖不必適合邏輯，而總能使羣衆首肯；舉凡說話時咳嗽吐痰輕笑誇口鄉音土語等尋常最易犯而最見惡於人的毛病，注意革除。又在態度方面，有使人覺得可親的和藹，使人覺得可敬的莊重，使人覺得不可欺誣的機警，使人覺得不可輕撼的沉着，則羣衆一見了，就五體投地。但和藹太過，則人以為阿媚；莊重太過，則人以為傲慢；機警太過，則人以為狡猾；沉着太過，則人以為蠢呆。必須適合分際，才能使人悅服而具有吸力。在服裝方面，亦須整潔高尚，不用奇異色彩，與奇異格式，以使羣衆樂與應接為度。

本編中凡有關於領袖修養的言論，可算都是領袖養成威望的方法，既已散見各節，此處自不必觀縷。惟尚有最重要的修養威望之道數點，不可不說。

第一、是和羣衆接近時，最要處處留心自己的舉動。舉動是人格的具體表現，所有舉動，總要能入乎羣衆隊伍

之中，超出羣衆性格之外，一進一退，若即若離，使羣衆對我莫測高深，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驚喜之心。郝斯頓省長退任後，徜徉街頭，不改故態。鄂康爾在處境最危的時候，從容自在，豐采如故。他們有堅嚴的態度，故不失羣衆的信仰。又如惠斯業柏訥爾，眼光一射，令人又敬又愛，覺得他凜然不可侵犯，言語舉動，總非普通人所及。我們不必加入羣衆中去的時候，尤應養望潛修，使人視我如天上神仙，可望不可即。西歐相傳，向來主持政治者有一格言，「候選人不應與選舉人同居，必須養尊處優，使人驚歎。」又有相傳的俗語，「僕人眼裏無英雄。」這不外聞見太熟，便看不出可尊可貴，引不起神祕的想像，狎褻之心，或將由此而起。

須知偉大人物的所以成其偉大，不是出於偶然的，當他伏處之時，早已處處注意，時時用功，以修養其服人的魔力。人們都知拿破侖盛時，恃其勢力，才得建立其威望，豈知當他寂寂無聞，手無寸柄之時，已養成威望的根基了。他本是一個無名將校，因長官的賞識，使他率兵征意大利。那時前敵將士，魯莽驍悍，都不願聽他的命令；不料一接近他的豐采，便驚服到五體投地。在拿破侖却只是行其所素，並沒有什麼神術。我們讀台恩氏的追懷錄，當時會見的奇觀，還似躍然紙上。追懷錄中說：

「拿破侖出身低微，後至貴顯。在他入軍時，將士多輕視他，初到參謀部，更爲鄂顯羅不滿。鄂氏是一個傲慢自尊，簡率無禮，常時自誇他智勇功蹟的人，所以十分輕視拿破侖，不屑與伍。有一日，鄂氏來，拿破侖任他久候，不立即接見他，待他候了多時，纔戴上顛巍巍的雄冠，佩了明晃晃的利劍，突然而出，與他略談軍略，即發令揮之去。

鄂氏受了拿翁不測的待遇，竟噤口無言，抖瑟瑟的退出。半晌，心跳稍平，戰戰兢兢，舉行宣誓典禮。鄂氏曾向人道：「噫！我真不解這個藐小的新將軍，何以使我一見他，便失去靈魂，害怕到這步田地？」

拿氏既用威望震懾這位獷悍的鄂氏，於是要叫鄂氏赴湯蹈火，也不敢不去。類此之事，拿翁一生歷史中，處處可見。其後拿翁雖死，遺威尙存，所以他的姪兒拿破侖三世，雖一庸夫，還能依庇他叔父的餘蔭，做了好多年的帝皇。

第二、是多站在羣衆背後做促進人；少站在羣衆面前做代表人。羣衆運動成功，自然能造成領袖的威望；要是失敗，威望必無從建立。所以威望的真正確立，以羣衆運動的成功爲第一要件。可是要羣衆運動成功，先要準備做領袖的人，不馬上出去做代表，只是埋着頭，在羣衆背後，組織羣衆，訓練羣衆，以促進羣衆運動的成績。如果和急色兒一般，愛出風頭，急急的充當代表，充當領袖，那麼向來在羣衆背後充當促進人的，一做代表，就解除了促進的責任。同時，羣衆間也缺少了促進的人材，並且應該共負的責任，羣衆都把他卸在代表身上。在此種現象之下，羣衆固然沒有進步，代表也是無能爲力。代表得了這種羣衆，如得石田，沒法耕種，羣衆選了這種代表，又如買櫝還珠，不得不償失。羣衆運動以失敗了結，領袖的威望也無從建立。所以要做領袖的人，萬不可心急，忽略了預備的段階，必須耐着性子，待預備成熟了，再行出馬，自然有「水到渠成」的順利，「一鳴驚人」的奇蹟。

第三、好惡要同於羣衆，以求得羣衆引爲同志。羣衆所歡迎的領袖，有時完全出於情感的相投。前年胡佛當選美國大總統時，有人調查人民所以選舉胡佛的心理，而得如下的統計：

因胡佛不是天主教徒而選舉胡佛爲總統的， 八·二六一·九二一人。

因胡佛厲行禁酒而選舉胡佛爲總統的， 五四八·九二〇人。

因胡佛鼻子極短而選舉胡佛爲總統的， 一六四·五七七人。

因胡佛採取新式飯菜而選舉胡佛爲總統的， 一四四·四四六人。

因胡佛不變戴茶褐色帽子而選舉胡佛爲總統的， 二六·二三二人。

因胡佛性喜釣魚而選舉胡佛爲總統的， 二一·一七二人。

因胡佛爲著名政治家而選舉胡佛爲總統的， 四五人。

這個統計，雖欠精確，但大致不差。觀此，亦可知羣衆心理的幼稚，與其迎拒他人的完全出於情感。領導者若不明此理，「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拂人之性，」則其結果，不但不能養成威望，而且「災必逮夫身。」

第四、既得的威望，必須善爲維持，不可任其動搖。威望之爲物，如寺廟的神像，在衆人信奉神像時，便以爲神像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握有操縱人類生死禍福的大權，不約而同，爭來香花供養。要是一旦衆人對他生了疑念，有求不應，應亦不靈，那麼把這個泥塑木雕的東西投入毛廁，也是常事。神固如此，領袖亦然。當法國革命鉅子羅伯斯比發號施令誅鋤同僚的時候，聲勢奕奕，誰不尊敬，一旦因同意投票的轉移，權勢搖落，昔之尊敬者，就一變而爲反抗，終至於殺其身。歷史上威望顯赫不可一世的英雄，一度失敗，便陸續失敗不已的，又何止羅伯斯比一人。李憲侶將

軍曾向路易十六說，「在路易十四時，無人敢議論帝德；在路易十五時，議論的人尙極謹慎；今在陛下，人皆高談闊論了。」威望的凌夷，大都如此。所以既得的威望，要善爲保持，不可啓人懷疑之端。

向來地位較高，財富權力較大的人，最容易養成威望。因爲人類最崇拜職位，只要位高，就會望重。凡高高在上的，不須問其人的賢不賢，而其勢力先已優越於一般人。一般在下之人，自視彌卑，視人彌貴，意想所及，恆過實情。韋士達見過查華蓀後，向人說，「我眼見的查公，竟與我意想中的查公，大不相同。」確是自寫供狀。歷史上威靈蓋世的英雄，那一個不是被羣衆煊染裝點而成，今日政府諸公，徒然尸居高位，而不能建立威望，以引起羣衆的愛戴，結果無論在他個人的聲譽上，或國家的事業上，總要算一個最可惜的損失吧！

第四節 領導者應有的修養

農夫出疆，猶不能捨其耒耜，商人營業，猶不能缺其資本，豈有領導羣衆的領袖，可以沒有憑藉，只是買空賣空，欺妄到底的麼？學問閱歷，就是領導羣衆者的耒耜資本，若口口說我是羣衆的導師，而不汲汲留意於此，只是揭貼幾張傳單，高呼幾個口號，欺騙羣衆，甚或壓制羣衆，結果未有不身敗名裂，爲天下僂笑的。所以預備工夫，決不可缺。領導者必先有修養，人所沒有修養的學問，纔能擔當人所不能擔當的大事。當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拊髀攘臂的當兒，而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於南陽。當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蜂起水湧的時間，而絕代偉人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乃學圃於黎里。無論中外古今人，如果要成大業，必須有所修養。

我們且向歷史中請出幾個大名鼎鼎的羣衆導師來，給讀者觀摩他們的修養工夫。

先看意大利建國三傑，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十三歲時，常把羅馬全盛時代的歷史與現狀對比。塊然若有所失，從此就改着了深墨的國喪之服，以自惕勵，困學勉行。到十七歲時，見識文章，迴絕流俗。後在治那阿海岸，遇着救國未成而亡命之人，愈加感動奮發，決意犧牲七尺之軀，以救故國。組織「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 以教育與暴動，訓練國民。養其不移不屈的道心，鼓其死而後已的元氣，遂深深的廣播下許多革命種子。瑪志尼那種志氣，那種準備，豈非訓練羣衆的絕妙榜樣！一個船夫的兒子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跑到羅馬古城，遊覽一回，就低徊感慨，勃發亡國之痛，浩然以國事爲己任。從此吐棄一切，注其精神於革命一事。既屢試大好身手，佐助南美共和國的奮鬪，以操練故國志士的精神，練習行軍的法術；又屢隱卡苦列拉島，蓄納豪傑，以待時機，養翎厲鏗，以觀天下之變。無一時不鞭策自己，無一處不磨鍊自己，他又是何等的修養呵！更有那王族貴公子加富爾，本是一個倨傲浪漫執袴無賴的惡少年，然一赴治那阿等地方，與亡命之士往來，呼吸自由空氣，就改變了貴族的習性。後躬耕於黎里，又親嘗民間疾苦，籌畫改良殖產興業之法。更徧遊英法諸國，詳察其政治宗教教育農工商各事業者。凡十六年，並結交其可與共患難的政府中人。後此當國之際，所以能舉而措之，若烹小鮮的，實完全由於此時的準備充足。人但驚慕其一八五二年爲首相後，改革內政，辦理外交，成績卓著，聲施爛然，而不知其此時的

一飛冲天，一鳴驚人，完全由於前此十六年中的不飛不鳴，淬厲精修之故。典型尚在，欲爲羣衆首領者，還不當修省麼？

再看聲名蓋世法國第一女豪傑羅蘭夫人，十歲時，就愛讀耶穌使徒爲道流血的傳記，亞刺伯土耳其內亂的劇本，文家旅行遊歷的日記，荷馬但丁的詩歌，而尤愛布爾特奇 Plutarch 的英雄傳，常時置身書中，以書中的豪傑自擬。即在隨從其父母到教堂中做禮拜時，也常偷讀此書。她讀布爾特奇英雄傳，一方面心醉希臘羅馬的共和政治，一方面竊睨大西洋彼岸模倣英國憲法而新造的美國，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愛正義的一念，時常如沸如裂，來往起伏於她的芳心間。後此所以能以一個纖纖弱女子的玉體，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朵文明燦爛之花於黑魃魃法國大革命的洞裏，都由於修養有素。真的，偉大人物的養成，都和平日所讀之書有關，布爾特奇英雄傳感化人鼓舞人之力，異常偉大，近世偉人如拿破侖俾士麥都酷嗜此書，拿翁一輩子置此書於身畔，沒有一天不讀。領導羣衆者應如何修養，於此也可見一斑了！（我並非使領導羣衆者專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請讀者勿誤會。）

卽如現代，具政治手腕，富革命思想，堪稱一世之雄，或萬世之師的偉人，我國孫中山先生以外，如土爾其的凱末爾 (Kemal)，蘇俄的列寧 (Lenin)，意大利的慕沙里尼 (Mussolini)，印度的甘地 (Gandhi)，都有其顯著的修養工夫。凱末爾讀書勤奮，諳習陸軍，屢次秘密組織革命會黨，胸中時時燃燒着革命的火燄，不使或熄，卒能

領導羣衆，復興了被人稱爲「近東病夫」的土耳其。列寧除刻苦自勵，勤求學問外，每於星期日，向勞動階級宣傳其革命主義，熱心研究俄國的經濟情形與農民的狀態，其結果乃發見馬克斯社會主義的理論，可引用於當時的俄國，遂爲馬克斯主義的信仰者。一八九九年，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一書，至得第一流經濟學者之名。又四處訪求同志，激烈的提倡社會主義，故能成爲共產黨的首領，俄國革命的導師。慕沙里尼那種大氣磅礴，手段酷辣的本領，數年來整理內政，應付外交的成績，也非得之偶然，全由其平日不憚從事流民生活，嘗慣一切艱難痛苦，及到處憑其鋒利的口舌，和富於刺激性的文字，纔能號召徒黨，鞏固法西斯黨的基礎，發揚意大利的國威。甘地處處注意修養自己溫柔慈祥的態度，鍛鍊堅忍不拔的意志，陶冶熱烈的愛心，而又獨具隻眼，深交了哥凱赫爾教授（Prof. Jökhael）及杜德伯海（Dadabhai），接受杜氏「不可以惡報怨，要當以善勝惡」的教訓，且能犧牲一身，爲工人，爲農夫，爲教師，爲律師，不拘一格，以修鍊其指導同胞的能力。若遇着羣衆不遵守其主張時，雖在每星期中，禁食至二十四小時以上，以刑罰自己，感動羣衆，亦所不惜。因爲他有如此的修養，如此的能耐，所以能鼓勵了三萬萬久經強力屈服的印度民族，一致奮起，做一種現世紀簇新的民族大運動，以反抗英吉利帝國主義的政府，而使之有根本動搖的趨勢。但是凱末爾列寧慕沙里尼甘地所取的革命途徑及政策，總不外各審其國內的情勢，以資因應，要是移置他國，就難免鑿柄不合。總不及我國孫中山先生獨見精微，包羅萬象，所創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不但行之國內而無疑，就是放之世界而亦準。此數人所以不及中山先生的原因，是很明顯很簡單的，就是此數人的

修養，雖然都有獨到之處，而終不及中山先生的博極羣書，取精用宏，對於各種問題，都能洞見其本原。工力不同，事功自異。多一分修養，就多一分才能，才能總由修養而來，決不可以僥倖苟得，是無可改變的定律。凱末爾列寧慕沙里尼甘地僅足爲一世之雄，中山先生且能爲萬世之師，都受此定律之銓衡。中山先生一生革命，一生讀書，在他的生活中，始終不曾離開過書本。無論在事務匆忙或問題糾紛的時候，看書總與平時一樣。而且他越在煩悶之中，看書總是越勇猛，越認真。而且又都是政治學，法律學，軍事學，或醫學，生理學，各種自然科學的專門書。這種非常人所有的情形，是大家早知道的。而這種修養，是人人所宜有，我想也是大家應該承認的吧！但是具體的修養方法，究竟如何呢？我以爲領導羣衆者，既須具備智仁勇三達德，仍當從智仁勇三達德方面着眼。

若知道了完成「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條件，只算是已經知道，不能說已經具備。要真正具備，總須下一番修鍊工夫。怎麼樣修鍊呢？最要緊是養成精銳的判斷力，與明通的設計力。想養成判斷力，起碼須有相當的常識；進一步，對於要做的事，須有專門智識。有了當多基本的常識，一個問題到手，就不至於大惑不解，憂慮不決，畏懼不做。但常識只能使人避免暗中摸索與倒行逆施的普通錯誤，決不够使問題解決得十分精確。總須有處理某種問題的專門學識，則處理問題時，纔能適合處理某種問題的原理原則。例如想領導羣衆做裁兵運動，凡如何改良軍制？如何鞏固國防？如何淘汰弱卒？如何安置被裁之兵……等等，都須應用專門智識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不憂不懼。反是，就既惑且憂，既憂又懼了。所以還須有專門智識。有了基本常識，又有專門智識，遇着疑難問題，

就會與以判斷，不至疑惑不決，驚惶失措。但是要使基本常識，與專門智識，都能够自由運用，不會臨事昏亂，又須到處找了機會來鍛鍊，找出種種煩惱來鍛鍊心力，找出種種危險來鍛鍊膽力，找出種種繁難的問題來鍛鍊智力。力。時時把容易粗浮的腦筋，着實磨鍊他，使他變成細密而刻實；刻刻把容易昏濁的腦筋，着實修養他，使他變成清明而銳敏。那麼無論他是何種的繁難事，又無論此種繁難的事，是如何的猝然到來，總能很從容很清楚的，徹頭徹尾的去研究他，判斷他，自然不至於眼識迷離，莫明其妙了。

把問題判斷清楚了，還須有處理的方法，所以又須明通的設計力。養成設計力，最要緊是平日不論遇着大小事，總須認爲練習設計力的材料。不但問他爲甚麼，必須設想怎麼辦。從追問原因之後，拿出辦法起來。辦法的是否適當，更須先加深刻的省察，再加明敏的補救。得失成敗，牢記不忘，日積月累，經歷宏富。自然一遇事變，就會想出公明通達的應付方法，不至於束手無策，一籌莫展了。

第三章 領導羣衆的通則

羣衆運動，是全部民衆或一部民衆，感於民族間或國際間的不平等，或對於現存社會制度及勢力的全部或一部感覺不安和痛苦，爲排除生存及生活上的障礙，求生存及生活的發展與幸福，而自動產生的集體行動。其行動的動機，原極純正，不過當其運動時，總伴着特異尋常的狂熱性，其感受的刺激愈大，則其發作的狂熱性亦愈甚。凡個人明辨是非利害的理性，一到羣衆狂熱大流之中，就最不易表現。反常的行動，往往隨狂熱俱進；社會無謂的犧牲，亦即隨反常的行動而起。這是常令人給羣衆運動擔憂的第一點。檢閱歷史，羣衆運動失敗的甚多，成功的極少；而且失敗的結果，往往一方面引起民氣若干時的銷沉，他方面釀成惡勢力無所忌憚的反動。究其失敗的原因，或由於敵人的壓迫力太強，一時喘不過氣來，祇得屈服；或由於運動的目標太多，問題太複雜，一時認識不清楚，致精力不能集中；或由於思想錯誤，方向歧謬。這是常令人給羣衆運動擔憂的第二點。

依羣衆運動的動機而論，羣衆運動是挽救民族國家危亡和保障社會生存的一個力量，是應該鼓勵的，應該倡導的。依羣衆運動的動性而論，羣衆運動總是瑕瑜互見，不能盡善盡美，如何始能使他成爲社會進化上有益而無害的一種動力，是應該設法的。依歷史所示之羣衆運動的結果而論，羣衆運動向來是失敗多於成功，如何使他

成功多於失敗，是應該研究而實行的。總括的說，動機純正的羣衆運動，是應該督率其貫徹始終，保證其完全成功的。既欲督率其貫徹，保證其成功，自然要有必需的條件。必需的條件是甚麼呢？第一，是養成羣衆共同的信仰；第二，是組織羣衆爲強固純潔的團體；第三，是明定羣衆運動的方針。這三個重要條件完備了，羣衆運動始有成功的基礎。

第一節 養成羣衆共同的信仰

不論何種性質的羣衆運動，只能以一個信仰爲目的。所謂一個信仰，必須是基於羣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而所謂羣衆運動，必須以羣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爲努力的總目標。信仰統一，然後羣衆運動的目標纔能統一；羣衆運動的目標統一，然後羣衆運動的力量纔能集中；集中各人的聰明才力同趨於一的，然後羣衆運動所努力奮求的目的，纔有達到的可能。否則集合了情感利害俱不能完全一致的許多人，使他從事一種運動，必不能如願以償。最初或能羣赴一的，中途必不免於各奔前程。有識的人，必料其在自由行動單獨行動之下，招致敵人的離開，釀成內鬩的危局了。所以共同的信仰，是保證羣衆運動成功的第一條件。

共信的程度，雖有差別，而需要一定程度的共信，則無二致。共信的程度不及格，必不能聯合羣衆共同奮鬥。就拿三民主義的信徒說吧，在無數千萬信徒之中，簡直有三民主義，一民主義，或半民主義的信徒之分。即號稱整個

三民主義的信徒之中，亦復有多少種類。因爲信仰的程度不一致，於是表現於行爲的國民革命運動，亦多差別。你做你的國民革命運動，我做我的國民革命運動。有些人以爲國民革命僅僅是獨立自強的民族運動，僅僅致力於民族革命。有些人以爲國民革命只是資產階級的民生運動，但致力於民生革命。又有些人以爲國民革命是社會革命未到以前的一種革命，於是一意孤行，努力促成社會革命。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一個革命戰線之中，從事國民革命運動的同志，因爲觀念如此紛歧，已闖下了過去革命不能成功的致命傷。不幸夾入革命戰線中的羣衆，不但沒有共信，又只是隨波逐流的盲信，五分鐘熱烈咆哮的狂信，或不識不知的無信，所以過去革命，終不免於失敗。

人類究竟有沒有要求信仰統一的心理呢？這個問題，若從人類心理上觀察，人類實皆有根本的統一的志向。希望思想行爲的統一，是人類心理深遠的要求。個人因爲要求意識的統一，無論經驗如何複雜，時間如何間隔，終必求得一貫之道，向着一定方向進行，然後快於心。倘同時有二個以上的動機並起，各不相下，去從莫決，就覺得愀然不樂，如負重任。這顯然是人類要求思想行爲統一的心理，見之於個人意識的。家庭間父子兄弟，同心協力，認爲天倫第一樂事。如果其中有一人，意見不與衆合，行爲時常獨異，闔家必爲之不快，輾轉勸誘，必致和協然後安。這顯然是人類要求思想行爲統一的心理，見之於家庭生活的。各種集合，只要和諧驩虞，衆人就認爲結果異常圓滿，若有一人向隅，滿座必爲之不樂，必設法使他與衆同樂而後已。這顯然是人類要求思想行爲統一的心理，見之於集

會結社的。更看一國之中，萬眾同心，政令統一，常認爲邦治之基。若分崩離析，各自爲政，最足使民衆痛心疾首，必奔走呼號，要求統一，甚或不惜殺身流血，以殉統一。這又顯然是人類要求思想行爲統一的心理，見之於國家團體的了。總之，人類生活，無論其爲個人，爲家庭，爲社會，爲國家，乃至爲世界，總有統一的傾向；要是不統一，必不能愉快其心情，滿足其希望。所以拿道盧（Natorp）近著社會的理想主義中說：「種種極端衝突之中，必有統一的根源；」又說：「人類頃刻也不能忘的一件事，就是希望合全人類爲一體。」

人類思想行爲所以不統一的原因，約有四端：第一、羣體間沒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的行爲標準，所以彼此相與之際，同力合作之時，無共通的法則，以資操守。第二、社會階級利害，常處於衝突的地位，基於不同的利害關係而發生的思想與行爲，自然不能一致。第三、人類雖有共通的道德精神，然無平等的教育機會，亦無一致的教育方針，因知識的差別，遂形成思想行爲的紛歧。第四、野心家的離間挑撥，惡勢力的壓迫侵略，又常爲人類間猜忌傾軋的根源。

依此原因以觀察中國羣衆過去的革命運動，就可見在過去的革命運動中，雖然有完備正確的中國革命理論，堪作中國革命運動的公準，但因爲各人知識程度的差異，各階級對於三民主義認識的紛歧，遂不能集中各人的信仰於一個焦點。而且各人稀微淡薄的信仰，又往往因外力的誘脅，隨風轉移。積此數因，雖有可以共信的主義，卻無確能自信的羣衆。自信是共信的先決條件，許多人真實合理的共信，必須在各個人真實合理的自信之下始

能產生；若既沒有真實合理的自信，怎得會有真實合理的共信？而真實合理的認識，則又爲真實合理的自信之先決條件。中山先生說：『要有真知，纔有真信。』若既沒有真實合理的認識，怎得會有真實合理的自信和共信？不論做甚麼事，自己真正相信了，纔能勸他人來共信，纔能與他人來共信，纔能由共信而產生互信，由互信而合力奮鬥。如果自己是假知假信，甚且是不知不信，要和其他人共信，是一定不會有的事。所以養成共信，當從養成自信入手。養成真實合理的自信，當從養成真實合理的認識入手。如果各人能徹底做一番真實合理的認識工夫，那麼羣衆的思想行爲，必有一道同風的樂觀。統一爲人類根本的性質，分歧只是人類一時的現象，人類皆苦分歧而樂統一，吾人又何所畏而不求羣衆信仰的統一呢？

怎樣纔能養成羣衆共同的信仰呢？我以為應該採取下列的態度：

第一、應該使羣衆對於社會上普遍的根本的問題，都有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具體的說，應使羣衆徹底認識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今日世界的三個連環問題，是人類全體的普遍問題，是各個人的切身問題，在這三大問題不能同時解決的社會之中，各個人都有發起或參加三民主義的羣衆運動之必要。在此種運動之下，利害衝突的各階級，尤須有調節各階級特別目的，以集合於共同目的之下，共同奮鬥的必要。此外與這種根本的普遍的問題上無重要關係的思想或行動，不妨任羣衆各行其是，以尊重羣衆的思想自由。

第二、領導者應該徹底認識所謂養成信仰，是領導者依據自己合理真實的信仰，去養成羣衆自心的信仰，不

是領導者憑自心片面的信仰，去代替羣衆的信仰。若在羣衆還沒有共信時，就任意襲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拐騙了羣衆，或劫持了羣衆，使他跟隨自己亂跑，是最宜戒除的行爲。

第三、應該從羣衆組織和羣衆運動之中，去鍛鍊羣衆的共信。除掉宣傳主義以外，常利用時機，使羣衆實地練習表現其信仰的方法，實地體驗其信仰的作用。不應僅僅從事空洞籠統的宣傳主義，致結果不合於實用。

第四、領導者應該身入民間，切實體會農工商各界各別的甘苦和願望，以爲解放民衆的依據。並應時時在尋常談話中，去分析羣衆的思想；更從其生活性情思想各方面，找出談話題目，徐徐領導他們的意識到我們的目標上來。若潛入惡勢力高壓之下的地域中，去養成羣衆的信仰，尤其應該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始能深入虎穴，擒得虎子。

第五、領導者的衣食起居，應該一切平民化。紆尊降貴，刻苦自勵，充滿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使羣衆覺得我是他們急難中的好朋友，一些沒有趾高氣揚，巍巍然擺出領袖架子的態度，纔能使羣衆在感服和同情之下，接受我的教訓。

第六、領導者應該隨時隨地，防制反動勢力用鬼蜮技倆，宣傳其反動的主張，以蠱惑羣衆的心志，動搖羣衆的信仰。或借種種罪名，如「共產黨」「準共產黨」等等，以誣蔑勇敢潔白的羣衆，而加以摧殘。反動者這種技倆，最易使羣衆徬徨於複雜的歧途，無所適從；甚且陷入惡勢力的圈套之中，不能保障其生命，故不可不嚴密防制。

第七、領導者應該廣集同志，組織公正明通的言論機關，及熱心誠篤的講演團體，以筆以舌，朝夕強聒，擁護羣衆全體的利益，啓示羣衆應該聯合努力的目標，以造成一種中心的輿論。在實施這種辦法時，最須預定步驟，一步步的提醒羣衆，一步步的率羣衆工作；莫教羣衆開始發生絕大的希望，結果招致不可補救的失望。

第八、養成羣衆信仰的最後一着，在鞏固領導者的地位，使羣衆對於領導者由信用而成信仰，由信仰領導者而愈加信仰他們所共同信仰的主義。領導者欲能如此，必須鑒於羣衆的能力，因訓練之故，與時俱進，務使自己領導的能力，亦與時俱進，以求永遠站在羣衆面前，鞏固領導地位。至於永遠站在羣衆面前的方法，是領導者要比羣衆多負責任，多擔工作，嚴守紀律，嚴受制裁。羣衆怕死，領導者拼命；羣衆只打算及身的利害，領導者打算民族的將來；羣衆留戀現實的人生，領導嚮往理想的人生。若能如此，則羣衆對於領導者的信仰自堅，同化自速；領導者的地位，自能永固。

如果領導者對於上面八個條件，沒有一個不具體，我敢大膽斷言，一定能夠養成羣衆一致的認識，和真實的自信。羣衆有了這樣的認識和自信，必能發生共信，必能形成互信，必不致因一二人的動搖，累得大家崩潰。

等二節 組織羣衆爲強固純潔的團體

羣衆是同具特殊目的，或共有特殊利益的一部分民衆臨時的意識的集合體，或竟爲臨時的無意識的湊合

體；而其集合的作用，乃在實現某種特殊目的，或擁護增進某種特殊利益。

羣衆這種集合體，很顯明的，至少具有兩個特質：第一、羣衆既是臨時的意識的集合體，或無意識的湊合體，則其未集合之前，有須於人力的號召糾合，顯然可見。第二、羣衆既爲特殊的目的或利益而形成，則其對於非特殊的目的或利益而有衝突或蔑視的可慮，又是顯然的情勢。從這兩個特質之中，就發見組織羣衆的一層工夫，決不可少。第一、因爲羣衆既須人力號召糾合，領導者就須以人力促進其發展，或彌補其破裂。第二、因爲羣衆對於非特殊的目的或利益既有衝突或蔑視的可慮，領導者就要設法去規律他，使他爲特殊目的或利益而從事奮鬥時，不致危害社會的共同目的，或普遍利益。

如果不在羣衆第一種特質上用組織的力量去做補弊救偏的工夫，則氓之蚩蚩，即使感覺着當前的切身問題，須努力解決，然孤掌難鳴，無補艱鉅。且茫茫人海，不知誰能臂助；又即使將伯之呼，應者四起，然一國三公，無所適從，一盤散沙，衆皆烏合，各人奮鬥的力量，反因無組織無方法而消散，且必陷入惡勢力的重圍，遭遇各個的擊破。其禍所及，不但民氣銷沉，魔燄薰天，卽民族國家的前途，亦均受不可補救的損失。義和團的失敗，就是因爲雖有相當的組織，又不明誰是適當的助力，致與反動勢力合作，而爲其利用，失去社會上進步分子的同情之故。本來羣衆運動，是一種鬪爭，是被惡勢力壓迫的羣衆對於惡勢力的鬪爭，既是鬪爭，則必預遵守鬪爭的定律。所謂定律，就是組織紀律統一指揮等等。不然，以各不相謀的許多人，擁擠在一起，自身的進退，尙且爲四圍的人堵塞或牽制而不能

自由，如何能衝鋒，如何能鬪爭，如何能戰勝敵人。而且各分子無所統屬，又無所畏，一受敵人軟誘硬嚇，就不免逃散，又如何能嚴整陣容，與敵廝殺。所以羣衆必受領袖的組織，完全是事實的需要。如果不在羣衆第二種特質上用組織的力量，對於各階級樊然各殊的利害衝突，加以合理的調節，則以特殊目的而結合的羣衆團體，即不能保證其不危害社會的共同目的。一切慈善團體，將借慈善之名，行營私之實；一切文化團體，將流爲土豪劣紳藉以欺世盜名的御用團體，不特淆亂羣衆辨別是非的理性，並且斲喪社會向上的元氣。以特殊目的而結合的團體，尙且能夠如此的倒行逆施，則以特殊利益而結合的羣衆團體，其妨礙社會的一般利益，更是短兵相接，分外猛烈了。工會只爭增加工資，而不管產業的倒閉；農會只爭減輕納稅，而不管國家財用的不足；民團商團只成爲土豪劣紳資本家的御用機關，一舉一動，在在和社會全體利益站在衝突的地位。如此，多一個羣衆團體，就多一批危害社會全體利益的公敵，豈可任其作威作福，不加糾正。所以領導者應該以法制規律他們，以甄別整飭他們，使他們組織健全，行動正當，好目的不致變爲壞目的，好作用不致變爲壞作用，純粹分子之中，不致混入不純粹分子，特殊目的或特殊利益的活動，不致在妨害社會共同目的共同利益的情勢之下發生。

依據何種標準去組織羣衆，纔能使羣衆成爲強固純潔的團體呢？應該採取下列幾個重要原則：

第一、利害關係不同的羣衆，不宜混合組成一個團體。

羣衆組織的目的，原在集合需要相同者的力量，以求達到共同需要的利益；若把利害關係不同的分子，混合

組成一個團體，例如混合了地主和佃農組織「農民協會」，混合了店主和店員組織「商民協會」，則其結果一定不出三種：第一種結果，就是被壓迫階級不但得不到解放，又將成爲壓迫階級利用的工具。譬如佃農或店員還沒有開口爭自由爭權利，地主或店主已把農民協會或商民協會的力量劫持他們，使他們噤若寒蟬，作繭自縛了。第二種結果，就是利害關係不同的雙方，因爲各爭利益，致內鬨時起，團體破裂。第三種結果，就是雙方都不積極活動，團體懨懨無生氣，以致於消亡。無論其結果出於那一種，其弊害至少對於羣衆組織的作用，同一不能發揮，因爲如此，所以利害關係不同的羣衆，應分別組織，不應混合組織。至於分別組織的結果，要不出於兩種：如不出於第一、利害關係不同的團體互相鬪爭，則必出於第二、利害關係不同的團體，彼此聯合。若雙方基於利害的各殊，而復受別有用心的領導者之挑撥，則必出於鬪爭。若雙方在相互利益上，而又受忠實領導者的調節，則必出於聯合。在帝國主義及軍閥兩重壓迫下之中國羣衆，則無論那一階級，都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各階級在共同的利害關係之下，能不能爲合理的調節，這全看領導者運用的本領如何。

第二、應該組織而沒有組織意識，或不認識組織機會的羣衆，應加以領導和扶助。

有共同目的的羣衆，自然會有組織的意識，而自起組織。若在僅有共同利害關係的羣衆，其間利害關係，羣衆不一定能夠自己看出，就不一定有組織的意識，而自起組織；如中國民族自鴉片戰爭後，即已陷入被人宰割的危境，有團結自救的必要，然民衆終不能認識此種需要，故直至墮落於次殖民的地位。無組織意識的民衆，即有組織，

亦不鞏固；如五四運動，雖由智識階級領導，然領導者的社會意識，飄浮動搖，故不能形成一種中心的領導力量。又即使組織鞏固，亦不能收組織之效，有時并且會因有組織而發生許多不利於社會全體利益的舉動；紅槍會、黑槍會、大刀會，組織雖固，然因爲組織的目的，足以阻礙社會的進化，而運用組織的手段，又太不高明，故其結果異常惡劣。若有合理的組織意識，而不能擒住最妙的組織機會，至於失敗的，歷史上亦多前例；五四運動，坐使歐戰後世界革命的大潮流滾滾東去，失去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大爆發的機會，羣衆中竟沒有人起來爲有力的組織，卒使在革命時機而有革命傾向的五四運動，變成了秀才造反，數年不成。所以沒有組織意識及不認識組織機會的羣衆，應加以領導和扶助。若竟不加領導，不與扶助，則羣衆本身，固無希望，而刁鑽險很的惡勢力，反得互相勾結，形成各種壓迫弱小民衆的組織；如軍閥勾結帝國主義者而形成了六國銀行團的組織，資本家勾結軍閥而形成了軍閥和資本家御用商會的組織，以爲侵略壓迫的羣衆武器。惡勢力互相勾結以壓迫羣衆的技倆愈加厲害，則羣衆的組織意識愈加消沉。故領導者對於惡勢力的組織，應該與以破壞。而對於被壓迫的各階級羣衆，事實上已有聯合奮鬥的需要，而羣衆心理上尙沒有組織的意識時，就須予以領導和扶助；而且應率羣衆向政府要求賦與其組織以法律上的地位。

第三、組織方式，應隨羣衆運動的進展而更變。

組織羣衆的方式很多，對內有平易繁嚴的不同，對外有公開秘密的區別，而其分別的原因，則在求合於當時

特殊的環境和運用的利便。在各種不同的組織方式之下，就是工作的方式，也是不同，總隨着某種特殊環境內所生的特殊任務而定。若適宜於某個時期的組織方式，自能助進某個時期的羣衆運動，但移到別個時期，這個組織方式，就會變成妨礙羣衆運動進行的東西。民主化的組織方式，在環境順利，可以公開組織的時期，異常適用；在極端反動環境之下，便不能應付臨時突起的緊急事情；就是明證。今日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方式，不同於中華革命黨的組織，更不同於民元國民黨的組織，尤不同於同盟會的組織，至與興中會的組織相比較，更沒有一些相同的地方；這更可以證明組織羣衆的方式，必基於當時此地任務的需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決不可一成不變，自貽伊戚，或削足適履，效顰於人。

這三個原則，絕對不能違反。違反了第一個原則，便會使羣衆組織，始終不能成立。即使幸而成立，也容易渙散。違反了第二個原則，便會使應該組織的羣衆，不知組織，或沒有機會組織。反讓惡勢力的反動組織，乘間而起；且坐使盲目的羣衆，受野心者的利用。違反了第三個原則，必失去組織的作用，而陷於不能運用的苦痛。

怎樣去組織羣衆，纔能不違反上列的三大原則？我以為應取下列的態度：

第一、在反動勢力深深籠罩之下的羣衆，以訓練羣衆具有秘密組織的能力爲最要的一着。關於這一着，實際做起來，不但組織要秘密，就是訓練也要秘密。領導者應該密約同志，分頭侵入該地現有的團體之中，優游薰陶而深交之，使反動勢力不疑，羣衆不驚，利用適宜的時機，宣傳我們的主義。更假文化團體或慈善團體或俱樂部的名

義，把已經了解我們主義的羣衆組織起來，授以抗拒惡勢力的戰略。一遇相當時機，就堂堂正正，揭竿而起，指導他們與惡勢力作戰。再依據作戰的經驗，證明組織的力量，并修正組織的缺點。

第二、在國家允許羣衆有集會結社完全自由權的地方，絕對不許羣衆再有秘密團體的組織，以防其從事違反社會全體利益的運動。所有組織，必須公開，公開以後，就須時時加以訓練，加以考察，加以改造，使其目的和結構，一步步適合於我們主義的進行；使組織的力量，真實沉着而不虛浮。所有團體中人的才性，必須有清楚的登記。所有組織上最易犯的普通過誤，必須剷除盡淨。所謂最易犯的普通過誤有二：第一、是只注重臨時的集會，不注意集會前的準備。一個問題發生，就召集數千數萬的羣衆到廣場中開會，報告，演說，發傳單，貼標語，喊口號，發通電，擁護張三，打倒李四，萬歲，萬歲，一閃而散，就算了事。若遇其間有聲音特別高大，說話比較清順的人，就把他抬起來，當主席，充幹事，而沉毅有爲的人，反不能從暴躁如雷的羣衆中得着舒展才略的機會；若早有嚴密完備的組織，早有周到細密的調查，何致如此。第二、是不明組織的政治意義，不事實際的組織工作。譬如組織縣農民協會，只是由省裏派一個特派員，再由特派員找幾個幫手，由這幾個幫手分頭下鄉去把農民的名字寫在冊子上，越寫得多越好；把幾千幾萬或幾十萬農夫的大名集合在一本冊子上，就算某縣有組織的農民，已有幾千幾萬或幾十萬了。農民不懂農民協會的作用，全不過問，更不訓練。過去湖北能夠在幾個月內組織到二百萬的農民，湖南能够在幾個月內組織到五百萬的農民，就是用這一套自欺欺人的組織手段。此外如商民協會，工會，也多半容易犯着這種過誤。

所以過去的羣衆組織，總不易發出組織的力量。前車已覆，豈可不懼惕勵。

第三、組織羣衆，應處處顧到民主集權制的精神，使羣衆認識自己是團體中的主人，對於任何問題，在未經大衆決議以前，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負有監督團體促進團體的任務。要是在執行決議時候，無論自己贊成與否，又有絕對服從公衆決議的義務。民主與集權的分量，可以在某種條件之下，因利乘便，畸重畸輕，總以適合於環境的需要爲斷。凡容易違反民主集權精神的舉動，務須避免。所謂容易違反民主集權精神的舉動，可分兩種：第一、是領導者過度滿足個人的支配慾，以個人的意志，爲全體羣衆的意志，驕蹇剛愎，獨斷獨行，不容羣衆有參加意見的機會，不許羣衆有抗議的權利，所謂羣衆運動，祇是臨時就衆人之中雇了一部分工人農民學生出來亂七八糟的編排一下，說『這就是組織羣衆團體。』弄到後來，被他們雇了出來的羣衆，再也回不到本位上去，工人便不做工了，農人便不種田了，學生也不讀書了，都天天在那裏亂動；領導者反得意洋洋的說，『組織的羣衆團體，已經大功告成了；』這是第一種易犯的過誤。第二、遇着甚麼事情的時候，只把社會上的游離分子，無業游民，呼風喚雨般的攪了出來，牛鬼蛇神，集合一起，開會游行，聲勢駭人，說『這就是羣衆運動。』至於純正有力的老百姓，仍舊胼手胝足的在田裏廠裏，純正有力的學生，仍舊孜孜矻矻的在試驗室與圖書館裏，對於羣衆運動，終於沒有參加；這是第二種易犯的過誤。因此兩種過誤，於是在羣衆的觀念中，好像工會就是工會中幾個執行委員的團體，農民協會就是農民協會中幾個執行委員的團體，在那些當執行委員的人，也居之不疑，自以爲自己就是團體，或

者還以爲自己尚在團體之上。於是純正的工人懼怕工會，純正的農民懼怕農民協會，羣衆對於領袖只覺其可畏，而不見其可愛。殷鑒不遠，很值得每一個忠實領袖的猛省！

第四、關於職業團體的組織，當以各種職業爲單細胞的基礎，使職業相同，利害相類的羣衆，組織爲一個團體。如書坊夥計，組織書坊夥計工會，糧食行夥計，組織糧食行夥計工會，不可將書坊夥計與糧食行夥計混合組織一個工會，庶幾休戚相關，團結自固。若必強爲組合，則其結果不但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而且會如吳越同舟，舟中之人皆成敵國，生出種種變故。又當就職業團體真正基礎的所在地，組織支部，充分利用工廠或商店爲羣衆團體的行營，庶幾有事容易召集，平時容易認識，情感容易聯絡，組織容易進行，團體容易鞏固。更當使各種職業團體，選舉代表，合組中央機關，以便公斷彼此因一時利害衝突而起的問題，而謀團體中各分子的協調。至於各種職業團體的擴大與緊縮，當隨事實的需要，與各分子的實力而定。如果事實上不需要擴大組織，以應付艱鉅，而各分子的實力，已足以應付當前一切問題，就不必急謀擴大，廣徵團員，致攙入不良分子。如果團體內部混入反動勢力，有篡奪團體的危險，就須趕緊領導羣衆做肅清反動勢力的工作，把團體嚴密改組，萬不可因循坐誤。

第三節 明定羣衆運動的方針

羣衆既有共同的信仰，又有強固純潔的組織，則其力量已磅礴鬱積，有隨時隨地表現其力量的氣勢。如果不明示其應該依據的方針，及適合於方針的進行方法，必致浪費其寶貴的力量於無用之地，社會亦受着無謂的必要的犧牲。所以領導者應該明明白白定下了各時期運動的方針，俾羣衆得朝着正當的方向，循着自然的程序，腳踏實地，一步步的進行。而且時常加以領導和監督，使其具體表現時，不違反這個方針。

要明定羣衆運動的方針，須先理解羣衆運動的意義和作用。羣衆運動，是羣衆用自己的力量，以求生存條件滿足，或生活狀況改善的行動。經過訓練和組織後的羣衆，其所發的行動，並且是具有鮮明意識和強固組織的集體行動。

求生的運動，是人類最需要最合理最神聖的運動，任何外部勢力不應加以阻止，而且不能加以阻止。但因爲求自己的生存而妨礙他人的生存，則爲人道及法律所不許。這一點，應該由領導者明示規範，俾得遵循。若因知識不足，眼光不遠，只知急急於爭求維持目前生存的條件，而不努力於根本的建設運動；或因急於掃除生存的障礙，不暇選擇手段，致採取錯誤的行動。這兩點，亦均在應予領導，使入正軌之列。

從羣衆運動的意義中，可以分析羣衆運動爲破壞的建設的兩類：一個國家的財富和政權，被少數人侵佔，對內不能把經濟不平政治不平的爭端解決，對外不能抵抗帝國主義者無理的壓迫，被侵佔被壓迫的民衆，因去除此生存的障礙，改善其生活的條件，必然發生破壞的羣衆運動。如果社會全體的事業，停滯消沉，或各種事業成畸

形的發展，全體或一部分民衆感覺生存條件的貧乏，要求改進，必然發生建設的羣衆運動。例如弱小民族的不合作運動，經濟絕交運動，被壓迫階級的反抗貴族政治，推倒軍閥政治，驅逐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被剝削工人的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及農民的要求減租或抗租，都是屬於破壞的羣衆運動。又如教育運動，衛生運動，生產的消費的交換的合作運動，都是屬於建設的羣衆運動。

羣衆運動既有破壞的建設的兩類，則兩類運動的方針，自宜分別規定：

一 破壞的羣衆運動應該採取下列幾個基本原則

第一、破壞的限度，以確實掃除了所有生存上的障礙爲止境。

破壞的羣衆運動，是鬪爭的。鬪爭的本性，本充滿了危險性，在羣衆情感狂熱一往無前的時候，總是能動不能靜，能發不能收；所以每當障礙已經掃除之後，應該從事建設運動之時，而羣衆的暴動，仍然繼續發揮，把沒有發洩了的餘怒，轉向毫無關係的問題或人物上，任意攻擊，甚至犧牲自己內部以爲餘憤的出路，故應該明示限度，使之適可而止。尤須規定破壞工作的程序，使羣衆知某階段內應該與以破壞的是些甚麼，應該破壞到何程度，進入某階段內，則破壞的工作與建設的工作應爲如何的比例。一以破壞爲起點，建設爲終點，然後生存上的障礙，確能掃除，生存的條件，也可以日漸具備，且得保障。

第二、破壞的手段，以犧牲最少而收效最大的爲最佳。

罷市罷工罷課等等手段，雖可以促惡勢力的崩潰，然亦足以傷害民生的元氣，擾亂社會的秩序。敵人固蒙不利，羣衆亦受損失，決不可輕易嘗試，必先審慎考慮此等手段確於敵人有極大的不利，確於運動的目的有極大的援助，而應用的時機，又極適當，能一發而制敵人的死命，所納的代價，至少不致超過獲得的成效，然後可以忍痛出之。但應用時，尤須認清要害，擇足以制敵人的死命處，集中精力，猛施攻擊。倘若如義和團的毀鐵路，殺洋人，以血肉抵槍砲，用符咒抗軍艦，認爲爭得民族獨立的妙計，則不但不能達到目的，而且會『賠了夫人又折兵』，致民族國家的元氣，受了極大的犧牲。又如共產黨的不問各階級是否同站在被壓迫的地位，是否同感覺生存條件的貧乏，只是一味的鼓吹階級鬭爭，又因爲要造成階級鬭爭的局面，更不惜生生的先把民衆送上死路，先把社會擲入絕境，然後使垂死的民衆，破產的社會，大做還魂的好夢，則最爲得不償失，或竟是有損無益的卑劣手段。所以應領導羣衆選用犧牲最少而收效最多的手段。若革命政府已定有革命政策，自應與政府一般的政策相呼應，以補助政府力量的不足，並避免政府力量與羣衆力量因不統一而致抵消或掣肘的損失。

二 建設的羣衆運動應該採取下列幾個基本原則

第一、建設的羣衆運動，其目標應與政府的建設計劃相溝通。

凡是一個革命政府，自必有建設計劃，以求改進民生，一切建設的羣衆運動，都只在補助政府能力的不及；若政府不負責任，不知建設，而且不肯建設，則政府已爲被革命的政府，而非革命的政府，羣衆已須從事反抗政府的

破壞運動，暫時談不上建設。若羣衆離開政府的建設計劃，而自爲民生上的建設運動，則其所建設的，不是重複，就是力量分散而不能集中，甚或互相牽制而不能進行。所以一切建設的羣衆運動，其目標應與政府的建設計劃相溝通。

第二、建設的羣衆運動，應該基於民生的急需與財力的勝任，而且應該有持久性。

建設的目的，本在求民生的改善，若建設的結果，不但不足以改善民生，人民且因建設經費負擔的增加，竟由建設而破產；或竟飲鴆止渴，濫借外債，與帝國主義的國家以經濟侵略的機會，則羣衆一些建設的熱忱，必從此消亡。大抵羣衆在革命的破壞以後，總有一股向上之氣，潑刺刺的要求建設一個新國家，開闢一個新生命。一切建設的要求，乃民族國家生命的躍動，承接破壞以後而不能休止的一種工作，革命的羣衆運動中，自然的動勢，好似彈丸走阪，必待達到最後一步時始止。若不幸走錯方向，結果不佳，等閒失却了這一個大有爲之時，則此後再欲與羣衆謀建設，必不可得。這一點，是應從民生是否急需，和財力是否勝任上，預定進止的。又偶然的激昂興奮，與平時的浪漫懶怠，是羣衆運動的通病。建設的工作，則必須有持久的努力，纔能完成。又須各個分子始終都能把力量貢獻出來，合力經營，然後建設的運動，纔能持久。所以又須以「矢勤矢勇貫徹始終」八字，做羣衆建設運動的箴規。

破壞的和建設的羣衆運動，其基本原則，既如上述。若要知道使羣衆用甚麼方法去從事運動，纔能不違反上述原則，不論破壞和建設，總能成功，則請讀第四章第九節的因事制宜，與第十節的因人制宜。

第四章 領導羣衆的策略

養成羣衆共同的信仰，組織羣衆爲強固純潔的團體，明定羣衆運動的方針，此三者，乃是領導羣衆的常道。然俗語說得好，「道無術不行」，若僅有道而無行道之術，則道雖高美，決不能表現於事實。而且羣情變幻無常，羣智粗疏不堪，其熱烈偏激的動作，往往與高美的大道，格格不相入；要是強迫其就範，就不免「治絲益棼」。所以不可不講求行道之術。

但提到術，就有必須注意的兩點：第一、術本是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變通的權謀策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何可以言詮。即使有生花之筆，能把心理上運用智慧的詳細過程，與事實的表裏精粗，一一寫出，藏之錦囊，傳之後人；然而後人所爲的事，與所遇的困難，必不能與前人所爲所遇的完全相同，饒他囊中計策極妙，又豈能盡合眼前事實。若襲取所言以應事變，豈非「膠柱鼓瑟」？「以書御馬」。第二、深中了環境惡習與歷史流毒的陰謀家，鎮日沉酣於「策略萬能」的迷夢中，欲以權謀術數發展其支配慾佔有慾，往往不惜以道殉術，以羣衆殉個人，縱橫捭闔，夢想顛倒，卒使世界充滿了險象。今作者又復開示「領導羣衆的策略」，豈非「教猱升木」？「爲虎作倀」。因此，作者要在未談策略之前，立下兩條規範，請領導羣衆者嚴格遵守。

(一) 必須認定策略是行道的手段，是不得已而暫用的辦法，雖以詭道取勝，然造次顛沛之頃，縱橫捭闔之時，總不可離利羣濟世的目的。若如共產黨的爲目的而不擇手段，重策略而輕主義，至犧牲了羣衆眼前的實利，而徒馳騖於不可必得的未來之幸福，則斷非作者所能默認，更非羣衆所能輕許。

(二) 必須對所述的策略，巧妙的運用。若如趙括的徒讀父書，終不免於失敗。

第一節 先自立於不敗之地

領導羣衆者，要能勝任，先要能自立於不敗。既能自立於不敗，則進可以領導羣倫，退可以不爲羣衆所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然後可以永爲羣衆中不加冕的帝王。

下述各點，爲領導羣衆者自堅壁壘的鐵則，用之必勝，違之必敗。勝則可以進，可以退；敗則非特不能進，且不能退。

一、羣衆中最普遍亦最深刻的公意，必爲羣衆運動的基礎；羣衆運動的基礎，必築於公意之上，而此最普遍最深刻的公意，只要留心觀察，到處可以看出。若一切措施，能愜於人心，應合公意，羣衆之所好的，我先與之，羣衆之所惡的，我先去之，不待羣衆競起要求，更不待羣衆訴諸暴動，已由領導者先意承志，代爲實現，則羣衆必謳歌領袖的仁慈聰明。當羣衆正合下懷，欣然相告之餘，即使領袖的措施，一時不能盡合公意，然因其德澤在人，先聲所及，已足

平羣衆虛驕之氣，起羣衆諒解領袖不得已的苦衷，使之降心相從。若平日或事先能將羣衆所要求而力量與事理都可以允許的條件，慷慨承認，甚或加倍賦與，則羣衆必驚喜「始願不及此」，益益信仰領袖的賢明，而留一深刻的紀念。一旦遇着羣衆提出不能完全允許的要求，儘管減價承認，羣衆感激於以前的慷慨，更能本其信仰，降心相從。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便是擇可與的，先儘量許與，然後遇不可與的，纔得酌量扣減。凡事擒縱得法，自然可以得人心而致勝利。

但最須注意造就羣衆合理而遠大的信仰，以代替膚淺背理的意見。羣衆的見解，向來甚陋，而目前的小利小害，又最足以引起各人一致的趨避；至於遠大的利害，決非羣衆所能夢見。因目前小利害的趨避，而妨礙利害重大問題的遠慮，乃是羣衆運動的常情。領導者若一味迎合羣衆的淺見，則領導之責，有所未盡，領導的結果，必定勞而無功。所以欲得永久的大勝利，以養成羣衆信仰合理而遠大的主義爲第一義。

所以一切措施，務須愜於人心，應合公意，而發動於羣衆公共好惡之中；尤須先意承志，不待羣衆發動，卽先機疾赴，斟酌損益，急起爲適當的應付。至於常勝而不敗的第一義，却不在建設一切事業於羣衆心理之上，而在建設合理遠大的羣衆心理。

二、領袖和羣衆在事實上的相互需要，是羣衆向領袖有所要求，領袖向羣衆有所要求，或領袖領導着羣衆向別方面人有所要求。這三方面的要求，能否允許，事實上都有一定的程度。超過了事實可能程度的要求，在心理上

是奢望，在道德上是苛責；奢望與苛責，皆能使民族國家的前途，深蒙不利。故不論何種要求，總須以事實的可能性，爲承認或拒絕的標準。如果羣衆的要求，事實上全能承認的，便須毫不遲疑，立刻承認，不可半推半就，猶豫不決，致招羣衆惡感。如果只能承認幾分之幾，或只能承認某一部分，便須說明原因，把可以承認的，立即承認，不可以承認的，毅然拒絕，以求羣衆諒解。不可把可以承認的分量或部分，一筆抹煞，概與否認，等到羣衆忍無可忍，出於暴動，無可收拾時，再回轉頭來，與以認可，致損失威信，并且與羣衆以不暴動即不能達到希望的暗示。其次，領袖要求於羣衆的，如果超過了羣衆力能接受的程度，必惹起羣衆反感，雖然苦口婆心，詔以後必有利，而終以當前任重力薄的痛苦，印澈心頭眼底，無從引起其信念。若督之以嚴刑峻法，則嚴迫之下，必起反動，壓迫愈甚，反動愈烈。再次，領袖領導羣衆向別方面的要求，如果超過於別方面所能允許的程度，勢必大受挫折，在此挫折之下，領袖者必陷於進退兩難的絕境，進固不能有所得，退又無言向羣衆解嘲。領袖者當進退維谷之際，就是飽受羣衆譏笑唾罵之日，也就是領袖資格沒落之時。

所以不論何種羣衆運動，當着手領導以前，總要先察事實的可能性，預定承認或拒絕的程度，與舉辦的範圍。察之精詳的勝，察之疏忽的不勝，沒有審察的，一敗而不可收拾。

三、領導羣衆前進的程度或範圍，既已決定，則使此決定能以最敏捷最經濟最安穩的方法實行出來的一種政策，也須預定。政策不預定，仍要失敗，定而不合，更要失敗。一種適合的政策，總是建築於羣衆心理上，而具有最敏

捷最經濟最安穩的特性的。領導者如能熟諳前編所述的羣衆心理，運用下列各節所述的策略，自會籌得最適合的政策。最難決定的，是兩可的政策。所謂兩可的政策，就是採用這種政策做去，固然有利，但亦有害，採用那種政策做來，固然有害，但亦有利，利害的程度，都不能前知，欲爲客觀的決定，勢所不能，此時只有決定於主觀的心向，個性與能力。心所願的，就是失敗，也少追悔；性所近的，興味較濃，容易努力；力所能的，必能勝任，容易成功。

所以實現主張的政策，必須建築於羣衆心理上。若遇兩可的政策，不能決之於客觀的利害時，若決之於主觀的心向，個性和能力，必然利多而害少，成功多而失敗少。

四、理智低弱的羣衆，往往流爲野心家的工具，中風狂走，誤入歧途，非但民族國家的生命，受其斲傷，就是羣衆自身的利益，也終不免於犧牲。領導者當毅然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攘鋤奸凶，而拔羣盲於陷窟之中，以求最大最後的勝利。若不識大體，煦煦爲仁，那麼姑息不足明恩，優容反以釀禍，羣衆固然不能得救，領導者亦何嘗有所成就。所以法令行，寬猛相濟，是今日領導羣衆者疏忽不得的手腕。

所謂法令行，並非處處束縛羣衆，只要羣衆不違反有關大體的基本原則，其餘都可通融，只要大閑不踰，小德儘可出入。所謂寬猛相濟，並非忽而寬，忽而猛，是指重要的事端不宜寬，無關重要的事端不必猛。在法所不易行的，堅持行去，則其他容易行的，必然迎刃而解。在情所容易私的，毫無所私，則其他不易徇私的，自不致令人懷疑。如果不明此理，習於苟且，因爲繁重事件的窒礙很多而失於寬，不繁重事件的容易處理而失於猛，則其在羣衆心理

上的結果，必然是玩慢；玩慢的結果，必然是領袖雖猛而羣衆不知畏，領袖雖寬而羣衆不知感；寬猛不但不能相濟，而反相賊，領導者的威信，就此喪失。在羣衆運動上的結果，必然是怠廢；怠廢的結果，必然是繁重艱難的事，因為處理過寬，事態就愈趨於繁重艱難，至於糾紛重重，而無從治理；又因為處理過寬，手續不免疏闊，先擇易行的事，等閒應付，較難的事，置諸日後，事事先爲其易，而擱置其難，所有難事，積於一時，衆難湊集，遂有愈爲而愈難，愈難而愈不能爲，至失去了領導能力的一日。

所以遇羣衆誤入歧途時，當無所瞻顧，以猛濟寬，納之於大法大經之中；并須於艱難繁重關頭，咬牙苦鬪，併力戰勝一切。

五、在領導羣衆運動的目的上論，當然以羣衆利益爲主，領導者不過站在羣衆利害之前，幫助羣衆改進生活的條件，驅除生活的障礙。惟在領導羣衆運動的策略上講，領導者必須常常站在主人地位，先安排以待羣衆的求我，然後起而應之，始爲必勝之道。因爲我既高居於主位，羣衆就落入客位，主氣常靜，客氣常動，主氣總是先微而後壯，客氣總是先盛而後衰。以靜制動，便已操得以逸待勞的勝算；以壯制衰，必然可得最後的勝利。

但主位若只限於靜待，並不能盡主位的能事。在領導者確有把握，羣衆確係盲動時，自然愈持久，愈神妙，愈堅定，愈老到，儘可後人一著，待羣衆旗靡轍亂，精疲力盡時，一舉而收服之，教他範我馳驅。若在羣衆已有計畫，而領導者還沒有甚麼把握時，就須站在主動地位，先發制人，力爭上游，扼羣衆之吭而奪其氣；切不可拘泥以主待客，以逸

待勞之說，至遺誤事機。須知以主動制被動，和以主氣待客氣，結果並無軒輊。惟所謂先發制人，以知彼知己爲必要條件，若羣情不明，已力不審，不忍一朝之忿，攘臂而起，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則黔驢之技，必敗無疑。

所以領導者或先發制人，或以主待客，總能審定雙方情勢，然後下手，常以主氣自持，主位自居者，必勝。若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領導者，必敗。

六、羣衆暴動之源，實在不出兩途，一是生活之圖，一是不平之氣，二者相并，尤足以使羣衆甘願出生入死，以起暴動。暴動的狀態，雖然可恨，而暴動的情意，實有可原。無論其如何暴動，要不外乎苦鬪惡戰，力求出路，領導者無論用何種策略領導羣衆，亦不外乎幫助羣衆去求出路，或領導者自身被羣衆包圍時，自求出路。所謂「人事」，「乾脆的說，不過是求自己的出路，和求人家的出路。有出路則生，也就心平氣和。無出路則死，不死，也要作不平之鳴。大家有出路，就可以相讓。一部分人有出路，一部分人無出路，必相鬪爭。此爲自然之理，必至之勢。領導者必須於羣衆和自己兩方，同時求得正當出路，不可但永自己的出路，而阻截了羣衆的出路。尤須爲整個的民族國家求得正當出路，不可但求一部分羣衆的出路，而妨礙了整個的民族國家之出路。若專以自己或一部分人爲本位，而不顧羣衆或整個民族國家的是否有利，是否能行，便是絕人出路。絕人出路的結果，勢必至於使人作困獸之鬪，舍其生命，與我相搏；或使整個的民族國家，陷於絕境，而自己永淪爲覆巢之下的破卵。是不顧人的，終亦未必利已。古人說，「圍師必缺」，便是與敵以出路。又說，「死地則示之以不活」，這竟是表示自己在沒有出路時，當領導衆人苦鬪惡戰，

死裏求生。用兵如此，領導羣衆亦如此。明此理的，必勝；不明此理的，必敗。

所以領導羣衆者，必求其勝利。策略能通行，就勝利，故必求策略能通行。使各方面皆有出路的，就能通行，故必求各方面皆有出路。既做到各方面皆有出路，自然着着俱佔勝利，處處都能不敗。

七、領導羣衆去做建設事業，固然不能百發百勝，就是去幹破壞工作，也不能百發百勝。勝敗是常事，轉敗爲勝，或轉勝爲敗，更是常事。因一敗而自撓其志氣，固不可；因大勝而有驕縱惰逸之心，更爲不可。即使常得勝利，亦只算家常便飯，並非奇事。總要心念民族國家的艱難，禍至的無日，戒慎惕勵的不可以緩，時時克己愛人，困心衡慮，以求有萬一的補救，纔對得起羣衆，負得起領導責任。勤敏恭慎，是成事之本，驕縱惰逸，是萬惡之原。領導羣衆之事，若非以身先之勞之，事必無成。古今有名領袖，不但才略異衆，亦且勤敏恭慎，遠過於人。若一朝得志，妄自尊大，驕縱惰逸，夥頤涉的爲王沈沈，好似笙歌可以亂痾瘵呻吟之聲，巧笑可以掩窮黎切齒之狀，則萬民的怨毒，必緊隨着領袖的無情而至。法國大革命時的貴族僧侶，未必人人都甚暴虐，而結果人人都受羣衆的怨毒，就顯然是他們平日的生活習慣，與平民大相逕庭，過於自炫，致取憎於哀哀無告的民衆呵。東山絲竹，不在澠水未戰以前，信陵醇酒，必在救趙破秦以後，功成身退，聊以自娛，始能不失人望。世固未有先天下之樂而能久樂的，與羣衆共甘苦，同患難，本是人類應有的同情，無關乎領袖特具的道義。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勤敏恭慎，時時以一夫不獲認爲自己責任未盡，既獨攬一切事權，就始終獨負一切責任，那纔是領袖的氣度。有此氣度的，必勝；無此氣度的，必敗。

所以領導羣衆者，隨時隨地，總要能勤敏恭慎，斷不可一朝得志，就驕縱惰逸，致取憎於人，遺誤於事。勤敏恭慎的，雖敗可以轉勝；驕縱惰逸的，雖勝必入於敗。

第二節 見幾立應

凡事之起，必有其所由起，絕非無端迸發。不論甚麼事，如能眼明手快，乘其將起未起以前，巧妙應付，或與以指導，端其始基；或竟與轉移，消其禍根；一張一弛，一舉一措，總在人心的動機上，先做工夫，自然不至於形成錯誤的事態。入於無聲無臭之間的斡旋，其成功向來超越於有聲有形時的倉惶補救。歷史上有一定律，善戰者無赫赫之名，而有赫赫之功，是故消隱於未萌，是太上的手眼。其次是救失於始兆，一見事變徵象，立即循跡推索，以不激不隨的手腕，不慌不懈的態度，應付尙未擴大的事端，雖不如消隱於未萌的輕而易舉，但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猶不失爲中策。若無知幾之明，更無洞察人情世事變遷的眼力，及跡象顯著，風潮瀕洞，始劍及履及，遣大投艱，以全副精神，消散滿天風雲，使大事變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雖然焦頭爛額，犧牲較多，然結果尙能差強人意，雖屬下策，仍勝於無策。要是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那麼信既偏，聽言就不會考其實，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又因爲輕視其人，就不免以人廢言，遺誤了應該置重之事；或因爲迷戀其事，又不免以言廢人，摒棄了應該親信之人；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大禍已經臨頭，事態已經嚴重，依然是熟視無覩，或剛愎自用，妄欲以強

力壓迫如沸如裂的羣衆暴動，而至於不可收拾。像這樣的不度德，不量力，不察羣情，不究事變，一味以強力相抗，就是無策。

一縱卽不易收拾的禍機，和一失卽不易再得的時機，他的變化性，都極強烈，無論在時間上，在空間上，總沒有保持其原狀的可能。因爲禍機與時機，非無端突起，皆由社會的情勢，與歷史的業力，積累匯合而成。社會的情勢，變動不居，歷史的業力，進展不輟，故禍機與時機，亦刻刻在變化之中，任何有力量的人，也不能保持其原狀，使他一絲不變的停留下來，供我們從容調停。機這個東西，是這樣的：你如能迎頭趕上去，他就會給你利用，你就能支配他，使善的發展，惡的消滅。你如緊隨其後，善爲補救，也可以範我馳驅，善的因而益善，惡的不會更惡。要是既不能迎頭趕上，又不能緊隨其後，那麼良好的機會，就一去不會再來，不堪設想的禍機，就一發不可收拾。可以有爲的良好機會，既愈去愈遠，不堪設想的禍機，就愈發愈大，禍福善惡，本是互相生尅，所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其機未嘗不消息於此。古今建大業弭大難的英雄，其勝敗雖判於最後五分鐘的能否堅持，而尤在於最初一着的能否爭先。凡先下手的，必能於羣衆心理上，得着『先入爲主』的便利。羣衆一心一意，惟我的命令是從。即使他人的命令比我更佳，但羣衆因爲心中先有主見，不肯棄其所信而從人，更必能於羣衆的行動上，得着『先發制人』的勝利。在羣衆已經範我馳驅時，即使敵人百計誘惑，亦必無所施其技。所以先下手的勝，後下手的敗，始終袖手不問的亡滅。所以識微知幾的哲士，必有力爭先着的疾腕。所以易稱『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幾並不難見，知幾不必是神。當民衆失了生活的興趣，時時表現懶散蕭索無聊煩悶的消極態度；在上層階級與中層階級中的人，大多不安於本地的生活，棄家避地，另覓樂境，或竟遠適異國；而在下層階級中，甚麼浪人流氓乞丐地痞，一切不事生產的游民，犯罪與自殺的慘劇，都激急的增加，這種現象，顯然是醞釀羣衆革命運動的先幾。領導羣衆者如能見幾而作，先幾疾應，自然容易轉移，或竟能消滅；要是因循疏忽，恬不爲怪，那就險象環生，日趨絕境了。若向受統治階級優待的知識階級，一旦表同情於煩悶不安的民衆，倒戈攻擊現狀；而搖亂人心的謠言，及攻擊人物的文字，又在社會上像洪水般的流行；這種現象，是顯然表示着羣衆的暴動時期已經逼近。領導者如能急起直追，以敏捷妥善的手腕治標，以遠大周密的計畫治本，標本兼治，以應付此一觸即發的變端，必能因禍爲福，轉危爲安。所以古人說，「圍棋到緊急處，祇在爭先一着，事機到利害處，祇在定其頃刻。」要是同號寒蟲的得過且過，偷安於一時，或妄用高壓手段，制勝於片刻，則土崩之禍，必不旋踵。

應付的方式很多，不必一定順應；只要切合情勢，就是逆應側應，也能洞中機會。十五世紀之初，英國教士因爲民衆迭請英王沒收教產，以救濟國家財政的困難，他們就立即激起英王伐法的雄心，與民衆對外的精神，結果遽然轉移了羣衆反對教會的心理，而維持教會的現狀至百餘年之久。這是利用羣衆心理容易變移的弱點，立刻用側應的手腕，以轉振宗教革命運動之機的史實。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之戰（Crimean War）既起，炯眼敏腕的

加富爾，認爲千載一時之機已到，即急起直追，勿使逸去，毅然以「加盟土英法三國以抗俄」的議案，提出於國會，凜然當一世的大敵而毫無所懼，雖然國會不與同意，同僚辭職而去，亦不氣餒。免起鶴落，雷厲風行，以一身盡兼各部之職，壓輿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更以活潑可驚的手段，慫恿其王作英法之遊，交歡英法兩國元首，預爲後日巴黎會議地步。其結果卒使四鄰驚佩，萬姓歌頌，得達其揚威雪恥的目的。這又是遇可攬的機會，就立刻利用羣衆的民族意識與愛國心理，以最善的布畫，逆揆人心於對外運動的一件快事。其後一八五九年撒地尼亞 *Sardinia* 王以慧眼觀破大局，覺伐奧的時機，與國人同仇之心，都已成熟，就向國會演說，喚起國人乘時圖強的觀念，王每發一語，聽衆就歡呼一聲「我王萬歲」。當時滿堂民衆，若受電氣刺激，慷慨激昂，蹴席騰躍，全身幾爲熱情歡聲所破裂。法俄普英諸公使，目擊此狀，心胆俱奪。更有人在聽衆中高聲喝，低聲語，「唉！我們無告的流民！」「記憶我們痛苦的國王！」「大家把整個的國土，奉給我們的國王！」感動讚歡，語無倫次，和以狂不可耐的拍手，雜以湧潮飛瀑的老淚。此時意大利各地的代表，早已感激固結，描寫一個意大利全國統一的共主於他們的胸中了。因爲這一席演說，字字打入羣衆心坎，並引起同盟國的熱情，故能大敗奧軍。這又顯然是乘機順應羣衆同仇敵愾的心理，以取威定霸的一件順水推船之事。普奧戰爭，普國大勝奧國以後，急求德意志的統一。當時拿破侖三世，爲法國的安全保障，要求盧克森堡或比利時爲其報酬，此於普國的利害關係，絕對衝突，但是又不能公然反對，致引起其妨礙德意志統一的計劃；俾士麥乃親訪拿氏於其避暑的地方，乘納涼散步的當兒，運用手腕，竟使所負的

使命完全成功。其後普國放逐奧國於南方，建設北德意志聯邦之時，拿氏欲提出前議，以責問俾士麥。然而用心極深的俾士麥與拿氏折衝的時候，沒有遺留片紙隻字，毫無證據可憑，遂派遣使節，向普國密商盧克森堡與比利時統轄之事。俾士麥拿出紙筆，請法使略記法國希望的程度，法使照辦不疑。不多時，普法戰爭勃發，同時法使的墨跡，影刊於倫敦太晤士報，英人見破拿侖三世有併吞比利時的實據，全國大譁，一致攻擊法國。這顯然是運用外交政策，制勝機先，以激起國際羣衆同仇的心理者。此外如管仲與監送囚檻的人，互相唱和，促進行路速度，以逃魯人之追，是見機即利用羣衆樂而忘倦的心理，以免殺身之禍的。劉邦用張良之計，封著名仇人雍齒爲什萬侯，以移羣臣缺望自危之心，是見機即利用羣衆粗淺的推理，與苟安的習慣，爲高一着的應急辦法。曹操指梅林以止士卒之渴，是見機即直向羣衆的生理上與心理上喚起其一定的反應，用深一層的應急辦法。

如果領導民衆爲革命的暴動，也須審時度勢，乘機疾作，始能得到最大的勝利。生長於農村中的陳涉，對於民情和時勢的觀察，比六國人士來得清楚，一見農業社會的經濟，已破壞到使農民不堪再忍的地步，就同兔脫一般，崛起於阡陌之中，號召羣衆，西嚮秦，故其成功，超出於不明時機的六國君臣之上。皇覺寺的和尙朱元璋，洞明民衆和時勢的需要，故一到社會上普遍的大鬧水旱，到處餓着肚子的民衆，其暴動的動機，已如在弦之箭，引滿而待發，如陵之爆，迸星而欲轟，就立刻起來，率領民衆，驅逐異族，光復漢室，其成功亦遠出於方國珍張士誠徐壽輝諸人之上。苟非其時，則必犧牲多而成功少。即如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全滬工人大暴動，便是一個好例。此次暴動，本

在擾亂敵人後方，以便國民革命軍的順利進行，但因革命時機尙未成熟，革命的軍事勢力相距尙遠，故罷工人數雖多至五十餘萬，罷工時間雖然繼續至五日，終不免受着不可補救的犧牲與損失。猶幸領導者發覺尙早，着手亦速，故能立即宣布於二十四日下午，一律復工，以準備更大的奮鬥。發得快，收得速，發動雖未及時，收拾尙能乘勢，故此役之領導者，尙不失爲失敗的英雄。

無論應付或發動何種事件，應付或發動用何種方式，第一要則總是迅速，第二要則總是妥當。不迅速，方式即使異常妥當，亦必不合時宜；不妥當，着手即使十分迅速，亦必徒勞無功。但果能見幾明，下手速，即使方式稍錯，尙可以因利乘便，宰制一切；若因循姑息，坐失時機，則雖有良策，亦將無補艱鉅。所以先哲說，「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至迅速和妥當的賊，第一個是昏憤，昏憤則不能見幾。第二個是因循，因循則雖知幾而不能立即應付或利用。第三個是敷衍，敷衍則雖能應付或利用時機，而不能精當。必先肅清三賊，然後對於時機能有迅速妥當的應付或利用。必須對於時機有迅速妥當的應付或利用，纔算得是見幾立應。

若問「幾」究竟是怎樣的現象，其形成與發展的原因究竟如何，則請詳究本書第一編第四章第五章各節，必有所得。

第三節 偵察羣情

領導羣衆之道，以得羣情爲上，轉移羣情次之，消散羣情又次之，違抗羣情最爲下作。能得羣情，則羣衆與領導者心心相印，自然能愛樂相共，患難相助，動作進退相齊。羣衆對於領導者，自然如手足的保捍頭目，百體的服從心君。領導者對於羣衆，自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彼此既合爲一體，呵成一氣，自然所向無敵，所事必成了。其次，轉移羣情，自費周折，但只要眼光犀利，手腕靈敏，揣摩折衝，恰中肯綮，那麼一轉移間，就可以使羣衆不知不覺的入我彀中，着我道兒，領導者依然可操勝算。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若富於變移性的羣衆，本不慮其不可變移呵。復次，把羣衆動作的動機，根本打消，雖不免斲喪活潑潑的元氣，弄得羣衆如仗馬寒蟬一般，生意闌珊，流於消極，但尙可以維持現狀，化除動亂。若既不與羣衆的動機以妥善的出路，又不能消滅羣衆將起未起的動機，只是任其爆發後，與以迎頭痛擊，其結果如何，如請先賢判斷，亦必斬釘截鐵的說，『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了。如此下作，智者必不爲。凡事必經多量的犧牲而得勝，只是半勝，不消犧牲而得勝，纔是全勝。犧牲而無所得，便是不勝，犧牲而復有所失，便是全敗。全勝者有利無害，半勝者利多害少，不勝者害多利少，全敗者有害無利。得羣情者必全勝，轉移羣情者必半勝，消散羣情者必不勝，違抗羣情者必全敗。故得羣情者有利而無害，轉移羣情者利多而害少，消滅羣情者害多而利少，違抗羣情者有害而無利。所以最上是先走在羣衆的前面，領導羣衆；其次是緊伴在羣衆的旁面，轉移羣衆；再次是穩站在羣衆的後面，消散羣衆；最下是高壓在羣衆的上面，違抗羣衆。違抗羣衆，是萬不得已而用的笨法。

領導羣衆所患的有三：不知羣衆力量的不可以從事建設，而使之從事建設，是撞騙羣衆。不知羣衆道德的不可以從事破壞，而使之從事破壞，是糜爛羣衆。不知羣衆知識的不能辨別利害是非與進退攻守的機宜，而使之拼命活動，是放縱羣衆。不知羣情而任領導羣衆之責的，必遭此三患；遭此三患的，必致羣衆運動的結果失敗於內，民族國家的實力見輕於外。知羣情的領袖，是民族的司命，國家安危的主宰，關係甚大，故領袖不可不知羣情。欲知羣情，不可不知羣衆的力量，不可不知羣衆的道德，不可不知羣衆的知識。知此三者，即知羣情；知羣情，即可以爲羣衆的領袖。

羣衆雖然富於坦率的性行，但是如果沒有相當的機會，則羣衆的力量道德知識究竟如何，也不能憑空表現。尤其是羣衆日常生活中願望的或嫌惡的心事，不到相當機會，且不敢單人獨馬的表現於各種勢力重重壓迫之上。領導羣衆者，總要在羣情已經形成而尙未表現以前，就加以注意。如見得羣衆的動機是善的，即須乘機啓發，使之樂其始而勉其終；如見得羣衆的動機是惡的，即須乘機消弭，使之棄其舊而開其新。但是談到明見羣情，最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頭一樁，要有觀察的本領，第二樁，又要有訪問的本領。觀察必賴慧眼，訪問必賴妙舌，眼鈍舌笨的，必定觀察不出，訪問不着。慧眼與妙舌，有共通的要件，一是周密，二是機警。能周密，則遇着一種跡象，或一個問題，就會從全部審察到最小一點，從最小一點推勘到全部，就會從籠統的概況，分析爲各別的要點，從各別的要點，證合到概況；那些由小見大，由粗見精，由近見遠，由微見顯的工夫，總須從周密中做去。能機警，則無孔不入，無阻不破，常人

所不能深入之地，便能無往弗屆，常人所不能見之人，見亦不得其要領的，亦必有一種手腕，使他不能拒絕，非但不能拒絕而已，且使他不能敷衍而樂與接洽，雖在立談之頃，必得其綱要而去。

觀察羣情，必須深入羣衆隊裏，從各人的飲食居處應酬娛樂各方面，分別偵探，聚孤立的事實，作系統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才調心思眼光手腕，就是一遇線索，即須循跡追求，萬不可因為幽渺而忽略；一遇重要徵象，即須注以全神，靜聽默察，牢記在心，以為應付的張本，萬不可慌張變色，或當場用筆墨記錄，致羣衆變態其故態。觀察時，但只要能洞燭羣衆四周的情境，總要能不遺細小，明瞭最小的微點，和全部間的關係，因而得到最後的剖解。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諸葛亮所謂「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醉之以酒而觀其性，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太公六韜所謂「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先哲所言者，觀察個人可用，觀察羣衆亦可用。

訪問羣情，必須深入羣衆隊裏，現身羣衆面前，擇其中具有左右羣情勢力的人物，隱然為全羣首領者，認為訪問的對象。設法見面以後，開首就須注意測量他對我歡迎的程度，同時又測量他此刻忙碌的程度，以作全盤攀談若干分鐘，有幾件事可以發問的打算。然後由寒暄之中，閒閒談及他事，由近而遠，由小而大，好似絕無探聽羣情之

意。凡事不持異議，不示意見，一味表示首肯的樣兒。聽到重要處，心中雖然十分注意，精神雖然十分緊張，而外貌從容自若，毫無驚詫，使他得盡量發表。雙目炯炯，注視其面，以察所言的誠僞，以表高尙的敬意。當他談話奔放離題過遠時，即須設法擒之，使他言歸正傳。如果欲言不言，半吞半吐，即須設法縱之，或略提其生平得意之事，或挑以彼反對之人，或反面質問，令其自證，或旁面質問，使之不覺，總須擒縱得法，勿令逃逸，勿令隱飾。英使某君曾謂：「袁世凱見客，好像拳毛的狗，伏臥不動，而骨中的精髓，吸吮無餘。」我以為善發問的，批卻導竅，發問不多，使言者無所遁飾，亦不能自己，乃是最上上的手腕。

有時羣衆中首領的言語，不盡可靠，總須遍向各人探索；或將首領所說的，老實質問羣衆，看其答復；或巧妙暗示，餽其發表；或利用羣衆中的反對派，使他們和盤托出全羣的意見。倘能得着談話以外的材料，及意外線索，即須默誌於心，以便開開窮究。至於羣衆中首領平素對於政治上的主張如何，屬於那一種黨派，近來有沒有甚麼活動，羣衆對他的信仰如何，他在羣衆中過去的活動情形如何，尤須早有研究，免得談話時發生齟齬。

無論訪問或觀察，總須時時運用其觀察力，推理力，聯想力，熟悉各方面的情形，無一遺漏，纔能綜合參證而知其必然，決非僅恃聰明，就能料事如神。故周密與機警，為偵察羣情的必要條件。

羣衆的舉動狀態，雖千差萬別，但各種心理的反映，大致都有必然的象徵，常被練達羣情者冷眼看出。今指出由各種心理反映而成的各種特徵若干則，好教觀察羣情者聞一知十：

(一) 凡謠言蠶起，民衆相信謠言，遠過於相信反於謠言的事實，其維護現實狀況的心理，遠不敵其樂聞謠言的心理。無稽之談，和不合事實的空想，最能在羣體間作威作福，形成騷動驚惶的現象；最能使民衆東一羣，西一夥，不用號召，自然就是無遮大會；不用出宣傳費，自然就會製造空氣。這便是羣情不安於現狀的特徵。

(二) 凡舉動徬徨，語音哀戚，來疾去遲，還顧吁嗟，絲毫沒有揚眉吐氣的狀態，充滿着抑鬱煩悶的神情的，那便是羣衆怨情沉結而不得伸的特徵。

(三) 凡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眸子閃動，視低盼數，喘息卻聽，語言失度，來遲去速，不敢反顧，絕無從容安詳的態度，充滿着長慮卻顧的神色，那便是羣衆將有密謀而自懼洩露的特徵。

(四) 凡羣衆正在活動的當兒，無故誼譁，旗幟紛亂，各人自行自止，步調或縱或橫，而整個的隊伍中，各人都頻向後看，好似後面有甚麼大利可取的樣子，絕無一往不顧的銳氣，那便是遠來的羣衆，其氣已闌，行將鳥獸散的特徵。

(五) 凡集會中羣衆的叫好有好多種：其聲正而直的是「正好。」其聲怪而粗的是「倒好。」其聲浮而滑的，是「好好。」正好是台下羣衆表示愛敬台上人的特徵，倒好是台下羣衆表示憎惡台上人的特徵，好好是台下羣衆對於台上人表示愛而不敬的特徵。若其音低澀而促狹的「噓噓」那是幽默派羣衆直接反對台上人的表示，或是禁遏別方面叫好者的符號。若其聲強而悍的「通通」又是「正好」的相反表示，常語叫做「打通。」這種

打通，有時並不由於本心的反對，只是別方面叫好之聲太過的反響。如果在「好好妙妙」的聲中，隱約地透出「噓通通」的別調，好似銅琶鐵板之中，忽雜以冷瑟淒簫之韻，全場的空氣，由單調而漸變爲複雜，由片面的濃厚而漸變爲衝激的緊張，那又顯然是羣衆意志和主張不統一的特徵。

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第四節 號召羣衆的巧訣

民族國家的存亡危急，往往不容易顯現出來，使羣衆明瞭；所以有時民族國家的存亡危急，已在眼前，而民衆尙以爲太平無事。有時雖已知道民族國家已到存亡危急之秋，而於民族國家存亡危急的所以然，完全是隔靴搔癢。有時即使知道民族國家存亡危急的所以然，而於如何救治，卻是束手無策，或竟亂投藥石。政治經濟進展的遲緩，革命運動的艱難百折，委曲繁重，皆由於此。此時先知先覺之士的唯一責任，就是喚起民衆，共同奮鬥。但有時先知先覺之士，儘管奔走呼號，甚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或竟斷指殺身，冀以驚醒民衆，而民衆依然醉生夢死，不聞不問，其故不盡由於民衆的麻木不仁，不可教訓，而先知先覺者號召民衆之法，不盡巧妙，至少是一個重大原因。號召不得法，饒你說得天花亂墜，說到舌敝唇焦，依然是爾爲爾，我爲我，雖然朝夕強聒於羣衆之側，不能動得羣衆分毫。號召得法，則一言既出，四海歸心，憑他千年頑石，也會聞聲點頭，何況號爲萬物之靈的羣衆。且號召不得法，如果是不

能喚起民衆，還只算白花氣力，所謂「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要是不幸激起羣衆不必要的暴動，那纔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咧。「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號召羣衆者，怎可不謹慎將事。謹分述號召羣衆最好的時間，必需的要則，及有效的策略如左。

第一 號召羣衆最好的時間是

(一)人心騷動，謠言四起，中下層社會中的各分子，皆有「岌岌顧影，朝不慮夕」的狀態。各人眼光心思的所注，不是迷戀過去，就是夢想將來，對於現狀，則一味的咒詛，覺得一無可樂。在下層社會間，大開倒車，迷信鬼神，組織甚麼紅槍會，黃沙會，八卦會，真武會，種種莫明其妙的會，信奉甚麼止血咒，老本咒，分身法，土遁法，等等謬妄絕倫的法，最下等之刺激性的娛樂方式，及最無聊賴的求生方法，如雨後春筍之起。此時就是羣衆急求出路的時間。如趁其急求出路，急不暇擇的當兒，只要能够巧妙的運用，那麼一拍便合，一呼便應，必可以囊括一世的人心，使他入我彀中，範我馳驅。

(二)在羣衆過着半自由的生活之時，亦爲號召最好之時。因爲完全自由的「天民」，他們已得着各方面的自由，你就沒有甚麼口號可以去煽動他們，也沒有甚麼主義可以去號召他們。若完全不自由的奴隸，他們的知識，已被壓迫階級貶到最下層，幾乎近於零，他們對於生活的前途，簡直不存甚麼希望，也不知道有甚麼希望，你要用巧妙的口號或良好的主義，去喚起他們，他們必如睡眼矇矓者驟見光明的太陽一般，只覺得刺眼可恨，不覺得光明可

愛。惟有半自由之民，有要求較良生活的觀念及能力，一加啓發，就會響應。所以丹麥心理學家海甫定說：「提倡革命者，非自由之民，亦決非奴隸，而必在半自由者，因為他們有勝於現在狀態的觀念之故。」克魯泡特金也說：「在革命快到來的時候，就是占相當重要位置的農民等，胸中滿懷希望改善生活現狀之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亦是受了一種要求實現某種重要結果的希望所驅使。」

(三) 在統治階級開始革新政治之時，亦爲號召最好之時。因爲頑固的政府，常極其全力，抑制羣衆的要求，且設法消滅羣衆的希望；倘於此時號召羣衆起來反抗政府，因爲羣衆膽力和見識都很淺薄，所以很是費力。若在良好的政府，則已極其全力爲民謀福利，早與羣衆聯絡一起，用不着第三者再去號召羣衆，共謀建設，更用不到第三者另立旗幟，號召羣衆去反抗政府；惟有在統治階級開始革新政治之時，一方面羣衆所受的束縛較前減少，他方面羣衆所得的知識及機會，較前增多，此時羣衆嗚嗚望治之心甚急，像走路一般，決不肯一步一步向前進，祇想學了孫行者的法術，一個筋斗就翻到天宮裏去。羣衆希望之心亦甚大，像吃東西一般，決不肯將到口的先吃完了再說，一定要「吃着碗裏，就瞧着鍋裏。」筋斗翻不來，便不肯忍耐，鍋裏吃不着，便表示不滿。趁羣衆事事不肯忍耐，時時不能滿足的當兒，只消輕輕挑逗，就會直跳出來，衝向前去了。所以德圭微勒 (Toegueville) 說：「腐敗政府的最危險時，在其開始改良之時，路易十六的暴虐，遠不及路易十四，而人民反覺其難堪，就是此故。」克魯泡特金也說：「歷史家用淒慘的文字，描寫法國革命前農民的狀況，是對的；同時又有一些歷史家，敘述大革命前的同一年

代。鄉村中農民的生活，有些改善，也是同樣的正確。」

(四)在統治階級中重要人員變更之時，亦為號召最好之時。因為統治階級中的重要人員，其出處進退，常能影響於社會的秩序，與人心的安寧，如於此時號召羣衆，自有出乎意外的功效。法國人民在路易十五時，雖受了一切的壓迫和貧困，但終不甚敢如何的暴動；及一七七四年路易十五逝世，人民明白在宮庭之內更換主人之時，政府的權力，必然鬆懈，於是乘機開始暴動，一串的暴動，自一七七五年，至一七七七年，不斷的發生。

(五)如須號召羣衆從事建設，則以農隙之時為最佳。如須號召羣衆暴動，則反以農工最感辛苦勞瘁，及地主催租之時，為最佳。克魯泡特金於其所著法國大革命史中說，「農民的暴動，在九十兩月，因為耕種的關係，表面上和緩了一些，但是在一七九〇年，我們由封建委員會的報告，知道暴動又重新活躍起來，想是因為索欠要到來的關係。」

(六)如就一日的時間說，則以羣衆充滿着平旦之氣的時間為最佳。此時頭腦清醒，精力瀰滿，提出有力的主張，最易動聽者的情感，起聽者的理解，並且強固聽者的記憶。倘在半夜三更，斜月窺窗，萬籟俱寂，一枕夢醒的當兒，把富有刺激力的口號，簡單明瞭的主張，乘機喊出，如呼如號，如泣如訴，一聲聲送入羣衆枕邊，刺上羣衆心頭，則尤能使聽者毛骨聳然，心弦緊張，陡覺生死關頭，已在目前，有不幹則死的大事，急待去幹。此時最易引起羣衆枕戈待旦，聞鷄起舞的精神，最易鍛鍊羣衆臥薪嘗膽，誓成大業的意志。印度羣衆「怨歌隊」的組織及活動，確是深得此

中三昧者。甘地領導下的非武力抵抗運動，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同情，自他被捕以後，他的信徒，一齊起來做着示威運動，每次都有顯著的成效。其中最值得贊歎，惹人注意的，就是怨歌隊。這種怨歌，並不像我們中國詩人所做『西宮怨』那一類沒氣力的歌詞，是飽含着警醒的意義，要去喚醒全印度男男女女，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甘地氏非武力反抗運動的。怨歌隊的發源地，是印度居民最多的孟買。怨歌隊的組織，是以若干人爲一組，每天黎明，到人家門口去唱着動人的怨歌，使一般酣睡的人，從酣夢中驚醒。因爲被喚起的民衆，一天一天的增加，故熱心的隊員數量，亦一天一天的發達，這種運動，也就一天一天的普遍。到了現在，不僅城市的羣衆，一到黎明，即磨拳推枕，急起鬪強；就連窮村僻壤的地方，到了天將破曉的時候，也可以聽到居民繞床哀號的呼聲，與門外慘厲的歌聲，互相應和了。歌詞是由印度國會刊在一本小冊子裏送給民衆的。怨歌的聲調，彷彿印度人的唸經。最動人的歌詞，就是去爭印度的自由，和大家去救甘地的口號。其中如：『天已經亮了，你們還不起床麼？你們會否聽到吹角的聲音？這是喚醒你們一致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你們可以安居麼？旁的人都在替你們爭自由！』真是一字一棒喝，一喝一大驚。還有一首最緊要的，就是叫大家去效法甘地，每人去搖一部紡紗車，他們高唱着：『如果我們咬定不買外國貨，我們爲自由而戰的犧牲，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從前的印度人，早晨一起，就是祈禱，現在卻改了唱歌，唱警人的怨歌。像這種運動，他是多麼够大英帝國主義者寢食不安呵！

第二 號召羣衆必需的要則是

(一)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中山先生早已指示給我們了。號召羣衆，自然要有一定而妥當的主義。從主義是一種思想上說，主義是解決問題的工具。人類社會中，既發生了問題，就不能不解決，主義就是應着這個解決問題的需要而產生的工具。但事實上一個問題雖已發生，必須經各人心理上已經認識以後，始能成爲人類社會中要求解決的問題，否則問題和人類，永不發生意識的關係。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問題，必須經過觀察與研究兩種工夫，始能對於問題的眞象與因果，有正確的認識。觀察和研究，都是思想作用，所以主義是一種思想。不論號召羣衆做甚麼事，如不使羣衆經過一番思想作用，明白某事必須去做的原因及利害，則羣衆必定不願去做，雖然互相盲從着去做，也一定不會做得到家，或竟至於做錯。領導者如提出一定的妥當的主義，叫大家照着去做，自然會認識問題的真相，得着解決問題的方針，再不會有盲從或做錯的弊病了。所以號召羣衆，必須有一定而妥當的主義。從主義是一種信仰上說，僅有容易變動的思想，還不夠解決具有比較永久性的問題，一定要有一貫的系統的思想，纔有覺得這種問題，非照這種主張去解決不可的信仰。思想有了信仰，就具有比較的永久性和固定性，且具一極大的感動性和號召性，而與具有比較永久性的問題之性質相應合。要是沒有信仰，就不免朝秦暮楚，投機取巧。主義是一種信仰，有了主義，就會有信仰，有了信仰，就不會中途叛變；所以號召羣衆，必須有一定而妥當的主義。從主義是一種力量上說，羣衆既得了一貫的思想，與堅強的信仰以後，就覺得解決這種問題，非這樣做不可，於是這種思想，就成爲支配羣衆行爲的原則，獲得羣衆的擁護，各人都貢獻他的力量於全羣，而形成一種極

大的力量。不論何種羣衆運動，總貴富有力量，沒有力量的羣衆運動，決不能成事。主義既是一種力量，所以號召羣衆，必須有一定而妥當的主義。

(二)口號是傳播主義，喚起羣衆的利器。惟在羣衆中呼出的口號，必須具備五個要件，纔能成爲號召羣衆的利器。第一、語句要簡單，使羣衆便於記憶，便於持守，便於宣傳。第二、意義要明確，明是淺顯，使羣衆一望就能了解；確是嚴正，絕不含糊模稜，致羣衆發生誤會。第三、內容要豐富，在簡單的語句裏面，能容得各種程度不同者的解釋，而且愈追求可以愈深入。第四、刺激力要強大，使人得着這個口號，便能大感動，而且積極的向前奮進。第五、法門要直捷，羣衆如依着他進行，便立刻有個下手處，而且不問聰明才力的大小，各各都有下手處。無論政治運動，學術運動，文藝運動，民族運動，經濟運動等，凡能成利器的口號，都是如此，都是具備這五個要件的。不過在學術運動時所用的口號，還須附加兩個消極的要件：(其他運動不在此例)就是，第一、不要含宗教性，因爲凡近於迷信的東西，都足以阻礙我們理性的自發，而且不容易感動接受學術運動的智識階級。第二、不要帶玄學性，因爲很玄妙的道理，其真價值如何，姑勿論，即使好極，也不過供極少數特殊階級高尚娛樂之具，很難使多數羣衆普遍享用。

(三)號召只是一種刺激，號召羣衆，只是給羣衆一種適當的刺激，使羣衆由領導者所給的刺激，而發生一種領導者所希望的反應。號召既是一種刺激，則欲號召有效，就必須按照刺激定律做去。第一、刺激有適當的與不適當的兩種，如與被刺激者的嗜好和習慣相同的刺激，是適當的刺激；反之，就是不適當的刺激。不適當的刺激，必不

能引起反應。故號召羣衆，必須選擇材料及方法，從羣衆的嗜好及習慣上入手，用「投其所好，因其所習」的手腕，求得「相悅以解，相習以安」的效果。美國政黨的運動選舉制度最爲周密，先調查選舉人之生活狀況及習慣，然後利用其勢力而左右之。代議士康倭爾 (Edwin Conwell) 於一九〇八年曾在國民自由俱樂部演說其狀態，他說：「我見他們選舉的運動，巧妙之至，其人若爲教徒，就脅之以教會；若務農業，就威之以地主；若其人於安息日，從不入教堂，唯牽其犬以閒行，就用閒行者去誘導他。」所以社會心理學家愛爾烏特說：「如果知識的領袖之觀念和理想，要在社會中發生效力，則必須和團體生活有密切的接觸，且其觀念必須適合團體的生活纔成。某時代的發明，如爲社會所吸收，往往都是那時代所準備來吸收的，此是社會選擇的公例。經營大事業的偉人，往往就是當時社會選擇的。所以究竟誰能成爲被社會歡迎的領袖，總要聽社會的選擇去決定。」第二，刺激的強度，及強度的進行，須按照心理規則。刺激太弱，固不足以使頑鈍粗疏的羣衆，發生反應，如果太高，意識必致昏迷，感覺必被麻醉，亦不能引起羣衆的反應。故刺激的強度，總須視羣衆的程度如何，而定一個恰達到能使羣衆發生反應的程度爲最佳。又按之神經活動，總是間歇的，或往復的振動。夫神經活動，不起於平均的狀態，而起於猝然的變化，乃是神經生理學最高的法則。各感官中的關係，皆依此法則；而心理上的感覺，必與生理上的許多間歇的往復的振動相當，故生理上有若干瞬間的振動，心理上就必有若干瞬間的感覺。基於此種關係，故永遠相續及相同的刺激，不能入於意識，不能引起感覺。吾人對於空氣的壓力，必在其力變化時，方始感覺；地球永遠以極大的速率，使吾人迴轉。

吾人終不覺得，都由於此。惟其如此，故號召羣衆者，如遇羣衆一時不生反應時，必須暫停若干時，得到機會，再繼續號召；萬不可繼續不斷的向羣衆強聒，致造成羣衆「司空見慣」「熟視無覩」的麻木狀態。至於刺激強度的進行如何，須看所需反應的性質如何而定。刺激強度的增減，若是驟然的，容易發生反應；若變化微漸的刺激，有時會全失其發生反應的效力；這也是一個定律。我們如需要羣衆去暴動，去做破壞的工作，則須用強度驟然增高，突如其來的刺激，激得羣衆立起動作；如需要羣衆去改革牢不可破的風俗習慣，以及從事偉大的建設，則須用強度逐漸增高的刺激，緩緩進行，以免羣衆的反抗。第三，刺激的次數和方式要多。若一次刺激不能引起反應時，即須就適當的時機，反覆刺激，一再不已，便可發生效力。俗語說，「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羣衆富於變移性，究竟不是鐵杵，鐵杵尚可以磨成針，豈有羣衆不可以使他入我彀中之理。所以刺激的次數要多。但是刻板固定的刺激，如果多了，不但不能使羣衆歸心，說不定還要致羣衆厭惡。如果意義始終不改，方式隨時變化，那就容易使羣衆歡迎。譬如鼓吹一種主張，今日從這面說，覺得這種主張的應該成立，明日從那面說，又見得這種主張的必須擁護，從各方面說，都可以證明這種主張的必要，羣衆也就承認這種主張了。又如會場中的提案，一個人說十回，不如五個人每人只說一回，來得有效。你如此說，他如此說，會場中都如此說，羣衆也就不如此說了。所以刺激的方式要多。

第三 號召羣衆有效的策略

(一) 用抽象的言語文字號召羣衆，不及用具體的實物。抽象的言語文字，在理智降落，情感緊張的羣衆，是不

能理解，且不能辨認的。惟有具體而簡明的實物，可以刺羣衆之目，動羣衆之心。所以歐美精明的候選人，常按期分送其相片於選民，以其燕居時翹然獨異，凜然可敬，藹然可愛的笑貌儀態，供他人摩玩晤對。選民頭腦簡單，情感既爲激動，必起而求其說於理智，以爲此真我所崇拜摹倣的人，故不能不選舉他。此與癡情的男女，必盡力以詮釋其所歡的可愛，乃由其儀態萬方，超絕尋常，同一心理作用。此種心理作用的發生，卽生於具體的實物。故花枝上的銅鷹，可以使羅馬人舍身爲國；高懸空際的旗幟，可以使英倫人捐軀授命；一塊小荒邱的耶路撒冷，只因基督墳墓在此，會引起歐洲英法兩大國的民衆，七次組織了十字軍，和信奉回教的民族拼了性命，搶奪此地，自從一〇九六年拼命起，直到一二七〇年纔算告一段落。這些歷史上的故事，顯然是用具體的實物，去號召了羣衆做出來的。若僅用抽象的空洞的言語文字，雖然有相當的效力，但總沒有像具體實物的來得迅速而巨大。

(二)社會上流行的成語，具有絕大的勢力，在適當的機會，用適當的成語，極容易鼓舞羣衆。含義最廣泛，容得多方面解釋的成語，勢力更偉大莫測。如所謂民生主義啦，社會主義啦，自由啦，平等啦，他的意義，總是廣漠浮泛，可以容許各種人下大同小異的解釋。惟其如此，便含有玄妙神秘的特性，附有不可思議的魔力。羣衆每以爲這種學說如一旦實行，不難把世界上所有的問題，完全解決。譬如今世各人所希望解決的問題，儘管不同，而各人對於社會主義的歡迎，認爲他確是一種足以解決自己所要解決的問題的工具，則皆相同。而且遇着解說不明的問題，一提出意義相類的成語，便能使羣衆豁然貫通，相悅以解。因爲羣衆對於成語，從小便聽人講過，不加思索，耳熟能詳，

直有「舊雨重逢」的樂趣。所以中國農夫聽了「共和」「民國」「立憲」等新名詞，莫明其妙，全不歡迎；及把唐虞三代的邳治比給他們聽，他們就歡喜讚歎了。再說明白一些，譬如鄉下老太太，並不明白佛經中「南無阿彌陀佛」是什麼意思，只因爲這句話已成了社會上極通行極爲人人歡迎的成語，所以一念到「南無阿彌陀佛」便如神明在前，瞻禮膜拜，不敢稍起邪心。一切成語，如用的得當，便都可以發生這種神秘之力。

(三)在政治革命以後，羣衆對於舊時流行的名詞，每存一嫌棄之情。但事實上則有雖被羣衆嫌惡，而仍需要繼續維持的。此時領導羣衆者，第一能事，在順應羣衆此種心理，把名詞變易一下。所謂變易，只是變其名，並非變其實，只將他取厭於羣衆之點，掩遮去了，使他不再露面目於十目十指之前，另用一種新奇可喜的名詞，粉飾上去，表現出來。此並非欺騙羣衆，因爲事物的實質，本不能驟然變更，爲應急計，不得不如此。法國政治家託克威爾氏 *Tocqueville* 曾說，「法國革命後的剛塞爾 *Consulate* 政治，或帝政事業，在乎以新名詞粉飾舊制度，凡爲世詬病的舊言辭，務必屏絕不用，用新名詞替代，如「地稅」改稱「泰耳」(*Taille* 或 *Tallage*)，「鹽稅」改稱「蓋培耳」(*Gabelle*)，間接的捐助改稱「愛茲」(*Aids*)，公司行號所納的改稱「營業稅」。法人對於革命思想，或迎或拒，或始拒而終迎，因此變化，全國羣衆遂發生保守的與破壞的二種心理狀態。此二種心理的衝突，演成累次的革命，擾擾數十年，幾乎亡國。拿破侖開始就謀以適合雙方心理的制度，調和新舊兩派。所謂適合雙方心理的制度，沒有別的，只是取各種舊制度，一一冠以新名稱而已。以名與新派，以實與舊派，朝四暮三，而羣衆悉服；革命史上所見爲

心理狀態的統一，與變名留實的成績，從未有過於此一時期的。號召羣衆者，總要利用羣衆此種心理，先把名詞改新，再一步步的把實質改新，以貫徹我們新的主張。不過此中有須注意的，就是同一社會，同一名詞，只因階級相異，他的意義，就生差別，領導者決不可一例看待，必須面面顧到。

(四) 利用羣衆的宗教性，建築一己的勢力於羣衆想像力上，做一生事業發軔的基礎，亦爲最有效的號召方法。拿破侖曾向他的樞密員某君說，『因爲我自稱舊教徒，方能終結文特安的戰爭 Venden War，因爲我信奉回教，方能得根本地於埃及，因爲我結合了羅馬教皇，所以能收復意大利的僧侶，如果我要統治猶太人時，必定重修蘇落門 (Solomon) 的廟宇。』拿破侖一生，總亟亟以迎合人心爲唯一主旨，無論戰勝之時，演說之時，交談之時，總注意此事，就是他在流離放逐的時候，疾病顛連的時候，也總注意此事。自亞力山大凱撤以來，善用羣衆想像力的，沒有過於拿破侖；善用宗教勢力以號召羣衆統一國家的，也沒有過於拿破侖。今日流行的社會主義，實已成爲宗教，傳佈社會主義者，皆具有宗教家的不容忍性，理論、語言、信仰、及傳佈之法，幾乎盡和宗教家相似。他們的拿手好戲，就是在紙上建設各種完美的社會，成爲思想簡單者的天堂，故其號召力的廣大，直和宗教一樣。號召羣衆者果能從羣衆的宗教性上着手，必可以取得一世的人心，置之於一己權力之下。

(五) 亞利士多德曾說，『政治結合的所以可能，乃由情愛。』(affection or friendship) 故立法之人，視情愛較公道爲尤重。世上最富於情愛，亦最足以動人情愛的，爲婦女與兒童。如用婦女與兒童的名義，號召羣衆，以爲

貫徹主張的利器，則其迎刃而解的效力，必非男子所能及。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的工場勞動者，從事於縮短時間的運動，當時國會議員，對於其同輩的勞動者，異常淡漠，無人類同存的感想。但他們對於兒童及婦女的勞工，尙有感情，欲盡力以壓倒經濟的個人主義之資本家。『故十時法案』乃以兒童的名義提出，一八七八年的『九時法案』，乃議會自身提出，立在婦人的裙帶後面而與資本家宣戰。又一八九五年南非洲的宣言書，亦爲婦孺多而爲男子少。此外如羅蘭夫人，以其絕世天才，絕世風致，絕世情愛，隱然號召一世的好男兒，導之於革命之途，孕育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的文明，讀史者都能嘖嘖稱道。中日甲午之戰，日本宮城縣仙台士族，有民婦日氏家直子，糾合同志，剪萬婦髮，製成長繩，供獻政府，轉送海軍，以供戰艦之用，士卒見其母妻姊妹的烏髮，無不感泣致死。一髮尙如此，整個的母，整個的妻，整個的姊妹，其激勵的妙用，更不消說。而最奇怪的，是羅伯士比的成功，他無優越的聲望，只有平凡的知識，然而他的作爲，遠使寰球震動，世局翻新，這全不是因爲他有甚麼魔人之力，每當他演說之日，旁聽的婦女，非常之多，實在是幫助他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婦女聽畢回家，就嘖嘖宣傳羅氏的言論於家人骨肉之間，乃是必有之事。美國嘉菲（Garfield）總統曾說，『今後四年間吾美的命運，並不繫於今日，在會的一萬五千人，乃繫於四百萬家庭中的爐邊。諸君圍爐促膝之時，左顧孺人，右弄稚子，沉思遠慮，愛國謀家，念先人創業的艱難，思將來國事的發展，於是冥冥之中，就有上帝詔告我們以今夜選舉的應誰屬了。所以諸君的向背，並非決定於咄嗟談吐之間。』心理學家倭拉士以爲嘉菲總統的所謂上帝詔告，無論在美洲或英倫，實無過一家庭的主婦，可謂一針見血。

之評。所以號召羣衆者，如請婦女或兒童做奔走聯絡的工作，必能補救男子的不足，而獲得驚人的功效。今日各種賽會，由夫人太太們發給獎品，提倡國貨，由小姐少奶奶們以身作則，常能轉移發揚一世的風尚，盧牟亭毒一世的男兒，就是明效大驗。

(六)羣衆都有崇拜英雄的心理，他們所崇拜的英雄，即造成於他們自己之手，把有功於社會或有名於社會的傑出之人，視同萬能，常從各方面去收集最瑣屑最離奇的傳說，張冠李戴，裝點在這個人的身上，大家不約而同的稱爲「英雄，英雄」，是羣衆的拿手好戲。即使不是成功的人，只要他們曾經爲種族或社會出過大力，而不幸中途屈死的先烈，則羣衆的崇拜他們，反因悲傷悼惜而加深一層。悲劇的感人，勝過喜劇，以此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格外被人崇拜，亦以此。羣衆既格外崇拜此種人，所以「英雄英雄」的讚歎之聲，不但高亢，并且怨慕。英雄出世，一到年湮代遠，傳說紛歧，竟會把姓名失了真傳，而沉澱爲一種混合的怪物。所以三國演義的關羽，一被世人裝點，就變成了沒有人性的關帝老爺；至今蒙古人滿洲人只知有關帝老爺，而不知有關羽的，遍地皆是。所以三福音的耶穌，一受壓迫，就變成了基督；中國人認耶穌基督爲各不相關的兩種宗教的，又不知若干被羣衆崇拜的英雄，既有如此的變化，極其變化的所至，則其所謂英雄，竟不必有甚麼人格，只要能有助於人類的，連動物都有崇拜的資格，義犬義馬的故事，常被羣衆讚不絕口，就是羣衆崇拜動物爲英雄的鐵證。羣衆崇拜英雄的心理，既如此之盛；而有大動勞於人羣的成功之士，及名滿天下而中道屈死的成仁之士，其被羣衆的崇拜悼慕，又如此之易，所以眼明手

快的領袖，看準這點，一下手就高懸着社會所崇拜所悼慕的名義，號召天下，而其結果，亦總必得可驚的成績。項梁爲楚立後，劉邦爲義帝發喪，陳勝吳廣詐稱公子扶蘇項燕，都是這一套把戲。而他們所演的把戲，也都騙得羣衆喝采叫好。號召羣衆者如能利用羣衆這種心理，自然名正言順，事半功倍。儘管你所提出的名號並沒有甚麼真價值，但羣衆自會任意裝點，各人裝點出各人所歡迎的英雄。尼泊爾的觀世音，裸體掛着幾片樹葉，吳道子的觀世音，冕旒衰服；白種人的安琪兒，潔白如玉，黑種人的安琪兒，烏黑如墨，各人自樂其想像的幻相，而認爲千真萬確，非常滿意；凡爲羣衆所歡迎的名號，一經提出，都有這種結果。此種羣衆崇拜英雄的心理，如果旁溢斜出，就會變成畏服鬼神的心。如果矯揉造作，用鬼神去籠罩羣衆，也常得脅制之效。武王載文王的木主，以號令三軍；陳涉假造狐鳴，以驚起戍卒，就是利用羣衆畏服鬼神的心理，轉以號召羣衆。又羣衆造作英雄的心理，即爲羣衆造作惡魔的心理。有名有功的人，固不惜把他錦上添花，裝成萬能萬全的英雄；若遇無名無功，而且被自己嫌惡的人，又不惜把他落井下石，認作罪惡滔天的惡魔。孟子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確是深識羣衆心理之談。如果利用羣衆這種心理，以攻擊不良制度，及壓迫階級，則攻擊的目標一經提出，羣衆立即「欲加之罪，」「振振有詞，」羣起而攻之了。所以號召羣衆，用甚麼名義，是很有關係的。如果名義不佳，饒你志行純潔，體國忠亮，終不得羣衆的擁護，必然走入「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的地步。不可的結果，必然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七) 凡遇惡勢力嚴密監視之下，不能公開號召羣衆向惡勢力反抗時，就當用秘密結社的辦法，號召羣衆秘密結社。其名義以具有不爲惡勢力所注意，而又確能號召羣衆的，爲必要條件。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中告訴我們的洪門結集辦法，確是秘密號召羣衆的巧訣。孫文學說第八章說：「美洲各地華僑，多立有洪門會館；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蓋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圖恢復，誓不臣清，捨生赴義，屢起屢蹶，與虜拚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勢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盡，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之宗旨，結爲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爲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然其事必當極爲秘密，乃可防政府之察覺也。夫政府之爪牙爲官吏，而官吏之耳目爲士紳，故凡所謂士大夫之類，皆所常忌，而須嚴爲杜絕者，然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以此條件而立會，將以何道而後可，必也以最合羣衆心理之事蹟，而傳民族國家之思想。故洪門之拜會，則以演戲爲之，蓋此最易動羣衆之視聽也。其傳布思想，則以不平之心，復仇之事導之，此最易發常人之感情也。其口號暗語，則以鄙俚麤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聞而生厭，遠而避之者也。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江湖旅客，無家遊子之需要也。而最終乃傳以民族主義，以期達其反清復明之目的焉。」

(八) 模倣時尚，是最盛行亦最有力的羣衆心理。一小部分具有特殊勢力者的奇怪行爲，往往竟變爲社會的公共標準，大家亦步亦趨，爭先恐後，惟恐不能類似。蘇州有陸稿薦，上海就發現了無數的陸稿薦；杭州有張小全，蘇

州的剪刀店就十之七八都自稱爲張小全；有了「黨化教育」就惹出了「黨化商店」、「黨化工廠」不論甚麼東西，都想加上「黨化」兩字；羣衆模倣時尚的心理，其盛已可見一斑了。至時尚勢力之大，可以籠罩到各方面，可以使一般人不能避免他的支配。服飾最易看出時尚，即宮室、器用、行爲、道德、價值，乃至理想，亦皆免不了受時尚的影響。這些東西，皆以羣衆授意的威力，施於個人身上，要想避去類似，很不容易。甚至這些時尚的本體，並沒有甚麼利益價值與真理，吾人還是不能避免。萬一掙脫了他的影響，則「矯情立異」、「不合時宜」等等嘲侮的譏評，立即飛來，叫你不能安心。時尚的力量，既如此偉大，領導羣衆者如果利用羣衆模倣時尚的力量，運用最時髦的名義，以推行最重要的政令，必能得最優良的成績。民國四年，中國政府發起「愛國儲金」，因利用當時最流行最時髦的「愛國」二字，號召全國，故雖以袁世凱的不滿人望，而「愛國儲金」的大名一出，即人人懼吾爲波蘭，家家自荐爲卜式，不到數月，上海認捐總數，已達六百餘萬元。最近上海當局者，又用最時尚的「救國」名義，提倡「救國基金」，市民雖猶記得曾經上了愛國儲金的惡當，然總因「救國」名義之佳，故其成績，仍頗可觀。所以愛爾烏特說，「重大的社會價值的新觀念，優異的社會標準，以及普通生活的優異方法，都可藉時尚的模倣，傳佈得很廣。……觀於歷史上的事實，優異的宗教、道德的公例、美術的產品，以及機械的發明，大都常藉時尚的模倣之權力而傳佈的。」「識時務者爲俊傑」是一句名言，惟識時務的俊傑，纔能號召羣衆。

(九)羣衆心量的大小，自有一定，常隨他們的智力體力意力乃至財力而軒輊。如提出超越了羣衆智力體力

意力財力的事件，使羣衆去幹，必不能勝任，既不能勝任，就不能幹到底，且不願幹到底，只要一人躊躇不前，全羣就知難而退了。善於號召羣衆的領袖，總先把羣衆心量的大小，觀察清楚，然後精密配置，務使提出的事件，責望於羣衆接受的分量，總在過半數羣衆能够勝任的範圍之內，且在羣衆一鼓作氣的階段中，就能達到全事件過半數的範圍之內。而其結果，因羣衆的勉力求全，卒能幹成全事件的全體，則又常在號召者預料之中。證以事實，如民國四年政府所號召的愛國儲金，預計可得五千萬，而過半數羣衆的心量，實不能勝此厚望；故最初一小部分羣衆，心念念，以爲人之好義，誰不如我，我儲若干，他人亦必儲若干，屈指一計，區區五千萬，必可完全儲足，故不滿數月，上海認捐總數，就達六百餘萬元。然而遲之又久，數量終不見增，且爲時愈久，而進數愈微，這顯然因爲一小部分羣衆，最初所有「人人如我」的一個覺念，至此因過半數羣衆心量狹小的披露，遂灼知人人並不如我，我微末的儲金，無補艱鉅，杯水車薪，不如其已，所以呈露了每况愈下的現象。要是一小部分羣衆，早知最多之數，不過如此，可斷其一定袖手不儲，如果此次所儲，一舉即達三千萬元，超過全數之半，則其餘二千萬元，必不難玉成於趨多附勢的羣衆之手，以爲過半數已經募集，尙餘一小部分，樂得附益；又以爲他人既認捐了過半數，則此種儲金的信用及利益，必很可觀，我又何必懷疑，何不樂助其成。若最高度僅只有二千萬元，欲他人繼長增高，必然難如登天。又不但繼長增高，難如登天，說不定還會因現實不良成績的暗示，致懷疑號召者的用心不良，而起反動。號召羣衆集款如此，號召羣衆從事其他問題亦如此。例如墨子對於個人的修養，不免屬望太高，制限太嚴，他屬望世人都要做到「摩

頂放踵，「腓無胫，脛無毛」的地步，尤屬望世人都有「爲其所難，不爲其所欲」的絕慾思想，曲高和寡，致使世人視「兼愛」爲畏途。同時楊朱的「爲我」主義，反得浸淫披靡於世間，給兼愛主義一個絕大的反動。所以號召羣衆，入手就須明示以必可做到的過半程度，步步引人入勝，勿使存畏難之心；及既做到過半，又必須因利乘便，領導羣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勿使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十)在不能使民衆得到實際的利益時，先使民衆先得到一種可以依據着爭得實際利益的原則，及可以依據着爭得實際利益的精神上之興奮，常爲號召羣衆勇猛精進的有效策略。此種號召，實含有啓示的鼓舞的意味，爲引起羣衆努力的階梯。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之夜，法國國民會議中所給與民衆的實際利益，可說等於零；但是深明羣衆心理及革命條件的史家，絕不否認這一夜的重要。克魯泡特金一再的說，「民衆如此歡欣熱誠的精神，在推進事變上，是很需要的。將來社會革命，更需要此種精神，因爲在革命中，激起人們的熱情，發出引起人心顫動的口號，是很重要的工作。」夜深散會以後，大家都很快樂，大家都彼此恭喜，封建的秕政，從此掃除了。這可以證明在一個革命中，承認或宣告一個原則，是如何的重要。你看，當時從巴黎出發的使者，到法國全境，帶著偉大而興奮的消息說，「一切封建權利，都取消了。」民衆是這樣了解國民會議的決定，即八月五日決議的第一款，也是這樣載明的，一切封建權利，都取消了，再也沒有什一稅了，沒有免役租，沒有遺產稅，販賣稅，穀物捐，沒有奴役，沒有補助費，沒有畋獵權，再也沒有貴族，再也沒有任何種的特權，一切人在公共選舉的法官面前，都是平等，至少各省的

人，是這樣了解八月四日的一夜。雖然八月五日和十一日的決議，還沒有正式發表，應贖買的特權，與應自即日起宣布取消的特權，其間界限尚未劃清，這些條文與放棄的聲明書，尙未載入法律，但自使者告訴農民以好消息後，農民就從信仰空言之後，發出一種實行的新力量。從此以後，你槍斃他也可以，他是不付任何捐稅的了。」又說：「他提出了一個原則，人們可以依此走得更遠。」

第五節 感格羣衆的定律

羣衆是情感的結合物，終當從情感上感格他，使他心悅誠服，帖然就範。若真能致力於這一着，則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雖然頑固如苗民，兩階干羽旣舞，也必有幡然感悟，相率來格的一日。若不能致力於此着，只知用高強的壓力，壓服羣衆，或用縱橫的詭道，操縱羣衆，雖可取勝於一時，必不免決裂於日後。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呂邦（Lubon）說：「感動民族者，是感之導之之情感，欲運動之，須感動之。」呂邦從心理學的見地，認定羣衆是情感的動物，當從情感上與以感動；孔子更從政治效率的見地，說明壓迫和感化羣衆的結果，優劣不同。惟如何纔能做到感動羣衆，應當具體的分別的——指示出來，好教領導羣衆者有所取法。

感格羣衆，自有定律，切合定律，必能成功，違反定律，必然失敗。愈切合定律的，成功愈大，愈違反定律的，失敗愈

甚。切合定律幾分之幾，則其成功必有幾分之幾，亦祇有幾分之幾，一毫僥倖不得，一毫錯誤不得。定律有八分，下述如下：

(一)和羣衆接觸的機會愈多，感格羣衆愈速，現身說法，以身作則，是感格羣衆最切實最靈驗的辦法。領導者既呈身於羣衆之前，示以現實的榜樣，則已做到形體上彼此密接一層，一切外來的離間毒計，既無所施，而彼此的誤會與隔閡，亦不會生。障礙既去，壁壘自固，然後揣摩民意，投其所好，羣衆所要講的，我給他講得極好，羣衆所要做的，我爲他做得更力，羣衆有甚麼需要或煩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的，我代他和盤托出，澈底發露。說一句話，做一件事，總能切近羣衆心理，且能引進羣衆心理，使羣衆覺得我真是他唯一無二的知心人。羣衆心理上既覺得我是他們的恩人，則實際上羣衆已成爲我們的情人。從此感激涕零，纏綿固結，雖有人挑撥離間，也不能破壞分毫了。日本新劇運動大家小山內薰說：「要使民衆成爲我們的，我們須先成爲民衆的，我們一度降到民衆的「低地」，從那裏牽着民衆的手，一走一步走上我們的「殿堂」。如果在伸手攀不着的地方，生着果子，叫民衆去吃，是太不近情的。」「真的，到民間去」是領導羣衆的一條鐵律，若是離開了羣衆，遠遠的空喊着「你們跟我跑」或以特殊階級自處，處處表現其高貴的態度，並露出其詭詭的聲音顏色，是永遠不能成功的。豈但不能成功，且不免失敗；因爲不直接羣衆，必不能認識誰是革命的羣衆，誰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羣衆，必至錯認流氓地痞爲革命的羣衆，或錯認封建集團分子爲革命羣衆。甚或被左右幾個親信者蒙蔽操縱，日與羣衆隔離，變成一個光

桿的領袖；或竟會變成左右親信者招搖撞騙升官發財的工具，常被左右親信者裝在夾袋中，隨時隨地的拿出來撞騙羣衆，在無意中被幾個左右親信者抬上反革命之路而不自覺。此時羣衆不但覺得領袖是天高皇帝遠，不能實際受到領導的痛苦，而且覺得領袖是昏天黑地的惡魔，萬一遇着他，「望望然去之。」惟恐不速。領袖既誤弄到衆叛親離的地步，離開威格羣衆定律，真不止十萬八千里了，所以領導羣衆者，必須直接接近羣衆，如果事實上不能時時直接和羣衆接近，便常用有效無弊的替代辦法，以濟其窮。候選人按期分送相片於選民，將燕居時的形態，供羣衆摩玩，饒有感動羣衆的神效。英皇佐治第三（George III）每日宣佈他的起居飲食言談動靜，能使國人的愛戴愈加熱烈，亦是同一作用。

（二）反對愈少的，感格亦愈速。要減少反對的人，則所有因革損益，當從大問題上進行，無關重要的小節，略過不問。譬如破除迷信，自然應當做個徹底，但在改革初步，爲減少羣衆反對，維繫羣衆同情之計，對於無甚大礙而可以暫時容許的迷信，就不妨略爲通融，所以要通融的緣故，一因習俗上的迷信，有時也含有民衆娛樂的性質，假使將舊有節令上應時點綴的舉動，如中秋齋月，重九登高，除夕送灶等，稍涉迷信的，一概掃除，而別無他種相當娛樂，以爲之代，民衆心理就要感覺到生活的枯燥無味，必於推行其他新政方面，愈增加羣衆的厭惡與反抗。二因眼前中國，尚有一部分工商界，靠了迷信作用的營業，以維持其生計，如香燭業錫箔業之類，假使民間迷信動作一概嚴禁，絕對不許點香燭，焚紙錠，立即就有許多商店要關門，更不知有多少工人要沒飯吃。唯其如此，剷除迷信，祇得逐

漸做法，決不可操之過急，致生變端。就是有甚麼興革，也必須力求縮小與羣衆意見差異之度。縮小差異之法，或以羣衆平日所歡迎的舊事，比附正要施行的新事，或竟把新行之事，蒙以舊日之名，使聞者耳熟能詳，相悅以解。倘若新事的地位較高，散動較易，又不妨將舊物易以新名，化腐朽爲神奇，使羣衆爲之顛倒震動，而莫窮其邊際。要是羣衆成見已深，又須出以精誠，假以辭色，曲爲解釋，細爲討論，結果亦常足以使賢不肖之情，皆能沁入而相感。陸宣公文章，能使驕將悍卒，一齊流涕感動，只是一個誠字之力。所以要感格羣衆，須於不關重要的小節，容許羣衆自由，以立羣衆同情於我的基礎；而於必須貫徹的重大主張，便當開誠布公，披肝瀝膽，殷勤求得羣衆諒解。

(三)愈能滿足羣衆希望的，感格亦愈速。羣衆非可以空言操縱的，領導者對於羣衆的需求，總要使他得益較多，收效較大，然後羣衆纔信服我，同化於我。羣衆所以受我領導，原是因爲他們的慾望，自己不能達到，必借重我的力量，依賴我的指導，纔能滿足。領袖如果不明白他們此種「有求於我」的心理，決不易得到他們的感服。羣衆既因爲有求於我，纔要我領導，如果領導者沒有計畫去領導羣衆，便不能滿足羣衆的希望，已經喪失了領袖的資格。每一個合格的領袖，與敵人作戰時，應如何領導羣衆前進，不幸失敗時，應如何領導羣衆以爲重起革命的準備，他們智珠在握，都早有了精密的計畫，決不是隨時發付，任意碰撞的。這種合格的領袖，常爲羣衆中一個最後負責的鐵脊梁漢子。在羣衆奮鬥的時候，他更奮鬥，在羣衆心灰意闌的時候，他還是奮鬥，而且奮鬥得更加厲害。尤其在局勢混亂，沒有辦法的時候，一切都如鳥獸之散，遠遠走開，他一個人總能獨力支撐，到底不懈，因此羣衆總佩服他，

承認他的領袖地位，而且同化於他的人格。如果在作戰時，只用情感刺激羣衆去瞎碰亂撞，失敗了一走了事，置羣衆於不顧，一任他顛沛頹唐，而不與以鼓勵，甚或領袖與領袖間，自相衝突，衝突而勝的，便去蹂躪衝突而敗的，遺留下來的羣衆，則必使羣衆感受絕大痛苦。羣衆一灰心，革命固然陷於絕境，領袖也就成爲獨夫了，還談得上甚麼感格羣衆呢？因此，領導羣衆者，須有整個的計畫，須有堅強不變的意志，須有愈失敗愈接近羣衆的苦心孤詣，須有永遠使羣衆興高采烈不感到絕望的手腕。

(四)已被感格之人愈多，則感格其他尙未感格的人亦愈速。根據羣性濡染之理，則既被我們感格的人，往往就成爲我們絕妙的助手，他們極願意宣傳我們的德音，而且以宣傳我們的德音爲最有趣味的娛樂，你如禁止他不宣傳，就覺得心頭上悶閉得難挨，喉頭上發癢得難受，必求得一吐爲快。你如越加禁止，不准說出，他們就越覺得有說出的樂趣，非說他一個淋漓盡致不快。因此，我一人所做所說的雖不多，這些助手自會把他放大，並且會以身作則，現身說法，極盡宣傳的能事，其結果更比我的空言有力。摩罕默德之興，其初所得的信徒，不過四十人；耶穌初起，更爲可憐，祇得信徒十二人，其後因四十名與十二名的基本信徒，到處宣傳，到處游揚，傾心皈依者於是一日多似一日，其勢力所及，則摩罕默德奄有大食，波及西歐；耶穌的信徒，合全球計算，乃有四百九十四兆之多。古人說，『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凡事如此，心理的影響更大。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又說，『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旣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

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如今要轉移羣衆心理，使他聽命於我，也就在這『一二人』身上。『易』所謂『風以動之』，『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論語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領袖者如能參透此中消息，自會『樹之風聲』，運用風化風教的政策，去感動羣倫，使蒸爲莫之能禦的風俗風氣，以收『莫疾』的速效，與『必偃』的靈驗。

(五)與羣衆合作的事業愈多，感格羣衆亦愈速。要羣衆被我感格，先要使我被羣衆同情，尤要使我與羣衆互信，彼此間更要由同情而進於共情，由互信而進於共信。同情祇能表示羣衆原諒我的用心，消極的不反對我的主張，而沒有達到積極信賴我的主張的地步。即使由一方片面的同情，而進於彼此間雙方的同情，也只達到我覺得你怎樣，你亦覺得我怎樣的地步，這其間並沒有一個大家覺得怎樣的標準物。互信亦是如此，互信只能達到我相信你怎樣，你亦相信我怎樣的地步，其間也並沒有一個大家相信怎樣的一定界限。真正的融合與感格，必特大家有同樣的感覺，同樣的信仰。同樣的感覺，便是共情，同樣的信仰，便是共信。羣衆與領袖間，果能由同情進於共情，由互信進於共信，則羣衆與領袖，已融爲一心一德的整體，分不出這是羣衆，那是領袖了。必到羣衆化合於領袖人格之中，纔是真正的感格。不過共情與共信，只是一個心理的程度，不是事業的結晶，既不免抽象空洞，更不免淺浮變幻，必須賴事業以充實其內容，固結其性質。所謂事業，是合作的事業，把彼此間許多相同的事業，化爲合作的事業。領袖與羣衆，作息相齊，守望相助，出入相扶，休戚相共，則羣衆可以確實表現其被感格於領袖的實情，且凝固其被

感格的程度，不致見異思遷；而領袖亦得常藉實際的事業，以改變羣衆的思想，感動羣衆的情感，鍛練羣衆的意志，薰陶羣衆的品德，不致空言無補。依據這個原理，與羣衆合作的事業愈多，感格羣衆的時間自然愈加可以節省，收效自然愈加迅速。所以說，與羣衆合作的事業愈多，感格羣衆亦愈速。

(六) 主見愈強的，感格的効力亦愈大。領袖要有一定的主見，却不可挾持成見，主見是理性的我，成見是情感的我。古今領袖，往往個性太強，總不肯犧牲成見，來適應環境，列甯就是犯了主觀太強的一個人。反之，也有一種人，具有很大的妥協性，往往今是而昨非，朝仇而夕友，他們的主張態度，全隨了利害感情而變遷，此種富於妥協性的人，來領導羣衆，決不能得到偉大的成績。英國政治家格蘭斯頓 Crudenstone 說：「一個羣衆觀瞻所繫的人物，如果突然把意見改變，其遺害所及，雖比固執的謬見爲小，對於國家也有很大的影響。」這正因爲領袖的態度和主張到動搖時，足以釀成全部局勢的動搖之故。華賴斯 W. L. Hall 也說：「政治家不但對於自己論斷的變遷，非常矜慎，即關於所考慮而將要發表的問題，除已經成熟，可以立即實行的以外，往往暫時擱置，以防將來的懊悔。」政治上的勝利，全在能够以理性來控制自己游移不定的見解，使羣衆有所適從，不致徬徨不定。惟在事實上領袖態度的突變，往往由野心或感情而起，在其動因未除之先，理性的自制，每難奏效。蒲魯葉 Bunyoro 有一句名言：「聖哲能以更大的野心，來克制野心，他從財產命運等等圈子裏救出自己。」領袖在成見超過主見時，正須用「快刀斬亂麻」的決心和手腕，維持主見，使羣衆的信心，建築於領袖「一貫」的人格之上。

(七)愈忠信篤敬於羣衆的，羣衆的感格亦愈可必。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是明示忠信篤敬，在行事上的重要。曾子「的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是自已是否以忠信待人的反省。領袖最重要的德性，是忠信篤敬，最不易做得到家的，也是忠信篤敬。一方面是領袖總攬一切，諸事紛集，稍一疏忽，便會忘了羣衆託付的事，與自己答應羣衆去做的事。忘了羣衆託付的事而不做，是不忠，忘了答應羣衆做的事而不做，是不信。不忠於事，就要失去一個羣衆，不信於言，又要失去一個羣衆。失去一個羣衆，領袖的威信，立刻降低一級，因離開我的羣衆，到處宣傳我的不忠不信，受其影響的羣衆必多，領袖的威信又逐日降低數級。領袖的威信愈低落，則羣衆的感格愈困難。他方面是領袖爲收拾人心計，往往漫不經意，把沒有把握的事，允許了羣衆，以免眼前的麻煩；而結果則口惠而實不至，心有餘而力不足，以前所發不兌現的空頭支票，一旦擠兌，遂成爲倒閉領袖威信的禍根。又一方面，領袖每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不知天下之大，比他大一輩的鄉紳地主，以爲他們是老朽，看不上眼；比他小數歲的青年，又以爲都是少不更事，瞧他不起；篤敬的態度，絲毫沒有，傲慢的氣餒，不可一世。初出茅廬的領袖，十有九個是如此。夜郎自大的獨夫，翻徧歷史，從沒有能感格羣衆的，羣衆只會拜倒於謙恭下士篤實可風的領袖之足下，絕不會傾心於昂首天外的獨夫之前。所以待人處事，要篤敬，要忠信。不能作的事，就告訴羣衆不能，不要不能做，而漫應羣衆可做。不可見的人，可以暫時不見，不要傲慢無禮，使人難堪。不應人，不見人，自然免不了人家的不高興，但是所失較小，所全較大，其結果必可以得少數羣衆的諒解，亦必可以得大

多數羣衆的信服。所以說，愈忠信篤敬於羣衆的，羣衆的感格亦愈可必。

(八)愈先得羣衆的信心的，羣衆的感格亦愈速。先入爲主，是羣衆心理之一，我若先得羣衆的信心，則我的主張，我的人格，都在羣衆心的深處，佔有偉大的潛勢力。羣衆常以我的主張，我的人格，爲測量評判其他主張與人格的標準尺，見有與我的主張及人格不相類的，則心頭眼底，終覺得格格不合，必吐棄之而後快，所以其他後進的主張與人格，都不足以動搖先入之主。我既先得羣衆的信心，則我雖有不盡合乎羣衆心理的舉動，而羣衆亦挾持其信我的成見，與我以同情。反之，如不能先得羣衆的信心，則我的主張雖好，人格雖美，而因爲羣衆胸中橫梗着懷疑我的成見，亦必與我以反對。試看齊宣王的易牛，與成湯的祝網，本來沒有甚麼大分別，用意可說相同，何以民衆認成湯的舉動是出於好生之心，認齊宣王的舉動是出於貪財之念呢？這不是成湯先得民衆信心，宣王沒有先得民衆信心的結果麼？自古及今，以信心與疑心而定是與非的，不可勝數，亡鐵既得，則鄰人的行動就不像盜賊，牆壞失財，則鄰人勸他築牆，反疑鄰人爲盜賊。所以領導羣衆的大智識人，在羣衆沒有懷疑的初時，十分謹慎其言行動，以一日的作爲而固結羣衆終身不移的信仰。高棋爭先着，後着不勝，棋尙如此，何況感格羣衆。至於先得羣衆信心之道，千頭萬緒，固非一端，而威繼光練兵紀實中一段文字，却可爲先得人心的要道。他說：

「夫制勝之妙，如珠轉圓，將何有祕蓋有不可以言喻，而可以意受者，感召之謂也。忠誠惻怛，實心實行，艱苦居士之先，便利居士之後。知我士情，使衆由之而不覺；知敵虛實，使衆蹈之而忘危。驅萬人以意，而不在于威刑之

寬猛；悅萬人以心，而不在于財貨之重輕。材有大小，各適其宜。佐之惟斷惟信，無適莫方體，謂非祕哉！」

第六節 暗示的用法

暗示 (suggestion) 一語，用法有二，第一僅指一種精神現象；第二兼指引起此種精神現象的刺激。鮑爾文 (Baldwin) 的心理學，「解釋爲某某心像，突從外部入我意識，化爲思想流的一部，因而引起有意的努力，而使此心像繼續以起，如此的現象，就是暗示。」這就是取的第一義。若通常所說「給他一個暗示。」或說「由暗示而惹起的精神狀態。」那便是取的第二義。本節所述的暗示，是第二義的暗示，着重於說明引起一種精神現象的刺激。刺激若是適當，則由刺激而生的精神活動，既經喚起，則相與關聯的其他精神活動，乃至生理活動，都會從自然的結果，而繼續誘發。乾脆的說，領導者所用的暗示，如果得當，大有操縱羣衆精神活動和生理活動的妙用。暗示如何纔能得當呢？

(一) 須看羣衆的感受性如何，運用直接的或間接的暗示。凡意識中饒有裂縫，而不是深閉固拒的人，暗示最容易乘隙直入。凡感受性極大的人，意識的裂縫，必極深。半醒的人，不作能主，任聽外來影響觀念的侵入，所以施行催眠手術時，常用直接暗示法，毫不猶豫的命他勿動，或使他舉手。羣衆富於輕信，易受暗示，本書已反覆詳述，實與半醒的人沒多大分別，所以十之八九可用直接暗示。用直接暗示用得最得當最有力的，是宗教家沙胡那奧拉。十

五世紀意大利哲學家雷渥那德（一四五二——一五一九）所著先驅者一書中說，有一天，雷渥那德的學生裘皇尼，去聽老牧師沙胡那奧拉的說教。沙氏面枯如蠟，厚唇高鼻，額部低凹，兩目灼灼有光，他那副尊容，已是怕人。那天天氣更陰雨迷濛，寒風淒慘。沙氏大聲疾呼於羣衆之前：『天昏日暗，至尊無上的上帝，此時正在審判我們！正在嚴厲的審判我們啊！』聽衆給他這一棒喝，不覺毛骨聳然，頓生懺悔之心，哭的，啼的，太息的，發抖的，鬧做一團，一室中充滿了恐怖的空氣。此時向來懷疑宗教的裘皇尼，不覺也被沙氏之說所感動，仰天而呼『天主！』

在平常狀態之人，意識的裂縫甚小，且易關閉，故施行暗示，開始總是旁敲側擊，必待其心志既動，始單刀直入。理智程度本來高深，對於一切運動又極有經驗的羣衆，他們與平常狀態的個人，相差無幾。你若直接暗示他，他必不接受；若緩緩從遠處說來，或很巧妙的從聲音笑貌上逗去，必可成功。前者如一九一八年法國總選舉時，彭勒佛（Painleve）選舉廣告中間接暗示之語，最爲法人樂道，『是誰與法國以戰勝的呢？是福煦元帥。是誰任命福煦的呢？是彭勒佛。』這簡短明瞭，漸漸引入的暗示，竟能博得法人的感動，獲得選舉的勝利。後者則倭拉士所著政治中的人性中說得甚好，他說：『譬如有新進的候選人，當他現身之初，時時給選舉人以微笑，彷彿重逢舊雨的神情，則此一笑之間，不但可以引起人類情感的本能，且可使他人遇了，恍恍惚惚，亦卽以其人爲故友。若其所持的言論，不落邊際，不致引起評判合理之注意者，則辦理選舉者的行動，亦若爲之默認。及其會議告終，必然有向他三呼老友的。』

(二)須看羣衆的常識與與會如何，運用襲擊式的或偷渡式的暗示。任何暗示，都不能憑空注入羣衆的意識，必須羣衆意識中早有接受某種暗示的經驗，爲之先容，然後某種暗示既出，纔能認識這種暗示是某種意義。必先認識了某種暗示的意義，然後羣衆的精神活動，纔會被某種暗示喚起，纔會由精神活動，繼續誘發出生理活動。這種經驗，可謂接受暗示的常識。要是絕對沒有接受某種暗示的常識，驀地給他一個面目生疏的暗示，則其所釀成的現象，完全不是樂受，而爲一種驚避；即使不是驚避，便是膜視。無論驚避或膜視，皆不能得着暗示的妙用。所以運用暗示，須先看羣衆的常識如何。其次，即使羣衆具有接受某種暗示的常識，而羣衆在某種空間，某種時間，絕不需要某種暗示，則羣衆的精神上，就絕不歡迎某種暗示。如把羣衆不歡迎的暗示，強硬提出，必引起羣衆的嫌惡，甚且明目張膽，與以攻擊，到此地步，則所施暗示，只見惡果，還有甚麼妙用可言。要是某種暗示，確合於某種空間，某種時間內的羣衆需要，則羣衆對於某種暗示，真有「如魚得水」之樂。所以運用暗示，又須看羣衆的與會如何。

如具有某種常識的羣衆，則一見與某種常識相關聯的事物，便如逢故人，戀戀有故舊之誼，即使遇有強辭奪理的言語行爲，也會相悅以解。世間常有許多極幼稚極不合理的主張或動作，而用之於親戚情話，或故舊歡聚的場合中，反有出乎意外的效力，收着異乎尋常的奇績。其主張或動作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而其結果反在理智可以解釋之上。在不解人羣心理者，每以爲其結果完全得之於僥倖，而不知親戚故舊所居的情世界，與平常個人所居的理世界，絕對不同。唯有那一套不甚可以理解的主張或動作，最適合親戚故舊的胃口。不求甚解，情感用事的羣

衆，其所樂受的主張或動作，亦復若是。故領導羣衆者，常利用羣衆在政治上非理的推斷，於出人不意之間，暗示以合乎羣衆常識的事物，以掩飾其言詞的缺點，而坐收襲擊羣情的奇功。美劇社扮演坐樓殺媳一齣戲，演到閻婆惜指導宋江寫休書時，宋江說，「看你這小小丫頭，倒像個寫休書的老手哇。」閻氏說，「哼！我是個先知先覺。」宋江說，「噢！好一個先知先覺，你把我這不知不覺的害的好苦也。」因為觀衆對於今日自名爲先知先覺者常起反感，且受其欺，早有唾棄自名爲先知先覺者的意識，故聽了宋江之言，精神突受襲擊，瘋狂般的拍掌，咆哮似的喝彩，心軟的酸淚竟奪眶而出。謝德敦（G. K. Chesterton）曾引美國雜誌之言，說：「美國工人健全的常識，常較高談闊論的雄辯爲優。上次選舉總統時，有演說者，當清辯滔滔之時，舉鎚釘板，而投票立集。」此事據倭拉士解釋，認爲「所謂健全的常識，並不在以釘板爲名理的辯論，乃在演說者知道用甚麼方法，就可把不合名理的推斷，使之有力，而可以利用。此種妙用，謝德敦實在沒有想到。」誠然，演說者用鎚釘板，是在改變其不合名理的推斷，但其最大作用，即在於出人不意之間，運用個個工人共喻的鎚子，喚起其職業上的舊觀念，藉以轉移其攻擊不合名理的演說。而其運用的巧妙，即在明白勞工的羣衆心理，並明白勞工的常識，藉地給他意識上一個襲擊，使他折服。此種襲擊式的暗示，這位演說家，他真運用得好。

羣衆如需要某種暗示時，則其對於某種暗示，必感興趣，一經提出，真如畫龍點睛，大有破壁飛去的活躍氣象。當其滿身鬆快，一團與會的當兒，只是無條件無思索的接受我們的暗示。此種暗示，最易使用，不消深究。若羣衆不

需要某種暗示，或雖需要而興趣並不甚濃，或竟至意興索然，流於厭倦，而某種暗示的意義，又不易一說便明，然在事實方面則又不能不使用某種暗示，當此之時，惟有利用羣衆不求甚解及自作聰明的心理，很輕疾的把難關偷渡過去，直向羣衆所願意接受的言語動作上用工夫，此種手段，名爲偷渡式的暗示。倭拉士在政治中之人性中說，「不論何種原因，足以使人不復注意其心意上之進程的，就常能引起一種趨於極端的非理推斷。我曾留意於分枝委員制的辦法，以研究二人中，所以操縱其同僚的，究竟是那種方法。我就看出其最告成功之時，乃在一日的午後。這時候，各人意興淡散，都有倦意，如果再把他們不甚熟悉的問題，往復討論，聽衆必定生厭。假使當時說話的人，故意把言語說得簡捷些，在聲音笑貌之間，表示出承認他人都已明白不消細講的神氣，則聽衆必然精神恍惚，春雲漸展，亦自謂心中了了，露出聰明態度，此時對於他人所說的，除掉唯唯諾諾，滿口承認以外，再不會有甚麼疑議。」此稱手腕，在消極的道德家，或以爲故弄狡獪，自欺欺人，但在推行正當主張時，有時却不得不用此種偷渡式的暗示，同伍子胥一樣的偷過昭關後，纔能做出大事。

(三)暗示必以極深刻的情感，與衆所共仰的威望爲條件。暗示雖是引起羣衆精神活動，乃至生理活動之一種手腕的方式，但必須伴以情感，纔有一股真誠篤厚之氣，現於四體，而撲入羣衆心脾。所用暗示，纔能有如磁吸鐵，如風偃草的神效。從前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一到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就爲之增歎歇喞，流涕交橫。韓娥曼聲哀哭，引得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其後曼聲長歌，又引得十里老幼，喜躍忡舞，不能自禁。這兩人的言

語歌哭，若非出之於極深刻的情感，何能動人哀樂到如此地步。要是沒有深刻的情感，則冰冷的暗示，必不能具備導火線的功用，點燃羣衆的火燄。其次，威望也是必要條件。若其人威望素著，素爲羣衆所信仰，則一施暗示，就能使羣衆精神上忽起愉快的感覺，或畏服的心理，而不能自制。記得作者幼時，受業的塾師，道貌儼然，威信極大，有時他施施從外來，咳一聲禁止誼諱的嗽，吐一口無中生有的痰，就會嚇得我們小學生慌忙坐上板櫈，裝出斯文的樣兒。這位塾師由威望而產生的暗示之力，直和東西方名人一樣。格爾斯頓有所告語，只一啓齒，他人就視爲天經地義。韋士達演說的動人，幾使人無以自持。陳友仁的強硬外交行爲，致使全國人驚服革命政府的威力。威望一入暗示，就爲權力的淵源。所以同樣一件事，成之於衆所推爲偉人的手裏，就覺得意義新鮮而豐富，羣起倣效；若成立於尋常百姓家，就覺得意味平淡，再也引不出他人的觀感與起。同樣一句話，說在名人嘴裏，羣衆就以爲至理名言，爭以學舌爲時髦；若說在常人嘴裏，就以爲平淡無奇，絕對引不起羣衆的注意。基此理由，就可知威望在暗示上的重要。如果暗示者人微言輕，那麼雖然刺刺不休，強聒不已，人家必不措意。如果資望既隆，那麼『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一言可爲天下法，一遊一豫，可爲諸侯度，其暗示力的強大，無可限量。

(四)暗示必以和諧的環境爲條件。吾人無時能脫離環境，故環境給與吾人暗示之力，非常偉大。據美國畫師嫻娜德白女士之研究，祇就環境的顏色論，其暗示之力，就非常之大。人若長處於紅色的屋中，便易流爲擾亂紛爭，幸災樂禍的罪人。女士的朋友基倪女士，初時和丈夫恩愛甚篤，入後即不幸見惡於其夫，女士廉得其情，把基倪帽

子上種種紅色裝飾品摘去，不多時，夫妻便和好如初。青蓮色令人墮灰志氣，生絕望心。中國向有幽禁罪人在暗室中的惡法，室中陳設品，大都爲青蓮色，囚徒往往因此自殺。惟黃紫綠三色，乃是人類的三位益友，可以使人增幸福，怡性情，固愛情，堅信用，上古之世，埃及人把顏色做醫藥，廟宇多用黃綠二色，却有些道理。僅顏色一項，就能如此的變移人的性情動作，則其他設備，概可想見。所以所施的暗示，如果與環境的調子一致，則成功極易。有幾個百戰歸來的健兒對我說：『當我們突破敵人陣線時，奮勇前進，不顧生死，雖脚下所踐踏的一片都是橫七豎八的死屍，但只足以激起奮勇殺敵之心。加以軍號聲，喊殺聲，大炮聲，飛機聲，聲聲助威壯勢，實處我們於不知後退的一境。所以我們此時此境，只有衝鋒的知覺。』這位健兒經驗之談，與戈文（Gowin）的首領論中幾句話，若合符節。戈文說：『若使四周的空氣，皆足令暗示侵及意識，則暗示有深入人心的偉力。』

第七節 激勵的可能度及用法

一用出人意外的舉動，就能挑撥起他人熱烈的情感，促成他人情不自禁的行爲，因而完成我們所期望的任務；此種手腕，叫做激勵。本文所謂激勵，含有感動的，鼓舞的，棒喝的，挑撥的，逼勒的，獎誘的，恐嚇的，鍛鍊的，種種意味。受之者如打嗎啡針，如冷水灌頂；而其結果，則爲意識猛醒，精神緊張，興致奮發，行爲突變；至其成績，則可使懦夫立，頑夫廉，霎時間使各人變易其固有的性行，任我操縱，供我驅策。

某種性行特著的羣衆，必須用某種意味的激勵，含有某種意味的激勵，只能用於某種性行特著的羣衆，而且各種意味的激勵，各有其適用的程度，這叫做激勵的可能度。運用激勵，必須分量適合，配置得當，纔生效力；用之不當，必生反動。由此發生的反動有二：一種是突入於中風狂走的病態，收束不住；一種是漸入於麻木不靈的狀態，喚醒不來。所以某種意味的激勵，和某種性行特著的羣衆，必須配置適當。

適當的激勵，可分若干種。第一，是針對着羣衆所屢求不得的需要上，忽地與以滿足的激勵。此種激勵，代價並不必如何重大，而收效却無可限量，每能使羣衆感激涕零，不辭赴湯蹈火，以報我不測之惠。此種激勵，史例甚多。左傳記：『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又黃石公三略載：『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箠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之。夫一箠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像這種領袖於艱難之中，本沒有給人以實惠，人亦遽然感悅其空言，究是甚麼緣故呢？從心理學上講，不外乎一種心理作用。凡實物的賞物，以及空言的慰勞，出於衆人意想所不期，分際所不及的，最能動人。小小士卒，平日做夢也沒有見過高高在上的大王，紆尊降貴，拊勞自己，也沒有想到獨樂其樂的大將，會推食分甘，一毫不私；不想今竟如此，那得不感動奮發呢？但是空言的與煦煦爲仁的激勵，也只可偶一爲之，若老用這一套，不但小惠未徧，人勿之信，而且口惠而實不至，終究要招致羣衆『買空賣空』的譏評，正如俗所謂『西洋鏡一拆穿，就不值錢。』必如李密戰得金寶，盡賞三軍，石雄所得賜與，悉分士伍；自己不拔一毛，只是憐他人之慨，投羣衆之心，而遽能使人奮發投效，

磨頂放踵，纔是妙手。

第二是就羣衆懷疑我，以爲我不可恃，或輕視我，以爲我不敢做的焦點，出其不意，披肝瀝膽，示之以大信，或乘人不備，單騎赴會，示之以大膽，必可於猝然忽然之間，激起羣衆悚然矍然的感覺，頓時換了一個心胸，改變了故態，從新感服於我，聽我指揮。這種激勵的代價，雖然重大，而且帶有危險性，但是及其成功，可使頑民從此革面洗心，爭自濯磨，遠非成績脆弱的第一種激勵可比。前者如唐馬燧挺身至長春城下，諷徐庭光率衆歸附朝廷，庭光狐疑不決，恐燧賣已，燧突然在千軍萬馬之前，卸去衣服，叫敵人把狼牙箭直射心胸，卒博得庭光感泣，萬衆流涕歸附。又如明太祖擇陳兆先的降卒中五百名驍勇大漢，置於麾下，五百人疑懼不安，好個明太祖，洞明其意，一到晚上，叫他們到榻前當衛兵，舊的衛兵，一個不用，布置停當，解甲酣寢，五百勇士到此熱淚奔迸，都說：「他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怎可不盡力圖報？」後攻安慶，就得着五百人爭先登城之效。後者如隋文帝時，山獠暴動，新到任的資州刺史 衛元，不帶一兵，隻身入羣獠窠裏，說以利害，卒使巨魁氣沮意動，前後歸附者十餘萬人。又如唐郭子儀只帶數十騎，免去甲冑，一路傳呼，大搖大擺的入回紇營中，頓使回紇拜倒膝下，誓好如初。

從另一方面看，示人以大信，懾人以大膽，並非萬全之道，如用之不當，必至於犧牲一身而無濟於大事。欺人和怕人之心，固然不可有，但無謂的示信和冒險，智者必不爲。必先審量羣衆是可用威信去感動他震懾他的，然後使用，纔有所得；否則對牛彈琴，向木石示威，必然徒勞無功。孟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義就

是對象宜不宜的標準。如果對象的程度太差，談不上言必信，行必果，就不必信，不必果。不過鼓舞羣倫的手段，固不妨隨時隨人變換，而福利羣倫的心腸，却始終不可變換。

第三，是在無可如何之時，羣衆絕望之中，做出他人所不肯做的犧牲，而此種犧牲，却足以使羣衆一見之下，心酸淚落，感激驚服，因而振起失望的人心，奮其垂盡的精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爲感恩之報。像此種以精誠感動羣倫的激勵，乃是天地間最上上的領導羣倫之道。精誠所至，可以動天地，泣鬼神，馴豚魚，開金石，又何況乎本具有血性的人類。所以張睢陽殺妾饗士，把疲傷氣乏的人，激得個個振奮，人人泣下，雖至城陷，無一人降。他的貴本家張伾，爲澤潞將守臨洛時，人死糧盡，援兵不至，伾要出賣他的令媛，充一日的軍餉，激得大衆情願死戰，不願投降。此外如同盟會時代中國革命志士的斷指血書，最近印度甘地的獄中絕食，其激勵同志，喚醒國人，亦皆得驚人奇效。下至如曹操的割髮代首，馮玉祥的戰敗自罰，雖然非出於誠意，也足感動一時的人心。

但出於精誠的犧牲，絕不是一時可以假做的，必須平日常以精誠待人，臨難有不屈撓之節，臨財有不沾染之廉，卽纖屑之事，嘖笑之間，亦皆有真意載之以出，行誼久洽於人心，臨時遂可以收意外之效。若平日不能推誠相與，患難安樂相共，只在大難臨頭時，裝模做樣，欲以欺詐的面目，換得他人熱烈的心腸，必不可得。曾國藩說：「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

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願悖，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今後要鼓舞羣倫，使衆人以苟活爲羞，避事爲恥，無他巧訣，也只在當代數君子的克己愛人，去僞崇拙，以忠誠爲天下倡。』

第四、當羣情騷動，危疑震撼之際；或值人心不服，怨聲載道，處士橫議之秋；以及頑民不用命，威信未孚之時；這三種時間，最難處理，罰既罰不盡，勸更勸不醒，丁此難局之人，知有笑啼俱非，剛柔失效的痛苦。但是有手腕有識見的政治家，却有絕妙辦法，他會看準了羣衆疑我罪我蔑視我的心理，眼明手快，以間接的比擬的方式，表現一二件人人易曉的事實，作超出於空辯以上的答覆。此種答覆，常透過人人希望範圍以外，給疑我罪我蔑視我者意外的安慰與驚喜。旁觀者亦常能根據此種事實，代我宣傳，給疑我罪我蔑視我者以公正透澈的解釋；甚且給我錦上添花，說得天花亂墜。結果遠能使疑我者心安，罪我者心服，蔑視我者幡然傾倒；而其實則所費不多，所獲極大。劉邦封雍齒而功臣息喙，劉備禮許靖而蜀士歸心，燕昭王館郭隗而羣賢畢至，都是予之以名，收之以實的办法，亦只是善用激勵的功效。此外如文王葬枯骨而六州歸心，勾踐式怒蛙而三軍鼓氣，商鞅賞徙木而百姓信服，燕昭王市駿骨而多士響應，齊桓公聘困京而萬民藏穀，誠僞雖然不同，而其以小致大，以要御繁，行不測之賞，得非常之效，那真是千百年如出一轍。

像這種專走偏峯，不由正道的霸術，僅含有獎誘作用，雖然輕便巧妙，終非正大平實的办法，只可在無可如何

之時，偶一爲之，藉以興奮一時的人心，救濟一時的危急，避免目前的糾紛，以圖從事根本計畫的機會。而且方式貴臨機轉變，因事制宜，如果食古不化，也想向怒蛙行幾個鞠躬禮，就得武裝同志給我拚命，也想買了幾塊死馬骨頭，就得天下英雄入我彀中，那真是『學我者死，』豈但是『大愚不解。』

第五、羣衆運動最大之病，是偶然的興奮，與行動的浪漫。偶然的興奮，在短時間內，未嘗沒有好處，精神振作一下，工作自然能收多少效果；但因爲出於偶然，所以不能持久，不能強固，不消多時，就烟銷火滅，永無卓著的成效可言。總要把興奮鍛鍊成毅力，乃能百折不撓，貫徹主張。行動浪漫，就不能守紀律，不願服從領袖的指導與約束，流於人自爲戰，精力分散的狀態；如不與以組織，納於軌物，必被惡勢力各個擊破。但當各人躍躍欲動，熱情爆烈的當兒，倘用抑制的手段，要想從抑制中施行鍛鍊，那就不啻澆油以救火，愈澆愈熾，愈抑愈烈。要是曉以利害是非，想他回心轉意，言聽計從，那更是聽而不聞。當此之時，阻止他發動固然不能，而要改變他發動的方向與步驟，又是無效。如果待他發動後，再一步步的與以補救，或俟他意興闌珊時，再與以鼓勵，更是無能爲力。在這種情勢之下，只有用反激一法，反激法最能打動羣衆活躍自得，好勝自炫的心理，含有挑撥，逼勒，鍛鍊的意味。羣衆一受反激，就要直跳起來，力爭自我表現，叫他不要做，他偏要做，說他做不好，他偏要去做好，說他不能勝任，他偏要萬分努力，以求得勝任。俗謂『請將不如激將，』是驅使人類經驗之談。諸葛亮慣用激將法，故常得將士自願努力。看他當葭萌關告急時，聲言必須向閬中調回張飛，能退得張郃。一言方出，就激得老將黃忠厲聲而出，諸葛亮索性極力把他幾激，聲聲說

他年老，直激得他白鬚倒豎，數次一馬當先。至今葭萌關定軍山兩齣歷史劇本，叫人在留聲機唱片上聽了，也佩服老將黃忠的寶刀不老。若非常年諸葛亮善用激將之法，後人恐怕也不會聽到這樣的好戲吧。再看他出師伐魏，心中本想借重老將趙雲，口中却不言明，只喚其他諸將聽令，激得趙雲心熱手癢，如再不教他爲先鋒，他就要撞死於階下，卒賴其力，克奏膚功。

激將如此有效，激兵衆更多奇觀。王翦將六十萬大兵伐荊，只用上好的飲食，極安樂的休養，優待士卒。任他營外荆兵辱罵挑戰，營內將士投石超距，磨拳擦掌，憤激萬分，渴望廝殺，他只是不理。及敵勢已餒，我氣愈厲，開壁一擊，立得全勝。這顯然是用優待辦法，以激起將士奮發圖報的心理；又用堅壁不出辦法，以鍛鍊將士發強剛毅的大勇；更利用衆人的挑撥，以反激將士烈火一般的義憤。如此作爲的，是激勵衆人的老手。還有一位田單將軍，他更能耐了。他在即墨城中，時時裝神作鬼，縱反間之計，以反激民衆之心。一回兒說最怕燕人割我們的鼻子，一回兒又說最怕燕人掘我們城外祖先的坟墓，引得燕人如法泡製，氣得齊人怒髮冲冠，涕泣求與燕人拼命。他知士氣已盛，可以出戰，又親操版牘，編妻妾於行伍之間，與士卒共患難，更把民衆與兵士的熱忱勇氣，激到白熱度，果然一戰勝敵，光復河山。激其怒，故其情烈；厚其遇，故其報重；蓄其氣，故其發猛。這兩員大將，可謂深明羣衆心理，頗得激厲妙訣。

反激的力量，固然不小，但運用時先要明白羣衆的心理與能力，及任務的難易，始能一激而得全勝。惟明白羣衆心理，然後反激的言語動作，始恰能挑撥羣衆好惡之情，而落入我的圈套。惟明白羣衆能力，然後反激的分量，始

能適當。如果反激力量過於羣衆的能力，則羣衆雖已鼓起，而其虛驕之氣，必不能勝艱鉅之任，結果將不免於徒受無謂的犧牲。所以反激的分量，要與羣衆的能力相當。惟明白任務的難易，然後所責望於羣衆努力的程度，始能規定，而分配給羣衆擔任的事務範圍，也有斟酌，不至任意鼓動，逼迫羣衆去幹不能勝任的工作，發生『逼上梁山』的錯誤。

第六、富有宗教性的信仰，而兼有不自持的輕信，是羣衆心理中可以同時發生的兩種現象。宗教性的信仰，發源於懼怕的本性；不自持的輕信，產生於推理能力的低落。因為有懼怕的本性，所以本來無足懼怕的事物，如人類反常的行爲，彗星發現的天象，乃至於絕無證據的事物，如鬼神妖怪等等幻想，也可以使羣衆慄慄危懼，以爲大禍將至；因為推理能力低落，所以本來沒有的事實，如上帝的懲罰人類，草木鳥獸的指示吉凶禍福，乃至於事理上絕對不應有的現象，如洋人挖取小孩的眼珠兒做眼藥，祖先的靈魂借鳥獸的形體出現於人間，種種式式的奇聞怪談，也可以使羣衆真心誠意的相信，認爲確有其事。在此科學的力量還沒有征服人類宗教的信仰與輕信的心理之世，神道設教的權術，自然不能完全廢除；有的時間，還全仗神道設教的權術，纔能控制無可理喻的羣衆，打銷他們爲非作歹的意念，激起他們奉公守法的天良，強固他們勇於爲善的意志。不得不用神道設教的時間有三種：一種是在羣衆冥頑不靈，既不可以理喻，又不可以情遣的時間。一種是在羣衆迭遭失敗，陷於絕望，再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振起其奮鬥精神的時間。又一種是在羣衆懷疑不信，猶豫不決，膽力怯弱，勇氣消散，不敢一往直前，信受奉行

的時間。如果羣情麻木，但用警告恐嚇等宣傳可以喚起衆人時，祇用警告恐嚇等宣傳已足。若羣情麻木過度，無論用暗示捧喝警告宣傳恐嚇強迫等等喚醒的方式，都不生效力的時間，則突然表現一種最具有刺激性的反常行為，於大庭廣衆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地方，亦足以一醒羣衆的迷夢，一觸羣衆的神經，而收一時的功效。

就於第一種時間而精心設計，借神道以激勵羣衆的，要算王世充第一。王世充欲擊李密，但衆心不一，他的部下，都是冥頑不靈的楚人，只信巫言，不服人管；世充就假托夢見周公，立祀於洛水之上；揚言周公教他急討李密，必有大功，不然，兵士必皆死於疫癘，衆人聽了，信以爲真，急急求戰，卒獲大勝。遇着第二種時間而用神道設教，以激勵羣衆的，是大名鼎鼎的田單。他當齊國已經失去七十餘城，民衆喪氣絕望之時，想振起已死的人心，光復舊物，就使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引得飛鳥翔舞下食，宣言這飛鳥乃是教我戰勝衆人的神。後來又隨意拉一個小卒，假充神的代表，竟把喪氣絕望的齊人，騙得意興勃發，充滿了必能戰勝的信念。此外如陳勝捏造的『大楚興，陳勝王』，劉邦捏造的『赤帝子誅白帝子』，黃巾賊張角捏造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以及歷史上一切煽動呆百姓的神話怪事，都是有激勵作用的伎倆。處於第三種時間而運用機智，小施手腕，借神道以堅人心的，又有狄青。當他征蠻人儂智高時，衆人因爲桂林路險，惶惑不敢前進，他就利用南人尙鬼的心理，取一百個錢，向空中念念有詞的禱祝，求鬼神指示勝負。如果大勝，那麼投在地上的錢，都是錢而向上；如果大敗，就是錢背向上；要是有勝有敗，那麼向上的有錢面，也有錢背。祝詞一出，萬衆都屏息聳視，揮手一擲，一百個錢，個個錢面向上；於是衆兵歡呼，聲震林野，他

就叫跟隨人員，隨錢的疎密，用釘把他釘在地上，並用青紗籠住，聲言待凱旋後謝神取錢。其後平邕州歸來，大家取錢一看，纔知都是兩面錢。此雖誘詐過甚，然軍士雖夜渡絕險的崑崙關，毫不畏縮，實在全賴此擲錢一計的激勵。至於但用警告恐嚇的宣傳即生效力的，近則有俾斯麥的「黃禍」說，與馬爾薩斯主義。俾斯麥因為要稱霸歐洲，就提出一個「黃禍」之說，警告白人，移其視線於遠東，於是黃禍黃禍之聲，震動了全歐的人心。馬爾薩斯主義中說，「每二十五年，人口要增一倍，三百年後，人口與食物之比，就要為四九六與十三。」因為有這種人口滅亡的警告，他的主義，遂能轟動全球，嚇得大家奔走相告，至於互相殘殺，促成了帝國主義。若突然表現一種最具有刺激性的反常行為，以驚醒衆人麻木神經的，求之現代，則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日本工人爬到烟突上，絕食示威的怪事。當富士仿川崎廠紗織爭議既起，工人田邊潔因為要激起國人注意，就爬昇烟突之巔，在黑烟與風雨的空中，繼續示威至六日之久，六日中只吃飯團五個，水二合，造成驚人的耐空記錄。為他奔走駭汗相告語的人，日多一日，至騷動擴及全國，警察無法干涉。資本家眼見情勢不妙，只得屈服，付與爭議團五千元，作為復職酬金，另對十四名的解雇者，付與三百元。田邊潔既得勝利，始得意揚揚的下降於地。此外更有奧國失業人民組織的「挨餓進行隊」和日本失業人民組織的「自殺進行隊」，東西輝映，前無千古，都用滑稽突梯駭人聽聞的反常行為，以激起全國失業者的共同奮鬥，使此後失業得有保障，今日生活可以維持。這都是一九三〇年世界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怪事。而其激動羣衆的大力量，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但是神道設教，只能用於迷信極盛的羣衆，而且從反對愚民政策的一點上講，究不應該常用；如果常用，則其擴大羣衆迷信的結果，將影響及於一切事業的進行，必在一時倖得之中，萌芽日後無窮的阻力，所以非到萬不得已，絕無其他辦法可以替代時，決不可妄用。至於駭人聽聞的行爲，雖具有駭人聽聞的激勵力量，可獲得駭人聽聞的奇績，但也不能常常那樣的幹。如果常常那樣的幹，則一方面羣衆的感覺力，必入於頑鈍，反應力必臻於麻醉，無論怎樣反常的事實，因爲羣衆見慣了，就以爲平淡無奇，全不足以引起注意。譬如打嗎啡針，初打固然可以興奮精神，但是因爲打慣了，打到後來，嗎啡的分量儘管加多，而精神的興奮幾流於不可能。反常事實的失其刺激力，與嗎啡針的失其興奮力，大致相同。他方面則反常的行爲，究竟有限，就是要常常表現，也苦於後繼之難，所以表現驚世駭俗的行爲，以爲激勵羣衆的苦肉計，只可以在適當時間內，偶然嘗試，切不宜視爲常服的萬應寶藥。

第七、公開的合理的賞罰，在激勵人心下，亦極有效。人類皆好榮譽而惡恥辱，榮譽與恥辱，在大庭廣衆之間，尤其有動人好惡的力量。榮譽與恥辱，本成立於人類社會相與之間，含有互相比較，互相觀感的意味。在離羣索居的人，榮譽與恥辱無從發生，也毫無用處。本來極負盛譽的人，一入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其盛譽亦頓歸消滅，人家固然不再來恭維他，他自己也覺得此時此地沒有受人恭維的需要。素被社會唾罵的人，如果換了一個社會，或逃入荒島僻壤，固不聞他人唾罵之聲，同時亦覺得唾罵的無損於我，亦與極負榮譽者變換了環境後的感覺一樣。所以榮譽與恥辱，必在羣居的社會中，始能成立，始有意味；而榮譽與恥辱，影響人類的力量，亦隨着羣居的人數而增

滅。羣居的人愈多，則受人榮譽者愈覺榮譽的可貴，極其所至，直可以使聲名洋溢乎四海，施及蠻貊；而受人辱罵者，亦愈覺辱罵的可怕，極其所至，直可以使「天下之惡皆歸之。」且使「幽厲之子孫，百世不能改。」惟其如此，故榮譽與恥辱，在羣衆中最占有左右人心的勢力，往往一種小小的榮譽與恥辱，可被富於極端性與宣傳性的羣衆心理作用，擴大到不知所云。如果不是麻木不仁的羣衆，豈有不歡欣鼓舞於榮譽的降臨，與深惡痛絕於恥辱的波及。賞可以使人得榮譽，罰可以使人得恥辱，故公開的合理的賞罰，在羣衆中最具有激勵人心的勢力。

所謂公開的賞罰，是彰明較著的賞罰，不是偷偷摸摸私相授受的賞罰。惟彰明較著，與天下人以共見的賞罰，纔能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以極少的代價，得最大的功效。若私相授受的賞罰，其激勵的效力，祇能及於少數受賞罰者，不能使多數未受賞罰者觀感興起；而且所給與受賞罰者的激勵，其效力亦不能盛大。受賞者因爲衆人不知給他慶賀，故榮譽不盛；榮譽不盛，故欣喜不深；受罰者因爲衆人不知向他嘲笑，故恥辱不甚；恥辱不甚，故畏懼不大。故賞罰宜公開，不宜祕密。齊威王於一日之內，封卽墨大夫一人而齊人皆勸，烹阿大夫一人而齊人皆懼，雖是竊術，却深明賞罰公開之理，與賞罰同時施行之效。

所謂合理的賞罰，是公平的，真實的，果決的賞罰，不是偏私的，錯誤的，遲疑的賞罰。賞罰要能合理，須以客觀的事實爲依據，不當以主觀的好惡爲基礎；須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不當以一眚掩大德，以一功飾大罪；須事先於賞，教先於罰，不當無故而賞，不教而誅；須以代價最少的賞罰，求最大的成績，不當以過量的賞罰，以易微薄的功利；

須以不常施行的賞罰，收難能可貴的良果，不當以浮濫的賞罰，換取無足重輕的小效。這都是合理的賞罰之基本原則。依此基本原則，則賞罰的方法，可得而言。第一、要使羣衆做的事，必先使他明白所以要做的理由，與如何去做的的方法，及所欲做到的程度與範圍。第二、各人應做的事，應明白分配，嚴定職權，分清界限，以爲事後課其責任功罪的基礎。第四、何人應做何事，何事應歸何人做，須量材分配，俾各人得陳力就列，各發揮其所長。第五、職務分配妥當後，領導者更須隨時隨地與以注意及鼓勵，未做防其遲，已做防其瑕，久做防其變，既成防其驕，精神心意，舉無不流通於羣衆之間。第六、各人的任務既已告終，即須分別賞罰，雖大敗之中，亦有受賞之人，大勝之中，亦有受罰之人，前雖有功之人，敗了也予以嚴罰，前雖有罪之人，勝了也予以重賞，好惡無私，賞罰分明。第六、賞罰不常用，用之於必要，而且斷其必有效的時間。若常用賞，則賞必無以爲繼，羣衆因常常得賞，不知賞之可貴，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芳，甚至以得賞爲恥，去之惟恐不速。若常用罰，罰必失其刺激力，羣衆因常常受罰，不覺罰之可惡，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甚至以受罰爲英雄應得的待遇。故羅士（Ross）說：『殉道的精神，非真理的表示，是集合反動的表示。』商鞅治秦，徙三丈之木，給五十金之賞，太子有過，則黔其師傅，而治道以立。此在從前爲霸王的治術，在今日則爲法治的精神。第七、賞罰不常用物質，以誠信威望爲要素。所謂恩賞，不專用名器財物，就是一言一動，亦能爲恩爲惠。所謂威罰，不專恃記過禁閉，就是一語一默，亦能爲威爲罰。昔曹操哭典章而能感動將士，哭郭嘉而能愧辱謀士，同是一哭，各具功用，前之哭勝似賞，後之哭勝似打，若明乎此，就可悟賞罰之道。第八、賞以愈公開愈有益，罰則宜視

被罰的事故，及被罰者廉恥之心如何，以定公開與秘密，總以能保全各人廉恥之心，而確得懲罰的功效爲是。若其事爲衆人所共棄，則儘可公開，愈公開愈妙，否則不應以其事宣揚於大衆之間。第九、賞罰嚴明，人始有所激勸，有所畏懼，但不可將賞罰的規則，一一排列，使人一覽無遺。因爲如此，則人將以爲不過如此，沒有甚麼可羨，亦沒有甚麼可畏，而爲善之念不強，作惡之心反壯。惟有使其只知賞罰之名，而不知如何賞罰，則其心常凜然行乎不可測知之中，戰兢惕厲，不敢玩忽。故賞罰須確定，而賞罰的方法及分量，則不可確定。羣衆雖不知如何賞罰，而其中必有賞罰，則固瞭然。惟其有所不知，然後有所勸，有所懼。第十、賞罰不可使人取必於我，我之使用賞罰，則須取必於人。惟我既取必於人，人不能取必於我，纔能使人聽命於我；因爲我取必於人，則賞罰之權在我，人取必於我，則賞罰之權在人。領袖所以能操縱人心，奔走天下，就在於權；若把操縱人心奔走天下的工具，委之於人，則人之欲得賞而避罰，將如操券取償，其勢不得不應。既不得不應，則人的欲求無窮，我的賞罰有限，其勢必至於賞罰無靈。惟使人不能操縱我的賞罰，而賞罰又皆合理，則得賞者始釋然自慰，受罰者亦慊然自愧。第十一、罰以罰及有勢力者爲最有效，賞以賞及最無勢力者爲最能動人。故太公說：「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及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及，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關於討論賞罰的話，說得不少了，謹背誦威繼光之言，結束本文。

「烏合之衆，上下不親，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爲將。夫賞不專在金帛之惠，罰不專在斧鉞之威，有賞千金而不

勸者有不費數金而感深挾纊者，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斬首於前而不畏於後者，有言語之威而畏如刀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此蓋有機。機，何物也？情也。理與於心，情通於理，賞之以衆情所喜，罰之以衆情所惡，或申明曉諭，耳提面命，務俾人人知其所以賞與罰之故。感心發則翫心消，畏心生則怨心止。微乎！微乎！用之正則聖人所謂王道，仁者之事也；用之不正，則聖人所謂五霸，知者之事也。」

第八節 任勢利導

勢是甚麼？是行動的狀態，是行動的力量，是行動的傾向，是行動的機會。通常所謂「姿勢」、「手勢」是就行動的狀態而言。所謂「風勢」、「水勢」是就行動的力量而言。所謂「勢所必至」、「大勢所趨」是就行動的傾向而言。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是就行動的機會而言。

勢是最活動不過的。從不好的方面說：假使一種現狀，已有如此如此的傾向，而現在尙未如此如此，如不急起挽救，則必趨於如此如此；如急起挽救，也就可以不至於如此如此。如挽救的很得法，則不但可以不至於如此如此，而且可以使他必至於如彼如彼。古今一切轉危爲安的事，即由於此。從好的方面說：假使一種現狀，已有可以如此如此的傾向，而現在尙未如此如此，如果急起利用，則必入於如此如此；如不急起利用，則在此種現狀進展的時候，也許有別的阻力攙入，以阻礙其必入於如此如此的路線，甚或旁溢斜出，流爲如彼如彼。古今一切利變爲害的事，

即由於此。

古今大英雄，最過人的地方，就在他們有特別深刻的目光，看清社會的現狀；有特別敏銳的眼力，認定自身進退出處的機會；又有特別正確的頭腦，料定現狀的趨勢，將來的情形；更有特別豐富的知識經驗，察出各種趨勢的遲速，與其力量的大小，再加上特別迅速而周到的手腕，去利用機會，操縱現狀，發展勢力，故其成就，遂得大過於人。古今大呆漢，最吃虧的地方，也就在認不清現狀，看不出趨勢，錯過了眼前的機會，不會用現成的勢力。事事糊塗，着着落伍，故其結果，就成了個大呆漢。孫子說：「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王皙說：「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大英雄與大呆漢之別，也就在能不能求之於勢，能不能任勢以取勝這一點。能任勢，則事半功倍，甚且不勞而獲；不能任勢，則事倍功半，甚且徒勞而無功，猶有後災。

本節所謂任勢利導，與通常所謂因勢利導不同。因勢利導，是只就已成之趨勢，加以人力的支配；任勢利導，則不然。如果有已成的趨勢，自然因利乘便，加以人力的支配；但有時機會未到，形勢未成，就以人力的建設，布置適用的環境，而為造時勢的英雄。造時勢的英雄，雖然費力，但其成功，實最卓絕塵寰，驚服千秋。在事實上，道德上，先知先覺的人，也不得不站在時代的前面，拓開現狀，造成新境，以領導不知不覺的呆百姓，一步步向光明的前途邁進。倘若必待機會已到，纔去努力，則文化的進步，必至延緩，而羣衆又何貴有這種一味「投機」的人物來做領袖。所以本文兼注重於在不能因勢利導之時的任勢利導。因勢只是遷就迎合，任勢兼能運用釀造，意義不同，作用自異。

關於勢的方面，則有下面各種，及利導各種勢的方法。

(一)羣衆運動中最多的形勢，是銅山東崩，洛鐘西應的形勢。此種形勢，是羣衆易受暗示，容易輕信，活躍自得，黨同伐異等情感的結晶。因爲富有此等情感，故只要聽到一種可驚可喜可惡可異的新聞，可以不問真假，不問來歷，就是一唱百和，鬧做一團。此種趨勢，可以愈擴愈大，把社會的秩序與安甯，鬧到一團糟。若其中有反側之徒，推波助瀾，更可以動搖政府的威信，引起極大的內亂，招致乘隙而入的外侮。要是處置得法，也就可以化險爲夷，轉危爲安。

處置這種形勢，須兼用「塞」「分」兩法。塞是杜塞其騷動的原因，分是分散其騷動的氣勢。騷動的原因既已杜塞，則騷動自止；騷動的氣勢既經分散，則騷動者勢孤氣餒，也會歸於平靜。前者是使騷動的情勢，有所底止，不再發生；後者是使騷動的情勢，失所挾持，不再擴大。二者皆是因勢利導之一法。鄭伯有既已被殺，奸人造謠生事，說伯有託夢，要殺甚麼甚麼人，不幸甚麼甚麼人，恰都病死，於是全國之人皆鬧鬼，空氣惡劣，有到處動搖的趨勢。好子產，他並不爲無效的闢謠，只是利用羣衆怕鬼的心理，從鬼的子孫身上設法，立伯有之子以安人心；同時又另立一個伏法者的兒子，表示這都是「繼絕世」的作用，並非怕鬼，以杜絕羣衆的迷信。果然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奸人借鬼造反的技倆，到此而窮。這件事，真不費力，只是很輕巧的用了一個「塞」字訣。塞源的法子，當然很多，此不過舉其一種最能體合宗法社會時代的羣衆心理而以塞爲導之一例。中國首都羣衆，因反日運動，打毀了外交部長王

正廷官舍，當羣衆聲勢洶洶，齊集黨部時，國府主席蔣介石，親出訓話，先叫黨員與非黨員分開，不要混在一起。這個命令一下，無論黨員與非黨員，都莫測高深，大家因為考慮爲甚麼要分列的原因，洶洶的氣勢，先已降低了幾級。蔣氏乘機直入，關頭第一句就說：「現在政府不是軍閥政府，是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就是你們的政府，你們如果不信任現政府，我們願意讓你們來辦，請你們今日就派出代表來接替，快派！快派！」這麼當頭一喝，誰也沒有提防，直喝得這邊的黨員，那邊的非黨員，大家面面相覷。這邊人希望那邊人答覆，那邊人也希望這邊人答覆，原來一唱百和，各不負責的氣勢，到此因爲聲氣不相通，責任不能避，就更加低落了。最後，又直接向羣衆說：「如果你們嚴守法律，尊重政府威信，合做政府後盾，三年之後，如果外兵不撤退，不平等條約不廢除，請殺我頭，以謝國人。」這幾句話，直把羣衆說得心平氣和，高呼蔣主席萬歲而去。細想起來，並無特別妙計，只是用了一個「分」字訣。羣衆暴動，大多是一闕之市，壁壘並不堅固，所以他最怕人家把他拆散。只要拆散的手段高明，憑他聲勢如何浩大，如何兇猛，終可以使他平服；若其中，已有分化的暗潮，則因其潛伏的情勢，與以人力的離間，更容易使他四分五裂，且至於消滅。

(二)外強中乾，亦爲羣衆運動中常有的情勢。大部分的羣衆，本來出於盲從，動於客氣，自己並沒有必須參加運動的觀念與意志，所以動作雖然表現強烈的氣象，內心却甚空泛，並不固執。這種情勢，實最易處置。處置之道，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羣衆既是外強中乾，領導者就不妨外乾中強，先避其鋒芒，再擊其虛弱。此道有二：一是欲行吾道，姑順其意，二是但求其實，不變其名。

所謂欲行吾道，姑順其意，便是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道。羣衆是情感的結合體，只應從情感方面下手，徐圖改變；若開始就逆抑其情感，與以反對，必遭羣衆過情的憤怒。從羣衆情感方面下手的方法，就是最初佯表同情，使羣衆深信不疑，然後一步步注意羣衆情感的變遷，屈屈折折引入我的主張。如此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必能取勝。羣衆心理學家呂邦曾舉一例說，他少年時，正值普魯士圍攻巴黎之際，法政府議事於巴黎某殿，洶洶的羣衆，突奔而至，指責某元帥以要塞地圖通敵之罪，爭欲撲殺此獠。忽政府中有人挺身而出，給某元帥辯護。呂邦以爲他必然盛述某元帥功績，或分辯那種地圖早成爲坊間賣品，不能以罪某元帥；誰知不然，那人開口第一句，卽大呼非依正義而行不可。更目視某元帥說，非盡法懲治不可，應由國防政府從嚴定罪，目前暫將他收監備審。羣衆見政府已讓步，並容納他們的主張，怒氣頓解，漸漸散去。十五分鐘後，某元帥竟從容回家了。近年我國廣東地方，亦有一件事實，可以證明「欲行吾道，姑順其意」的效力。廣東香山有一個村莊，在民國十六年廣州大燒殺的時候，忽有許多共產黨，闖進村來，要施行共產，村中少數青年，同聲附和。當時便有比較明白的青年，對外來紮紅帶子的朋友說，你們要共產，打算如何共法呢？對方說：田要給耕的人，不能給田主。大家說好，就給耕的人，但是占了田去要耕，不能聽他荒。對方又說：房子要給工人住，不能給有錢的人住。大家說好，就給工人住，但是占了房子去要住，不能燒。對方又說：老頭子要聽我們青年的話。大家說好，就聽你們的話，但是你們要對他們好好的說話，不能殺。如此，紮紅帶子的朋友，也再無話可說，就那樣在村裏攪了三天，做不出甚麼亂子來，覺得無味，也就揚長而

去了。附和的青年，見這情形，想殺也殺不起來，想燒也燒不起來，想搶也搶不起來，一團獸性，早已銷散，便悄悄的把紅帶子除掉，仍做老百姓了。據此看來，窮兇極惡的共產黨員，遇着『欲行吾道姑順其意』的手腕，也有技窮之時。又如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法國多羅斯舉行農業展覽會，農長達迪赴會時，會場人衆，羣以噓聲相報。達氏干犯衆怒的原因，在其曾作反對白里安外交方針演詞。達氏一見形勢不佳，計上心來，亦隨衆噓噓作聲，頓把一場惡風潮，轉成喜劇。欲行吾道姑順其意之法，就是外乾中強之法，亦即是魯將曹劇制勝齊師之法。當羣衆突至之時，正如劇所謂『齊師初至，一鼓作氣，氣盛未可與敵』之時。此後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之時』。至所謂『彼竭我盈，故克之』，亦正是我所謂『羣衆外強中乾，領導者外乾中強，必能制勝』之理。以我開始的柔聲怡色，當彼突臨的盛怒惡聲，以我一步步漸趨嚴整的壯氣，當彼一步步漸趨懈餒的暮氣，我那得不勝，彼那得不敗。

所謂但求其實，不變其名，是因爲外強中乾的羣衆，對於事物的表面，異常堅持，堅持的態度，異常強硬，故成其外強；而對於事物的實質却不然，只要表面上看得過去，實質就是變移了許多，也可以默認，故成其中乾。在某種場所，對於某種問題，羣衆既是拘名不問實，我順其性而行之，導之以求實不變名，則實際的勝利，仍歸我得。狙公餵狙，朝三暮四，則羣狙喧譁不服，若朝四暮三，則羣狙帖然就範。在拘名不責實的羣衆，其情亦復若是。所以列子說，『聖人以智籠衆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若使羣衆從事積極的建設，尤須利用此種心理。一切建設，必不可名之以過量的重大，若名之以過量的重大，必將待之以極難的舉動。名之以重大，而待之以極難，則倡導的人，就徬徨睥

睨而不敢決，執行的羣衆，亦畏懦沮喪而不敢行。初時不敢行，結果就廢其行；初時不敢決，結果就廢其決。於是一切建設，皆以畏難而不做。以前我國人對於鄉兵屯田，議論紛紛，終不敢行，所以當時有識之士，以爲鄉兵屯田之事，其實甚少，其名甚大，鄉兵屯田之名不去，終不可以實行鄉兵屯田。若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的聚衆挾兵，使之除盜捐官，則邊地之兵，皆樂於戰，而鄉兵之實自見。又使兩淮的官佐，乘兵燹之後，招集各地無業流民，或有業而無食的飢民，承種閒田，假以各種便利，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國家有兵食而無兵費，屯田之實自見。這種主張，確有所見。所以善治者無赫赫之功，循循然使羣衆默隨其行而不覺，陰受其利而不知。凡至當之理，無可喜之功，常行之事，有必至之效，原不必奮乎百歲寂寞無聞之中，變循循而爲赫赫，棄當世的所常行，而駭羣衆以所未聞，徒以聳動傾聽的大名，震驚戀舊苟安的羣衆，反使之畏難而不敢爲。

處置外強中乾的羣衆，又有一根本原則，原則是甚麼？就是一個靜字。羣衆既是外強中乾，則其結果，必然是始強終乾。既然是始強終乾，就不必在他們盛怒之時，向他嚙嚙干涉盛怒的羣衆愈力，則其怒亦愈盛，若裝聾作啞，聞而不問，待他怒氣已平，然後和他講理，必可以化大事爲小事，化小事爲無事。趙豫爲松江太守，每見訟者非急事，就叫他明日來，人都笑他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其實訟者常因一時之忿而來，過了一夜，怒氣自平，竟會不再來了。李若谷以清勤和緩四字教門人，曾說：「天下甚事不自忙裏錯的。」趙豫「明日來」一語，不但自己不錯，并可以救人家的錯，真是善知識人。

(三)先事嘗試，爲有組織的羣衆運動中常有的舉動。此種舉動的目的有二：一在羣衆考驗其本身的實力，一在羣衆測驗其所攻擊之對象的實力，二者皆爲有組織有計畫的大暴動以前的準備運動。其嘗試方法，都是乘人不覺中，突然發動一個小小的變亂，我們最須靜觀敏察。若見此小小變亂，與引起變亂的人，沒有甚麼直接的利益，則必有大變亂在其後；而此大變亂的發生，又必在我們驚惶失措之時。這顯然是暴徒因爲沒法直接引起大變，以償其大欲，故先引起小變，造成恐怖空氣，待人心動搖，秩序紊亂，即乘隙而入。此種鬼蜮技倆，可算得古今一轍。有胆識的領袖，遇此等事，總是胸中雪亮，絲毫不亂，在鎮定之中，籌應變之策，以己之靜，制人之動。衆人目擊當局者不改常態，亦遂放下其搖惑不定之心。嘗試者卒不能售其技，而我的定變大計，終得大奏其效。昔杜絃知鄆州，奸人暗貼傳單於城上，圖謀變亂，說城中將有某數種大禍，民衆驚惶之至。不多時，草場果然白晝失火，民衆驚惶愈甚。有人請搜索妖人，絃以爲奸計正在於此，他原希望趁我們慌忙搜索中而發動，不可墮其術中；後果得一盜而民安。張遼受曹操之命，出兵長社，當開拔時，有謀反的士兵，乘夜放火，一軍盡擾，遼使左右勿動，又令不反的衆人安坐，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不多時，即得爲首發難之人。此外如文彥博因軍校折燒井亭，叛變之機已露，就索性使人給他折下，燒火取暖，叛變終不得發。周亞夫將兵討七國，軍中嘗夜驚，亞夫堅臥不起，軍驚自定。吳漢爲大司馬，寇夜襲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見漢不動，復歸於靜。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洛陽口，數千兵士，久役思歸，欲排闥而入，聲勢洶洶，公孺處以鎮靜，喻以利害，羣都帖息。這都是灼見暴徒嘗試的技倆，故用以靜制動之術，消弭大亂。

(四)騎虎難下之勢，亦爲羣衆運動中常有的現象。羣衆運動最初以客氣與盲從而發作的，實居多數，主動者不過數人。此大部分的客氣與盲從之人，本來沒有甚麼一定要堅持的成見，不過因爲大家都在那裏熱辣辣的進行，自己不好單獨中止，如果單獨中止，就恐要招致衆人的笑罵；但是要幹到底呢，實在又沒意興，就成了個進退兩難的僵局。不但盲從附和者如此，就是幾個主動者，一到意興闌珊，迭遭挫折之後，心中也未嘗不想下臺，只求稍能敷衍面子，便已如意。這正如已經騎在老虎背上的人，永遠騎下去，固然凶多吉少，若立刻跳下來，則老虎的反噬，即在目前，要下不得下，實在是苦。救騎虎的人，在使他下了虎背，沒有危險，救騎虎之勢已成的羣衆，在使他退步後而子下得去，這是唯一有效的標準。

要使勢成騎虎的羣衆，懸崖勒馬，不傷體面，有效的處置方法，只有兩種：第一種是利用羣衆容易變移的情感和粗疏的推理力，一步步轉移其當前的態度，使他最後一着，落入我的彀中而並不自覺。第二種是就他們淺薄的辨別力，與以啓發，給他們分別利害，並保證他們可以去害就利，使他們幡然覺悟。

運用第一種處置法而見效的，最著名的，是安湯利把傾向於布魯搭士的羣衆，從已死的凱撒身畔，說服過來，使他們攻擊布魯搭士而爲凱撒報仇。

他的演說如下：

「我今天來是來安葬凱撒，並不是來贊揚他的功德。我看人生在世，『好事入泥沙，壞事傳千古。』這句話好

像是爲凱撒說的。布魯塔士是一個高尚的君子，他告勸你們說，凱撒野心勃勃，若果真是如此，自然是凱撒的大錯；凱撒已死，也足以抵消他的罪了。我今天承得布魯塔士的好意，准我演說，所以我得在凱撒的靈前，來說幾句話。布魯塔士真可算是一個君子，他們同謀的人，也都當得起君子之名。凱撒原來是我的至交，待我忠厚公平，但是像布魯塔士這樣的君子，偏說他私懷野心。他從前曾經獲勝邊疆，所得的財帛，沒有不歸入國庫，難道這算是野心嗎？他聽看窮人叫喚，也曾經流下淚來，有野心的人，未必有這樣慈悲。但是布魯塔士一定要說他有野心，而布魯塔士又是一個高尚的君子，我有甚麼法呢？那天「陸泊卡爾節」的時候，你們眼睜睜的看著我三次把皇冕勸進，他三次拒絕，這也算是野心嗎？但是布魯塔士一定要說他有野心，而布魯塔士又確是一個高尚的君子，你看有甚麼法呢？我並不是說布魯塔士的話說得不對，我不過是知道甚麼便說甚麼罷了！從前的時候，你們大家都曾愛戴過凱撒，你們愛戴他，並不是無因，現在他死了，你們却沒有人替他傷心，這事我真不解。唉！天良呀！你跑在禽獸的身上去了啊！人的理性都喪失盡了啊！呀！我的良心現在已經跑到凱撒的棺材裏面去了，我要等他回來，纔能再說話了！」

說到這個地方，他大哭起來，停住不講，看着市民在下面議論，有些說「有理」，有些說「凱撒真受了冤枉」。於是他又接着說：

「唉！昨天的凱撒，一句話足以翻天覆地，何等尊嚴！那知道今天躺在這裏，無人睬他啊！若是我要把你們的心

激動起來，那我一定是對不起布魯塔士的，我一定是對不起開西友斯的，（與布魯塔士同謀的人）他們是仁人君子，我那裏敢這樣，我情願對不起已死的人，我情願對不起我自己，對不起你們大家，不情願對不起他們這些仁人君子。但是我這裏有一張羊皮紙，是我在凱撒的臥房裏找出來的，這就是他的遺書。他這裏面的話，我不意願讀出來，要是我讀出來，那怕愚夫愚婦聽見，恐怕也要去對屍痛哭，拿帕子去濺他的聖血，唉！恐怕還要在他身上，求一根毛髮，拿回家去做紀念品，到了死的時候，恐怕還傳給子孫，看作寶貝一樣哩。」

講到這裏，下面有人叫道：「請你讀遺書給我們聽。」他又接着說：

「你們不要性急，我萬不能讀給你們聽。我若使你們知道凱撒待你們的厚道，恐怕要壞事。我們不是一塊木椿，不是一塊石頭，你們是人，人聽了凱撒的這些話，心裏一定要燒起來，一定要變成癩子。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凱撒的後嗣，倒是很好，若讓你們知道，我不知道要鬧出甚麼事來。」

下面又有人叫他讀遺書。他接着說：

「難道你們現在就一定要聽嗎？你們等一會都等不了嗎？我很懊悔我的口太快了，錯把這件事告愬了你們，我自己不覺得，恐怕已經對不起那些殺凱撒的仁人君子了，不該！不該！」

下面有人說，甚麼仁人君子，他們是亂賊，是壞蛋，你唸遺書罷！安湯利又接着說：

「難道你們要逼迫我唸嗎？那麼就請你們站開，在凱撒屍首的側邊，站成一個圈子，讓我把寫遺書的人，指給

你們看看，你們准我下來嗎？」

下面有人叫「下來。」安湯利便下演說台，指着屍首哭說：

「你們要是有眼淚，現在便是你們弔眼淚的時候了，這件大袍（指着凱撒的袍）你們大家都知道的。我還記得凱撒第一次穿上這件大袍的時候，是在一個夏天的晚上，那天就是他征服內爾微的一天。現在你看，凱撒的刀子從這裏穿進去，你看，加斯加（也是同謀的人）這個毒手，殺了這麼大一個口子，你看，這個地方是凱撒所寵愛的布魯塔士所殺的，你看，他刀子抽出來的時候，凱撒的鮮血淋漓，好像跑出大門來問，「凱撒那樣的愛布魯塔士，難道布魯塔士也忍心來殺嗎？」啊！天知地知呀！凱撒是何等的愛布魯塔士，這一刀真是最無情的一刀，凱撒看見他都肯來殺他，心裏受着「無情」兩字的傷痛，比刀傷還更利害，簡直氣得心碎胆裂，鮮血長流，硬倒在旁培（是一個羅馬將軍死後的石像）的像身下面，臉也被大袍子蓋上了。唉！諸位啊！試想一想，是怎樣大的一個冤劫喲？照這樣殺人放火，你我也是在冤劫之中喲！啊！你們要哭起來了！我也看出你們也十分心痛了！啊！大家都是同洒傷心之淚喲！你們這些良心還在的人，纔看見凱撒的衣裳，就這樣哭，你們還沒有看見他的屍首哪！現他屍首在這裏，我看，被這些大逆不道的叛賊，弄得不像樣子了。」

說到這個地方，下面的人，大哭，大怒，大喊，大叫，大跳起來，都罵布魯塔士，要為凱撒報仇。安湯利又接着說：

「諸位好朋友，不要忙，不要因為我講這些話，就把你們大家都激成這種樣子。殺凱撒的人，都是些仁人君子，

他們有甚麼私仇隱怨，做到了這一步，我實在不知道；但是他們既是仁人君子，聰明厚道，定有他們的道理向你們講。朋友們！我到此地來，並不是來煽動你們的心，我不會說話，沒有布魯塔士那種口才，你們誰不知道我是一個忠厚老實人，只知道愛我的朋友。就是殺凱撒的人，也深知我是這樣，所以纔肯讓我當衆演說。我一無聰明，二無身價，既無口才，又無手段，那裏能激動人心，我說話只是順口亂說，自己知道甚麼，就和你們說甚麼。指你們看凱撒的傷，請這些已經啞了的嘴，替我的嘴說話。唉！若果我是布魯塔士，布魯塔士是安湯利呀，我怕「那個會說的安湯利」硬要把你們激動起來，我怕「他」要在凱撒的每個傷口上，都栽一根舌頭，簡直把羅馬的頑石，都說得跳起來，燒起來哩。

說到這個地方，下面的人，愈是大怒，要去燒布魯塔士的房子。安湯利又接着說：

「朋友們，還聽我幾句話。你們現在只是要跑，要跑去幹甚麼，你們自己也還不知道。我問你們，凱撒爲甚麼值得你們這樣愛戴呢？哈哈！你們還是不知道，聽我告勸你們，我先前不是說有一個遺書麼？你們竟至忘記了，遺書就在這裏，書上有凱撒的印。遺書上說，凡是羅馬的人，每人他都給七十四個「抓黑碼」，（是一種錢）他的花園樹林，在泰伯爾河這邊岸上的，也都送給你們，還給你們的子子孫孫，永遠作爲公共遊樂大家享受的地方。唉！照凱撒這樣的人，世間那裏還找得出第二個！」

說到這個地方，市民便實行要去燒房子，報仇去了。安湯利的目的終久達到。

這個例子，很可以說明甚麼叫做適合聽者的原則。你看安湯利未演說之先，市民是如何的傾向布魯塔士。初演說的時候，是如何說的留意，過後是如何的進步，最終是如何的嚴厲。開首說，「仁人君子，」其意是迎各市民的心理，後來所說的仁人君子，便顯然帶一番譏諷的口氣。通篇演說，處處都想到市民的好惡利害，以及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情形，所以到了最終，沒有一個地方失敗。

布喀爾華盛頓 (Booker, Washington) 對於與己不同的人，善為說詞。他曾說：「天下找不出兩個會場的人，完全相似。我的演說，是以各個會場的人為轉移。對一個會場的人演說，自有一個方法。我對一個會場演說，猶如對一個人演說，簡直說到他心的深處去。說話的時候，我只管說，不管所說的話，傳在報紙上去好不好看，也不管別的人聽著好不好聽，只要可以感動會場裏的人，得他們的同情，使他們納我的意見，便算達到目的。」但是他又說過，「我捫心自問，言不由衷的話，我決不肯說。」

運用第二種處置法而得勝利的，有沈思齊說服因仇教而暴動的蕭山羣衆一案，可以為例。前清末年，外人初到內地傳教，民教衝突之事，非常之多，鄉民對教士，常存着懷疑和畏懼的心理，對教徒又存着忿恨的心理。疑忿所積，激成反動，在所不免。浙江蕭山這一案，竟聚集了數千鄉民，焚毀教堂，網毆教徒，聚衆不散，聲勢洶動。沈思齊奉命查辦，就拿定主見，要動之以至誠，曉之以利害，使羣衆心服，不肯多帶衛隊赴任。他一到蕭山城外，見人山人海，喧呼動天，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傳令隨來的人，取兩根長竹竿，每竿上紮了一方白布，做成兩面大旗，分寫着「奉諭來辦

教案。」誠心救我蕭民。」叫一人捋着，在自己前面走去。此時斬木揭竿的五六千鄉民，以爲撫台大人派來的，必定是員武官，更必帶了兵來，那知抬頭一看，只是個白面書生，站在一座小土岡上面，左右兩個親隨，捋着兩面旗子，清清朗朗，半個兵丁的影兒也沒有，倒不覺得一怔，譁鬧之聲，便靜了下來。他見衆人視線向着他，便提高喉嚨說道：

「你們且不要亂，聽我一言，我雖是奉撫台的札委而來，實在是來救你們蕭山全縣百姓的。我是中國人，讀的是中國的書，做的是中國的官，你們這種愛國的良心，我心裏也很贊成，不過可惜用得不好。你們現在聚衆圍城，形同反叛，殺洋鬼子沒殺成，先自犯下了滅門大罪，一旦朝廷知道，派兵剿辦起來，你們想想，值得不值得呢？況且你們平日本是安分務農的好百姓，烏合之衆，試問能抵敵槍械俱全的官兵麼？再者，在你們本意，不過仇恨洋人教民，不知洋人果然不好，自有撫台辦他，教民更容易了，按律治罪，還怕逃到那裏去，何用你們自由行動。我因爲愛惜你們一片愛國愚忠，自己不曉得已犯了國法，所以特地在撫台大人前，討了這個差使來勸諭你們。如其聽我良言，你們便可立刻散歸，候我回明撫台，把洋人教民一一究問懲治。如果十天之內，沒有動靜，你們再自由行動，也不爲遲。如不聽我言，你們就先殺了我，免得我眼見你們走上死路，玉石俱焚，心中不忍。你們細細去想，究竟是走那條路好？我沈思齊單身到此，不帶一兵一卒，決不是顧惜性命，畏首畏尾的人，儘可以聽你們如何處置。」

說罷，從容挺立，氣概凜然。那羣民衆之中，前兩排盡是些爲首之人，也還略知些利害，這時本已勢成騎虎，欲罷

不能聽沈思齊一片言辭，說得委婉動人，却又嚴正明白，直揭他們的心病，不覺有些毛骨悚然，便遲疑延挨了一刻，又交頭接耳商量了一回。內中一個彪形大漢，披着大氅，像個領袖的人，便高聲說道：「沈老爺的話，也還有理，我們姑且依他十日之限，如十日內不見分曉，那時休怪我們還是要動蠻的。衆兄弟們，暫時回家去歇息歇息再說。」大衆聞言，果然一閃而散。後來沈思齊把欺壓鄉民的教徒，查緝幾個到案，並拿到幾個爲首滋事的鄉民，加以懲罰，鄉民一經解散，餘氣已衰，又聽得省裏有調兵剿辦的消息，也各不敢再出頭，一場天大風波，就此了結了。此外如龔遂治渤海盜賊，抱定治亂民如治亂絲，切不可急的主見，把以前捕盜的人員，一概罷去，只宣布了一道教令：「凡持鉏鉤田器的，皆爲良民，不必問持兵器的纔是盜賊。」盜賊一聽得他如此的教令，卽時解散，棄了兵器，改持鉤鉏，這亦是給亂民下場的大手段。如他不用這種暗示，亂民必然和他堅持，決不能放下屠刀，立爲良民。

(五)困獸之鬥，是羣衆運動到最後一着時常易發生的形勢。羣衆運動，原在要求出路，若不與以一線生路，則必激起其死鬥。羣衆果至於死鬥，必將不顧一切，敢冒天下的大不韙。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孫子說：「圍師必闕，窮寇無追。」這並非姑息養奸，只在示以生意，使不流於困獸之鬥。秦穆公赦盜馬者三百人，而又飲之以酒，其後韓之戰，出穆公於難的，就是此盜。子孔爲載書，國人勿順，子產把書付之一炬，鄭衆悉定。盜本不可縱，若縱而飲之以酒，更將恣意作惡，載書本以治民，因民反對而把他燒去，民將更不可治。此從事理上看來，似乎穆公與子產，皆爲失算；但從羣衆心理上設想，就頗有作用。凡負有不赦之罪的人，如遇意外的寬恕，必定喜出望外，感入

骨裏。凡蘊怒而忿忿思逞的人，如與以不爭的默化，必定心平怒散。這可算得是一個定律。暴慢的羣衆，並非不自知其已負世間不美的惡名，亦非不自知其已爲世人所不赦；正因爲自知其已負世間不美的惡名，所以救了他，他還有些羞愧，還有自新之路。若處之過嚴，他就益發不自愛惜，索性倒行逆施，以盡量消遣其殘餘的生活。要是性情激烈的，更趨於不顧生死的頑抗，從萬死的環境中，以邀倖一線的生機。所以處置暴動的羣衆，不宜過嚴，總須網開一面，與以出路。待緊張的空氣已趨於和緩之時，即借其他事端，給他下一個『殲厥巨魁，脅從罔治』的辣手，以絕後患，最爲輕便。其次，若在大部分暴動的羣衆，已經烏獸散時，把堅持未去的一二暴徒，加以懲戒，那麼已去的正自慶得免於懲罰，未去的又搶着逃走，誰也不肯致其死命，再圖頑抗了。這就是孫子『令半濟而擊之』的手法。

關於導的方面，則有下列各種利導方法，應視羣衆情勢如何，善爲運用。前文已舉一隅，賢明的領袖，自會反以三隅，所以不再絮聒。至其成功，則各種方法，並無軒輊。中庸說：『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一) 導之以樂利 樂利是人人所同欲的，從人人所同欲的樂利上入手，則必得人人歡迎，而我的目的，必可在人人歡迎之下，圓滿達到。使人人只是爲樂其樂利而努力，而毫不覺得我在這裏操縱他們，這種手腕，如用得到家，凡事都可以一帆風順，永無阻礙。漢人不力農，直接使他力農，未必樂從，鼂錯以爲不如許他們入粟者，可以賜爵，則農夫自然努力。楚人不養蠶，直接使他養蠶，未必願意，高郁以爲不如許他們納稅時以帛代錢，則養蠶者自

然奮起。強大的諸侯，削之必生變，賈誼以爲分王其子弟，必可以在各人心悅之中，分散其勢力。邊陲屯墾的士卒，敵人一到，棄了就跑，陸贄以爲召募了民衆使居於此，則人人當自爲戰。試想這數人的計畫，那一個不是從樂利上着眼的。

(二)導之以安甯 安甯亦是民衆所同求的，尤其在大亂之後，民衆需要安甯，同於衣食。若揭棄安甯民衆的旗幟，號召天下，則民衆必相率奔集於這種旗幟之下，隨我奮鬥。在春秋戰國以及秦項之際，縱橫捭闔之說行，民風日浮，刑名法家之說勝，民俗又日薄；浮薄之風，相煽相激，釀成了秦代鼎沸之局，漢承秦後，民始息肩，釜底抽薪，當然以安民爲第一要務。蕭何作畫一之法，曹參載清淨之說，一意洗滌民衆的瘡痍，撫摩民衆的痛癢，勞來民衆的呻吟，使得相生相養，安居樂業。降及文帝，又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朴，守之以木強敦厚的官吏，因勢利導，終於改變了二百年來輕浮鏗薄的民風，奠定了漢家數百年的國基。這也可算得是歷史上因勢導民的第一把手了。

(三)導之以所明 羣衆無論如何愚昧，總必各有其明通的一點；若就其明通的一點徐徐說入，必可以使其蔽闇的部分，也能豁然貫通。若從其蔽闇的一點直接進行，他必然深閉固拒，甚且激起反動。羣衆明通之點，就同屋子的門窗一樣，蔽闇之點，就同屋子的牆壁一樣，必從門戶進去，始能升堂入室，又必從擴大門窗入手，始能使黑暗的障壁，亦放光明。領導羣衆之理，與此相同。漢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這是他蔽闇之點，這一點，他既蔽闇了，所以羣臣雖爭之以嫡庶長幼之理，他終於蔽而不察。商山四皓，漢高素重其人，這就是他明通之點，張良就他明通之點入

手，所以卒得勝利。四老的力量，遠不及公卿大夫及國人的輿論，言語的切實，也遠不如周昌、叔孫通，然而漢高偏信從這四老而不信從他人，其故就在攻其蔽與就其明的不同。趙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他爲質於齊，就是她的蔽開處，所以大臣爭之雖力，總是失敗。使愛子長久富貴，這是人心同具的明點，左師觸龍利用就個明點，導之以長久之計，所以立即成功。易經坎之六四說，「納約自牖」，「約」就是所以進結他人之道，「自牖」就是就他人已明之點入手之法。商山四皓與左師觸龍的成功，是成功於此。若領導羣衆者要得成功，亦必不能違反於此。

(四)導之以機密 羣情與輿論，皆不能完全一致，其中自有好風好雨見仁見智的不同。若在羣情與輿論沒有完全一致之時，欲以完全公開的辦法，立一策，與一事，昭然若揭而行，必致議論紛歧，向背不一，其結果必至於動搖領導者的主張。常漢高患諸侯強大之時，賈誼與鼂錯皆主張「削」的辦法，而皆不享其成，就因他們堅持必削的議論，以與諸侯相抗於必爭的情勢之中；又因事尙未發動，而形跡已暴露於世，故終於不能成功。主父偃的手段，就高明多了，予各人以心意中的所欲，而沒有削弱他人的名，使各人有不能不分的心理，而有不得不弱的勢，所以結果完全改觀。今日不善領導羣衆者，立一事，革一弊，往往引得羣起誹議，誹議不勝，就極力搖撼；領導者也極力捍禦，捍禦不勝，就把大好工作，半途廢棄。善於領導者則不然，他總認定事機之發，不在於灼灼明辨的時候，也不在於斷斷垂違的當兒，其動機常藏於極秘密而不可使人臆料之中，其進行常在於世不駭人不驚的尋常道途之上，故他人不得橫議，主張不會動搖。蘇軾說，「智者所圖，貴於無迹，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領導羣衆者，宜明

此理。

(五)導之以時會 凡事若能因緣時會，投合事機，就已經發現的一點，用「比例而同之，觸類而長之」的法則，使羣衆「神而明之，化而通之」，必定有水到渠成之觀。齊景公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瑯琊，晏子就將順其意，充實其舉，告以省耕省斂之說，使景公於遊觀之中，而有賑民之實。齊宣王說自己有好貨好色的毛病，孟子也迎合其心，擴大其懷，告以「居者積倉，行者裹糧」及「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之說，使宣王於好貨之中，而有足民之實，於好色之中，而有與民同樂之實。晏子孟子可算得最能利用時會，乘機啓發的老手。近代如德皇威廉第二，更是一個常能捉住絕好的機會，以引導國人的俊傑。只看他利用偶然的好機會，以促成海軍法案的通過，就可以使你驚服。擴張海軍計畫，是德皇早想實現而屢被國人反對的一件憾事，及波以爾戰爭既起，英國無禮攻擊波以爾，並捕獲在東阿非利加的德國汽船二隻，德人憤慨之極，德皇就利用此千載一時的機會，提出海軍法案，遂得全國人一致的通過。

(六)導之以戒懼 戒慎恐懼的心，不能說羣衆沒有。在羣衆一往直前興高采烈時，自然目空一切，沒有一些顧忌；但是一到他的觀聽突然改變，精神突受刺激之時，往往會發生躊躇不決，徬徨不前，恐懼不安之心。尤其在他們感覺自身利害顯有關係，或神志忽然由迷而復之時，爲最能惹起戒慎恐懼之心。試看鄴人不惜每年生生的活沉一個愛女於河中，給河伯做老婆，是何等頑固的迷信，又是何等難破除的迷信。但是這個難題，一到西門豹手裏，

就迎刃而解。聰明的西門豹，他並不扳起科學家的面孔，給笨百姓講理，只使老巫做媒，叫他下河傳語河伯，待後日別求好女進獻。又投下了三四個小巫，叫他們去幫老巫的忙。又投里老於河，叫他去幫老巫小巫的忙。羣衆見一人下去，杳無消息，幾個人下去，也是消息杳然，心中已不免有些懷疑河伯的不靈，又不免有些慚愧自己的糊塗，這正是觀聽突變，精神突受刺激之時。所以一聽得西門豹又要叫廷椽豪長一行人下水，不由不心驚肉跳，慌忙磕頭求饒了。於是乘衆人戒慎恐懼之時，扳起嚴正的面孔說：「河水滔滔，去而不反，河伯安在？徒然枉殺民間婦女而已。今後再有人敢說河伯娶婦的，即治以妖言惑衆的大罪。」這麼一辦，鄴都的巫風，就絕跡於西門豹喜笑怒罵之中了。所以利用羣衆戒懼的心理，以達領導者的目的，亦甚有效。今日蘇俄愛用恐怖政策，就是有鑒於此。

(七)導之以他求 人心不能無所營求，不營求於此，必營求於彼。在羣衆集中精力，向着某一人物攻擊，或專對着某一問題要求解決，而事實上某一人物不能立即引去，其本身亦並沒有甚麼錯誤，或某一問題無法圓滿解決，此時首當其衝者，如只圖向羣衆作正面的抗拒，則相激相持之下，必至形勢愈加緊張，風潮格外橫決；若能利用羣衆的變移性，揀一件其他事端，借題發揮，把他裝成嚴重的形勢，以轉移羣衆的觀聽，則原來不易應付的情勢，必可以安然渡過。如日本田中內閣，鑒於國內情勢的不易應付，就出兵山東，惹起對外問題，以洩其國人的忿怒於國外。意大利慕沙利尼因國人不滿於自己的專制，就提出對法問題，激起國人以全力對外之心，藉圖減少國內反對自己的空氣。這種政策，日本與意大利的領袖，都已得到了相當的成效。

(八)導之以舊基 所謂舊基，是現成的基礎。如就現成的基礎上，引導羣衆去做繼長增高的工夫，則用力少而趨勢順，成功必然容易。若捨去可以利用的現成基礎，另從他處着手，未嘗不能成功，但用力既多，機勢亦較艱滯，終難利用成基一籌。譬如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向來薄弱，民族團結亦甚渙散，但家族宗族和鄉土的觀念，則非常深刻，家族和宗族的團結，亦非常堅固，所以敬宗收族的觀念，牢不可破，國亡可以不管，若說到滅族，就無一人不怕祖宗血食斷絕，不由得不拚命奮鬥。中國人這種性行，被中山先生一眼瞧破，以爲利用民衆宗族團體的小基礎，加以引導，就可以成就極有力量的國族，其勢極順。從前中國人在農業的地方經濟狀態之下，自然只能產生宗族和鄉土的團結；現在經濟狀況，既已進爲工商業的國民經濟，則民衆的團結，亦自會擴進。利用現成的基礎，順應進化的趨勢，加以人工的利導，中國民族的團結，自會日趨鞏固。如果不從現成的基礎做工夫，要從各個人身上用力，則一片散沙，便不知從那裏聯絡起。中山先生的辦法，正和日本利用藩閥諸侯的關係，聯成大和民族，是一樣的手段，所以利導羣衆者，又有利用現成基礎的一法。

(九)導之以習性 羣衆因受種種刺激，精神與行爲，失去常態，如中瘋，如醉酒，喻之以理，他終不明，動之以情，他又不感，威之以勢，他也不怕；而事實上則又必先使他回復常態，始有辦法。此時領導者如能查得處於羣衆領袖地位的人，他平日最習慣的行動，最嗜好的事物是甚麼？乘他猝不及防之際，用斬釘截鐵的言語，提起他平日最習慣的行動，或最嗜好的事物，給他一個當頭棒喝，在他突聞此正中下懷的提示，精神上必起變化，內伏的慣性，必起

而相應。這種指示，猶如一把鑰匙，把鎖住在精神裏，蒙塵於反常行爲時的慣性，突然開放。既已喚起其慣性，則其目前的反常行動，必頓時收斂，乘此導他入於常態，自較容易。有左右羣衆勢力的人，既復常態，則使全羣回復常態，已有把握了。若能看出全羣的慣性，一氣喚醒，自更佳妙。士兵吃醉了酒，到處行兇，是最不易使之回復常態的難題。可是莫狄威將軍深明導之以習性的有效，其所部士兵沉醉如瘋，打人毀物，鬧得營中烏煙瘴氣，有人主張關閉他在一個屋子裏，有人主張用繩子細縛他，有人主張用冷水澆潑他，論議紛紛，却莫敢近前動手。莫狄威將軍得知，不動聲色，走到醉兵前面，高呼立正少息等口令。此兵雖醉，其平日習聞的口令，習慣的機械動作，却依然未昧，一聞口令，居然立正，手中行兇的刀，居然在立正時脫落於地，一場險劇，安然閉幕，這真是善知識人的妙法。紅樓夢上的賈寶玉，屢發瘋狂，胡說亂想，若使大觀園中的姊妹們，有明白心理的，在他瘋狂發作時，突然告訴他林黛玉林妹妹來了，因爲他平日最敬愛黛玉，必然如水潑土，土必立化，癡癡行動，必可頓變。

(十)導之以弱點 羣衆因受外界刺激，情感衝動，往往不能忍小忿而就大謀，顧事實而策萬全，憤然以局外之身，強迫當局者僥倖以一逞。如軍備尙不能對外作戰，強迫政府宣戰，是歷史上常見的事。財力尙不能建設大規模的博物館圖書館，強迫教育當局開設，又是社會上常有的事。此時被要求者，拒之則不足以服其心，允之則力不能勝；而要求者則一味瓊琚玉佩，大放厥詞，切實的計畫，又一些沒有。應付之法，最好觀清其弱點，堵絕其口舌，羣衆要打仗，就使他加入軍隊，同受訓練，羣衆要開辦博物館圖書館，就使他解囊傾助。人皆有怕死與愛錢的弱點，今既

使局外亂嚷的羣衆，頓變爲局中的當事人，則必知難而退。現代華工之在南洋或歐美的，常受外人欺侮，甚至驅逐，華工明白外人有許多瑣事，自己不願做，且不會做，必待華工爲他代勞，如相率抽身而去，外人必頓感生活上發生困難，故常用此法，以抵制外人的排斥，事實上亦常得勝利，這就是抵制之以弱點之法。

關於勢與導的相互之間，又別有其相生相尅，互相調劑的需要。領導羣衆者，如果不學無術，不明此理，不習此法，必至於妄用「膠柱鼓瑟執而不化」的手段，而招致「方枘圓鑿必僨事機」的惡果。漢文帝治尙寬大，自然是因應當時情勢的需要；但一味寬大，民必入於慢，必須有輔勢之術，以救其弊。殺使者必誅，差首虜必治，盜環者要把他滅族，犯蹕者要把他棄市，就是輔寬之術。漢宣帝治尙嚴刻，自然是因應當時情勢的需要；但一意嚴刻，民必流於殘，亦必須有輔勢之術，以救其弊。務行寬大之詔，酷惡爲賢之責，黃霸以寬而見擢，延年以嚴而見誅，就是輔嚴之見。居文帝的局勢，如爲宣帝的嚴刻，居宣帝的局勢，如爲文帝的寬大，便是不識時務。有文帝的寬大，如不輔之以宣帝的嚴刻，有宣帝的嚴刻，如不輔之以文帝的寬大，便是不學無術。文帝宣帝治二千年以上的民衆，必須如此，當世執政者領導今日的羣衆，更須如此。須知以勢處事，以術輔勢，是古今領導羣倫者不可違反的定律。

第九節 因事制宜

羣衆運動的性質，有破壞的與建設的不同，自不能以同一的方式，去領導性質不同的羣衆運動。因事制宜，實

爲必要。領導者宜先讀本編第三章明定羣衆運動的方針一節，再隨時隨地，採用下列各種方法。

第一、先論破壞的羣衆運動，應如何因事制宜。

關於破壞的羣衆運動中，最有力量的是暴動，罷工，排貨，數種。暴動可以擾亂了惡勢力惡政府所賴以維持的秩序，而釀成一種不安的空氣，使惡勢力惡政府的威力，大受打擊，故可視爲革命的先驅運動。罷工多出於階級利害的衝突，足以催促壓迫階級的倒斃；其中可用爲抵抗帝國主義或惡勢力惡政府的，亦復不少。排貨可算是弱小民族抵抗帝國主義者一種不惡而嚴的手段，輕者可使敵人的經濟恐慌，重者可制敵人死命。其進行的方法，分述如下。

一 關於暴動的

- (一) 最初要做秘密宣傳工作，放出一種不利於惡勢力，或足使人心恐慌動搖的謠言，使社會呈混亂狀態。
- (二) 其次利用小冊子傳單標語圖畫等物，以及秘密派幹練的同志，潛入羣衆中間，使羣衆爲正當的目的而暴動，以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爲暴動的消極手段。
- (三) 最後乘社會混亂之際，利用秘密訓練，和迅速領導的手腕，指揮羣衆在適當範圍內暴動，以燒衙署，破監獄，毀壞軍用交通設備，爲暴動的積極手段。

(四) 擒獲惡勢力者，游行示衆，並燒毀其財產，誅戮其身首，自爲有力而可取的手段。惟無辜良民的生命財產，

最宜領導羣衆注意保存，萬不宜波及。

(五)文化機關及文化品，爲人類的共業，爲世界的公器，即使爲敵人所經營的，亦當視同家珍，珍惜愛護，不可焚毀，羣衆在情感衝動時，最易不顧一切，遇物卽毀，此最宜使羣衆覺悟。不但羣衆暴動時應該如此，就是兩國正式交兵，於敵方的文化機關及文化品，也宜力避攻擊，恪遵戰時國際公法的規定，免使世界文化受着不可補償的損失。

二 關於罷工的

(一)未實行罷工以前，罷工者應先儲備生活費，每月儲存百分一的工資於工會，以備急時之用，而免後顧之憂。若因抵抗外侮，或反對革命政府下的反動勢力而罷工的，政府與資本家，應各設法維持罷工者的生活費。但維持對外罷工者的生活費時，宜以祕密或其他名義行之，免使強鄰資爲口舌，擴大國際糾紛。

(二)領導者當訓練羣衆爲正當目的用有效方法而罷工，何種目的爲正當，何種方法爲有效，平時應有宣傳，臨時應予指導。總當認清目標，選定手段，沉着應付，萬不可任意焚燬工廠，破壞商店。

三 關於排貨的

(一)應先調查敵國輸入貨物的種類，再調查本國有無代用品，時時報告民衆，預早養成羣衆對於國貨敵貨的正確知識，及愛惡的情感。

(二)用各種宣傳法，喚起羣衆排斥敵貨，愛用國貨的意識。

(三)使海員工會、駁船工會、脚夫工會等，不起卸敵國運輸到岸的貨品；並派員在碼頭各處，嚴密監視，以杜敵貨的進口。

(四)調查並估計已進口的敵國貨品之數量品類，限定各商家於一定期間內售完；屆時若未售完，即與沒收。

(五)開辦國營工廠，扶助民間工業，組織實業銀行，使國貨得加緊產出；並禁止提高國貨價錢，致民衆無力購買。禁止奸商以敵貨濫混國貨，致民衆墮其奸計。

四 關於施用暴動罷工排貨三種破壞手段時同一需要的方法

(一)當領袖領導羣衆以與有力的敵人鬪爭時，應先洞悉敵人和自己的情勢，估計敵人和自己的實力，以免輕敵縱敵。並劃清戰線，確定中立者和同情者，以免樹敵。把全盤的情勢分清後，再用種種方法，以減輕敵人的援助，而增加自己的力量。

(二)當認清了敵人以後的重要工作，就當用一定的步驟，去對付敵人。所謂一定的步驟，就是(一)攻擊：以言語文字指摘敵人思想行動的謬誤，使敵人折服，化敵爲友。要不然，也當使他自行瓦解。同時使第三者對我表示同情，使敵人孤立而無後援。(二)封鎖：於革命空氣緊張時，斷絕食品用品的接濟，並極力破壞敵人的暗借外債，私運外國軍械，使一切來源斷絕。使農民任嚮導及偵察之事，並負擾亂敵人後方之責，尤足以封鎖敵人的勢力，使

他不能放手發洩。(三)制止：當敵人對於我們的攻擊，頑強抵抗，不能使他折服的時候，就要以法律的手段，和政治的力量，去制止他們。最要緊的制止敵人反動言行之法，是使第三者絕對同情於我，表不滿於敵人。(四)撲滅：在敵人已秘密組織，自成營壘，向羣衆直接威脅或公開壓迫的時候，便應奮大無畏的精神，設法利用軍事的或政治的力量，去撲滅他們。

(三)到了鬪爭的口號戰略等各種計畫確定，羣衆隊伍的組織完成，訓練嚴密，實力充足的時候，就要統一指揮，找定好題目，好時機，而下總動員令，集中羣衆的力量，直向敵人的精銳所在處進攻。

(四)在敵人已被撲滅以後，切不可誤認革命事業已經成功，發生驕氣或惰氣，務須繼續努力，洗滌舊污，擔負建設；並嚴防敵人死灰復燃，或借屍還魂。

(五)如一向受封建勢力及帝國主義兩重壓迫的羣衆，當封建勢力將被倒打之時，帝國主義者因懼失去其侵略的工具，必然向革命的羣衆，加緊壓迫，以圖抵抗；故此時的羣衆運動，更須加緊的進行，謀與國家之軍事及外交相呼應，以撲滅帝國主義者的野心；並一致從事國民外交運動，以求不平等條約得以早日取消，國際關係得以早日改善，民族地位得以早日增進。

第二、再論建設的羣衆運動，應如何因事制宜。

關於建設的羣衆運動，可分爲政治建設的羣衆運動，與經濟建設的羣衆運動二種。無論政治的經濟的建設

運動，其內容總極複雜，必須賴有專門知識者，作詳細的計畫，尤須賴有有猶有爲者，明其本末，權其緩急，確定方案，劃分步驟，實事求是，方能有成。茲僅述其重要的方法如下。

一 關於政治建設的羣衆運動

(一)養成羣衆的自治能力，爲建設一切新政的必要條件。注重鄉村的自治運動，則爲養成羣衆自治能力的基本工作。領導羣衆者，最應腳踏實地，到鄉村裏去，領導羣衆做鄉村自治運動，萬不可一下手就使羣衆要求參政權，要求普通選舉權，專做捨本逐末的運動。至於鄉村自治中最須養成的，一是羣衆的組織能力，二是羣衆的法治精神。

(二)用種種宣傳方法，喚起羣衆，使人人覺悟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翁，是一切政治的原動力，政治本是自己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提起他們的政治興味，清醒他們的政治意識，教他們不要放棄運用政治的權利。先把羣衆的政治心理建設好了，然後再建設政治。如果不從羣衆的政治心理建設入手，則羣衆對於政治絕無興味，既不感覺政治與己身利害關係的密切，又不自信己身有左右政治的能力，既厭事，又畏事，在此種羣衆之中而欲爲政治運動，必不能從社會根抵有所發動，其日日活動的，不過社會的游離分子，好比開一瓶皮酒，白泡子在面上亂噴，像是熱烘烘的，氣候一過，連泡子也沒有了，依然是滿瓶冰冷。所以領導羣衆者，應從羣衆全體下工夫，不從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把政客式的，土豪式的，會匪式的政治運動，痛除盡淨，纔是領導羣衆做政治運動的不二法門。

(三)不論何種政治問題，決不是連政治常識也沒有的羣衆所能理解，總要經過專門研究，始能判別其是非得失。所以要把一個政治問題交給羣衆去辦的以前，領導者應把自己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結果，如該問題過去現在的狀況如何，將來發生的利害關係如何，應該建設或革除的辦法如何，用種種方法，向沒有甚麼研究的羣衆說明。務使專門智識，成爲通俗的常識，好教人人了解，個個樂行。萬不可不令民知而即令民行，致分明利民的事，被羣衆誤認爲害民的虐政。

(四)沒有政治常識與政治興味的羣衆，固然發生不出政治運動，但政治的常識與興味，非經若干次的政治運動以後，又無從增進。養成羣衆政治常識，喚起羣衆政治興味的方法，雖然很多，內中最猛烈而最普遍的，莫過於羣衆的政治運動。以教育的意味，行政治運動，實是使羣衆自己去建設一切政治所必要的預備工夫。若必待羣衆的政治常識及興味成熟時，乃開始運動，恐所謂成熟，將永無其期。不過使沒有一些政治常識及興味的羣衆，對於當前複雜的政治問題全不了解的羣衆，由他專訴諸情感的衝動，則必不合於政治運動的根本意義；且此種運動所起的次數愈多，愈使羣衆厭倦。因此，羣衆政治訓練，與羣衆政治運動，兩者必須相輔而行。

(五)三民主義的政治建設運動，則須按照下列方法進行：

(1)軍政時期的政治建設運動 爲謀軍事進行的利便起見，應以軍政爲中心，而定一切的政治制度。此時民衆對於政治的認識，與運用的能力薄弱，領導者又須宣傳主義，開化人心，促進軍事時期的縮短，與國家的統一。

尤須在與惡勢力苦鬪的破壞運動之中，作政治的建設運動。總之，此一時期中一切政治運動，總以能助進軍事爲依歸。

(2) 訓政時期的政治建設運動 按照訓政時期的需要，將軍政時期所成立的各級政府，加以充實整飭，實施訓政，舉辦自治，使羣衆漸習於四種政權的運用。到了每縣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以後，得選國民代表一人，以組織代表會，參與中央政事。更進一步，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而入憲政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依次設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此時期中，凡享有革命民權的人民，當其縣的地方自治政府成立時，即有選舉國民代表，參與中央政事之權。到了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時，得選舉全省最高行政長官，以爲本省自治的監督。總之，此一時期中，一切政治運動，當依照約法所示的範圍以內做去。

(3) 憲政時期的政治建設運動 立法院依據建國大綱及訓政憲政兩時期的成績，所議定的憲法草案，應隨時做憲法草案的宣傳運動，預備一般民衆到時採擇施行。到了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到憲政開始時期，便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憲法頒布之日，就是憲政告成之時，中央統治權，歸於國民大會行使，即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政府官員，有選舉權，罷免權，對於中央法律，有創制權，複決權，而同時全國國民，凡有革命民權者，即依憲法舉行全國大選舉。國民政府則於選舉完畢之後三個月解職，而授權於民選政府。總之，此一時期中，一切政治運動，當依憲法所規定與當時所需要者爲範圍。

二 關於經濟建設的羣衆運動

(一)經濟的建設運動，必須以勞資兩方的協作和互惠爲前提，以促進本國實業的發展，積極提高一般的生產技能，努力講求勞動法的實施，改良勞動階級的生活，爲必要的工作。宜令羣衆曉然於大利所在，如合力進行，必得美滿結果，以打破其『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的惰性及『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謬見。

(二)各種經濟的建設，當明定適當的程序，分期舉行。大概在生存障礙已經破除之後，第一期，就須扶植羣衆使用科學方法，以改進各階級的生產，而增加其購買力，並調查農工業實況，測量縣市土地，整理農田經界，以爲平均地權，節制私人資本的準備，使羣衆直接享受社會生活的實際利益。所有羣衆運動，都以培植社會的基礎，使保和養兩件大事，由鞏固而趨於發達爲依歸。第二期，羣衆在經濟上的實力，已有基礎，此時的羣衆運動，完全要以羣衆已經樹立基礎的經濟能力，促進國家建設計劃的實施。凡土地生產力的增加，礦產的開發，交通的建設，水力的利用，及慈幼養老濟貧救災等大規模的公共事業，都須羣衆督促政府，合國力與民力，共同進行。總之，在生存障礙已經破除之後，先須確立新經濟的根據，次須完成經濟的建設，必須步驟不亂，精神一貫，政府與羣衆一致進行。

(三)三民主義的經濟建設運動，則須按照下列方法進行：

(1)土地和資本的處理法 對於最終目的土地公有入手辦法：在第一步打破土地分配不公的現狀及制度後，即須做平均地權的運動，由政府規定地價，其辦法由地主自己報價，政府則按價徵稅。政府用照價收買的方法

法，防制地主以多報少的弊病；政府又用照價抽稅的方法，防制地主以少報多的弊病。自報價以後，若土地因政治的改良，與社會的進步，而增加地價，則其利益收歸公有，以預防土地被少數地主壟斷的種種弊端。第二步，實行耕者有其田。第三步，實行土地國有，以達到人民共享土地所生一切利益的理想。對於最終目的的資本公有入手辦法：第一步，是預防將來產業發達，資本集中於少數資產階級的危險，實行節制私人資本，把一國的生產事業，分爲國家經營和私人企業兩種。小企業可歸私人辦理，但爲防制私人資本逐次堆積擴大，政府當施行直接稅等辦法，以其利益的一部，歸爲公有。第二步，發達國家資本，將各種大企業，歸政府經營，所得利益，一律公有。一面並由政府與民衆協力合作，共謀農業的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的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的各種房屋，以樂民居，發展交通，以利民行。第三步，到了生產力發達，經濟進步的時候，便實行資本公有，以達到人民共享資本所生一切利益的理想。至於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如在社會經濟狀況有需要時，就要同時並行；不應在節制私人資本的工作完成後，再去發展國家資本。

(2) 生產力的發展法 發展生產力，要從勞力生產組織，和生產技術，三方面着手，並須明白三者的互相關係處，以免支支節節的運動。就勞力說：第一，須訓練農工業的勞動者，以增高其能力。第二，須改良其生活，並予以種種保險。第三，須改良工作方法，使人人樂於盡其勞力，雖減少工作時間，而仍得增加其生產額。就生產組織說：第一，私人經營的事業，在不與政府所營事業衝突的範圍以內，應監督其進行，並與以充分的保護和扶助。第二，政府經

營的事業，應由政府自行管理，並由人民嚴格督促其進行。第三，在土地和資本公有的時期，本着民享的精神，一切生產組織，更應由人民共同處理。至於各種生產組織，應用科學的方法，以謀改良進步，又是必有的運動。就生產技術說：第一，應改良技術，充分利用機器生產。第二，應遵照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充分利用電力水力風力以及蒸氣力，以節省人力；並得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之下，吸收外資，以從事於產業的開發。惟其用途，當由羣衆嚴密監督政府，祇能用於發展交通，開闢水利，開發農礦，與各種基本工業數項，絕對不許用於他途。數者總須兼營並顧，力求發展。

(3) 生產品的分配法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和實業計劃，關於分配問題：第一步，是要減少私人的壟斷，所以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方法。第二步，是要公平分配，所以要使耕者有其田，和發達國家資本。第三步，利用科學的方法，發展生產的工具和條件的結果，生產力增加，各種需要品，都非常豐富的時候，一切生產品，自然可以分配到任人享樂的理想境界。而欲從現在的分配狀況，達到理想的分配，須靠下列的三個重要條件來促進。(一)運輸交通都由政府經營管理或監督。(二)生產方法，和生產組織，都要科學化。(三)於國家所經營管理的分配機關之外，人民和政府要盡量發展合作制度的分配組織。

三 關於政治的建設運動與經濟的建設運動同一需要的方法

(一)不論政治或經濟的建設運動，總須綜覈名實，實事求是。如人力財力都不足時，甯可分期分事辦理，不可在一個時間內，兼營並顧，至結果一事不成。尤須循名責實，不可空唱高調，致羣衆懷疑一切建設計劃是不貨現的。

支票，一切建設動作是只求場面的兒戲。

(二)向羣衆宣傳建設計劃，要有內容，要有細則，須把一步進一步的辦法，使羣衆明瞭滿意。因此，對於一切建設，當先確定下一時認爲比較滿足的標準和計劃，然後設法使事實和這標準與計劃接近。如果亂了章法，或只有第一步而沒有第二第三步，不但於事無補，且會使羣衆由懷疑而反抗。中國人專講原則，不講細則，專談理論，不問內容。譬如前清政府和外國訂條約，第一條總必爭到『不妨害大清帝國的主權爲原則』一句，但後面一條條的細則，却把這第一條原則斫個盡淨，而訂約大臣，見第一條的原則不錯，很是滿意，再不與人計較下面的細則了。對於建設事業，如果掉以輕心，只顧建設運動的名義好聽，把羣衆的心理，一時加以催眠，加以麻醉，煽動了他們各離本位，放棄職業，則所謂運動，直是盲動亂動騷動暴動，乃至於反動；所謂建設，直是破壞搗亂，乃至於送死，結果和前清的糊塗欽差大臣訂條約一樣，總是個適得其反，全無是處。所以建設運動的原則下，要有細則，理論下，要有內容，標題下，要有實際。

(三)當羣衆從事建設運動時，懷着惡意和野心的人，時常製造不利於建設的空氣，拆散羣衆合作的精神，使建設大業，因而停滯，甚至消滅。故遇着社會騷動時，當喚起羣衆，做鎮定人心的運動；尤須於平日養成羣衆鎮定的態度，清楚的頭腦，堅毅的精神，及應變的才能。

第十節 因人制宜

羣衆的職業不同，地位不同，年齡不同，則其所發生的問題，與形成的心理，自亦各不相同。領導的策略，當然有因人制宜的必要。茲分述領導農民羣衆，工人羣衆，商民羣衆，士人羣衆的各別方法，以及任使地位年齡，各別的羣衆之方法於下。

第一 領導農民羣衆的特殊方法

此題須先考察農民羣衆的特殊心理，始能定出適當的領導策略。據日本河田嗣郎博士說，「因為農民的作業，與作業技術，世世相同，出作入息，也絕少變更，遂養成了他們傳統的，保守的，乃至於頑固的心理。」德國經濟學家孔那德於政治方面，尤主張這一說，「農民階級，常成爲一國保守舊物的要素，愛國心甚爲濃固，所以常和都市中主張革命的人，立於反對地位，他們實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障礙物。」就是俄國的布列哈諾夫也說，無產階級，大體都是主張革命的。小生產者就不然，他們因爲自己的生產能力，足以保障他們的經濟獨立，就他們生活利益上講，如能維持私有制度，當然是很好的。」就布列哈諾夫的話看來，無產者多數是革命家，小生產者多數是持保守主義的。若就農民心理大體上講，自然是偏於保守性。若從農民中各種階級上論，則階級既異，生產條件與生活狀態，就不能完全相同。既不能完全相同，則各階級農民的意識，當然不能一致，保守的固然有，革命的也未嘗無。少數

有產農民，自然都主張保守，大多數無產農民，就沒有甚麼可供其留戀，資其保守。過去的俄意羅馬尼亞等國的無產農民，的確是農業革命運動的原動力。就是有產農民，也會因資本主義的發達，妨礙其生活的順利，致引起其保守性之改變的。所以農民羣衆的心理，既不是完全趨於保守，則領導農民羣衆的策略，也不能完全相同，因材制宜，實有採用下列各法的必要。

(一)自己耕自己田地的自耕農，因每歲收穫數量的不同，形成三種不同的生活，引起三種不同的心理，須有三種不同的領導。在歲有餘粟的第一種自耕農，其經濟地位，接近於小地主，富於資產階級性，所以他們對於現代的革命，在沒有明瞭真相以前，取了懷疑的態度。如領導此種自耕農以從事革命運動，必須將現代革命的意義目的方法，向他反覆譬陳，使他覺悟目下利益的不可以永保，禍至的無日，革命的不可以緩，以祛其懷疑。同時在着手革命之中，相戒不妨礙其原有的地位，有以固結其信心。在僅足自給的第二種自耕農，因資本主義的侵略，一切惡勢力的壓迫，已使他們感覺今不如昔，來日大難，時時有增加勞作，節約衣食，始能維持生活的痛感。他們對於一切革命運動，僅懷疑其未必成功，而取中立態度，但絕不反對革命。領導者應取保險公司的態度，保證革命的必可成功，生活的必可改進，鼓起其參加革命運動的勇氣與信心，並設法暗示以革命勝利的曙光，以提高其嚮往之心。在每年總要虧本的第三種自耕農，他們精神上感覺的痛苦，愈趨愈甚，常有每况愈下的驚覺，故對於革命，頗有推進的潛勢力。領導者只消鼓起革命的高潮，引起其參加革命的動機，即可使他們斬木揭竿而起。

(二)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另外還承耕他人的一部分而納租的，是半自耕農。半自耕的痛苦，過於自耕農。因為土地少，糧食不足，不得不租耕他人的田地，以資彌補。尤其在青黃不接的春夏之間，高利向他人借貸，重價向他人購糧，最感苦痛。因此，他們的革命性，比第三種自耕農更富。如乘半自耕農最感苦痛的春夏之間，借題發揮，使他們向惡勢力進攻，異常便利。『天下之務，新主之資也。』原是古今一轍。

(三)完全恃自己的資本及農具，而批他人的田地以耕種的，是佃農。佃農每年勞力之所得，自己只能得一半，生活的不安，更不必說，債務的叢積，亦特別的多。他們因受地主的剝削而怨恨地主，是必至之勢。從事於農民運動者，若利用其此種怨恨地主的心理，以及最易遷怒的羣衆特性，使之推翻一切惡勢力，十分容易。

(四)無田地，無農具，無流動資本，只能被人雇去充耕田之工具的，是雇農。雇農的勞動時間甚長，而所得工銀甚少，且不時有失業的恐慌。農村中最痛苦而無告的民衆，他們是第一。具有反抗現社會強烈意志的民衆，他們也是第一。第一個發難攻秦的陳涉，就是『嘗爲人傭耕』的佃農。歷史上以無產農民，推翻專制帝王的第一人，也只有佃農資格的陳涉。歷史上朝代的興替，其起因都在農民的暴動，而一切農民的暴動，爲首發難的，大半是佃農。領導者如看清這一點，自不患無用武之地。

論到領導農民運動的一般策略，則有下列數點，必須遵守。

(一)依機械的生產事業之推進，今後世界，自必羣趨於工業化的一途，農村人民，必以加速度的進行，而集中

於都市；農村狀況亦必以加速度的下落，而日流於衰敗。若人口麇集於都市或工業中心，勢必造成有力的勞工組織，結果爲勞工控制。農民鑒於勞工的控制一切，資本的集中一地，遂造成大羣的失業者，必將對於都市失其信任，心漸圖脫離其控制。此時農民對於勞工的組織，必一變其平日的同情，而爲反對，甚或對社會主義公然揭反叛的旗幟；卽不直接反對社會主義，亦必直接反對工業主義。徵以近年中南歐農民階級開始一種農民運動，組織綠色國際，以反抗都市向農村的控制，就可見今後農民羣衆，必有一種嶄新而有力的心理表現，爲種種反對勞工專利的運動。惟今日歐洲農民，雖已知其所應反對者爲都市的控制，及資本主義，但如何破壞，如何建設，始能達其目的，則猶未知，自非有領袖人物，爲之指導不可。此種領袖權的競爭，將爲今後世界政治上一大元素，可以無疑。此種領袖，如果領導有方，則消除資本主義的流毒，調劑勞工的利益，減少世界的戰禍，又爲必有的成績。

(二)農民雖具有豐富的革命性，同時也包含着多量的反動性。一切惡勢力，爲維持其地位與權力計，常用種種方法，與自耕農構成一聯合戰線，共反對革命的進行；而自耕農的被利用，亦不過一時的盲從。領導農民革命者，須迅速在農民中，健全革命的基礎。一方面使農民與惡勢力脫離關係，他方面使農民改變其昔日引虎自衛的錯誤觀念，轉而依附革命的領導者；而領導者也須確與農民以足以依附的保證。

(三)第一種自耕農，容易被惡勢力利用；而佃農雇農乃至半自耕農，與第一種自耕農漸呈瓦解的現象，容易組成左傾的團體，表現與工人協作的趨勢，也是今日農村中日見發達之事。但他們雖然左傾，未必就是傾向共產

主義，不過是他們在既失望於地主，又失望於資本黨的政策以後的一種意態。若使他們的失望，可以補救，則可決其不至流入共產黨的行爲。若置之不問，則必爲共產主義者拐騙了去，演成農民的大暴動。所以對於這等農民，尤須善爲領導，勿使鋌而走險，益趨絕境。

(四)農民僻處窮鄉，不明世界農業大勢，須循循善誘，以啓其錮蔽的耳目。農民散處各村，彼此很少往來，須指示其組織的重要與方法，以結成奮鬥的團體，促進合作的事業。其方法在用千百倍的顯微鏡，以放大農民的眼光，由個人而農村，而市鎮，而縣省，而全國，而世界，使知自身感受的痛苦，是與全村乃至全國全世界的農民相同；無非要解除個人的痛苦，或全體農民的痛苦，皆非一二人之力可以辦到，有組織團體的必要。知之既深，則團結自易。

(五)生產訓練，政治訓練，不應祇作空洞的宣傳，必須在「必有事焉」上，從事具體的運動，使他確實得到農業上政治上的利益；而且能於最短的時期內，得到農業上政治上的利益。最初所得的利益，不在多而在速。農民欲望不大，故得些仔利益，就感滿足。農民急功近利，無遠大目光，故所與的滿足，不可不速。因此，全國政治運動的總口號，和全國普及的政治運動，農民決不樂聞，領導者決不可驟然提出。不可即得的盛大效果，不可貿然宣傳，徒然引起農民的奢望，損失領導者的信用。「耕者有其田」的最後目標，須在農民稍能理解其意義後，再行提出；提出後須一步步向前做去，不可躐等，反致欲速不達。

(六)農民最樸實，亦最膽小，領導者須把自己的地位，降到農民階級的最低一層，實際上雖做革命工作，外貌

上不可有一毫革命的色彩，以及出風頭的表示。對於革命性較少的農民，態度更不可太嚴峻，致農民不來接近；說話不可太高深，致農民不能理解；舉動不可太特別，致農民歧視；處事不可太操切，致農民駭怕。昔人說，「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領導者應奉爲圭臬。

(七)無關大體，而且可以利用的農村迷信舉動，如祭田公，祀牛神，齋蠶婆，拜土地菩薩，做鋤頭宴會等，以及由宗法觀念而表現的一切舉動，雖然跡近迷信，但於革命的進行上，無甚妨礙；若能因勢利導，乘農民做這些勾當時，引伸其祭田公祀牛神齋蠶婆的意義，示以較祭田公祀牛神齋蠶婆更爲有效的方法及事實，則改進農民技術，與增加農民知識，惟此爲最妙時間。若粗心辣手，一味給以打倒，不但失卻指導農民的良機，且不免觸怒農民保守的心理。

(八)現在中國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其信仰的人物，還沒有甚麼新的變換。他們對於一家的家長，一族的族長，仍沒有改變其過去的信仰。家長族長，大都是上了年歲的人，當他們吸着黃煙，靠在柴積旁曝太陽，扳起了臉，背誦他個人以往的歷史，族人的變遷，鄉人的生活，以及其他故事時，最容易引起農村中老少男女的興趣。在他一面噴着一縷縷的青烟，一面吐着斷斷續續言語的當兒，能使四周的空氣，肅靜而幽默，能把握住聽者的心，傾倒而牢記。如果農村上尚有這種古董，領導者必須取法販古董商的手腕態度，愛護他，欣賞他，設法先把他收買，能收服同古董一般的家長族長，則這般家長族長，自會做我們最有力量的宣傳部長，自會率領農民，供我馳驅。過去專制帝王

爲收拾人心計，先尊禮鄉三老，是最妙的手腕。領導者最宜效法，萬不可斥爲老朽，胡亂打倒。

(九)地方上的紳士，也爲中國農民依然信仰的人物。農民爲了借債買物，還租賣農產品等必須和城市的商人及地主們接觸。在接觸之中，往往發生種種問題，非請地方正紳排解不可。純正忠良的紳士，確能仗義執言，引起了農民的信仰，歷代相沿，紳士在農民中，遂佔有很大的潛勢力。領導農民者宜利用這種潛勢力，引他助我工作，作我先鋒，萬不可一例視爲土豪劣紳，鄙棄不顧，致事業進行上大受阻礙。

第二 領導工人羣衆的特殊方法

關於工人羣衆的領導，應從工人羣衆的特殊心理上，生出適合的策略，以求有合於事實，並改正經濟學者由偏見而成的設計。從工人的心理方面觀察，工人終日勞動，本性上並無若何的厭惡，若適合其本性能力及興趣的勞動，不但不厭惡，而且甚覺合意，其間實具有發洩精力的作用，與遊戲性的動作。只看好有人在已得豐富財產之後，仍不斷的從事生產勞動，就可以證實。若斷言此等人確在無關於取得工資和利潤的情形之下而工作，這句話也爲全人類所不能完全否認。

當工人工作時，吾人最不可以爲他們已失去普通的人格，而成爲一個惟利是圖者，應從其本性習慣，以及各種隱情上，想到他們在忠實工作時，正和他們在家休息遊戲娛樂選舉及結婚一般。他們是常從生產的勞動上，可以滿足其基本慾的。凡人恣意於怠惰，必受羣體的嘲笑；而偉大的觀感，與環境的暗示，又使他不得不努力。若在閒

悶時，又常願找一些事做做，以資消遣。這些情形，都是求肉體和精神之運用的滿足。這種慾求，顯然是一種基本慾。喜和他人接近，不願離羣索居，亦爲人類的基本慾。人有一藝之長，終想不辭勞瘁的把他表現於衆人之前，一方面供自己欣賞，一方面永得他人的贊揚，亦爲人類基本慾的一種。所以曹德克 (Edward L. Thound Ke) 說，「大多數的礦工們，願意犧牲工資去消除毒氣，無非要使經過其地的工友們，贊揚他們技術之精巧。其意義和女子致力於服飾的麗都，大部分不是性的引誘，而在從其女友中得到廣大贊揚的勝利是一樣的。」人類既有這三種基本慾，而世事之最能滿足此三種基本慾的，實莫過於從事工業的勞動；則工人對於勞動，根本上並無厭惡之心，而且有歡迎之意，已灼然可見。惟他們對於不合能力與性情的工作，輒感厭惡，凡使工人感覺太難或太易的工作，都是不合於工人能力或性情的工作。這種工作，會使工人一方面感着疲勞，另一方面又感着無聊。無論感着疲勞與無聊，都會使工人疾首蹙額於其所從事的工作，而怠工罷工等舉動，就從此胎孕醞釀了。基於此點，就可以給領導工人羣衆者第一個重要的教訓。這教訓，是工人羣衆並不厭惡勞動，只厭惡不合其能力與性情的工作。領導者切不可自己厭惡勞動之心，以度工人羣衆之心。

其次，某一地方或某種社會團體，各有其特殊的輿論，與特殊的榮辱，生長於工人環境之內的工人，他們並不覺得自己業務的低微，他人亦不會譏笑其地位的卑下；惟於自己工作成績的不如人，內心常感羞愧。反之，儘管做一種無技巧的工作，或開粗大的機器，只要能得其環境以內之人的贊揚，就覺得榮耀而愉快。所以曹德克說，「一

個慣於裝水管的人，他並不以為自己比衛生工程師來得羞恥，因為裝水管的人，是生活在水管的環境裏的這正如拳術師因為祇是生活在拳術師的世界之內，故不管經濟學者如何笑他不智慧，或道德家如何笑他不講道德，而反自惜其原有體力的衰退，不能鍛鍊其拳腳，同一道理。」基於此點，又可以給領導工人羣衆者第二個重要的教訓。這教訓，是工人羣衆並不覺得其業務的低微，只患其朝夕同居人的稱譽不加，譏笑常施，領導者切不可自己養尊處優，賤視勞工之心，以度工人羣衆之心。

依據上述兩個教訓，以定領導策略，就可以得到兩個基本原則。

(一)應使工作適合於工人的能力及性情，減省工作，首須減去工作的可惡部分，減省工作時間次之。聰明的廠主，研究各個工人的個性，要同研究機器一樣的盡力；考察影響於工人的全部情形，要如計畫生產方案一樣的周密。

(二)應造成工人社會健全的輿論，以及隱惡揚善的道德，使工人終日勞動於輿論的鼓勵之中，而自覺其身分的高貴，名譽的優美。處在管理地位的工頭，以及廠主警察和其他人等，切不可任意侵犯工人的尊嚴，侮辱工人的人格，使他們感受很大的痛苦，致懦者怠工，強者暴動，釀成絕大風潮。從心理學上觀察，廠主所得於工人精神愉快時的報酬，比賬房先生所求到那可增可減的工資計劃，似乎重要些。

這兩個原則，是很重要的，在今日職工指導情形極為混亂的時代，尤為重要。今日指導職工的根據，多係友人

們一些無根據的報告，無理由的偏見，以及從各書籍得來的幻想，從不會有精心的研究，與合意的處置，又何怪罷工風潮，捲地而起呢？

若就各種工人作分別的論斷，則當如下列的配置。

(一)工人各有所習，各有所長，若用其所習，就沒有不學無術的缺憾；用其所長，就沒有不能勝任的失敗。太平天國諸領袖，最明此理，當時『諸匠營』的組織，就是依據此理：使成衣匠做軍裝，使瓦木匠築戰壕，使廣西挖煤工人掘地道，因材器使，故所需之物，所辦之事，輒能咄嗟立就，良法美意，深堪則效。今日領導工人羣衆從事運動時，尤當使各人分別貢獻其最長的材能，盡其最善的努力，以收分工合作之效；不宜把各種技術不同的工人羣衆，雜揉一團，形成不見所長，祇露所短的運動。

(二)工人羣衆，因其所處的地位，與所感的痛苦，受現社會制度下的壓迫特甚，故其要求解放的情實，亦最迫切，其趨於革命運動，亦最強烈。領導者宜從工人羣衆一般的痛苦之中，分析出各種工人的特殊痛苦；然後就其特殊的痛苦之中，設法取得其同情，與之發生密切的關係；並就其特殊痛苦之點，引伸其推己及人之心，使之明白各業工人的職業與環境雖有不同，而其備受痛苦則皆相同，引起其戮力奮鬪的覺悟，避免其矢人與函人利害衝突的錯誤，以樹立偉大的革命基礎。

(三)在工人羣衆已由本身的經濟鬪爭，進到政治鬪爭時期，就應使工人羣衆明瞭政治鬪爭，不能取勝於一

時，僥倖於鹵莽，必須以長期的奮鬥，盡最善的努力，始能達到目的。以養成工人羣衆在政治鬭爭中的持久性，與計畫力，以及各盡所能的貢獻力。

(四) 領導者須顧及全體工人羣衆，以及全體人民，在社會生存需要上的組織，倡導以一部分民衆扶植大多數人民社會的組織之運動，不應祇顧及工人羣衆的組織，而流爲一部分少數人民的民衆運動。至運動的出發點，必須是人民在社會生存上的需要，不應隨便應付，盲目衝動。運動的進行，又必須預先確定工人羣衆運動的根本辦法，不應單純作喚起工人的運動，迨工人既起之後，工人本身無辦法，倡導者亦無辦法以濟之，結果致陷工人於無計畫的妄動，與不必要的暴動之境。

第三 領導商民羣衆的特殊方法

商民羣衆，有商民羣衆的特殊心理，特殊心理之最顯著的，就是重利尙勢，利己之心與恃勢之念，特別豐富，正義觀念，比較缺乏，其待人接物，往往以孔墨佛三位教主爲依皈。說到此，讀者必以爲著者自相矛盾了，孔子講博施濟衆，拯飢援溺，墨子摩頂放踵，愛人忘我，佛氏慈悲爲本，地獄救人，三教同源，離不了一個善字；商人既重利尙勢，還配說甚麼依皈教主。殊不知我說的孔墨佛，不是那三位，乃是「孔方兄」之孔，「墨西哥達拉」之墨，「佛郎」之佛。這三位教主，雖無宗教之名，可是在商民羣衆的心頭眼底口邊，總以爲他們的勢力，比甚麼教主都普遍而偉大。就是孔二爺要博施，墨大哥要救人，釋迦老兄要行善，也離不了他們。何況自從馬克斯發明了新學說，一切歸納於

物質，那些黃橙橙白晃晃的東西，更高於一切的教主，更無疑義了。現代商民羣衆的心理，既是如此，正義觀念，及仁慈之心，又怎得會豐富呢？

商人羣衆的特殊心理，如就商民的階級論，則大資商有大資商的特殊心理，中資商有中資商的特殊心理，小資商有小資商的特殊心理，販賣商有販賣商的特殊心理。販賣商的需要革命，產生於不能維持生活的痛苦之上，可算得隨時隨地，都需要革命；但是事實上雖需要革命，而心理上對於革命的觀念，確是異常的模糊不清，關於革命的方法，自然更談不上。以個人小資本獨營商店的小資商，需要革命亦甚急切，由不能勝任苛捐雜稅而起的厭惡統治階級之心，甚於販賣商，其革命的意識，亦較清楚，故其反抗統治階級的運動，一觸可以即發；但是革命運動要如何進行，也沒有想過，更不能想出。糾合數人資本以合辦公司的中資商，以及憑一己財力獨營商業的大資商，其直接感受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的壓迫，較爲深切，其知識與能力，亦較小商人爲優，故有參加革命運動的需要與可能；惟其對於革命運動，仍不免時有錯誤。錯誤的結果，或內部發生糾紛，自行消滅，有如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類。或主張荒謬，擾亂國是，有如八團體國是會議，主張聯省制之類。或專謀少數資本家的利益，如內外債審查會，國民國債監督委員會之類。或壓迫其他團體，如廣東商團壓迫農工團體之類。這一類的商民運動，不但不能幫助革命，而且直接間接足以破壞革命的成功。

基於上述各點，則領導商民羣衆的策略，可得而定。

(一)販賣商的痛苦最甚，家室的牽累最少，犧牲的精神最足，若經嚴格訓練之後，而在領導者指導之下，去做衝鋒陷陣的工作，擔當破壞的重任，則其能力不下於耐勞肯苦的工人，這一點，最值得領導者注意。

(二)小資商稍有家室財產的顧慮，雖然厭惡統治階級，而終不願過問政治。領導者應啓迪其忍小苦而求大利的知慧，並打破其不問政治的心理，使毅然決然，參加革命運動，而成爲商民運動的中堅勢力。

(三)小資商民和一切工人，在利益上很少衝突的機會；其在農村中，尤與農民有密切關係，故在革命的聯合戰線上，應使小資商人的組織，和農工聯合，在鞏固的同盟之下，形成商人組織的中心勢力。

(四)客觀上大資商雖有參加革命運動的需要與可能，惟其主觀上則酷愛和平，最不願聽聞革命的聲浪；故其所定救國計畫，不但錯誤，而且極不澈底。領導者應用種種方法，使他澈底明白帝國主義者如何壟斷商場，如何嗾使其工具（軍閥買辦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爲害於商民，又使他堅決信賴惟有團結一致，參加革命，纔是振興商業的唯一方法。商民好利，從利害說入，必可以變更他們的態度。

(五)大資商最易與大廠主聯合，如果商人組織的中心勢力，落在大資商與大廠主身上，必然產生三大惡果：第一、中小商人在其扶持之下，翻身不來，擡頭不起。第二、農工同盟，被其拆散，就使成立，亦不能固結。第三、與工農團體成爲利害對立的形勢，工農必吃虧到底。因爲如此，故領導者必須使小資商成爲商人組織的中心勢力。

(六)小範圍的經濟活動，大都是民間彼此同意，相互有利的一種交易，能保護其交易的安全已足，切不可用

政治力量去加干涉；如果干涉，必然有害無益。英法諸國，在十六世紀中，因爲一度採取干涉主義，不免造成工商業的衰敗。若遇活動範圍甚大，影響甚廣，權威甚高，私人或社會已無力去制裁的經濟活動，如各國的托辣斯，那就必須用政治力量，加以有利無弊的裁制。

(七)商民憑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的地位，最易利令智昏，昧於經濟上連鎖的關係，與各界合作的需要，做出勾結官府，侵略農工的舉動。領導者先宜校正這種錯誤，使商民成爲農工隊伍中的輻重隊，負荷接濟餉械的責任。

第四 領導士人羣衆的特殊方法

士人就是讀書人，就是智識階級，因爲其有智識，而又在現代各種惡勢力惡制度壓迫之下，故其生活教育各方面，都感受特殊的痛苦。若智識階級而流於失業，其痛苦更深於其他階級，因爲失業後猶須支持其智識階級的場面，一切起居酬酢，欲謀節省而不可得；何況智識階級職業的保障，常不穩定，「聯合討價」等理論，每不能爲智識階級所利用，故其痛苦特深。所以對於革命的要求，比其他羣衆更爲迫切；對於求生存求進步的心理，比其他羣衆更爲熱烈。惟有時因爲太迫切，太熱烈，往往不免中於功利主義的流毒，發生種種錯誤的心理。以中下等的生產能力與地位，而備具最上等的消費習慣與奢望，錯誤心理一；以中下等的才具，不圖進修，而遽佔有或常希冀最高等的名位，錯誤心理二；以想像而不可必得的將來，預事鋪張揚厲於目前，錯誤心理三；不薄他人的微倖，而憾自己的不能微倖，錯誤心理四；以小善太容易而不屑爲，又以大善太艱鉅而不敢爲，作小惡謂從俗，作大惡謂從權，不自

知其俯仰浮沉於魔道之中，錯誤心理五；見異思遷，不求精進，錯誤心理六。由此六種錯誤心理，遂生五種惡果：承平之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其所恃爲衣食之資，都從農工商身上取得，或勾結官吏去強奪，或運用智術去巧取；於是地方公款，任意把持，鄉民詞訟，多方操縱，公款變作私款，小事釀成大事，成爲農工商羣衆的蠶賊，惡果一；一遇羣雄角逐之秋，就去助桀爲虐的勾當，增加紛亂的程度，延長禍患的時間；及攀附成功，就在農工商羣衆面前，作威作福，賣弄權勢，惡果二；因爲不去研究農工商的事業，致農工商故轍相襲，產業落後，惡果三；因爲不去研究學術，只求出路，弄得文化落後，惡果四；教者學者，互相利用，互相攻擊，造成駭人聽聞的學潮，而不知有團結一致共同切磋的需要，惡果五。今世士人羣衆，以能力不能治其職守，職守不能滿其奢望，奢望強於所出，所出強於所入之故，遂使其所求的出路，與其所以達此出路的方法，一齊無有是處，反陷國家社會整個的出路於絕境，豈不是求生反死，自掘坟墓？而其千錯萬錯，實不外一會之錯，惟其本體之明，則未嘗息。領導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

若就各級學生論，則中學生只有革命的情緒，沒有革命的理論，當情感衝動時，就立即要起來革命，情感衰退了，又立即丟掉革命；而燃燒其革命情緒的導火線，則以舊家庭制度的束縛，與性慾要求的不滿足，爲最有力量。故其革命運動，偏向於發洩情感。若熱心於富強，就立即丟開一切，去製造槍砲。聽見了無政府主義的名詞，就情不自禁，到處亂叫。看見了俄國共產革命，又馬上似若有所得，幾欲捨己從人。而一切錯誤的行動，也就由此發生了。大學生不但有革命情緒，而且有革命的理論，有革命的計劃，其革命情緒的發生，大都爲求知慾與愛國心衝動的結果。

大學生的求知慾，正在極端旺盛的時期，惟其所處的環境與所受的教育，每不足以滿足其旺盛的求知慾，政局的混亂，教育經費的短絀，講師學識的貧乏，無一不直接給他們旺盛的求知慾以慘酷的打擊。於是如何始能滿足其求知慾的追求運動，勢必興起，而所謂學潮也者，也就同時發生了。若發生學潮後，仍不能滿足其求知慾，必將橫溢斜出，邁進一步，去攻擊直接間接阻礙其求知慾的一切制度，與一切人物，於是由大學生倡導的政治運動，民族運動，經濟運動，就因時而發了。其次，大學生愛國之心，較任何人都濃厚，常抱偉大的期望，擁萬斛的熱心，以十八世紀德意志的統一，與意大利的復興重任自任，目擊不如意的社會，及垂危的國家，又那有不投筆而起的呢？

基於以上的觀察，則領導士人羣衆的策略，必須依於下之所述。

(一) 應使士人羣衆，開宗明義，知道自己地位的重要，責任的重大，有領導其他羣衆從事各種運動的天職，以喚起其自立立人的觀念與努力；並覺悟自己與其他羣衆有共存共榮的關係，以改正其侵人自肥的舊思想。

(二) 應在士人羣衆本身利益上，促成其永久的強固的組織，以免五分鐘熱度，與各自爲政的毛病。

(三) 在農工商羣衆已往能公開的從事運動時，應極力促成士農工商的聯合組織，使士人羣衆贊助農工商運動，不致因其依附惡勢力以偷安的緣故，坐視農工商的苦戰惡鬪，甚且助桀爲虐，幫助惡勢力以壓迫農工商羣衆。

(四) 在農工商羣衆受惡勢力嚴重壓迫，不能擡頭之時，應喚起士人羣衆「一夫不獲是予之辜」的責任，起

來引導其他羣衆，與惡勢力奮鬥。

(五)應領導中學生的性慾衝動，及家庭束縛的衝突，從合理的有效的途徑中，求得正當的解決。對於政局的觀察與補救，尤須使其有正確的根本的見解，以杜絕一切邪說的煽惑，與無謂的犧牲。

(六)應善導大學生求知慾的衝動，獎勵課外研究，創設學術的獎金，並肅正教育行政人員的腐化行爲，充實講師的貧乏疏漏。對於國事的研究，尤宜使之有積極的表現，以免舊日士大夫問政的流弊。舊日士大夫的問政，祇以個人爲單位，以清議爲方法，以阻止爲目的，而不能發揚踔厲共同奮鬥，以從事於極積的建設的運動，故爲今日學者所不取。

(七)在大衆革命運動消沉的時代，往往是少數人私慾橫行的時代。此時的純潔青年，不習世故，最易被野心者收買利用，領導者應使青年學生明白其此時的重大任務，是暴露野心者的罪惡，抵抗惡勢力的混入；對於野心者的宣傳，無論其號召的名義如何正大，總須保持懷疑的明辨的態度，並使他們明白野心者的鬪爭，雖有一方敗，仍有一方勝，惟有被雙方利用的學生，一定是有敗無勝。

第五 任用各種材具的羣衆之方法

- (一)博聞多智的人，宜寄之以腹心；沉審謹密的人，宜託之以耳目；精明強幹的人，宜委之以指臂。
- (二)浮躁暴烈的人，宜任以破壞工作；沉着周到的人，宜付以建設重任；口才明辨的人，宜委以宣傳職務；條理

清楚的人，宜責以組織事宜。

第六 任用各種地位的羣衆之方法

(一) 待上等人，宜寬以帶猛，務使其有恭恪之心；待下等人，宜猛以帶寬，務使其有服從之心。

(二) 地位在我之上的人，我當事之以肅敬；地位在我之下的人，我當示之以和靄。以此容衆，則人心自固，不至有分離之勢。

第七 任用各種年齡的羣衆之方法

(一) 用少年人，當用其英銳之氣；用中年人，當資其經驗之力；用老年人，當借其資望以服人。

(二) 用少年人，惟激厲的方式，最能使少年人奮發前進；用中年人，惟誠摯的態度，最能使中年人願爲我用；用老年人，惟尊敬的禮貌，最能使老年人樂爲我助。

(三) 破壞的工作，應使少年人擔任，而以中年人爲副；創造的工作，應使中年人負荷，而以少年人爲副；守成的工作，應使老年人承當，而以中年人爲副。此可據戈文 (Gowen) 首領篇中一表，以資說明。據他統計，「宗教改革時，其熱誠主持的，平均年齡爲三十八歲。事過境遷，則六十歲的老人，得以承流並進了。清教徒的革命爲領袖者是四十二歲的人，其平時指導的事業，則讓諸六十三歲的老人。一七七六年，革命的初祖，平均在四十歲以下，其後七十五年，主張釋放黑奴的偉人，平均爲四十一歲，以後亞美利加的運命，則悉付諸年在五十三歲以上的人。在法國革

命中爭得自由平等博愛的，平均不出三十八歲半以上之人。以後則爲首領者，多在五十九歲以上。普魯士的再造，其參與者，爲四十六歲又十分之六的人。以後國家無事，則用事者爲六十歲左右之人。日本與中國的維新或革命，其中領袖人物，不出三十歲者之定律。近年俄國革命，主其事者爲四十許人。其反對此革新家激烈的主張者，則爲五十八歲的守舊黨。土耳其黨，亦不過三十二歲的青年。」茲彙列一表如下：

改革家與非改革家之年齡	改革家		相差歲數
	改革家	非改革家	
宗教改革	36	60	28
清教徒革命	42	63.6	21.6
1776年之革命	39.8	54.5	14.7
法國革命	38.5	56.4	20.9
普魯士再造	6.6	61.8	15.2
禁奴黨	41	54.5	13.5
日本維新	38.8		
中國維新	38.7		
俄國革命	44.7	58	13.3
土耳其	32		

據上表看來，就可明白年齡與事業有密切關係。

- (1) 各時代的改革家，年齡大都相差不遠——如四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家，與四百年後的，幾無二致。
- (2) 勇敢的少年首領，必大變其國法——如克雷(Henry)三十四歲時，爲西方少年首領，引起一八一二年之戰爭。繼克雷而起的，又有許多少年首領，引起了南北戰爭。
- (3) 少年改革家，其後必流於保守——如克雷引起一八一二年戰爭後，其後三十五年，乃成就一八五〇年的調和，頗有老成持重的態度。
- (4) 改革者爲少年，而承平無事時，必多老者——此義觀上文自明。

第十一節 臨機應變的要則

從羣衆方面觀察，羣情變化萬端，領導者若欲恃有限的知識經驗，以究窮羣情變化之極，而達到『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之境，不得不謂爲誇狂。作者對於羣衆心理，尙只是一知半解，所寫出的且不免掛一漏萬，若領導者拘泥書中的死方法，以應付世上的活羣衆，又不得不謂爲至愚。

若從領導者方面觀察，則很有些『師心自用』『予智自雄』的領袖，常欲憑其權謀術數，以操縱羣衆，於是縱橫捭闔的手段，愈演愈奇，爲目的不擇手段的謬論，愈傳愈盛，結果至於教猱升木，羣情愈惡，弄巧成拙，治絲愈棼，

而號稱領袖者，仍不覺悟，不責自己愛用權謀的不當，祇恨自己所用權謀的猶未能出鬼入神，而朝夕孜孜，益求其權謀之工。卒之權謀愈工，而羣情愈惡，成功愈難，直到一落千丈，身死於權謀之中而仍不悟。

綜此二端，遂使作者深覺有指示臨機應變的要則之必要。明白領導羣衆，當臨機應變，便不至於拘泥死法，弄得食古愈多而愈不能化；明白臨機應變，自有其要則，便不至於任意詭遇，弄得機變愈工而結果愈壞。

人情與的世事變化，都有其機，操持其變化之機的是人，變化而至於無可變化的是理；若能觸發其機，注意其變，總持其理，則人情與世事雖千變萬化，吾總能依據某一空間時間中不變的理，以推某一空間時間中某事的因果，尋其起訖，中其肯綮，而得其解決之道。所以人情與世事雖極變化，而自有其不能變化之理。此節所謂要則，就是此種不變之理，即本編各節所述者，亦只是此種不變之理。理如布帛粟菽，布帛可以作履，亦可以作冠，粟菽可以煮飯，亦可以煮粥，若沒有布帛粟菽，則無論冠履粥飯，都不可得。本節乃至本編所述之理，亦是布帛粟菽，爲冠爲履，煮粥煮飯，無一不可，只看大匠的剪裁本領如何，巧婦的烹飪手腕怎樣。要是拘泥不化，則和笨孩子的持兩盞去買醬醋，指定某盞盛醬，某盞盛醋，豈非同一笑話。要是棄置不用，妄想吃飯着衣，則比團沙作飯，剪紙爲衣，更覺笨得可憐。

臨機應變的要則，不外兩種，而其細則，則當隨時隨地隨人隨事，分別計劃，精心運用。作者祇能舉一隅，以便領導者反三隅。所謂臨機應變的兩種要則，一、是以切中反對派態度的策略，控制反對者；二、是以確能挫滅反對派所用武器的武器，折服反對者。

怎樣纔能以切中反對派態度的策略控制反對者呢？

第一先須明白反對派的態度。反對派的態度，大別爲兩種：一種是我取攻勢，反對派取守勢。又一種是我與反對派皆取攻勢。凡革命的領袖，志在推倒現狀，別闢新境，非施攻擊，則志不得達。路德的攻擊舊教，中山先生的攻擊滿清政府，皆屬此類。惟被攻擊者往往因反攻的時機未熟，布置未周，而暫取守勢。拿破侖第三與袁世凱的稱帝，其始皆一再宣言擁護共和，即屬此類。因此，就造成了我取攻勢，反對派取守勢的形勢。若我與反對派皆因情感利害萬無相容之理，處於必須立即發動之勢，不但一已的主張無可游移，而附和者的情感尤覺不可遏抑，此時便造成我與反對派皆取攻勢的局面了。

第二再定控制反對派態度的策略。要使我所定的策略，確具有控制反對派態度的力量，應如下列的設計：

(一) 反動派如採取保守的態度，而其所以採此態度的用心，又甚深遠，或圖老我方之力，或謀蓄彼方之氣，在足爲後患，則除之宜速，必須乘其布置未備之際，立即剷除，毋使滋蔓。若反對派所取的保守態度，不足輕重，就不妨故意斂抑，待其逆謀漸露，再正名定罪，施行攻擊，使敵人獨負發難的罪名。先發制人，與待時而動，各有妙用，亦各有特異之力，總須計算反對派的態度，以及自己現在的地位如何，以定採用的標準；且計算須極準確，不可誤用。

(二) 反對派如逕取進攻的態度，我就該立即發動，出其不意，乘其不及，擊其不虞，攻其不戒，制其要害，奪其所愛，一以收拾搖惑不定的人心，一以收先發制人的勝利；若濡滯不發，必爲人所制。試看鴻門會上，范增三舉玉玦，而

項羽遲疑不忍發動，終不免爲劉邦所困。劉邦則不然，四萬金可捐則捐之，三齊九江大梁之地可割則割之，六國印可銷則銷之，鴻溝之約可背則背之，着着不落人後，事事切中反對者的態度，故卒成大業。

(三) 反對派如舉棋不定，疑鬼疑神，我即牽制之以疑兵，以分其勢力，同時襲擊之以奇兵，以破其壁壘；但此中有一要則，必須度其人的可以疑而疑之，又必須度我的可以用疑兵而後用之，然後能以聲東擊西的手法，使他上下驚擾，彼此離而不能合，雖合亦不能齊。孫子所謂「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久，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的奇績，可以於此表見，如不守此要則，則我用疑兵而人不疑，反以分散自己的勢力，而授人以集中精力攻我要害的開隙。

(四) 當反對派毫無失敗之點可以供我攻擊時，我就須造成其失敗之點，使他着我道兒，陷入絕境。孫子所謂「屈諸侯者以害」就是此意。不過欲使反對派採用我的設計而失敗，則先必使反對派有採用我方設計的決心。欲使反對派有採用我方設計的決心，則必先使反對派得着不用我計而失敗的經驗。反對派既有不用我計而失敗的經驗在前，自必有採用我計而可得勝利的企圖之心，發動於當時。但此中有一要則，一方面，必須使反對派失敗的經驗，恰巧與我現在所設的計劃，有密切的關係，相同的表現，然後能引起反對派採用我現在計劃的動機。又一方面，則必須使我現在的設計，實際上確有與反對派以前失敗經驗不同之點，而此不同之點，我又確能藏過，不被反對派覺察，然後能使反對派在必然採用我的計劃之後，得着必然失敗的結果。如不遵此要則，則不但不能引

起反對派採用我現在計劃的動機，即使引起其採用的動機，結果反同藉寇兵而齎盜糧，授人以勝算，陷已於失敗。

(五)當我欲運用某種計劃而取得勝利之前，必須杜絕反對派料我必取某種計劃之心，以免其破壞我的計劃，防制我的進行。欲杜絕其料我必取某種計劃之心，必須我先有不用某種計劃而亦嘗得勝的事實，表現於反對派心目之中，然後能使反對派捉摸不定，惶疑不決，而我乃得運用某種計劃而不遇阻撓。但其中有一要則，一方面必須把現在的情勢，與過去情勢中相類之點，極意鋪張出來，使反對派以爲我又將採用過去情勢中所用的制勝策略，而不慮我別出奇計。他方面又須把我的態度，表現得恰似沿用前次得勝的策略一般，使敵人看不出我心中運用別種計劃，然後能達到使反對派備於東而我攻於西的目的。倘若不遵此要則，則我一方面既須耗向東聲張的精神，一方面又須費向西襲擊的氣力，不但不足以取得運用某種計劃的勝利，且不免於徒然分化自己的勢力。

(六)反對派如甚乖覺，最不容易策勝，但未嘗無策勝之道；其道在使我表現於外的行動，正迎乎他的意中，而我行動的結果，却又出乎他的意外。如反對派自以爲智，我即中之以其智，使他覺得自己果然是智，則我的行動就能入乎他的意料之中了。如果反對派料我是智者，我反中之以我的愚，使他忽覺得我並不是智者，則我行動的結果，就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惟行動入乎反對派意料之中，而結果出乎反對派意料之外，然後反對派的乖覺一無所用，反對派的舉動必多舛誤。但此中有兩個要則：第一個要則是必先度量反對派是何等人，他的乖覺到何等程度。第二個要則是必先度量反對派料我是何等人，他能料我到何種程度。能遵守這兩個要則，然後我的設計，如

爲反對派所料，而思有以破壞我的設計之時；而反對派的破壞之計，又早爲我所料，早已設法防制；其結果，纔能使反對派必然中我之計，而必不能破我之計。

(七) 反對派如無料事之明，而有予智自雄之習，應付自然較易，但並不是不定應付之計而卽可以取勝的。如反對派以我爲鹵莽，而我卽誘之以粗疏；反對派以我爲膽小，而我卽誘之以怯弱，則彼必自信其所料的正確，而其舉動必將流於驕傲玩忽輕率的一途。此時我若控制之以真實的力量，彼必束手無策。但其要則，必須在誘敵行動之後，緊接之以真實的力量，始能獲得勝利；否則前鋒已北，實力不繼，我方的銳氣既挫，敵氛必然鷓鴣張，誘敵而反爲敵所制了。其次，若反對派以我爲雄健，我卽懾之以勇悍的行動；反對派以我爲明慧，我卽示之以精密的事功，則彼將爲我先聲所奪，其氣既衰，折服必易。但其中亦有一要則，就是我須確有足以制勝的實力，纔能保障先聲所奪的勝利；否則紙老虎一戳穿，禍患便不可收拾了。

(八) 說服英雄及奸雄之法，與說服庸人之法不同。說服英雄及奸雄之法，皆不當用順而當用逆。說服庸人之法，不當用逆而當用順。英雄所自負者爲義，若欲改變其某種行爲，便可責其某種行爲的不義，彼一聞不義之名，必浩然改行。奸雄所自負者爲智，若欲抑制其某種舉動，便可譏其某種舉動的不智，彼一受不智之譏，必爽然若失。如果不能理解其心理，妄向他甘言卑說搖尾乞憐，必不能動其心，改其行。所以說服英雄與奸雄之法，皆不當用順而當用逆。庸人却不然，他們既沒有自負不凡之處，又沒有顧慮體面之意，不怕他人譏笑，不受他人責備。凡譏笑奸雄

與責備英雄的手法，一到庸人面前，就失其作用。若誘之以利，脅之以勢，連騙帶嚇，以慈母對付愛子的手段，對付庸人，反得收效，所以說庸人之法，不當用逆而當用順。不過其間皆有必須遵守的要則，遊說英雄與奸雄之言，必須具有一種新穎而獨到的見地，遂使英雄與奸雄自愧不如，始能使他們首肯。遊說庸人之言，必須適合於庸人的情感利害，而又確爲其理智程度所以能領會的，用直接堅決之詞發表之，始能使他們恍如夢醒。

(九)如反對派的首領，爲頑固強項之徒，而此頑固強項的首領，又確有左右其徒黨的勢力，則其對策，必以折服此首領爲要着；而折服此種頑固強項的首領之第一方注，在乎使他愉悅。如能使他愉悅，則得意忘言，我的言詞，彼必樂受。昔洛曲氏 (M. Lachaud) 於出庭辯論時，對於最占勢力又最頑強的二三人，始終注意不衰，故鮮有失敗。但某次有一個列座第七的陪審員，頑強之至，雖用極巧妙的言辭，歷時四十五分點之久，而終不能奏效。洛曲氏忽中止其辯論，突然向審判長說，『公爲何不叫僕人把窗上的幕子展開，日光直射到陪審官的席上，第七席某君的眼睛，差不多要暈眩了！』第七席的陪審官聽了，赧然報以微笑，又答以謝詞，遂於無意中表同情於洛曲氏，而洛曲氏又告厥成功了。所以說服頑固強項之人，當用巧妙的挑逗，使他在愉快之下，接受我的主張；不當堅執絮聒而乾燥的論調，使他厭惡。但此中有一要則，就是當遊說時，須先熟察頑強首領的態度，相機發言，以我的經驗與觀察力，外察頑強首領的顏色如何，內忖我的言語影響於他的心意又如何，一到事機順手，即急起直追，提出結論，以左右其意見。

(十)如反對派中有許多容易驚駭的分子在內，就可運用驚駭的宣傳策略，使他們由驚駭而失措，而心虛，而發生疑問，因以傳播我的主張。莫斯科某影戲院中，正在銀幕上映出一件驚人的故事時，忽一人大呼失竊，高叫着「凡尼亞，我的一百盧布被竊了。」全場霎時被其擾亂。當時有一人起立，鎮靜如常，向他說：「同志，我就是凡尼亞，勿急！所失的並非現金，是銀行支票，除物主以外，任何人都無法冒取的。同志們，由此可知儲金於銀行，不但可保全，并可助政府進行建設新社會的大業。」此外又有熱烈的宣傳，勸導儲金。觀衆至此，始知小小一幕喜劇，實在寓有深意，富有力量。但此亦有一要則，要則如何？就是必須使我們的布置，確有引起羣衆重視的力量，始能達到主要的目的。若稍不留意，羣衆就不免把我們的正當主張，與引入主張的布置，一概以兒戲視之了。且此種手法，祇可用之於驚恐的反對派方面，切不可沿用於驚恐的己方羣衆；如果自己方面的羣衆，正在那裏爲着一種現象，皇皇然不可終日，已入於狂病駭汗的狀態，則此時領導者的言動，最易引起羣衆誤解。若倉皇應付，則羣衆見了我們倉皇的態度，必益信其所憂的真有可憂之道，一切病態的騷亂，必由此而起。此時惟怛然處以鎮靜，始可以平息羣衆心頭的驚濤駭浪，產出徐圖補救的機會。

(十一)如遇極左極右兩種反對派向我夾攻時，即須認清極左派不滿於現狀而思實現其新思想中新世界的心理，及極右派不滿於現狀而思回復其舊觀念中舊制度的心理。雖然一在革新，一在復古，而其不滿意於現狀的心理則同。我就須立定脚跟，跟在左右夾攻中，努力奮鬥，迅速減少民衆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使民衆可以苟安。同

時使一切設施，常與左右兩派以前途必有希望的暗示，那些急切不能實現的偉大企圖，與其宣傳後給民衆譏爲不能兌現的支票，不如中心藏之，待力能舉行時，再爲發表。總之在左右兩派攻擊之中，維持現狀雖然很不容易，但應付若能得法，則一方面可以把左派的攻擊做解嘲於右派的材料，他方面可以把右派的指摘移爲抵制左派的利器。左右夾攻之中，未嘗無進退裕餘之地，只看領導羣衆者有無操縱利用的天才。若誠有操縱利用的天才，則其制勝反較僅受一派的攻擊爲易。

(十二)如反對派性剛直而驕奢，人數衆多而不固結，則應付之道，可先用離間，再施夾擊，使他在彼此不願相救的情勢之下，弄得首尾不相應。如反對派性多堅強，馭衆極嚴，賞罰極信，各不相讓，有人自爲戰的趨勢，則應付之道，可先誘之以利，使各人貪於得而流於散，然後乘乘獵散，設伏投機，必可以制勝。如反對派人多柔弱，且甚疲勞，其陣容雖整而不能持久，則應付之道，可就其所憑依的，加以襲擊，以奪其氣，並百計恐嚇，使他益感疲勞，必可以制勝。如反對派人多謹慎，秉性忠慤，好義勇，寡詐謀，善於堅守，則應付之道，以使他領袖疑惑，徒黨驚懼爲先着。在他上疑下懼之時，實施攻擊，必可以制勝。吳起所謂「其將愚而信人，可計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便是描準敵人弱點，與以挑撥截擊的種種手法。此種手法，必能制勝。所以孫子也說「死可殺，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犯。」人只知死鬪，不知在死中求生，自然可以誘而殺之；敵人只管貪生，見利不進，自然可以鼓噪而擒之；敵人一味剛愎褻急而無謀，自然可以百計侮辱他，

使他輕進而敗之；廉潔的敵人，自然可以污辱而致之；仁愛的敵人，自然可以攻其所愛之點，使他困疲而勝之。天地間有一種現象，自然必有一種利用。此種現象的法則，只在物理化學家去把他發見。社會上有一種人物，亦自然必有一種制勝此種人物的策略，只在政治心理學家去把他籌畫。若說無法可想，其實只是不會想，或竟不會想。

怎樣纔是確能挫滅反對派所用武器的武器呢？

第一先須明白雙方爭競時所常用的武器是甚麼。爭競的目的，在伸張自己的主張，打倒他人的意見，故此接觸的戰場，即建築在各人心地上。彼此交鋒的武器，不外聲望與名理二種。雙方鏖戰的陣容，亦不外聲望與聲望爭，聲望與名理爭，名理與名理爭三種。

(一)聲望與聲望爭 當雙方爭競時，凡可以維護其主張的，如金錢權力地位，以及一切力所能及的舉動，彼此必然盡量使用。如劉備欲自居於正統，逢人便提出「備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去壓倒他人的僭國。史可法欲維持明朝的江山，揭破滿人的僭妄，便於答復多爾袞書中，細細開出福王的世系，「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先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以壓倒來歷不明的胡虜。又緊接着說，「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以表示福王的得民心。又緊接着說，「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以表示福王的得天意。此外如拿破侖欲竊攘權位，乃與王族結婚。弗烈德力第二 (Frederick II) 既去位，猶令人奉以尊號，都只是同一作用。除自炫其勢力以外，與大力者厚相結納，亦是一法。在路易十世得勢時，趨附者乃至以賄賂求一僕

役之職，就是想借他人的榮耀以自豪的心計。

(二)聲望與名理爭 有時甲欲恃其聲望以控制乙，乙即據名理以排拒甲的聲望，轉思控制甲，便造成了聲望與名理相爭的局勢。如滿洲政府憑藉其統治階級的地位財富權力，以壓迫革命黨，革命黨即提出民族建國民主共和兩種大道理，做推翻滿洲政府的武器。帝國主義利用其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優越的勢力，以侵略弱小民族，弱小民族即揭發民族自決一切平等的名理，以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又如楚莊王仗其兵力，向周室示威，并且公然問鼎，王孫滿即說：「在德不在鼎。」把一個「德」字，破癡人之夢。又說：「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把一個「天」字，寒奸雄之膽，致楚子徒討一場沒趣而去。晉文公恃其定襄王之功，遽然索取天子葬禮所用的「隧」，襄王就提出不是天子不得用隧之理，說得重耳神色俱沮。這些都是聲望與名理相爭的事實，而其勝敗，亦皆顯然可觀。

(三)名理與名理爭 在雙方的智識程度皆在水平線以上，而雙方的主張，又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輕易不能推倒的時候，則雙方戰鬥的武器，必然是名理。其中所挾持的主張，必皆以事實為依歸，而維護之以確有根據的觀念及推論。如以前印度學者要發表他們的主張時，每鳴椎號衆，訂期結壇，廣集了許多反對他們主張的人，做累月的舌戰，往往以生命賭勝負。上自國王元老，下至民衆，都來觀聽，以為娛樂，民衆亦因此機緣，增高其辨別能力。又如希臘羅馬的民衆，亦常以觀聽雄辯為一種公衆娛樂，學者及政治家要有所表見，不能不把雄辯做利器。他們的

政治學藝，所以波瀾壯闊，而一歸於民衆化，即由於此。誠然，深奧的哲理，民衆未必能完全明白，呂邦所謂「名理只能適用於科學及一切知識，惟情感和信仰纔可以統治人民」亦確有見到的地方。但是民衆的理解力，常隨文明進步，是不可掩的事實，儘管說現在一般民衆的爭競，不用名理爲武器，但決不能說民衆永遠沒有用名理爲爭競武器的一日。

第二再定確能挫滅反對派所用武器的武器 要使我所用的武器，確具有挫滅反對派所用武器的力量，應如下列的配備。

(一) 凡新奇易變的事件，在反對我的羣衆對之，往往疑信參半，而此事件的本身，又絕無根深蒂固的潛勢力，足以引起羣衆的擁護，即其所影響於羣衆的利害如何，亦尙未有明顯的表示，此時羣衆所恃以頑抗的武器，只是成見；制勝成見的武器，當以名理爲第一。惟用名理始能破其成見，啓其錮蔽，使其爽然若失，幡然來歸；若欲憑藉威望以轉移其信仰，必不易發生效力。所以解決新奇易變的問題，須用名理。

(二) 凡陳舊靜止的事件，已成爲社會上一種積習，甚或含有頑固的宗教性，他儘管於羣衆的本身上有害無益，然而羣衆擁護他的習慣，並不因而改變，而其擁護陳舊靜止事件的武器，只是惰性與阿好；制勝惰性與阿好的武器，以聲望爲最鋒利。惟有使用早在羣衆心目中占有地位的聲望，以壓倒其不可理喻的堡壘，始能使惰性與阿好的羣衆，精神一振，耳目一新，而奏摧陷廓清的膚功；若徒以名理去爭，必然是舌疲耳聾，不見成功。所以解決陳舊

靜止的問題，須用聲望。

(三)如反對我主張的羣衆，其性質相似，才學相類，皆有相當程度的知識；其所用的武器，亦就是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彼既以知識與我抗衡，我就可以用相當的理論與彼折衝，破除其疑點，啓發其信心，使他曉然於是非利害的所在；若徒擺出聲望的架子，使彼懾服，則彼因理性的昭示，必然退有後言，形成面輸背笑貌合神離的情勢。所以對付此種羣衆，應用名理而不應用聲望。

(四)如反對我主張的羣衆，各人的性質相差過大，知識程度又極不相類，人龐言雜，混亂殊甚，無論用抽象的或具體的言詞，以及用繁複的或簡單的教訓，均不足以使極複雜的分子，個個滿意，人人了解。他們所藉以招架的武器，只是混亂到你摸不着頭腦的混沌情勢。此時便不能不訴諸其種族經驗的下意識，用他們所迷信而崇拜的聲望，去震動他，固結他。所以對付此種羣衆，應用聲望而不應用名理。

(五)極煩忙的羣衆，或精神已感疲勞的羣衆，決無靜聽我闡揚名理的機會，我儘管說得動聽，然辭鋒所及，極爲有限，他們用以反抗我的武器，亦就是不問不聞的消極態度。此時惟臨之以衆所共仰的聲望，最能振起其精神，收服其心意；即使要佐以說理，務須簡明有力，能入於忙者或倦者半覺的記憶中而投其所好。

(六)名理與聲望，務使其發生互相輔佐的作用，聲望得名理輔佐，能使人不覺聲望的呆板；名理得聲望輔佐，能使人不覺名理的枯燥，惟聲望爲名理的聲望，然後聲望具有理性；惟名理爲聲望的名理，然後名理具有威力。雙

槍並舉，纔能泛應曲當，攸往咸宜。歷史上偏信聲望或偏信名理的領袖，都不免陷於同一的錯誤。

(七) 凡以術愚民的專制帝王及宗教家，常不能以事實證明其所施行的主張，極畏政治家科學家的討論，因爲一經討論，則其主張就立不牢，其所恃以恫嚇他人的聲望，就不能復振。故白芝浩說：『討論是認其事爲無定論，而可以任人取捨的，并認其事爲非定於一尊而不能強人必從的。凡事一經討論，就失其神祕之力，人乃得各抒所見，以議其是非。』此種專制魔王與宗教信徒所恃以維護其地位的武器，只是一種愚民政策。用極透闢的理論，揭破其黑幕，是攻擊愚民政策最有力量的武器。所以對付聲勢赫奕外強中乾一類的人，必須用揭穿其弱點的名理。

(八) 反對派不可一世的銳氣，常易爲懾服我方信徒的利器，我當運用迎頭痛擊的戰略，以挫其氣。其法就是將有大戰，先用小戰以挫敵人之銳，將圖大戰而勝，先用小戰而勝以挫敵人之銳；或逕運用驕敵的計劃，以驕敵人之志。其法就是將有大動，先用不動之法以驕之；將圖大動而勝，先用小動而不勝之法以驕之。或挫其銳，或益其驕，運用入神，務使反對派動輒得咎。

(九) 反對派若圖以虛聲服我，我就應之以沉着的實力，使他無以爲繼。我若欲以虛聲奪人，就必須以平日足以服人的實力爲後盾，必須平日有足以服人的實力表現於世，然後臨時的虛聲，方足以聳人之聽，奪人之氣。

(十) 『叫好』爲羣衆集會時最足以表示聲勢與情感的武器，所以古代戰士很重視其徒黨的『搖旗吶喊』。惟我用這種武器，反對派亦會用這種武器，若欲使我的叫好，勝於反對派的叫好，亦自有其必須遵守的要則。在叫

好多的時候，不宜專與反對派賽高，因為我嚷的大，反對派必定還有比我大的，我喊的多，反對派必定還有比我多的，要是一味亂嚷，無非白饒氣力，必須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反對派叫好的雖多，終有青黃不接之時，我若抽冷子來一下，必可收以少勝多的功效；至於發音要清亮而不浮，沉着而有力，總須趁着反對派的好聲斷續之間，運足了丹田，突然一叫，以博一鳴驚人的奇績。

第十二節 戰勝攻取的韜略

領導羣衆深入敵境，與惡勢力作殊死戰，以求全勝，乃是革命時代所不能幸免的事實，也是革命羣衆應有的工作，應盡的天職。因此，戰必勝攻必取的韜略，有依據羣衆心理妥爲規定的必要。茲分述進攻追擊防禦退却各種韜略如左。

第一 進攻的韜略

(一) 領導者須先密派幹練精密的羣衆搜索敵情，待敵方的態度及其進攻防禦的計畫完全明瞭或有相當覺察以後，就須表示戰鬥的決心，及規定作戰的計畫。領導者的決心，須確實不移，以堅定羣衆的心志，振作羣衆的精神。有時即使未能窺破敵人的企圖，但因職責所在，仍當表示與敵人不兩立的堅決態度，而採斷然的處置。若猶豫不決，或決心動搖，則在羣衆方面，必由萎靡渙散而自流於慘敗；在領導者方面，必因指揮錯亂，致羣衆無所適從。

領導者要有決心，必須遵從良心的第一命令；良心的第一命令，往往是公正的，積極的，必須在第一命令下時，即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為，依吾職之所當盡，浩然做去，若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凡絕妙的時機，與偉大的功業，都被這一個轉念打銷盡淨了。所以領導者在洞明敵情，或雖未洞明敵情而已認清自己任務以後，就須下進取的決心。

(二) 領導者既確定其戰鬥的決心，即宜速就決心以下命令；命令須簡明確定，使羣衆一聽，即曉然於領導者的意圖與敵我的情況，而於戰鬥圈內自己的任務，亦毫無所疑。命令又須嚴厲，命令未出，不准勇者獨進，命令既出，不准怯者獨止，必須如此，然後功罪可明，心志能一。命令更須貫徹，一令既發，必須可進而不可退，可遵而不可違。孫子說：『帥與之朝，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如發其機。』便是此意。否則一部分人徘徊，全體就退却了。至於使命令貫徹之法，莫若集合受命之人於一地，使各人皆得聞聲觀色，樂受無疑。但在特種情況之下，或須下各別命令，或須先下簡單命令，使羣衆達到指定地點，或工作達到某種程度後，再下詳細命令，方為有利時，就須分別辦理。

(三) 羣衆理解力薄弱，有時較深遠的企圖，或極祕密的計畫，不易使羣衆明瞭，或不可使羣衆知道，領導者就當為適應情況的獨斷專行，但使羣衆服從命令向前做去，不必使之識其理由。所以孫子說：『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遷其途，使人不得慮。』又說：『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至於各支隊的動作，依於情況的需要，有時固當使各支隊互相明瞭，俾得盡其協助，有時又不當使各支隊互相明瞭，俾各得專其心志，併其精力，一意前進。但遇必要時，又須將戰鬥情況與戰鬥計劃，隨時告知羣衆，庶幾領導者雖然被敵拘禁或殺戮，而任務仍可繼續。

(四) 羣衆的技術經驗學識體力，各有不同，當開始戰鬥之前，各人的任務，須迅速妥爲分配。使膽氣勇壯年富力強的人衝鋒，以挫敵人之銳；使動作敏捷眼明手快的人爲別動隊，以擾亂敵人後方，牽制敵人前進；使沉着堅毅識膽俱佳的人壓隊，以穩定自己的陣腳，而爲前線鬪士的後盾；使機警而善權變的人做接應各方的工作，一以隨時報告戰鬥情況，一以相機援助前線鬪士。務使各人皆有充分表現其能力的機會，且有密切協同的努力，所有不稱職不盡力不相顧的情弊，皆消滅於嚴密組織之中。

(五) 戰鬥開始時，若突見有舉足重輕的第三者，或發現關係雙方成敗的三屬之地，即須迅速收爲我用。或重幣厚禮，交親結恩，使其同情於我，絕交於敵；或先至其衝，據其形勢，使敵失地利，我得要塞。孫子所謂『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衢地則合交』就是這副眼光，這副手腕。

(六) 攻擊計劃，既已確定，攻擊命令，又已傳達，即宜使羣衆各就準備攻擊的位置，并隨即取出旗幟戰具，以便應用。如有可以蔭蔽我方羣衆而又便於攻擊敵人的地形，即須善爲運用。如此時能指示攻擊目標，即須明白指示，總期集中勢力，一鼓作氣，先與敵方首領以不利的打擊，以動搖其全體徒衆的地位，造成可以全盤銷滅其實力的

機會。

(七)在最前線的羣衆，宜常保其密集隊形，突進奮擊；但在敵人銳氣正盛，立場鞏固，其戰具又極足以妨礙我方前進，而我方廣大的羣衆，可以採包圍手段時，即須展開羣衆，取分散配置，以威脅敵人的側背，進行正面或側面的攻擊。在展開時，須使羣衆保持秩序與連繫，並各自警戒，以防意外的事變。若使羣衆展開時，情況不甚迫急，無須奔跑，決不可濫用跑步，致羣衆早感疲勞。

(八)旗幟足以齊一羣衆的進退，佐助羣衆的耳目，以免鏖戰時紛紜混亂之弊。各人搖旗吶喊，或放射怪聲奇色的化學品，足以張羣衆的聲勢，奪敵人的心膽。圖畫傳單等等宣傳品，尤足以駭惑敵人，或鼓勵羣衆。此皆爲徒手羣衆與敵人肉搏時的利器，應盡量運用。至於農民的鋤耨，工人的刀斧，商民的金錢，學生的筆舌，以及民間可以使用的武器，又皆爲革命羣衆的利器，宜在求得農工商學同情之下，儘量收爲我用，勿爲敵人的所得。總期整個民衆，人人化爲可用之兵，各種器具，件件能供動員之用，則實力充沛，任何頑敵，不難應付裕如。

(九)忽然遭遇敵人逆襲，即須令羣衆迅速開展，愈速愈妙，以能避免敵人迎頭痛擊爲標準。若能使一部分羣衆抄襲敵人側背，使敵人首尾受擊，進退兩難，更爲有力。如敵人竟先我展開，則須與敵作適宜的隔離，先防敵人的包圍，再定進退的計劃。惟羣衆在突遇敵人時，往往驚惶失措，甚至駭走，此時全在領導者以敏捷的手腕，鎮定的態度，處置此意外之變。

(十)如不幸竟爲敵人包圍，陷於死地，就須激勵羣衆，苦鬪惡戰，用破釜沉舟的精神，示以必死的態度，使各人絕去生念，死中求生，以圖最後的勝利。孫子說，「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死地則戰。」又說，「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若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又說，「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這真是身陷絕境，別求生路的心得之談，即按之羣衆心理，一遇深入核心，進退兩難時，也自會不顧一切，以生命與敵人相搏，壓迫愈甚，則反抗愈烈，而在逸豫安適或未與敵人接觸之時，反甚渙散。所以孫子又說，「深則專，淺則散。」而其結果，又必然如孫子所說的，「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不過指揮的巧妙與否，爲轉敗爲勝一大基礎，此時必須恃領導者以最善的努力，振奮羣衆突圍殺敵的精神，以免羣衆發生因勝利無望而自甘暴棄的心理。

(十一)如大敵猝臨，後援未至，此時最難應付，若權略不足以濟變，必不能轉危爲安；且從權亦甚不易，不從權固然無以應敵，即從權又恐失信於羣衆，領導者先須明白我欲從權而羣衆必以我爲失信的心理，再籌劃我若不失信，羣衆便樂於從權的策略；於是用反激之法，伴遣羣衆散去，而留自己當敵，陰實激發各人的天良與義憤，以鼓其出戰，而其結果，必能如易經上說的，「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十二)領導者指揮羣衆作戰的威望，在羣衆心理上，亦常爲戰勝攻取的要素。開始幾次的指揮，如果成功，則因羣衆推理力的膚淺，必然認我是個萬能之人，今既一事成，二事成，以後必事事成了。其對我的信心，實爲致勝的基礎。要是第一二次的指揮都遭失敗，則羣衆必然互相譏評，以爲這個乳臭小子，我們早已料定，他不行了。羣衆輕

視之心既生，則此後便無法使羣衆信受我的命令。古今初出茅廬擔當大事的人，常兢兢於第一二次舉動的成敗。漢代韓信的成功，就賴第一次採取了背水陣一戰而勝；而其得士卒的信賴，亦恃此一戰之力。所以領導者必須注意開始指揮的成功。

第二 追擊的韜略

(一) 羣衆往往狃於小勝，不願勇往追擊；或惰性漸生，不肯再接再厲，咸忘却原定的目的，未悉全盤的計劃，致半途而廢；或不明敵人所依以爲命的惡制度，致不知剷絕根株。有一於此，就會使功虧一簣。故領導者當羣衆稍待勝利後，即宜勉其大成，除其惰性，告以最後的目的，示以根本的問題，使羣衆猛加追擊，務期殲敵無遺，完成全功。

(二) 因爲羣衆有迷戀舊物與容易變移的心理，常戰勝敵人以後，往往容易轉入守舊一途。若敵人花言巧笑，小用手腕，且容易視仇爲友，認賊作父，一變其以前敵視的心理，而爲姑息的親善。法國當大革命以後，輒演出大反動的怪劇，即由於此。故領導者當羣衆戰勝敵人之後，即宜時時提醒羣衆的初志，處處嚴防敵人殘餘勢力的復活，俾各人一德一心，貫徹始終。

(三) 若敵人已陷絕境，拚命還擊，而自度我方的實力，尙不足以將敵人聚而殲旃，就當遵窮寇勿追的兵法放出一條生路，使敵人竄出，乘其全部人數奔竄出二分之一的時間，再與以追擊，能預於其竄出之途，埋伏羣衆，突出襲擊，與後方追擊的羣衆相呼應，更省力量。

(四) 戰勝敵人的羣衆，固疲憊不堪，已敗的敵人，更委靡不振。此種事實，羣衆若能確信，則疲憊不堪的羣衆，必能振作精神，繼續追擊，使所得勝利，毫無遺憾。故宜使羣衆深知敵我俱疲，奮者必勝之理。

第三 防禦的韜略

(一) 在攻擊敵人的時機尙未成熟，而攻擊敵人的企圖，已爲敵人偵知，此時必有遭遇敵人先行進攻的危險，即不可不有防禦敵人先行進攻的設備。防禦的目的，在躲避決戰，暫圖支撐，以求時間的餘裕。防禦的第一要着，須含有積極的意義，與決戰的準備，以免陷於被動地位，而失動作的自由，苟有機可乘，當決然轉守爲攻，以求在攻勢中取得防禦的勝利。

(二) 在敵人集中實力向羣衆壓迫時，即當用化合爲分的策略，使集合的羣衆，暫時銷聲匿跡，分散到各地去，以防敵人的包圍攻擊。在敵人極力搜索羣衆，且百計羅織，志在一網打盡之時，就須激起羣衆患難相救，守望相助的敵愾之心，用化分爲合的策略，使分散的羣衆，集合一團，誓相死守，以寒敵人之膽。孫子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又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最是保護自己，防禦敵人的巧訣。惟最初能善守，然後進攻時能得「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及「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的勝利。

(三) 防守的最上上策，只是祕密奮進四字。領導者宜用各種爲敵人看不出的方式，訓練羣衆，組織羣衆，一旦時機成熟，便踴躍奮迅而起，將平日訓練羣衆的真意，如畫龍點睛一般，叫羣衆憬然醒悟，則久經訓練的羣

衆，一經指點，必能如龍的破壁飛去，敵人猝不及防，自會失敗於驚惶失措之中。

第四 退却的韜略

(一) 領導者如確見戰鬪的經過，頗不利於我方，而其將至的情況，更覺危險，即宜採取保持民氣暫時退却的戰略。退却之前，要十分秘密，勿使敵人偵知；退却之時，要十分敏捷，以防敵人襲擊。若能使一部分膽氣雄豪的羣衆，向敵人猛烈逆襲，俾其他羣衆，乘此機會退去，更爲妥善。

(二) 偉大而負責的領袖，與敵人作戰時，固應領導羣衆前進；即使失敗了，尤應領導羣衆爲妥善的退却，作重起的準備，萬不可見形勢惡劣，就自己逃走，置羣衆於不顧，陷革命於絕望。總須困心衡慮，愈失敗，愈接近羣衆，愈挫折，愈磨鍊羣衆，纔有捲土重來的希望。

(三) 羣衆在戰勝以後，容易由驕傲而縱慾；戰敗以後，又容易因煩悶而遷怒。縱慾則喪失革命精神，遷怒更會使無辜的旁人，或應加保護的物件，受着无妄之禍。領導者最須相機矯正，使已經退處的羣衆，念成功之不易，失敗之不必煩悶，時時勞其體膚，範其心志。

(四) 羣衆在戰勝以後，容易攘功，戰敗以後，容易諉過；不論攘功或諉過，都是羣衆彼此齟齬自相分化的禍機，領導者須於此時自己先辦一副平恕的心腸，表示嚴於治己薄於責人的態度，使羣衆相觀而化。即使要批評羣衆的短處，亦當出以仁慈的態度，使羣衆感激悔改。

第十三節 必得最後之勝利的明愛

吾人領導羣衆，目的不在制勝羣衆，而在益利羣衆；非站於利己的立場上取得羣衆，乃出於利人的正路上引進羣衆。出發點固在犧牲自己，益利羣衆；然及其成功，則自己未嘗不在益利羣衆之下而得其利。要是用意在制勝羣衆，益利自己，則其結果，自己又每於羣衆受害之下而蒙其禍。此爲羣已利害關係中不可動搖的定律。確能理解自己與羣衆的互利定律，在於明；不明，則不能。確有犧牲自己益利羣衆的決心與行爲，在於愛；不愛，則沒有。

甚麼是明？明有高明精明兩種。辦事有遠慮，有大計，不僅顧目前，亦不惑於小利的，叫做高明。觀察事物，能鞭辟入裏，確中肯綮，不膚淺，亦不錯誤的，叫做精明。凡人的觀察力，思考力，計畫力，判斷力，指導力，應變力，以及一切知人曉事之力，皆從明字上發生。

甚麼是愛？覺得他人都是好人，即使目前偶有不好的行爲，而必可以使之復歸於好；依此見地，遂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以慈母嚴師之心教人，而無絲毫憎惡嫉妬猜忌侮辱損害壓迫他人之心。如此的性行，叫做愛。這種愛，孔子名爲「仁」，墨子名爲「兼愛」，佛氏名爲「慈悲」，耶穌名爲「愛人如己，視敵如友」，韓文公名爲「博愛」，化學家名爲「愛力」「吸力」。凡人的保護力，扶助力，教養力，吸引力，奮鬥力，以及一切損己利人之力，皆從愛字上發生。

吾人所以能知人曉事，與立人成事，全賴心力。欲明心力爲何種形狀，包含何種性質，可用力學家凹凸力的解釋，加以說明。愈能知人曉事與立人成事的，他的凹凸力愈大。凹凸力一發動，當者必靡。所謂凹凸力，包含了各種性質狀態的力。第一是永力，永力的性質，歷久不變，同張弓一般。第二是反力，反力有忽然全變的性質，如弛弓一般。第三是攝力，攝力是挽之使近的力量，彷彿右手控弦。第四是拒力，拒力是推之使遠的力量，彷彿左手持弓。第五是總力，總力能夠負荷各種重任，好似槓桿的倚點。第六是析力，析力能夠分析條理段落，好似尖劈的斜面。第七是轉力，轉力能轉變不窮，同滑車輪一般。第八是銳力，銳力能曲折深入，同螺絲釘一般。第九是速力，速力能敏捷處事，如鷹隼的擊物。第十是擰力，擰力能糾合一切，好似絞網而成繩。第十一是超力，超力能超脫一切，好似屈鋼條而使躍。第十二是鈎力，鈎力能探微索隱，好像用餌釣魚。第十三是激力，激力能鼓動羣倫，發起事端，如大風鼓浪。第十四是彈力，彈力能驟然擊破惡勢力，如開槍獵獸。第十五是決力，決力能當機立斷，見機立作，好像利劍直入一般。第十六是偏力，偏力不低卽高，不使相平，常使自己處於重要地位，同碓杵一般。第十七是平力，平力不低不高，常得其平，使一切爭端均歸銷滅，同天平秤一般。第十八是潛力，潛力是沉機觀變，待時而動，如貓覬穴鼠一般。

凹凸力在領導羣衆方面，亦極感重要。領導羣衆，如無永力，就不能抱定利益羣衆的宗旨，貫徹始終，一遇艱難挫折，不免拋棄羣衆而去。如無反力，則領導羣衆的策略，如有錯誤，就不能勇於改變，必至於能發不能收。如無攝力，卽不能招徠羣衆，使『近者悅，近者來。』如無拒力，卽不能拒絕羣衆不正常的要求，改革羣衆不健全的心理，其結

果將爲羣衆所鉗制，而不能領導羣衆。如無總力，卽不能應付一時雜起的許多艱難重大問題，必致掛一漏萬，顧此失彼。如無析力，卽不能分別一時雜起的問題，權衡其緩急輕重，以及剖解各事件的階段，必致輕重易位，本末倒置，弄得一場糊塗。如無轉力，處事就不能通權達變，泛應曲當，必至於方枘圓鑿，格不相入。如無銳力，就不能在極短速的時間，窺破極詭變的事端，致所有觀察，皆流於膚淺。如無速力，就不能以踴躍奮迅的手腕，處置眼前的事態，利用難得的機會，凡事必爲捷足者所制。如無擰力，就不能組織分子複雜的羣衆，使成堅固的團體。如無超力，就不能排除無端突來的毀譽，以凝固其勇猛精進的心志。如無鈞力，就不能搜索敵情，偵知民隱，一切問題的癥結，都不能看出。如無激力，就不能向羣衆爲各種刺激，以取得羣衆的各種反應。如無彈力，就不能立即引起羣衆做緊急工作，或於猝不及防之間，與敵人以突擊。如無決力，就不能乘時崛起，率領羣衆以勇往直前的精神，爲先發制人的奮鬥。如無偏力，就不能於畸輕畸重之間，置自己於重要地位，而得鞭策羣衆的便利，必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尾大不掉，處已於險。如無平力，就不能保持公平的心地，振作打不平的義俠精神，使一切衆生，皆得平等。如無潛力，就不能利用時機，養翻厲鏗，準備日後一鳴驚人的本領，必至抱眼光短淺的犧牲主義，以困獸之鬪，貽戀棧之譏，精力名譽，喪失淨盡。

此等凹凸力，用之於善，則可以知人曉事，立人成事；若用之於不善，又可以害人敗事，此卽佛氏所謂「生滅心」。「不定聚。」本書所定領導羣衆的種種策略，卽建築於此種凹凸力上。欲使依據於此種凹凸力而產生的策略，用

之於善而不用之於惡，必須以明與愛爲基礎。欲貫徹明與愛的主張，亦必須以凹凸力爲利器。明愛是領導羣衆的衝動，策略是鞭策，如只有鞭策而無衝動，則駕御馬，必狂奔而傷人，駕御羣衆，必暴動而敗死。既明且愛，則無論永力反力攝力拒力總力析力轉力銳力速力擰力超力鈎力激力彈力決力偏力平力潛力，或無論用甚麼策略，其出發點必善，而其結果亦必佳。如既無高明精明的識見，又無愛人如已的情操，則運用各種凹凸力與各種策略的動機，既不善良，結果必然造劫。

領導者果真極明，則在事功方面，可由知至而遞至於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在心理方面，可由知止而遞至於有定能靜能安能慮能得。領導者果真兼愛，則在事功方面，有潔矩之道，在心理方面，能惡人，能愛人，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領導者果真極明且愛，則其在自己方面，虛靈不昧，所有洞察人情事理之明，無論在忿懣時，恐懼時，好樂時，憂患時，皆能不爲變態的情感所累，而得其正。又無論對於其所親愛的畏敬的哀矜的赦惰的，皆能本其當然之則，而不至陷於一偏。又其在應付羣倫方面，則能理解羣衆的苦衷，同情羣衆的行爲，助長羣衆的利益，解放羣衆的束縛，革除羣衆的禍害，矯正羣衆的動作，絕無糊塗昏庸謬誤的觀察，亦無欺罔壓迫殺戮的暴政。且領導者果真極明且愛，則羣衆在我極明且愛的指導之下，羣衆與我必能交受其利。我利羣衆，羣衆亦有以利我，固然是交相利；若羣衆之力不足以利我，而羣衆因我的指導，先求自利，亦可以省我的利彼。不甘受人利的，始能利人。既省我的利彼，即已舒我利彼之力，這就不啻以舒我者利我了。其次，因爲我能明愛，故深知羣衆心理，不以羣衆爲可畏，

常以羣衆爲可愛，所有欺罔壓迫殺戮羣衆的手段，皆因愛羣衆而不忍用。羣衆亦因爲我處處表示愛人的態度，知道我宅心明愛，遂不以我爲可畏，而以我爲可愛；於是一切暴動，羣衆常因愛我而不忍發。「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交相愛，則交相利，乃是必然的結果。

且領導者果真極明且愛，則雖然遇着頑固的羣衆，不能遽使感格，但精誠所至，金石可開，豚魚可馴，功夫一深，必可以使羣衆範我馳驅，其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而無疑。雖然在擔當大任時，不免歷盡艱險，多所犧牲，但任重致遠的結果，必得偉大的勝利。如孔子僕僕風塵，席不暇暖，其弟子七十人，達者極少。佛與信徒，皆飢困乞食，終其身於苦行之中。耶穌殺身，其信徒十二人，皆不得其死。然孔佛耶三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的結果，卒能垂教萬世；雖未得當時羣衆的熱烈信奉，而皆能引起千秋萬世之人的嚮往皈依。所以既明且愛的領袖，任他當時如何艱難困苦，終必能得最後的勝利。

從明愛的體系上說，明與愛能互相生發，愛能生明，明能生愛。若既能明，則必知羣衆一切要求皆出於其生活之所必需，並不是非分之想；羣衆卽有暴動，亦出於其要求維持生活的不得已，絕無故使統治階級難堪之意。既能虛心應物，觀過知仁，自必以羣衆的舉動爲可憐，而不以爲可恨，於是惻然愛憐痼瘵之心，卽發生於智慧之中了。若既能愛，則無論何種羣衆行爲，一入領導者愛的眼光之中，總必勤求隱情，研究其所以然，原諒其不得不然，絕不至遽以惡意的觀察，誤會羣衆的用意，或以不屑研究的態度，漠視羣衆的疾苦。於是「民之情僞盡知之矣」的明見，

就發端於「視民如傷」之中了。所以說，愛能生明，明能生愛。

在明愛的實施上論，明與愛必須互爲條件，明必以愛爲條件，始能就於明白羣衆心理的結果時，求有利於羣衆，而不至於吹毛求疵，以察察爲神明，以苛細爲精明。愛必以明爲條件，始能愛其所當愛，惡其所當惡，並能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且能愛人以大德，而不至以姑息爲愛，以溺愛喪明。故必須明麗於愛，愛本於明，然後喜怒哀樂，皆得其中，生殺予奪，皆協於理。大學所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司馬法所謂「殺人安人，殺之可也。」就是成立於愛明互爲條件之下。由明愛互爲條件而建立的事功，直可以建立價值偉大的文明，贊助天地的化育。中國文明，出發於愛人之仁，印度文明，出發於憫人之慧；此種仁慧的文明，識者每認爲救人類全體的福音。現代能力行愛人之仁的是中山先生，能實施憫人之慧的是甘地先生。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大家已承認他是救世的寶筏，不久的將來，必可以造成燦爛光明的新世界。甘地先生深信其靈力主義必勝於武力，智的勸告，比力的戰爭爲有效，愛比恨更的爲強固的，更爲建設的。他爲此信仰，入獄五六次，有數千同胞隨之入獄，又有數千同胞願隨之入獄，他不用一擊，卽已戰勝帝國主義了，其成功的偉大，豈可限量。所以我於最後一節斬釘截鐵的說，明愛必得最後的勝利。

領導羣衆者的明，當以明白羣衆心理爲第一義。領導羣衆者的愛，當本諸愛人的心理，而採用領導羣衆種種策略爲第一義。天下事不外情理二字，其屬於情者，我已在本書第一編第二編羣衆心理中詮釋無遺；其屬於理者，我亦在本書第三編領導羣衆策略中發明極多。情之最可貴的是愛，故本書以愛字結束；理之最高深的當明，故本

書又以明字結束。明愛爲人人應知的心學，亦爲人人應有的心理，人若誠能明此心學，具此心理，必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豈祇領導羣倫。



